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五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五一册目次

史部・雜史類

建文朝野彙編二十卷

〔明〕屠叔方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建文朝野彙編二十卷》提要

建文朝野彙編序

自古天下之最重者莫如綱常此必君與臣相與主持而羽翼之而後世道人心咸有賴焉叔方少從先臣之訓每覽往記忠臣義士輒正襟相對感愴欷歔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少長幸以柱下忝侍

聖朝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謚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游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戍者請一體赦宥仰蒙

皇上俯採末議特賜允行蓋萬曆甲申之十二年也近者

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請

皇上許復年號幷綴其事於洪武之
末噓枯吹生繼志述事一舉而
帝王之仁孝備矣叔方跧伏田野無
所報稱因隙摭建文君臣遺事以
竟初志凡朝政日繫月月繫歲令
次第可考曰遜國編年臣義絕者
削不書死與去者則書之而宮闈

亦附焉曰報國列傳聞見相沿而
是非眞訛復相半者曰建文傳疑
列聖之詔旨與諸臣之章疏業已鑿
鑿見諸施行而事始大著白矣曰
建文定論以上雖出鄙臆而不敢
增損一字進減一辭總名之曰建
文朝野彙編畣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
纂修元史元將福壽戰歿
勅以崇祀謚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
少卿
聖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
背相望豈非風厲之明驗歟夫元
史且修何況建文元臣且旌何況

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
緬惟
文皇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
臣手蹟卽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
惟恐告訐援捕之踵及故其事十
無一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秘
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言革除事

然聞金川失守郎御史給舍縋城死者四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奇弔古訪求其故聞而掇揚其風節

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續於此愚以是不揣拙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地志崖鐫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覈一人而流連竟帙

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贇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寃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橫比烈其混蹟緇黃埋名傭販賣卜絕域痛哭深村斯亦殷頑民晉

處士之伯仲已大抵

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勸將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裒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之事也叔方

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聖明不諱之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
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君子
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
而後庶爲全史不然當時之忠骸
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孤
猿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

姓名耳若不爲之收拾就緒死者
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
爽銷沉英風黯淡此豈獎頑激貪
發幽闡潛之初志哉用勒是編以
竟末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謚未
及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
錄親故之編戍籍者未及盡除幸

惟
聖明寔始終之幷以俟後之君子
萬曆戊戌陽生吉旦原任廣東道
監察御史臣秀水屠叔方謹譔

建文朝野彙編序

余少讀史至革除之際不數行輙涕洟不竟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余ゝ為參互校訂之嘆曰侍御何志之悲而慮之深也蓋自古治世之史直治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

亂而亂之史亦諱革除之時之泯泯也激世諸君子之摭拾也與夫侍御之檢括而參合也治耶亂耶可以觀世焉吾嘗惟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ゝ告語指天誓鬼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下已大定矣頋不能不紆意于雍齒蓋天下之聲力群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蓄如此乃革除之政頋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者

國不易姓市不易肆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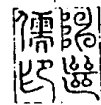
高皇帝之餘威董震壓之時有截然當然者歟而當時執筆者頋怵焉

遂欲以一時之諂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而不錄曾幾何時刀鋸尚睽箕裘晏然而帀湘纍楚之詞已充牣蹢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邈遠不可知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尚忍言哉故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

及吾子孫得引紿以譏焉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野史為畫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大哉

文皇帝之詔也單除諸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者尤有憾曰建文之不備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闕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經常寧以區區廢置為完闕吾第患其久闕而作完水奔弦激其所傷尤有大於備史復號者也則

聖子神孫豫為之計以殺人心之不平而關後世之橫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雲間逸史陳繼儒撰

建文朝野彙編

書目

文廟聖政記
永樂實錄
革除遺事
革除備遺錄
皇明文衡
憲章錄
應天志

皇明名臣琬琰集
徵吾錄
奉天靖難記
吾學編
皇明通紀
忠義流芳
一統志
蘇州志
吉安志

白下紀聞
池州志
閒中今古
瑣綴錄
水東日記
闡幽錄
遜志齋集
樗散雜錄
程史續編

抑菴文集
鄱陽縣志
吳文定公家藏集
桃溪稿
寧波志
菽園雜記
江西通志
饒州志
朝邑志

革除遺忠錄
陸儼山外集
弇州四部稿
陸中丞集
弇州續集
弇州琬琰錄
會稽志
無錫志
通紀

弇山堂別集
傳信錄
南京貼黃册
錦衣衛監簿
楊文敏公集
說聽
清溪暇筆
震澤紀聞
庚巳編

養山脞錄
中州野錄
蘇談
枝山前聞
考槃錄
孤樹裒談
超然樓集
七修類稿
日新里手鏡

四川志
留臺徃牒
美芹錄
蓬軒類紀
教坊司記錄文簿
忠賢奇秘贊
綸扉笥艸
南京吏部卷
蓉塘詩話

勘合底簿

嘉興府志

雙槐歲抄

四明文獻

歷代君鑑

內閣行實

塵談錄

今言

歸正集

南園漫錄

國憲家猷

刑賞錄

西村集

史彙

赤城新志

尊鄉錄

尹閣老名臣錄

拾遺錄

史部驗封司稿簿

金川玉屑集

金聲玉振集

臨江集

庚辛考世編

徐大章集

列卿年表

檇李英華

書目終

建文朝野彙編目錄

第一卷 遜國編年

建文即位始末

第二卷 遜國編年

己卯建文元年正月至七月

第三卷 遜國編年

己卯建文元年八月至十二月革除稱洪武三十二年

第四卷 遜國編年

庚辰建文二年革除稱洪武三十三年

第五卷 遜國編年

辛巳建文三年革除稱洪武三十四年

第六卷 遜國編年

壬午建文四年革除稱洪武三十五年

第七卷 報國列傳

翰林院

侍講方孝孺

侍讀樓璉

修撰王叔英

左拾遺戴德彝

編修劉現

編修王艮

編修程濟

國子監

博士黃彥清

第八卷 報國列傳

吏部

侍郎毛太 即毛太亨

禮部

尚書陳迪 子鳳山、丹山等六人附

侍郎黃魁

侍中黃觀 後改官制稱侍中云

兵部

尚書齊泰

尚書鐵鉉

侍郎陳植

第九卷 報國列傳

刑部

尚書侯太 弟敬祖子玘京兒附

尚書暴昭

侍郎張昺

侍郎胡子昭 一作子韶

工部

缺

戶部

侍郎卓敬

侍郎盧迥

侍郎郭任

主事巨敬

第十卷 報國列傳

都察院

都御史茅大芳

都御史陳性善

僉都御史周璿

御史大夫練安 即練子寧

御史大夫景清

御史大夫司中

第十一卷 報國列傳

大理寺

少卿胡閏

少卿薛嵓

寺丞鄒瑾

寺丞劉端 表忠錄作端

寺丞彭與明 明當作民

太常寺

正卿黃湜 即黃子澄

少卿盧原質 弟原朴附

少卿廖昇

少卿高巽志 一作遜志

第十二卷 報國列傳

六科

給事中陳繼之

給事中韓永
給事中黃鉞
給事中龔泰
十三道
御史曾鳳韶
御史董鏞 一作庸
御史王度
御史魏冕
御史甘霖
御史高翔

御史王彬
御史鄭公智
御史王玭
中書科
中書舍人梁良玉
中書舍人何申
中書舍人宋和
中書舍人郭節 與宋和合傳

中書舍人何洲 與宋和合傳
行人司
行人鄭華
宗人府
經歷宋徵
欽天監
監副劉伯完
第十三卷 報國列傳
布政司

叅政鄭居貞
理問徐讓
按察司
按察使王良
按察使李文敏
副使程本立
僉事湯宗
僉事林嘉猷
僉事胡子義

府

徽州知府陳彥同

蘇州知府姚善

衛輝知府孫鎮

寧波知府王璡

鳳陽知府徐安

徽州知府黃希范

袁州知府楊任

廣武知府葉仲惠

常州同知石允常

夔州通判王禎

第十四卷 報國列傳

州

賓州知州蔡運

縣

沛縣知縣顏瓌 卽顏伯瑋子有爲附

樂平知縣張彥方

蕭縣知縣鄭恕

孝義縣丞衛健

武進縣丞劉亨

沛縣主簿唐子清

沛縣典史黃謙

永清典史周縉

海寧典史魏澤

學官

漳州教授陳思賢

浮梁教諭王省

開封訓導林大同

進士

陳周

王高

舉人

劉政

生員

高賢寧

伍性原 以下六人合傳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贇

第十五卷 報國列傳

王府

燕府長史葛誠

燕府伴讀俞逢辰

遼府長史程通

寧府長史石撰

衡府紀善周是修

谷府長史劉璟

秦府長史鄒朴

晉府長史龍鐔

第十六卷 報國列傳

公

魏國公徐輝祖

侯

越巂侯俞通淵

駙馬

駙馬都尉李堅

駙馬都尉耿璿

都督

廖鏞

孫岳

耿瓛

趙清

甯忠

馬溥

陳暉 指揮王貴附

都指揮

楊松

潘忠 與楊松合傳

孫成 見陳暉傳

謝貴

彭二
馬宣
鄧戩
陳鵬與鄧戩合傳
朱鑑
瞿能子㷀名附弁何清
宋忠
俞瑱
彭聚
孫泰
莊得或名得一
陳質
楚知
皁旗張
薛朋
唐禮
第十七卷報國列傳
指揮

崇剛力戰諸將姓名附
王資
滕聚
盧振
趙諒
宋瑄
張倫
火耳灰
哈三帖木兒與火耳灰合傳
丁良
朱彬與丁良合傳
賈榮
衛所
鎮撫曾濬存褒什作周濬
鎮撫楊本
鎮撫周拱元
千戶倪諒
千戶蘇瓛

第十八卷 報國列傳

建文朝野彙編目錄終

建文朝野彙編卷一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遜國編年

帝諱允炆

太祖高皇帝之孫　懿文皇太子之子也初
太祖起兵從滁陽王日侍王左右王夫人善相
人相
太祖非常語王妻以女　馬氏周旋兵間生五
子長標即　懿文皇太子幼有異質長師事

宋濂通經史大義
太祖時命太子裁決庶務中外咸服時有告密
者以晉王棡逆謀聞察之藏兵五臺山反形
已具
太祖大怒欲發兵討之太子諫曰萬一兵往而
棡或拒命是父子爲敵也將如天下後世何
臣請巡邊因與俱來
太祖從之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王昆弟飲甚
驩浹旬太子行晉王送至河南太子諭令入
朝棡皇恐從命至京
太祖欲賜棡死太子叩頭哀祈甚切乃廢爲庶
人居京師太子友愛彌篤日誨諭之棡大悟
晝夜號泣悔罪
太祖憐之赦復爲晉王歸國更以敬慎聞卒爲
賢王洪武二十四年
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遷都之意八月命皇太
子往視關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
圖明年四月以疾薨（方孝孺懿文太子輓詩云相宅圖方獻還宮

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爲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日偏坡卑窪　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出令言）
太祖哭之慟追謚爲　懿文皇太子葬孝陵之
次時
太祖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向羣臣泣翰林學
士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富於年請蚤定大
計

太祖雪涕稱善皇太子生六子長曰雄英洪武十五年卒追封虞王謚曰懷次曰允炆洪武九年生二十九年九月立爲皇太孫詔曰昊古列聖相繼馭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操將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萬民於田里用心多矣及一統以來除姦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近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嫡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册爲皇太孫嗣奉上下神祇以安

民庶詔告臣民想宜知悉於是命禮部定親王相見儀禮官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議凡親王尊屬於文華殿朝見行四拜禮東宮坐受禮畢敍家人禮王及東宮俱常服引禮官引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拜畢敍坐東宮正中南向諸王列於東西奏上從之諸王以尊屬多不悅時

太祖春秋高政務嘗付太孫裁決太孫頗尚寬仁遠近欣欣愛戴焉以上革朝志

太祖寵眷日隆以宋國公勝穎國公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景隆涼國公玉太子太傅開國公昇金寧侯恪太子太保詹徽太子少傅兼吏部尚書茹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任亨太少詹事兼翰林修撰杜澤楚樟詹事丞徽等以下支兼官俸又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又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洪武三

十一年五月乙酉

太祖崩遺詔皇太孫嗣位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憂危積心克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過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惟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

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凡喪葬之儀一如漢文勿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一因其故無有所改（出姜氏秘史）一天下臣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嫁娶飲酒食肉皆無禁　一無發民哭臨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晡十五舉哀禮畢罷非旦晡臨無得擅哭　一當給喪事及哭臨者皆無跣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兵器　一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中外官軍戍守官員無得擅離信

地許遣人至京　一王國所在文武衙門官民軍士令後一聽朝廷節制護衛官軍王自處分　一諸王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出姜氏秘史）明日皇太孫令禮部定喪儀羣臣上議曰在京府部等官聞喪次日素服烏帽黑帶赴廷聽遺詔遂於本衙門素服齋宿朝晡詣几筵哭仍各置素服第四日成服朝晡哭臨葬畢乃止自成服始服二十七日除命婦亦以第四日具衰服由西華門入哭不

許金銀首飾諸王世子郡王妃及郡王內使宮人等俱斬衰三年自成服二十七日除凡臨視事素服烏帽黑帶退朝服衰麻衫大袖員領不緝紗帽麻布裹之去翅垂帶麻經鞋命婦麻長衫大袖員領麻布蓋頭器依旬簿名數工部及司設監等處造神主用栗木制依家禮遣人奉詔於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開讀詔書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帽黑帶四拜跪聽舉哀四拜禮畢各置衰服第四日成

服每旦官僚人等於本衙門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大小衙門各令官一員赴京致祭皇太孫從之庚寅葬孝陵（出姜氏秘史）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逼恐其窺伺乃草遺詔止諸王會葬諸王皆怒　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於　帝令人賫勅勅使還國

閏五月

十六日皇太孫即皇帝位

十八日詔赦天下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我
高祖皇帝受天之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
斯民凡事有益於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
敎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
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
帝位夙夜惶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惟寛猛之宜誕布
維新之政其以明年正月初一日爲建文元
年大赦天下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

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
懷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八日昧爽以
前大辟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
相告以其罪罪之所有事宜條列於後 一
天下布政司府州縣自洪武三十一年以前
拖欠錢糧鹽運司鹽課提擧司自洪武三十
一年以前拖欠鹽課盡行蠲免 一天下軍
民所養孳牲匹馬牛隻者盡行免追 一天

下田土或有人戸爲事全家起發充軍者或
有死絶者或因饑窘逃移者以致拋荒數多
稅糧拖欠詔書到日將拋荒數目從實取勘
報官開除其逃移人戸復業耕種者優免雜
泛差役三年 一水旱災傷何代無之今天
下人民其有因而失所者當該有司將預備
糧賑給 一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一依大
明律科斷法司遵守無得深文 一軍民詞
訟今後務要自下而上陳告敢有越訴紊亂

者罪之 一囚徒已行宥罪發衛所充軍守
禦者及已編定衛所有官官領未曾到衛所
者不在赦例 一天下衛所在逃者詔書到
日限五箇月以裏赴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
罪所在官司仍給口糧遞送原衛所著役過
違仍罪如初故玆詔示想宜知 出姜氏秘史
十九日立宜山縣得勝馬驛改宜陽水驛爲
水馬驛
二十一日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縣正

官各舉所知先是內外缺官於進士舉人監
生人材秀才孝廉税戶考滿吏員知印承差
除用至此定保舉法不問下僚鄉民及因累
充軍者或多或少悉聽保舉吏部選用姜氏秘史

六月甲辰

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
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諡　孝慈昭憲
至仁文德承天順聖皇后　釋刺面正軍及
囚徒還鄉里

十二日革都察院司獄四員

十六日革天下陰陽學醫學衙門羣臣議其
別無分辯又所隸皆有司板籍爲戶詔革之

立孝陵衛設經歷司　封江都郡主爲公
主　進宗人府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　都
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召漢中府教
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初帝在
東宮素聞孝孺賢及卽位馳驛召還將以爲

執政爲用事者所忌故止授此官同郡王叔
英時爲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有天下之
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
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用
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
言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
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
絳灌之屬得以短之而文帝不獲行方今明
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
而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
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
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
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
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
時措之宜也以上出姜氏秘史　擢中書舍人蹇義爲
吏部右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原吉湖
廣湘陰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而生自幼端
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

或強原吉往覲鬼卒無所言去復如故人問
之曰夏公端人也吾不可近舉鄉士入太學
授戶部主事以勤敏著名遂陞本部侍郎義
四川巴縣人初名溶登洪武乙丑進士授中
書舍人
太祖見而問之曰得非蹇叔之後乎溶叩首不
敢對
太祖喜其篤實賜名義義居吏部時與時浮沉
國子博士王紳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

重望而治亂安危固繫於進退取舍之是非
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於
罷則有覆餗之思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誚
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僨事則是執事雖欲
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逸樂
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紳禕之子也　名臣錄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日赤無光　謫前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州
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鄉里許十年來朝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崩縉趨入臨大臣謂非詔旨遂有是謫
二十四日革建昌府盱江遞運所南城縣藍
田巡檢司改河南陳州淮陽站遞運所為潁
岐站遞運所隸商水縣　以知平江縣陳彥
回知徽州府
七月乙酉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
十王日以董倫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

倫自帝為太孫時以詿誤謫雲南至是召還
賜御書青怡老堂三字及賜綵几玉鳩杖各一
倫上表稱謝　以王紳為國子監博士王紳
字仲縉浙江義烏人父禕以文行重海內與
宋濂齊名
太祖徵畀中書省掾議論孚契時時稱子充而
不名使雲南伏節死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
落筆成文沛然莫禦鞠於伯氏綏事母何盡
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綏亦歿紳獨綜理生

業焚焚憂患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晝取經
史百氏窮其旨歸見之論著縱橫磅礴出入
上下宋濂一見罷之曰華川其有後乎一時
英俊咸嘆服不逮華川褘別號也洪武二十
五年蜀獻王聞其賢馳書幣聘致待以客禮
俾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壠白王走
雲南王爲給道里費至雲南野哭行求不獲
即死所奠祭一慟幾絶行者爲之泣下遂述
滇南慟哭記以見志雲南布政使張紞特重

之作弔王翰林文紓其情時用給事中徐誠
御史黃凱薦召紳爲國子博士入詞垣編摩
高皇帝實錄與方孝孺同事尊孝孺爲百代儒
宗勸之著書以淑來世孝孺不荅紳亦悟自
是益嚮道德畧文藝　以戴元禮爲太醫院
使元禮金華人名思恭以字行學於朱彥修
初以御醫事
太祖大漸時目之曰此人仁義人頗憶之故有
是命　以張鳳等爲錦衣衛千百戶等有差

初
太祖崩於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其近親張
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
李成張敏劉政等以錦衣衛所鎮試百戶散
騎帶刀舍人進令職令尚稱
太祖朝天女戶官世世襲授　進魏國公徐輝
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有差並以勳戚倚任
景隆聲譽尤著帝親書體爾祖禰忠孝不忘
八字賜之

二十三日廢周王橚爲庶人帝爲太孫時定
位東宮以諸王尊屬不遜偶坐東閣門召黃
子澄問之曰諸叔各擅重兵何以制之子澄
以漢平七國事爲對上喜曰吾獲是謀無慮
矣至是周王與燕湘代岷四府通謀帝一日
罷朝召黃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東閣門之
言乎對曰不敢忘也然幾事須密子澄退與
齊泰謀之泰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
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已久

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
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
之執周王及其世子闔宮眷屬護衛官軍送
至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初周王被執
勑 燕王議其罪時 燕王居喪守制憂悒
成疾見使惴惴不知所爲乃上書曰若周王
橚所爲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垂寛貸以全
骨肉之恩如其迹顯著祖訓具在臣何敢他
議臣之愚誠惟望陛下體祖宗之心廓日月

之明施天地之德其言懇惻深至帝觀之戚
然以示黃齊皆曰此婦寺之仁事至此其可
已耶遂有是廢而李景隆受賄至金寳七槖
時 燕王簡壯士爲護衛盖聞朝中用齊黃
之謀以執周王且將加兵諸藩故也編年
二十四日革六科左右給事中其都給事仍舊
二十五日增神樂觀知觀一員
三十日革北平府常慶鄭材二壩衙門 以
周府奉祠正周是修爲衛府紀善以嘗諫王

故免辠從官入翰林
八月庚戌
國子監增設司業以學錄張智爲之以訓導
鄒緝爲國子監助教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
衛軍士全家在伍者分房回籍天下衛所軍
士營籍一人者放爲民
九月
立浦江縣毛塘巡檢司
十二日雲南總兵官征虜前將軍西平侯沐

春卒春字景春鳳陽定遠人黔寧王英長子
生未期母歿於外氏歸就學年十七侍英征
西番後征雲南皆躬先士卒洪武癸亥還京
師掌禁旅冬江西冦起順天扇亂諸郡春從
征先登殲之乙丑秋授驃騎將軍僉後軍都
督府事廷臣請試職
太祖曰是兒我家人非他比也俾實授春剖決
如流嘗錄囚烈山奏釋數百人擒逆黨那海
於蔚州開釋誣誤亦數百人壬申英薨於雲

南萬里奔赴襲西平侯爵鎮雲南一遵父道
訓屯田爲政要務歲較多寡賞罰稽功乃陪
饋餉以足癸酉春緬甸暨東川夷相繼作難
春調都督瞿能援以成算俄皆殄平甲戌春
復平越儁番寇越州蠻附資者倡亂西南朝
廷費數百萬之師徃徃無功春卒平之麓川
宣慰思倫發爲其下所圖戊寅四月破刁干
孟諸砦誅其渠餘釋復業自是百蠻震慴不
復携二拜征虜前將軍命盡平其地功未竟

而春以九月十二日卒矣時年六十六歲帝
悼恤遣官就祭命有司護喪至京復諭祭者
再賜謚惠襄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在鎮七
年闢田至三十餘萬畝復人戶至五千餘又
嘗鑿鐵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出名臣傳

十四日革鞏縣廖子玉站遞運所

十七日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員　罷
操三衛軍及染銅鼓衛軍徵安陸侯吳傑還
先是傑率飛熊等三衛官軍操練至是還

魏國公徐輝祖還京先是輝祖練兵山東至
是還

十八日增置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
河南陝西八布政司楊州府各織染局局置
大使一人副使一人

十九日以臨江府推官劉翼爲知府

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斷事官是日復設大
理寺置卿一員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各二員
餘官左司正一員正六品左司副一員從六

品左評事六員正七品右司正一員右司副
一員右評事六員品同左右司務二員從九
品先是大理寺革至是復立出史鄭春

二十四日革鳳陽府屬鳳陽縣蚌埠站潁上
縣潁陽站聶家灣站太和縣要灣站舊縣站
潁川乾溝站泗州黃岡站雙溝站壽州下蔡
站獨溝站凡十三遞運所開封府陳州潁岐
店站項城縣紙店站蔡河站祥符縣金梁站
太康縣長嶺站扶溝縣義聲站通許縣青岡站

榮澤縣通濟站陽武縣城南站凡九遞運所
懷慶府濟源縣小交材背站孟津縣下孟里
站凡三遞運所平陽府垣曲縣黎樹交斜陽
壺站絳縣乾澗橫嶺夏縣常村關喜城西東
鎮安邑縣運司陶材凡十遞運所（出南京吏部卷）
遣都督同知何福佩征虜將軍印總兵征百
夷都督徐凱等從（出貼黃冊）　以兵部尚書茹瑺
爲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
郎蹇義爲右侍郎（今南京吏部卷內有三十一年十一月尚書茹瑺奏保舉人材案先是四月子寧以工部右侍郎掌吏部事署卷）

二十六日革廣通鎮批驗茶鹽所　長星西
隕有聲如雷
二十九日增置兵部武選職方二司主事四
員（出南京吏部卷）　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爲兵部尚
書右侍郎劉儁爲左侍郎郎中盧淵爲右侍
郎是時兵科給事中王垣康徤兵部郎中潘
行杜禹祁昭員外石朴張子真爲屬官（出勘合底簿）
時王少國疑諸藩與中朝互相猜貳泰與

黃子澄力贊削奪征討之謀特見信任焉（出革朝志）
十月
四日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　貶安陸侯
吳傑爲廣西南寧衛指揮使　增置尚寶司
少卿一員
六日革邵武府泰寧縣河泊所
十五日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二十一日革大昌縣并儒學縣隸夔州府至

是革之
二十五日革衡州府藍田縣毛俊堡張家小
山堡三巡檢司　召總兵官左都督楊文還
京師文舍山人以開國功累官督府洪武丁
丑春正月命往遼東練兵屯田七月召還俄
充大總兵征虜前將軍率京師湖廣江西兵
征五開
太祖以詩送之自總兵顧成以下悉聽節制冬
先諸將還京戊寅夏五月復充總兵官揀選

北平行都司及王府護衛精鋭馬步官軍開
平禦備
太祖崩未幾召還（出秘史）熒惑守心四川岳池教
諭程濟通術數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
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
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
獄（建文帝紀）
十一月
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

軍總兵官帥師征水西蠻居既平將旋師洪
武丙子復命移師征五開諸蠻副總兵何青
宋晟韓觀各率偏師佐之自秋七月至冬十
月征平州六洞等一百三十七砦及龍里鎮
遠蠻爲亂者前後斬首二千八百六十四俘
獲人口二千八百五十二馬六十二疋王石
雅即刻渡砦悉撫安之師還駐德州待命
帝令錦衣指揮談全諭班師還京賞勞有差
十三日立金華府義烏縣清溪巡檢司　復

置工部照磨所　增設開封常盈庫大使一
員
十二月
癸丑朔帝如郊壇明年將有事南郊帝如郊
壇省牲滌器嚴飭百官遂還宮　召河南衛
指揮僉事汪五十八還京師汪本阿速人洪
武丁卯帥衆來歸遂賜今姓嘗從李景隆收
馬山後番民爭出馬相市被召輿疾還京卒
四日復置工部照磨所

九日增設開封府常盈庫大使一員青州府
將盈庫大使一員立福建下里場鹽課司
十五日革青州府博羅縣陳遞站益都縣北
門外樂安縣樂安臨清縣古城凡四遞運所
二十一日革紹興府蕭山縣錢清北壩
二十八日省永平府江華縣縣丞主簿各一
員衛輝府儒學訓導二員（以上皆秘史）以工部右
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時諸藩不靖廷
臣建議藩國所在宜更置守臣有重望能彈

壓者故有是命　以謝貴爲北平都指揮使
時屢削奪諸藩燕邸稱病不出人言其有異
意齊泰言於帝遣防之　是月燕齊皆有告
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對
曰燕王久稱病而實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
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
出泰對曰令邊報北虜聲息但以防邊爲名
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
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及
也帝領之乃擢用昺貴俾察燕府動靜徐爲
之計（出建文編年）遣代王桂如蜀時代王貪虐將
爲不靖方孝孺請以道德化之命往四川受
教於蜀王時蜀邸素以賢聞故也　加魏國
公徐輝祖太子太傅輝祖卽燕王舅也雖與
燕藩至親而心在帝室嘗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故詔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
燕　吏部尚書茹瑺免瑺居位日久多私親

識是月保舉人材都非其人且有贓跡右都
御史暴昭劾瑺貪鄙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
瑺有心計而無學術不宜居銓衡統百官遂
令致仕　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爲吏部尚
書　召齊王榑歸京師時齊王有異謀爲其
下所告命之入朝赦不罪惟拘留之（以上出秘史）
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之士壽州訓導劉亨
崇仁學訓導羅恢被薦上書論政　入史館
同修
太祖實錄吉安知府朱仲智薦蕭用道授靖江
府直史蘇州知府姚善薦錢芹授戶部司務
召韓宜可爲右副都御史宜可初爲山東布
政使坐累謫雲南爲人惇厚高潔持法廉慎
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嘗言其當從寬
大寄加防範弗遽誅討後竟僨事人乃知其
爲老成持重之言未幾宜可卒　以王鈍爲
戶部尚書鈍字仕魯河南泰康人洪武間由
吏部郎中爲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愼

康介民懷其惠後靖難師至鈍走出城外已
而歸附
文廟　以鄭賜爲工部侍郎鄭賜字彥嘉建寧
甌寧人乙丑進士除監察御史歷湖廣布政
司右叅政丁艱起復改北平布政司坐事謫
安東屯至是召之後
文廟登極轉刑部禮部後爲侍郎以讒死　以
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茹瑺衡州
衡山縣人面骨深峻身長八尺相者謂封侯

而不令終洪武中以貢入監吏部試居第一
累官至左通政甚稱上意舊令中外文武服
勤在官者復其家上以瑺卓異幷其田塘園
林一切租稅悉蠲之其叔父弟詣闕謝及陛
辭賜鈔十錠仍勅光祿寺賜酒餚偕瑺詣其
門餞之累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尚書掌
河南布政司事後燕師起瑺主兵餉及迫近
京師詔以諸王分守諸城門遣李景隆都督
王佐及瑺見　燕王瑺望風納欵　監察御

史尹昌隆上書　帝嘉納頒示天下尹昌隆
者江西泰和人也洪武中舉進士及第第二
人授監察御史建文初上視朝頗晏昌隆諫
曰昔
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而
臨百官於是乎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
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
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有不及者蓋天下
之大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可不勤以撫之

也今乃郎於晏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群臣
宿衛疲於候伺曠職廢業上下解弛流爲凌
遲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爲社稷之福
也制以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
下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　以流人劉有年
爲太平知府有年字大有其先本廬陵人元
季徙家沅州洪武中以明經起家擢監察御
史學行焯焯有稱尋以辭官養母忤旨謫通
州攊站間於州故家得儀禮經十八篇上之

詔藏秘閣上卽位復起太平知府丙子之春
與王紳遇以道德相勗後
文廟入正大統以不肯迎駕謫雲南黔國公知
其賢遣諸子從學且薦於朝及交趾平起爲
交趾按察司僉事其卒也尚書黄福誄之曰
江湖胸次洙泗規模文宗韓栁學本程朱其
爲名流所推如此惜欠華除君一死耳　以
何福爲右軍都督同知國初福奮立武功爲
指揮使洪武辛酉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

玉西平侯沐英三將軍征雲南福與有功來
獻捷再僉都督事戊辰北征捕魚兒海俘獲
萬計辛未充平羌將軍代總西平侯兵討阿
資戊寅二月擒永寧酋十八加如詠麓川叛
魁刀干孟降其衆七萬自是百蠻畏服南鄙
寧謐擢貳督府　以右都督沐晟襲封西平
侯充總兵官鎮守雲南晟春之弟春卒未幾
晟襲爵鎮雲南　以燕府叅軍事訓導康汝
揖爲安岳縣知縣汝揖武功人以儒術薦起

爲燕府訓導饒智畧
文皇在邸時與密議朝廷頗疑之改安岳縣知
縣縣在潼州南四百里號難治汝揖公勤莅
政撫馭有方善績日著　召宋懌還京師宋
懌字子夷浙江金華人濂之孫中書舍人璲
之子也濂以孫慎累舉室徙夔州璲亦死家
難璲書甚工當時稱爲國朝義獻懌奉母謫
居思紹父學勤苦特甚蜀獻王憫之時賙粟
帛由是得專其學帝念濂爲

皇考舊學之臣召懌還以爲翰林侍書懌與劉
彥銘朱恩平皆有名華朝間　承天門灾未
幾乙字庫錦衣衛亦灾　以進士曾鳳韶爲
監察御史鳳韶素著直聲　以張智爲國子
監司業　以陳彥回爲徽州知府程本立爲
左僉都御史　以鄒緝爲國子監助教　改
都察院僉都御史劉觀爲嘉興府知府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一

建文朝野彙編卷二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建文元年

正月庚辰

大祀天地於南郊始以

太祖高皇帝配享是歲即改元郊見上帝如歲祀之禮戊寅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宿於文華殿齋宿巳卯出舍皇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合祀天地配以

太祖高皇帝

太祖坐西向　帝脫舄登大祀殿秉珪奠璜與俯拜跪罔勿如禮晬爽祀畢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朝賀翰林院侍講方孝孺進郊祀頌是日夜半禮成天宇澄瑩父老咸謂未嘗遇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官贖民鬻子減田租　詔應天府及十三布政司開科鄉試應天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河南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

四日改行都司昌州爲昌州長官司普濟州爲普濟長官司改威龍州爲威龍長官司遣使告即位於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十七日革雲南等十四府照磨所

二十二日革武昌府江夏縣金口鎮鮎魚鎮二巡檢立贛州府安遠縣南橋保巡檢司

二十七日革會州衛巴松大龍會州黎溪腰驛凡五驛革平陽府僧會司以上秘史　征虜將軍何福還京先是十月八日兵次金齒十六日

克何登等寨十八日克小南和寨二十二日還金齒十一月二日兵次百夷崖甸克魯麻等寨五日次鹿川大甸七日次木邦十三日克刀干孟寨斬賊首刀斡孟景十六日克孟別三十日還大甸十二月三日師還金齒二十二日征蒲蠻二十三日次石甸招諭蒲蠻降二十六日克呵哈喇寨老姚寨明年正月二日克枯阿莽寨初五日平要甸七日頒師於是百蠻悉平　禮部尚書陳繼之應

詔上言得失條陳清刑獄恤民隱二十餘事
兼陳
太祖高皇帝時用人狥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
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僇之因力陳古人
所以教養任用之道上深採納之　勅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景章爲總
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講學士高
遜志爲副總裁官翰林修撰李貫國子博士

王紳陝西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
副楊士奇江西崇仁縣訓導羅恢雲南馬龍
池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爲纂修官給
大官饌寵眷有加王景章浙江松陽人以字
行洪武初爲懷遠教諭以文學知名擢山西
右叅政坐事謫雲南今召還後　燕師入都
歸附位至學士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太
和人早孤母改適羅氏士奇感奮力學郡縣
交辟不就舉明經授教官未赴王叔英知其

才薦於朝遂入翰林與編纂考授齊府審理
副歷翰林侍講　燕王御極士奇歸命復官
歷仕熙宣正統間與楊榮楊溥共持政柄號
三楊自志曰叨祿於朝歷事四聖已自遺建
文帝矣　追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
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爲孝康皇
后尊母皇太子妃呂氏爲皇太后立妃馬氏
爲皇后封弟允熥允熞允熙爲王詔曰朕惟
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於後昆履大

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於宗廟此天下之
至理古今之通義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皇考懿
文皇太子蚤登儲位叅決萬幾黙施寛仁陰
賛至治視斯民如赤子體天眷之聖德錫祚
朕躬
太祖皇帝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位既諡
太祖爲高皇帝孝慈皇后爲高皇后而皇考諡
號未稱心切悼焉邇者採群臣之言追尊皇

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與宗皇妣敬妃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羣臣復謂中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册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熈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原嘉與萬方同臻至治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廻避廟謚號稱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懷才抱德練達政治

廉能幹濟之士有司禮請來京授之祿位以安黎庶軍民男婦年八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十斤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其身犯杖罪以上隸卒娼優不與鰥寡孤獨貧無產業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親戚收養無親戚隣里養之毋令失所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復其租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勿奪民時使得盡力耕種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原有司加意敎養英俊禁習浮靡務得真材以稱任使民之休戚係乎守令賢否官之淸濁在乎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從公考察果有政績與常及闒茸不才者奏聞黜陟軍民嫁娶喪葬貧不能舉者部伍隣里宗族共相資助勿使失所民間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鄕黨稱其孝義者有司勘聞旌表各處水旱災傷報勘賑濟軍中孤兒給糧存恤已有定例其篤廢殘疾無人養侍及年老有丁代役

者宜加撫卹願還鄕者聽民間篤廢殘疾不能自存者收入養濟院支給衣糧前代兵後骸骨暴露田野者掩骸埋胔之時官司收瘞衛所勾補軍役從實照名發與如果戶絕卽與除豁帝自卽位以來赦疑罪捐逋租賑窮賙乏褒進良吏孜孜求治是歲復有是詔并山

（朝志 秘史）册立皇子文奎爲皇太子　帝正位東宮之歲十月甲寅太子生

太祖曰十月數之終又生於晦日命內庭弗賀

至是三歲羣臣屢以建儲爲請帝乃允　帝
皇考既諡懿文帝諱又曰允炆及皇子生復
命名文奎識者曰此臣下儒生之長稱耳不
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　燕王聞之訝
曰何乃重複至此使臣民徧呼年與諱同無
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出小史初
太祖祖訓於諸王位下各立二十字以聯子孫
名　燕王位下則曰高瞻祈見祐厚載翊常
由識者曰高瞻仰法天也厚載儺察地也天

高地厚氣象甚大誠謂天子矣　燕王聞之
甚喜且謂巳名載在圖讖必有天下望氣者
復言燕地有天子氣靖難之圖由此而起出野
記　燕府良醫劉觀　燕王以事怒之與數人
謫雲南入鐵佛寺寺僧比宗頠劉等曰方談
威事傍一僧曰豐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
請言皆固拒懇之久乃頠劉曰姚和尚知之
葢二人方談燕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無幾
召還劉歸以啓　燕王時廣孝未見親密劉

等言其能王召問爾能卜乎姚以異語對曰
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
有卽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於內衣解奉於
王王祝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視訖
問王曰殿下要做皇帝乎王曰莫胡說姚曰
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
爲誰曰寧波袁珙王乃命人致之既至燕使
者與飲於酒肆一人馳入報王命與天顏相
類者九人竝服衛士衣同入肆沽酒使者因

謂袁試看十人珙趨拜王前曰殿下何如此
輕行王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
珙不荅王還宮命召珙至詳叩之珙曰殿下
太平天子也俟龍鬚及臍卽登寶位王佯怒
命數衛士縶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爲妖
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
王以一大桶盛袁而鑰之舁入王府王遂與
言事王曰視其鬚旣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
視之袁方至王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巳及

脐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燕王頷之（出小史姑蘇遺事）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為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托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王覺其顏色有異遂疑之（出建文編年）

二月

五日革安遠縣僧會司

六日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　革會川衛儒學

七日增置衡州府耒陽縣觀山巡檢司

九日改福州府福寧縣青灣巡檢司為相山巡檢司松山巡檢司為庫溪巡檢司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以都督僉事耿瓛掌北平都司事左僉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參將宋忠俱馬徐凱練兵臨清瓛練兵山海關宋忠調北平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選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隸麾下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調送入京調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調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防燕燕王宴諸將及三司官使衛士袁忠徹執酒壺相之宴畢忠徹啓曰宋忠年五十四方面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年三十一臃腫早肥而氣短俱主刑傷景清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二人相亦凶皆不足慮也忠徹即珙之子（出紀聞）駙馬都尉郭鎮卒鎮開國初功臣

武定侯英之子卒贈營國武襄公伯父子興亦以開國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宣武公姑高廟妃二女弟為遼郢二王妃鎮以勳戚子弟資貌潔修儀正詳謹朝謁之際

太祖屬目洪武已巳選尚永嘉公主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恭勤不懈　帝即位命賞遼東兵事竣還中途疾作至京不能朝　帝令醫治弗痊卒於賜第輟朝三日斂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

定襄伯登者鎮侄也國朝一門爲公侯駙馬
伯者惟郭氏云出秘史 以中軍都督僉事宋晟
充總兵官鎮守甘肅晟父朝用兄國興皆起
定遠田間累有開國功朝用官至右督國興
以總管戰没南臺晟承兄官克徽寧征關陝
三鎮凉州進官督府洪武庚午制充總兵官
征哈寮哈寮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誅
其僞王子別立法等三十餘人獲衆千三百
人金印一銀印二送京師所得馬牛羊咸給

將士議明年征罕東西番擒誅七千五百餘
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甲戌
調中府充副總兵討遼東邊冦戰腦溫江大
捷明年平廣西諸寨又明年總羽林八軍平
五開平里十三洞戊寅率師城萬全諸衛還
京巳卯以晟久居凉州回番畏服遂充總兵
官出鎮甘肅靖難後來朝進左都督授平羌
將軍復任 免官民賃舍月錢洪武中凡無
舍者官自奏吏校人等具告竝從錦衣衛同

兵馬司撥與在市廓房居住月收賃錢視毁
者工部修理至是悉免月錢令戶工二部同
管旣而戶部尚書郁新謂事不歸一奏令工
部專管行五城兵馬司取勘見數凡遇官民
告討房屋以兵馬查勘卽與撥住 以周是
修爲衛府紀善 更定官制陞六部尚書正
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
爲職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爲詳憲比
議戎門都官四司立郎中一人員外二人主事八

人六部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
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
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叅議爲少卿寺丞增
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
改爲司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
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
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
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
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

祭署及司圃所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驊騟十五羣逐出三羣分隷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賛讀賛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

左右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改殿閣坊大學士爲學士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其堂上官各加一級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

按察司改廣東鹽課司爲都轉運鹽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新五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寶正竝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各一人典禮署引禮舍

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吳王國杭州衡王國衡州明年之國徐王幼未行　北平右布政使曹昱至京坐罪削籍按察副使張璉坐藩府事謫典史　命右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所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原吉採訪福建昭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

以鬮且請預爲之備　燕王深憾之　邑應
生楊子榮原吉一見罷之期冠秋試已而果
然子榮後名榮爲名臣世稱原吉知人
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舉司爲廣東都轉
運鹽使司海北鹽課提舉司爲海北分司
二十二日革邵武府光澤縣河泊所　革紹
興府在城河泊所
二十九日改浙江等十二提刑按察司爲浙
江十二道肅政按察司各分巡道改爲分司

華照磨所　燕王來朝御史曾鳳韶是日侍
班王由皇道入登陛不拜鳳韶劾奏曰殿下
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侄之情　燕王
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帝曰王至親勿問自
是日晏便殿親愛浹洽 出吉安志及秘史又南京錦衣衛百戶
潘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二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住坐以拿張昺功陞職擢
此則來朝明矣　戶部侍郎卓敬上書時　燕王來
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
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

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
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大驚袖而入竪目語敬曰燕王骨肉
至親卿何得及此敬曰楊廣之於隋文非父
子邪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出秘史
令政憲兩司糾察屬吏　革松潘衛　詔求
賢自守令以上皆得薦舉　京師地震詔求
直言敢諫
三月

帝祀先師於太學拜疏盥獻用享廟社禮畢
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勅布按二
司官屬糾察屬吏
二日革汝寧府新蔡縣學訓導二員　陞布
政司爲正二品堂上陞一級　革略陽縣
七日革福州府福寧縣河泊所
九日革應天府及各府照磨所檢校一員於
是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鳳陽淮安杭州
紹興金華武昌荊州黃州衡州長沙開封河

南彰德懷慶南陽南昌臨江袁州吉安撫州西安延安濟南兗州萊州登州東昌青州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廣州成都重慶福州府凡四十五員　革徽州各府照磨所司獄司於是天下各府照磨所司獄司並革

十二日改儀真縣清江閘爲清江壩

十三日改開封杞縣清溝馬驛爲雍丘馬驛祥符縣時和馬驛爲陳留縣清城馬驛雍川涉平馬驛爲葵丘馬驛　革贛州府上館驛

十四日以散騎散人張成等七十一人爲沿海巡檢（吏部卷內載錦衣衛校尉王全賫帖送部選除）以前監生傳以莊爲山東商河縣知縣以莊舊名中爲監生洪武中以極刑家屬放爲民至是舉保選除後永樂二年考滿（秘史）

十八日改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主簿爲典簿改鴻臚寺主簿爲典簿

二十日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庫

二十二日燕王還國欽撥校尉徐安隨侍還北平任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時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嘗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出秘史）　姚廣孝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繞厚垣以瓴甋瓶缶密甃其口向內其上以鑄下畜鵞鴨日夕鳴噪不聞鍛聲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

二十四日革漢中府畧陽縣儒學　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見於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斥知福寧縣　帝初即位大臣相訐奏者命各道鞫之同官皆畏縮昌隆獨不避一繩以法巡閩中去貪苛理寃獄所至風裁凜然還朝上疏言當節民力謹嗜欲勤政治務正學不報比落職福寧益以清勤自勵俄坐使巫咒咀下獄得白還職　詔天下諸司不急之務悉皆

罷去工部製造亦須停免 昌隆後附文廟以罪誅

四月

四日改楊州府泰興縣印莊巡檢司爲新河巡檢司增置通津巡檢司

八日革留守左右等衛聚寶等門千戶所幷各門吏目

九日改和州牛屯巡檢司爲新河口巡檢司　革浮沙口巡檢司　革彰德府涉縣偏店巡檢司

十二日革烏撒軍民府同知一人推官一人知事一人

十六日改通政司爲通政寺改使爲通政卿左右通政爲左右少卿左右參議爲左右寺丞經歷司爲典簿知事爲錄事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員

十七日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爲左右陞寺丞秩正五品分鴻臚少卿寺丞各爲左右少卿正五品鳴贊序班改正九品

十八日分陝西山西甘肅行太僕寺少卿寺爲左右

二十四日革開封府考城柘城延津寧陵四縣儒學訓導各一員　革延平府順昌縣仁壽巡檢司

二十八日立鍾山祠祭署設奉祠祠丞各一員　革南丹衛以其官軍附慶遠衛　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燕王勇智絕人　帝忌之齊泰曰今胡寇來放火以防邊爲名發軍去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恐後有噬臍之悔　帝頷之乃以謝貴爲北平都指揮張昺爲布政使詠誘王府官屬覘察動靜三十二年三月

帝以都督宋忠調沿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王府精壯悉選調隷忠麾下王府胡騎指揮關童等悉詔入京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清以都督耿獻練兵於山

海張昺布置於外謝貴窺　於內所以防燕
也出奉天靖難記　燕王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遣
歸國時　燕王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或曰不宜偕
行王曰使朝廷弗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先收
之黄子澄曰不可恐事覺彼先得爲備莫若
遣歸使之坦懷無疑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
公徐輝祖之甥也輝祖察高煦異常欲　帝
瞿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煦勇悍無賴自

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
帝以問輝祖弟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
護保其無他　帝乃遣之瀕行高煦竊入輝
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巳渡江矣世
子等旣還得京師動靜甚悉　燕王喜曰吾
父子相聚此天贊我也大事濟矣　削岷王
楩護衛楩所爲凶悖與西平侯搆怨　帝降
勅切責之革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
召湘王栢於荆州王自殺先是湘王僞造寶
鈔及殘虐殺人　帝降勅切責議發兵討之
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巳而乘馬執弓躍入火
中死　廢齊王榑爲庶人齊府人曾名溟上
告變　帝召至廢爲庶人留京師誅其青州
中護衛指揮柴真以上出貼黄册　以茅大芳爲副
都御史　以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少卿
擢給事中徐思勉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以嘗
充採訪使有勞故也
二十九日追贈翰林待制王禕爲學士謚曰

文節禕洪武中使雲南死國事其子紳請於
朝從之國朝賜謚自文節始　改都察院爲
御史府置察院一設監察御史二十八員詔
曰頃以訴訟繁多易御史臺爲都察院與刑
部分治庶獄以行寬政賴宗廟神靈斷獄頗
簡其更都察院如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
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置察院一設
御史二十八員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五月

一日革贛縣黃金稅課局南安府南昌潭口稅課局

四日增置臨洮府金河縣濟遠倉

七日革鎮江府甘露壩省瀕新港壩官一人

十二日革東昌府臨淸州會同閘革荆州府登雲驛省夷陵州安遠縣學訓導二人

十四日改錦衣衛千戶徐斌於蘇州衛庚辰斌從蔡指揮捕賊常州有功受賞

二十一日革東昌府聊城縣李海務閘 選

補天下儒學官員先是學官缺以擧人及試中監生通經儒士補之至是吏部奏缺般詔令天下凡見任未及流官及爲事充軍令巳替後但通經者所在訪擧試用其後二年四月十四日復詔軍司軍士軍餘凡有通經者軍官擧送布按二司試中送用

二十二日革萊州府掖縣柴胡寨膠州逢猛卽墨縣栲栳島二巡檢司改襄陽府鈞州江口巡檢司置鄧縣滿昌口巡檢司

二十三日革登州府寧海州乳山寨文登縣辛溫寨溫泉鎮福山縣大川鎮黃縣馬停鎮蓬萊縣楊家莊高山寨招遠縣東良海口萊陽縣行村寨凡九巡檢司

二十六日革邵武府建寧縣河泊所

二十七日省廣州府連山縣以其地入連州

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爲左拾遺以宋徵爲宗人府經歷以錢芹爲戶部司務 以浙江仙居縣訓導王叔英爲翰林修撰叔英首陳

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愼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高皇帝除奸剔穢抑惡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艸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艸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去疾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去艸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疏入

上覽之嘉納侍講方孝孺進曰叔英此疏誠

爲陛下經濟遠畧之圖有國有家者不可不
採行之孝孺與叔英日見信用寵命薦加且
孝孺文學英邁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
所行惟孝孺是咨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
猷給由至京　以文學舉樓璉爲翰林侍讀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上疏以江南僧道多
佔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
以賦民從之詳見疏中　召解縉還京爲翰林待
詔縉吉水人舉洪武戊辰進士擢中書庶吉

士累上封事指斥時政詞甚剴切
太祖多見納用兵部尚書沈溍嫉其年少譖改
御史意實苦之在臺以敢言稱久之
太祖命其父將歸鄉里臨行遣之曰十年後來
朕必用汝未及期而
太祖崩遂奔喪來京師時縉母喪未葬父年九
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南衛吏或言其爲
左右所中歲餘　帝憐其才召還大見信任
靖難兵入首先迎附

六月
二日省贛州府安遠縣儒學訓導一員　革
濟南府歷城縣堰頭閘
六日省興濟縣入青縣置千戶所於戎縣
增置臨江府羅漢鎮巡檢司
八日改莊浪衛稅課局隸甘州左衛
十五日合金華府雙溪水驛馬驛爲雙溪驛
　省雲南府昆陽州臨安府通海縣　省楚
雄府南安州凡三儒學訓導各一人

十九日置河間府滄州長蘆鎮河東批驗所
　以敘州衛左所官軍至戎縣守禦千戶所
以備蠻寇
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局
二十五日革岳州府澤州萬盈倉副使一名
二十六日革宣課司副使置聚寶門宣課司
上坊橋分司　調荊州左衛所官軍於大同
屯衛　以開平王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
僉事　國初分封諸王二十餘府遼寧燕谷

代晉秦慶肅九王之封起遼陽訖嘉峪延袤萬里皆邊虜而京師去邊懸遠故令並虜諸藩皆得提兵專制衛邊地要權重漸成尾大不掉之患洪武丙辰布衣葉居升以星變應詔極論分封太侈繫獄瘐死無敢復言者燕邸尤英武當要害數敗虜

太祖尤奇愛之　帝冲年即位性復仁柔而諸王屬尊勢盛嫌忌漸積黃子澄齊泰犯難倡議欲稍削其權諸王與中朝猜貳及周齊湘

代岷相繼罪廢五府官僚姻戚軍民坐誅謫者至幾千人廷臣又議王國所在更置守臣有重望者彈壓之燕山千戶倪諒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皆沒產伏誅壯者謫瘴鄉婦女給配幼者刺爲離間事四字充幼軍且詔讓燕邸燕邸乃稱疾佯狂走市奪食飲酒語言褻亂或臥土壤或彙仆彌日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張昺等入問疾誠逢辰密告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也已而三都督密謀益急　燕王每問姚廣孝以起兵之期廣孝每對言未可　癸酉有醉卒磨刀於市隣媼問曰爾磨刀欲何卒厲聲曰殺王府人媼竊以告（出靖難錄）　至是朝廷復以北平都指揮使張信爲王所親密勅擒　燕王來信受命日以爲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問之信不敢隱以告母驚曰不可吾聞　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汝不聞爾

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趣之信艴然曰何太甚乎乃往啓王王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求見王見其挺身來無他乃令信入拜於牀下王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然有事當告臣王曰我誠有疾非詐也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廷勅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生我一家之命者子也呼

爲恩張乃告廣孝等共謀語未幾簷瓦飄墜地而碎王以爲不祥色殊不懌廣孝曰此祥也王罵曰汝何妄言廣孝笑曰天意欲殿下易黄瓦耳王乃喜是日謀乃定（出小史） 遣中官往逮燕府官屬時燕山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下獄訊罪得 燕王狀齊泰即發符遣人齎命燕府長史葛誠與護衛指揮盧振爲内應張昺飛章奏聞李友直竊其章以獻燕府王出其章以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曰

此何爲者邪遂令玉等帥勇士八百入王城守護 燕王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遽言曰殿下尚在坐此乎不速起去王問曰何故曰殿下應天順人乃安坐乎王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政司按察司已上奏言殿下事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邪臣爲李亨布政司吏臣爲李友直按察司吏也奏章在此出諸懷中以進王佯怒呼左右逐去既而留之遂與欵語（出秘史） 金忠浙江鄞

縣人精於卜靖難兵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用其謀策（出野記） 帝自即位勵精圖治悉致羣賢力行古道仁聲四布節儉愛民民莫不悅 燕王復密召袁珙質以人心歸附柰何珙曰天子天之所造何論民心又曰渡江來渡夫有金帶相者革命之應也意益決（出臭談） 張昺謝貴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塡溢街巷迫圍王城外墻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王曰我病不出雖塞可也貴

等騎馬張蓋過王門不下又殺守王城卒令軍士登城環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譟震動城内

七月

四日革九江府彭澤縣峯山磯鎭巡檢司河口縣茭石磯巡檢司

五日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指揮盧振死之 燕王召張玉

朱能謀曰彼軍布滿城中吾兵少恐不足辦事奈何朱能曰先擒昺貴餘無能爲矣王曰貴等防守旣嚴猝亦難擒以計取之可也今奸臣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昺付所逮者則彼必不疑而至至則縛之一力士事耳先一日王遂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乃伏壯士於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不來得內官所逮名又方至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之

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時王尚扶雙杖而坐燕府官屬先入賜宴行酒方進西瓜令校尉掌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於是以瓜皮高擲起兩廡伏兵盡出猝擒葛誠盧振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耳誠等不服遂斬之時貴昺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圍王城軍及列隊於市者聞二人被擒亦遂散王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

直門未下王遣指揮唐雲單車往諭守者曰汝毋自苦朝廷今已聽我自制一方矣衆聞雲言皆散乃下令安集城中王親詰貴昺不服皆斬之王遂去建文年號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擢布政司吏李友直爲本司右參議使拘收糧米於楊柳青諸處且督大興宛平二縣人夫浚齊化　諸門城壕戍卒金忠爲　燕王紀善是日陰晦咫尺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

有光燭地洞徹王諭諸將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於躬實不得已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厚賞不用命者顯僇罪人旣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宜體朕心毋違命遂以首誅奸臣齊泰黃子澄爲名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三日而省城遂定

山建文編年

南京錦衣衛貼黃册載校尉潘安拿昺燕山右護衛小旗丁勝從罷來與殺彭二於家賞紵絲二表裡銀二十兩　燕王上書於朝曰臣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夫智者恒慮患於未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者未必不由於斯今事幾甚明非不見之謂而陛下畧不垂察謹冒死以聞昔
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之末世生民塗炭群雄

角逐被冒霜露櫛風沐雨東征西伐親赴矢石被體創痍艱難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定天下成帝業立綱陳紀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之安夙夜圖治兢兢業業未嘗自寧不幸
皇考太祖賓天命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黄子澄輩不能秉道德以輔聖治而包蓄禍心恣讒賊之口奮豺虎之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欀榑栢桂梗五弟不數年間竝見削奪雖其皆有愆過未聞不軌之圖重可裁減護衛輕可賜勑誡勵則朝廷於厚親之仁懲過之義兩盡其美矣不務出此動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寧忍此此皆非出陛下之意而皆奸臣之所爲也今其心尚未厭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天地宗廟神靈鑒臨在上敢有一毫非僻之心哉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

之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况敢有悖仁傷義之爲哉而奸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獨加無辜比者執臣所遣奏事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其言臣有不軌謀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卒伍林聚戈矛耀日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訇訇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詢其所由但云府中不留一人闔家遑遑不測何事大小凜凜如臨湯火

已而貴爲護衛之臣所執臣得此二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切念臣於　懿文皇太子同父母至親也於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臣固知此非出陛下之心但臣愚戇不能諂媚權貴耳夫爲臣之道有君而已焉知權貴臣所以催今日之禍者此也然臣竊料權奸之心不止於害臣而已譬人欲伐樹必先剪旁附之枝然後及其根幹親藩夷滅之後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

矣此不待明者而後見也昔成周封建同姓綿八百餘年之業秦廢封建二世而亡明鑒在茲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汗德音去此兇愿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以福被生民此非獨臣之幸乃國家天下之幸也臣非敢愛一身一家之死但惓惓之誠慟

皇考建洪業之艱難望陛下保洪業於永遠遙仰天門敬攄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權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候命惟陛下念之出秘史　增置北平府宛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革蘇州府崑山縣寧海驛吳江縣松陵驛　革楚雄府

碍嘉縣　增置濟南府豐濟倉大使一員　革沅江府因遠羅必甸長官司　革雲南黑鹽井鹽課提舉司屬浪井鹽課司五井鹽課司爲師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革麗江府臨西縣　革武定府和曲州祿勸州　革曲靖府南寧縣　置徵江府泗水縣周苔巡司　革興化府興化縣道會司　革九江府德化縣南湖嘴巡檢司　增置思州安撫司經歷司知事一員　省躬殿成改謹身殿爲正

心殿先是於乾清坤寧南北二宮之間建退
朝燕居殿一所中置古書聖訓名曰省躬命
侍講方孝孺作記　革漢中府沔縣以縣屬
黃壩金牛順政栢林青陽陽平六縣驛改隷
慶城縣　詔京官還官納內官勘合吏部考
功員外郎盧義言在京官給假省親俱於應
天府給引有失統體合照丁憂例於吏部給
勘合定限回銷詔從之　革雲南等府兎兒
關巡檢司衙門雲南府髙州府所屬河泊所
兎兒關巡檢司晉寧州所屬河泊所清江巡
檢司及歸化楊林羅次三陽四縣并歸化河
泊所祿豐縣南平巡檢司凡革一十六處大
理府屬太和縣神磨洞巡檢司趙州蔓神寨
巡檢司雲南縣太安倉赤石厓巡檢司浪穹
縣鳳羽鄉巡檢司凡五處蒙化縣屬蒙化州
甸尾巡檢司臨安府屬西河縣曲陀巡檢司
河泊所通海縣河泊所嶍峨縣鐵冶所寧州
河泊所凡七處楚雄府呂合巡檢司定遠縣

會基關巡檢司鎮南巡檢司凡三處徵江府
稅課司河泊所陽宗遠河川縣二河泊所廣
西稅課司景東府景豐倉曲靖霑益州通運
倉交水稅課司鶴慶府稅課司劍川州河泊
所武丁府稅課司和曲州羅摩弭巡檢司石
臼河背渡河巡檢司尋甸府稅課司沅江府
禾摩村巡檢司麗江府稅課司通四十八處
又南安府大庚縣楊林聶都稅課局二處
省碍嘉臨西雎寧三縣　勑令京朝官請告
歸省給勘合於內府　徵諭戍指揮僉事伏
顒等入京復其官　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
關馬宣走薊州宋忠帥師至居庸關退保懷
來爲瑱守關　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毛指揮遂以薊州降燕遵化衛指揮蔣玉密
雲指揮鄭亨又各以其城降燕　靖難兵拔
薊州擒都指揮馬宣鎮撫曾濬初張玉以薊
州東雄鎮外接大寧可控引女直諸虜且兵
多驕士三河潞河躍馬可渡不先定將爲後

患議未決薊守都督指揮馬宣聞變果起兵
迎拒　燕王遂遣玉及朱能將兵攻之敗於
公樂驛宣旋師守州城反覆諭之不下玉等
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爲北將鄭亨所擒并
殺濬皆不屈死之事聞　帝哀恤焉
十六日己卯俞瑱師潰於居庸退依宋忠於
懷來甲申　燕府攻懷來宋忠敗績及俞瑱
皆被獲都指揮彭聚孫泰戰死都指揮莊得
敗走時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相爲聲援

將謀攻北平城　燕王謂諸將曰居庸關路
隘而險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窺
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今聞瑱不量力欲
來攻我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
也若稍緩之彼增兵堅守則難取矣諸將皆
曰善於是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方部伍
未定燕前鋒將徐𥅆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
殺入瑱兵敗走遂拔其城於是瑱走依宋忠
燕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
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
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
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彼衆新
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
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雲徐祥等馬步精
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
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軍士云爾等家在
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
爲報讐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王乃命其家人

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遥識之又見其父
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
多降者忠率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揮師渡
河鼓譟直衝其陣忠軍大敗奔入城　燕師
乘之而入忠急匿於廁搜獲之并擒俞瑱斬
首數千級獲馬千餘匹餘衆悉降（出建文編作華朝備遺奉天靖難錄）　燕王獲宋忠因上書曰蓋聞詩曰
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夫智者恒慮禍於
未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

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者未有不由於斯也今事機之明非若不見而乃不知察請得以獻其餘焉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末亂離群雄角逐披冐霜露櫛沐風雨攻城野戰親冒矢石身被創痍勤勞艱難危苦甚矣然後平定天下立綱陳紀建萬世之基封建諸子鞏固天下爲盤石之安夙夜圖治兢兢業業不敢怠遑不幸我
皇考賓天奸臣用事跳梁左右欲秉操縱之權潛有動搖之志包蓄禍心其機實深乃搆陷諸王以徹藩屏然後大行無忌而予奪生殺盡歸其手與日吞噬有如反掌且以諸王覲之事無毫髮之由先造無根之釁掃滅之者如薙艸管曾何有𢡟然感動於心者諸王甘受困辱甚若輿隸妻子流離暴露道路驅逐窮窘衣食不及行道顧之猶惻然傷心仁人焉肯如此夫昔我

皇考康求嗣續惟恐不盛今奸臣欲絕滅宗室惟恐不速我
皇考子孫須幾何時已皆蕩盡我奉藩守分自信無虞不意奸臣日夜不忘於懷彀滿以待遂造覬禍起兵圍城騷動天下直欲屠戮然後謂以大義滅親不論骨肉非惟殺我一身實欲絕我宗祀當此之時計無所出惟欲守義自盡懼死之臣以兵相衛欲假息須臾然後敷露情悃以祈哀愍冀有回旋之恩滂沛之澤書達闕下左右不察必求以快其欲古語云困獸思鬭益死迫身誠有所不得已也都督宋忠集兵懷來克日見功乃率銳兵八千禦之兵刃纔交忠即敗北遂生擒之全其首領待之如故尚冀左右易心悔禍念及親親哀其窮迫重加寬宥使叔有更生之望下無畏死之心如此則非特叔之幸實社稷之幸昔者成周隆盛封建諸侯綿八百餘年之基及其後世衰微齊桓晉文成一匡之功雖

以秦楚之強不敢加兵於周者有列國爲之屏蔽也秦廢封建二世而亡可爲明鑒令不思此則寧有萬乘之主孑然獨立於上而能久長者乎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謹以是爲終篇獻萬一必欲見屠兵連禍結無時而已一旦有如吳廣陳勝之徒竊發則

皇考艱難之業不可復保矣敷露衷情不勝懇

悃之至苟固執不回墮羣邪之計安危之機係於茲矣　靖難師取密雲驢兒嶺北平去居庸關一百二十里關跨南北四十里兩山夾峙一水滂流淮南子所謂天下九塞而居庸其一者也北兵毀破居庸於是山後諸州不能守上谷雲中守將徃徃降附北克懷來指揮宋忠被執而開平龍門赤城馬營皆無完堵矣出秘史　靖難兵破遵化指揮僉事鎖任降鎖住本朔方人魁梧英敏仕元爲樞密

斷事國初降附爲兵長隸興武衛洪武乙丑

正月

太祖夜夢一人長身廣眉豐宇偉然侍衛左右周旋甚悉問其姓名對曰鎖住次日卽命羽林百戶潘雄宣訪得鎖住引見上熟視狀如所夢將軍未幾從師北征屢立征功俾守太寧前衛己巳調守遵化縣練兵龍山之陽北兵旣破州乘勝度石門急趨遵化夜入其城守將拒戰死鎖住遂降　設平燕布政司於

貞定以鼎昭掌之　北兵攻永平指揮郭亮陳旭趙彝以城降兵自遵化移軍而東豐潤玉田昌黎樂亭皆下至永平指揮同知陳旭僉事趙彝以城降旭遂從北將徐忠等分兵克灤河轉攻密雲皆下出秘史　谷王橞遁歸京師橞封國於宣府宋忠旣敗宣府震恐乃與其妃妾等遁歸　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初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卽濟好術數翔止濟勿

爲此不聽已而有兵事濟文勸翔學我術翔
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
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濟以術脫去

建文朝野彙編卷二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三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八月

戊戌朔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將軍印帥
師北伐詔告天下 帝方銳意文治日與諸
儒臣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師爲不足憂齊
泰黃子澄等謂北兵素強兼有晉薊勁旅誘
致朶顏諸虜不早禦之將遂失河北乃祭告
天地宗廟社稷及江淮旗纛之神書諭諸王

削燕屬籍命禮部侍中黃觀艸詔詔曰朕奉
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政以
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
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
皆與同謀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揚其惡止
治橚罪餘置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
問犯者又言與 燕王諱湘王栢同謀大逆
栢自知罪惡難逃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
以 燕王諱於親最近未忍窮治其事今 諱

乃忘祖逆天稱兵搆逆意欲犯闕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駭聞昔

先皇帝時諱包藏禍心爲日已久印造僞鈔陰結人心朝命窮極藏匿皐人

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於升遐海內聞知莫不痛忿今不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雖欲赦之而獲罪宗社天地不容已告

太廟廢爲庶人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

守義奉職平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出秘史 命安陸侯呉傑江陰侯呉高都督寗忠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顏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數百萬數道竝進期直擣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令給兵餉

五日壬寅改淮安府贑榆縣獲水鎮巡檢司爲大興莊團巡檢司　置漢中府金州茶倉

革陝西行都司西寧衛遞運所　革紹興府上虞餘姚蕭山三縣河泊所及桑盆河泊所　革池州銅陵青陽石埭東流建德五縣稅課司　革武昌金紫磯鎮巡檢司　革衢州府常山縣草萍驛　改新坫馬驛爲安馬驛　革杭州府城南河泊所　以田州府屬恩恩州隸廣西布政司　省雲南府晉寧州儒學訓導一員　革淮安府清河縣白洋站遞運所　帝臨朝諭禮官曰今後薦新的品物教太常寺着官一員於聚寶門外報知合

行薦新品物增價收買即便從他貨賣毋得因而作弊刁蹬留難虧折小民違者治以重罪　恁部裏出榜都教知道 出秘史 敘州府戎縣守禦千戶王琩招安蠻蛋菁首賊王倬等三百人

十二日己酉耿炳文率師三十萬駐眞定分遣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楊松率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殿 出革除備遺錄

十五日壬子　燕王聞之躬擐甲胄帥師至
涿州壬子屯於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
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
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
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　燕師益
憤黎明攀附而上破其城盡斬罵者松戰死
獲馬八千餘匹（出革除備遺錄此又以奉天靖難錄改定）
十六日　燕王度潘忠在鄚州未知城破必
引衆來援諭諸將曰我必生擒潘忠諸將未

諭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各
取茭艸一束蒙其頭以通鼻息又領軍士數
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舉砲既而忠等果
至王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伏兵皆起
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腹背夾擊遂
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王遂至鄚州降其衆萬
餘又獲馬三千餘匹　炳文步將張保降燕
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半營滹沱
河南半營河北　燕王以子撫保給其馬遣

歸詐言兵敗被執乘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
令言雄縣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以奪其氣則
南岸之衆必移於北岸幷力拒我我破之易
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二十五日燕師旣勝鄚州因駐白溝河　燕
王諸將曰炳文在眞定不虞我至古當道破
之必矣遂進兵次無極縣時炳文軍滹沱河
北由西門而營直抵西山次日燕師未至眞
定二十里擒其樵採問之言炳文惟備西北

其東無備王乃率騎數千繞出城西擊破二
營時耿炳文出送使客及覺奔回急趨橋燕
軍斫斷橋索橋不得趨耿炳文幾被擒有一
人登城大罵相拒二百餘步　燕王引滿弓
以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耿炳文乃率左
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都督寧忠
及左軍都督顧成出城與燕將張玉朱能譚
淵等交戰　燕王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循
城夾擊橫衝其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等

門門塞不得進跆藉死者甚衆李堅為北軍騎士薛祿引槊刺堅墜馬被擒甯忠等亦皆被執斬首三萬餘級屍填滿城壕溺死滹沱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匹北兵攻圍真定城二日不下乃進薛祿以擒李堅功超授護衛指揮僉事還師北平顧成降燕以上出革除備遺錄又以靖難錄改定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
太祖取滁積功為明威將軍總督其後克采石取金陵日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

誠戰宜興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衆明年取廣德長沙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為總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戰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元授鎮國上將軍兼右率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兵於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鏹五萬錠鈔二千錠伴造鳳陽葺其先塋而追爵君用為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制總兵聲討至二十七年始克之三十年蜀中盜起命為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鎮守遼東至是靖難兵起命炳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二十萬援真定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敗覆後

諸將多紈綺子弟失律僨事以至於亡 開國功臣錄謂炳文戰没於陣死時年六十五出秘史 都督徐真及靖難兵戰於大王莊敗績 增置北平府昌平縣豐儲倉大使一員
革吳江縣松陵驛 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置左右侍郎凡僉押當以勘合為正 應天府十三布政司鄉試方孝孺主應天府試命題可以託六尺之孤得吳諸生劉政卷異之曰此他日可託孤寄命者以為首舉登錄

者二百十四人

九月

華兗州府東平州金線閘口巡檢司改平陰縣滑口鎮巡檢司爲潘家口堆巡檢司

乙亥革廣寧中屯等衛於廣寧中衛

丙子華池州府東流縣吉陽鎮巡檢司　增置肇慶府陽江縣丞簿各一人

壬午改鎮江府丹徒縣京口驛直隸南京

癸亥改保寧府江油縣西平馬驛爲武平馬驛

己丑改鞏昌府會寧縣青家驛巡檢司爲古城巡檢司　徵謫戍官伏顒等入京復爲指揮僉事等官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奏爲機密事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玆

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恭嘗即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

太祖之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軼也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爲天子而使厥弟厥子遭殘戮是則其心爲何如哉臣每念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堅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削弱之權衡疑之太重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

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矧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危事而用凶器其可淹久而不易決乎經營

幾許而軍需猶自告乏糧餉猶自不給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迫追於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與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人由此而觀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疎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察此愚臣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臣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齊王

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衆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使之撥亂反正以厚親親之恩如是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出秘史

遣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　帝聞耿炳文敗績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之常無足爲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

上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是失遂命爲代帝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復賜之斧鉞俾專生殺不用命者戮之出革除遺錄

尚書陳廸齊泰等上書論景隆奸邪不忠不可使任兵權萬一挫辱國威侮將安及都御史練子寧有敢言直諫之風俟景隆辭朝卽於朝班內執其首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子寧稽首

請先伏誅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上怒罷朝

景隆師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以德各上書論大計凡千餘言皆指斥用事者罪過書上群臣及兩日所論用事者怒盛氣以詬二人因而挫折之兩人屹不爲動子寧奮激曰國事至此尚不容直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用事愧而止出秘史

遼人高巍上書論時政借漢爲喻以七國比諸藩欲上勿行晁錯削奪之策而

劾主父偃推恩之謀命晉秦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兖吳楚湘潭齊兖吳楚湘潭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篤遼谷代慶肅等府比而分王之少其力小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　帝嘉納之遂以巍然贊李景隆軍務巍復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理義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書再上不報（出靖難錄）燕王又上書於朝曰臣聞至明者無遠而不照至誠者無遠而不格陛下嗣承

大統為臣民主蓋天下仰望如日月之明也臣叨奉宗藩比者見惡權奸橫加大惡將魚肉其一家臣之無辜天地鬼神共所照鑑前竭肝腑上書自陳蓋出於危迫急切之誠可謂至矣今歷三月未沐垂察而疊發大兵討罪不已是臣雖有至誠不能上格陛下雖有至明不照幽遠矣竊聞朝廷謂臣有不軌之事八是必欲置臣父子一家於死地不宥死雖不難但無罪而被極惡之名以死此為難耳凡人寃苦則呼天臣具八事之說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三護衛官有踰數額者今臣三護衛指揮不及二十員比職掌內員額尚不足鎮撫百戶於常額亦缺千戶不過五十員比額雖多者三五員然皆

皇考太祖臨御時朝廷除授者非臣所敢自置蓋祖訓職制條有云王府指揮司官并屬官隨軍多少設置不拘數目當時各王府皆然非

皇考獨厚臣此姦臣之枉臣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此事亦在

皇考臨御之時有之蓋祖訓兵衛條有云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非臣敢擅為也然自

皇考賓天後臣居喪且病足跡未嘗出外庭而護衛軍士兵部累數調遣備邊存者僅半而教練久廢北平官吏軍民咸所目覩此奸臣

之枉臣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
自陛下嗣位以來臣未嘗言兵事亦未嘗選
用一官但在
皇考時曾具奏於北平城中散衛選用三五員
人亦不曾於外衛選用盖祖訓職制條有云
凡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
選用開具各人姓實蹟王親署奏本不由各
衙門差人直詣御前聞奏須降 誥勑當時
王府通例如此非獨臣也兵部具有文檢可

驗此奸臣之枉臣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
卒盖臣府中有韃軍百餘人悉是洪武中歸
附朝廷處於北平
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以備禦虜防邊之用
當時賜勑在內府必有勑底可稽其百餘人
今死者已四之一其頭亦已赴京別用實非
臣私養此奸臣之枉臣也其五謂臣招集各
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尤是
無根駕虛之說果如有之必知是何姓名出

何郡縣指實罪之誰敢不服今無指實之人
但自以空言天地鬼神其可欺哉此奸臣之
枉臣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
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以爲關防朝廷盖祖
訓兵衛條有云凡王府侍衛指揮三員千戶
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七十二名守禦
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值宿衛其官軍皆
三護衛均撥自臣之國以來二十餘年欽遵
此制非始於陛下嗣位之日而陛下臨御以

來兵部數調護衛官軍防邊宿衛多不及舊
數此奸臣之枉臣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過
於各府此盖
皇考所賜自臣之國以來二十餘年並不曾一
毫增益其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祖訓營繕條
明言燕因元之舊有非臣敢僭越此奸臣之
枉臣也其八謂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
官此是臣失於教訓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
不軌之迹寃濫之過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

臣之枉臣也大抵八事皆是釀虛飾詐加以
大惡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奸臣肆無忌憚
假天子之威權行之與趙高指鹿為馬者何
異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慈孝高皇后於屬最親也奸臣猶
得誣以極惡則疎遠之小臣天下之細民彼
若惡之欲置死地可望雪理可望全活邪臣
竊計奸臣設心非止於殺臣也其不奪天下
之大權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益令諸

王之中臣序為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之
矣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齊晉諸國不難矣
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聲諸人身手足皆
去孤身其能全活乎伏望陛下廓日月之至
明鑒臣之愚而思宗社之大計斷然去此奸
慝斯國家宗社之幸天下生靈之幸非獨臣
之幸也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謹書
奏聞出秘　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瓛楊文
帥遼東兵圍永平不克　李景隆帥師次於

德州山東參政鐵鉉調兵食收集耿炳文敗
亡將卒合五十萬進營河間　燕王聞之語
諸將曰李九江紈袴之子寡謀而矜驕色厲
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陳而
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知人
善任使英雄可用不過能將百萬九江何等
人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必矣復召報
者問景隆軍中事嘆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
蹈之為將政令不脩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

生離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兵裘褐不足披
冒風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
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
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
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諠譁金鼓無節好諛
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其何能
為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
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
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

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
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秖以示弱
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
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
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
是我一舉而解永平且擒九江也遂行諭世
子嚴爲守備勿輕出戰（出革除備遺錄）時 燕王議
援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李九江方圖
深入天寒水冰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能拒賊

舍此不守使彼肆志將受困於堅城之下此
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旣而吳高聞 燕
王將至引師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
級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啓曰大寧必道松
亭關今劉貞陳亨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
險塞猝恐難入遲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
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
大寧萬全之計也王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
不數日可達大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

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
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卽潰北平
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
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
拉朽耳第從予行毋憂也 鎭守大寧都督
劉貞執都指揮卜萬下獄大寧之爲鎭也居
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口外俯視北平之背
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
雜故用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鑑四人統

之貞性巽懦不斷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師
通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 燕王忌之乃
設爲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奬萬而極詆毀
亨緘織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賞之而置
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
守者曰彼何爲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
賚卒詭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不敢望
賚守者如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
者終不平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

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萬力辯卒不能自明

燕師至劉家口路極險隘人馬單行可渡守關者百餘人諸將欲攻破關門而入王曰不可攻之則彼棄關走報大寧得以爲計乃命鄭亨領勁卒數百卷旆登山斷其歸路從後攻破之師遂渡關　壬寅抵大寧城中不虞大軍驟至倉卒閉門拒守王引數騎循繞其城適至西南隅城忽崩王麾勇士先登衆蟻附而上遣陳亨家奴升城中將士家屬報亨

劉眞等引軍來援軍士問其家屬無恙皆解體出奉天靖難錄　燕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戰死卜萬亦爲北兵所殺松亭師潰都督陳亨及指揮房寛指揮徐理陳文景福千戶朱榮等悉降惟劉貞單騎負勑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先是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府拔遵化貞等退保松亭關至是爲燕王行間襲破大寧而向來十萬之衆遂不

復振貞之丞也朝廷疑其降籍貞家既歸家人乃得釋出革除遺錄　齊泰等慮遼王植寧王權通燕召二王還京遼王至寧王不至徙封遼王於荊州詔削大寧三護衛初

太祖諸子寧王善謀　燕王善戰洪武末　燕王嘗奉命巡邊與寧王相得甚歡　帝既立諸藩皆有異謀於是　燕王與寧王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大寧領朶顏等三衛多胡人獷悍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北地苦

寒日夜思歸　燕王知之至是朝廷以寧王與燕合謀削其三護衛　燕王喜曰此天賛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爲書告寧王以窮蹙求爲和解陽爲不知詔削護衛之事寧王得書大喜燕師兼程遂趨大寧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艸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出秘史　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

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為之一空靖難兵從此愈盛矣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携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是大寧棄與朵顏諸虜其行都司遷於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藩籬云出革除備遺錄　兀良哈古山戎也後為契丹及奚洪武初其衆數為蒙古抄掠不能安處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
太祖設三衛官以統之自寧前抵喜峯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

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皆逐水艸無恒部落以千計而朵顏最強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馬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竟叛去仍附蒙古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為外邊復修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為內邊　燕王靖難初兀良哈騎兵先韃靼來助遂棄大寧故地與之以內邊為界其俗喜偷善掠常入北漠盜馬三四人驅千百疋遇人㕦以酒若貨執而殺之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剉衄數十年不敢入性本貪[illegible]叛服無常若誠信撫之可不勞兵而戢也然遼東宣府大同聲援本相聯屬自大寧為彼所得遂爾隔涉可無慮哉出秘史雙槐歲抄　寧王既失大寧後燕王登極寧王欲建國南土奏乞巡視許之寧王出以飛旗諭有司治道燕王聞之大怒詔禁飛旗治有司罪寧王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弱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昌詔即布政司為府屋舍無所更武廟殿閣尚黑云寧王既得請遂放志神仙以善終　王即癯仙　出秘史

十月

五日革泗州行都司利濟驛　革合州衛河南驛　置雲南府昆明縣儒學　增置平陽府豐實庫大使一員　革國子監博士學正學錄增置助教一十七員　改贛州府南橋保巡檢司為安遠巡檢司　封李堅灤城侯
六日李景隆聞　燕王攻大寧引兵渡蘆溝橋攻北平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益力世

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斫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率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俟大軍同進城中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

之衆分隸各軍 出革除備遺錄　增置鶴慶府訓導二員　省順慶府蓬州儒學訓導三員營山縣儒學訓導二員　改貴州思州府平溪水馬驛爲平溪馬驛　革辰州府沅州便溪水驛改令水驛爲便溪馬驛晃州水馬驛爲晃州馬驛　省南陽府鎮平縣訓導二員

十一月丁卯朔

庚午師回至孤山詗知李景隆軍鄭村壩燕遊騎至白河歸言河水流澌兵不可渡又聞李景隆列陣於白河西是日大雪初霽　燕王默禱曰天若助我河冰只合是夜起營次報至曰河冰已合於是麾師畢渡 出奉天靖難錄

五日辛未李景隆及靖難兵大戰於鄭村壩先是景隆次德州徵兵諸路合五十餘萬聞燕王東出遂圍北平築九壘於九門又結九營於鄭村壩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令不敢輕動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

指者甚衆　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　燕王率精騎薛祿等逆擊之暉敗僅以身免乃率精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攻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平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

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睿算
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
適中耳向卿等所言乃萬全之策我所未用
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常法但後有
商畧無難於言出革除備遺錄
丁丑改四川鹽課提舉司爲黑白鹽井隸會
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
鹽井二監課司隸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四川寧番衛大鹽場鹽課司 革延安府

葭州稅課司 革池州貴池縣李陽河巡檢
司 改曲靖府南寧衛白水關馬驛隸霑益
州 改福建寧德崵材批驗鹽引所於北茭
批驗鹽引所 廢岷王楩爲庶人岷府典膳
李世英等棄市 遼王來朝時大寧既爲北
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吏遁去降燕遼王懼
遂渡海來朝 革平夷衛 李景隆復聚軍
於德州軍聲大振 徵謫戍武官赴德州操
備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軍赴德州聽操

以副都御史陳性善監景隆軍 詔翰林
院詞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
爲鑑戒 置萊州府慶豐庫大使一員 改
永州府祁陽縣江湘巡檢司爲和平巡檢司
革四川行都司來遠驛 革東昌府臨清
縣會同閘 革鎮江府甘露壩 以袁義爲
右府都督僉事義廬江人國初累立戰功授
楚雄府指揮使洪武庚午入朝
太祖憐其老命太醫爲染髮鬚 帝用舊將有

是命
九日 燕王還城休息士馬稱名上書奏爲
報父讐事臣諱稽首頓首百拜昧死言臣聞
天下至尊而大莫君與親也故臣之於君子
之於父母必當盡其禮而已耳盡其禮者蓋
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所以不敢忘者亦理之
當然也故臣之於君則止乎忠子之於父則
止乎孝如臣不忠於君子不孝於父者是忘
大本大恩也此豈人之類也歟若然則君親

之大本大恩爲臣子旣不可以不報則君親
之讐爲臣子者其可不與君親報乎禮父之讐
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我
太祖高皇帝臣之君也父也君父之讐其可不
報矣乎我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宣藩
屛諸王曰吾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來見者
我年老慮旦夕不能見父皇徙日尚如此父
皇病久焉得不來宣我諸子者不知父皇果
有病也亦不知用何藥而弗救以至於此大

故也父皇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卽歛不
知何爲如此之速也禮曰三日而歛候其復
生也今父皇不一日而歛禮乎自天子至於
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者焉有父死而不
得奔喪者也何故父皇賓天一月纔發詔令
親王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子與庶民
同也禮乎禮曰天子七月而葬今父皇七日
卽塟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臣以此禮不知
出於何典今見詔令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

皇塟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
矣父皇賓天塟禮未具卽將宮殿拆毀掘起
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如此也況陛
下卽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
云
太祖高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
布定了如今想着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
大房子與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

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毁了却要
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旨哉
言乎今陛下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卽將
祖業拆毀與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
欲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我父皇存日嘗與衆王曰我爲天子益造宮
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
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弗

用錢糧豈易爲爾故我今日蓋造宮殿極爲經久壯麗使後爲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軍苦民也今將祖業拆毀禮乎臣於父皇賓天便欲詰闕究問恐後外人不知者以爲臣有他心怨陛下也故不出一言吞聲忍氣而淚從腹中落也不意在朝左班文臣齊尚書黃
太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貪墨猾吏皆我
太祖皇帝誅不盡之餘黨又行結搆爲惡以陛下年少寬容每用巧言欺誑惑亂祖法豈不

知皇明祖訓御製序云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宗祖亦將享祐於無窮矣嗚呼其欽戒之哉齊尚書嘗奏凡
朝凢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届亦不親行
祭祀至於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禮及奏事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繫捶楚鍜煉令其誣王造反此何禮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一條凡王教練軍馬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其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軍旗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齊以壯臣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
春父皇
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勑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廻封疆險易造作軍器

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衆勑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翰林修譔練子寧許觀編修呉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辯真僞孫允炆親目之後發行
故勑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屛使其常歲操練兵馬造作軍器爲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

黄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兇
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泰等
不知有陛下也七月來詐傳聖旨使令惡少
都督宋忠指揮謝貴等來謀殺臣臣爲性命
不得已而動擒獲反賊宋忠謝貴等了當已
嘗具本奏聞拘留宋忠謝貴等在官欽候降
旨誅決到今不蒙示諭其奈齊尚書又行矯
詔令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駐營雄縣真
定來攻北平臣爲保性命不得已而又行動

兵殺敗逆賊耿炳文等所領軍馬擒獲駙馬
李堅都督潘忠寧忠顧成都指揮劉燧指揮
楊松等奸臣齊泰出榜令軍罵燕賊父子
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我父子是罵祖與叔父
爲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如此無禮
其罪當何如哉不意十月初六日又矯詔令
曹國公李景隆總兵令天下應有軍馬來攻
北平城欲殺臣臣不免親帥精兵盡行殺敗
李景隆等夜遁而去若如此齊尚書等必欲

殺我父皇子孫壞我父皇基業意在蕩盡無
餘將有以圖天下此等逆賊義不與之共戴
天不報此讐臣縱死亦不已也今臣昧死上
奏 皇上陛下憐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創業分
封諸子今陛下聽奸臣之言父皇賓天未及
期年將父皇諸子誅滅殆盡伏望陛下俯賜
仁慈留我
太祖皇帝一二親子以奉祖宗香火至幸陛下

累發軍馬攻北平必欲殺臣臣爲保性命將
十萬之衆俱是捨死忘生之士報我父皇
太祖皇帝平日恩養之厚保我父皇子孫盡力
効忠於今日諺云一人拚命千人莫當縱陛
下有數百萬之衆亦無如之何也伏望陛下
體 太上好生之德莫驅無罪之人死於白
刃之下其恩莫大焉復請陛下但是父皇宮
中曾侍病者宮人幷長隨內官又用藥醫官
營辦塋事及監拆宮殿等官奸臣齊尚書黄

太卿應有左班文職等官發來與臣質前究
問欽願　皇帝陛下奉承　皇祖之訓以安
聖心永爲社稷之主使天下人民各得其所
矣如陛下聽奸臣之言執而不發臣親帥精
兵三十萬直抵京城索取去也此等皆我父
皇之讐人臣必不與之共戴天臣若不與父
皇報得此讐是臣爲子不孝也爲子不孝是
忘大本大恩也豈人之類也
今將合行奸臣數目開列於後

一宮中侍病老宮人
一長隨内官
一太醫院官
一禮部官
一埊事官
一造孝陵駙馬等官
一奸臣齊尚書黄太卿左班文職
一監拆毁宮殿工部官内官
如上逆黨一一如數發來臣軍前究問的實

卽行差官賫押同具本奏伏取聖明裁决如
果不發奸臣齊泰等來臣必不已也兵拒京
赤地千里臣冐瀆天威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臣諱頓首稽首百拜昧死謹具奏聞元年十
一月初九日臣諱　初燕王書成以示左右
喜謂曰署臣於　燕王之上其義爾知之乎
皆對曰不知王曰余名與帝音同
皇考命名之意有在今以臣先之卽稱　燕王
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稱賀出建文編年　革除備遺錄

省瀕新巷壖官一人　以開封府睢陳歸德
三州直隷河南布政司　徵雲南兵入京以
備北征
十二月
遼東守將呉高削爵徙廣西爲燕所間也尋
命楊文守遼東
十一日丁未置濟南府長山縣白山遞運所
歷城縣龍山遞運所鄒平縣青陽遞運所青
州府安平縣浩河遞運所㳅河驛澋丘遞運

所渠丘驛益都縣青社金嶺鎮二遞運所昌樂新興遞運所新興驛　革烏撒軍民府在城六遞運所　增置營繕虞衡司主事各三人　革烏撒軍民衛班巡檢司

辛酉靖難兵攻廣昌克之

癸亥罷長蘆運司兩淮運司廣東運司福建運司各照磨所　改威武衛為濟南左衛　改淮南武崇河驛隸桃源縣　置重慶縣石柱宣撫司臨關巡檢司　遣都督瞿能將兵

北伐　革湖廣五開衛武陽千戶所　移蓋州等衛軍實廣寧左右前三所　營州右屯等衛官軍逃詣遼東詔編發給賞有差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於其家　改牧馬看山所四所隸孝陵衛　改興州左右二屯衛官軍於營州衛　衛官張倫等率二衛官軍逃還結盟報効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睦皆降燕　靖難兵趨大同時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　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敝其衆兵法所謂佚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大同必然告急督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方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善遂率師出紫荊關攻廣昌克之靈州降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

隆之將命北伐也黃子澄實薦之故景隆之敗子澄等匿不以聞　帝一日問子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俟來春更舉景隆復以拒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醞賜之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全家在伍者分房發歸天下衛所軍士死亡外存籍一人者放為民　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茹瑺復為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是時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署左府事孝陵衛指揮使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駙馬都尉耿璿掌後府事駙馬都尉尹淸　罷齊泰黃子澄竄京師以　燕王表列二人之罪也外雖罷退實叅贊治兵如故　遷肅王楧於蘭州王初封甘州僻在河西羌虜時爲擾害王乞內徙遂移度金城關置府蘭州東北仍以甘州護衛官軍從之　選募謀勇以中

斗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以沅州人周拱元爲所鎮撫　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之三　以禮科給事中鐵鉉爲山東叅政遣艾端起在閒　越嶲侯俞通淵授豹韜指揮使領兵北征　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謫戍廣東　右府都督僉事袁義卒　燕王移檄天下　燕王令旨爲報父讐事諭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父皇

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華夷一統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誕敷聖澤廣被萬邦彌縫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雍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父皇可謂道通邃古德齊前聖雖漢開國之君豈能企及哉然而四海旣平天下底定以長子爲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裂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爲萬代子孫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相繼而卒我父皇慈

念　皇太子蚤逝遂立其次子爲　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父皇賓天　皇太孫卽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百拜萬死言何因則欽遵父皇明命不敢爲一毫之非禮臣子之情至矣盡矣然而　帝年幼冲卽位以來任用奸邪小人貪墨滑吏爲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曰以甘言巧詐蔽君之聰明使君湎酗酒色不遵喪制不孝於祖不親

政事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殘害骨
肉於是穢德怒於天地京城地震十日山崩
水溢天火災其土庫二月霹靂大風雨發屋
拔木蝗虫遍生於隴畝占書曰地震者地德
至靜欲其常安不敢動搖若主弱臣強地必
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爲不寧而變怪生焉陽
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今
災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伐不
以理上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

也山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
故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
其王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
厥妖火燒宮室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
小人在位賢人出走君用讒言殺正人也蝗
虫遍生隴畝者佞臣輔君以貪苛之政邪臣
在位則虫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
食苗節佞臣在位則食苗心任用奸邪則食
苗根也吁天之警戒如此此皆齊尚書黄太

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恣行不道苦軍害民
惟以誅滅親王爲心以致災異如此先是父
皇有病有符勅宣我第四子來奸臣齊尚書
匿其使命使我父子不得相見至於父皇疾
革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佞臣齊尚書陰
謀用心如此所以父皇有病焉肯令我諸子
知之至於升遐亦不即報我諸子奔喪至今
痛父皇得何疾用何藥而弗救至於大故閏
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禮三日而斂

𦵏其復生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停棺不於
中殿七日即塟古禮天子七月而塟何爲如
此之速也余以此禮不知出於何典今見詔
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父皇
太祖皇帝塟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已其可
痛也已何故父皇賓天一月方發詔令親王
及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與庶民同也禮
乎非禮乎況父皇賓天塟禮未具即毀拆宮
殿掘地五尺不知父皇得何罪而至於如此

也況　帝即位之初嘗諭普天下文武百官
其中有云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
定了如今想著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
大房子與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事上
不用心不守法度便是將房子拆毀了却要
在房子裡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理肯
哉言乎今上位聽信奸臣齊尚書等之言即

將祖業拆毀與詔旨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
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我
父皇存日嘗謂我燕王曰我爲天子蓋造宮
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觀瞻知
中國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則勞民苦軍費
用錢糧豈易爲爾故我今日葢此宮殿極爲
堅久壯麗使爲帝者饗用不須再造勞民苦
軍也今將祖業拆毀禮乎及齊尚書嘗奏凡

朝凡筵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届亦不親行
祭祀至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禮及奏事
將百戶林玉鄧庸等拿下囚縶箠楚鍛鍊令
其誣王造反此何理也齊尚書又誣親王擅
自操練軍馬造軍器必有他圖齊尚書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內一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
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或臨事有警或王有
閒暇則遍數不拘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
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

酌隨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
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於洪武二十五年春
父皇
太祖高皇帝特詔諸王赴京賜勑內一件云常
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廻封疆險易造作軍器
務要精堅堪用庶使奸邪難以口舌惑聽勑
後書曰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
後午時分朕於奉天門命翰林修撰練子寧
許觀編修吳信三員執筆聽命朕口占以成

以示後人以辯真僞孫允炆親目之發行故
勑臣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
馬造作軍器欲爲防邊禦寇以保社稷使帝
業萬世固也豈有他心哉其奈奸臣齊尚書
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法恣行奸宄
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齊尚書
不知有 皇帝在上也然而 帝被奸臣所
惑溺甚故我父皇骨肉未冷墳土未乾後母

謚妻之且以流言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
將周王次妃選其色者亦盡妻之未旋踵而
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士湘王無罪聽
讒臣之言賜其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
之言降爲庶人拘囚在獄護衛侍從人等盡
皆撥散及乎岷王又聽讒臣左班文武齊尚
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王之左右使其誣告
岷王降爲庶人流於漳州煙瘴地面余想齊
尚書黃太卿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虐我父

皇之子孫報其私讐快其心志嗚呼被人之
毒甚於狼虎我父皇能有幾多子孫受彼之
害能消幾日盡痛心疾首豈勝言哉不意奸
臣齊尚書等又使令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
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有本府長史葛誠用
心設計來謀殺我於六月將軍馬圍住外墻
栅木截我端禮四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之卒
外城各軍士披甲執杖鑼鼓吽呼聲震城野
使人在城坐食惶懼不安我亦可耐之至七

月初旬來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
有都指揮張信來透消息爲保性命不得已
於未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
六日都督宋忠等領軍馬八千步軍一萬二
千調山西萬安懷安宣府前衛軍馬一萬前
往懷來下營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余故
不免親帥精騎八千直抵懷來與忠軍交戰
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匹生擒到逆
賊宋忠都指揮孫太俞愼等盡行殺死餘衆

悉降八月奸臣齊尚書等又矯詔使長興侯
耿炳文等領軍馬三十萬前來營縣眞定期
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不克又行親帥軍馬
往彼迎敵於當月十六日破雄縣斬首九千
餘級獲馬三千匹生擒到都督潘忠指揮楊
松二十五日大破眞定將逆賊長興侯耿炳
文所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馬
二萬五千餘匹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
右副大將軍寧忠右都督顧成何　都指揮
劉遂衆降咸宥歸於原衛江陰侯吳高都督
耿瓛楊文將遼東軍馬來圍永平我親騎士
一萬九千倍道兼行直抵永平吳高等聞風
夜遁逃奔以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都指揮房寬領軍馬出城
來降所有逆賊朱鑑卜萬凌遲處死了當惟
都督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任松亭關不肯
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營生擒
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奸臣齊

尚書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是罵祖與叔
父爲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如此
無理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尚書黃太卿
等左班文職又行矯詔使令曹國公李景隆
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餘萬於十月初六
日來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殺我謂天下官
軍何不念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二親王以奉祖宗
香火豈不幸哉故我仰賴祖宗積德之深於
是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所領天下軍
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萬九千餘級餘衆降
者咸宥歸於原衛景隆等夜遁西而去然余
之用兵所向克捷此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
故天地祖宗神明憐而祐我也若不如是縱
用兵如孫吳亦無能爲也余想奸臣齊尚書
等必欲害壞我父皇子孫基業蕩盡無餘將
以圖天下也何如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父
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所知者且如靖江王

守謙其祖爲惡至於守謙累惡不悛降爲庶
人我父皇思念祖宗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
復立其長子爲靖江王諸子皆爲鎮國將軍
享有爵祿與朝廷同其久遠也周齊湘代岷
五王皆父皇親子縱有惡亦當寬恕何况無
爲惡之實迹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凡風憲
官以王小過奏聞離間親戚者斬風聞王有
大故亦無實迹可驗輙以上聞者其罪亦同
奸臣齊尚書左班文職等官不遵祖訓助君

爲惡而遂至於如此使我叔王日夜憂愁飲
食睡夢不遑寧處况余自父皇賓天以來抱
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苫次遵其親法毋敢少
犯惟日守分而已奈其誅滅五王又來殺我
顧余雖匪才乃父皇
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皇太
子親弟忝居衆王之長禮曰父之讐不共戴
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黄太卿
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不報得此讐縱死亦
不已矣故用欽遵　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
躬行率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
獻俘於祖宗神明介受非常之刑上以正其
君下以安其民與軍使我父皇基業以永萬
世豈不幸哉嗚呼皇天后土常以大中至正
而爲心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爲念故
用諭示普天下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
吏軍民人等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邪大
逆不道我父皇之讐爲子者其可不報乎故

諭　以上出秘史

燕王語左右曰遼東雖遠隔山海常擾永平
吳高雖怯其行事差密楊文麤而無謀我一
計去吳高則楊文無足虞矣用兵之道伐謀
爲上此計得行則坐制一方無復東顧之憂
矣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其與楊文書達於
吳高甚毀辱之與吳高書達於楊文極稱其
美於是二人皆以聞已而　帝果疑吳高削
其爵左遷於廣西楊文獨守遼東由是人心

疑貳進退兩端不敢數出矣出奉天靖難錄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三

建文朝野彙編卷四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建文二年庚辰

正月丙寅朔

朔日天下司寺郡縣來朝免賀　帝幸太學謁先聖先師禮畢御彝倫堂祭酒司業進講賜師生鈔幣有差　靖難兵圍蔚州指揮李誠謀叛伏誅數日守將王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不克先是誠出城哨探匿水溝中為遊騎所獲誠素勇號冲天李　燕王釋之誠願獻城自効遂遣歸城城中人不從執誠下獄死　燕王乃悉衆登舊臺各具布囊以雪土實其中積高與城齊又以霹靂車飛石震裂其城守將王忠李遠等以城降由是全晉守臣望風歸附矣　省韶州府翁源縣以其地并桂山巖巡檢司入於英德縣　置應天府知候所於後湖掌冊人數設大使副使各一人　革平越衛稅課司　革平樂府昭平

遞運所　增應天府通判一員　董倫薦𬱓
縉召爲文淵閣待詔　湖廣左叅議楊砥上
書請罷兵大畧言帝堯之法始於親睦九族
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
根本廢矣詔褫其職安置遼東　燕王命降
將蔚州指揮王忠李遠進攻大同急景隆引
兵出紫荊關援之　燕王率師由居庸關而
回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死者什二三
委棄鎧杖於道不可勝討　李景隆遣人賫

書至燕請息兵而書詞驕蹇不遜　燕王以
示諸將諸將大怒王曰景隆亦何足怒也乃
賜書答之曰覽書知無恙甚善但書詞何其
虛誕驕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
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余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
有天地宗廟神明照鑒之下有羣臣一國軍
民共見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
日之事爲權奸之勢所脅雖天子尚在其掌
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
眩惑之自天子以下惟其言之聽生殺予奪
惟其所惡欲余素不能諂事權奸故今日必
欲見害雖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
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
心彼固不能迫而昬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
心亦爲所昬乎何其虛誕驕飾而無誠矜高
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余罪凡八皆余遵

承祖訓而行於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
二子高煦擅笞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
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心乎其一謂余招納
亡人術士此尤是萍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輙加極惡大罪
勢壓威迫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切如此
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於誰明

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欣願而凡事有
本有末爲之必自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
禍之本也必自去其權奸始權奸去則朝廷
清明則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弭矣汝
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
之富强傲自矜大以爲泰山壓鷄子之勢此
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
矣哉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
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行師必以忠爲

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
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强弱也
况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祖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宗室之無辜
者所在有之故臨陣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
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效力翕然同
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
則汝所侈然以自矜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
蓋因汝誇詐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辯但當推
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惟奸臣
齊泰黃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紀綱政令一
出於天子朝廷肅淸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卽歸守藩封永祗臣職非敢萌分毫
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奸臣不去
禍本而惟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
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惟在如
此前嘗兩奏書於朝數訴中悃悉不賜答此
必奸臣慮非已利邀絶蔽匿今備錄往汝觀

之如汝不惑於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宗社之大計以及余至親之誼則
以啓聞於朝廷達余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
汝惟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卽無益之書繼今
宜絶遂以兵刃見加余亦不得而辭避矣其
亮之其亮之

二月

二日改漢陽府爲州更置官屬革僧綱道紀
司稅課司及漢陽縣儒學蔡店新灘二稅課

司桑臺湖馬影湖二河泊所百人磯巡檢司
其蔡店鎮巡檢司仍隸本州
壬寅詔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太
常寺右少卿高遜志等考試天下貢士知貢
舉禮部尚書陳廸右侍中黄觀同考試右拾
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
秉彞監試御史俞士吉王度皆一時之選得
吉水王艮常熟黄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
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武進胡

濴太康顧佐皆知名士一時稱得人焉壬午
後董倫去位高遜志遁莫考其終陳廸黄
觀葉惠仲王度王艮陳繼之黄鉞死難餘多
歸附云　降南雄府爲州省保昌縣以所屬
紅梅平田百順三巡檢司隸於州　增置會
州衛馬剌畢直金縣三長官司吏目
癸卯置滁州關山巡檢司
甲辰革贛州府長洛巡檢司　革南安府康
縣潭口巡檢司　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

洪武間以戶部監守錢糧所兩省二郡所出
甲於天下故勅禁不得除授至是始開　考
試官董倫等賜宴於禮部　陞都給事中秩
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　革廬州道紀司
無爲六安二州道正司巢縣道會司　改五
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爲兵馬
副指揮爲副兵馬　革行人司改行人於鴻
臚寺　改大理寺左右司正爲都評寺副左
右司各設評事六員

甲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
一設監察御史二十八員司獄一員革照磨
檢校　詔曰頃以斷獄繁易御史臺號都察
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
簡其都察院承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
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
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以劉儁爲
兵部侍中　革常德府九潭湘河泊所　韃
靼可汗坤帖木兒死剌王猛哥帖木兒欸北

平　改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爲左拾遺　以黃觀爲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以上出秘史）　保定知府雒僉降燕

韃靼國公趙脫列干司徒劉哈剌帖木兒等自沙漠率衆至北平助　燕王大加賞賚繼而謀報胡冦將侵邉王以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曉以禍福（出異域諏咨録）

三月

丙寅朔日有食之　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八人於奉天殿制曰諸生蓋聞致治之主論治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爲準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諸身發於政事施澤於民者其後先始終亦可得而言與夫由親以及踈篤近而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臣則有共鯀之凶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歟抑爲惡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歟朕紹承大統每思古聖帝明王之治何稽何爲而可使家給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行何善政而可使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歟圖治莫切於用賢而患賢才之難致化民莫先於敎學而患禮樂之難興果何由而可使野無遺賢而民皆樂於爲善歟茲欲使海内皥皥熙熙如唐虞三代時致之必有其道施爲必有其序諸生習於聖賢之説久矣其具著於篇朕將親覽焉賜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

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爲翰林修撰初靖名廣對策指斥親藩帝喜擢爲第一且詔曰北邉方與韃靼爲亂胡豈可廣乎即日賜名靖是科廷試策惟王艮最優以貌不揚易置第二餘皆迎附　燕王爲永樂時名臣而死難者惟艮（出秘史）　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詔大臣與宴又賜監察御史衣人一襲　以都察院在太平門北不便朝參改於此　以備榜舉人選署教

諭訓導詔年十九以下願選者聽給俸三年
仍許會試有登第者論其徒得中省試就進
士合授官遞陞一級無則止從合受其下第
而有徒已中省試許以實授教訓九載考滿
黜陟其下第而徒皆不中省試仍署職減半
俸　武臣犯法被斥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
其故官　召湖廣漢陽知縣王叔英為翰林
修撰叔英台州黃巖人博學有節氣自少以
孝行稱知漢陽有惠政　革慶遠府忻城縣

以其地入東簡州　革臨江府新喻縣河泊
所　革青州府壽光縣稻田店二遞運所
革辰州府麻陽縣僧會司　革高州府廣盈
庫　革鳳陽府廣儲五倉　革沅州平溪巡
檢司　置黔陽巡檢司置松江府渠堰一處
置建寧府甌寧縣濟州巡檢司　遣鎮東
將軍總兵官督遼軍圍永平不克　以進士
黃鉞為戶科給事中（以上秘史）
四月丙申朔

李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眞定約
日合兵攻燕先是　帝遣中官賜景隆璽書
及斧鉞渡江忽大風雷雨驟至舟破盡沉諸
江至是復賜之景隆益尊恣紀律不嚴號令
煩數朝廷多策其必敗而　帝不悟　增置
蘇州府長吳等六縣主簿各一員
戊戌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丞簿典史各增
一員　改嘉定州峯門水驛隸眉州青神縣
革杭州府臨江縣稅課局襄陽府宜城縣

柳陰套河泊所
乙巳革漢中府沔縣柏林青林驛　革鞏昌
府階州峯帖山巡檢司
辛亥革安慶府懷寧縣長楓夾鎮巡檢司
改辰州沅縣水驛為元陽水馬驛　省保寧
府劍州儒學訓導三員昭化縣儒學訓導二
員
乙亥置西安府咸寧縣乾佑鐵冶所鞏昌府
寧遠縣鐵冶所　省馬湖東川芒部烏撒烏

蒙五府同知推官主簿各三員
丙子改武定軍民府和曲縣屬金沙江巡檢
司姜驛環州驛隸於元謀縣　時李景隆進
兵北伐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繼之時景隆
軍過河間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過保定
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　燕王聞之率諸將
進駐固安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
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愎而自
用胡觀驕縱不治兵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

夫其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
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右則左不應
前後不相聞徒多無益也況彼將帥不專而
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
壩之戰衆非不多甲兵非不堅利逐之即敗
而風行艸偃其摧敗披靡失氣喪膽至今魂
褫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
軍之勇不奮而敗迹形矣其甲兵雖多糧餉
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礪兵聽

吾指揮舉之如拾地芥又曰識衆寡之用者
勝吾之策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
是日燕軍渡王馬河駐營於蘇家橋其夜大
雨平地水深二尺王臥榻加交牀於榻坐以
待旦忽見兵刃有火光如毬擊燁燁上下金
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王喜曰此必勝之兆
也　燕王爲祝告於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
駐旗竿之首告畢向西方而去聖政記
巳未　燕王率衆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

騎邀擊　燕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
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
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
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收兵還營李景隆
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
時昏黑彼此莫辨燕軍見火龍發閃爍有光
即來擊乃藏火龍一窠蜂揣馬丹於地中人
馬遇之輒爛都督平安瞿能奮勇先登燕兵
迎戰鋒初交安挺矛率衆而前瞿能父子亦

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有內官狗兒者亦勇敢相當率千戶華聚等自北岸力戰王自率軍數萬夾擊時至夜深始各收兵燕王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革除備遺

庚申　燕王率衆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　李景隆率軍進戰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繼之時　燕王既收軍還營其夜秣馬待旦渡河索戰於是張玉

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房寬將右軍丘福爲先鋒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畢渡瞿能父子先與燕將房寬交戰平安帥大軍爲兩翼李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　燕王見房陣披靡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王先以七騎馳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久持宜就退王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如雨燕王所乘馬三被創而三易之所射矢三服

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馬每阻於堤幾爲瞿能所及斬其騎數人　燕王走登堤佯麾鞭若有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堤平安善使鎗刀所向無敵燕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陣忠兩指被砍未斷忠自斷而擲之裂裳裹瘡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與王合高煦接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前越

雋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兵赴之燕王見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於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通淵與聚等皆死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燕兵追至乘風縱火燔其營壘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無算景隆璽書斧鉞爲燕所獲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師追至雄縣月漾橋蹂躪殺溺死者復

數萬餘景隆單騎走德州魏國公徐輝祖帥軍爲殿獨全軍而還（出革除備遺錄）燕王八駿其二日赤兎戰於白溝河乘之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之蓋靖難時胡騎官軍最近左右故也（出雙槐歲抄）燕王白溝河大戰陣亡軍士積骸徧野　上念之命收其頭骨規成數珠分賜內官念佛冀其輪廻又有顱頭深大者則以盛淨水供佛名天靈盌皆胡僧之教也（出菽園雜記）按開國功臣錄三十二年七月有旨遣艾端起越雋侯俞通海授豹韜衛指揮使八月領軍北征三十三年四月死於白溝河之戰朝廷哀悼勅塟南門聚寶山號公墓傍賜神策老軍劉海等守之（出功臣錄）

壬戌　燕王遣人攻德州

癸亥置濟南府太安州新暉驛

甲子革撫州府臨川縣航埠稅課司永州府江華縣錦田巡檢司

五月

戊辰革德安府孝感縣道會所　督餉山東叅政鐵鉉叅督軍務高巍還守濟南先是李景隆南奔巍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巍及鉉酌酒同盟戮力固守濟南以須後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濟南募兵收集亡卒以守（出革除備遺錄）

庚午革南昌府原儲倉吉安府永新縣河泊所

辛未李景隆棄德州奔濟南

癸酉燕兵遂入德州時景隆聞北兵將至遂拔德州之衆宵遁往就鐵鉉　燕王命陳亨張信入德州籍士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哨騎轉掠濟陽濟南遣人告急（出秘史）

丁丑燕師追濟南

戊寅詔吏部凡官員報缺三日一赴吏部填註先是內外官缺每月一報類赴填註以憑臨選補調至是吏科請每三日一報註庶免遺漏從之　以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爲左都

督府都督同知　革部州府樂昌縣河泊所
己卯李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燕
兵以箭射書城中促急降濟陽生員高賢寧
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燕師攻濟
南攻之急鐵鉉高巍徐煇悉力防禦大挫燕
衆（以上從史）
辛巳燕兵堤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鉉曰
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使登陴人皆哭
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備出千人城外伏地請

降且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燕王大
喜時王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
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降
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
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
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鉉
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　燕王
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扳橋乃遣人請　燕
王入城撫諭　燕王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

入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陴者皆登城伏
堵比其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燕王馬首　燕王棄馬取從馬走伏兵發斷
橋橋不可動　燕王得過橋復合兵攻濟南
鐵鉉令守陴者罵燕燕軍大怒攻益急鐵鉉
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師（出鐵鉉傳）
庚辰改廉州府欽州靈山縣直隸本府
壬午革兩淮小海鹽場課司入於艸堰場鹽
課司革倉衛黑鹽井鹽課司一員　置建寧

府政和縣黄梅巡檢司　革慶遠府宜山縣
德勝馬驛河池縣安馬驛　徙廣州陽山縣
西岸巡檢司於河南爲巡陽巡檢司
甲申改長洲呉縣二稅課局爲蘇州府稅課
司長洲呉縣分司各設副使一人
丙戌革德安府雲夢縣儒學訓導二員
己丑革慶遠府忻城縣三寨鎮巡檢司　都
督僉事朱棠棄樂安城遁還京詔誅之　酉
守左衛指揮同知李申伏誅申子讓爲燕府

儀賓居守北平甚力申以故坐誅沒其産丁男典刑幼者收拏婦女入浣衣局異姓家屬俱發邊衛充軍　燕王攻濟南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屢敗而城中軍民日夜乘城詬罵於是燕兵更築長圍誓必拔內外不通自此相守百日燕兵卒無可奈何也（出鐵鉉傳）

六月

甲午革廣信府廣濟倉副使一人

戊戌置延平府南平縣武步驛

乙巳增置詹事府官少師少傅各一員賓客二員資德院設資德一員資善二員屬官贊讀贊講贊書著作郎各二員掌籍典簿各一員

丙午置各王府賓輔二員正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員從七品長史司長史一員正五品改左右長史從五品改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簿正爲審理典膳奉祠良醫典寶審理副典膳副奉祠副良醫副典寶副爲副審理副典膳副奉祠副良醫副典寶各郡賓友二員正四品教授一員正八品記室二員正九品直史司直史一員正六品左右直史各一員從六品首令吏目一員未入流典印典祠典禮各一員正九品引禮二員未入流典饌典藥各一員正九品儀仗司吏目一員未入流詔各王府賓輔伴讀伴講伴書

及賓友教授等官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用賓師之儀（出秘史）　召李景隆解兵還景隆還
朝　帝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之出師也每持觀望懷二心陛下不亟誅之何以謝
宗社勵將士副都御史練子寧亦憤激執景隆於朝班且哭且斥其罪頓首曰敗陛下大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執法不能除奸卒不聽
帝之仁柔無斷類如此（出秘史）　李景隆泗州盱眙縣人父文忠曹國長公主之子爲開國

元勳追謚岐陽武靖王洪武十九年四月景
隆襲封曹國公　上嘗書禮爾祖爾忠孝不
息八字以賜之使之讀書友儒生一時韋布
有名者若天台林右輩皆與交遊袁珙見景
隆相之謂曰公五行敦厚四法相朝姿相英
特望之如神但兩頰似桃花終不免孤貧落
寞耳宜自保之出野記
己酉省常德府沅江縣訓導二員　八百媳
婦國土官刁板面遣頭目罕入貢方物

乙卯革肇慶府開建縣僧會司
丙辰革太原府興縣孟家峪巡檢司　革袁
州府萍鄉縣河泊所
壬戌改陝西行都司儒學為寧夏等衛儒學
徵鳳陽府官軍赴大教場備操　遣監察
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　遣尚寶司丞李得
成使燕議罷兵　以儀賓督瑄褚富署指揮
僉事
七月

甲子朔革典牧所　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
旣而釋之　革濟南府歷城堰頭水驛
戊辰置開封府鈞州鐵冶所　革慶遠府忻
城縣羅目鎮巡檢司　改衛經歷秩正七品
辛未改建昌府新城縣飛鳶巡檢司為鎮安
巡檢司　革福建木蘭陂批驗鹽引所
己卯革沔縣以其地附褒城縣　鐵鉉守濟
南或獻計於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南來
畱守北平者類多老弱且營薊趙深初定人

心易搖郭布政輩皆書生大叅誠出奇兵由
深趙道廣平抵眞定諸將散亡者稍稍收合
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義起者大叅便
宜權署戎階號召之共圖北平北平破北師
惶駭內顧將散而歸徐沛間風氣悍激項羽
朱能皆徐產也大叅檄顏知縣鼓唱義勇合
南軍征進者俟彼歸晝夜躡之大叅館穀北
平休養士馬以逸待勞彼至迎擊使腹背受
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運餉盡於德州圍城

士卒疲於久戰南將多駑才無可恃不如固守濟南以牽彼師使江淮有備彼不能越歸道出濟上我邀擊之全勝計也遂不果用 秘史 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 燕王遣書諭漢王曰諜報平安領衆二十萬營於單家橋欲移營御河截我糧船又遣善水者五十渡河合勢以攻德州然德州尚餘糧數十萬但恐衆寡不敵我新附義勇軍挈家歸北者不絕於道慮

爲賊所邀我料彼新破膽氣索必不敢出然不可無備汝可將萬餘人初出營於章義門次日移營在盧溝橋西三日至良鄉若與大軍合勢使賊知之必生狐疑不敢輕進四五日間令其移軍復回賊必再覘我動靜往返之間已踰旬日則我糧船及新軍已過直沽以此兵法所謂我不欲戰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漢王如所言已已平安果不敢出 燕王攻濟南不下憤甚計無所出僧姚

廣孝謂曰師老矣於是撤圍退還北平鉉遂典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 高煦出軍良鄉安兵不敢進

庚辰置開封府西華縣河清驛

辛巳增欽天監五官監候一員

丁亥復置河南府新安縣鐵冶所吉安府吉水縣關山巡檢司

戊子革大同府䅶造局副使一員置山西河南雜造局各設大使一員

辛卯改濟南歷城縣堰頭巡檢司爲長嶺巡檢司隸章丘縣

壬辰革盧州府英山縣稅課局 遣遼東都督楊文圍永平不克 以徐實署兵部右侍郎事 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官品階秩倣周禮卿大夫士之制正一品爲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爲資政卿正九品則爲保義士從九品爲保義下士餘皆類此復命翰林詞臣參訂損益洪武禮制而頒行之又詔定中外官

制六部尚書增侍中正二品戶刑二部改爲
四司工部增照磨所兵部革典牧所戶部革
贓罰庫都察院改爲御史府減十三道爲左
右二院止二十八員翰林復學士承旨在學
士上改講讀學士爲文學博士改孔目爲典
籍又增設文淵閣待詔拾遺補闕增五軍斷
事五軍制錄倉革大理左右侍正侍副增本
寺首領官增太常寺典禮郎二員太祝一員
光祿寺少卿舊五品陞四品寺丞舊六品陞

五品增司圃所改司牲司爲孳生所太僕寺
丞舊六品陞五品增錄事及典廐典牧二署
滁陽等八牧監龍山等九十二群管鴻臚少
卿從五品陞正五品寺丞從六品陞正六品
革司儀司賓二署正陞鳴贊序班七品革行
人司正以行人隸鴻臚陞國子監丞爲堂上
官增選士院及應天府知候所陞各衛經歷
品級增四十四衛武學及錦衣衛帶官武學
敎授布政司陞正二品自使至參議俱陞一
級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

八月

封盛庸爲歷城侯　以鐵鉉爲山東布政使
帝以濟南完守賞鉉等却敵功命翰林陳
檢討賜銀幣吏部會主事頒　誥命封三代
尋陞鉉爲兵部尚書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
以濟南功陞賞有差 以上秘史　按革朝志又云
有功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陞賞有差時陣
亡陣傷者俱不獲賞貴等亦賞不酬勞軍中

怨望鮮鬭志矣

癸巳革徽州府新安驛

甲午革袁州府萍鄉縣盧溪稅課局

壬寅改衢州府上航埠頭驛爲上航水馬驛
改常山縣廣濟渡爲廣濟水馬驛　革西
安縣信安安山二驛　華蓋文華武英謹身
各殿增設待詔無定員增文淵閣典籍二員
革東閣大學士

甲辰革廣州府清遠縣橫石馬驛東莞縣城

西水驛
戊申遣都督陳暉帥兵援濟南
辛亥革金華府東陽縣玉山關巡檢司
九月
承天門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孝孺乃考周禮制改承天門爲皐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上之　帝從焉先是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人頭而入血色糢糊合宮索之無得夜宴張燈忽不見人

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去又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裂承天俱燬鄭賜所謂應天變者此也 出野記　以歷城侯盛庸爲總兵官佩平燕將軍印帥師北征兵部尚書鐵鉉監其軍命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屯滄州
辛未復建昌南豐縣太平巡檢司　置饒州府餘干縣康山巡檢司平陽府臨汾縣汾水巡檢司　革漳州府漳浦縣後葛巡檢司爲古雷巡檢司南靖縣古雷巡檢司爲小溪巡檢司
癸酉革郴州郴江驛鳳翔府東河橋驛漢中府畧陽縣峽口驛褒城縣關山清橋二驛南鄭縣黃沙驛鳳縣艸涼樓梁山紵安山四驛全州稅課局　革潮州府程鄉縣河泊所
丁丑置淮安府南鎖倉
癸未置杭州府錢塘縣諸橋巡檢司海寧縣長鎮巡檢司　革淮安分司　置東官場鹽

課司　革漢中府畧陽縣嘉陵　泉二驛
丙戌增設太常寺贊禮郎二員　赦流放官員錄用子孫洪武中以過誤逮及得罪者皆徵其子孫錄用之
丁亥革漢中府城固縣稅課局徙金川茶倉於漢中府
辛卯復置贛州府寧都縣寧都寨馬強寨二巡檢司 以上秘史
十月

壬辰朔改天地壇祠祭署爲郊壇祠祭署改山川壇祠祭署爲籍田署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出秘史

癸巳革郴州桂陽縣濠村巡檢司長樂山口巡檢司　增置興寧縣永戍巡檢司

丙申革慶遠府忻城縣來蘇鎮巡檢司

戊戌革郴州宜章縣稅課局德安府雲夢縣二稅課局荊州府長陽縣稅課局

己亥革刑部司獄一員

庚子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洪武中監生隨本監司務分勤謹平常才力不及奸懶等用引奏勤謹者仍歷俟歎官取用平常再歷才力不及送監讀書奸懶充吏

戊午革金華府蘭溪縣䌷塘稅課司出秘史

己未革杭州府昌化縣手窐巡檢司肇慶府陽春縣古良巡檢司　省兩當縣入徽州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　兵部右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省成都府綿威二州訓導各三員新繁雙流崇寧安井德陽綿竹羅江等十一縣重慶府黔江酆都武隆三縣順慶府蓬州及營山縣保寧府劍州及昭化廣元江油梓潼三縣敘州府筠連縣夔州府萬縣眉州丹稜彭山青神三縣蓬州及蓬溪鹽

亭射洪中江四縣嘉定州威遠縣雅州及營經名山蘆山三縣凡州省訓導三員縣省訓導二員并馬湖府訓導二員以上秘史　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出憲章錄　平安與燕兵戰藁山斬燕將陳亨時安及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相爲犄角以困北平出革除備遺錄　燕王以盛庸之北向也下令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問曰今客遼敵境而勤師遠征況遼地早寒

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　王乃屏左右密詰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爲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衆所聚定州修築已完城守初備滄州土城隤圮日久天寒地凍雪雨泥淖修之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徃征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

守備堅完難與爲力且機事貴密故未令衆知者慮洩也玉與能扣首稱善　燕王移師復廻通州循河而南衆咸疑曰今徃征東而回師南行何也　燕王紿之曰夜有白氣二道至東北指西南占書曰執本者勝今惟利南伐而不利於東征天象顯示不可違也徐凱等諜知燕兵征遼東果不爲備遣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修城燕師過直沽　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磚垜兒寵兒坡數程無水彼不爲備趨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慄倉皇無暇擐甲燕兵四面急攻　王麾壯士由城東北攀蹞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進及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衆三千餘人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送凱等還北

平（出革除備遺錄）

增設兖州府供備倉大使一員

革光祿寺各署丞二員設監事二員

十一月

壬戌定京官還家程期吏科給事中汪奏請依監生省親例徃來路程外許在家三月先是止一月

癸亥革常州府江陰縣黃田閘宜興縣張渚批驗茶引所

戊辰置平陽府隰州溫泉鎮巡檢司

壬申靖難兵掠景州次於臨清　盛庸駐師德州燕師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　燕王自率衆循河而南獨以數騎殿後盛庸出兵襲之　燕王回兵來擊千戶蘇瓛被擒於燕（出革除[illegible]遺録）　燕王駐軍臨清王語諸將曰盛庸聚衆於德州仰食御河糧運堅壁不敢出戰今若鈔其餽餉彼必乏食不得已而出必虛聲以爲躡我後其實欲向南就食爾覘其出師還歸擊之蔑不破矣

甲戌移軍館陶遣輕騎哨至大名盡得糧船取糧焚舟大軍自館陶渡河至冠縣過莘縣上東阿抵東平以誘我軍　改靖州會同縣鎭遠巡檢司爲江東巡檢司　革鳳翔府郿縣稅課局

乙亥革延平府南平縣大曆稅課司潮州府海陽縣園頭稅課司

丙子革安慶府宿松縣涇江口歸陵灘鎭二巡檢司　改大理府大和縣金沙巡檢司隸瀾滄衛北勝州　革四川筠連茶課司

丁丑置徽江府路南新興二州陽宗河川二縣儒學

戊寅改華州潼關倉隸河南都司潼衛

庚辰革鞏昌府兩當縣以其地并　花驛隸於徽州置兩當巡檢司

壬午改潮州府揭揚縣鮀浦巡檢司　置徐州永福倉設大使副使各一員

甲申革濟南堰頭遞運所

乙丑革鳳陽府定遠縣豐儲倉置臨淮縣花園倉設大使副使四川赭州歸附（出秘史）　山西都司淸遠衛戍卒羅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上　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令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可况萬

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出憲章錄）

十二月辛卯朔

置真定府定州永定倉

甲午燕師駐營汶上遊騎至濟南　王聞盛庸領軍離德州遣遊騎徃覘之

丁酉獲盛庸運糧百戶二人詢知盛庸營東昌其先鋒孫霖以軍五千營滑口　王命都指揮朱榮劉江內官狗兒率精騎三千餘襲

破營殺數千人獲馬三千匹生擒都指揮唐禮等四人孫霖等僅以身免（出奉天靖難記）　置播州長官司長官儒學

庚子增應天府訓導二員

甲辰革永寧宣撫司赤水河貴州宣慰司畢節二遞運所

己酉革鳳陽府稅課司改廣濟關稅課分司爲府稅課司

辛亥復置御史府　革建寧府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河泊所及建陽縣后山河泊所

壬午改封丘縣中灣巡檢司爲武陽縣東趙巡檢司　革牧馬所吏目屬太僕寺典廄署

先是三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所鎮撫王化奏養馬牧糧艸多請置倉　以陝西叅政劉季篪爲刑部左侍郎以鄒瑾爲大理寺右寺丞

革延安府將樂龍溪順昌沙丘四縣河泊所及南平縣西芹河泊所　以各衛壯士授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軍前聽用　大理卿

馬京坐事謫肅政按察司副使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方孝孺薦舉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修集數千載事爲一書考治亂昭鑒戒也　國子監助教王紳卒　燕兵攻東昌盛庸鐵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張玉時庸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衆簡閱精銳背城而陣燕擊其左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具列火器藥弩以待　燕王謂諸將曰此易與耳彼旣乏糧而出東昌素無

積蓄其何所恃乎燕師自恃屢勝見庸纔往卽鼓譟而前盡爲火器所傷俄而平安兵亦至與庸軍合於是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於陣騎兵往往有棄甲而降者庸軍厚集圍　燕王數重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而西南我兵漸薄　王易衣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北庸趨師追之復擊殺者無算聲震北平先是　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

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戰莫敢加刃　王尤精騎射追者每爲所殺至此兵敗北　王猶以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近燕師退駐館陶庸飛檄眞定滄州德州諸將水陸犄角邀燕師歸路出革除遺錄　燕兵東昌之敗後姚廣孝曰臣前日嘗言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正昌字也自此全勝矣出史彙　燕王令僧修佛會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自爲文祭之涕零如雨自褫所服袍焚之以示亡者曰聊見　王慣恚謂朱能曰殿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出革除錄　敘北伐功榜於德州陞賞有差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四

建文朝野彙編卷五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建文三年

正月

辛酉朔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　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　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

月　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冬十二月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頒賞四夷朝使　燕軍囘至威縣過真定守將吳傑平安以馬步二萬來邀　王以精騎數千沿途按伏率十餘騎過陣誘曰我常獲爾衆即釋之我數騎暫容過無相阨也真定軍曰放爾是縱蝎衆即來追　王且鬪且却引入伏内圍盡殪之

乙丑燕軍至深州真定守將復以馬步三萬邀之以騎兵十餘遥阨歸路　王率精騎百餘薄陣陣勢動我軍逐奔潰皆望真定走燕騎兵要之生擒監軍内使長壽并指揮千百戶數十人馬三千餘匹出奉天靖難錄

戊辰燕兵據蠡縣時我師號三十萬將議進攻北將朱能王真掩擊之不戰而潰

庚午華廣西太平府乃積倉廣南府花架縣改建寧府松溪縣東關巡司爲遂應巡司

歷城侯盛庸遣人來獻東昌之捷褒賞將士

詔諭天下　宴群臣於奉天殿大祀慶成也是日群臣大歡會賦詩紀成頌示天下時帝祀天地於南郊還宮群臣畢賀有此宴

燕師破武邑棗強諸軍燕師掩擊不備諸軍遂潰深州丘縣威縣諸寨兵皆沒

丙子　燕王還北平恥東昌之敗下令召募勇敢之士姚廣孝與朱能力勸　王兵衣前進

丁丑享太廟告捷

戊寅革瓊州府陵水縣牛嶺巡檢司改感恩縣延德巡檢司爲感恩巡檢司

二月

乙巳燕兵復南出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梟張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其制師遂南出諭諸將曰爾等懷忠奮勇戮力同心臨陣斬敵百戰百勝比者繞戰卽退棄前屢勝之功深爲可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南軍怯

懦見敵卽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刀鋸在前而不畏鼎鑊在後而不慴臨陣舍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此近事爲喻不必遠鑑於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違紀律者必殺無赦恪遵余言（出奉天靖難記）

己酉燕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王曰野戰則易於成功攻城則難於收效況盛庸駐兵德州平安吳傑頓眞定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兵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眞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則必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出則先擊其東敗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曰二百里不爲遠我軍界兩賊間彼合勢並進我腹背受敵奈何　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負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

觀我破之　王所御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冰雪狀凝爲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

庚戌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

辛亥革武昌府江夏縣寨湖河泊所

壬子省平樂府富川縣學訓導二人

癸丑革廣西太平府左江驛

甲寅革贛州府信豐縣稅課局平涼州崇信

縣稅課局
乙卯革廬州府道紀司及無爲安六安道正司巢縣道會司　加禮部尚書陳廸太子少保兼支二俸廸辭不受　以盧迥爲戶部侍郎　大理左右少卿汪善聞良輔坐事謫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未幾以鎮江知府薛巖補闕胡閏爲左右少卿
三月庚申朔
戊寅盛庸進兵營於夾河平安駐師單家橋燕兵從陳家渡過河逆之相去四十里　燕王語諸將曰敵每列陣精銳在前羸弱在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餘自震慴中軍嘗去敵五六里列陣嚴整以待之我以精騎先破其陣繞其背而擊之如掩扉之勢推之使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奔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賊衆必敗愼勿逆擊彼不得前奔必致死於我矣爾等宜切記我言　飭諭諸將再三猶恐

未解復抽箭畫地指授諸將復恐審識未精令中使別爲隊逐一敎之申令約束至爲詳備　出奉天靖難錄
辛巳　燕王率衆至夾河盛庸結陣甚堅　燕王掠庸陣傍火車火銃強弩戰盾固匝不能動　燕王退庸出千騎追襲　燕王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盛陣陣堅不動燕率攻左掖騎兵搗中堅庸始麾諸將及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與其部下指揮董眞保等　燕王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將朱能張輔等從　燕王合戰庸軍擁盾層疊自蔽燕軍攻之不能入　王預作木鎖長六七尺許橫貫鐵釘於其端釘末逆鉤令向前擲之速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相連牽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以攻之遂棄盾走倉卒發火器俱不能著人反燒其陣遂卻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皂旗張等皆陷戰沒是夕戰酣迫暮各斂兵入營　燕王以十餘騎逼庸陣野宿明日引馬鳴角

穿營而去以 上有詔旨無使我負殺叔父名故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 燕王旣還營復嚴陣約戰出革除備遺錄

壬午 燕王謂諸將曰昨日譚淵因敵走迎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兵法曰窮寇勿追故我先戒軍中令整兵以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蓋彼雖少挫其鋒尚銳汝必欲絕其後則又安得不死鬪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譚淵不聽我言以致喪身汝曹宜愼之時燕王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中大亂 燕王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釦罷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飮至是盡爲燕軍所獲出奉靖難難錄

癸未眞定諸將帥師駐單家橋

甲申 燕王率兵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燕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與庸合勢比出眞定聞庸敗又聞燕散遣徒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燕以上秘史

乙酉革兗州府魚臺縣僧會司成都府灌縣道會司 改欽州爲欽縣更置官屬

丁亥遣都督何福將兵赴德州操備 改廣州府陽山縣三巡司隸連州 革鎭番金州衛稅課司 革瓊州府樂安縣丞簿二人

癸巳革平樂府樂梧津巡檢司肇慶府四會縣金溪巡檢司韶州府曲山縣綿普巡檢司建昌府廣昌縣巡檢司 革會州衛稅課局

詔竄逐齊泰黃子澄於外責以付托不效令有司籍其家以謝 燕王有司奉行徒爲文具而已其實使之出外募兵也以上秘史

閏三月

乙未燕兵掠眞定吳傑移軍滹沱河燕令騎

兵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
戰傑移營藁城燕兵亦至
戊戌合戰互有勝負
己亥吳傑平安帥師及燕兵戰於藁城敗績
先是夾河之戰吳傑陳暉等來與盛庸合未
至八十里聞庸敗乃退回眞定　燕王謂諸
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出
即歸避我不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
也乃設計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

又命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眞定
城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吳傑等聞
之以爲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滹
沱河距燕軍營七十里　王聞之大喜薄暮
趨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都指揮陸榮曰今
日十惡兵家所忌不宜進步　王曰時機不
可失也若稍緩之彼退守眞定城堅糧足攻
之難爲力矣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進與南軍
遇於藁城傑等列方陣於西南　王謂諸將

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騎攻其
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軍縻其三面
悉精銳攻其東北隅相與大戰　王以驍騎
數百循滹沱河繞出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
軍矢下如雨前集　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
師多被殺傷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師乘之
傑軍大敗追奔直抵眞定城下俘斬六萬餘
人生擒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僅得
入城南兵降於燕　燕王悉釋之南還自是

南兵愈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
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出奉天靖難錄）
己酉燕兵掠順德（出秘史）　燕王上書畧曰切
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無他術也建用皇極
而已皇極者大中至正之道以治天下天下
豈有不治者乎今時舍帝王大中至正之道
日以誅滅親王爲心
父皇太祖高皇帝賓天未及一月聽流言而罪
周王破其家滅其國不旋踵而罪代王湘王

無罪令其闔宮焚死齊王無罪降爲庶人拘
囚京師岷王削爵流於漳州至於二十五弟
病不與藥死即焚之棄骸於江嗚呼彼姦臣
者其毒甚於狼虎我
父皇子孫幾何能消幾日而盡害之至此側聞
諸姦惡已見竄逐雖未伏鈇鉞之誅然亦可
以少謝天人之怒可以復
太祖之讐可以全骨肉之恩可以安天下於幾
危可以措社稷於悠久故聞之不勝踴躍惟

日夜冀休軍之旨而竟無所聞且是方之兵
調弄不止是蓋不能無疑焉外示竄逐奸惡
之名而中實主屠害宗藩之志見兵四集心
震膽栗不知所爲左右彷徨求貰死於旦夕
遂以兵自救身親行陣于今三年從者耿炳
文以兵三十萬欲加殄滅敗於真定既而李
景隆兩動天下之兵號百萬之衆直來見殺
李景隆蓋趙括之流也手握重兵驕肆無謀
視我如囊中物可探而曾無有毫髮驚懼之

意夫戰孔子所愼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兒
豈足以當大事惟飲酒挾妓酣呼歌舞而已
故首敗之於鄭村壩繼敗之於白溝河追兵
至於濟南百萬之衆兩戰淪沒可謂極矣於
此之時冀或有開悟之萌下責已之　詔引
領南望重增欷歔未幾盛庸以三十萬之衆
復來見逼庸本鄙夫何足算也夾河綫壘一
敗氷釋吳傑平安以十萬繼進畧戰藁城遂
爾奔北前後大小之戰莫知其幾然無一之

不敗者何也蓋臣衆有必死之心而無求生
之望故也臣每勝戰愈加憂畏恐鷸蚌相持
漁人收利切惟姦惡已逐左右必皆忠良之
臣識勝負之機或慮及此懲難悔禍以解兵
釁休軍息民保全骨肉因循至今而德州之
兵日集是必欲盡加屠害而後已復聞招募
民間子弟爲兵驅此白徒以冐死地又況饋
運供需百費勞弊倘此一戰不勝則勢危矣
伏望回心易慮啓春育之仁隆親親之義復

諸王之爵休息兵馬銷鋒鏑爲農器以安天下之軍民使各遂其生其恩莫大也如不允所言一旦社稷落奸臣之手則貽笑萬世矣目瀆威嚴幸垂矜察（出奉天靖難記）

辛亥燕掠廣平（出秘史）

癸丑燕掠大名　是日貽書　燕王語以譎斥齊泰黃子澄可罷兵不聽乃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

歷二紀栗栗不敢違越皆緣奸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冃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竝置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嗷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巳上賴天地宗廟之靈監臣愚誠憫臣無罪俯垂庇佑大軍所至無不摧衂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奸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曝骸遍野嗚呼寃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籲天地籲祖宗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奸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民兵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奸臣泰子澄皆以竄逐於外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

謂陛下日月之明巳宣雷霆之威巳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巳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奸矣旦夕必下寛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臥矣將士皆曰誠所願也但慮非出誠心而奸臣姑爲退避之計

以餌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
如其果出誠心則與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
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奸臣之
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亦恐人
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
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人誰不悅從
若徒示以去奸臣之名而實乃用奸臣之計
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
室莽操之事前鑑甚明皆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奸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
但試察其所言所行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
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
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儉邪所蔽天
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書至　上召方孝孺示書對曰今諸軍大集
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
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
橋擣北平彼顧窠巢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

必成擒矣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
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可反掌而定
也　上曰善立命孝孺艸詔言罷兵赦　燕
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
仍復王爵永爲藩封遣大理少卿薛嵓持報燕
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章授嵓持至燕軍
中密散諸將士嵓見　燕王王問　上意云
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　王
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

殺嵓嵓戰栗流汗伏地　王曰此天子使也
令護嵓南還（出秘史及革除遺事）　初王謂諸將曰吾
覘薛嵓等言媚而視遠此來覘我虛實非求
和也宜耀武以示之時各軍連營百餘里戈
甲旌旗照耀原野步騎參錯隊伍整肅或馳
馬逐獵或相與角力人人意思安閑鼓勇欲
鬭嵓等見之懼歸言燕無罷師之意（出奉天靖難錄）
甲寅革永州府江華縣稅課局　革成都府
灌縣道會司　增置楚雄府鎮南州儒學訓

導一員登州府豐益倉大使一人蘇州府渠堰所設大使副使二人　翰林侍讀學士唐愚士卒唐之淳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父肅國初供奉翰林文字有名愚士少有奇志攻學不勸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父謫死臨濠辛勤扶喪歸葬追求其生所作不憚荒遠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淒切人爲之掩泣愚士亦工爲文章且喜筆札酷似其父洪武中屢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

隆好士勲戚間第一聞名走使者請至家屬其子師焉行征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蹟援筆而賦躝躒一時歲辛巳詞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方孝孺輩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趣召至殿廷即拜翰林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修書事同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卒時景隆賙卹之甚厚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出秘史

二十四日　燕王遣人上書闕下蒙遣大理少卿薛嵓至軍見報不敢稽留即送其回讙聽指揮未能十日而彰德各處并德州軍馬邀我運糧官軍殺死數百人執指揮張彬等此皆小人逞兇不欲息兵固欲結釁以失信於天下已嘗調兵追捕後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一紙促吳傑平安領兵會合德州見遣計使臣四月十六日離京至二十日纔五日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誠耶僞

耶豈行人之失辭耶如此豈可憑信張設機阱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且欲釋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即夕歛師歸國今兵勢四集網羅四方不能無畏是兵決不可離離則爲人所拘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況欽奉

父皇明訓命節制北平遼東大寧宣府軍馬夫有所受豈可委捐若果以社稷爲重宗藩爲心宣大信於天下何暇計此蕞爾者哉以此

覩之誠知以計見糜決無息兵之理必欲屠
滅而後巳思惟
父皇創業艱難子孫不保如此之際寧不寒心
今兵連禍結天下頻年旱蝗民不聊生强凌
弱衆暴寡饑民盜聚號嘯山林相扇爲盜官
府不能禁制其勢滋蔓勢有可畏
祖宗基業將見危殆所謂寒心者此也抑未知
慮至此否乎夫天下神器也得之甚難而失
之甚易伏望戒謹於所易失而持守於所難

得體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親親之義我弟
周王久羈絕徼瘴癘之地恐一憂鬱成疾脫
使有所不諱則上拂
父皇母后鍾愛之心下負殘殺叔父之名貽笑
於萬萬載矣昔漢文帝稱爲賢君尺布斗粟
之謠有損盛德至今人得議焉誠願採擇所
言矜其懇切早得息兵安民以保宗祧恩莫
大焉　出奉天靖難記
四月

薛嵓至自燕軍言燕軍强盛方孝孺惡之曰
此爲燕遊說也
巳未燕兵攻順德不克
甲子革濟南東昌府稅課局
乙丑置楊州府江都縣瓜州倉儀眞縣儀眞
倉
丙寅革遼東堰鹽倉
辛未置播州宣慰司及僧綱道紀司
壬申革邵武府建寧縣稅課司

甲戌復置慶陽府靈州鹽課司大使一員
乙亥改永寧宣撫司稅課局爲司
庚辰革辰州府盧溪縣丞簿各一員
壬午改金華府蘭溪縣瀔水驛爲瀔江水驛
衢州府停歩驛爲停歩水驛　都指揮吳玉
帥師至新城縣敗績
五月
庚寅革夔州府巫山縣二河泊所
丁未置平陽府翼城縣東嶺巡檢司岳陽縣

境村巡檢司靈石縣高壁巡檢司以上出秘史
燕王遣其
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
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
特遣大理少卿薛嵓下　詔軍中諭以偃兵
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
父子荅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嵓歸未十日
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
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鬬而
彼必欲求釁略不見捨與比所下　詔旨背

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
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
不聞薛嵓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
知不聞邪此皆姦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
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
至親也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
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
臣之忠誠討薛嵓歸必能詳達但前日　詔
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洶洶不敢

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
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
上覽書曰　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
爲也召諭意孝孺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
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
今軍聲大震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毋惑
甘言勝等縛下錦衣獄出秘史
壬子省常州府稅課司副使一員　革大同

府馬邑縣稅課司
甲寅改思南府利州隸廣西布政司　詔選
武官弟侄爲沿海巡檢錦衣衛所鎮撫陳直
言廣東濱海巡檢多係人材充授不諳操練
攻戰禦賊請於軍官弟侄中不應襲職者保
選充授　上從之　詔在京各衛所選取相
應年三十以上者送吏部查缺送補　黜刑
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良嘗謁
武穆廟嘆曰若媿武穆非人也其自誓如此

以上出秘史

六月

戊午朔革常德府沅江縣稅課局

辛酉燕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資糧數百萬先是北兵獲諜者言武勝下獄　燕王大怒謂諸將曰自古敵國往來理無執使今若此我必滅之彼軍駐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宜調輕騎數千燒彼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衆必耗解遂遣其都指揮李遠等率騎

兵六千擾其糧道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典以來儲積出革除備遺錄

戊辰改邳州遞運所爲宿遷遞運所

壬申丘福薛祿合兵攻濟寧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潛兵掠沙河進至沛縣南軍不之覺也糧船數萬艘糧數百萬石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漕運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運遂艱南軍自此益不振矣出革除備遺錄

癸酉革太原府五臺縣稅課局河間府任丘縣河泊所衛州府開化縣稅課局瑞州府新昌縣稅課局

甲戌增廣州府南海縣主簿一員

戊寅復置臨安府新喻縣鐵冶所革潮州府程鄉縣鐵冶所高州府石城縣廣州府建州鐵冶所

庚辰省荊州府歸州興山縣學訓導一人

辛巳革汝寧府上蔡縣崇禮驛鳳陽府鳳陽

縣太平驛西安府懷遠縣柳灘驛穎州兎岡驛義塘驛沈丘驛穎上縣黃岡驛淮潤驛壽州南關驛東正陽驛開封府鄢陵縣美化驛西華縣關口驛商水縣德政驛項城縣金鳴驛尉縣進泚驛

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李遠中伏兵敗績　觀海衛指揮張壽伏誅壽同會飲議國事安危爲人所告刑部鞫之處斬　詔磔於市

乙酉省松江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革嚴州府淳安壽昌二縣紹興府新昌縣徐州豐縣及金華府蘭溪縣香溪鎮二稅課司　遣太僕寺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以上出秘史）

七月

己丑燕兵襲彰德府時都督趙清守彰德燕王遣數騎日徙來城下擾其樵采清出師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乏薪拆屋爲炊既而　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

誘之清果遣兵出誘入伏內擒斬千餘人自是清兵不敢復出（出革除遺錄）

癸巳燕兵破尾尖寨

丁酉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營於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樵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時　燕王還次定州遣其將指揮劉江救北平（出革除遺錄）

戊戌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燕世子書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燕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讒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　燕王時昔傾世子孝孺言於　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　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　帝曰善立命孝孺艸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　燕王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

告　燕王世子反　王疑之問高煦煦對曰世子故與　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燕王曰嗟乎幾殺吾子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況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出革除遺事）

己亥罷兗州府濟寧州任城驛

庚子革泉州府惠安縣河泊所　革積溪會稽分水禽山四縣稅課局　省徽州府紹興府稅課司副使各一員　貶安陸侯吳傑爲南寧衛指揮使

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荆關
掠保定下邑駐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
燕王聞之即日遣援保定（出革除遺事）
甲辰革池州府東流縣道會司
丙午革南寧府武緣縣那馬博合寨二巡檢
司
己酉增置寧夏永寧倉副使一人
甲寅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言江南僧道多占
腴田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 上從之

丙辰革衛輝縣稅課司 革開封府陳畱縣
稅課司 革播州長官司黃平安撫司儒學
詔定銓選法洪武中吏部凡選官文選司
抄選具本覆奏附選送吏科科目類附選簿
用寶鈐記選榜亦送科收至是定制陞除等
項官員吏部選官之日將引選過官員就於
當日从本部官自行附寫及不係選官之日
有因急缺除授升遂日實授陞調等項內外
官員通類各官實授除授等項月日處所職
名鄉土選官日覆奏附選就用寶鈐選榜送
司禮監收

八月

丁巳朔燕兵渡滹沱河畱其將孟善守保定
己未雲南老撾八百刀板面各遣人入貢
丙寅革汝寧府光州縣南陽府舞陽縣衛州
府開化縣仙霞關三稅課司
丁卯 詔人才不識字及未三十歲者准倣
洪武人才不識字即充校尉年未三十者仍

免充
乙巳改慶遠府泗城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貶僉都御史程本立為江西按察司副使
省各布政司參議一員增設副理問一員
辛未革臨安府寧遠州吏目一人（以上出秘史）
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饋餉援
房昭
丁丑燕兵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
時房昭結寨西水窺覦北平至是真定守將

運糧赴寨寨險甚薪水不乏以糧少爲憂
燕王聞真定糧至遣兵邀之不克遂圍寨出革
除備遺錄
戊寅增設高州府石城縣丞簿二人幷河泊
所
己卯置慶陽府阜城馬驛
庚辰革鄒縣費縣及青州府博興臨朐臨淄
蒙陰四縣凡六稅課司
辛巳增置畨衛仙泉鹽井新羅等三井黃市

等二井鹽課司各副使一人　省雲南府嵩
明縣學訓導一人　革播州宣慰司僧綱道
紀司
癸未改黃州府復湖河泊所隷黃岡縣　置
夔州府巫山縣瀼水驛　復置瑞州府上高
縣麻塘巡檢司
乙亥置永州府道州墉巡檢司
庚辰省兗州府稅課司副使一員
甲申置河間中衛鎮潘衛

九月
甲辰燕兵圍定州　燕將劉江及平安戰於
北平我軍敗績初　燕王聞北平被圍召劉
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臣方思之
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
徒圖走不任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
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　王約曰臣至北平
以炮響爲號一次決圍二次進戰若不聞三
次炮響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

則守城軍士勇敢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炮
俟三次炮響之後爲殿者放炮嘗不絕聲則
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保兒必駭散矣　王
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字也至此江與安戰
果如其策大敗之斬獲甚衆安還次眞定出革
除備遺錄　詔北方衛所幼官年十七以下不能
治軍事者挈家赴京送南方衛所供給　倭
夷寇浙東
壬子改平樂府爲平樂州更置官屬革平樂

縣
癸丑置贛州會昌縣長河巡檢司
甲寅革邵武府光澤縣九江府遂昌縣袁州府分宜縣武昌府通城縣大冶縣凡五縣稅課局　省金華稅課局大使一人
乙卯改四川行都司廣盈倉大使未入流
革常德府南城縣及安陸州荊山縣郴州寧縣汝寧府羅山縣九江府彭澤縣凡五縣稅課局　革寧番衛瀘州納溪鹽倉　省窩寧

等小三井上流等九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　增設太常寺太祝二人　革黃州府黃梅縣鐵冶所　置豐沛軍民指揮使
壬戌革眉州府德縣濟南府海豐縣兗州府泗水縣贛州府會昌縣雩都縣襄陽府鄖縣凡七稅課局又荊州府鹽利縣稅課司局
增安源鎮巡檢司　革西嶺白面鎮峽三寨巡檢司　改成都府華陽縣馬軍寨巡檢司爲保寧府廣元縣七盤關巡檢司　更光祿寺司牲司爲孳牧所以上出秘史

十月
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葉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　燕王自定州騎還英等列陣峩眉山下燕潛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葦諒走西水寨遂破　燕師破定州北將朱能列陣於西嘉山陳暉與戰敗績州遂陷倒馬土門諸關隘皆降以上出革除備遺錄

辛酉省婺川丞簿各一人　省思南府都儒五保三坑等處巡檢司爲三坑巡檢司
庚子革平陽府萬泉縣沁州及武鄉縣延安府鄜州鄜城南安府南康縣翔頭汝寧府信陽縣永州府祁陽縣郴州凡八稅課局
丙寅置瓊州府陵水縣苗山巡檢司
巳卯改和州雍家城馬驛爲水驛
甲申革河南偃師縣太原府孟縣二道會司
增置南陽府永平庫大使一員　革建寧

府建陽縣后山稅課局廣西太平府稅課司　燕王還北平　翰林修撰王良卒良有文學　上甚重之

庚辰置武定軍民府儒學　徙慶靖王於寧夏

十一月乙酉朔

壬辰革萊州府平度州亭口鎮巡檢司　遼東將楊文等領軍圍永平以遊兵萬餘抄掠薊州遵化諸郡縣守將郭亮報　燕王　王命都指揮劉江領軍往援劉江行　王戒之曰賊聞我軍至必遁回山海慎勿追之爾至永平留月餘却大張旗幟整飾隊伍聲言回北平緩行一二程復捲旗幟按兵甲夜趨入永平賊諜知爾歸必復來爲寇驕肆不戒爾師擊之賊衆必敗江至永平賊果遁如上所言斬首數千級獲馬六百餘匹生擒王雄等釋其歸（出奉天靖難記）

戊戌省襄陽府稅課司副使　革開封府鄭州彰德府沛縣南安府南康縣驢田饒州饒興縣西安府涇陽興平壓屋醴泉鄠杜乾州淳化三水等縣登州府福山縣黃源太原府陽曲縣平陽府榮河縣大同府山陰縣及潞州屯留縣成都府漢中府福州府羅青縣凡十九稅課局

己亥革保寧府廣元縣九井馬驛　省潮州府永豐倉大使一人　韃靼遣使通於　燕王　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楊村彬遁還北平　韃靼寇鐵嶺衛殺百戶彭城　皇少子文圭生

戊戌革辰州府靈溪縣河泊所　坤帖木兒可汗死鬼刀赤爲可汗　增設南陽府永平庫大使一人

庚戌置司圃所大使未入流

辛亥革韶州昌樂縣道會司

壬子省荊州當陽縣儒學訓導二人　總兵遼東都督楊文帥師圍永平燕兵救之還遼

東

十二月

丙辰　燕王復出北平據西水寨遊兵攻眞定　置神武中衛錦川衛鎮淮衛于盱眙置豐沛軍民指揮使（兵部册係十二月備遺錄以爲是年九月）

敕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時　燕王兵漸南逼諸將多畏懦觀望乃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下以扼燕師既而　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爲詞殷

荅曰進香

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　王大怒遣使復書畧言今興兵以除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阻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詞甚峻且曰留汝口回去說知也（出野記史纂）

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械送於京洪武中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然亦恃寵放縱有司畏之甞有魯內官過廣信之弋陽縱馬於田踐食其稼佃者不知也擊之傷足魯詢佃者知田主富人周也遂遣人告之周大懼償其馬傾貲賄焉魯歸有以擊馬事聞

高廟竟籍周謫戍銅鼓衛至是有以內官暴横爲言　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横虐害士民者即擒縛送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推戴矣（出秘史）　或曰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罕能禦然所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殺守帥所據者惟北

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密言於燕王直擣京師約爲內應天下可定　燕王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爲歸計意有所屬而朝廷不知之也兵既入城天下大定內官言功不已　燕王患之未幾諸有謀者皆爲邊藩鎮守假以大權賜公矦服儕於矦伯之上（出革除備遺錄）

詔吏部考試翰林編纂士以楊士奇第一授吳王府副審理仍居翰林　以程通爲遼府左長史　以戶科給事

中龔泰爲禮科都給事中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燕兵焚真定六縣糧出秘史　改程本立爲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爲右侍郎起復陳洽爲文選郎中　以徐真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僉事充參將率師北進　右副總兵平安率遼東兵十萬圍通州不克與燕將大戰於九門城出秘史　置袁州府分宜縣武昌府興國州鐵冶所

庚午革重慶府江津縣五脈巡檢司

戊寅革潮州府海陽縣黃岡遞運所　燕兵敗南軍於蠡縣　詔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倉官黜陟之制　革鳳翔府岐山汧河二縣登州府招遠縣大同府渾源州順慶府溪縣夔州府開縣瞿塘凡六稅課局　革保寧府紫后水驛慶元縣問津朝天二馬驛閬中縣高橋水驛　改南寧府宣化縣郴樓寨巡檢司爲郴九寨巡檢司　革成都府汶川縣寨水巡司土巡檢置流官巡檢一人

建文朝野彙編卷五終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六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建文四年

正月

甲申朔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衛軍援山東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爲先鋒渡滹沱河遇燕將李遠於藁城戰不利進奔還真定（出革除遺錄）

戊戌燕兵攻破兗州府舊縣東阿縣遂攻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判官鄭華死之又攻沛縣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守備指揮王顯以城降

庚子燕師克汶上遂攻濟陽城陷都指揮薛朋被執教諭王省死之城中高賢寧射書諭焉　平安率兵十萬攻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衛水　燕兵駐沙河盡掠南來芻糧　燕兵入蕭縣知縣鄭恕死二女死之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左侍郎募兵江西

丙申省杭州府昌化縣丞簿各一人　增置仁和海寧二縣丞簿各一人

丁酉增設各衛經歷知事一人理刑　置錦衣衛優給武學設教授一人啓中等十齋訓導各一人　革郴州永昌縣稅課局　置西安府同官縣金鎖關巡檢司　置四川英武前衛

癸卯革荊州府松滋縣襄陽府穀城縣兗州府魚臺縣福州府連江縣四稅課局

丙午增設金華蘭溪二縣主簿各一人

丁未革保寧府祈州辰州府敘浦縣彰德府武安縣鳳翔府寶雞縣太原府寧鄉縣平陽府浮水縣敘州府高縣西安府耀州

癸丑革東昌府臨清州臨清閘　北兵攻徐州城堅守不下

二月

何福陳暉平安師追燕兵次於濟寧盛庸師次於淮安　刑部尚書侯泰督餉濟寧餉卒

遇燕兵於郯縣潰走
己未增蘇州府推官一人　雲南左衛副千戶關慶陞楚雄衛指揮使
辛未改夔州府寧遠縣滕橋巡檢司爲臨川巡檢司
癸酉革沔陽景陵縣僧會司
甲戌革鳳陽府太和縣延安府宜君縣鞏昌府寧遠縣太原府崞縣潼川州安岳縣四稅課局

乙亥改田州府向武縣都康州直隸廣西布政司　革武林縣以其地屬富勞縣改隸向武州
丙子改福州府古田縣谷口巡檢司爲水口巡檢司
丁丑革邵武府泰寧縣道會司
己卯省楚雄府稅課司副使一人　更定勲階尚書爲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正中士 以上出秘史

三月

甲申朔　燕王語諸將曰南兵雖我後我欲致而破之乃命都指揮金銘將遊騎哨景山囑之曰賊軍且至見爾孤軍必來追襲爾列隊徐行乍進乍退賊疑爾爲誘必不敢進我令都指揮冀英先將數騎隔河按伏覘爾渡河賊來追躡英卽舉砲必疑有伏乘其孤疑衆已渡矣銘在後果遇南兵萬餘逡巡進退

引軍臨河英放數砲南兵卽欲退欲步陣衆皆紛亂銘遂渡河來會宿州 出奉天靖難記
丙戌革廣平府廣平縣眞定府趙州二稅課局
丁亥革武昌嘉魚縣辰州府辰溪縣濟南府濟河長清肥城新城新泰萊蕪六縣兗州府鉅野東阿二縣肇慶府陽江縣凡十一稅課局
丁酉燕兵過渦河平安進至淝河摧其梟將

王真　燕王親自督戰安兵敗績時渦河諜
報至安領馬步四萬爲前鋒躡　燕王後
王命高煦守營躬率精騎二萬持糗糧三日
至淝河設伏以待去大軍百餘里按甲數日
安軍不至燕兵糧芻將盡諸將固請回軍
王曰姑待之巳令數騎哨探安且至令王真
白義劉江各將百騎往迎先以數十騎挑罵
戒以遇敵佯走南兵徵前宿州金銘無伏兵
窮力追之王真縛芻置囊中如束帛狀从馬

上棄地南軍追取地上棄物引入伏內安兵
與真等大戰互相殺傷斬獲頗多而後隊不
繼安麾騎圍之數匝真身被十餘鎗氣愈奮
猶手斬我師十人自度不免乃馬上自刃而
死真燕山右護衛百戶也沉毅有智畧每戰
賈勇以一當百　燕王嘗謂諸將曰奮勇如
王真何功不成時安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
王以數十騎當之安軍胡騎指揮火耳灰者
素驍勇持矛直趨　王前相距十餘步燕將

胡騎指揮童信引弓射之中馬馬踣遂生擒
火耳灰其麾下哈三帖木兒亦驍勇持矟衝
突來救信復射其馬人馬俱仆并擒之安變
服以數騎遁去出革除備遺録　燕王命都指揮劉
江將兵三千往徐州斷南兵糧道趦趄不進
欲斬之諸將叩首固請乃得釋别遣都指揮
譚清領兵百餘騎斷賊粮道清至徐州遇賊
運糧軍盡擊敗之循河西南至淮河緣水陸
燒糧船車不可勝計清騎回至大店遇南軍

清騎少南衆圍之清且戰且行　王遙見青
旗幟卽引兵馳援之出入陣中斬殺數千百
人火耳灰者从王出入手殺十餘人以自效
清引衆突圍而出出奉天靖難記
丙午改九江府德化縣龍岡鎮巡檢司爲瑞
昌縣白石巡檢司　增設西安府稅課局副
使一人　改封遼王於荆州遂之國　遼東
都指揮帥兵圍薊州指揮李廣以城降指揮
孫通拒之北平都指揮陳賢以北兵來救諸

軍退移師圍保定不克　遣監察御史曾鳳
部使燕時北平兵日迫　朝廷議遣使致書
罷兵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至軍前不納遂取
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以上出秘史　燕
兵破宿州遂取徐州時宿州未下兵部尚書
鐵鉉帥精銳與燕兵戰奮擊大破中原震動
燕王恐事不濟欲棄師北還以廣孝言再戰
乃勝遂破城長驅南下於是齊魯營堡諸文
武將士皆降或散爲群盜反抄奪芻糧助北
兵爲勢矣出革除志

四月甲寅朔
丙辰省重慶府綦江縣訓導二人　北兵次
大店及諸軍戰自是南北兵按綴行守互戰
不已
戊午省徽州府永豐倉池州府太平府豐積
倉副使一人　革永昌府道州永明縣郴州
桂陽縣平陽府吉州大同府沁水縣廣州府
增城縣嘉定州犍爲縣烏蒙府税課局　省

烏撒曲靖二府税課司副使一人　置撫州
府臨川縣壇林崇仁縣秣陵宜黄縣止馬廣
信府貴溪縣南津四巡檢司以上出秘史
丁卯總兵官何福帥師及平安師營於小河
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燕兵至小河
都督陳文於要處爲橋先渡步卒輜重騎兵
從之遂分兵守橋明日何福列陣接戰　燕
王帥師禦之福麾步兵而前後軍相繼爲援
俘斬數百人遂斬陳文於陣　燕王亦幾爲
安樂所及安馬蹶弗得前燕將張武王騏內

官狗兒領虎奔士自林中躍馬入陣援　王
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燕軍橋南我軍據
橋北相持者數日南兵采野菜爲糧燕以千
餘人守橋潛移大軍東行繞出南兵之後南
兵覺之引衆對守按革除遺事是戰也安棟
長鎗馳馬追　燕王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
前安嘆曰眞命天子也先是　王夜夢與安
戰將敗一男子豐貌美髯乘白馬持大刀自

西南來聲言救駕卽斫平安應聲而倒　王
得脫難問其姓名對曰臣城隍神也既覺
王喜及與安戰始末如一夢焉（出革除備遺錄）
庚午遼東諸軍復圍保定積四十日不克引
還　都督韓觀帥兵次於保定三臺都指揮
丁巳次於小保定縣及北兵戰敗績
辛未華龍江關副使一人
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帥師及燕兵戰於齊眉
山何福師繼之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

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
人斌於北軍中最號驍捷馬蹶爲南軍所獲
猶力斬數人乃死會大霧四合北兵遂退走
還營自是南軍再捷北兵皆議旋師曰今我
軍深入盛夏行師兵法所忌況淮土蒸濕暑
雨又作我軍畏熱儻生疾疫非我之利朱能
鄭亨獨斥諸將大聲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
天下況殿下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
寧能北面事人邪諸將猶未肯從　王曰欲

渡河者左不欲者右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
曰任汝所之於是始不敢言而　王亦數日
不解甲矣京師訛傳　燕王已北　上以京
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歸（出革除遺事）
丙子置雲南府祿豐縣儒學
丁丑何福移師營於靈壁時南軍所至掘塹
作壘軍士通夕不寐往往虛敝人力　燕王
行營但分布隊伍列陣爲門故將士多得休
息且城破之日所獲財物悉以賚士故人樂

爲用　燕王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
餉道又令晝則遊騎擾其樵采夜則使勇士
刼營何福故移營靈壁分兵以護糧餉銳氣
頗衰（出奉天靖難記）
己卯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環護
糧者居中　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
兵而令高煦伏兵於林間以俟我軍戰怠卽
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爲兩翼安引
軍突至殺北兵千餘矢下如雨　王麾步軍

縱橫衝擊安陣分而爲二南軍遂亂運糧者皆棄走何福等出壁來援與安合戰殺傷甚衆北兵引却高煦窺南軍之疲卽率衆突出王還兵掩我軍後福等大敗俘我萬餘人獲馬三千餘匹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入營壘門堅守是夜卽下令以明旦擧砲者三突圍出師就糧於淮出奉天靖難記

庚辰吐蕃冦保寧千戸所陷之　北兵攻破靈璧營軍士蟻附而上三震其砲福軍誤以

爲已令急趨門門塞不得出營中分擾人馬墜壕塹皆傷燕軍急擊之遂破其營叅贊機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死之生擒副總兵陳暉平安叅将徐真馬溥都督指揮孫晟指揮王貴等三十七人內臣四人欽天監劉伯完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何福遁走自是南兵益衰黃子澄聞之大慟曰大事去矣我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出革除遺事

辛巳燕兵敗韓觀軍於安州西南山西右護衛軍遼東總兵楊文帥師赴濟南迎北兵至是敗於直沽北兵日南齊泰請調遼兵十萬與濟南合勢以絕北兵至是潰散無一人至者　刑部尚書侯泰給餉淮安

五月癸未朔

理問徐讓縣丞衛徙還自北師二人應募齎書物赴燕師受而不荅還朝竝授衛鎮撫軍前差遣

戊子省鳳陽府泗州廣濟倉廬州府六安州

軍儲倉廣德州和豐倉臨江府豐儲倉袁州府永豐倉吉安府大有倉各副使一人　革貴州都司及福州府閩清縣平陽府汾西縣三稅課司

巳丑　燕王至泗州守将周景初及壽州千戸劉濙以城降　燕王問景初曰未攻城而先降何也景初曰此有僧伽神最靈臣等禱於僧伽神曰降與守孰吉夜夢僧伽神告臣曰兵臨城速降則吉不降凶是以卽降出奉天靖

靖難記

燕兵攻克鳳陽初燕兵至山東鐵鉉屢截饋餉比入南畿所在積聚隨處館穀遂奪鳳陽浮橋破其城弁掠種馬

辛卯燕兵渡淮大將盛庸敗走遂克盱眙縣翰林修撰王艮閉門涕泣與妻子永訣服毒死之時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　燕王命艤舟編筏鼓噪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　王命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三十

里以小舟潛濟南軍初不知覺也及漸近營舉炮兩軍駭愕福等衝突其陣南軍棄戈甲而盛庸股慄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單舸走燕兵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遂攻下盱眙　燕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徑趨滁和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眞揚卽渡江可無後顧之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旣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旣富人馬尚多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旣得眞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解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吾於此時索取奸惡事窮勢迫誰能固匿之必有縛獻軍門者吾得而甘心焉以泄圍逼之恥拯諸王之困可指日而收效也諸將皆頓首稱善出奉天靖難記聞之長老云　燕王以北兵渡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豕囊中納氣環著腰間泅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出史彙

壬辰北兵據鐵裏寨及都督韓觀軍戰大敗

省泉州府永春縣與化府與化縣辰州府辰縣丞簿各一人

丙申遣京衛軍操戰於江　置慶陽府靈州巡檢司

戊戌燕兵次三河諸軍迎戰敗績

巳亥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師燕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駙馬都尉梅殷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

安毀橋斂舟不得渡　王獲漁舟以濟遂徑趨揚州　揚州衛指揮王禮謀叛御史王彬守將崇剛覺之執禮繫獄鈐王宗誘指揮徐政作亂遂執剛彬

庚子靖難兵至宗與千戶徐政張勝率舍人吳麟等數人出禮等於獄開門以降剛彬死之　王至揚州陞王禮等爲都指揮同知其進秩有差遂命王禮同都指揮吳庸等率馬步數百人諭下高郵通泰諸城併集州以備渡江出秘史

江都知縣張本降張本字致中東河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擢揚州府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本州猶率民治守具其母日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民請軍門朝事平陞知府後官兵部尚書宣德六年正月七日卒見東里文集

辛丑燕兵次六合縣諸軍與戰敗績

壬寅燕兵至高郵守備王傑出降遂以黃旗入城招諭軍民於是燕以王傑爲都指揮同知沿江郡縣多降　燕兵克儀眞南兵屯兵十餘萬舳艫蔽江燕縱火焚之悉盡　遣人四出徵兵蘇州太守姚善入援京師

甲辰省襄陽府上津竹山及房山縣儒學訓導各三人　諸軍至骷髏村與燕師遇大潰

衡府紀善周是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　下罪巳之詔　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余之困而不余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余不敢忘報時儀眞旣破北兵往來江上江南郡縣審巳投欵　詔下之日京城内外臣民惟有慟哭而巳出革除遺事　遣刑部侍郎金　禮部侍郎黃觀徃安慶翰林修撰王叔英徃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徃杭州分道徵兵入援出憲章錄　召黃子澄還　寧波知府王璡以海舟入援京師　永淸縣典史周瑨糾義旅備戎罷謀爲勤王

呂太后遣慶成郡主如燕師議和時北兵旣克儀眞方孝孺進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募召丁壯當

毌集我據天塹之險北軍不長於舟楫相與
决戰江上勝敗未可知也　上从之乃奉
太后命遣慶成郡主渡江至燕軍　燕王見
郡主泣曰
皇父陵土未乾我兄弟已見殘滅忍心如此其
何以堪我初不圖更有今日令與郡主相見
有如再世郡主泣下沾襟悲不能止又問周
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前蒙遺書欲復各王爵
周王方得召還但未復王爵仍拘之　王曰

茶毒我兄弟至此邪言訖益欷歔不勝郡主
徐以割地講和爲請　王曰我受命
皇考封建茅土且不能保割地豈其本心哉此
奸惡謬計欲以見欺焉可爲信我此行在誅
奸惡以清朝廷奠安宗社保全骨肉事已得
守故封幸矣餘非所望也郡主語塞乃勞遣
還因謂郡主曰好語諸弟妹不久相見欲待
少敘天倫之樂未知能如所願否幸自愛時
方孝孺謂此計必得及主歸大自失色入問

其計將安出乃曰長江可當十萬兵江北船
已遣人盡燒之矣北來將士豈能飛渡況天
氣鬱蒸易以染疾不十日彼當自退若渡祇
送死耳何足以當吾師邪（出奉天靖難錄）　命曹國
公李景隆守金川黄子澄固諫不可　上不
聽
六月
癸丑朔燕兵括船於瓜州先是　燕王將渡
江已令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於瓜州

令內官狗兒領都指揮劉保華爲前哨焉
按靖難初不獨名將甚多而內臣兼智勇者
亦往往有之王安即不花都女直人孟驥即
添兒即西番人鄭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並
雲南人雲翔即猛可舊嘉禾即哈剌帖木並
胡皆內臣从　燕王起兵靖難出入戰陣多
建奇功後皆爲各監大監出或鎮邊藩焉（出革除遺事）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等分
道禦燕兵敗績　燕兵次於浦口盛庸帥舟

駐江上燕兵漸至近岸庸整陣以待　燕王以前日之敗欲還師適高煦至　王撫其背曰兒當再戰吾力疲矣世子多疾天下若寧當以汝爲太子於是高煦殊死戰　王麾精騎數百直衝之庸軍奔潰悉棄戈甲而走死者不可勝計　帝遣都督陳瑄率水軍往援瑄以舟師迎降

乙卯　燕王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以禦之　王奮力先登大戰庸復敗走諸將

言欲徑薄都城　王曰鎮江爲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往來非便先取鎮江則彼勢危矣令所降海船皆懸黃旗於上往來江中鎮江城上遙見其幟皆偏驚曰沿江海船已降鎮江守將童俊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有督將啓議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殺植率衆迎燕自陳邀賞　王立誅之仍具棺殮植遣官護葬於白石山之下

庚申燕兵營於龍潭

辛酉　帝知沿江海船皆已降又聞鎮江降憂鬱不勝徘徊於殿廷之間方孝孺復言前遣郡王未能辦事今以諸王分守城門遣曹國公景隆茹尚書瑺王都督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請覘虛實俟援兵至選城中精鋒數萬內外夾擊可以成功設有不利卽輕舸走蜀收集士馬以爲後舉　上然之乃命景隆等往見　燕王皆俯伏流汗不敢仰視久之方以割地講和爲請　王笑曰公等今爲

說客邪我
皇考定天下一以傳於子孫萬世疇敢分之裂土割地此亡國之緒耳孰主張是其罪當誅景隆等懼不敢對旣乃以君臣上下之義爲言　王不悅遂遣景隆歸（出革除遺事）

壬戌李景隆等歸自燕師言燕必欲得齊泰黃子澄以洩憤　上令景隆等再往言有罪者俱竄逐令無在城請退師後執來獻用是往返以稽其事皆懼不敢行乃令諸王詣北

師　燕王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
王歸　上會群臣慟哭或勸　上且幸淛或
以爲不若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
四方之援議不決時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
城守積木悉運入城盛暑饑渴死者相枕籍
城外積木甚多疲於搬運燕縱火焚之連日
不息　出奉天靖難記
癸亥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
禦戰將士離散人無鬬志矣　翰林修撰王
叔英太常少卿廖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燕兵先鋒劉保聚哨至朝陽門外　燕王
師至城下箭頭射書諭親王公主兄致書衆
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相別數載天倫之情
夢寐不忘五月二十五日有老姐姐公主到
說衆兄弟妹妹每請老姐姐公主來相勸我
說這三四年動軍馬運糧的百姓厮殺的軍
死的多了事都是一家的事軍馬不要過江
回去天下太平了却不好我說與你衆兄弟

親王衆妹妹公主知道我之興兵別無他事
爲報
父皇之讐誅討奸惡扶持宗社以安天下軍民
使　父皇基業傳子孫以永萬世我豈有他
心哉我自己卯年興兵今已四年　父皇之
讐尚未能報奸惡尚未誅滅吾想周王無罪
被奸臣誣枉破其家滅其國隨即罪代王拘
囚大同出其宮人悉配於軍至於湘王無罪
逼令闔宮焚死齊王無罪降爲庶人囚繫在
京及乎岷王奸臣以金帛賞其左右使其誣
告岷王流於漳州烟瘴地面至於二十五弟
死則焚其軀拾其骨沉於江此等小人皆我
父皇殺不盡之餘黨害我　父皇子孫圖我
父皇天下報其私讐快其心志　父皇能有幾
多子孫受彼之害能消幾日而盡興言至此
痛心如裂累年以來奸臣矯詔大發天下軍
馬來北平殺我爲保性命不得已親帥將兵
與賊兵交戰仰荷天地祖宗神明有靈憐我

忠孝之心寘加祐護諸將士効力故能累戰
而累勝今大兵渡江衆兄弟妹妹却來勸我
回北平况孝陵尚未嘗祭祀　父皇之讐尚
未能報奸惡尚未能獲以爾兄妹之情度之
孝子之心果安在哉如朝廷知我忠孝之心
能行成王故事我當如周公輔佐以安天下
蒼生如其不然爾衆兄弟親王衆妹妹公主
及多親戚當速挈家眷居守孝陵城破之日
庶免驚恐幸審之詳之（出奉天靖難記）遣人齎蠟

書囬出促勤王兵爲燕遊騎所獲齊泰奔廣
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避難且促徵兵時王叔
英在廣德募兵無應者子澄欲航海徵兵於
外夷不果　上太息曰事出汝輩而皆棄我
去乎徘徊殿庭長吁不已（出革除備遺錄）
甲子燕兵既駐龍潭慮京城完繕四方或有
勤王者日夜爲攻禦備乃命劉保等領先鋒
哨騎至朝陽門覘知無備　燕王大喜整兵
而進遂圍都城時朝臣有約開門迎降者大

理寺丞鄒公瑾監察御史魏公冕率其僚就
殿前毆之幾死二人大呼請速加誅　上不
聽（出革除遺事）
乙丑　上手誅徐增壽於左順門又欲誅李
景隆不果先是左都督徐增壽謀應北兵約
開門降御史魏公冕等請誅之不聽至是進
屯金川門益迫　帝乃命左右捽增壽至責
以大義殺之（出革除遺事）燕王逼金川門谷王
橞與李景隆開門迎北師入城徐輝祖率師

巷戰敗績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須臾宮
中火起　帝遜位　北師入都太常寺少卿
廖昇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翰林院修撰王
艮大理寺丞鄒公瑾戶科給事中龔泰監察
御史魏公冕衡府紀善周是修等死之諭翰
林院侍講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禮部右侍
中黃觀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奉使聞難亦死
之執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廸戶部侍
郎卓敬等先後至俱不屈死御史大夫景清

等按察使王良等內外諸臣數十人皆不屈
相繼死之郎御史給舍縋城遁者四十餘人
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朱寧等棄官去者二百
一十九人革除建文年號仍稱洪武改稱
孝康皇帝后爲皇兄懿文皇太子皇嫂懿敬皇
太子妃撤太廟廢　帝及皇太子文奎少子
文圭爲建庶人吳王允熥衡王允熞徐王允
熈各以故廢爲庶人　燕王淸宮三日諸宮
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　建文君者

乃得留初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
燕日高飛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至是始驗
其言云（出奉天靖難記）
論曰建文帝恭儉仁慈之主也享國四年未
有失德特以削藩封更
祖制二事以致靖難之師先是洪武九年下
詔求言有寧海東莕里人葉伯巨者慨然曰
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
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伯巨心

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
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
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
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
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
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
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不安奸邪不止朝夕
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民困於下治烏可
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

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
秦晉楚蹄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
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
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疎間吾家骨肉我見
之且心憤之況使吾兒見之邪速取以來吾
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　上
喜乃敢奏　詔繫刑曹聞狀（[illegible]）　文考洪
武二十八年九月頒

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巳長至有奸賊之臣狥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

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出憲章錄）憲

高皇帝神聖之見遠矣哉

六卷終

建文朝野彙編卷七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報國列傳

翰林院

侍講方孝孺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寧海人父克勤爲濟寧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墜於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

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踪慨然以爲彼七十子中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從學宋濂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於大通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

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
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
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
報洪武十五年吳沉揭樞等薦公可大用聘
至入見稱旨
上謂 皇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
靈芝甘露論 諭遣還家丁卯復召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
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

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當
時蜀治依於禮樂公之功丙子校文應天府
戊寅
太孫即位召為翰林侍講每臣僚奏事必命公
就扆前批荅曰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
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
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風軟
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文
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

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姦
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啓
文廟曰殿下入京慎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
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自分必死乃作絕
命詞其畧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臣得
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
狥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既
而
文廟踐祚求代草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四乃以
衰服入見慟哭不止授以筆投之地

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耳公曰既稱周公
輔成王今成王安在且成王既沒當立成王
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
文廟大怒命劓其舌乃含血犯 御座語極不
遜磔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
人焚夷其先人墓後
文廟嘗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個忠臣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御劄禮部建文中姦臣正犯

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
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
可宥爲民給還田宅於是惟一子婦魏氏得
歸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遜志齋集行於
世 新淦張芹識

方公死後廖氏二子拾其遺骸瘞於聚寶山
麓時年四十六矣收其妻魏氏鄭氏魏氏鄭
氏先自經死・詔悉燔夷方氏墓以次捕其
族黨至輒不屈乃盡誅之死者八百四十七

人謫戍絕徼者不可勝計孝孺和粹貞亮事
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宋濂還蜀孝孺與俱不
得爲文顧天願輸壽以延之時閱其遺文談
其往事泣數行下濂歿於夔孝孺自漢中走
哭盡哀言於蜀獻王厚卹其家道夔必艤船
哭濂墓移時乃去 出革朝志

文廟言及孝孺輒憤憤頓足不能平當時瀆犯
口語見矣 出革朝志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寧海人孝孺
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爲
文雄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侍父
克勤守濟南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
陋巷舞雩所在慨歎孔子不得爲依歸從宋
濂遊盡得其所學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
謂弗及也孝孺顧末視文藝以明王道闢異
端爲已任時又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
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
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

太祖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於臣使見
皇太子錫宴故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
坐
上聞之喜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輔汝試靈芝甘
露論
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注選至孝孺獨不
注曰與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
皇太子重之待以賓友遣還鄉會讐家得罪詞

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孝孺名釋之二十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日與
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
孝孺每見必陳說道德仁義王喜甚講經論
文無虛日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皇太孫卽位初以
太祖遺令必先召孝孺乃召還爲翰林博士進
侍講學士與董倫備顧問凡將相大政議輒

咨孝孺
建文君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
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荅孝孺
詩曰斧扆臨軒几硯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
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
丹庭尚薄寒御爐香逩玉欄干黃門忽報文
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
高廟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會改謹身
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

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
學博士卽以授孝孺北兵起日召謀議詔檄
皆出孝孺手北兵旣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
誓死社稷
建文君遜去孝孺衰服晝夜慟哭
成祖以姚廣孝云陛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
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使廖鏞兄弟召孝
孺不肯屈
上令鎮撫伍雲牧孝孺孝孺杖衰絰至 闕下

大哭
上怒令繫獄猶遣人諭之再三不從欲詔天下
又使孝孺草詔乃召孝孺及見孝孺悲慟徹
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
耳孝孺曰成王今何在
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
王子
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上曰朕家事先生何自苦置之左右授筆札曰
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大哭
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上曰汝不顧九族矣孝孺奮然曰殺我十族亦
無若何且罵且哭
上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磔之聚寶門
外罵聲不絕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
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
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

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　詔收其妻鄭
鄭先已縊死籍九族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
原吉等五服之親皆誅戮
上怒不已必欲誅十族乃以門人廖鏞等爲一
族誅之凡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謫戍死者
復數百人典史魏澤爲匿其幼子孝孺和粹
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謫戍江浦
上書乞以身代不報宋濂葬夔州孝孺自漢
中走祭其墓且言之蜀王恤其孤與林右王

紳郭濟劉浩兼見泰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
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
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
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効孝孺嘗謂道之於
事無所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誡三十
八章以自警謂化成必自王家始作宗儀九
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
十首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下不可爲正
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四方夷裔得

其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
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
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宗嘗諭群臣曰若孝孺輩皆史臣也　詔奸
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
立祠堂祠孝孺成化初遺文始行　出表忠錄
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藏其幼子以
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
是君恩也孝孺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

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用事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彦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出遜國臣記前文與表忠錄同

方孝孺字希直台之寧海人其生之夕有星隕其家自少頴悟絕倫父克勤守濟寧孝孺總角侍宦歷覽周公孔子及陋巷舞雩故址慨然有願學之志從遊宋學士濂一見驚異曰歐蘇之流也被薦召至

高廟喜謂

皇太孫曰此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禮遣家居者十年後除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待以賓師之禮名其廬曰正學建文初召爲翰林侍講傾心倚任尋定官制與謀國事及兵迫議死守社稷壬午六月十三日嗣君出亡乃衰絰家居姚廣孝計欲服天下請召之草詔衰服至 闕下哀慟不已

文皇帝從容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欲匡王室成王既亡當立其子忤 旨有甘滅十族等語廣孝諫曰若殺孝孺則讀書種子絕矣 詔繫獄復遣所親諭 旨怒曰吾腕可斷筆不可執也臨刑罵不絕口時年四十六連坐死者不可勝計著作多不存今有正學先生集遜志齋集行於世

外史氏曰嗚呼孝孺平日以周公孔子孟子自處海內之人亦皆謂程朱復生及其得君之專也格心之學經術之業無聞爲何邪然其一死之烈天日爲之悽慘人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歸之其亦無愧也夫

出舉史事畧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世家庚城里族甚富父克勤敦儒行元末隱居學者稱儒菴先生宋濂謂其學問得諸考亭國初仕爲濟寧守

孝孺其仲子也孝孺年十四五遊齊魯間歷覽周孔之廟宅慨然曰顏閔縱未可幾及其餘冉樊輩使與同時豈皆讓之但今時無孔子出不得所依歸耳弱冠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濂嘗欲甥之而不果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爲先後也然孝孺未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二十五年召

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稱　旨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漢中水土暴惡病瘦瘁者十人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益以聖賢待之也革除初年用交薦爲翰林侍讀入內閣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所行唯孝孺是咨

文廟登極欲　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數召不從迫之乃斬衰而見

命草詔曰有死而已遂就戮　出金聲玉振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世家一緱城里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守以學行政事聞至正丁酉孝孺始生之夕有木星墮其所自幼精敏絕倫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

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宦遊齊魯間歷覽周公孔子之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願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濂深器之名流先進如胡翰蘇伯衡葉見泰輩皆自以爲不及會父坐空印事艸疏將詣　闕伸理而父歿扶喪歸葬哀動行路及濂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四載辭歸濂尋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可爲文籲天願輸壽以延之濂

肯欲甥之而不可亟稱其文至曰歐陽少師
蘇長公姑置勿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
不知孰爲後先也然孝孺未視文藝恒以明
王道闢異端爲已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
同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
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窮豈
獨我哉其不爲貧窶所動如此洪武十五年
吳沉揭樞等薦孝孺可大用聘至試靈芝甘
露論稱　旨

上見其雙目炯炯如電爲之改容謂樞曰孝孺
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
上歎曰誠異才也使往見東宮錫之宴使人試
欹所坐几以覲之孝孺必正之乃坐
上喜其舉動端正謂
皇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常時試
士
上輒定高下注選以官惟孝孺獨　諭遣還家
旣歸杜門著述不出會讐家得罪詞連孝孺
有司錄其家貲械送　闕下
太祖釋之使奉其祖母挈其妻子家屬還鄉郡
人感發以爲盛事二十五年復膺薦辟至
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
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明年
閏四月抵任漢中水土暴惡病瘦瘁者十八
而五孝孺安之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
其色若飫萬鍾者由是山南人皆知向學二
十七年春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席恒曰方先

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仁義道德之
言陳於前王喜甚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焉
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蓋以聖賢待之也久
於蜀因得訪宋濂墓邮其孤癸酉丙子校文
應天府三十一年
太孫即位用交薦首召入翰林爲侍講日侍左
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惟孝
孺之咨徵集四方名士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皆命爲總裁改謹身殿

爲正心殿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獻頌
尋定官制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以孝孺
爲之靖難師起日召之謀議　詔檄皆出孝
孺手及將敗畫策堅守誓死社稷　嗣君出
亡六月十四日也
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之孝孺不屈繫獄遣入
諭　旨不從尋　詔天下問廣孝舉代草者
曰必須方孝孺自獄召出斬衰而見悲慟徹
殿陛間

上降榻勞之曰先生勞苦令之草詔令左右授
以紙筆孝孺大批數字訖擲筆於地曰死即
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命磔孝孺慨然就戮臨終爲絕命詞復
詔收其妻鄭氏鄭巳自經宗族坐死者八百
七十三人孝孺學術螽原流於伊洛文章大
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
金璧實一代之宗工也嘗與郭濬鄭居貞林
右劉剛王紳王琦鄭楷趙象王叔英相友善

皆海內名士每以書往切劘道誼聞風者莫
不興起斯道爲之復振自號遜志齋有集四
十卷所著文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
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幾不
傳
仁廟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　詔奸
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有赦還鄉者因立
祠堂以祀孝孺後知縣郭紳從而新之成化
初郡人謝鐸蒐輯其遺文梓行於世

王浚川曰方遜志忠之過者歟要亦自激
之甚致之忘身狥國一也從容就死不其
善邪激而至於覆宗義固得矣如仁孝何
哉輕重失宜聖人豈爲之文山國亡後數
年就死人孰非之哉 出革除遺事
方孝孺浙江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
守以學行政事聞生孝孺之夕有大星墮其
所自幼精敏絕倫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
文呼爲小韓子十五六時隨父遊齊魯間歷

覽周孔廟宅慨然有願學之志以文謁宋濂
濂深器之名流如胡翰蘇伯衡葉見泰等皆
自以為不及孝孺薄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闢
異端為已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以為
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人
有三旬九食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其不
為貧窶動如此洪武間聘至試靈芝甘露論
稱　旨
上見其雙眸炯炯如電為之改容謂吳沉揭樞

曰孝孺孰與汝對曰十倍於臣因歎曰誠異
材也使往見東宮錫之宴使人試欹所坐几
以覘之孝孺必正乃坐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　諭遣
還家既歸杜門著述不出後召至除漢中府
學教授抵任山郡荒僻水土薄惡孝孺安之
甘蔬糲與諸生談道不倦視其色若飫萬鍾
者由是山南人皆知學蜀獻王延之處以賓

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孝孺每見必以
仁義道德之言陳於前使之講經論文無虛
晷焉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益以聖賢待之
也
太孫即位召入翰林為博士遷侍讀講直文淵
閣日侍左右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尋
改侍讀學士為文學博士修
太祖實錄命為總裁卓然為一世儒宗靖難兵
起日召之議論及將敗畫策堅守誓死社稷

建文出亡宮中悉自焚孝孺晝夜號哭
成祖即位欲　詔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廷
臣以孝孺對召之數次皆不至遂繫獄遣人
諭　旨終不從
上乃使人擁之入見孝孺衣斬衰悲慟徹殿陛
間左右禁之莫能止
上親降榻慰諭之曰我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
曰先生為我作詔命左右授以紙筆孝孺大
批數字擲筆於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上大怒命磔之孝孺怡然就戮臨終作絕命詞一章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按革除遺事云時有魏澤者應天溧水人有學行累官刑部尚書先是燕師南下姚廣孝請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上納之既至

建文亡去遂召孝孺問曰我以周公匡成王而來成王不在當議所宜立對曰殿下既以匡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 旨因有滅十族之語

上大怒囚於獄以廣孝言未即殺以次捕其族黨每捕者至輒欲服之不屈乃令盡誅之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時悉力保護使免於辱且資以行費後過孝孺故居有詩曰筍輿衝雨過疾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丁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皆壯澤之義出忠義流芳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蛇窟冢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洞穴蔓廣腥穢偪人衆議盡殲之姑掩穴歸治梃鑁火攻之具其夕方公父夢黑衣嫗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公將滅吾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父曰奚報怨爲嫗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方顧嫗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摘焚殺蘗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出小史

高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 賜酒大醉歸爲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審明當誤事即爲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何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

裁定以進可乎卽以文呈宋閱之曰何改爲
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何在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叉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扣首謝臣實以　賜酒過
醉不能成章門生方孝孺代爲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卽試以一論五策方
立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卽令面　賜緋袍

腰帶猶平巾令徃禮部宴　命宗伯陪之復
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罶俾爲蜀王府教授語
懿文曰有一佳士賚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
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出枝山野記
文廟實録是三楊諸公手筆於方孝孺等直著
其抗命之跡可也乃曰孝孺叩頭乞哀
上命執之下於獄嗚呼是何心哉議者專罪楊
文貞恐未必盡出文貞手　出弇州別集

鄭曉古言云方遜志在翰林爲西楊修實録
乃謗方叩頭乞生
彭從吾先生過江南題咏甚多有云
神考早謝世　太孫推正適嫌隙日以開繞言
肆罔極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奉
常子澄也　輕佻故無匹蹤跡類叔文論事時造
膝一旦削庚王匆惶何太急迂人暗大體國
釁此焉隙漁陽動地來六軍盡股慄齊公泰也
爲司馬折衝乃其職內相方夫子孝孺也　樞機

資啓勿文有黃門陳繼之也　自少稱英特之死
矢靡他鼎鑊甘如蜜所貴賢士模萬段奚足
恤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
乃非直筆
聖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戇愚甘心取
族滅不觀解縉也與胡廣也　乘時附鳳翼　恩寵
日日加聲名垂簡册　出尊聞録
方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爲文千二百
首總若干萬言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

以傳既而謝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鶚王忠文公之孫汝諸所傳錄者皆稡焉既又從栟別駕演畫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寧海令郭君紳聞之願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為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其曰正學者蓋蜀

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 出黃巖謝鐸

嘗聞宋景濂先生過佛寺方孝孺實從先生見佛拜黎孝孺不為禮或以為請先生曰後來未到老夫田地故耳 出水東日記

方府君行狀畧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卒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葬於溪灣童施山之原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㑗城里世敦儒術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烱元鄞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為文貫酒酹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曆法疆理之說咸求折中吳江同知金剛

奴以白金募民為水兵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从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公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為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奇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柏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至聞者心解或至洒泣 大明兵

定郡縣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四年行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　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誣先君遂得罪謫江浦遂卒於京師林夫人諱姬婦道

冠丸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卒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　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 出遜志齋集公譔

方愚菴先生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太祖錫燕儀曹瀕行奬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頒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下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過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吏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苫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

孝孺復草疏將伏　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 出宋學士集

孝孺始生之夕有大星墜於其所厥狀甚異舌能餂入鼻中精敏絶倫雙瞳烱烱 出小史

按南京錦衣衛鎭撫司監簿除前編鞅壞外所存簿籍載方孝孺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出立齋閒錄

題葉秀才爲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二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爲之記者葢先生在圍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爲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剌得其狀業欲爲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

嗚呼先生方駕經澤轇轕故主而賓於　帝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爲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爲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爲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爲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出弇州集

修撰王叔英

王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辟爲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等語

建文深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淮上

游兵迫江干

建文君遣使四出叔英募兵廣德聞

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曰泰有貳心矣令執之泰至告之故乃相抱慟哭與泰圖後舉知事不可爲乃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裾間又題其案語備忠義流芳錄華除遺事中遂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陳璵簿錄叔英妻金亦自經二女皆并就錦衣衛獄赴井死初叔英將死時貽書天台道士謝希年曰葬

我祠山之麓希年收葬之墓在州城西五里許叔英有靜學集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曰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成化中知州周瑛封植表識其墓嘉靖中編修鄒守益謫州判官立祠祀之太平知縣曾漢才又建忠節祠祀叔英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嶺上叔英以孝稱好獎拔善類楊士奇其所薦達也方孝孺嘗稱其立言溫粹文章敷贍紆徐有作者風士奇言叔英學純行正于道臣道終身無

一毫之苟又為文以祭之語在忠義流芳集後祀學宮謝文肅公鐸贊曰武王放伐微子巳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惟孤竹君子不惑夙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備遺錄同]

王叔英浙江黃巖人初從外姓陳氏久而復姓叔英博學有氣節洪武間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佑同徵至京師固辭還鄉與孝孺為道義交遺書相切劘文名籍甚部使者廉知之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考滿擢知漢陽縣有惠政己卯除翰林修撰獻資治策八條曰務學問謹好惡辯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人之去艸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艸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

去之餘則宜調攝其血氣禾稼艸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其為經濟遠畧入史館預修

太祖實錄未成靖難師起奉命募兵廣德未幾文皇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為貳心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以故乃釋泰圖再舉已而臥病僧寺知事不可為乃起沐浴具衣冠賦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兩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

未及竟奇疾忽見纓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復書於案曰生既久矣竟何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遂自經死聞者悲之死後妻死於獄二女死於井或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叔英自少以孝行稱既出仕好奬扶善類楊士奇未遇

薄遊湖湘叔英識之既歸朝表薦其才士奇由此得召用孝孺自漢中召還也叔英遺之書孝孺亦阻於時忌卒不果用叔英將死遺書祠山道士盛希年曰為我葬祠山之麓至是希年卒收葬焉希年亦台人故托以後事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其墓立石為之記楊士奇為文祭其墓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論者以叔英不媿其言

今祠於學宮（出忠義流芳遺忠錄會纂玉振同）

王叔英字原釆台州人始從母姓為陳後復本姓洪武丁卯辟為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後拜漢陽知縣

高廟晏駕之明年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辯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

去疾農夫之去艸悉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艸則或損其禾稼固自然之勢然體膚去疾之餘則宜調燮其血脈禾稼去艸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識者知為經濟遠畧與同郡方孝孺相友善孝孺之被召也欲行井田叔英與之書畧曰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知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

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行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从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从之也難从之易則民樂其利从之難則民憂其

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後孝孺於法制多所損益泥古難行者果如叔英所慮靖難師起叔英奉 命募兵廣德未幾

文廟渡江郡人皆散走兵部尚書齊泰來奔叔英以泰爲二令州人執之既至泰告之乃釋泰圖再舉然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復書於案曰生既久矣媿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於後世自經而死時年未四十將死時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如其志收葬之葢希年亦台人故托以後事尋有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俱赴井死或上

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叔英自號靜學有靜學集林佑方孝孺嘗序之以傳叔英沒後竟無完稿後廣德知州周瑛重修叔英墓立石爲之記少師楊士奇實叔英所薦嘗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自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道霜雪其明又追稱之曰先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忠孝二字葢

足以當之信爲不媿其言云出革除遺事

王叔英云余在衆中徃徃聞孝子友弟義婦事未甞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以爲後世勸出尊聞錄

墓記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

建文廟爲文字官未幾

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而死死時

甞自爲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自爲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甞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 詔捕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爲上其所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爲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且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遥致觴奠神

其來歆蓋原采甞薦楊公

建文廟久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陵夷鞠爲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瑛初爲進士時甞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官廣德余特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爲詳云原采入廣德未幾 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潰歸原采以齊爲二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故其夕原采引决原采死時

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所養非若一忙迫失據計出無所而自經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爲修治其墓拜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采

建文臣子子不爲諱而表章之非罪邪瑛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各爲其主耳原采仕

建文朝故終於

建文若仕於　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況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經營兩朝臣子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爲四時凡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鏡諸（廣德知州蕭因周瑛撰）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多惠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月日具位某官敢昭告於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曰天不施雨澤於玆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尤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過此不雨則秧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夫種而不穫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穫者乎民於此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窘於饑餒者矣況至秋而無穫其何以爲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決於此爲官而祿食於是土者視

民失所而不能救固爲官者之恥也爲神而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所而不之救豈非亦神之羞乎借使神爲縣令者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譽之或以是而罰之則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涖事未久終能蘇息是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卽賜之雨

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爲或反
有病於是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
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玆濫罰也叔英今謹
待罪於壇墠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
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減二食六
日不雨則當絶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
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
之惟神其哀之　某自今月二十三日禱雨
於神神於是日及夕卽大降之雨次日之晨

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謹告
於神俟命於齋宿之所至於今日雨意有加
未已竊以卽今惠澤旣已厭足不可有加益
雨三日爲霖過則爲災況今田麥尚有未收
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未田雨多則水溢
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傷而不可活過則
爲災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
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
令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大惠止於今日今

旣告於神宜遷俟命於次必待神之歛惠天
色霽朗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
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亦不敢復謁於神
矣當自二十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
如不得命必至於絶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
察之　某於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
時失種必將致饑以死故於其夕齋宿於神
之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神卽日大賜之
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

故俟命曰次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
爲災復禱於神乞以歛惠又卽於其夕雲收
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
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
方其初欲禱雨於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
何以禱爲及其旣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
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
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卽已
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

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未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凡為民牧者使以愛民為心憂民為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徒為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為是言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於此雖有犧牲不足以為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為職體神

之德而益以恤民為務是乃所以為報也是乃所以為謝也若夫區區世俗非禮適足以為神之瀆耳故不敢施於神惟神其鑒之 出水東日記

楊士奇簡問廣德州官訪王靜學墓所云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卒於廣德州就葬於彼未知在寺中在觀中任但聞臨卒時囑所下處姓潘師兄為葬之近祠山上下令煩詢問其墓

楊士奇曰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黃巖人少年豪氣不屈為文嚴重通和洪武丁卯辟仙居訓導丁丑改德安府學及入修撰翰林嘗薦余文學於朝士奇由是獲用壬午夏客死廣德州其妻死於獄二女死於井叔英之將死也沐浴具衣冠作絕命詞云初叔英與同郡林佑方希直友善叔英有文若干篇佑序之未幾佑先沒既而叔英死希直亦繼死士奇欲纂集叔英文求無完稿 出立齋閒錄

左拾遺戴德彝

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入翰林爲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在朕左右凢　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古人相期待德彝與侍讀張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

上意拾遺補闕以直聲震於朝後改監察御史益善於其職革除年間改右拾遺靖難師迫與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畫策防禦成祖即位召見不屈被戮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出忠義流芳金聲玉振集革除遺事遺忠錄備遺錄遜國臣記表忠錄皆同

侍讀樓璉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遊學洪武中以儒士歷召宣寧仁壽主簿藍田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君嗣位屢下　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讀靖難兵入京文皇命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　命璉及王景璉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

先生意乎璉媿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逡巡一夕自經死出遜國臣記革除遺忠錄金聲玉振集同

樓璉金華人受業宋濂之門由儒士任主簿革除初召爲翰林侍講靖難師入城召方孝孺草詔不屈死　命璉入見方受刑之慘惶懼承　旨歸而憤歎其妻問得無傷方先生邪曰我不難死正恐累及汝曹耳乃自經死

外史氏曰議者謂均一死耳不能爲方之死而乃逡巡死於牖下謂之無勇嗚呼以

此責人無全人矣若璉者其亦可謂不遠之復也歟 出郡忠事畧

樓璉浙江金華人嘗從宋濂遊洪武中以儒士歷宜寧仁壽大冶三縣主簿遷藍田知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後以事謫雲南

建文即位 詔求賢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讀

太宗定京師 命方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授之筆擲諸地曰身可死詔不可草改 命璉爲之入見時孝孺受凌遲之刑未畢璉惶懼受 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傷方先生乎璉媿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遂巡間自經死 出忠義流芳革除遺事同

或云草詔者乃括蒼王景彭又云是無錫王達善更考之 出革除遺事

編修劉現

劉現字朝紳溫州永嘉人革除初登進士高等即除翰林編修爲人魁壘博辯以詩文鳴於時在京師時妻子先病死與一子纍然獨處會諸藩多事現日夜思歸既而臥病骨立乃謁[illegible]告歸治殮具卒於家無何京師燹矣而與現同拜官胡溥楊榮楊溥皆事新朝云

出革除遺事

編修王艮

王艮字欽止江西吉安縣人建文已卯鄉試第一明年對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胡廣且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等語人以爲敢言遂擢廣狀元而以艮次之遵洪武乙丑事例首甲皆授修撰艮與第三人李貫皆與焉艮聞靖難師起居常憂懼輒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九日卒

上憫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 出革除遺忠錄

靖難師起艮居常憂懼及於事迫乃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汝等哉是夜服腦子死 出金聲玉振集表忠錄同

王艮字欽止吉水人建文已卯江西鄉試第一時年對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胡廣且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動搖等語

上以爲敢言遂擢廣爲狀元而以艮次之遵洪武乙丑事例首甲皆授修撰艮與第三人李貫皆預焉艮聞靖難師起居常憂懼輒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九月卒

上憫之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艮之家譜所述如此吉安志乃曰

文廟繼統先一日群臣多往迎附艮闔門與妻訣是夜吞腦子死非其實也艮子修亦預鄉薦擧首云 出革除遺事

別記艮以辛巳九月卒

帝遣禮部侍郎黃觀諭祭非也艮家欲避追戮故云吳康齋述所目覩審矣 出革朝志

編修程濟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敎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晩遂下獄已而兵果起　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敍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

故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之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曩之祭盖禳碑也准上諸將敗

建文君召濟還京師初濟與邑人高翔竝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止濟勿爲此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

建文君急召濟入間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

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後莫知所終出遜國臣記

程濟陝西朝邑人有法術洪武中以明經爲岳池縣敎諭岳池去朝邑千里濟寢食俱在

朝邑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間上書言某日西方兵起　朝廷以爲非所宜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　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晩也遂繫獄已而兵果起乃赦濟更以爲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先鋒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皇帝至江上濟逊去不知所終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伐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額左右曰前者何也或以狀對
文皇大怒趣左右椎碑一再擊遽曰止止止為我錄碑後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在擊處得免褏者之祭蓋禳之也出忠義流芳革除遺忠錄說纂癸集革除遺事皆同

國子監
博士黃彥清
建文四年十二月彥清爲國子博士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
建文君坐死併逮仲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後殷言彥清不在軍中金蘭得釋出表忠錄
黃彥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建文四年十二月彥清爲國子博士以在駙馬都尉軍中私諡
建文君坐死並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巳卯庚辰間法網疏濶道不拾遺有得鈔於街衢者輙拂其塵土置於潔處以俟鎭之而去一時士風樸實向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
文皇不問巳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菴和尚等者其志亦可

悲云或曰彦清本文臣出外巡訪

文皇詔至拒不受欲圖興復下皆效命顧兵力

不足死之 出遜國臣記革除遺事同

黃彦清國子監博士時充史官

成祖即位召見不屈就死其時又有牛景先高

不危盧振俱不屈死節 同出忠義流芳遺忠錄

黃彦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仕何官相傳建

文末有黃清者巡撫某地

文皇即位頒 詔至不受命謀起兵興復力寡

而死疑即彦清也或云黃訛爲王先嘗爲國

子博士充史官 出革朝志

建文朝野彙編卷七 終

建文朝野彙編卷八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吏部

侍郎毛太 郎毛太亨

毛太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代王誅爲左侍

郎蹇義爲右張紞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

所與交者並 中朝俊彦靖難兵起數上封

事條方畧紞死太亦死

諸錄止有姓名但無事績可錄

禮部

尚書陳迪 子鳳山丹山等六人附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邨迪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已未以通經召除翰林院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太典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十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允乙亥二月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迪率

朝野彙編 末卷八 二

土兵擊破之獻俘於 朝有白金彩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 旨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 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嘯聚為患宜使有司招來之其不願歸者聽附籍耕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逼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迪受 命攢運糧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 京師

文廟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命割鳳山鼻舌爇熟俾迪食之罵不絕口俱凌遲而死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修於迪故居

朝野彙編 末卷八 三

建祠祀之立石墓門 出革除遺忠錄金聲玉振集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少倜儻有志操嘗代郡艸賀萬壽表

太祖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以通經薦召為翰林編修陞侍講尋陞山東左叅政又陞雲南左布政使

建文君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徵迪為禮部尚書二年知貢舉是年水旱迪奉

詔議清獄撫流民凡二十餘事

上皆從之三年加太子少師辭俸不受北兵起
上疏陳大計與齊泰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
任軍事恐損 國威迪受 命督軍餉於外
聞變不過家而赴 京師
成祖即位召迪責問迪抗詞不屈與子鳳山丹
山等六人同日俱磔死人於衣帶上得
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
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
詞並悲烈家人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於

縣之計家橋嘉靖乙未驗封司郎中李默謫
判寧國復置祠祀迪郡人私謚之曰靖獻 出表忠錄

迪之臨刑也子丹山等哭叫曰父親累我輩
也迪叱使弗言

文皇命割其子之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因問
曰好喫否迪曰這是忠臣義子底肉香美好
喫非亂臣賊子之比遂吐唾罵而死初廷
臣同約義死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
隆歸附餘皆背去 此出說纂癸集餘文與表忠錄同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通經術國初以訓導召
拜翰林編修出爲山東參政民德之擢雲南
右布政平普定曲靖之夷革除初擢禮部尚
書應 詔陳言多切民隱靖難兵迫上疏論
大計督餉於外過門不入六月聞變赴援不
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日就僇斥罵至死不
絕口
外史氏曰迪雖以文學進然觀其履歷蓋

有用之學也及進位公卿用遺厥才且益
晩矣其死也奮激烈炳烺不下方孝孺云
出羣忠事畧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
管祖宥賢 國初從征有功調撫州守禦因
家焉父仲康嗣百戶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
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云云 此出遜國臣記
以下俱與革朝遺忠錄同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郵

公自幼有大志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召除翰
林院編修轉山東參議捕蝗弭盜民咸德之
陞尚書加太保辭兼俸靖難師起與黃子澄
上疏論大計
文廟繼統召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就刑
未刑鳳山呼父曰父親累我迪叱之弗言
命割鳳山鼻舌熬炙俾迪食之愈肆指斥遂
俱凌遲炙之後衣帶中有詩又有五噫詞世
無傳者 出革除死節畧紀

陳迪其先宣城人祖佑賢 國初從征有功
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迪自幼倜儻有志
操舉通經授郡學訓導以近臣薦召為翰林
院編修加侍讀預修大典擢山東左參政捕
蝗弭盜民甚德之時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
允後遷雲南右布政會普定酋靖烏撒烏蒙
等處苗賊猖獗迪率土兵擊破之獻俘於
朝詔出尚方銀幣為賜
建文即位改官制立六部為一品銜門徵迪拜
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是時左布政張
紞已陞入吏部迪與之同輔政 朝廷方用
羣言改修制度儀禮多所損益迪每奉 詔
集群臣修奏部中一時文物鼎新迪之功居
多時天下以水旱聞有 旨集議迪言刑獄
未清宜 勑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
審覈獄囚毋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
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嘯
聚為惡宜使有司招來之至不願歸者聽附

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盜息矣
上皆從之尋加太子少保辭兼俸不受靖難師
逼迪偕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不聽迪受
措運糧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
太宗已即位矣召迪責問慢罵不屈與子鳳山
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親
累我迪叱使勿言因罵不絕口命割鳳山等
舌臭熬熟俾迪食悉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
凌遲有老蒼頭拾其遺骸歸葬縣之計家橋

洪熙初　詔釋迪宗姻在戍者還鄉給復産
業成化間郡人祀諸鄉賢裔孫鼎近登進士
爲浙江副使亦剛鯁有聲出忠義流芳
陳迪字景道寧國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鄙
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　國初從
征有功調撫州守禦百戶因家焉父仲康嗣
爲百戶迪自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由薦
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帥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爲翰林院編
朝野彙編　末卷八
修十八年二月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
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捕蝗弭盜民甚
德之二十七年十月丁內艱奪情起復辭不
允二十八年二月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
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破之捷
聞有白金綵幣之賜三十一年
建文君即位即改官制定六部爲一品衙門免
尚書鄭沂等八月徵拜禮部尚書授特進榮
祿大夫革除二年知貢舉其年水旱有　旨

集議迪言刑獄未清宜　勑法司擇公廉仁
厚者分詣郡縣審錄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
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之迫
失今不卹必嘯聚爲惡宜使有司招來之其
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盜
息矣
上皆從之辛巳二月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
受靖難師迫與黃子澄等上疏陳論大計迪
受　命運糧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
朝野彙編　末卷八
京師
文廟繼統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
六人同日就僇將刑鳳山呼曰父親累我迪
叱使弗言因罵不絕口　命割鳳山鼻舌熱
爇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遂俱凌遲
而夗子孫俱盡迪既刑人於衣帶中得詩云
云見前注
迪葬於宣城計家橋圩埂土後宗姻有憤其
累已謫戍者掘其骨投河中洪熙元年　詔

釋宗烟在戍者還鄉給復產業成化壬寅郡人設迪神主於鄉賢祠甲辰郡守復於迪故居址立祠並立石墓門出立齋閒錄

侍郎黃魁

黃魁[illegible]人禮部侍郎相傳有黃某者巡撫某地

太宗卽位須　詔至力拒之其下欲用命與兵力寡不能克爲人縛去被戮死豈卽魁歟益不可考矣出革除遺事

黃魁建文中爲禮部侍郎與陳迪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靖難初魁不屈死之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侍中黃觀 後改官制稱侍中云

黃觀字伯瀾一字尚觀貴池人初從父贅許姓幼穎敏受學元黃哻哻死節觀益自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用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

奉 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招寃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攜二女幷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遜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幷逮姻黨

仁宗得釋柯暹爲觀傳秘不肯示人後三十年縣尹淸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祠祀之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備遺錄同

黃觀字伯瀾貴池人母許氏初從母姓自少以忠義砥礪洪武辛未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院歷尚寶卿禮部侍郎華除間日見親用改官侍中始復其姓靖難師起奉 命草詔極論大義徵兵上游諸郡至安慶聞 嗣君出亡知事不可爲慟哭再拜自沉於羅刹磯初聞變時諒其妻必死節招寃葬之江上先是其妻果率其女自投於淮清橋下

外史氏曰嗚呼觀之死也無媿湘纍矣其文章節義當爲 國初狀元第一 出孽忠事畧

黃觀池州貴池人也父贅在城許觀少補邑庠生嘗築翠微書舍讀書其間受業於元翰林待制哻哻嘗奇其爲人哻時死國難觀益慷慨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二十三年應貢入太學即發解明年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

之法爲言
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除修撰歷尚寶司卿建
文初擢禮部侍郎時改官制增設左右侍中
員次尚書遷觀爲右侍中仍兼尚寶司卿始
奏復姓黃與方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起
表請誅齊泰黃子澄二人以息兵觀奉 命
當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或束身謝孝陵詞涉
詆斥時北兵已至中原明年渡淮觀往上游
諸郡徵兵入援奮不顧身募兵至安慶

太宗已過江矣下令諭京城 左班文職奸臣
罪狀觀名列第六已而羣臣推戴
太宗卽位索寶不知所在或言黃觀取寶已赴
上游起兵矣卽 命有司追捕沒入家資收
其妻翁氏并二女皆給配象奴初觀駐安慶
聞變慟哭謂人曰吾妻素有節志必不受辱
越明日其家童自京逃來言狀是日翁果被
象奴叱出金銀釵釧之屬市酒肴以供合歡
之費佯順諾悉解與持去俟旣出戶卽乘間
率二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觀遂
招魂葬之江上今據池州府志正之舟次李
陽河聞報者曰
上已出奔過池之建德而羣臣奉
新天子卽位今三日矣觀自分大事已去力不
能支乃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湍急處紿
舟人奮棹佯爲汲水而死或云使者召觀觀
紿以見
新君必當習禮於舟中朝服再拜投水而死舟

人急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帽追捕者得之
以獻命購其屍不獲疑有匿之者遂捜觀家
且逮其姻黨百餘人繫詔獄
仁廟初悉放還其戍邊者景泰中進士邑人孫
仁使遼有老卒朱嶡給事公館亦以觀累戍
邊者嶡故爲諸生從觀游仁問舊事且泣且
言甚悉翁氏池口人沒時有司收其尸并二
女具棺殮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
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

狀元妻女云清江龔守愚知貴池始於學宮
西偏即其故址立祠祀之出忠義流芳金聲玉振集華朝遺忠錄同
人或傳故尚書泰州儲瓘家藏有覩集尚存出革除遺事

兵部

尚書齊泰

齊泰畿內溧水人洪武丁卯發解應天初名
德受知
太祖更賜今名歷禮兵二部主事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於天擇羣臣九年無過者陪祀泰與焉
乙亥擢兵部右侍郎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
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國圖籍泰出手册袖中
以進甚悉由是益承眷遇

上大漸泰與受顧命
建文帝立進兵部尚書時諸王皆　帝尊屬擁
兵專制地逼勢爍泰與黃子澄進議　詔止
諸王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
節制諸王皆不悅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於
帝令人賚　勅符勒使歸國疑隙益深泰嘗使
燕邸燕邸厚賂之泰受而歸請爲兵費
帝奇其識日益倚重泰憤宗戚權重　朝廷勢
輕思所以裁抑之乃與子澄專議削奪征討

之策親王有罪輒發兵擒之除其國故周齊湘代岷相繼罪廢　朝廷與親藩猜忌日積勢不可解實泰與子澄構成之北師起泰任軍旅之事命將出師多其籌畫

帝日召學士輩討論文史閫外事一倚辦於泰泰於是移檄指斥潜邸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語聞潜邸遂以誅泰爲兵端泰以谷王穗漏師遁還慮遼寧觀望持二心召還京惟遼王植至天下勤王兵亦稍稍集

始戰猶互有勝負及勢不可支廷議謫二人官求解尋召復位

帝遜亡泰追之不及奔廣德州語在叔英傳

文皇即位捕泰至責問泰抗辭不屈族誅夫泰以習知邊事寢尋大用卒之狂謀誤國殆罪魁也猶以捨生不屈有辭於永世云 出朝鮮志

齊泰畿內溧水人洪武丁卯發應天府解始名德受知於

太祖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

殿

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與焉乙亥遷兵部左侍郎戊寅進兵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閏五月

太祖有疾不召諸子入侍亦不令聞知及大漸將傳位

皇太孫泰預受顧命輔之時諸王自秦晉外皆

尊屬又皆所在各屯重兵專制於國地嫌勢偪恐一旦聞宮車宴駕將爲窺伺以抗制

朝廷或托奔喪爲由擁兵來京　朝廷不能阻乃　詔諸王哭臨各於本國不必赴京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今後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聞之意爲

上所矯已不平燕藩將入臨至淮安泰言於

上令人齎勅符勅使歸國泰憤宗戚權重而

朝廷勢輕思所以裁抑之遂與太常卿黃子

澄各建議削奪之策凡親王有罪輒發兵擒
之下令除其國　朝廷與親藩猜怨日甚議
者以爲皆由泰子澄二人所致及靖難師起
泰王征討之謀命將出師多其籌畫
上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
而巳　詔閫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
親藩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
何言邪語聞
太宗遂首以誅泰爲名泰以谷王漏師遁還處

遼寧二府爲變召還　京師惟遼王至遂罷
之於是天下勤王兵稍集始戰猶有勝負及
勢不可支　朝廷乃謫其官以求兵解尋召
復位　嗣君出走泰追之不及奔廣德州時
成祖入金川門下　詔曰洪武三十五年六月
十三日
大明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余昔者
固守藩封以左班奸臣竊弄威福骨肉被其
殘害起兵誅之益以維持　祖宗社稷保安
親藩也於六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
罪者余不敢赦無罪者余不敢殺惟順乎天
而巳或有無知小人乘機圖報私讐擅自綁
縛刼掠財物禍及無辜非余本意今後凡有
首惡有名者聽人擒拿餘無者不許擅自綁
縛惟恐有傷治道諭爾衆咸使聞之計開左
班文職奸臣黄子澄齊泰陳迪練安方孝孺
等共二十五人其後列奸臣榜并前凡五十
一人以方孝孺爲首武臣亦與焉泰遂被執

抗詞不屈族誅（出革朝遺忠錄）
齊泰畿內溧水人洪武丁卯發解應天始受
知於
太祖初選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與焉尋
遷兵部左侍郎進本部尚書嘗被召問邊將
姓名泰悉數無
太祖甚善之自是益承眷遇
太祖有疾不召諸王入侍亦不令聞知及大漸

將傳位
皇太孫泰預受顧命輔之時諸王泰晉外皆尊
屬又皆所在各鎮重兵專制於國地嫌勢逼
恐一旦聞宮車晏駕將為窺伺以抗制 朝
廷或托奔喪為由擁兵來京 朝廷不能阻
乃 詔諸王哭臨止於本國不必赴京又令
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 詔
下諸王聞以為 嗣君用泰謀也
上乃使泰使燕燕賂之泰皆受之歸請以賂為

兵費
上奇其識日見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安泰
言於
上令人賚勑符勅使歸國遂與太常卿子澄各
建議削奪之策凡親王有罪輙發兵擒之令
除其國 朝廷與親藩猜怨日甚議者以為
皆由泰與子澄所致及靖難師起泰主征討
之謀命將出師皆其籌畫
上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御便殿弄柔翰而已

詔閫外之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藩
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可以服敵是何言
邪語聞於燕遂以首誅泰為名燕藩上疏且
曰發奸臣齊泰與臣究問如 陛下不發臣
必不休兵抵京師泰以谷王櫘遁歸京師慮
遼寧二府有變乃皆召還寧王權與燕合謀
不至惟遼王植至遂留之於是天下勤王之
兵稍集始與燕戰猶有勝負及勢不可支乃
謫泰及子澄官以求解兵李景隆貽書與燕

詆齊黃已竄遐荒可息兵矣燕師不信進兵
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師已定 嗣君出奔泰
追之不及奔廣德州旣而被執泰不屈遂見
殺有子甫六歲給配後赦還子孫猶有存者
今立中山書院祠之 出忠義流芳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
舉進士歷禮兵二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上禱於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
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
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藩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偪
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
朝廷節制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䟽間我也
嘗使北平北平賂泰泰受歸請爲邊費
上益倚重泰
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泰言
上遣出　勑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

朝野彙編　卷八　二四

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建文元年靖難兵起
泰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上惟與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便殿中弄柔翰
閫外之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削屬籍
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靖難兵
遂以誅泰爲名上疏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
與臣訊問　陛下即不發臣必不休兵抵京
師赤地千里時尚遺諸王監督諸軍泰以谷

王穗漏師遁還慮遼寧二府近燕爲變皆召
還之遼王至寧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日進
逼淮泗謫泰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以書與
燕謂齊黃已竄王可息兵不聽進兵益急尋
召泰還未及至京金川門開
建文君遜去矣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
復竟被執見
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
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
存故居爲舖人稱尚書舖云

朝野彙編　卷八　二五

仁宗爲長陵神功聖德碑述
建文君焚崩葬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
之於是泰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
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
莅爲祠祀泰巳酉余往溧水造泰祠見其五
世孫光裕即六歲兒之後也 出遜國臣記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
高皇帝改賜今名累官至兵部尚書受顧命輔

嗣君時親藩多不靖泰首建削奪之策　詔
閫外事一以付之密與黃子澄謀移檄指斥
諸藩逮周王橚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邊執
齊王榑囚之湘王柏闔宮自焚降岷王楩爲
庶人
文廟因是稱疾盛暑中四圍著火猶自謂寒北
平三司皆憂其危篤長史葛誠上變會燕邸
亦遣官奏事泰請執之鍛鍊成獄遣内臣賫
勑符逮繫護衛官屬先是以謝貴爲北平都

指揮使張昺爲布政使覘察燕邸動靜元年
遣都督宋忠等往征約謝貴先發葛誠爲内
應六月貴等圍王宮甚急
文皇謀以所逮官屬悉付内臣令其召貴昺臨
視久之二人至伏壯士擒之鞫知其謀出於
齊黃七月遂興靖難之師以討之始年間尚
互有勝負及諸軍敗没勢不能支乃用計謫
之於外以求解兵　嗣君出亡泰追至廣德
不及被擒而歸不屈遂族誅

外史氏曰諸藩之釁泰實開之此罪之魁
也然初以習知邊事受眷於
高廟及後專閫外之事乃多失策嗚呼當國
者若是欲無亡得乎幸其不屈而死差可
人意耳　出革忠事略
齊泰應天府溧水人累官兵部尚書與黃子
澄特見親重於
高廟靖難師起泰專主征討之策命將出師皆
其籌筭　嗣君惟與方孝孺等論周官法度

處便殿泰未嘗輸而已兵至金川門谷王及李
景隆開門迎降泰力不能支乃出走過廣德
州語在王叔英傳中無何
文廟正大統泰被執與黃子澄俱不屈遂族誅
出金聲玉振集
齊泰應天府溧水縣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
始名德後受知於
高皇帝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
身殿

高皇帝躬禱於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與
焉乙亥爲兵部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尚書嘗
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
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簡要詳細
高皇帝益奇之自是益承眷遇及
高皇帝棄群臣泰預受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自秦晉外皆尊屬且各擁重兵
專制其國地嫌勢逼恐其窺伺乃　詔諸王
哭臨於本國毋得奔喪赴京又令王國所在

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臣以
爲用泰謀也
上乃使泰使燕燕賂之泰受之歸請以所賂爲
兵費
上奇其識日見倚重及燕藩將入臨至淮安泰
言於
上令人賫　勅符使歸國遂與太常卿黃子澄
各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其國發兵擒之及
靖難師起泰力主征討命將出師多其籌策

上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
而已　詔閫外之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
斥親王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乃可服敵
是何言邪語聞靖難師遂以誅泰爲名燕藩
上疏且曰發奸臣齊泰黃子澄與臣究問如
陛下不發臣必不休兵抵京師赤地千里
朝廷惟優詔荅之猶使諸王視師泰以谷王
橞漏師遁還慮遼寧二府爲變乃皆召還寧
王權與燕合謀不至惟遼王植至京師始與

燕戰有勝負及勢不可支謫泰及子澄官以
求解兵時二年二月也李景隆致書於燕謂
齊黃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燕師不信進兵
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
上出走泰追之不及至廣德州語在王叔英傳
泰欲往他郡起兵與復居官嘗乘極白駿其
出走也慮人識之乃以墨塗焉既而行遠汗
流墨脫有識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泰
不屈見殺其從兄弟敬等皆死叔時永陽彦

皆充軍有子甫六歲配給後赦還今子孫猶
有存者其故居在溧水今爲舖舍人猶稱尚
書舖云初泰等之惟禍也永樂中其黨已有
赦宥
仁宗卽位御製　太明神功聖德之碑述
建文君自焚崩葬以天子之禮臣僚非其罪者
咸復之於是泰等奸黨皆見赦宥給還田土
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譬則天道然
雷霆摧擊之下而雨澤隨之於戲

昭皇帝之廟號爲仁也誠仁矣哉 出革除遺事

永樂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司奉鑾史勉等
於奉天門口奏浣衣局副使張淋有奸惡婦
一名黃氏着教坊司領去臣等請　旨奉欽
依快領來便刺了當卽史勉等又奏齊泰姐
姐等三名未曾刺字奉欽依快刺了欽此 出
教坊錄

尚書鐵鉉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
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當
上意屬鉉立決
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參
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
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
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
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

降開城門候
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
文皇益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
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
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
縣堅守者寔多布政華書生大參公能出奇
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遁者稍稍收合
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

大叅公便宜署部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晝　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將皆駑才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

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

建文君以却敵功進鉉布政司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　誥命封三代鉉入謝　京師賜宴饋羴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激欲自裁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口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出遜國臣記

鐵鉉河南鄧州豐和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調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太祖喜之賜字曰鼎石是時羣臣奔走奉職各懷救過不贍鉉獨以材能稱　上任使數被命讞法司疑獄有聲

太宗在燕邸有告言國中事者

太祖召法司推問數日獄未成

上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由是益愛重之未幾遷山東布政司叅政庚辰靖難兵起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未嘗鈌乏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叅幕高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卒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圍之數匝不能下鉉在兵間每出不意擊敵兵皆破城攻壞者輒完築之或云鉉與北軍相持山東城壞鉉以藍布縫成

大片界灰紋其上如磚石甃成狀張於外而
襯之以蕭蔀人於內潛修築誘外兵云一夕
修完外兵遠望疑爲眞完遂不敢逼或云鉉
於城壞處輒懸
太祖御像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鉉於像內潛修
築完固
太宗苦之一日詐開門縱令將士解甲出降
太宗信之整車駕入鉉豫於城上潛置石板如
牌壓之幾爲所中凡相守三月餘

太宗數被窘乃棄去事聞於 朝下 詔褒美
賜以金幣入謝賜宴陞右布政尋進兵部尚
書佐大將軍盛庸總天下兵壬午四月靖難
師至宿州鉉奮擊大破之於小河中原震動
太宗恐事不濟幾欲棄師北還已而諸將佐言
再戰得大勝遂長驅渡江時鉉猶擁殘兵淮
南覘圖興復而大勢已去及
太宗卽位擒鉉至反背立庭中正言不屈
上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命劓其耳鼻亦不顧遂

碎分其體至死猶喃喃罵不絕聲時年十月十
七日年三十七父仲名母薛皆年八十餘竝
海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
七歲鞍轡充局匠尋皆死鉉以非常之才匡
難奉國遭天命有改不能有所成然剛毅果
敢之氣耿耿激烈不少屈撓自其早歲受知
太祖已負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操後
卒如所願
太宗後亦每封羣臣稱其忠焉 出革除遺忠錄

忠義流芳同只欠父仲母薛子福安一段不錄

建文元年五月北兵圍濟南急鉉及徐盛等
諸軍悉力防禦大挫北兵
成祖隄水灌濟南濟南人恐鉉曰計且破之不
三日追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且日且降盡
輒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
里無驚動城中人
成祖大喜下令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
壯士闉堵中約候

成祖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
成祖入撫諭
成祖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埤者皆登城伏
堵間
成祖比入門門中人呼千歲鐵板亟下傷
成祖馬首
成祖棄馬取從馬走走至城下城下伏兵發斷
橋橋不可斷
成祖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鉉令守埤者詬罵

北兵大怒攻益急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
北兵至秋七月不能克姚廣孝曰師老矣舍
之南去鉉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激
發忠義北兵攻東昌鉉拒之大戰城下圍
成祖數匝北兵大困胡兵奮擊
成祖得由東北角潰圍出張玉戰没
建文君以濟南功賞鉉進布政司使再陞兵部
尚書參盛庸軍務平安戰小河鉉援之北兵
連敗王眞戰没中原震動

成祖欲北還以諸將言乃引兵南下再戰得勝
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成祖即位鉉猶擁殘兵駐淮南執鉉至不肯屈
遂遇害　出表忠錄
公諱鉉河南鄧州人洪武間由國子生授禮
科給事中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嘗有訴藩封違法狀者
召至屬法司鞫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公鞫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

法司有疑獄必屬以公未幾擢山東布政司
參政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隆奉　命出師
駐德州公督漕運飛芻輓粟水陸並進未嘗
缺乏俄軍敗南奔公與斷事高公巍相遇於
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既而被圍相持
不下城有攻破者輒完之被圍既久乃伏兵
門內開門詐降欲得計
文皇入城下板閘閉之幾中其計已而出兵戰
城下靖難師大敗奔還凡三月圍始釋事聞

賜金幣封三代入謝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
尚書佐大將軍歷城侯盛庸總天下兵北伐
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 京師責問不屈而
死 出備遺錄說纂集同

外史氏曰嗚呼使中原數載之間守土之
臣盡如鉉也則靖難之師雖出神算豈能
飛渡江淮也邪惜乎用之已晚不能盡厥
施耳 出孝忠事略前段與各錄大同不錄

鐵鉉河南鄧州豐和鄉人洪武間由國子生

初授禮科給事中已而改都督府斷事奏對
詳明
高廟喜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
必以屬鉉
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之屬法司問之
數日獄未成
高廟怒 命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重之
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庚辰靖難兵起曹
國公李景隆駐師德州鉉督漕運飛芻輓粟
水陸並進未常缺乏既而景隆軍敗乃奔與
參贊高巍相遇於臨邑遂協謀募兵收景隆
潰卒守濟南城
太宗至圍之數重月餘不能下城有被攻破者
鉉輒補完之每出不意擊敵兵皆破一日詐
開門令士卒解甲降潛於城上用板候師入
即下之幾中其計靖難師知不能克越三月
乃棄去事聞遣使賜以白金綵幣封及三代
鉉入謝

上賜宴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佐大將軍
歷城侯盛庸天下兵壬午四年靖難師至宿
州鉉帥精銳奮擊大破之於小河中原震動
當是時
太宗恐事不濟幾欲棄師北還已而姚廣孝及
諸將佐言乃再戰復大勝遂長驅渡江時鉉
擁殘兵駐淮南規圖興復而大勢已去及
太宗即位用計擒鉉入見正言不屈反背立於
庭中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

侍郎陳植

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起為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

文皇帝立誅之具棺殮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建文朝野彙編卷九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刑部

尚書侯泰　弟敬祖子玘京兒附見

侯泰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督餉山東濟寧不守轄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行事

文皇即位泰至高郵與隸士高茅卯仔同執下錦衣衛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中

出遜國臣記與革除遺事死節紀略表忠錄同

侯泰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主抗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京都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州被執七月十日就僇弟敬祖子玘尋亦坐死　出金鑾玉振說纂癸集同

侯泰字順懷河南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師起泰建守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寧

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安六月京師不守泰聞變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與弟敬祖子玘俱坐死 出華朝遺忠錄

侯泰出處履歷不知其詳建文間官至刑部尚書燕藩兵起泰奉命督餉運至濟寧五月至淮安時官兵數敗京師巳告急矣六月赴闕行過高郵被執至京不屈僇之弟敬祖子玘亦坐死 出忠義流芳

侯泰刑部尚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七月初十日典刑弟敬祖男玘俱典刑妻曾氏配象奴刺三爲妻後刺三病故復發與錦衣衛習匠人侯京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京兒尚在監聽决 出立齋閒錄

侯泰南和人建文間爲刑部尚書北師起泰與侍郎郭任諸人主抗禦之策 出華朝志

尚書暴昭

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時防藩府甚嚴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于
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于眞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出亡被執見
成祖抗罵不屈去齒牙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其頸乃已 出遜國臣記並忠錄同

暴昭山西潞州人建文年間爲刑部尚書初爲左都御史命採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爲之備燕王深憾之時北平爲燕所據於是開設平燕布政司命昭掌其事後
成祖卽位被執至京抗罵不屈死 出忠義流芳

暴昭不知何許人或曰山西人也華除初以刑部右侍郎爲北平採訪使甫至燕而變作亟歸言于 朝及

建文君亡被執抗詈不屈王怒先去齒牙斷手
足詈聲猶不絶及斷頸乃已或曰昭初嘗爲
北平布政司參政云 出革除遺事

侍郎張昺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侍郎
二十八年四月轉左侍郎
建文君卽位諸大臣言藩王周代岷谷湘相繼
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强謀略有威望者爲
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
受密　命未幾　詔讓
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
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亡恙昺不
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
年七月初六日會　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以
爲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　朝廷
不妄防守遂偕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
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不伏死之屍得還葬昺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詷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昺死友直遂得爲北平參議靖難後族昺家並近戚程亨輩其疏遠及里人並戍邊子一得避脫

文皇嘗夢昺爲厲出焚其屍而色如生昺家上祖坟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鄉賢祠祀之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朝野彙編 末卷九 末

張昺澤州人革除年間齊潞不靖廷臣建議凡藩國所在必更置守臣素負重望者使居其地乃擢昺爲北平布政司左布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利其吏友直密聞于

太宗遂命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于端禮執昺及都指揮謝貴等隨攻奪九門昺不屈死 出金聲玉振

革除初齊黃建削奪諸藩之策凡藩國所在悉以素負重望者爲守臣以鎮之乃擢張昺爲左布政使昺日求燕府細事并休誘其官屬昺吏李友直聞于

太宗及王宮被圍以計擒昺及謝貴于端禮門乘機攻奪北平九門巳卯七月六日也不屈族

外史氏曰嗚呼當擐甲王宮之時正所謂騎虎之勢也昺乃輕身寡謀一召而往自投虎口又誰之咎邪以其不屈而死故錄之 出擧忠事略

朝野彙編 末卷九 七

昺當國初擧人村革除閒爲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以公爲北平左布政公察

文廟必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掾吏李友直泄其謀會 朝廷遣內官逮護衛官屬

文皇召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死及繼統遂族其家

上屢夢公等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而棄之而

色如生 出備遺錄

張昺山西澤州人洪武年間薦舉人材累官
禮部右侍郎二十八年四月巳巳遷本部左
侍郎
建文君即位頗見任用會諸藩不靖廷臣建議
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居
之乃以昺爲北平布政司使昺至察燕王必
起兵遂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衞及屯田
軍士列九門防守飛章奏聞有椽吏李友直

朝野彙編 天卷九 下

智譎人也昺以心腹寄之友直乃竊其章雍
聞于燕王而都指揮張信亦以貴謀告之會
朝廷遣內官逮護衞官屬至府燕王遣使諭召
昺及貴交付所逮之人昺等信之入至端禮
門爲燕山右護衞副千戶譚淵所執昺及貴
皆不屈而死
成祖登極族其家後
上屢夢昺等披髮爲厲命發其尸焚而棄之面
猶如生有一子逃去不知所終正德庚辰知
州馬汝驥主祠祀之 出忠義流芳與革朝遺忠錄革除遺事同
李友直或云愛卒或云愛吏洪熙改元 詔
昺戚屬戍邊者家籍一人餘縱之還里昺家
墳在水南去州城之東三十里 出秘史
戴校尉潘安拿昺燕山右護衞小旗丁勝從
麗來與殺彭二于家賞紵絲二表裏銀二十
兩 出南京錦衣衞貼黃冊
初
高廟崩諸王庶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
畢遣還時

朝野彙編 天卷九 九

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 遺詔至北平王稱風
痺屢日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
乃乞三子視疾 朝廷以 遺詔不可乃止
明年疾愈來朝由正道入不拜御史曾鳳部
劾奏曰殿下當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
之情由正道不拜大不敬當問王大驚左右
顧
上徐曰是至親饒他自是日晏便殿親愛浹洽

矣未幾復稱疾以三子請
上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問之增壽獨
曰臣以一家保不反時中山王女爲王妃
朝廷必謀及之輝祖忠于
建文增壽則厚于
文廟也於是三子得還至國後稱疾佯狂走市
中奪食物飲酒語言褰亂或臥土壤或暈仆
彌日昺等嘗問疾殿中
文皇擁紅爐猶呼寒昺嘆息而出誠密語云非
病也不得于

上故耳昺弗信防益懈王布置既定乃稱疾僉
府僚三司畢賀尚扶雙杖臨朝遂賜宴酒酣
進西瓜令校拳碎之以進巳而曰水去不堪
取刀剖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捽昺下擲杖
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迫耳昺不服遂斬
之以殉出秘史
張昺山西澤州人由禮部侍郎出爲北平左
布政使巳卯會　朝廷遣內侍逮護衛官寮
至府
文皇逼使召昺至執而殺之三十五年禮部引
犯人程亨等男婦五名爲姧惡事奉欽依是
這張昺的親是鐵差錦衣衛拿去用火燒出立齋閒錄

侍郎胡子昭 一作子韶

胡子昭字仲常嘉定州榮縣人舊名志高世居縣之東平鄉富經術性忠介由儒士薦除間爲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刑部侍郎壬午九月一日受僇年四十闔族被擒獨弟志遠官蜀府典寶匿跡以免近御史熊湘于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出金聲玉振

公諱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游後以儒士薦至

朝野彙編 六卷九 十三

京師

高廟重之華除爲史官歷山東按察司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僇 出說纂癸集

胡子昭四川榮縣人少從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之子昭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以漢中府教授陞翰林院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進爲刑部侍郎建文四年九月十一日死之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謫戍子紹禛習匠 繼永樂九年繫獄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祀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胡子昭字仲常舊名志高字伯尚後以避嫌改世居嘉定州榮縣之東州鄉子昭富經術性忠介方孝孺爲漢中教授講明理學往從之游蜀獻王賦詩贈之其後以儒士被薦至京師王紳輩甚重之華除閒爲史官歷陞山東按察司僉事進爲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

朝野彙編 六卷九 十三

一日坐方黨受僇年四十一闔族被擒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編伍子紹績繼發習匠後亦編伍獨弟志遠爲蜀府典寶匿丹稜以免近御史熊相于州治之西立祠祀之 出華除遺事 華除遺忠 忠義流芳同

胡子昭嘉定州人山東按察司僉事庚辰年爲史官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處決妻王氏女住兒配千戶喜孫爲奴父復初年八十三充軍母郭氏年八十一隨住男紹年十

二繽年七歲繼年十四俱習匠繼永樂三年充軍九年三月間合收監聽決（出立齋閒錄）

戶部

侍郎卓敬

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洲生而穎悟絶人讀書十行俱下一目輒去終不再讀亦不忘七歲從羣兒戲有異人見之曰此奇兒也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性至孝晨昏定省之禮雖遠不廢嘗夜歸值大風雨昏瞑不辨咫尺得一牛憑之而行及門下縱之則黑虎也洪武戊辰登進士除給事中每上疏切直無所顧忌或以太剛則折爲戒敬謝曰敬本寒微荷天子厚恩擢置諫官清要無比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吾知盡諫議之道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已禍福豈所計哉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于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　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

令天下邪
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益器重之他日
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更爲
源士後復稱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歷遷禮
部右侍郎建文初年嘗密奏裁抑宗藩大略
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
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今觀燕藩必
爲變乞徙封内地以消其患翼日召見榻前

曰卿何得爲此言對曰臣言是願
陛下察之事竟寢而靖難之師起矣
太宗入城敬以姦黨捕至
上見而訶之曰此小臣得非往日建議幾至搖
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乃爾敬對曰先朝
如從敬言殿下豈得至此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乃繫獄初姚廣孝以高
僧負重名每爲敬所輕抑銜怨切骨言于
太宗曰昔者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

不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哉
上時使中人諷之受官敬益不屈斬之夷其族
敬臨刑從容歎曰敬等受國家恩厚矣用兵
數年不能出一計匡輔社稷誠死有餘罪但
恨不得行其志耳神色自若經日其面猶生
云尚方没其家貲一室蕭然惟書畵數軸敬
有高世之才而未及大用立朝慷慨英偉多
所建白美姿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曆地理兵

刑之學靡不精究尤邃性理爲文章精粹峭
拔磊磊落落似其爲人詩詞宏婉有一唱三
嘆之遺音焉
太宗在藩邸素聞其名及臨朝甚惜之雖爲姚
廣孝所忮
上實不忍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
惟卓敬耳遺書五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
經世之學別有詩文五十卷宣德間門人黃
朝光作年譜行狀後朝光子養正摘其小傳

并書至京求傳侍講安福劉球作傳球稱其
與夷齊當並不朽且以忠貞私謚之江陰高
賓前知瑞安得其像傳于毀軸之中副使李
夢陽又隱括作小傳云 出革朝遺忠錄
公諱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洲博學
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
奥十五六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得
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中
進士爲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踰制
朝野彙編 大、卷九 十八
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
除初
文廟入朝卓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
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
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
莫能察疏上
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竟寢後靖難兵入有執
敬數之曰此非前日奏我諸王者邪敬厲聲

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
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
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
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斬敬夷三族 出備遺錄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嬉
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明卿恤血不
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
道得一兕牛憑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
朝野彙編 大、卷九 十九
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改元士尋又
改爲源士又復爲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
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
上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耳因陞宗人府經歷
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
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
燕王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
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

明莫能察

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即位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聽姚廣孝惡敬必欲殺之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

朝野彙編 大卷九 二十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文詩峭拔磊落所著有詩文十五卷

出遜國臣記金聲玉振集同

成祖執敬欲殺之而憐其才曰敬欲徙朕內地建文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姚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底探物耳使敬言用上豈有今日哉上乃殺敬 出表忠錄餘文與革除遺忠錄同

卓敬字惟恭浙之瑞安人性孝而敏 國初以進士除給事中好直言或戒其太剛敬謝曰敬知盡吾職耳禍福非所計也言之益力累陞戶部侍郎革除初密奏裁抑宗藩大略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文廟入京首執敬數之曰得非前日奏裁親王者邪乃繫之獄遣人諷之仕不屈而死

朝野彙編 大卷九 二十

文廟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卓敬可謂不負君矣 出聲忠事略

卓敬字惟恭溫州瑞安人家卓奧後徙滄洲生而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目輒不復讀亦不忘七歲時有異人見之曰奇兒也恤血不華色耳年十五六讀書實香山性至孝晨昏之禮雖遠不廢嘗夜歸值風雨路迷得一牛乘之歸及門下縱之則虎也洪武中戍

辰進士拜給事中好直言肯勸
上曰諸王服飾尚有擬天子者此舛之道也何
以令天下邪
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更爲
源士後復稱給事中上疏多過直或戒以太
剛則折敬謝曰敬知盡諫諍之職耳禍福非
所計也爲之盆力歷遷宗人府經歷
建文登極上疏言燕藩空徙封內地以消其萌
朝野彙編 天卷九 二二
翼日召見榻前詰之敬曰臣言是願
陛下察無何而靖難師起矣
上悔不用敬言乃陞戶部侍郎復密奏裁抑諸
藩之策大略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
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奏入事竟寢
文廟繼統首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裁諸
王者邪乃繫之獄遣人諷之使受官姚廣孝
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

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之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敬遂不屈而死臨刑神色自如
經日其面如生籍沒其家一室蕭然惟書畫
數軸而已敬之死出于廣孝所忮
上寔不忍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卓敬可
爲不負矣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雖天文律
曆地理兵史刑書靡不造其奧所著有遺書
十卷詩文五十卷宣德間敬門人黃朝光子
養正齋敬小像并其書至京師求編修劉球
作傳球稱其與夷齊當並不朽且私謚之曰
朝野彙編 天卷九 二三
貞忠 出華除遺事
卓敬浙江瑞安人生而穎悟絕人讀書十行
俱下一目輒去終不再讀亦不忘七歲從羣
兒嬉有異人見之曰此奇兒也恤血不華色
耳年十五六讀書寶香山性至孝定省之禮
雖遠不廢嘗夜歸值風雨路迷得一牛乘之
而行及門縱之則黑虎也洪武間登進士除
給事中好直言肯諫

上曰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此外道也
何以令天下邪
上笑而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
上命改爲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更爲
源士後稱爲給事中上疏無所顧忌或戒以
太剛則折敬謝曰敬知盡諫諍之職耳禍福
非所計也爲之益力陞宗人府經歷
建文卽位上疏言燕藩必爲變乞徙封內地以
消其萌費日召見榻前詰之對曰臣言是願

陛下察之無何而靖難之師起矣
上悔不用其言乃遷禮部左侍郎復密奏裁抑
宗藩之策大略謂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
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察奏入事竟寢
太宗入城敬以奸黨捕至
上見而訶之曰此小臣得非往日建議幾至搖
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乃爾敬對曰先朝
如從敬言殿下豈得至此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乃繫獄初姚廣孝以高
僧重名每爲敬所輕抑銜怨切骨言
太宗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
殺石勒而勒終殺衍使敬言誠見用
陛下豈有今日哉
上時使中人諷之受官敬益不屈乃命斬之夷
其族敬臨刑從容嘆曰敬等受國家厚恩矣
用兵數年不能出一計匡輔社稷誠死有餘
罪但恨不得行其志耳神色自若經目其面

如生云籍其家一室蕭然惟書畫數軸而已
敬有高世之才而未及大用立朝慷慨英偉
多所建白美姿容善談論天文律曆地理兵
刑之學靡不精究尤邃性理爲文章精神峭
拔磊磊落落似其爲人詩詞宏婉有一唱三
嘆之遺音焉
太宗在藩邸素聞其名及臨朝甚惜之雖爲姚
廣孝所忮
上意不忍嘗嘆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不負其

君惟卓敬耳宣德間門人黃朝光作年譜行
狀後朝光子養正攜其小像至京求侍講安
福劉球作傳稱其與夷齊當並不朽且以忠
貞私謚之副使李夔陽乂作小傳云

戶部侍郎卓敬京師平首被執責之曰此小
官得非前日裁抑諸王者今日爾不臣我邪
敬厲聲抗拒曰昔武王聖德夷齊尚不朝周
今上正朔相承略無過舉一旦利欲迷心遂行
篡逆吾恨不得請上方劒刎死得見

上於地下而復欲我臣之亦何心哉
文皇怒猶欲生之而不忍殺姚廣孝以為不可
敬實英雄才若縱而不殺未可安枕遂殺之
夷九族妻妾發入教坊　出編年

卓敬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于
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卓敬女楊奴牛景先
次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欽此　出
立齋閒錄

侍郎盧迥

盧迥浙江仙居人建文三年為戶部侍郎迥
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酒酣
輒長歌人或誚迥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
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
珙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卓除遺事同

盧迥浙江仙居人仕建文為戶部侍郎迥為
人疎爽每飲酣善長謳人以為狂及歷顯途
恭慎自將比犯難笑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

之　出革朝遺忠錄忠義流芳同

侍郎郭任

郭任鎭江丹徒人廉愼有吏才仕至戶部侍郎調兵食北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鎭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出表忠錄中間與忠義流芳大同不備錄）

郭任鎭江丹徒在城人一云定遠人戶部侍郎戮死其子經亦處斬次子金山保戍廣西三女給配（出說纂癸集金聲玉振革除遺事革朝遺忠同）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愼有吏才仕至

戶部侍郎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鎭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出遜國臣記

郭任鎭江丹徒人建文間爲戶部侍郎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愚以爲迂也今日備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遲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縞將坐自困耳

太宗聞而惡之及卽位責問不屈被戮妻子俱死三女給配（出忠義流芳）

郭任鎭江丹徒人戶部侍郎男經處決金山保廣西充軍三女俱配象奴（出立齋閒錄）

主事巨敬

巨敬陝西平凉人初爲監察御史建文中戶部主事以清愼稱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巨敬陝西平凉人不知其所以進初爲監察御史華除中爲戶部主事靖難師至被縶死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都察院

都御史茅大芳

茅大芳太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長詞孟廟有千古難亡義利詞之句或贈之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忤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賞賚甚寵大芳感激顏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

建文君卽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殷梅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

文廟繼統不屈死之 出遜國臣記

公揚州太與人國初以儒士典教淮南擢秦
府長史
高廟寵賚之勉以董子之業感激思奮名其堂
曰希董華除間陞御史大夫靖難師起以詩
寄淮南守將殷梅盖北兵爲鐵叅政所拒未
至淮時也及入統不屈死之
外史氏曰大芳志於仲舒而臨大節不奪
非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與 出羣忠事略
洪武間公以儒士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
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大芳以爲特受隆遇
懼無以報 聖天子眷知之恩益自感激諫
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
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
焉方孝孺爲之記華除間累官至副都御史
靖難師起以詩寄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
壯之壬午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同
日棄市 出金聲玉振集與表忠錄備遺錄同

茅大芳揚州太興人自少頴敏得家學工詩
文爲宗黨所重父友嘉興陳堯道嘗寓之有
詩爾生平今二十每懷聰敏舊無如陸機此
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獻書洪武中以儒士
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而悅之擢秦王府右長史內出制詞
褒美且勉以董子輔相德業等語賜賚期待
之者甚寵大芳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
用感激在王左右諫諍彌綸得大臣體未踰

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
以彰聖訓且著其志焉方孝孺爲之記建文
中累擢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及靖難師起
憤國命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殷梅慷慨
激烈聞者壯之盖北兵初起爲鐵鉉所拒尚
未渡淮時也
太宗入繼壬午八月十七日坐姦黨不屈與其
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
文生亦誅焉 出遺忠錄

茅大芳揚州泰州人博學能詩文嘗謁孟廟作詩一時作者皆遜服洪武間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隆大芳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報每以正道規王諫諍彌綸得大臣體因扁其堂曰希董章聖訓也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云革除間累官至副都

御史靖難師起嘗以詩寄淮安守將梅殷輩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其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飜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歎一長歌蓋北兵爲鐵鉉所拒尚未至淮時也後守將擒得詩因及大芳壬午年八月十七日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誅焉 出革除遺事

茅大芳揚州泰興人自少穎敏得家學工詩文嘗謁孟廟作詩一時作者皆遜服父友嘉興陳堯道嘗寓之詩有云計爾生年二十餘每懷聰慧舊無如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獻書之句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祖召對而悅之擢秦府長史內出制詞褒美且勉以董子輔相德業等語賜賚期待之者甚寵大芳以爲特受隆遇懼無以報稱每以正道規王諫諍彌綸得大臣體因扁其堂曰

希董彰聖訓也方孝孺爲之記稱其志意偉然才氣傑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於正誼明道之旨建文中累擢右副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及靖難師起憤國命日蹙嘗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慷慨激烈聞者壯之詩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飜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

一歎一長歌蓋燕兵初起爲鐵鉉所拒尚未至淮時也後守將被擒得詩因及大芳坐姦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死幼子文生亦誅焉至正德末始祠於泰興遺文五卷後郡人尚書儲巏輯之名曰希董遺集出忠義流芳錄

希董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

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證則夫人之眞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秦府長史茅侯大芳其所謂善尚友者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者積久入朝　天子留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驟膺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獻納得大臣體來踰年

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然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茅侯之仕也　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子謂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

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焉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 天子之訓矣 出遜志集方孝孺作

茅大芳妻張氏年六十歲病故奏 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擡去門外着狗喫了欽此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於奉天門題奏 出教坊錄

都御史陳性善

公諱性善初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勤止安雅

上嘉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間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出說集癸集

陳性善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中舉進士授行人司副久之遷吏部侍郎 建文在東宮時已聞性善名及即位召問以治道多見信用靖難師起命監李景隆軍敗績於白溝河與同事者被執以歸悉縱遣之性善獨朝服躍馬入於河而死

外史氏曰當諸臣之被執也不加誅戮而縱遣之者得非

文皇帝惜才之深意與其後諸臣或仕或不仕雖不可攷而性善獨慨然以死殉之易曰中行獨復其是之謂與

陳性善山陰人洪武中以春秋魁鄉試乙丑
會試列名上第見
上唱名至性善
上見其凝重屬目久之授行人已而入翰林爲
編修命繙錄劉伯溫遺書當時 天威嚴肅
進見者皆惶汗或掣肘不成一字性善動止
安雅書法端妍
上見悅命賜以酒是時誅譴不測性善淹留竟
日家人以爲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超拜

禮部左侍郎
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
朝獨留性善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道且使
書於紙以是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朝廷
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攻性善朝
見曰 陛下不以臣爲愚猥承顧問臣既僭
言 上聽許臣必行令而詔書云然所謂爲
法自戾 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燕藩師
起

上命性善監李景隆軍景隆召還後在何福軍
中靈壁大戰敗績性善與大理寺丞彭與明
欽天監副劉伯完皆被執以去燕師悉縱遣
之性善朝服躍馬入於河以死內難平 詔
加追戮徙其家屬於邊後悉赦還時餘姚黃
墀陳子方與性善同死節墀有詩曰爲臣貞
欲効全忠豈料飄成與叛同子方詩曰北狩
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 出忠義流芳

黃墀陳子方附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中以春

秋魁鄉試丁丑會試列名上第入見
高皇帝令唱名至性善見其凝重屬目久之謂
侍臣曰君子人也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副
已而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薨
上命御史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
玩占於石室中從鐸詣 闕上之
上揀精楷者數人入便殿繙錄性善預焉
上天威嚴重進見者皆惶汗甚或掣肘不成一

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既竣書法端好

上嘉悅命賜以酒是時威讋叵測性善淹留竟日家人以爲必死既出莫不大驚久之超拜禮部左侍郎薦達薛正言輩前雲南布政司韓宜可方隸謫亦以性善言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已熟性善名及即位一日退朝獨留性善賜之坐問以治天下之要且使書於紙以是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更改性善

朝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僭言 上聽許臣必行今而詔書云然所謂爲法自戾 陛下無以信天下矣未幾

文皇帝入靖內難

上命性善監李景隆軍大戰白溝河敗績與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賓等皆被執以歸悉縱遣之性善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 詔加追戮徙其家屬於邊後悉赦還邑人吳縣爲傳其事此人能如此其死可取似與平安輩不同 出革除遺事與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僉都御史周璿

周璿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蠻兒皆沒官 出遜國臣記

周璿青州諸城人建文初以神策衞經歷言事擢左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蠻兒永樂中猶繫獄 出革除遺忠錄

周璿青州府諸城縣人妻王氏男蠻兒隨母給配永樂九年三月内收監聽候

御史大夫練子寧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也父伯尚洪武初任起居注以直言忤 旨出爲廣德同知調汀州鎭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性英邁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歌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莊大奇之後游邑庠與金幼孜相善常謂之曰子後必爲名臣我當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試明年對大廷極言

朝廷今日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太祖嘉之擢至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子寧益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學行誼稱之滿三載丁母憂杜門屛跡力行古喪禮服闋仍除修撰

建文立用廷薦拜吏部左侍郎子寧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辛巳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爲御

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事職專糾察子寧初
任左副都御史中丞靖難師起曹國公李景
隆奉　命出師至北方密通款藩府賣國喪
師謀祕未露子寧一日于朝班內執景隆陛
前數之曰景隆以功臣子兼至戚為上公奉
命出師　朝廷何負于汝汝乃敢謀叛姦
邪不忠請速行誅
建文不聽子寧叩頭大呼曰賣　陛下者必此
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姦請先伏誅是日

遂罷朝北師渡淮廷中倉皇失措靖江王府
長史蕭用道衡王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
計指斥用事者之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
用事者見之大怒盛氣以詰兩人子寧從旁
沮之曰國事至此吾與公輩當均任其咎尚
怒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免
耳詬者愧而止
太宗即位　詔治姦黨李景隆于
上前必欲殺之子寧不屈遂族誅姻戚被逮論
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吉水
錢習禮以子寧姻戚未及逮既官中朝恒為
鄉人所持心懷疑懼以告學士胡廣楊榮乘
間為
上言之
上忻然曰使子寧今日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
禮乎即日下令禁止子寧與侍講方孝孺同
朝孝孺嘗稱其多學而甚文後同知王佐輯
其遺文一帙序而名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

副使李夢陽始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
祀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出革朝遺忠錄與金聲玉振集表忠錄備遺集國記同
練子寧初名安以字行江右新淦人自幼志
趣不凡與金幼孜相友善嘗曰子異日必為
良臣吾其為忠臣乎洪武乙丑舉進士第二
人拜翰林修撰久之陞吏部侍郎革除間多
所建明與方孝孺同見親信改御史大夫靖
難兵起日夕畫策防禦與景隆敗還極論其

姦邪於朝班中執請誅之時靖江府直史蕭
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誤
國之罪齊黃怒詬之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
容人言乎詬者愧而止北兵渡江景隆開門
迎附子寧不屈遂伏誅

外史氏曰子寧請誅李景隆此制勝之長
策也而時不能用此其所以亡歟他日
太宗嘗謂侍臣曰子寧若在朕固當用之
聖君惜才之心可覘矣 出羣忠事略

文皇即位指揮劉傑縛練子寧至語不遜斷其
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
書地曰成王安在族其家 出遜國臣記 遺忠錄同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臨江新淦人父伯尚洪
武間爲起居注以直言忤　旨謫廣德州同
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安性質
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竹
莊命賦水竹村居歌有千山暮雨石泉逼一
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莊甚奇之後游邑庠
與金幼孜相友善常謂之曰子後必爲良臣
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
廷極言今日　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
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僇之因歷
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
忌諱
高廟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入翰林爲修撰
安益以名節自砥礪於是聲望藹然中外咸
以文學行義稱之未幾以母喪去位杜門屏

跡力行古喪禮服闋陞吏部左侍郎時華除
君初嗣位安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與方孝
孺等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史庚辰罷都
察院典刑獄改爲御史府如唐宋御史臺故
事專糾察靖難師起安極論曹國公李景隆
奸邪不忠喪師賣國一日于朝班內執景隆
數其罪過奏請誅之
上不聽安憤激稽首曰敗　陛下大事者此賊
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姦請先伏誅

上素柔弱爲之不樂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
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
指斥用事者罪過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
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安謂之曰國事至此吾
與公等罪不可逭乃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
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耳詬者愧而止壬
午六月有　詔治奸黨安不屈遂族誅之姻
戚被逮論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
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于朝爲

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少保楊榮乘間以
聞
文廟忻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
耳況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後同知王佐輯
安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
李夔陽命有司梓之又立金川書院祀安父
子名其堂曰浩然云　出小史
練子寧江西新淦人也性英邁志操不凡初
從鄉長者竹莊先生游竹莊命賦水竹村居

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
句竹莊大異之後游邑庠與金幼孜友善常
謂之曰子後必爲良臣吾當爲忠臣洪武甲
子領鄉薦明年對大廷極言　朝廷今日用
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以
小過而遽僇之因歷陳古人所以任用教養
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太祖嘉之擢第二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子寧益
以名節自砥礪由是聲望蔚然中外咸以文

學行義稱之丁母憂杜門屛跡力行古喪禮
服闋仍除修撰
建文立拜吏部左侍郎子寧進賢退不肖多所
建白與方孝孺特見信用尋遷左副都御史
庚辰罷都察院典刑獄改爲御史府如唐宋
御史臺故事職專糾察拜御史大夫靖難師
起子寧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奉　命出師密
通藩府奸邪不忠喪師賣國一日于朝班內
執景隆數其罪請速加誅

建文帝不聽子寧叩頭大呼曰敗 陛下者此
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誅
上素柔怯爲之不樂遂罷朝北師渡淮靖江王
府直史蕭用道衡王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
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二人議
用事者見之大怒盛氣以詬兩人子寧旁沮
之曰國事至此吾與公輩當均任其咎尚怒
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耳
詬者愧而止

太宗即位 詔治奸黨李景隆于
上前必欲殺之子寧不屈遂族誅姻戚被逮論
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遠方者又數百人惟吉
水錢氏得免及習禮仕于朝恒爲鄉人所持
心懷憂懼以告學士胡廣楊榮二人乘間以
聞
上欣然曰使子寧今日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
禮乎即日下令禁止後提學李夢陽立金川
書院祀其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忠祠議

謹按故左副都御史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
係臨江府新淦縣人今分峽江縣則公峽江
善政鄉三都人也公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
注直言忤 旨出爲廣德州同知調臨汀鎮
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其烈節家風有自來矣
公少與金幼孜友善嘗謂幼孜曰子異日爲
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于鄉明年對

大廷極言近日 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
小善驟進小過輒戮因歷陳古昔教養任用
之道言甚剴切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迹
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
侍郎建文初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以
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又改御史大夫
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子寧改御史中丞
靖難兵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

景隆陰懷異志屢敢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頭大呼曰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爲國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既渡江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當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事已至此尚不能容人言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詰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於朝爲鄉人所恃以告少保楊榮榮乘間以聞

文皇欣然曰使子寧尚在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昭皇踐祚 詔稱方孝孺練子寧等俱是忠臣

宸章褒愍心迹愈明竊念練公力挽綱常志扶天地以身殉國何慚背息之言見義忘家遂赤要離之族精誠貫于金石大節振于古今固宜隨在表揚者也況追踪故土實光靈降陟之鄉而肇建新邦又風化激揚之日大饗崇祀誠爲要典該縣城西有廢廟一所近議拆毀合改爲祠宇以祀練公俾冤魂有託俟鬼來歸不惟可以慰泉下之忠抑足以作後來之氣云爾又有自靖祠詩云中原龍戰起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見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

難功 出海鹽錢琦臨江集

練子寧謁安慶余忠宣公祠

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沉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負椒漿識者讀其詩便知他日必以忠烈著名已而果然可謂不負其言者矣御史府即都察院建文時所更名也 出蓉塘詩話

虒犂生賦

廣州府學教授長樂鄭萬奎藏其父虒犂手卷有洪武甲戌國子博士臨安錢宰所著虒犂生傳辛巳春三月晦日廬陵胡靖光大讀虒犂生傳詩文有建安張智蘇伯厚等詩文多不盡錄錄練子寧張顯宗二文于後賦曰閩粵之區有先生號虒犂者耕於寬閒之野而老於熙皡之鄉以告松月居士曰吾拙於進取而惟犂鋤之是虒安於寒窮而惟稼穡

之是務方吾犂之在手也茫乎其無思熙乎其自怡不啻執圭秉璧之榮而運斤游刃之適也夫是以取而自名子其爲我賦之居士曰嘻予知所以得遂夫虒犂之樂者乎天生蒸民紛然有欲彊則凌弱衆則暴獨非聖神之首出孰克爲之司牧藹德禮於春生凜威刑於秋肅夫婦以別父子以屬彝倫是惇風俗返朴夫是以士得遂其詩書商得通其販鬻工得以措其巧於方圓農得以盡其力於

穜稑昔者堯舜在上皡皡熙熙康衢擊壤幼恬老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漸仁摩義頌聲以興洎戰國之爭雄遂下逮夫秦楚開阡陌而廢井田窮干戈而瀆威武民生斯時何所控訴漢祖大度文景無爲光武明章世紹丕基藹黎民之醇厚幾刑措於斯時魏晉以降五胡紛爭裂冠毀冕氈裘相仍偉唐室之開基繇太宗之神武感魏徵之仁義歎封彝之莫覩曾未幾何藩鎮跋扈更歷五季民罔常

主及乎宋室之興削平僭亂開文明之景運幾跨唐而軼漢休養生息三百餘年彼番番之黃髮咸沒齒而無怨元氏之衰羣雄奮起鹿逐鯨吞瓜分鼎峙哀蒼生之紛籍轉溝壑而未已赫焉大明如日之升攙搶渙其氷釋魑魅匿而無形接統乎千歲受命於穆清偃武修文坐致太平出斯民於塗炭化愁慼爲歡聲是以四海之內無一夫之不獲皆女織紝而男農耕向使世途方艱眞人未出於斯

時也救死而恐不贍又何暇躬犁鉏而樂溝洫自今知之伏膺勿失雖耕田與鑿井皆歌詠夫帝力貧窮相貧患難相恤租必先公食必先力耕必讓畔以同歸乎吾皇之極於是躬犁生仰而謝俯而揖請書諸紳服之無斁洪武三年冬十月既望清江練子寧　夫古人平居未達率躬耕以樂其道務本力穡以敦其業工賈逐末之事不與焉若伊尹之於有莘郤缺之於冀野德公之於鹿門孔明之

於南陽皆是物也閩人鄭琳讀書播耨執勤耒耜而不求聞達自號躬犁生吾友吏部侍郎練公子寧爲賦以宣道其意音韻鏗鏘而甚得體國子助教鄭孟宣氏懇余數語其後予嘉其陶然樂於畎畝之中非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者比特爲書焉建文二年夏四月十八日臨汀張顯宗跋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絲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又嘗記徐侍講元玉云閒之錢侍郎習禮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寧疎遠姻親一時雖脫禍而恒爲鄉人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不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出水東日記

正月二十四日校尉劉通等賫帖一科將引

犯人張烏仔等男婦六口爲奸惡事又引犯人楊文壽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爲奸惡事欽依是連這幾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時起還有不平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這廝每都拏去同刑科審親近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充軍若拏遠親不肯把近親的說出來也都凌遲了　出立齋閒錄

御史大夫景清

景清陝西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人入翰林改監察御史華除間擢御史大夫壬午六月之變羣臣死者甚衆清平素尚氣節乃降附新朝若不介意一日觀星者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

文皇帝固疑清至是早朝清獨着緋衣遂收之得所佩匕首詰責不屈而死死後英爽迭著焉

外史氏曰嗚呼若清者其諸豫讓之儔非與或傳其徵時能息逆旅之妖而死也又爲厲鬼蓋其所稟剛正之氣故也 出羣忠事略

景清陝西眞寧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祕書清求焉弗與固請約旦與之旦往索其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窻所業書耳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以對也祭酒叱生退請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祕太甚特此相戲耳初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來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且日女以聞其父父追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其戶妖自是遂絶後清試甲戌禮部中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華除間陞左都御史會改都察院爲御史府左都御

史改御史大夫

文廟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之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焉一日清早朝着緋衣入先是觀星者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

上備之意固疑清及朝清獨着緋也遂收之而得所帶劒因加詰責不屈而死死之夕精爽迭見李夢陽爲清作傳曰清本姓耿報籍誤爲景云 出金聲玉振集與華除遺忠錄同

景清本姓耿眞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

二人試禮部第三入翰林改監察御史三十
年陞左僉都御史與實俸是夏臺臣鄧文鑑
劉觀及清奏事罷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吏
疏爲給事中劾下　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
察私茶
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
文皇帝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死而清獨委蛇
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
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朝野彙編　大卷十　三三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着緋遂收之得所帶劒
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爽迭見族其家已而
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
瓜蔓村里爲墟　出遜國臣記
景清本姓耿陜西眞寧人清倜儻尚大節洪
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三十
年春召見嘉其材命署都察院是夏鄧文鑑
劉觀及景清奏事罷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
吏疏爲給事中劾　詔下獄宥之改金華知

府建文初署北平參議
成祖嘗宴之尋召還
成祖即位覘知
建文君出亡也志圖興復乃自詣
上上厚遇之清常藏劒衣袵中一日靈臺奏星
變
上因疑清及朝清衣緋遂收之得所帶劒詰責
不屈乃磔之實其皮以草械繫長安門是夕
精爽迭見
朝野彙編　大卷十　三三
上夢清仗劒逼晨過清繫所忽索自斷屍前二
三步若犯駕狀乃藏之庫中夷九族掘焚其
先墓又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　出表忠錄
公諱清陜西眞寧人華除間爲僉都御史以
剛直聞
文皇入南都清死之一云
文皇既即位清陽臣伏而陰懷豫讓之志
文皇夜夢有紅衣人挾刃圖不軌遂驚覺明日
視朝令遍搜羣臣清果衣紅而潛挾利刃詰

之對曰欲爲故主報讐耳乃用鐵箒刷其肉
至盡親屬連坐者尤衆 出說纂癸集
景清陝西眞寧人初清赴舉過淳化主家有
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來去即復
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且日女以聞其父
父即追及生道所以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
父歸貼於女房戶上而妖自是遂絕洪武廷
試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嘉其才能命署左僉
都御史建文初改爲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
靜
朝野彙編 八卷十 三四
上識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及
建文闔宮自焚清覘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
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
伏利劒於衣袵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日
早朝清衣新緋果獨鮮也
上命左右搜之得所帶劒清之志不遂乃躍起
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含血近前直
沁噴御衣
上愈怒剝其皮草揎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
碎礫其骨肉是夜
上夢清仗劒遶殿追逼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
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　詔赤清
族盡掘其先墓焚燬焉抄提九族外親尤慘
眞寧一邑幾遍延蔓於鄰郡縣云 出忠義流芳
朝野彙編 八卷十 三五
景清陝西眞寧人本姓耿以報籍而訛倜儻
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祕書清
求焉弗與固請曰吾但一見即還吾縱敝一
夕豈能盡熟之耶生不得已與之曰往索其
書曰吾不知何書初未嘗假汝也生忿訟於
祭酒清持所假書往見曰此燈窗所業書耳
即背誦徹卷及問生生無以對初清赴舉時
過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
來去即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且日女

以陷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自是遂絶後清試甲戌禮部中第三錄詩書二經對大廷賜第二人及第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丁丑春召見嘉其才能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華除間陞左都御史會改都察院爲御史府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廟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同日死之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焉一日清早朝着緋衣入先

是早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上避之因疑清及朝清獨着緋也遂收之而得所帶劒因加詰責治不屈而死死之夕精爽迭見嗚呼豫讓爲主報讐清豈其倫歟 出華玠遺事

清陝西人洪武末進士第二人爲翰林編修慷慨有才器擢爲副都御史

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清植立罵不已

上徐責之曰且不說爲天子即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復罵不已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

上衣乃命臨之罪及九族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乃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無人焉 出蓬軒類紀

洪武甲戌會試第三名景清刻四書經議 出雙槐歲抄

南京國子監洪武甲戌題名碑景清名詔鑱去

都御史司中

司中洪武二十九年以監察御史署都察院三十年擢左僉都御史建文時死事 出表忠錄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一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大理寺

少卿胡閏

胡閏字松友西闕人才志不凡洪武初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遷右補闕晉大理少卿及
文廟入金川門即日死之或又傳閏嘗題詩吳岗祠
高廟極賞累拜前官閏亂稿不存時在忌諱故履歷不詳 出傳信錄

太宗既渡江入京師以黃子澄齊泰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胡閏等為姦臣皆誅之 陳迪聞北兵逼近與黃子澄齊泰郭任侯泰黃觀方孝孺練安胡閏宋徵戴德彝韓永等奏請急設法防禦禍且不測
太宗既即位召迪等俱不服族誅 出白下紀聞

胡元入主中華聘吾祖可進公為郡學錄不就戒子孫力學俟時約同志吳存何英胡閏

徐素四先生爲會以長沙王廟爲會所每會
薦祖攜先父原善公先往焚香靜坐一日以
忠義相砥礪元末兵亂遷徙無常故舊落落
如辰星獨先生授徒講學其中兄秉方受業
胡門察其無他遂以其子妻之胡先生嘗獨
坐嘆曰天下何時平乎遂奮筆書松廟壁題
曰蒼虬出蛰復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
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元至正二十一
年　吳王下饒州見先生詩召見越八年

吳王卽
皇帝位建元洪武四年郡舉秀才一見卽曰此
秀才是題詩鄱陽廟者授都督府都事遷經
歷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建文君卽位六月置補闕拾遺官首擢先生右
補闕建文三年辛巳正月東昌捷至先生晉
大理右少卿四年壬午六月十三日谷王橞
李景隆獻金川門兵入城卽遣內戚召方孝
孺又命廖鏞廖銘曰汝兄弟嘗受學方孝孺

善爲我詞又召先生召高翔衰経望闕慟哭
聲徹殿廬召先生先入
上諭令更服先生曰死卽死服不可更
上曰九族都該死面傳　命抄提以恐之竟不
屈
上怒命力士以金瓜落其齒碎之齒盡聲不絕
上大怒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皮以乾草實之
成人形懸武功坊卽日差官校馳赴籍家抄
提　出精忠就義類編

國初官贓至十六兩以上剝皮貫草府州縣
衛所之左特立一廟祀土地爲剝皮場名曰
剝皮廟於公座傍置一剝皮貫草之袋噫初
以處墨吏今以處忠臣劉伯溫所謂殺運未
除耶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
成祖諱
孝陵遂卽　皇帝位復揭姦臣榜於朝堂增徐
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
希范陳彦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

茅大芳胡子部韓永蕖希賢林嘉猷蔡運盧
振牛景先周璿等五十餘人後張紞復吏書
鄭賜王鈍黃福復戶刑工書尹昌隆曾鳳韶
復御史惟曾鳳韶臥邸不應　命復加侍郎
召又不應自刎然後抄其妻李氏亦未及全
族戍其子公䂓亦㳒及親友如胡閏則赤全
族戍親友數百人連累死徙數千人其直言
不屈即日死明矣出龍飛紀略
一名胡閏伊男胡傳福西隅六啚十甲人洪

武三十五年爲姦惡事當年六月胡閏縊死
抄提全家二百一十七人赴都察院將男胡
傳慶全家典刑胡傳福年幼發鞍轡局習匠
永樂五年調雲南跤趾後衛宣德五年取回
調永清右衛宣德六年胡傳福逃回原籍宣
德七年首縣差人勾解發饒州所宣德十年
永清衛又勾傳福狀訴通政司備云永樂二
十二年
仁宗皇帝恩赦兵部奏奉　聖旨是寧家爲民

景泰四年故天順六年開除戶絶出鄱陽軍册
胡閏全家縛發東市縛至傳福大哭全家放
聲大哭兩列御史淹淚陳瑛亦色慘乃命饒
死充軍按傳福方六歲發錦衣充幼軍越六
年亦止十一耳遂爲出幼調衛跤趾永樂二
十二年
仁皇登極宥傳福爲民值跤趾亂赦文不通傳
福不蒙宥　恩宣德五年取回跤趾各衛軍
傳福類調永清宣德七年徙以二千里外親

老单丁改附近例調饒州所南北遷徙一貧
入骨無力上伸軍民吏胥操文勾解安得精
明郡邑擔當任事代爲奏辯累至宣德十年
南兵部先人考績北上攜傳福往備奏方宥
先人乞養還饒攜傳福歸景泰四年傳福年
六十一鰥而死此豈章惇所爲哉毋亦胡公
數之窮耶不然天以完節付巡遠天下爲重
一族爲輕萬世爲重一生爲輕南安詩云忠
公人是愛公人信矣哉萬曆壬辰仲冬七日

夜漏四下七十五翁史桂芳燈下書 出留臺往牒

陳瑛曰不以叛逆處彼則我輩何名舉朝大吏俱不答瑛遂決意泄忿一日閱傳建文尚在與諸逋臣爲亂瑛卽密奏方黃諸家門生故吏結爲死黨且號稱同志以虛名惑衆者尤可深慮宜以謀反大逆下令捕之正犯凌遲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房屋器物盡沒入官庶無後艱

上惑焉 命瑛便宜行事以是恣肆羅織鈐壓刑理二法司革除諸臣匪惟戮其身且戮其九族又及其九族之外親延至九族外親之外親師友交游但有隻字相通卽指爲奸黨蔓連十族殆無孑遺村里爲墟復延隣邑至今有誅十族之號振古所無也陳瑛其禍首哉黃巖胡氏驗一書其信史哉 國初徵聘高賢及累徵不起逸士綠先生故一網打盡矣 出莫鳳紀異

永樂七年差內官八年差舍人柴斌抄祝靜安等四十七名男婦家財產業變價解院以致貧苦徹骨沿途乞覓死於道路死於逃竄其最有財力者方得解院又非刑拷掠死於杖下死於獄犴九死一生猶戍極邊刀兵烟瘴惡地一丁一衛父南子北姑媳兩離兄弟叔姪裂分四散孩提乳子肩挑背負有母抱子子持父不忍分離者有挑至中途困憊無柰棄子道傍者有家產盡絕貧極無依全家隨戍者 出門下紀聞

胡閏弟女婿祝靖安三十都十啚人全家人口家財解院祝靖安與妻命婦胡氏俱累死祝泰康山海廣康盧龍永康肅州三子三衛永戍俱故正統二年改饒州所拘頂方萬古軍本府查問未結 出莫鳳紀異

閏交契張仲禮 國初以賢良應聘由教職歷官四十年陞惠州郡守不攜家亦無一价獨姪張福緣隨任炊爨永樂初以姦惡外親抄原籍家財幷全家人口解院陳瑛疑家財

未盡復差舍人柴斌行廣東巡按添差官兵
同至惠州府抄扎柴斌恠無官資怒甚扭鎖
公徒步出府合府男婦大哭爭餽柴舍金方
寬刑更有士夫追送廣城贐柴舍祈寬恤方
免沿途窘辱迨至饒見公無族又無片瓦寸
土大失望遂加銅鐐復非刑虐福緣先死公
解院垂死尢遣甘州永戍到衛即死族即滅
而降冊勾单歳歳下西隅二啚排年刑比無
休至永樂二十年方得開除戶絕 冊出鄱陽軍

閏姑夫張應原慶遠永戍路死西隅六啚戶
絕
張應原女婿陳鎖住此外親之外親也家財
千金解院貧甚與妻張氏竹籃挑男陳福安
同行張氏病浮腫死古廟中不及掩埋棄去
鎖住獨挑力乏行遲長解催迫又棄福安道
傍行數舍尢聞兒啼鎖住觸地長解救起沿
途乞覔至陝西一長解死過凉州嶺一長解
東死鎖住逃回至常德府潛住流落四十年
矣至正統七年還饒六十六都三啚里排苦
比收管批迴首官監故戶絕
閏女婿史秉方西隅七啚史可甦孫史原壽
子夫妻俱故抄提外甥史遇逼虛龍史天舍
山海史天福開平三子三衛時史天舍九歲
史天福七歲二軍妻皆幼女買竹籃肩挑二
担同日發行宗族親戚恐遭牽累不敢賫送
史遇逼到衛二弟路死未幾遇逼亦死勾史
玄林史陞史廷富史斌憲補故無嗣丁盡戶

存
閏祖舅江賢充取富戶塡實京師今又抄沒
原籍家財解院江賢銅鼓子江南保慶遠永
戍全家人口累死南隅三啚戶絕
江賢女婿劉童祖江南保女婿李天生皆外
親之外親也亦抄家沒產
李天生盧龍单丁年幼竹籃挑解路死三十
四都十六啚戶絕
劉童祖盧龍子劉承宗山海父子累死次子

劉得宗解死又勾踈宗劉清解死北隅一啚
戶絶
閏妻舅方均永樂元年提奸黨均逊樂平深
山訓蒙越五年提亟均妻弁二女到官怒云
如何拏婦女來校卒云懷抱中是男子官曰
就解小厮去問何名答曰狗俚均聞歸代幼
兒解院均山海永戍死幼兒亦死饒人恐外
親連累亦無聘二女者隨至戍所嫁士人勾
方福清補宣德五年奉

宣宗皇帝聖旨親老单丁二千里之外者改附
近便養福清改饒州所方義接役二百年不
缺均原住南門大街基屋宏厰庶民不敢承
買尋改布政分司後方姓子孫無基址住西
門外城壕見存方彬方模方栢今
萬曆皇帝宥爲民在祠承祀西隅六啚七甲
方均女壻傅繼祖亦外親之外親也抄全家
解院繼祖同男傅四保五保等發銅鼓衛永
戍父子三人全家婦女在衛累死長男三保

義男傅慶才在途累死後山隊二啚戶絶
閏祖母重姪妻克政財產解院全家人口發
三萬衛永戍南隅一啚戶絶
家產萬金解院姑容二丁一衛者三家陳興
祖丁善與董道源
閏外甥陳興祖全家人口家財產物變價萬
金解院陳興祖陳都賢開平陳受祖陳怡山
海陳文生方蓄髮陳似海未蓄髮並以籃筐
貯之挑赴盧龍未幾三衛六軍累死正統八

年陳都保妻李氏改淮府羣牧所正軍打獵
餘丁守門弘治四年僉事汪　宪以陳觀音
解人高滚趙永清解開平三人俱不生還追
比批廻刑禁十餘年無柰弘治十四年陳玄
一妻劉氏解人高坊柯貴庚解開平又不生
還監比批廻八年無柰正德四年陳實妻張
氏解人許達陳遜解開平混收充軍批廻到
縣淮府復勾陳恩陳鼎陳居陳良陳照陳廷
賛陳憲陳受陳鳳陳恩弦充軍

萬曆皇帝宥爲民見充西隅六啚六甲坊長軍
戶削除見在陳思弦陳艮卿陳虎陳龍陳忠
陳憲宗陳公節陳民奉在祠承祀
閏祖母姪丁善與全家人口家財產物變價
萬金解院丁善與丁效寬開平丁慶係丁善
安盧龍丁久遜丁善童山海丁善本丁子和
三萬丁善得丁善宗陝西甘州中衛五衛十
軍累死勾丁毛弟丁瓚丁衢補弘治四年五
月僉軍汪　究以丁全解廣寧前屯兵部放

回十八年廣寧前屯冊勾丁乞孫解兵部又
放回正德十三年三萬衛隱匿
仁皇宥文牒以丁善本丁子和逃冊申遼東都
司轉申都督府類送兵部送司吏書符同發
降冊勾单本省巡按發布按二司清軍道行
府縣兵房吏書牌拘丁乞孫監故止遺二男
長關保年三歲次三保年一歲流落而死坊
長告縣相埋東隅一啚戶絕
丁善與孫壻董道源外親之外親也全家人
口抄解家財產物變價萬金解院董道源道
振道安甘州道生同姪董巴子三萬董善同
董歪子開平七丁三衛又勾董福安改饒州
所接補三百年僅存董文秀董四六住大龍
橋南坐西朝東鐵匠生理今
萬曆皇帝宥爲民後山隊二啚軍戶削除
胡閏父義男汪老子分居出外年久全家解
院俱累死止存汪老子孤身老病氣息淹淹
尤發三萬衛出門卽死西隅五啚戶絕

閏孫壻李貴羽林衛千戶財產變價解院李
貴獄死親弟李滿受山海族兄李大毛盧龍
弁全家人口累死南隅一啚戶絕
閏外甥徐善慶山丹徐丑兒開平徐伯丑三
萬三丁三衛弁全家人口累死西隅四啚戶
絕
徐丑兒女壻余極生外親之外親也全家解
院累死極生發盧龍死西隅四啚戶絕
閏男妻弟雷冬受陝西凉州雜木口父雷黑

牛開平義男雷包頭三萬俱累死雷武孫改
饒州所征進死西隅五啚戶絕
閏曾祖母姪余福緣財產全家人口解院福
緣開平景文極東廣寧子虎兒極西慶遠三
丁三衛
仁皇恩宥景文虎兒回籍止留福緣在開平給
還原抄家產宣德二年六月虎兒兄弟賣屋
基與高斌度日宣德十年死西隅六啚戶絕
閏妻姨夫翟玄童盧龍翟玄貞山海　欽差

刑部右侍郎吳　清理本戶二丁二衛在伍
不缺將翟阿姚氏釋放回家病故北隅五啚
戶絕
閏父與黃羊俚兩姨表弟外親之外親也全
家人口家財解院羊俚三萬衛累死東北關
二啚戶絕
閏妻姨壻程關生外親之外親也山海疎族
程自遠開平程太俚南丹全家人口累死後
山隊四啚戶絕

閏伯祖母姪江普化遠親也開平江教化山
海改饒州所江細弟補死一都十一啚戶絕
閏妻舅祖蘇得民四川鹽井西隅五啚戶絕
閏男妻姨夫李慶童遼東三萬族兄李愛山
盧龍北隅二啚戶絕
閏姑表兄周正全家人口財產變價解院周
正遼東義州衛十三山鋪伯周細兒盧龍周
皂生開平三丁三衛累死東隅三啚戶絕
閏姑表弟劉童受盧龍勾劉澄劉洪補死永

平關五啚戶絕
閏姑表姪左關生家財變價解院關生盧龍
到衛即死原係单丁西隅八啚戶絕
閏姑表姪包伴叔盧龍包力山海俱累死永
平關二啚戶絕
閏外甥李辰生山海男四兒盧龍抄沒家產
盡絕父子俱死又勾遠房李福輝解山海人
口死盡二十都三啚戶絕
閏姑表姪張咬住極南永昌子張伍極西慶

遠全家累死西隅一啚戶絶
閏外祖父顧名關弟永關虎兒解院獄死都
關盧龍佑關山海又調廣寧前屯三丁三衞
正統二年顧添宗改饒州所又勾顧添受顧
旺顧三顧四死又勾顧文府補伍
萬曆皇帝宥爲民五都一啚一甲甲首軍戶削
除見在顧文府文鑑文銓文和老兒在祠承
祀
閏母姨姪劉午孫永寧衞死北隅五啚戶絶

閏表姪史引弟盧龍累死南保坊二啚戶絶
以上充軍一百一十四名隨行親屬長解戶
長當千人萬里路費當萬金則又擾及一縣
清審勾解又擾至今二百年陳瑛流毒之遠
如此永樂九年陳瑛亦沒產亦獄死天道好
還分毫不爽汪公繼之寃死陳興祖一家十
二命丁善與全家絶滅汪亦絶滅永樂二年
李景隆沒產獄死永樂三年茹瑺全家獄死
幼男亦鞍轡局婦女亦浣衣局永樂十五年
谷王橞闔戶自焚與齊黃相去幾時彼英爽
在天終古如在此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之
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鑒之哉（以上皆出鄱陽軍冊）

孤猿夜泣

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抄提妻
汪氏子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
人俱死一路無人烟雨夜聞哀號聲時見光
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徹曉東西皆汚池黃
茅白葦悄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

國寺方有人烟念胡族詩禮舊家培養千餘
年乃成忠節豈偶然哉況其波及諸賢鄉關
彫謝此孤猿之所以獨泣耶　沈鉉

英風揭榜

御史屠叔方憫胡公新祠淹沒親友久隸戍
籍無以下[illegible]靈地下疏請
天皇欣然釋之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爲旋風
招搖入天際杲日正中若素鸞翔廻自午迄
申覆還邑正堂之中衝胡然而騰騰而不毀

又胡然而返返而不之他所而止諸廳事之中衢也耶予益驗胡公如在之神耳提面命當不若斯切也躬校戎牘得若干人請宥之邑大老史先生爲紀異詩示余敬續二章冀莘同志者於每歲六月十三日狀以祀公交游被逮者列兩廡配饗苗裔之存者歲主祀事嗟嗟胡公妻子親戚交游豈不萃忠精於一堂也哉此固余有待未展之懷也英風之興在十月初八日午時 歙陽令程朝京敬書

朝野彙編 卷十八

永樂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鄧誠於右順門題奏本年四月初三日錦衣衛發下大理寺少卿胡閏妻犯婦汪氏有男廣生奴年一歲於本年七月二十日病故了奉
聖旨去了罷 出教坊錄

少卿薛嵓

薛嵓陝西關鄉人慷慨負志操有口辯洪武間累官大理寺少卿革除間大見信任辛巳閏三月兵屢敗方孝孺建議草詔令嵓齎至燕軍又宣諭數千言刊印千餘紙付嵓令密散諸將士使歸心嵓曰
上言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既暮下令旋師
太宗叱其紿己曰事至此尚誰欺左右欲殺之
太宗曰此 天子命使也釋之而其謀不行及

朝野彙編 卷十九

内難平免嵓死謫廣西永樂初安南王爲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請還君之
上命廣西總兵官都督黃中以兵五千送歸其國中舉嵓爲輔行至芹站伏發劫天平嵓被虜死之 出革除遺事遜國臣記同

寺丞鄒瑾

鄒瑾吉安永豐人也嘗官蜀之重慶後薄遊巴渝間洪武甲戌與金華王紳相遇於渝紳稱其志篤才敏語言磊落可喜忠義人也旣而至成都士皆願與之交洪武末赴召至京建文中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與御史魏冕等同死節 出遺忠錄金聲玉振備遺錄同

鄒瑾吉安永豐人洪武末薦至京建文二年爲大理寺丞與魏冕毆約降者靖難後自殺

朝野彙編 十一 十二

詔夷其族王紳曰瑾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人也或曰四川江津人洪武中以明經修行薦起縣學教諭遷監察御史歷陞都御史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鄒瑾吉安永豐人也洪武中以薦舉授巴縣學訓導金華王紳稱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嘗以忠誼名當世旣而至成都都人士皆願與交華除中 詔求賢起瑾入朝陞湖廣僉事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與其甥魏公冕等同死 出忠義流芳

鄒瑾字公瑾永豐人洪武中以薦辟授巴縣學訓導甲戌與王紳遇於古渝紳稱其志篤才敏議論可喜嘗以忠誼名當世華除中詔求賢起瑾入朝庚辰春至京師陞湖廣僉事進大理寺寺丞魏公冕卽其甥也同時死難世以紳爲知人 出華除遺事

洪武中官蜀之重慶薄遊巴渝間邂逅王紳握手如舊識 出華除志

朝野彙編 十一 二

洪武三十五年二月又解到鄒公瑾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出立齋閒錄

寺丞劉端 表忠錄作端

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坐縱方孝孺坐樹陰剔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同官或曰高刑部郎中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寺丞彭與明 明當作民明字非

彭與明江西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初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寺丞廉勤剛毅敏達能斷四年擇知兵有風裁者督察諸將推與明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被執與陳性善死之志云四月二十七日卒 出表忠錄

彭與明萬安人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五年授兵科給事中陞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建文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尋陞大理右寺丞與明廉勤律己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為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為北兵所執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憤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 出遜國臣記

彭與明萬安人始由歲貢入國學洪武間授

兵科給事中累遷大理寺寺丞燕藩師起與
陳性善劉伯完俱在何福軍中靈璧戰敗皆
被執以去燕王悉縱遣之後北師渡江棄官
遁去莫知所終 出忠義流芳遺忠錄同

太常寺

太常卿黃子澄誌銘

黃公諱湜字子澄上世楚相春申君歇入楚
後世有孝子香盛於江夏香生瓊瓊子殤而
生琬皆大貴後十二世生由貴於吳益繁衍
高祖諱富甲湖湘生鐸鐸生瑞贅於洞庭劉
氏生則封太常寺卿至正壬辰正月望日母
沈氏生公於袁州有先兆著乘桴錄載其詳
每敎公忠義公孝謹克遵父敎年十三補分
宜弟子員以貢登洪武十八年進士第一唱

名時五色雲見
太祖高皇帝見公雅重光彩問幾歲曰三十有
四問何年不能對乃更公第三公益警斂
上命伴讀 東宮至建文初輔政言藩王權重
必爲 國患在燕尤甚豫宜削制方可保全
歲庚辰七月李景隆僨事公言景隆懷二心
慟哭乞誅之終不聽國是日謬凡公建白皆
不能用於是奉 密詔率夫人許氏及四子

珪玉潤澤由洞庭微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
倡義勤王善乃印造黃冊編公于補籍崑山
珪爲道士更名玄徵守公譜籍玉爲里正更
名彥脩守公室家約善同死國事時歲壬午
江西族人羅織殆盡購公益急太倉武士湯
華縛公詣南京
上將釋用之屢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
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　寶位
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

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比方孝孺執迷見
短朕將悉赦若罪公曰經史录翰治世所用
亂世將安用耶況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
一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
足怪者
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以勝我果
有之乎曰
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
大藩永衛　王室北狄胡塵不能往靖而反
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
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
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愚矣命引江西所錄
族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
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大慟
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
紙曰湜本爲
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後
嗣愼不足法

上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島夷足跡已至海上
復命截其足族人無大小出江西者皆斬之
獨彥脩爲崑山音語充解送役收骸骨從江
中夜歸藏焦山數年會漢王高煦謀危　宗
社
上乃追思公言削漢護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
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語爲諱今朕
甚悔之於是路防稍弛可行欲葬江陰君山
黃歆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常熟皆不可至洪

熙元年七月十二日葬馬鞍山陽有子有墓非人力也天實司之公被難時年五十三天下冤之今公論稍明是應有銘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佑眷屬友之力天護骸骨子之力死而不亡君之力百世芳風山之力藏銘於中萬年出 御史劉璉撰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

林院編修陞修撰伴讀 東宮累官至太常卿

建文君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每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

建文君書諭

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鎭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文君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强糧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

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戰輒敗棄其師遁還京又赦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 祖宗厲士卒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云仗節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劍憑

誰借奚向蒼天幾墮冠靖難兵至淮上
建文君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寘齊
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盛庸吳傑師還
卽已
建文君爲遣少卿薛嵓請罷兵
文皇又不許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
文武才略足捍國難顧屏諸閒遠以快敵人
何失計至此始悉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

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一子走易姓名
田經後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
表其後也　出遜國臣記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也少從邑
人歐陽貞受易周與學受尚書清江梁寅受
春秋博學負儁聲遊鄉校同舍避席嘗賦寒
江把釣圖詩云風攪蘆花雪作團扁舟隨處
足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常消一釣竿
欸乃數聲天地窄遨遊湖海水雲寬絲綸直
下三千丈願得鰲頭與世看人爭傳誦之洪
武癸亥膺貢入太學明年定科舉之制中京
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
人授翰林修撰尋兼春坊官侍　東宮講讀
遷太常卿
皇太孫立諸王以叔父之親多不遜服一日
太孫坐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
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
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卽位兼翰林

學士與齊泰皆用事時周齊湘代岷五府相
繼煽動
上一日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
乎子澄曰不敢忘也密退與齊泰謀之泰欲
先燕子澄曰周燕之母弟取周卽剪燕之手
足而燕亦可圖也入白之
上遂遣曹國公李景隆圍河南追周王橚至京
遷之雲南徙代王桂於邊湘王柏聞討狠狽
闔宮焚死執齊王榑囚之京師岷王楩降爲

庶人雖聖德如燕藩亦拮据加誚讓焉　朝
廷以子澄爲功褒賞之燕於是上書救周罪
子澄爲連坐決意討之己卯三月命都督宋
忠等北征七月靖難師起移檄大意言
上崇信奸回離間骨肉遵
太祖皇帝祖訓奉天征討罪人既得則法周公
以輔成王且去建文年號惟用甲子首以誅
齊泰及子澄爲名遂破雄縣懷來遣長興侯
耿炳文禦之互有勝負子澄慮師老遂請

上班師詔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
凡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有文武才子澄亦薦
之
上寵信特深甫行餞之江滸賜犀玉帶諸將各
一賞賚無筭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回而已
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攻北平城累戰皆大
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
無紀度意在覦望不誅之以謝　宗社何以
懲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衂顧成

等皆降子澄拊膺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
足以贖誤國之罪乃賦一詩以志痛聞者哀
之尋用侍臣議　詔謫子澄及齊泰于遠方
以快敵意實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
而
文廟忽渡江矣潭王（一云谷王）與李景隆開門迎附
子澄出走蘇州語見姚善傳　詔執之捕獲
責問不服死之命亦其族同時被戮者俱號
齊泰子澄奸黨榜示天下一子逃難易姓名

爲田經宥乃復姓家湖廣之咸寧近有登進
士者袁州人祀子澄於鄉賢祠（出革除遺忠錄）
金川門失守子澄走蘇州爲太倉百戶湯華
所執
上責問不服死之從子文富福遠皆死族其家
九族謫戍者四百餘人一子走易姓名田經
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士黃表其後
也（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黃子澄袁州分宜人洪武乙丑會試第一廷

試第三人授翰林修撰累遷大常卿
皇太孫初立召問之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言及即位會諸藩相繼煽動乃命子澄密與齊泰謀之泰欲先燕子澄曰周燕之母弟取周即剪燕之手足亦因可圖也遂遣李景隆圖河南迫遷周藩時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先收之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不如遣歸示坦懷無疑也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元年

七月宋忠兵敗于懷來乃以長興侯耿炳文帥遼東往援亦敗子澄慮師老于外請班師以李景隆帥師百萬以往援之授之方略見其佞回甚憂之未幾果敗還子澄哭諫曰景隆師出無紀不誅之無以示懲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相繼敗顧成等皆降大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以贖誤國之罪尋以計遠謫欲以緩師實使之募兵也
文廟即位詔索之急械係至京不屈赤其族

外史氏曰中庸九經親親爲先子澄不能引其君以當道而乃導之以漢景刻薄之事滔天燎原之勢始于一言後雖自知萬死莫贖噬臍不及矣獨其一死爲能不負其君云 出臯忠事略

黃子澄字伯淵
文廟首誅齊泰黃子澄爲名　詔曹國公李景隆率軍百萬禦之隆以驕庸當國性復奸回自負有文武才

建文寵信特深授以指畫隆多違焉出師屢敗奔還京師澄泣諫曰隆師出無紀請誅之以謝　宗社復大慟作詩以志痛聞者哀之
文廟渡江隆開門迎附澄不屈死之 出革除死節紀略
子澄有愛妾在縶所立紙牌祀之忽一日晝雷大風發瓦桷取其主去其精爽可畏如此嘉靖初提學僉事邵銳命知府羅輅立祠祀之 出革除遺事與金聲玉振集革除遺忠錄
徐凱盛庸繼踵敗衂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

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劒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出

備遺錄

黃湜死爲里正者潛收骸骨夜遁藏焦山數年後獲還崑山葬馬鞍山至今萬曆初其孫黃熊與蔣乾等同以上塚酒酣相遇爭塚地

訟縣還舊山登祭忽有聲地中如雷化青氣一道上冲從西北去又裂出一潭見有石誌乃洪熙元年御史劉璉撰題曰大明死節太常卿黃公墓誌銘其略曰黃湜字子澄以貢登洪武十八年進士第一唱名將五色雲見及入見更第三命伴讀 東宮肄文初輔政言藩王權重必爲國患在燕尤甚預宜削制靖難兵因以遽起則亦湜趣之也既李景隆僨事國不可爲於是將家屬微服過蘇州見知府姚善屬以二子籍之崑山約善與同死國時歲壬午江西族人羅織殆盡購公益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至京

上將釋用之屢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 寶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

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書不必學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湜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之況富貴儵息何足重輕殿下向

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

上語以天命湜侵

上上益恚會江西所錄兄弟從子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大慟

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但認何罪責書于紙曰湜本爲

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

上怒命截其手足族人無大小出江西者皆斬

之無何漢王高煦謀 宗社
上乃追思湜言謂侍臣曰謀國勿以黃子澄臨
刑語爲諱今朕甚悔之於是路傍稍弛可行
今上新卽位有 詔下訪建文死事忠臣而塚
會以告訐陛現靈異前是雖相傳塚在此子
孫尚未審迄此乃審其分宜祖塚亦名馬鞍
山 國初舉發華除之黨者蔣乾今酥與其
孫訟者名亦蔣乾又會當 詔訪時豈不甚
異哉於是郡縣具報驗實上其事 旨下封

表其墓立祠宇恤其裔一人主祠尋命建祠
於分宜移其裔一人往主之蓋
今上萬曆四年也至二十一年予譎掌分宜縣
教至其祠每歲春秋邑令以下致祭中奉湜
主左祀其族之同死者右祀其妻族外親之
同死者黃熊亦以博古善予予過姑蘇曾三
至其家予於太常亦若有宿因焉湜時以死
事俱沉族者四方孝孺齊泰練子寧孝孺無
後遺骸不知何處相傳門人潛瘞聚寶門外
山阿卽今高坐寺背而實不知何處也子寧
新淦人無後有玉屑集予亦曾過其故居湜
無文集 出詹氏小辨
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部舞鄧誠
等于右順門裏口奏有奸惡齊泰的姐并兩
箇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一
日一夜二十條漢守着年小的都懷身節除
夜生了箇小龜子又有箇三歲的女兒奉
欽依由他小的長大便是摇錢的樹兒又奏

黃子澄的妻生一箇小厮如今十歲也又有
史家有鐵鉉家箇小妮子奉 欽依都由他
出教坊錄
黃子澄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洪武十八年
會試第一少年有文采伴讀東宮建文時爲
太常寺卿建議削諸王之權大見信用已而
坐赤族妻入浣衣局生子名舜家兒鄭氏養
爲子目姓鄭今尚在生女四見在南京西院
題寒江把釣圖詩曰風攪蘆花雪作團扁舟

一葉任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常消一釣竿欵乃數聲天地窄遨遊萬頃水雲寬絲竿直下三千丈欲得鰲頭與世看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於右順門口奏有姧惡齊泰的姐并兩箇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小的女兒奏 欽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箇摇錢樹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箇小厮如今十歲也又有史家有鐵鉉家小妮子奏 欽依都由他欽此 出立齋閒錄

少卿盧原質 弟原朴附

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世家桑洲爲巨族父鄉中稱善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原質於孝孺爲外兄而文學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由縣學諸生登進士及第第二人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 居士謂宋濂也 今年文運屬天台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越二年庚午聞父喪 詔賜驛舟楮幣遣歸又四年乙亥四月陞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

文廟登極坐黨 詔族其家與弟原朴等皆死 出革朝遺忠錄與遜國臣記革除遺事同

盧原質字希魯初名質浙江寧海人母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二十三年父喪 賜傳奔喪二十八年陞太常少卿事

建文君屢有建白靖難後召見不屈死之 出表忠錄革除死節紀略忠義流芳金聲玉振同

少卿廖昇

廖昇湖廣襄陽人以學行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太祖知其賢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勑修高廟實錄昇與侍講學士高巽志副總裁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靖難兵事語多摭實聞茹常等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經死 出表忠錄

廖昇襄陽人不知其所進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

朝野彙編 四二

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 勑修高廟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副總裁翰林修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學訓導羅恢馬龍池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官昇博雅有史才卓朗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摭實聞茹常等自龍潭還慟哭訣絶自經死都御史陳瑛奏昇等皆不順天命効死 建文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追戮上部弗問 出遜國臣記

廖昇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王紳方孝孺相友善洪武二十九年由左軍都督府斷事遷太常卿革除間修太祖實錄學士董倫爲總裁昇及侍讀高巽志

朝野彙編 卷十 四三

副之會太宗入靖內難昇慟哭與家人訣自縊而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王叔英周是修王艮顏伯瑋皆不順命而效死於 建文討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上憫其忠不問 出忠義流芳與革忠事略革除遺事說纂癸集同

少卿高巽志

高巽志字士敏號嗇菴其先徐州蕭縣人元末因父德爲浙東宣慰都事遂僑寓嘉禾幼好學嗜文辭一時文章巨家如貢泰父師泰周伯溫琦鄭明德之祐公皆師事之故其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年二十五以薦爲鄭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轉秦府紀善累官侍講學士未幾引退又召爲試吏部侍郎以事去官謫居朐山弟士表往省之有送弟南歸序建文元年召爲太常少卿典試鄉會卒諡文忠 出庚辛考世編徐大章集

列卿年表革除遺事遜國臣記檇李英賢王弇州別集嘉興府志皆同

按巽志一作遜志而革除遺事及吾學編皆云四年靖難師起存歿無考乃趙司空志云卒諡文忠不知何據沈志古蹟復有高文忠墓在嘉興縣東奚家橋北豈卒於革除間邪若靖難後必不得文忠之諡矣

附庚辛考世編

高遜 巽一作 志字士敏直隸蕭縣人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嗜文辭少嘗侍父宦遊吳中一時文章家如宣城貢師泰鄞易周伯琦遂昌鄭之佑俱客遊吳遜志皆從受業故其爲文深醇雅則成一家言年二十五爲鄭山書院山長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革朝庚辰會試禮部尚書陳迪侍中黃觀知貢舉遜志以太常寺右少卿與董倫爲考試官得吉水王艮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子榮新淦金幼孜居首楊溥武進胡濴太康顧佐時稱得人同較藝者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 景一作 張秉彝監試御史王度俞士吉亦一時之選壬午之變王度葉惠仲死難餘順命顯庸遜志存沒無可攷見殆晦迹終身挺節不污於時耶 出革朝志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一 終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二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六科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陳繼之興化莆田人一云巖嵊人遷涸江登華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

文廟舉兵清君側之惡繼之每有建白因肆指斥嘗言於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誅之不聽已而承福果開門降于敵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與黃子澄巨敬等不服遂族誅出革朝遺忠錄金聲玉振集同

陳繼之建文二年進士爲戶科給事中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之詞逆京師不守繼之死之父秀母黃氏戍甘肅道死子徵仔妻姚氏女進奴京奴没官弟余翔等悉戍邊出遜國臣記

陳繼之福建莆田人登華除二年進士授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宜稍爲限制人給五畝餘各以賦民從之及

文廟舉兵清君側之惡繼之每有論建因肆指斥無所顧忌嘗言於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心有陰謀請誅之不聽增壽者中山王達之次子實　燕妃同母弟也已而增壽事迹敗露果被

建文帝誅之

成祖即位責問不屈　詔磔之出忠義流芳

陳繼之興化莆田人登華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與杭州知府虞謙議同　朝廷從之

文廟舉兵清君側之惡繼之間有建白因肆指斥嘗言於朝曰徐承福燕之至親必有陰謀請誅之不聽承福者中山武寧王達之子本名添福

上使宿衛賜以今名實王妃同母弟也已而承
福果開門降與敵或曰所劾即徐增壽非承
福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與黃子澄齊泰巨
敬韓永輩不服遂夷其族出華除遺事
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出說纂癸集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言江南僧道多占腴田
請人給五畝以賦民
上從之遂 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
矣本以清淨空幻爲宗避事離俗爲事近代

以來俗僧鄙士貪着利養殖貨富豪甚至田
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利害相承迷不之
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
能自守每罹刑憲雖身遭戮辱而教亦壞焉
夫佛道本心陰翊王化其助弘多至于末流
所習華本蠹蝕教門致使訕毀肆行貽累厥
初朕甚憫之原其故也實自田始今天下寺
庵宮觀除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一人
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
盡入官有佃戶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
平民如舊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祖業
及歷代撥賜爲辭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
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應丁役並免其
有自相告訐爭訟非干軍民詞訟者仍聽有
司受理其入有司公堂理訟者不許仍服僧
道官洪武年間已有清理及開設教民榜文
當申明令遵守本教之規化緣者不在禁限
非奉 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

許爲尼及女冠嗚呼多藏厚忘老氏攸戒除
欲去累大覺所珎欲利滅則善心生善人多
則風俗美欽玆定制永底太平爾禮部及僧
錄道司如 勅奉行出秘史
繼之史四秀年六十九癸甘肅充軍十月二
十四日次開封府卒母黃一姐年六十五癸
甘肅隨住十月二十九日鄭州卒男徵仔四
歲隨母給配後永樂六年抄送鎮撫司十月
十六日在屯田所亡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

二配象奴阿宗女進奴年十三給指揮袁江爲奴次京奴一歲永樂初亡弟余翔等悉戍邊 出錦衣衛監簿

陳繼之福建莆田縣人庚辰科進士戶科給事中北兵起繼之建白指斥京師平不服被誅父四秀發甘肅充軍母黃一姐隨住男徵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妻姚氏配象奴阿宗爲妻女進奴十三歲配指揮袁江爲奴弟余翔等俱充軍四女俱送浣衣局妻韓氏送淇國公丘福處轉營奸宿 出立齋閒錄

戶科給事中韓永

韓永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始所自起建文時爲戶科給事中永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文君喜之靖難後杜門不出召入見不屈死 出遜國臣記

韓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孚山人兵科給事一云戶科癸未六月與陳廸巨敬戴德彝等被問不屈而死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 出革除遺事與遺忠錄忠義流芳同

韓永陝西西安人癸未六月被難 出立齋閒錄

刑科給事中黃鉞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游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卽借覩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　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十數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卒一二月卽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至陂輙

盡毎以爲悔楊滐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旁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絕聲乃就覘之曰豎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曰昔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滐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我遊乎鉞喜再拜卽從滐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滐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滐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從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併辟福賢良滐慫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弟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尹有問于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同筆硯數載知福爲深福才能問學皆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奉　詔君且得罪尹

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往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以父喪歸其所厚方孝孺弔之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鎭乃京師之左輔江北之右臂也君吳人　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敎我鉞曰三郡惟鎭江爲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盗也童俊狡猾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遊此其

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
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
寬此治郡之良材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
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戎馬至此亦已晚矣孝
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僇力王
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
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卽往居之蹤
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
黄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

鉞隣知之引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
積材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
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雞具饌
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者耶卒以菜
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迫姚善受
建文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王善
以書招鉞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卽日營葬畢
事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帝卽位　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

百戶素性權詐因得覘善縛善徼賞鉞聞之
慟哭遂自絶食閉目三日不死惜以家人救
免或傳言善欵服
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爲人決無二心吾
且少俟之善事定吾死未晚也脫果不死吾
將下報希直希直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
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
向再拜祀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
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我忍背義

獨生乎祀畢詒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
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横郡邑中
且訛言將併戮鉞家親族悉驚伏楊福乃具
棺衾晝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得更數日
屍忽自出直立水中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
衣體猶不潰敗竟成禮葬之復弔以詩曰江
風夜夜鼓洪波江雨朝朝濕碎蘿九辨不囘
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狐踪滿
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

老淚滂沱 出革朝遺忠錄

黃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少明敏好學楊滐家藏書萬卷每借書讀滐舉以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滐乃令其兢藏書所讀之三年盡其書滐子福與鉞爲友鉞以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封駁甚多三年父喪將歸方孝孺弔之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 朝廷近臣今雖

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材恐不足定亂國家大勢不在江南鉞相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兢父殯居喪上舊廬足跡不入城市北兵至江上善受

建文君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事竣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 詔暴善罪捕善懸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善死慟哭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又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同死吾忍獨生乎祀畢紿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自投琴川橋下而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戮鉞家親族悉驚

伏楊福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 出表忠錄

黃鉞蘇州常熟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建文庚辰進士爲戶科給事中靖難兵起與蘇州守姚善相期許鉞丁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食起登琴川橋西向祀而哭曰吾與君受國厚恩不幸同遭難志同許國今君已死吾忍背義獨生乎遂赴水死 出忠

義流芳

邑人楊儀爲之傳贊曰叔楊克一之死均之爲忠也然克一受命於君舉義師不能成功卒爲麾下所縛身死族夷此君子之所優爲也若叔楊之死則屢絶而復食須臾以待克一事定然後從容致身以成其義孝不遺其親忠不後其君信不忘其友而又不紓以苟生不棘以蔓禍其賢於人遠矣哉 出革除遺事與遜國臣記羣忠事略革除遺忠録同

戸科給事中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躬教之遣就外傅日記數千言長刻勵造詣深邃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 旨閱齊府獄監安東倉盡力剔抉吏部策試第一除戸科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泰與妻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泰馳赴爲雩校所獲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泰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泰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狂人擠泰溺池中幾死閱其病狂弗較鄉有巫言人禍福輒驗泰至不能出一語人服其正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改南京大理卿致仕 出遜國臣記表忠録同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戸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

駐金川門與妻傅訣曰顧事至此吾分死矣爾賁勑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矣言未竟火起内廷公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

上于門外命非姦籍者釋之公在釋中遂從城上投下而死時年三十六（出備遺錄金聲玉振集同）

龔泰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居閭閻能屏去華紛勵志讀書遺就外傅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虞游博

達世故每長老有所咨問必爲之條析動中肯綮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太學泰 旨閱齊王府衛兵佐綜畫周密衆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給事中北師渡江有旨令泰巡城泰與其妻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即城且陷吾分爲死爾第賁勑攜諸幼以歸否則俱溺于井辱可免也須臾火起内廷泰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

上於金川門命非姦籍者釋乃遂投城以死妻負其遺骸歸葬泰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始居邑庠出息學宮之陰俄有狂者擠泰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泰曰彼誠病狂於吾何較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訴之勿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泰俱往及往巫見泰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泰之正死時鄉士夫莫不悲之子永吉官至兵部侍郎（出忠義流芳華朝遺忠錄同）

龔泰字叔安金華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

躬教之遣就外傅日記數千言長從宋濂之門人宗思虞游洪武丙子領鄉薦明年入太學泰 旨閱齊府衛綜畫周密衆始危之而後服之吏部策試第一除戸科試給事中辛巳遷都給事中壬午六月

太宗師渡江泰與其妻傅訣曰顧事至此我分且死矣爾第賁勑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辱可免也言未竟火起内廷泰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

上於金川門命非姦籍者釋之泰亦釋乃逸於城以死是月十三日也泰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始居邑庠出息學宮之陰俄有狂者至擠泰於池幾溺弗救或謂訟諸官泰曰彼誠病狂吾何較焉鄉人趙文慶者爲盜所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實願泰俱往及往巫見泰瞠不能出一語衆由是服泰之正死時年三十六鄉士大夫莫不悲之子永吉官兵部右侍郎改南京大理寺卿致仕議者謂泰得釋與罪不及族必有其由或謂泰繩軍士最嚴其死蓋讐之者所爲也 出革除遺事

傳信錄謂

高帝鼎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龔叔安奏曰象簡朝

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按玉堂清話杜審琦昭德皇太后兄自寧州歸太祖太宗皆其甥也一日陳内宴于福寧宮太后臨席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又前拜爲壽樂人致辭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拜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然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 出弇山堂別集

十三道

監察御史曾鳳韶池陽黃侍中碑云唐鳳韶吾學編通紀諸史云曾鳳韶今從之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監察御史會諸藩王來朝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

建文君曰至親勿問北兵逼議遣書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鳳韶慷慨請行姚廣孝請去其書不報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剛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媿我文天祥屬妻李及子公望曰我死勿易我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死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朝野彙編 六卷十二 十九

公舉洪武末年進士

高廟遐陞後爲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彈射之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文廟即位嘉其直屢召不赴乃刺血書憤詞於襟遂自殺妻李氏亦自經死出金聲玉振集備遺錄同

曾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登進士建文中爲監察御史時諸王入朝有從御道馳入且不拜者鳳韶侍班抗章劾之諸王殿上宜叙君臣之禮宮中乃展家人之禮今桀傲不恭亂 朝廷法制非

太祖意於是聞者皆駭愕靖難兵已出北平朝議遣使持 詔諭解羣臣皆憚遣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鳳韶取竹通節入 詔鼓風達之不報而還及

太宗即位嘉其直以原官召之鳳韶歸臥于邸不應再加侍郎召亦不應乃刺血書憤詞於

朝野彙編 六卷十二 二十

襟其略曰予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骨鯁之腸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地下而不媿吾天祥囑妻李氏幼子公望我死殮愼弗易衣遂自殺李氏亦死於節云 出忠義流芳

與革朝遺忠革除遺事同

御史董鏞

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諸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之靖難後爲衆所持謂鏞逆黨也論死家徙戍邊 出遜國臣記

董鏞一作庸不知何許人革除中爲監察御史靖難師討姦臣董鏞死焉 出革除遺事

今按教坊司記錄文簿有董鏞女

御史王度

王度字子忠惠州府歸善人嘗肆力經書稽理修詞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士薦起家拜山東監察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多見用會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兵部齊泰等會議軍事度與僉謀庚辰會試俾度監之翕然稱得人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伐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乃有

東昌之捷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逐行度等與謀者皆見疎辛巳六月濟寧告急師徒屢敗將士皆巽耎避敵度奏請募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度勞師徐州而還五月鳳陽不守方孝孺與度等晝策誓死社稷秋七月坐黨謫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合族被誅時年四十有七　出革朝遺忠錄

王度字子忠歸善人少肆力學問通經史能文學爲鄉里師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爲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兵起度與齊黃等調兵食建文二年監會試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總兵度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徵景隆不誅反用事忌庸幷讒度度稍見疎斥三年夏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　勑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

夷其族卒年四十七　出遜國臣記與表忠錄革除遺事忠義流芳同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有直聲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姦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後出不遜語族　出備遺錄金聲玉振集同

御史魏冕

魏冕吉安永豐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急迎附冕毅色厲聲曰使吾改臣節必不爲時用柰何徒自壞也靖難後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公於建文中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

有約開門迎納者冕與大理寺丞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卽殿毆之幾死是日輟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急宜迎附公正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必所不用

文廟繼統二人皆自殺　詔夷其族或謂瑾卽冕甥 出金聲玉振集遺忠錄同

魏公冕與鄒瑾同邑人革除中爲監察御史靖難師至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公冕與甥鄒瑾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毆之幾死其日輟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宜急迎附公冕曰使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亦必不用

文廟繼統二人皆自殺 出忠義流芳革除遺事同

御史甘霖

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監察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至今微弱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出遜國臣記革朝遺忠錄同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監察御史剛介持正敢言靖難後被執抗言死之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出表忠錄

甘霖安慶懷寧人洪武間領鄉薦仕爲監察御史持正不靡

太宗內靖執不從附及被逮遂求死竟戮之子孫亦不敢仕今且單弱正德末知府胡纘宗哀卹之祀於鄉賢祠 出忠義流芳革除遺事同

甘霖舒之安慶人洪武中領鄉薦仕爲監察御史持正不靡

文皇帝內靖霖抗不從及被執遽求死乃死之

外史氏曰予初聞甘侍御之死以不得其詳而鈌之及倅安慶一見其名于鄉賢祠慨然有感退而考其事於志訪其雲仍而延問之僅僅有存者嗚呼斯人也可使其名之泯没與其後之不昌也哉 出忠賢奇祕贊

御史高翔

高翔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爲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牛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備遺錄同

高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節行洪武中以明經徵爲監察御史

高皇帝甚眷注之翔所論奏無不關國家機事當 上心者

文皇帝素聞翔名及即位將大用之翔持喪服入見語又忤 旨乃殺之族其家沒入其產令諸給高氏產者皆倍其稅曰使世世怨罵高御史也親戚悉配爲軍 出忠義流方輿革朝遺忠革除遺事同

御史王彬

王彬字文質山東滋陽人洪武中進士爲御史巡江淮北兵遣吳玉招諭揚州彬與崇剛堅城固守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執禮繫獄防禦七日不下北兵飛羽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禮弟崇與千戶徐政張勝縛彬剛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

成祖至長干執彬剛以獻不屈死之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出表忠錄

王彬字文質山東兗州人洪武中舉進士第拜監察御史革除間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指揮崇剛堅城自守時揚州衛指揮王禮聞燕兵至將舉城降彬與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五月乙亥燕將都指揮吳玉招諭揚州諜者飛羽書城中有力能縛御史來予以三品職彬時不解甲者七日矣有力能舉千斤者彬恒以自隨諜書至左右憚之莫敢

縛彬禮豸崇知之厚賂力者毋衛因誘其子出適彬解甲在浴盤中崇與千戶徐政張勝率舍人與麟等數十人排門入縛彬遂出禮等於獄并執剛開門納靖難師彬不屈遂遇害妻子皆死今揚州祀彬於名宦祠 出革除遺事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親與某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

文廟登極而死節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古不滅於此可見

出革忠錄

御史鄭公智

鄭公智字叔貞台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之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智數稱述河間東平王賢行王悅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鄭公智字叔貞寧海人力學好古工文辭與林嘉猷皆方氏姻戚同師孝孺蜀獻王俱召

至成都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師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後亦坐孝孺黨禍死 出革除遺事

御史王玭

王玭蘇州人監察御史永樂時以匿革除姦黨誅（出表忠錄）

中書科

中書舍人梁良玉

梁良玉中書舍人梁郎中族也靖難後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出走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死

贊曰忠臣蹇蹇遵彼海潯䑕書玩市資以盍簪屯如邅如哀此陸沉（出遜國臣記）

中書舍人何申

何申不知何許人爲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姦諛過此寧不惕息余乃爲檃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吾者誰癠若漆身希踪采薇戢戢潛龍寥寥冥鴻豈吝姬嚋而甘漢卜山椒水澨天涯海潯會其可逢鼓以南音肯欠一死以明吾

心白霓書見虞淵沉沉孰呵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而不死又得好義者竊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祕處歷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僖爲識其事竟以紙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出遜國臣記

中書舍人宋和 郭節 何洲附

宋和郭節皆中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人何洲相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人竟莫識其姓名

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鴻 出遜國臣記

和節二人皆中書洲不知何許人三人相友善靖難後相約棄官挾卜筮書俱走異域賣

卜而死 出存褒什

行人司

行人鄭華

鄭華浙江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任行人坐詿誤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靖難師至時鄉人趙次進丞無錫華以妻託馳至東平力疾戰死壬午正月也 出華朝遺忠錄備遺錄同

鄭華者臨海人字思孝洪武十八年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

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爲國妾獨不能爲君乎乃稱病尋醫攜家託友趙次進亟還州州長貳以靖難兵且至盡棄城去華獨率民吏憑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出吾學編表忠錄同

鄭華者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舉於鄉丁丑進士筮仕爲行人謫東平府通判赴任聞靖難師至時鄉人趙次進丞無錫華以妻託之馳至東平力疾戰死壬午年正月也黄巖王

侍郎啓爲之傳其事 出華除遺事忠義流芳同

宗人府

經歷宋徵

宋徵建文元年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徵徵又嘗與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貳心靖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出表忠錄

宋徵建文間爲宗人府經歷嘗建議削奪親藩

成祖即位得其章疏責問不屈遂磔之夷其族出忠義流芳與遺忠錄革除遺事同

欽天監

監副劉伯完

劉伯完不知何許人洪武時重天官之學稍選曆象占步風角者咸得衣食於官凡有征討必選通知天文者從行伯完精於占候又諳回回曆法起疇人歷官欽天監副靖難兵南下在歷城候軍中從何福戰靈壁敗績被獲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二

嘉善曹承宗寫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布政司

參政鄭居貞

鄭居貞徽州人父潛有文名　國初歷仕潞州同知居貞豐頰美髭髯始侍父官閩中因從尚書貢泰甫遊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陞禮部郎中見重於時終河南左參政坐累卒於京師有文曰閩南集闕臘行稿歸來稿隨稿檜庭稿子孫因留居福州瓜山方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後又有次韻詩寄孝孺孝孺亦嘗贈之謂其爲參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考蓋因坐孝孺之黨云　出華朝遺忠錄忠義流芳同

鄭居貞洪武年歷官河南左參政三年吏民信愛之永樂初坐方黨死於南京方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

云云　出遜國臣記

方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以詩送之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散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珮天門何差峩羣仙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去去秦闕外岐山諒匪遥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庶以鳴昭代又次韻寄孝孺云閣下知名久相逢值暮春才華曾動主議論每過人漢水元通蜀台州亦近閩何時江海上尊酒話西秦爲問天台客何時別草堂千巖空劒氣萬卷有虹光爲政慚吾拙摛辭屬子良方思歌伐木深負詠甘棠孝孺亦贈之詩謂其爲參政三年而去吏民以不能留爲憾事在洪武二十三年然其坐累歲月不可攷以方黨故也　出華除遺事

理問徐讓

徐讓山西布政司理問不知何許人材氣磊落有口辯應募賫書物至北平議和解兵燕王受而不答建文四年五月還授衛鎮撫軍前差遣戰歿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按察司

按察使王良

王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出處履歷不知其詳建文中爲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燕人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王墓誓曰苟媿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聞靖難師入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僇以狥道中忽遇衆鼓譟而起奪使者去良還坐堂上收總司印一浙東西道印五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印三凡九印悉縢

置於篋攜歸入門嗟嘆者久之妻問其故良曰我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我則不難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即抱其子欷歔入厨自投於池而死良久往覔之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項之浮起良殯殮畢即列薪於戶閉其家人毋得出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爲託遂舉烈焰以印投焰中自焚家人同赴火死時六

月二十一日事聞於朝
太宗曰死自其分印吾　父皇所製擅毀之特
可罪耳　詔徙其家於邊既而風雨晦冥人
或見其出沒後官不敢營其宅居台人陳燧
私識其事翰林編修王佐爲之傳正德戊寅
按察使梁材始即司門南東向祠之榜曰忠
節提學副使劉瑞萬潮皆記之瑞銘曰允烈
王公妥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
世赫旦明矣人謂文與事相稱云出革朝遺忠錄

王艮字天性祥符人歷官刑部侍郎建文三
年問燕國人罪從末減遷浙江按察使謁岳
武穆祠曰苟媿武穆非人也
建文君遜位大慟九月　詔召艮艮執使者將
斬以狥爲衆劫去艮乃集諸司印歸私第嗟
嘆者久之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
汝耳妻曰我何難處遂餽艮食抱其子欷歔
入厨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艮殮妻畢即列
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逃匿以
存宗祀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成祖曰死艮分也印艮不宜輙毀乃徙其家於
邊提學副使改公署水鑑亭爲祠祀艮出表忠錄
王艮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革除間由刑
部左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始至即慨然慕
岳武穆之爲人內難平召之艮慟哭集諸司
印章于私第躊躇艮久妻怪問艮艮曰我分
當死思所以處汝耳其妻笑曰我不難處君
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先死之艮遣妾攜

幼子歸存宗祀積薪於戶舉室自焚
外史氏曰當時藩臬重臣死忠者艮與鐵
鉉之外無聞焉嗚呼艮初以武穆自誓可
謂允蹈其言矣出舉忠事略
王艮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
建文時任刑部左侍郎辛巳五月坐問燕人
罪輕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墓曰苟媿武穆
非人也內難平艮聞變慟哭會命使來召執
使者下獄翼日縛出將斬之以狥道中有劫

去者良知事權已去還坐堂上即收總司印一各道印五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印三凡九印悉縢置于篋還衙舍閉其門嗟嘆躊躇者久之妻問其故但曰我分應死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則不難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即抱其子欷歔如厠自投於池而死良久往覓之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頃之浮起良殯殮畢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人抱幼子託鄉人之商

於杭者以圖存宗祀遂舉火舉印投烈焰中闔室自焚死壬午六月二十一日也事聞于

朝

上曰死自其分印乃吾 父皇所製不宜毀而毀特可罪耳 詔從其家於邊自是每風雨晦冥人或見良出沒嗣良爲按察使者不敢葺宅以居但寄寓副使衙舍而已台人陳燧私識其事每談及必流涕沾襟云正德戊寅九月按察使梁材提學副史劉瑞於公署之

東曰水鑑亭者改爲祠以祀之出革除遺事

按察使李文敏

李文敏山西蔚州人監生爲監察御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中以姧惡誅出遜國臣記

副使程本立

程本立字原道系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少有大志讀書不頁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喪父母葬祭以禮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人稱爲孝隱先生甞執手告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就學金華朱克修寓金華最久造詣益深　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同秦晉燕府官寮召見奉天門　賜馬楮幣母艱去官十三年補周府引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酋家大梁從一僕去雲南會死可伐煽誘百夷爲逆二十一年本立单騎入夷巢論順逆利害諸酋落感感悅歸附是冬諸夷復變帥蒲沐英張紞屬本立行縣典兵事且撫且禦本立誓以死濟萬民不

避險艱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
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安二十五年英
卒本立爲文祭英英宗人重本立請撰碑志
述英功德三十一年奏計入京還鄉應天府
尹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本立學行政事宜
置中朝徵入翰林充纂修官修
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僉都御史授四品散官食
正七品俸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調除仍置翰
林修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

江西聞靖難入京自經死本立所撰有巽隱
集後百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于閩詩
康洪武庚戌旌表孝子知縣王文禮敬之 出遜國臣記 表忠錄 同
公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杞自開封徙杭
曾祖鵬自杭徙秀水崇德父德剛生公於鳳
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
亭之學於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
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

奉天門下　賜馬疋楮幣在任五月以母艱
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
卯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
官司吏目置家大梁以一僕之任所部百夷
叛逆公單騎深入爲書以諭禍福諸夷感悅
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官
長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因創爲賑濟安撫之
計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
江永昌咸賴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戊寅奏

計京師府尹向瑤 一作寶 學士董倫交章薦其
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陞左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
調除仍置翰林纂修明年實錄成調江西按
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遂自盡詔
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御史所著
有巽隱集四卷藏于家 出備遺錄
程本立浙江崇德人少讀書不事章句受學
金華朱震亨兄弟造詣日深又從同邑鮑恂

貝瓊能操筆爲文章議論侃侃有氣節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王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　賜馬匹楮幣改周府從王入　覲坐累謫雲南吏目留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蠻夷皆煽動爲變西平侯沐英布政張紞知其賢皆禮之委以統領守禦所在撫綏本立山行野宿不避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等處咸賴其安輯每单騎入蠻夷境或爲書開導順逆利害

遇飢即便宜賑卹曰吾爲王官守禦邊方不可以文法自諉坐視夷民生患假令死即死我一身耳救則救此一方之人也諸夷聞之皆感悅自是軍得肴伍民得安業本立之功居多

建文立學士董倫等交章薦其文學治行時方修

太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文正七品俸署僉都御史作御史箴以自勵尋即眞拜俸入之外不逋餽謁時稱爲淸御史辛巳以失陪祭當調特留史館供職如故明年實錄完出爲江西副使未行適靖難兵已進京師本立知事不競悲憤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

太宗卽位詔追奪恩典家無遺資所著有巽隱集十卷布政郡人吳昇刊行閩人林廷棉序之稱爲今之夷齊云今祠於學宮同時纂修者學士董倫禮部郎中夏止善史官高尚吳勤趙友士端孝思張秉彝唐時昕侍讀王景

修撰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劉覩侍書劉彥銘皆不能死節或見用新朝而後爲名臣云　出忠義流芳華陰遺忠同

程本立字原道嘉興崇德人少讀書不務章句聞金華宋濂兄弟得考亭正傳與白雲許謙往就學焉寓金華最久造詣日深洪武丙辰以明經秀才舉擢秦府典儀所引禮舍人同秦晉燕三府官召見奉天門下　賜馬楮幣有差在任五閱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

周府引禮官丁卯從王朝京師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闔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百夷感悅歸順邊事以息西南當王師初靖餘孽尚驕時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紞以本立統領守禦部內飢卽便宜賑卹曰吾爲王官禦邊圉苟可以文法自諉坐令夷人生患假令死卽死吾一身耳救則救此一方民也遂不避艱險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鶴慶麗江永安咸賴其撫

綏安輯自是民得安業軍得肴伍本立之力也戊寅奏討京師應天府尹向瑶學士董倫交章以文學優長守身廉潔薦乃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支正七品俸辛巳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明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逮入京本立遂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御史著巽隱集十卷僉事吳昂刊行於閩而林廷棉序之稱爲今之夷齊云 出革除遺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父德剛字克柔通書史法律負才氣不仕元將路成兵過皂林暴掠德剛爲陳利害成稱善戢其部衆欲奏官之以疾辭去本立洪武丙辰以明經秀才薦爲秦府引禮見

上奉天門賜馬匹楮幣後改周府事貴戚不爲

詭隨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時緬百夷煽亂本立單騎深入諭之諸夷感悅歸順復叛戊辰春正月西平侯沐英討平之英與布政使張紞議謂非本立未足以安諸夷特命爲守禦本立自誓曰吾當以一死活此一方民也乃冒暑雨深入楚雄姚安大理鶴慶麗江永安等地懷柔撫字約束以情凡九載夷民晏然 本朝有功於南詔者以本立爲稱首學士董倫府尹向瑶等交薦徵

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陞御史府左僉都御史以大祀失從

擬調江西按察副使尚在纂修未行

成祖兵至壬午六月十三日與吏部尚書張紞

等即前布政使云本立錄其家囊無餘貲皆

嘆曰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若干卷藏于家

墓在梧桐鄉張湯出嘉興府志

僉事湯宗

湯宗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按察使陳瑛密

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戍廣西靖難後

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宗亦論

死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僉事林嘉猷

林嘉猷名昇以字行台之寧海人師同邑王琦琦坐累徙雲南嘉猷徒步千里追別又行六千里至漢中師方孝孺孝孺得嘉猷鄭叔貞喜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校文四川蜀王評其名字不相蒙更名艮顯薦入史館爲史官累遷陝西按察僉事忠節化民常被召入燕邸最久知二郡隱情素傾世子以告孝孺

建文君遣錦衣千戶張安持書詒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見世子訐且得行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逮至京大慟謂僚友曰大丈夫見義勇爲建文四年九月丁亥死之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林嘉猷浙江寧海人始事同邑王琦琦坐累家徙雲南姻族無一人顧恤者惟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涕泣與之訣別人高其誼後復與邑人鄭公智行六千里至漢中求方孝孺而師焉方氏之門皆學之士至者無虛席而孝孺獨以得二人爲喜勗之使進乎聖賢之道且曰匡我者二子也洪武間嘉猷以儒士校四川蜀獻王聞其賢與公智俱召至成都薦爲府寮賜名曰艮顯建文初辟入史館爲編修公智爲監察御史常被燕邸召入居處最久得其隱情以告孝孺

建文以靖難師迫遣錦衣千戶張安賫書詒燕許世子襲王位本嘉猷之言也兩人俱坐孝

孺姻黨逮至被戮 出忠義流芳與革朝遺忠革除遺事同

僉事胡子義

胡子義一名志遠刑部侍郎子昭弟也薦辟爲威遠訓導歷蜀府典寶按察僉事聞兄死辟世丹稜蜀獻王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之（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府

知府陳彥回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一云龜唐人）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滇南弟彥因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未幾聞中敎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學訓

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
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維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彥回衰絰赴　闕疏乞得復姓奪服留徽除彥回困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　詔襄事涖郡再疏又不許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彥回恒以亡命冒宗

爲愧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輙自籌曰祖母年高即蹉跌柰何隱忍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即位械至京師死之籍其家（出遜國臣記 表忠錄同）

陳彥回字士淵號訥齋興化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年間歷任州縣後以非辜罹重刑彥回與弟彥囦俱被逮一戍滇南一戍遼東比入滇南家屬數人多道亡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氏存焉既而遇赦不及彥回監送者哀而

釋之無資以還乃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閱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爲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至京侍殿陛承顧問者四十日
高廟悅之擢平江知縣涖任甫十三月
高廟晏駕彥回捧香入臨給事中楊維康等以文學廉幹薦遂陞知徽州府彥回下車甫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明年革除己卯以考覈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郭氏卒當承重徽民詣　闕奏乞奪情終任不報彥回衰絰赴

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疏入報可仍從徽民前請留治郡事釋彥囦遼東之役彥回復上疏終制不許　詔襄事畢即涖郡供職乃奉郭氏柩葬郡北十里北山之陽構堂數楹爲羞饋所事竣始涖郡治事每旦必哀奠如禮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彥回自歷官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爲非理恒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輙自籌曰祖母年既高萬一蹉跌將托之何所隱忍二十餘年至是始

得行其志識者韙之後靖難師起彥回奉
命募召義勇赴京適弟彥囦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曹從善者偶聞而往賀焉彥回顧謂曹曰予荷　朝廷再造之
恩此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遣吾弟歸以治家事予身許國他勿恤也子其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顚末仍爲索筆書務本二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爲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已知彥回之必徇身矣未幾

復蒞郡會靖難師渡江彥回率義勇赴援而
勢已不支
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時年四十七 出金聲玉振集革除遺事同
公諱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間歷仕州縣以非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臨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存旣而遇赦無貲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依

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聞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公爲保寧府學訓導九載考績
高祖親擢爲平江知縣明年
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維中等薦陞知徽州府明年朝覲考覈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憂徽民詣　闕奏留未報革除己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名籍乃罷爲民尋命復官留治郡事公復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葬畢即回郡供職明年復蒞徽州會靖難師起公募義勇赴援
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而死時松江府同知亦以勤王磔于市然姓名不可考矣 出備遺錄
陳彥回福建莆田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知保德州從應州降知博白縣坐罪發歸十六年起家復除歸安縣丞後以非辜陷重辟彥回與弟困俱被逮一戍滇南之臨安一戍遼東彥回入滇大父與母及子善需皆道死惟存祖母郭氏與偕至蜀遇赦不及彥回監

送者哀而釋之貧無貲以還閩邑人黃積良知合州定遠縣往依之積良收爲家人變姓名曰黃禮呼郭氏曰母旣而積良亦坐廢彥回轉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後聞中縣學教諭嚴德政知其才以明經薦爲保寧府學訓導滿九載入朝侍殿陛承顧問者四十日
高廟悅之陞知平江縣任甫十三月
高廟晏駕彥回捧香至　闕下給事中楊維中等交薦其文學廉幹

建文君召見西角門遂陞知徽州府下車數月
政教一新士民感悅明年以考覈稱職賞賚
甚厚其年冬承重郭氏憂是時彥囘尚冒黃
姓徽民百餘輩詣　闕請奪情終任未報彥
囘亦衰絰至　闕疏其改姓歷官情罪乞正
名籍有　旨釋彥囘遼東兵役仍從徽民前
請彥囘復涖郡治事已而復上疏請終制不
允而　詔許襄事畢供職彥囘乃暫解職奉
郭氏柩葬郡北十里北山之陽搆堂數楹爲

羞饋之所每旦哀奠如禮事竣然後入府治
事郡士民因名其山曰太守山彥囘歷官恒
以避難亡命更易姓名爲非志悒悒不自安
屢欲陳首輙自籌曰祖母年高萬一蹉跌將
北之何所於是自號訥齋隱忍二十餘年至
是始得行其志識者韙之後靖難師起彥囘
奉命募義勇至京師適彥囘至自遼東邂逅
旅邸悲喜交集郡士曹從善往賀彥囘謂之
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骨肉重聚此生不足
以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當爲吾弟
歸以治家事此勤王報命之秋予身許國他
不卹也爾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世顚末仍
爲索名筆書務本二字以遺吾弟俾其歸以
孝弟力田修身克家爲務庶於國恩家慶爲
無負耳彥囘還郡未幾北軍將渡江彥囘復
率義勇赴援內難已靖擒械至京不屈棄市
妻子給配（出忠義流芳華除遺忠錄同）

陳彥囘莆田人徽州知府典刑妻屠氏發浣

衣局取配蔚州千戶卜友生爲奴（出立齋閒錄）

知府姚善

姚善字元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家居魚寨爲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且軒會稽唐之淳爲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唱和洪武中舉于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

上以吳民熏染夷俗僭用違式明法以齊之嚚者或更籍持長短賦譎蜂起號難理善洞達

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漓以爲興革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載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見也奕潛心理學尤精于醫洪武累薦不起所著有韓山人集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伺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坐

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邪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師巳興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革除巳卯善至京師畫策抗禦從大將軍北征有勞焉巳而燕師日迫

建文君方孝孺用漢破七國之策貶齊黄于外

善言于朝曰有文武才略可以扶顚濟危者及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巳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當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皆不至而大勢巳去壬午　詔以善兼督蘇州松江嘉興常州鎭江五郡軍馬未及戰而京師平

太宗索黃子澄甚急子澄避於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往號召以圖興復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戸等縳獻于

文皇帝詰之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若言何謬邪

上命尙之長子節發戍賀縣千戸所幼子繼兒蘇州隨母給配保兒項兒送工部習匠善以壬午六月二十七日送問七月十日受戮時年四十三後有沈魯者以詩弔之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淸忠自托巴湖

月穢史何曾說杲卿聞者悲焉正德丙子巡撫都御史秦金祀之鄕賢祠 出革除遺事表忠錄遜國臣記革朝遺忠錄所載善事莫詳于前故皆不錄

姚善湖廣安陸州人爲人志行淳實學識高遠洪武中由鄕學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後擢知蘇州州承元季侈汰之餘豪右田宅服用多踰制

高皇帝制法整齊之誅夷狠籍闒者或更籍持

短長賊譎蜂起號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尙淳漓以消息因革由是吏民顧尙禮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徒步詣門問爲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不可見也錢芹自守甚高

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
善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
米於貞木誤送芹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
以告貞木曰錢先生素不苟合危不苟取予
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贒耳善聞之欲往
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
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苟明公宏下士
之風請候月朔胥會於學宮善如期至迎芹
請上坐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

官守何不談時務而及此邪善益起敬請問
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
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薦爲
行軍司馬靖難師起善至京師畫策抗禦從
大將軍北征與有勞焉既而燕師日迫
建文君與孝孺輩議用漢破七國之策貶齊黃
於外善言於朝曰有文武才略可以扶顛濟
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已很狽須急召
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於今人才

豈有過於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皆不至而
大勢已去後京師平索子澄甚急子澄走匿
善所約與航海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
公朝臣也可以四往號召以圖興復善守土
之臣當與城存亡者也善嘗奉　詔兼督蘇
松嘉鎮常五郡軍馬密結四守訓其民率勤
王未及戰爲麾下許千戶等所縛以獻
上語之曰汝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
臣各爲其主耳遂磔之後沈魯以詩弔之曰

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
托巴湖月穢史何曾說杲卿聞者悲焉正德
間都御史秦金命知府王槐祀之鄉賢祠　出
忠義流芳
姚善聞王賓招不可脅詣賓家賓見其騎從
在門因語之曰賓有老母不宜張聲勢以恐
之後善造賓門必自下輿徒步至門賓報謁
面府門再拜而返　出姑蘇志
袁袠曰余童子時數聞長老言姚公之治

蘇勤恤民隱而教之以禮其消息因革皆可爲永久法昔子賤治單父夫子問之對曰不齊所師事者三人有賢于不齊者五人皆敬事之夫子嘆曰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覩姚公之禮賢者雖子賤何以過是革除間北兵長驅列郡皆望風迎降惟恐後獨姚公以蘇州底節不下伏劍而死忠義之名施乎無窮卒賴得士之助彼井蛙之徒志驕氣滿視布素之賤若仇讎然聞姚公之風可以愧死矣

姚善安陸州人任蘇州府知府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十日凌遲妻宋氏配燕山中護衛指揮紀綱爲奴永樂六年改配旗手衛指揮張杲爲奴男繼兒蘇州隨母男節賀縣千戶所充軍項兒永樂九年三月尚監候聽決三女俱都督陳虛家爲奴 出立齋閒錄

知府孫鎮

孫鎮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度支主事時以課程事罪部官鎮諫不宜連坐謫戍雲南尋復官擢衛輝知府靖難兵至抗節不附壬午秋謫戍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就自號冲玄子 出遜國臣記

知府王璡

王璡字器之莒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淸儉律已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懲武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衞啣之切齒靖難兵起方造船航海勤王爲軍衞縛往京師請罪

上問造舟何爲璡徐答曰將由海趨瓜州以截

來路耳

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故鄞人黃潤玉四明文獻贊曰獨於軍衞痛抑奸貪甘罹横逆又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終始一德蓋指此云 出革除遺忠錄與表忠錄吾學編金聲玉振集備遺錄同

知府徐安

徐安者寧波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至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壬午年

太宗靖難自揚州趣南京微服間道從靈璧出鳳陽渡河安諜知之拆浮橋絶舟楫以守

上獲一漁舟以濟後正大統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姓名上遂得復任居數載鳳陽諸戚里奏安不體 朝廷親親大義庇護細民奪還莊業

上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况若曹乎逮安至謫戍雲南 出革除遺事遜國臣記同

知府黃希范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爲錦衣邏卒捕去論死籍其家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程通善至是亦爲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

免焉有文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出姜氏秘史

知府楊任

楊任浙江嘉興人洪武中出人材起家官至知府京師既平 朝廷索黃子澄甚急始匿於蘇守姚善所後轉匿於任家有檎子澄者同任及其子禮益俱赴京戮之籍其財產夷其族親戚坐累者百餘家俱謫戍邊境同邑有莊毅衍者與任連姻亦謫戍田廬悉歸於公洪熙改元宥還任有田二百餘畝無人承業正德間知府徐盈取爲名宦楊太守遺愛

祠祭田 出忠義流芳

知府葉惠仲

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浙江臨海人與兄見泰字夷仲並有文名時稱二葉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坐修實錄時書靖難事以逆黨論死籍其家時年六十四（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葉惠仲初名見恭以字行台州臨海人兄刑部主事見泰字夷仲雅爲方孝孺所知有文

名惠仲亦不媿其兄時稱二葉各有集以傳惠仲初任廣武衛知事洪武末嘗以知縣充史官修

高廟實錄革除二年會試爲同考官後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戮死年六十四歲妻蕭氏爲奴（出革除遺事與革除遺忠錄忠義流芳同）

葉惠仲台州臨海人以知縣充修史官凌遲妻蕭氏配永平衛千戶泰貴爲奴（出立齋閒錄）

同知石允常

石允常字恒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淸潭爲僉事時嘗微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閹宦逼姦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糾結巧誣左遷常州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登極追錄建文問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洶懼服罪人止

贖米五十石命于原官加一秩仍用之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擐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西畿感愴病卒舟中遺文曰遇安集（出革朝志）

通判王禎

濟陽北師壓境父省爲遊騎所執從容引譬辭義慷慨乃釋之歸召諸生集明倫堂頭觸堂柱而死省訃聞禎爲夔州通判亦死于義 出革朝志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三

嘉善曾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四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州

賓州知州蔡運

蔡運南康人以鄉貢起家歷官四川叅政清勁直諒不諧於俗罷歸復起知賓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憐而思之 出遜國臣記

縣

沛縣知縣顏伯瑋 瑋一作偉

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名瓌以字行唐魯公之後也孝友婣睦鄉黨稱其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瑋率淮北民給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游兵過沛沛人逃匿伯瑋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禦備又調三千人盆山東兵所存皆老弱是月望日北兵

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斌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 聖明二十二日夜二鼓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乃自經死時年五十子有爲不忍去遂刎以從胡先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珏脫走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起墓立祠祀之尹直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賢侯宰沛百里堅守孤城侯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子亦刎死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出表忠錄備遺錄遺忠錄金聲玉振集同

顏伯瑋廬陵人名瓌以字行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知縣靖難兵起

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撥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尋調三千人盆山東兵是月望日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斌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

人臣節靑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　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尸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邑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璧璧與伯瑋同郡宦於徐因爲伯瑋傳其事言伯瑋

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姻鄉黨稱其六行無與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爲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毎連牀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於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勗爲伯瑋起墳立祠祀之 出遜國臣記

外史氏曰嗚呼伯瑋才足以折衝死足以善道且能使其子與僚屬皆殉焉是豈偶然也哉 出擧忠事略

顏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眞卿之後洪武末擧賢良除知沛縣俄而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以死自誓會李景隆統兵往禦駐於德州伯瑋率淮北數縣民夫餉運指畫有方未嘗缺乏北師直擣濟寧游兵過沛民多竄匿伯瑋招來之集民兵五千築堡備

禦親自教閱皆爲精兵北兵駐沙河轉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出城戒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題詩於壁云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靑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　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

經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不屈縣丞胡先收其父子屍葬沛之東闕題曰顏公墓後楊士奇過沛悼之以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跡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在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酹丘墳何處是離離荒草淚空垂正統初御史彭勗行部至沛詢諸戶部主事孟式得其葬處令有司起墳立祠祀之出忠義流芳革除遺事同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顏氏爲廬陵詩書家胄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居鄉城爲忠簡胡公胡里元至順壬申有諱洗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世也伯瑋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巳卯 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舉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而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布置有方民趨事

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 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人築土堡以備禦壽調三千益前軍所存二千皆疲軟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邑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儻有難汝脫身還家白

大人瓌既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秖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可無憾望望采民艱達 聖明漏下二鼓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再拜自經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

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二十二日至徐泣道其故伯瑋於予爲同郡沛於徐爲屬邑予家居時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婣鄉鄙稱其六行無異辭故爲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聞及爲沛邑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毎連牀共食談論慷慨練達機宜予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莫不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平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哉出吳璧撰墓志

樂平知縣張彥方

張彥方龍泉縣人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搴旗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縣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淸白堂後出英風紀異

蕭縣知縣鄭恕

鄭恕字本忠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雅家甚貧釜魚甑塵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義高風勁節一時敬嚮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縣知縣留心撫字民敬愛之建文四年靖難將王聰攻破蕭恕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鄭恕浙江仙居人由訓導舉陞徐州蕭縣知縣靖難師至力拒焉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皆從坐恕之戮也在壬午八月十七日今仙居建祠及其二女皆春秋祭之 出革朝遺忠錄與革除遺事忠義流芳同

鍾士懋曰吾鄉有鄭本忠先生者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矻矻焉年四十矣攻苦食淡雖魚釜塵甑未嘗干求萌錙銖非所當得之心一室蕭然學徒數十人惟端坐講授嗚嗚乎高風勁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明州新守聞其賢而貧署之爲昌國縣學訓導書幣來猶偃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夷考其時正建文間按死難者有蕭縣知縣鄭恕本訓導陞授者豈卽本忠歟若恕字本忠於義爲協然未敢必其然也庸書附於此 出革除遺事

鄭恕仙居縣人蕭縣知縣靖難兵起被擒不屈死妻彭氏妾夏蓮女百家奴送浣衣局男

濂湜姪溫汲俱發北京種田 出立齋閒錄

孝義縣丞衛徤

衛徤山西孝義縣丞讀儒書達吏事膽智過人與徐讓同應募使北平不答徤曰願殿下熟思之亦不聽還授衛鎮撫與並赴軍前差遣後戰歿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武進縣丞劉亨

劉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壬戌以賢人君子徵辞以親老得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于華蓋殿以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戊寅冬應華除君求言詔上書言文武並用長久之計而六卿職甲於五軍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可在太僕下諸武臣子弟他日當授之兵宜立學教之使知事上使下之道多見聽用陞常之武進丞修舉學政勸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凡淫祠妖妄皆禁絶之於縣治旁作善教坊再思亭以風厲民庶訟爲之省田野墾闢流亡來歸既三年上其績賜勑褒寵壬午中縣民李德茂馬阿實作亂謀於首令以鄉兵擒其首惡十數人戮之而論降其黨皆得保全

太宗皇帝嘉之皆勞以金帛既而有言亨昔上書改舊制者會以事罷歸

上亦不之罪也亨遂杜門不復出有薦入館閣修永樂大典固以疾辭湖廣廣東聘爲考官亦皆不就宣德中監察御史尹崇高復言亨有學行雖老猶可爲敎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敎事

上聞之曰伏生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敎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璡言於

上曰孔子云老者安之 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遂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出革除遺事

沛縣主簿唐子清

唐子清沛主簿也在沛有善政民愛之顏伯瑋守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北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子清不屈而死出表忠錄遺忠錄同

沛縣典史黃謙

黃謙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顏伯瑋禮遇之益效力盡職北兵欲執謙至徐招降謙不屈死之 出表忠錄

永淸典史周縉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淸典史廉謹攝令事捕蝗弭盜靖難兵起永淸地近燕縉極力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圖道聞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南師潛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前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當

皇上靖難時俱棄職逃避宜寘法典命入粟贖

罪也戍興州有司逐械縉至京師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得獨傳寧等竟不可攷 出遜國記

周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以歲貢入胄監初授永淸縣典史居官廉謹歲餘攝縣事方境內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爲灾俄而北兵起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淸地尤近燕縉極力爲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度不能有爲佩印南

奔將他圖爲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旅爲勤王計治戰艦戎器數月略具則聞王師熸而天命去矣遂去匿民間已而事露有司卽其家械赴京師縉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 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蓋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子代還屏跡田園年八十而卒按實錄革除壬午十月丁巳吏部奏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

皇上舉兵靖難之際俱棄職遠避宜寘諸法命入粟贖罪畢發興州屯戍蓋是時非獨縉一人也吳文定公寬爲縉傳曰以媿世之爲丁公而幸免者嗟乎縉亦足予也哉 出革除遺事 革朝遺忠錄同

海寧典史魏澤

魏澤字彥恩溧水人有學行洪武中累遷至刑部尚書先是

文皇南下姚廣孝曰殿下至京幸全方孝孺殺此人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文皇曰然比至京

建文君遜去遂召孝孺問曰我法周公匡成王成王不在當議所立對曰殿下旣匡王室而來成王不在當立成王之子忤 旨因有滅

十族語遂械繫以廣孝言未殺孝孺且收捕其族黨每捕至輒下獄怵孝孺終不屈乃盡殺之澤是時謫爲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謝文肅所謂孫枝一葉者澤之力也後過孝孺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青猿墮淚只三更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聞者壯澤之義 出遜國臣記

教授陳思賢

陳思賢廣東茂名人質直好義洪武末爲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誼勗諸生隨材教誨多所成就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出表忠錄與遺忠錄遜國臣記忠義流芳同

陳公任漳州府學教授

文皇卽位詔至漳公率其徒伍性原等六人卽明倫堂爲

建文君哭臨如禮事聞逮繫京師公與六生皆死之

外史氏曰儒官之秩雖卑實任綱常之重余初聞王敎諭死節事已爲之歎賞不置豈若陳君之從容盡道且能使諸生駢首就死而不悔非其師友平日講之素明守之素定何以能此嗚呼孰謂海邦遠僻而有臨大節植綱常若斯人者耶噫是可尚矣出羣忠事略

陳思賢高州茂名人洪武末爲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禮義帥諸生隨才教諭多所成就

太宗靖難師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詔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之繫送京師思賢暨六生或

以身殉或曰死於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出革除遺事

存褒什云俱死道中

教諭王省 子禎附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免會試命禮部次第擢用之省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稱 旨例當殊擢省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濟陽靖難師起至濟陽省爲游兵所獲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之省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明倫今

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其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死 出金聲玉振集與遜國臣記表忠錄備忠錄同

王省江西吉水人洪武間舉鄉薦名在高等明年 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省乞歸養後以文學應徵

高廟親試稱 旨例當殊擢省以力薄才弱親老固請就儒官便養乃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寧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師壓境省爲游騎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乃釋歸召諸生集明倫堂諭之曰若等知此堂如何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如何乃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之子禎爲夔州府通判亦死 出忠義流芳華陰遺忠華陰遺事同

訓導林大同

林大同字逢吉其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因家焉大同幼孤苦力學六經子史手自抄讀不問寒暑洪武中爲開封訓導以病歸永樂中再遣人取召卒以疾辭所著易經奥義幷文藁若干卷出姑蘇志

進士陳周

周不知何許人嘗第進士其先世與吳僧道衍善衍時幸用因薦辟之周乃隱居錫山終其身不仕出無錫志

進士王高

王高南昌人與劉端同年進士又同邑坐縱方孝孺劓鼻于樹下與劉端同死或曰高刑部郎中 出假縣談餘

舉人劉政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爲沛學教諭政聰敏力學平生自負忠義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考應天鄉試士子五百人題命論語託孤寄命章孝孺得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中式二百四十人政第一靖難後殺孝孺政悲忿不食而死 出表忠錄金聲玉振同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父有經學爲沛學教諭政聰明敏捷治春秋建文元年方孝孺試士出託孤寄命題得政曰此眞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也置政第一

建文遜位政聞孝孺就戮亦不食死或曰政在永樂中誓不出仕教授生徒終其身 出吾學編革朝遺忠錄同

劉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學識該博洪武初薦授沛縣教諭政性聰膚肆力學問革除己卯以春秋中應天府鄉試第一時國家多難題出可以託六尺之孤一章考官侍講方

孝孺爲時儒宗素號知人得其文驚曰此他日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批之有鷙鳥中之鄧鳳吾當虛左以處之之語政平生忠義自許及靖難師起感慨不食得疾乃草平燕策將獻之朝臥疾未得行數月問其家燕兵得無渡江乎家人慮其疾之殆也祕不以告京師既定政久乃知之怒責其家人曰胡不早言使余得一伸其志以死也因頓足榻前嘔血死 出革除遺事忠義流芳同

生員高賢寧

高賢寧濟陽人儒學諸生也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國子生

文皇帝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內使亟降時賢寧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

文皇帝曰此乃作論秀才邪好人也欲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吾食廩有年則不可也綱言於

上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云者以綱乃被黜庠生也 出革除遺事與遜國臣記遺忠錄同

生員伍性原　陳應宗　林珏

鄒君默　曾廷瑞　呂賢

文皇靖難詔至漳州生員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從教授陳思賢即明倫堂爲舊君舉哀郡人執送至京凡六人俱死

出表忠錄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五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王府

燕府長史葛誠

葛誠爲燕府長史建文二年

成祖使誠入奏事覲　朝廷所爲

建文密問燕府事誠具以實告

建文乃遣誠還燕使爲內應及　詔讓燕

成祖稱病盛夏擁火猶自謂寒甚張昺等問疾誠密言王無恙宜爲備昺等弗信防稍懈會燕人奏事京師執下獄得燕密謀即發符逮府中官校又令昺貴發兵誠爲內應

成祖計擒昺貴幷執誠誅之夷其族

出表忠錄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靖難兵未起誠與張昺謝貴言府中事又嘗諫

文皇文皇稱病暑月圍火輒自言寒三司官入問病誠密告昺王非病以不得　上心故誠又密疏聞

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其密謀踪跡
即發符逮府官校又令昺貴發兵內應盡簿
錄王府人
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出遜國臣記與革朝遺忠錄革除遺事同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
文皇佯病中暑布政使張昺偕三司官入問疾
見四圍皆著火鑪猶自呼寒皆懼危篤獨誠
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 上故耳因令人上
變會

文皇遣人上京奏事齊泰等言於
上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
見殺族其家 出說纂癸集
葛誠以進士爲燕府長史建文元年燕王使
誠奏事京師覘 朝廷所爲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有委托使誠
爲內應誠許諾還燕復命王覺其詞色有異
遂深疑之燕王佯病瘧暑中四圍皆著火猶
自言寒三司官入問疾皆懼危篤獨誠告之
以不得於君之故因令人上變會燕王遣人
至京奏事齊泰等言於
上執之既成獄即發符逮燕府官屬而張昺謝
貴受密命約誠與護衛指揮盧震爲內應燕
王既擒昺貴尚扶雙杖而坐燕府官屬賜宴
行酒方進西瓜令校衛拳碎之已而曰水出
不堪取刀剖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
盧震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爲爾等姦臣
所迫耳誠震不服遂斬之後族其家同時有

俞逢辰者宣城人也爲燕府教授燕王起兵
泣諫被戮嘗寄書戒子自分必死而略無希
幸富貴之心此亦持正君子而人少知之者
出忠義流芳 盧震 俞逢辰附

燕府伴讀俞逢辰（一作教授俞逢辰嘗時王府官制親王無教授而有伴書伴講伴讀則伴讀爲是）

俞逢辰字彥章寧國宣城人爲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出遜國臣記）

公諱逢辰南陽鎭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出備遺錄表忠錄與遜國臣記同）

俞逢辰字彥章寧國之水陽酉鎭人洪武初選充燕府伴讀靖難師起嘗以力諫見誅先是逢辰寄書其家示以必死至是果然嘉靖中甌寧李默修郡志得其事於王給諫藎云（出革除遺事）

遼府長史程通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父喪廬墓以孝行聞祖平謫戍延安通以太學生走闕下上書請釋其祖詞義凱惻上憐而許之洪武二十三年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第一拜遼府紀善二十四年從王閱武臨清明年從之國遼西靖難兵起從王渡海來朝進左長史從王之國荊州衛士紀綱者方幸王通輒辱之朝廷遣人至荊州通上防禦北兵數千言文皇即位綱入賀留錦衣衛幸用事乘間言通曩有封事指斥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邊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百卷牯皮數張績溪之程幸使者仁慈不旁及（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公諱通字彥亨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客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

至性動必遵禮以縣學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而廬墓三年哀毀骨立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少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詞極懇切

上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後舉應天鄉試爲遼府紀善云（後與遼國臣記同不錄）

程通字彥亨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

洪武乙丑以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父喪歸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已大耋通乃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盡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而持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乃相持哽噎不能仰視

高皇帝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秋通以尚書應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獨所對稱　旨

上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巳從王閱武臨淸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始從之國荆州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衞士紀綱者用詗

事得幸通每召而箝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京通草上封事數千言

文皇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指揮使備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　詔械通詣京師瘐死獄中簿錄其家得瘠田數十畝遺書千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者洪武末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是亦爲衞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

者仁慈罪止一房餘獲免焉有文稿百餘卷悉燬於官出革除遺事與革朝遺忠錄同

程通徽州績溪人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年十四補庠生洪武間貢入太學父以誠死嶺南通徒步扶喪還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服滿復入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已老通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方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詞極懇切

天子憐之而持其章不下陰命兵部驛召其祖旣至立庭下乃召通立堦東西相向

上顧通曰汝識此人否於是祖孫相持而泣哽咽不能仰視

上嗟嘆良久下令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通發應天府解時遣諸王將兵行邊

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獨通所對稱 旨親置第一除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淸遼西王府未建以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從王渡海南還進長史明年始從之

國荆州通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凡國之事必咨焉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狡猾善邏偵得幸於王通每召而笞戒之會

太宗兵潛遣人至荆州通草上封事數千言旣登極紀綱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使數被顧問因承間及封事遂 詔械通至京勒死獄中家人戍邊通居家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不可奪故所建立如此時有黄希范者洪武末出知徽州府雅與通善至

是亦爲衛士所捕併籍其家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慈罪止一房餘獲免焉出忠義流芳

公諱通字彦亨其先自歙篁墩遷績溪程里再遷坊市祖平素業儒洪武初以鹽法坐繫御史廉其非辜喻其旁引衆人則可免平起對曰某不幸爲人所誣而又誣人欺天矣寧以身待罪御史嗟異竟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貧故

不納又買地葬之伯父以忠洪武庚申用人
材舉知潮之程鄉縣有治跡父以誠尤以孝
友聞初以忠子泰將省父程鄉以誠與俱中
道聞以忠得罪被逮偕行者姪泰及走以誠
大罵曰汝父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
獨何心乎遂徒步直前既至而目瘴死聞者
悲之公少有至性又得家庭之敎動必尊禮
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縣學生二
十二入太學時洪武乙丑也丙寅聞以誠喪

免歸徒步過嶺迎柩還葬葬已廬墓下三年
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
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
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
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
高皇帝憐之而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其
祖既至乃弁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公曰汝
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噎不能仰視
高皇帝歎曰孝哉若人令兵部除其籍驛送平

還鄉庚午秋公以尚書舉應天府鄉試時遣
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公所
對稱　旨推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
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西時王府未建以
祖喪免歸復廬墓三年服闋復任未幾
高皇帝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
史明年從之國荆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
凡一國之事咨焉府中有衞士紀綱者用詗
事得幸公每召而詈戒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荆州公草上封事數
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以入賀留侍歷官錦
衣指揮使備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　詔
械公詣京師簿錄其家公既死家人發戍邊
又下績溪簿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數十
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
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爲衞卒所捕弁籍其家
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

止一房餘獲免焉初遼王雅重王命圖其像又錄其世譜親爲贊之後十年公與母弟彥迪以事至荊州王召見之語及舊事曰汝欲見汝兄否彥迪頓首不知所對王出遺像示之彥迪哭失聲弁請其世譜以歸永樂中有仇家欲訟之者適彥迪他出家人懼而焚其像獨遺其世譜云公初讀書卽勵志聖賢之學居常恂恂如有弗逮至臨事則毅然莫能奪故所立如此爲詩文不求異而主于理然

辭氣超越專工者反不能及有稿百餘卷悉毀于官　長史程公傳　程敏政撰

按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九月奏謂遼地荒遠請徙國荊州　詔從之是時

文皇卽大位久矣乃謂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不亦誤乎又紀綱者山東臨邑書生也謂爲遼府護衛公每召而笞責之不又誤乎然則通之有忤於燕或從遼時有之而不于荊州

也　弇山堂別集

寧府長史石撰

石撰山西平定人洪武中爲寧府左長史文皇靖内難諸郡縣皆下撰在大寧獨爲守備上怒攻拔之得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出遜國臣記

衡府紀善周是修

周是修以字行吉安泰和人洪武間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廟問曰汝年幾何曰四十四家居何事曰導入爲善擢周府奉祠改衡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靖難師起數論大計不行

文廟渡江駐金川門宮中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别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

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

文廟曰彼各爲其主置不問是修平生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古今死烈之事著爲小傳名曰觀感錄又著論語類編廣行太極圖等書初嘗與胡廣解縉金幼孜楊士奇輩約同死後惟是修能如其言從容就死縉爲誌士奇爲傳謂其子曰當時我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吁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公得之矣出革除死節紀略
周是修諱以德江西泰和人洪武間為霍丘
訓導入見
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四十四又問曰家居
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
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年有訴王府不
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
善任編纂於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
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其挫折之

公不為動師入金川門公留書別友人江仲
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
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史言公不
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公平生
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
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卒
能償其志云出說纂癸集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舉明經為

霍丘訓導入見
太祖問家居何為曰教人為善
上喜擢周府奉祠正踰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
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逮府吏 詔獄
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
建文君弟也當是時衡王未之國是修留翰林
修纂國史好薦達知名士數陳論國家大計
北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
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北兵

渡江是修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入
應天府學拜先師畢為贊繫衣帶上自經於
尊經閣下時六月十五日年四十九是修嘗
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
事悉負之後士奇為是修傳語其子曰使我
與若翁同死今誰為若翁傳者是修內貞外
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直而沖
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
不通究為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

澹詞理條達所著有詩經小序詩譜集義論
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彝範邇言家訓蒭
蕘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
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
果乃取忠節遺事輯爲覩感錄蓋無媿其言
云侍郎何孟春曰
文廟渡江時翰林諸公能先死者周是修也李
文達公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
奇輩初亦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後雖有

王魏事業不能蓋斯媿矣 出表忠錄金聲玉振同
尹文和公贊曰或謂是修居散地可以死可
以無死乃獨勉行其志焉彼皆全軀保妻子
方藉口管仲與玄成欲圖後功以飾恥然則
自靖自獻確乎是修之素守食祿盡心大哉
文皇之卹旨嗚呼舍生取義是修有矣 出革朝遺忠錄
周是修江西泰和人少孤貧値元季兵起奉
母逃難苦行力學從國子學錄蕭執受詩往
返十餘載學成不仕洪武末始薦授霍丘訓
導陞辭
太祖曰是修問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
汝家居何爲曰敎人子弟讀書爲善耳
上喜擢周府奉祠踰年從王出巡黑山而返每
承命作賦援筆立就思如湧泉王深敬重之
遷本府紀善
建文帝即位王以過失聞府中官屬皆下吏是
修以嘗進諫獲免改衡府紀善留京師召入
翰林預編纂數陳論國家大計北兵渡淮是

修與蕭用道上書詆斥用事者誤國　天子
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見之大怒面詬詰
兩人廷中皆斂愕相與詆訶挫折兩人兩人
屹不爲動尋北兵渡江是修留書其家別友
人江仲隆解縉楊士奇及用道數人付以後
事夕入應天府學自經死數月御史言是修
不順天命請加誅戮
太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置不問是修爲
人內剛外和非其義一毫不苟取卓犖有大

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
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
及近世忠節遺事輯爲一書名曰觀感錄朝
夕省覽在史館薦梁潜劉叔二人知名士生
平獎誘人善如恐不及人有不善輙爲之諱
以故無賢愚少長皆樂親之雅好吟哦每朝
輒伸紙濡毫作嗚嗚聲文成必先理致未嘗
搆思而雍容雅贍皆可傳誦所著有詩經小
序詩譜集義三卷論語類編二卷行太極圖

一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
卷別有蒭蕘集進思集十餘卷初諸人有與
是修約同死義者及是修死竟無一人踐約
其後解縉爲銘墓楊士奇爲作傳語其子曰
當時使我與你父同死今誰爲之作傳聞者
笑之何侍郎孟春曰
文廟渡江時翰林諸公能先死者周是修也李
文達公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
奇輩初亦有約同死者已而俱負約惜哉後

雖有王魏事業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
言靖難師既駐金川門是修欲速諸公同死
前約首至某門見其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
縊府學之尊經閣噫此何等時而不忘飼猪
又何以責舍生事耶又是日有中書舍人聶
同文因走迎新天子天熱走急遂死途中同
文江西臨川人噫均一死也豈若爲舊君死
節而萬世流芳邪 出忠義流芳
周是修名德以字行吉安泰和人洪武間舉

爲霍丘訓導入見
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家居何事
曰導人爲善而已遂擢周府奉祠正革除初
年有訴王府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
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於翰林靖難師
起是修數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
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屹不爲動
文廟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留書
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

楊士奇且付以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
時壬午六月十五日也越數月御史言是修
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文廟曰彼各爲其主耳置不問是修平生嘗曰
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
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
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
小傳名曰觀感錄又著類編論語二卷綱常
懿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二篇詩文十

餘卷初亦嘗與縉士奇輩約同死後惟是修
能如其言士奇傳是修事且謂其子曰當時
我亦同死誰爲爾父作傳識者笑之（出革除遺事）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
家其先諱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
第其支裔徙灘江里是修之所自出也是修
少孤貧自奮于學從游鄉先生胡溍樵以孫
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
霍丘縣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
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
修纂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耆
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
悉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
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
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

民椎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
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二無所問是修內貞
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
坦明灑落而沖淡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
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文章未嘗綿
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
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

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邇言家訓勦蕘集進思集是修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性知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旹皆知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于明綱常爲世道計必身履之而不徒托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梁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詳今二十又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

白之節

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述爲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楊士奇撰劉長史傳

谷府長史劉璟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於璟破賊還薦璟才略

上喜曰璟眞伯溫兒矣召見謂璟曰朕欲汝日夕在左右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職處爾無如此官者遂授之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姦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且命曰

百官敢有不法汝持此糾正會谷封宣府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閤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頷之授谷府長史弁　勑提調肅遼寧慶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燕王與璟奕璟勝王曰卿獨不少讓我邪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及燕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叅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夜半渡盧溝河氷

陷馬斃璟力破氷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貊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璟輿疾赴　闕進見聞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六月

上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至京見

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葢謂簒也下獄辮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劉璟浙江青田人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靜朴峻厲博通經書講究兵略

太祖愛之欲令在左右授璟閤門使令糾正不法侍御史袁泰事忤　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授谷府長史谷邸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燕師起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病辭歸

成祖登極璟堅臥不起　上欲用之逮以逆叛親王繫至京臨別姻戚舉餞之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盍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戮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邪吾生死之分已決矣及入對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歲後逃不得一箇字葢謂簒也遂大忤　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出忠義流芳

劉璟字仲璟浙之青田人伯溫先生次子也

高廟時拜閤門使以剛直聞改授谷王長史并

敕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谷邸在宣府璟設險足兵諸胡屏息燕王兵起詣　闕獻十六策命赴李景隆軍備歷險阻以疾告歸

文皇登極後召用之辭以疾遂逮繫至京入見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歲後逃不得一箇字葢謂簒也下獄自經死

外史氏曰璟之死也史既逸之而郡邑志又皆諱而不錄其傳諸故老者尚未湮沒

近予外弟陳子中州始爲作傳表章其忠節且請于當道配享文成廟云出犖忠事略

劉璟字仲璟生時月食復光誠意析嘆曰夫陞乃緒而卒或幹之者也弱冠咀嚅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略握奇諸說二十八師事石樓子鋒稜過人適閩寇葉丁香叛　朝廷勑延安侯唐勝宗提兵討之決策於璟破之復命白璟才略

高皇帝喜曰璟眞伯溫子也朕將大授顧年少姑緩之不虞速樹如是顧謂侍臣曰璟絕有父風允協朕望如此賜上尊睹璟偉貌豐髯論說英偘　帝愛之次日召璟謂曰朕欲卿日夕左右夜考釆紀惟閤門使如儀禮司立百官之上爲朕宣與傳迎處爾無踰此官遂拜職　賜第馬衣帶金書除姦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且命曰百官敢有不法卿持此簡糾正時袁都御史奏事忤　旨璟當殿以簡擊其項

上曰正當如此自是舉朝畏璟時谷王年十三將封宣府

上素愛王毎朝謂侍臣曰谷王年少羽翼無人柰何諸大臣畏璟風力樂璟外補奏曰輔幼藩非忠勇敢直不能閤門使劉璟其人也

上頷之即日授谷王長史弁　勑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巡行一日至燕

文皇帝與璟奕璟勝　帝曰先生獨不少讓我邪璟正色曰臣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處不敢讓　帝黙然戊寅夏六月

高皇帝宴駕

皇太孫嗣位巳卯改元建文秋八月璟聞

太宗南渡遂馳獻十六策嗣　帝不用命璟赴大將李景隆軍參議景隆不用璟討喪師會天大雪璟夜半渡盧溝河氷陷馬斃璟毀氷躋岸拴雪走良鄉裂趾次日跛行三十里時璟之子貊自大同來赴難越良鄉至涿州失璟所在道遇素所差指揮使陳玉侍璟行次

貊策馱騎反涿數十里遇璟翼璟上馬遯去
還家養疾辛巳璟與疾赴　闕進聞見錄千
萬言嗣　帝不用命璟歸家待用至家杜門
讀書默觀天下動靜壬午六月
太宗入承大統璟辭疾不起　上欲用璟罪璟
逆叛親王縶至京强以官璟辭下獄一夕辮
髮自經時鄭朱子罪沒其家權官爺　旨緣
例
帝曰璟家難例鄭朱子　詔其家歸葬之嘉靖

乙酉提學萬潮東視學書生陳中州白其事
立像配享文成之廟
野史氏曰宋季犬羊入帝中華天日蒙耻
蓋自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也
高皇帝起而驅之九十三年流腥積毒一旦
蕩然建文萎弱中藥不震
文皇帝入承大統故物重光天下拭目游泳
太平先生以故家宿碩才略早試於
高皇帝之朝忠義再著於
文皇帝之日是故才略所以恢宏開基之統
緒忠義所以感激千萬代之人心夫非多
於
太祖而少於
太宗也嗚呼賢哉陳中州
谷府左長史劉璟傳邑人陳中州撰謂
高帝授璟爲閣門使金書除姦摘佞四字于鐵
簡　賜之令擊百官不法者後遷谷府長史
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府事鄭莊簡公亦因

而筆之書吾謂此眞齊東野人語中州青田
人誇大誠意伯家事而附會之耳金書鐵簡
此優人彈唱宋八大王事也
高帝豈以鐵簡賜閣門使乃至谷府長史一小
府佐豈有提調六府之理肅府在甘肅慶府
在寧夏秦王在西安韓王在平凉未就國安
能遙制洪武間趙王杞甫封卽逝時無趙府
趙府
文皇第三子也吾不意莊簡之博洽而亦舛誤

至此也出弇山堂別集

秦府長史鄒朴

鄒朴字爾愚江西永豐人仕至秦府長史建文初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沮其邪謀王不聽嚴刑禁錮甚密王逆謀覺大臣以朴諫疏聞

上嘉其忠義召至京具言始末特陞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閈鄒公瑾死憤激不食卒時人謂朴瑾爲永豐連璧云出革朝志

晉府長史龍鐔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靖難師起徵兵于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潛邸即位　詔械鐔繫錦衣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脈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衣色形骸歸于故土今其家書遺草及諸哀輓猶存云山堂別志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六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公

魏國公徐輝祖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武寧王達首佐

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勛德爲諸功冠配饗

廟廷始娶張夫人以不宜室卒

上爲特繼謝夫人首舉公公生而白皙秀眉豐

下及長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中山王數鎮北平嘗公宿衛御家家衆肅然

上故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於背有閒

上命公奉　手詔道迎勞俄而王薨又三年而爲洪武巳巳始命公襲爵魏國公　賜誥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道尋以

皇太孫允炆嫌名改今諱明年　賜公與諸公

各黄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
二十疋綾十疋俾還鳳陽　賜第以歲時入
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衞復　賜鈔四百錠
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練山東河南卒
詔公仍於太倉支歲所受祿五千石而還公
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
與其部衆隸燕王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
上密詔王詗實而命公以　詔往公之姊王妃
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合筴併其黨悉捕送

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言國子
師生日夥不爲甄別高下無以懲勸
上命公率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其文藝分別
送吏部銓用公勛臣也
上知公有文故特寄之人以爲榮
高皇帝崩
皇太孫即位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
肺腑領朝班曹公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
傅

文皇帝爲燕王時入臨稱疾不拜王屬尊而功
高有武略擁强兵　朝議憚之會王歸而留
次子高陽王待命於邸欲藉公爲耳目公謝
絶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
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晨白之於
上亡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爲名諸徹侯兵往攻
之相繼敗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當往時
曹公有公卿間聲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
然公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

師日追急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爲內應
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
公猶與常開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
師悉爲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錮
之私第尋逮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
四十餘王姊爲
仁孝皇后竟宴駕不敢爲公請久之
上追思后不已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予
故公封還其舊所削祿及廬産葢百八十年

而
今上皇帝詔悉錄爲
建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
首

外史氏曰當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毋論成敗之
猶匿而公矢節故主卽革命之際小一移
志爲曹公所爲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肺
疇能易之公舍而恬然趣死一何决也於

建文爲純臣於中山王爲令子矣
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山
王
今天子又能光大顯榮之先聖後聖其一揆
哉雖然亦可以覘天道焉　出弇州續集

徐輝祖鳳陽人中山武寧王之長子洪武三
十一年十月襲封魏國公始名允恭
高廟賜今名爲　建文所信任
文廟與靖難師以輝祖元舅也召之不爲動遂
與黃子澄等通謀拒敵內難平子澄等俱死
文廟以中山王有大功於國家赦輝祖不誅惟
革爵閑住輝祖鬱鬱不樂成疾而薨或曰自
裁永樂五年八月　詔還其祿米輝祖時已
死其子欽仍襲封　出金聲玉振

輝祖
文皇元舅也靖難師起召之不爲動乃與齊黃
協謀國事後因削其爵死於獄未幾許子孫
世襲封云

外史氏曰輝祖元勳之子而能處死如是
可謂不忝其先矣彼李景隆輩何人也忍
心挫節未幾以譴死嗚呼寵光僇辱至今
不磨可畏也哉　出羣忠事略

徐輝祖中山王長子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
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
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
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
祖肯侍　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

元學書善大字戊寅閏五月
建文君卽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
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昺葛誠通謀議督諸兵
以進屢有功召還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
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
肯向敵遂還京
文皇卽位尋幽繫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
定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

山王功不可無後輝祖子嗣魏公通給中山
王歿後祿米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上賜名
欽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中山王四子次添
福次增壽次增緒長女
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遙款於北
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
建文君手刃增壽於左順門下是年贈謚武陽
忠愍侯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 出遜

國臣記

靖難兵起
仁宗以王世子入 覲留京未遣輝祖弟都督
增壽係護衛有大功得歸國而輝祖雅不肯
翊戴爲內應時建武學於京師教將臣子弟
輝祖與駙馬梅殷往來提督弦誦大與靖難
師迫增壽事覺被僇輝祖始終無推戴意與
齊黃輩通謀抗拒
太宗卽位列入奸黨論罪以外戚故特原之乃

勒歸私第錮秩閑住尋被繫而卒永樂五年
八月 詔還其祿米時輝祖已卒子欽襲爵
子孫恩數視增壽子孫常差薄云 出革朝遺忠錄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
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
畢遣還時 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 遺詔
至北平
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
乃乞 仁廟及漢趙視疾 朝廷以遺詔不

許既而屢請益哀懇
建文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
文皇疾愈入朝復申前請
建文不忍召輝祖及弟增壽議增壽獨以百口
保其無虞於是　仁廟及漢趙俱得還國蓋
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　朝廷謀必及之靖難
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於燕及
文皇即位齊黃輩皆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
不誅革爵閑住尋繫獄而卒永樂五年八月

朔日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齊黃等合謀
以危社稷後事發齊黃等伏誅輝祖是中山
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
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閑住今病故了中
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還著他長男仍襲封
魏國公中山王歿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
他　出說纂癸集吏部驗封司稿簿同

戊寅閏五月

建文即位輝祖特見信任嘗召對密言燕邸事
八月兼太子太傅燕世子及弟高煦高燧入
臨齊泰請幷留之黃子澄不可輝祖察高煦
有異志密奏他日必為大患　建文以問增
壽駙馬王寧庇之乃悉遣歸俄湯宗上變告
北兵起輝祖與齊黃陰通謀議二年李景隆
北伐輝祖帥師繼之白溝之敗輝祖為殿獨
全軍而還四年援山東敗北兵于齊眉山燕
將皆懼議旋師
建文君乃召輝祖還何福遂以無援不能遏敵

北兵至江上輝祖及常昇分道禦戰
成祖入金川門羣臣勸進獨輝祖不屈
成祖親召問嘿不應下吏令自招罪操筆惟書
其父開國功及券詞子孫得免死耳
上大怒削爵秩勒罷尋下獄卒　出表忠錄

徐輝祖魏國公之長子也洪武二十一年襲
職少侍　皇太子諸王學及從諸儒游習經
史大義又從詹希元等學書能作大字其姊
為燕王妃是為

太宗文皇后靖難兵將渡淮命輝祖督軍援何
福福先斬燕將陳文比輝祖至與燕兵大戰
斬其驍將李斌南軍再捷勇氣百倍北將皆
懼議旋師獨朱能不肯王遂決意引兵南下
矣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乃召輝祖還何
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以至於敗
成祖即位惟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不出一語終無推戴之意法司追取
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

朝野彙編・天卷十六　十

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然以元勲國舅欲誅又輙中止徘徊久
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尋被繫
獄自經死 出忠義流芳

徐輝祖鳳陽人中山武寧王之嫡子身長八
尺五寸體貌魁偉袁珙善相人術見其面麻
而氣促目睛不定謂之曰公貌雖魁梧但欠
凝厚年交四十禍祿將艾矣洪武二十一年
十月襲封魏國公始名允恭
高廟賜今名嘗侍
懿文太子學習經書通大義又從詹希元習筆
札善寫大字
建文君即位以勲舊見信任
文廟與靖難師以輝祖元舅也召之不為動遂
與黄子澄齊泰盧振張昺葛誠等通謀內難
平子澄等死輝祖始終無推戴意
上以中山王有大功於國家又以外戚故赦不
誅惟革其爵祿勒歸私第閑住尋被繫而薨

朝野彙編・人卷十六　十一

年四十如珙言永樂五年八月　詔還其祿
米輝祖時已死其子欽仍襲魏國公增壽陰
謀翊戴事覺
建文君臨危乃戮之永樂初追封定國公恩數
比輝祖子孫差厚云 出革除遺事

侯

越巂侯俞通淵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其前事見開國功臣傳洪武二十二年七月有　旨遣艾端起在開越巂侯授豹韜衛指揮使八月領軍北征陣亡于白溝河　勅葬虢國公墓旁以神策衛老軍劉海等守之而命其子靖襲豹韜衛指揮使尋卒幼子端三十四年命錦衣衛優給全俸亦卒遂絕嗣 出革朝遺忠錄

俞通淵以父河間郡公廷玉兄虢國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故得充叅侍舍人從大將軍征秦隴燕趙陞督府僉事征哈喇哈至捕魚兒海獲酋長人畜轉餉江西充偏將征都匀龍場諸蠻克辰沅寶慶多俘獲封越巂侯統兵討建昌叛賊城越巂洪武二十六年坐累奪侯還鄉建文元年召見

建文君壯之曰老將也授豹韜衛指揮使充偏將從大將軍禦北兵敢戰有功白溝河之役諸將兵大敗通淵死之　勅葬聚寶山子翊先卒次靖襲二年卒次端優給卒靖難後人懼禍不敢言襲替事建文末諸將校往往失世官也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俞通淵廬州巢縣人事見開國功臣錄建文改元有　旨遣艾端起在開越巂侯俞通淵授豹韜衛指揮使領軍北征戰於白溝河陣沒　朝廷哀悼賜葬南門外聚寶山虢國公墓旁通淵戮力建功効死忠義世以爲難 出忠義流芳

俞通淵者巢縣人父廷玉開國有功官至僉事樞密院事攻取安慶没於陣追封河間郡公通淵少隨父兄集義旅以舟師應

高皇帝渡江兄通海功最位平章死於王事封虢國公通源以定中原功封南安侯通淵起叅侍舍人累從大將軍北伐元虜征西南戎蠻功最積官至僉左軍都督府事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封越巂侯子孫世襲二十六年夏

賜還以老革除巳卯七月有　旨遣艾端起在閒越㒞侯授豹韜衛指揮使八月領軍北征庚辰四月及燕戰于白溝河陣亡　朝廷哀悼　勑葬南門外聚寶山號公墓旁賜神策衛老軍劉海等守之妻廖氏封侯夫人子三長翊洪武三十一年卒次靖襲豹韜衛指揮使庚辰卒於官次端幼辛巳賜錦衣衛優給全俸未幾亦卒遂亡後通淵父子兄弟戮力建勲效忠死義世以爲難 出革除遺事

駙馬

駙馬都尉李堅

李堅懷慶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大名公主爲駙馬都尉

建文君卽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以軍功封欒城侯無幾何命耿炳文伐燕拜堅爲左副將軍及燕戰於眞定時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其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爲所擒燕將丘福攻子城堅領兵接戰互有勝

負已而兵敗燕騎士薛祿引槊刺堅墜馬揮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勿殺祿生擒之以獻

太宗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可逃罪乎械送北平堅遂道死姑蘇王錡謂堅歿於王事子莊見宥當襲爵公主時猶在懼禍至乃納其誥券莊得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焉崔銑彰德志又載堅爲郡人與李讓同時爲駙馬都尉而讓阪附

太宗為之宣力要之堅實南產云出革朝遺忠錄

李堅武陟人父英開國有功為驍騎右衛僉事力戰死烏撒堅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公主胥與駙馬歐陽倫梅殷陸賢賑北平

建文君即位進公主太長公主堅素負才勇充左副將軍從長興侯耿炳文北征遇北兵謹備西北北兵突擊出不意破東南炳文大敗燕將丘福又攻子城堅出接戰互有勝負封

堅欒城侯與世券兵敗滹沱河薛祿引槊中堅墜馬祿揮刀直砍堅堅大呼我李駙馬也勿殺祿擒堅見

成祖成祖曰爾至親今至此柰何械送北平道卒子莊以公主故宥當嗣侯公主懼禍繳誥券出表忠祿遜國臣記同

李堅懷慶武陟人洪武中以功臣子選尚

太祖女大名公主為駙馬都尉

建文君即位公主進封大長公主堅封欒城侯燕藩兵起命耿炳文伐之拜堅為左副將軍及燕戰於眞定時炳文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燕師出不意夾擊之炳文幾為所擒燕將丘福攻子城堅領兵接戰互有勝負已而兵敗燕騎薛祿引槊刺堅墜馬揮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勿殺祿生擒以獻燕王謂曰爾至親也今至此尚可逃罪哉械送北平堅乃道死同日被擒者都督甯忠都指揮劉遂堅一子名莊見宥應襲公主時在懼禍至

乃納其誥券得流寓南京娛情詩酒以壽終馬出忠義流芳華除遺事同

駙馬都尉耿璿

耿璿長興侯之子洪武中爲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郡主進封公主璿爲駙馬都尉掌前軍事璿勇悍有膽略靖難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行璿力勸直擣北平已而炳文戰數敗璿怏怏抱病時對公主悲泣

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樂元年春憂卒 出[illegible]

都督

都督廖鏞

廖鏞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嫡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衛殿廷靖難後

成祖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兩子復命

上怒令收孝孺族誅之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

門外山上甫畢廖氏見收兩子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衛奏獲鏞送刑部論死鏞弟銘鉞叔昇謫戍邊昇淮安衛指揮僉事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出表忠錄

廖鏞無爲州巢縣人祖永忠從

高廟平中原滅西蜀有功父權襲封德慶侯鏞以元勳後任散騎舍人見用革除間永樂元年四月十日錦衣衛鎮撫司奏送刑部就戮弟銘鉞及從父淮安衛指揮僉事昇俱謫戍

母湯氏東甌王和長女也幷銘女皆送浣衣局相傳

文皇帝淸宮三日即位召方孝孺作詔孝孺曰吾腕可斷此筆不可枉也

上以廖都督兩子受學於孝孺復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個是字兩子復命遂以軍收之孝孺杖而衰絰至 闕下哭

上問之再三不答但哀慟不置命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尚作絶命詞罵聲不絶兩子拾其遺骸葬之聚寶門外山上葬甫畢而廖氏亦見收矣兩子遂逊同時刑十八人孝孺其首也兩子後亦就逮豈即鏞之兄弟歟 出革朝遺忠錄

廖鏞巢縣人已故德慶侯廖權男任散騎承樂元年鎭撫司奏送刑部就戮弟銘鉞俱充軍從父昇甘州充軍母湯氏銘女俱送浣衣局堂兄基烏撒衞指揮同知本年到京自首送臨故 出立齋閒錄

都督孫岳

孫岳洪武中從大將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出遜國臣記

都督耿瓛

耿瓛長興侯仲子累官至後軍都督僉事燕兵起與江陰侯吳高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間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瓛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瓛論死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都督趙清

趙清鳳陽人有膂力善用兵洪武中積功官至北平都指揮使陞後軍都督僉事致仕清去北平時常懷隱憂不敢言燕兵起黃齊諸人薦清率河南兵守彰德燕兵至城下遣人招清清對使入曰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　朝廷守封疆不敢棄命失職靖難後召清還清遂乞朋不許 出遜國臣記

都督甯忠

甯忠累官都督建文元年充戡虜右副將軍與駙馬都尉李堅從大將軍至北平八月及靖難戰於眞定敗奔滹沱河又敗與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皆被執忠之妻都督徐凱女也後與凱同死出遜國臣記

甯忠都督充右副將軍三十二年九月與李堅同戰眞定俱被執出革朝遺忠錄

都督馬溥

馬溥壽州人父鑑開國有功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衛指揮僉事

建文君初陞都督四年夏與徐眞並充參將遇靖難戰敗靈壁皆被執溥子眞爲周府儀賓靖難後宥溥令改建周府出遜國臣記遺忠錄同

馬溥者壽州人父鑑開國有勲官至都督僉事溥襲武德衛指揮僉事仕建文累遷都督壬午四月充參將與徐眞皆被執出革除遺事

都督陳暉

陳暉始爲洮州衛指揮累功至都督充副總兵與靖難兵戰眞保滄德間互有勝負已而戰敗被執送北平建文四年八月遣之江西叅贊總兵韓觀軍事觀開國功臣韓成子也 出遜國臣記

陳暉爲副總兵與主將何福平安堅守靈壁何福下令期明日聞砲聲卽突圍出師就糧於淮河燕王與諸軍攻靈壁三震砲南軍誤

以爲已砲急趨走門塞不能出營中紛擾燕軍急擊之遂破其營生擒暉平安及叅將馬溥徐眞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共二十餘員燕王悉縱遣之何福遁走 出忠義流芳

陳暉者始爲洮州指揮累以勳功至都督充副總兵被執

太宗令人送暉等往北平後不知所終 出革除遺事

燕兵執陳暉燕王慰勞備至遣將貫獄送暉北平暉中道逸去不知所終 出秘史

都指揮

都指揮楊松潘忠

楊松爲都指揮耿炳文爲主帥駐兵眞定遣楊松爲先鋒進據雄縣遣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鄚州松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殿燕王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門而潘忠援兵未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松

與麾下九千人戰死燕王度潘忠在鄚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遂命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路側望見忠等接戰卽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復背夾擊之遂生擒忠 出忠義流芳

潘忠歷官至都督將兵屯雄縣建文元年八月靖難兵至雄破其東門忠至月漾橋遇伏兵戰敗被執 出遜國臣記

華除聞忠與楊松皆爲都督同守鄭州三十二年八月破雄縣被執死之出革朝遺忠錄

都指揮謝貴

謝貴未詳所自始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未幾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法當死上特宥貴降河南衛指揮僉事

建文君即位疑北平反兵部尚書齊泰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即有變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署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

文皇帝用張玉朱能計先擒貴貴死兵盡散玉等遂奪北平九門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謝貴者不知何許人洪武末黃子澄齊泰建議削諸王時燕藩稱病泰謀以備虜爲名乃以貴爲北平郡都指揮使張昺爲布政使俾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元年三月　朝廷師至燕約貴先發六月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於城内塡溢街巷迫圍王城外墻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

不出雖塞可也已而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震動城內七月王乃命指揮張玉朱能等帥護衛勇士八百餘人應之能先請擒謝貴張昺王曰彼防守旣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可也今 朝廷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昺付所逮者則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久之乃至衛從甚衆至王門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

其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將士聞二人被擒走玉等率勇士捕之是夜玉等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皆散盡克九門王親問昺貴乃知其謀出於齊黃遂上書請誅之於是靖難之師出矣 出祕史

公諱貴華除間議削諸藩

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爲名以貴爲北平都指揮使與張昺潛逼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昺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擒而死 同出備遺錄與革朝遺忠錄忠義流芳

都指揮彭二

彭二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北兵起殺張昺謝貴二憑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將入端禮門

文皇遣徤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尋散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都指揮馬宣

馬宣北平都指揮使北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迎戰遇北兵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絶口死之

建文君褒䘏宣家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都指揮使馬宣守薊州建文元年己卯七月靖難師起攻城宣與鎮撫曾濬等固守不下出戰死之濬亦死朱鑑亦都指揮使也守大寧己卯十月與靖難兵力戰死之

外史氏曰聞叅將宋忠之敗於懷來也介冑之臣降附俘獲者不可勝計有都司彭聚孫泰者獨能效死惜其事無傳云 出羣忠事略

馬宣建文時爲都指揮守薊州燕藩師起宣謀起兵迎拒已而張玉朱能來戰宣與本衛鎮撫曾濬等閉城堅守燕王遣將反覆諭之不下擁衆悉攻宣率衆出戰玉選精銳衝入

其陣執而殺之并殺濬事聞

建文君褒恤之出忠義流芳與說纂癸□革朝遺忠錄除遺事同

都指揮鄧戩都指揮陳鵬附

鄧戩陳鵬爲都指揮與都督吳傑等守眞定城燕王曰若吳傑等嬰城固守是爲上策若來求戰是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眞定城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戩等以爲信然乃出師掩其不備與燕軍遇於槀城王以驍騎數百衝滹沱河遶出其陣後南軍突入奮擊南軍矢下如雨箭集

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擒殺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師乘之戩等軍大潰遂被擒而都指揮陳鵬亦被擒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毋忘也出忠義流芳

都指揮朱鑑

朱鑑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寛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建文君加卹典永樂檄中所謂茍貶凌遲處死者卽鑑也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說纂癸集同

朱鑑建文初爲都指揮靖難師起鑑與都指揮房寛督衆守大寧

太宗攻之自辰至午城破斬鑑寛被執降 出遺忠錄

朱鑑建文初爲都指揮燕藩師起鑑與都指揮房寛督衆守大寧燕王攻之自辰至午城破斬鑑寛被執降事聞

建文君加卹典相傳馬宣與鑑之死皆嫚罵不絕口焉 出忠義流芳

朱鑑亦都指揮提兵守大寧戊寅十月靖難師至與戰死之事聞

建文君加卹典相傳馬宣與鑑之死皆嫚罵不絕口云奉天靖難記則謂宋忠馬宣朱鑑皆待以不死未知孰是 出革除遺事群忠事略

以朱鑑附馬宣傳

都指揮瞿能

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從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爲副總兵從總兵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已而改副涼國公藍玉能破賊雙狼塞

建文君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二年四月庚申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之 出遜國臣記

瞿能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從涼國公藍玉渡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爲副總兵從總兵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又副涼國公破賊雙狼塞

建文君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能力戰勢甚銳與其子帥精騎千餘人殺入張掖門景隆忌之不令速進以故北平得爲備景隆兵大敗白溝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衆北兵遂却渡河能及其子與北平將房寬接戰寬敗

文皇馬阻於隄幾爲能所及得高煦合兵又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能父子死之 出表忠錄

瞿能不知何許人爲革除中驍將李景隆之遣平安戰白溝河也爲靖難師所敗俘都指揮何清以去景隆乃與胡觀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庚辰四月庚申及靖難將房寬等戰於白溝河北靖難師不利

太宗率精銳赴之斬瞿能父子於陣殺精兵萬餘人初靖難將丘福以萬騎衝其中中堅不動王第二子高煦引兵來援相擊百餘合殺傷甚衆

太宗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皆盡乃引兵退會薄暮旋風起兵陣少動高煦率精騎突入乘風縱火衆大亂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燕師追至雄縣遂取德州云 出革除遺事

瞿能爲都督主帥李景隆圍北平能父子奮勇率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曰候大軍能進城中於是燕軍連夜汲水灌城天寒水平合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率師駐白溝河與燕軍迎敵瞿能父子奮躍所向披靡殺傷燕兵甚衆燕軍遂却燕有内官狗兒者亦敢勇相當率衆力戰王自率數萬夾攻破之擒其都指揮何清時

日已暝各收軍還營王曰勝負常事耳彼軍雖衆不過日中保能破之至期麾精騎數千突入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南軍飛矢如注射其馬三被創而三易之幾爲瞿能所及日薄暮瞿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滅燕斬其騎百餘人越巂侯俞通淵陸凉衛指揮滕聚復引衆赴之會旋風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子於陣

通淵與聚皆死景隆單騎走德州出忠義流芳滕聚 何清附

都指揮宋忠

宋忠不知何許人始爲鳳陽衛指揮使以智勇聞洪武三十一年都督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爲參將以膚功奏

建文君信任之己卯三月　詔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精壯官軍悉選隸忠麾下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悉召入京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諸將防於外謝貴張昺防於內約期俱發時世子及二郡王皆在京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悔遣人追之不及已而齊泰傳檄使約謝貴先發長史葛誠爲內應盡拘親藩官屬七月甲戌貴與張昺敗露見執靖難兵起忠守懷來大將俞瑱守居庸關相爲聲援己卯靖難將指揮徐安等敗瑱據其城瑱走依忠而居庸爲燕將所守

太宗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則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太宗曰此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力則不足以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癸未

太宗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集甲申至懷來先是獲敵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皆在北平城中皆爲親藩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爲報讐將士聞之或信或否

太宗聞之乃命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前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喜曰我家固安幾爲宋都督所誤皆倒戈來歸及戰餘衆倉皇列陣未成

上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

入忠急匿於廁搜獲之諸將以得忠頗有喜
色
太宗笑曰忠庸才耳得之不足爲喜喜則驕驕
則不戒不戒則敗幾萌矣爾曹戒之遂誅忠
子謙鎮南衛指揮使始爲偏伍事後賜死年十
六出革朝遺忠錄革除遺事同
宋忠錦衣衛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
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
史劾忠

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弁宥百戶
戍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忠作威福邀名譽
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
西夷無功以忠爲參將從征虜前將軍楊文
討之凱旋復官錦衣親傳道四川建文元年
三月　勑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
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護衛胡
騎指揮關童者素驍勇忠遣童入京北平有
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調屯順德都督
徐凱屯臨清耿瓛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
平潘閔張昺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
文皇殺昺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
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
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
言忠詭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
盍努力復家讎報國恩
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

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
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之子謙
鎮南衛指揮使靖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死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公諱忠華除間朝議欲削燕邸命公爲參將
以備虜爲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
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
子弟皆無鬭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出說纂癸集

宋忠時爲都督守傢來俞瑱爲都指揮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燕王爲諸將曰俞瑱不量力欲來攻我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乃率兵往攻瑱方部伍未定遂拔其城瑱走依宋忠燕王曰宋忠輕謀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率馬步精銳八千倍道而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爲報讎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前鋒衆遥識旗幟及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皆喜遂多降者忠率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於厠搜獲之并擒俞瑱斬首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 出忠義流芳

都指揮俞瑱

俞瑱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帝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如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命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死之 出遜國臣記

都指揮彭聚

彭聚北平都指揮也與孫泰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出遜國臣記

彭聚以都指揮與同官孫泰副宋忠守懷來忠之敗也與都指揮俞瑱皆見執聚泰力戰死之時諸將校爲靖難師所俘獲者不可勝計獨都指揮莊得一軍遁走得脫其後反間得行名將卜萬吳高皆見疑而耿炳文李景隆相繼敗衄雖有大將平安陳暉歷城侯盛庸皆不能軍而亡勢成矣 出革除遺事遺忠錄同 忠義流芳以彭聚附宋忠傳 羣忠事略有外史氏斷語見馬宣傳

都指揮孫泰

孫泰都指揮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孫泰者都指揮也力戰死於陣 出革除遺事 群忠事略有外史氏斷語見馬宣傳

都指揮莊得 或又名得一

莊得一洪武末爲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爲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得全盛庸戰夾河得一奮力助庸斬將譚淵北兵勁騎乘暮掩擊得一力戰死之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莊得爲都指揮與燕軍戰於夾河燕將譚淵望見南軍奔潰塵起遽出師逆擊之得死戰不退遂殺譚淵明日再戰勝負未分忽東北

風大起塵埃漲天只尺莫辨燕軍乘風大呼縱擊之南軍大敗得與驍將楚智皂旗張皆死焉 出忠義流芳

莊得者革除中爲都指揮辛巳三月歷城侯盛庸與北師戰于夾河殺其大將譚淵得有力焉已而北師以勁騎乘暮掩擊得遂力戰而死 出革除遺事革朝遺忠錄同

都指揮陳質

陳質歷官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上曰質姧人害代王者遂被殺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都指揮楚智

楚智驍將也洪武中數從宋國公凉國公出塞有功歷陞都指揮使守北平靖召入京從李景隆統騎兵遇北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之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楚智革除中驍將也與莊得及皂旗張同戰夾河死於陣 出遺忠錄革除遺事同

都指揮皂旗張

張不知其名以都指揮充偏將力挽千斤每遇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異之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都指揮薛朋

建文四年庚子北師克汶上遂攻濟陽城陷都指揮薛朋被執敎諭王省死之城中高賢寧射書諭焉出秘史

都指揮唐禮

唐禮歷官都指揮靖難兵起大將軍盛庸以徐凱敗于滄洲引兵出德州營于東昌禮素稱戰將令將騎兵殿後而以孫霖爲先鋒營滑口靖難兵夜襲破之擒禮霖遁走出遜國臣記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六終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七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指揮

指揮崇剛

崇剛揚州衛世指揮其使同知僉事不可攷矣建文初靖難兵起剛練兵卒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尊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二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死 出遜國臣記

崇剛鎮守揚州指揮也華除中屢立戰功與御史王彬俱被執不屈遂同日死今按自建文初年靖難師興被執者無慮數十人已卯懷來之戰都指揮俞瑱鄭州之戰都指揮潘忠楊松眞定之戰都督寗忠都指揮劉遂庚辰白溝河之戰都指揮何清滄洲之戰都督徐凱程進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趙傑德州之掠千戶蘇瓛東昌之襲都指揮唐禮辛巳滹沱之戰都指揮鄧戩陳鵬眞定之圍鄒指揮朱滎定州之戰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壬午渡衛水則指揮賈榮拔東平則指揮詹璟拔汶上則指揮薛鵬渦河之戰則胡騎都指揮林帖木兒淮河之戰則守將丁良朱彬都督陳暉馬溥徐眞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人及彬與剛見執則勢已不支矣又有守將陶銘胡寬朱鋒孫霖都指揮房昭葛進皆力戰有功未嘗被

執也其戰蹟與死狀皆未悉姑備書其姓名以待知者補之 出革除遺事遺忠錄同

指揮王賓

王賓不知所自始建文中以指揮從偏將防守淮北賓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粮委棄狼籍遂被執遣還京遂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 出遜國臣記

指揮滕聚

聚陸梁衛指揮白溝河之戰聚及越巂侯俞通淵引衆赴之俱力盡而死遜國臣記乃缺聚傳 出通記

指揮盧振

靖難兵起振與徐輝祖齊黃謀畫攻守效力爲多靖難兵畏之壬午秋逮至不屈榜振名數其罪殺之夷其族出遜國臣記

盧振燕護衛指揮成祖將起兵建文君逮燕官校令爲貴密約振爲內應成祖計擒爲貴并殺振出表忠錄

盧振甞與魏國公徐輝祖同謀抗禦靖難師事見輝祖傳出遺忠錄革除遺事同

指揮趙諒

趙諒鄂國公外孫其女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詔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出遜國臣記

指揮宋瑄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靖難兵有功靈壁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鬭力屈死之靖難後晟功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

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宋瑄都督晟之第二子也革除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戰靈壁歿於陣後兵部請於

太宗特命晟第六子瑛襲職 出遺忠錄

宋瑄都督宋晟第二子也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戰靈壁歿於陣晟後歸降永樂間封侯子尚公主雖炫赫一時有媿乃子多矣 出忠義流芳

指揮張倫

張倫河北諸衛指揮也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十二月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李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之 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指揮火耳灰 哈三帖木兒附

耳灰者胡騎指揮也素號驍勇從平安戰於淝河安斬燕將王眞引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城燕王以數十騎當之耳灰持矛直趨王前相距十餘步燕將童信引弓中馬馬踣遂生擒耳灰其麾下哈三帖木兒亦驍勇持矟衝突來救信復射其馬人馬俱仆并擒之 出忠義流芳

指揮丁良 朱彬

丁良朱彬從大將軍何福與燕將陳文戰於小河福斬陳文於陣燕將張武見文戰歿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與燕王騎合擊却之遂擒丁良朱彬良彬俱指揮也 出忠義流芳

指揮賈榮

賈榮不知何郡人建文三年燕王遣都督朱能率輕騎一千哨衡水縣遇榮哨兵與戰斬首七千餘級獲馬五百餘匹生擒指揮賈榮等出奉天靖難錄

鎮撫曾濬存褒什又云周濬

曾濬薊州衛鎮撫與馬宣守州城北兵攻不能克招之降不肯輒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而死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曾濬薊州衛鎮撫也語見前傳出革除遺事

遺忠錄以曾濬附馬宣傳

鎮撫楊本

楊本者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靖難師起南軍禦之募才略之士本應募起家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吳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階而一軍皆不見曰此水遁也及師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大破之授錦衣衛鎮撫蓋自南北交戰惟平保兒與本有功他將皆敗　朝廷亦不問本約明日復出諸

軍爲後繼時李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圍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由是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誅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征討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皇帝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輝祖爵尊太傅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

皇帝召還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率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

文皇帝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搖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蓋奇本才略欲用之也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南之君臣可知也武功伯徐有貞嘗記其事云 出革除遺事與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鎭撫周拱元

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辰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答策授錦衣衛所鎭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之（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千戶倪諒

倪諒燕山左護衛千戶也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校盡逮　詔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出遜國臣記表忠錄同）

千戶蘇𤩽

蘇𤩽不知何處人燕王率大軍至長蘆渡河循河而南至景州掠德州而過遣人於城下招之盛庸堅壁不敢出時大軍皆過王獨以數十騎殿後庸覘知之遣騎百餘來襲王回兵擊之殺死者百餘人生擒千戶蘇𤩽出奉天靖難記

叅軍斷事高巍

高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旌尋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十八上疏論時事一墾荒田臣讀豳風七月之詩見周公拳拳以農桑爲念者蓋農桑者衣食之本生民之命教化之源也有國家者誠不可以緩夫不耕則無粟不蠶則無衣豈非衣食之本乎無食則饑無衣則寒豈非生民之命乎禮義出于富足盜賊出于貧窮豈非教化之源乎臣覩河南山東北平數千里沃壤之土自兵燹以來盡化爲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百不存一地廣民稀開闢之無方展轉於臣心久矣今欲變曠野爲沃土臣有三策焉一則當下明詔頒告鄰境布政司末役游食之民示以開墾之田各取地方順便兩處有司各立文簿去者審其所往來者根其所從官給子種牛

隻蠲免三年之稅使之盡力開墾此一法也二則凡官吏軍民人等全家遷發化外者不必照依荒田去處限以畝數使之自備牛隻子種料時科徵此又一法也三則我國家承平日久干戈無黷武之勞走馬有糞車之用當廣設屯所使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當內立司農之官外設田畯之屬使之巡行郊野督責勸勉始見四野無曠土之譏平疇有多稼之美矣二抑末役今天下之人民務本

者少逐末者多爲何蓋因務農之家地有租丁有役三時力農一時輸納終歲憂勤舉家勞苦或遇澇歛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爲商賈者坐列街市日登壟斷窺時去取賤買貴賣獲十分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於國家用度哉彼則乘堅策肥冬溫夏凊妻奴無苦身之勞飲食有兼羞之膳四時有適體之服終歲優游而無糧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昔周時宅不毛者有里布漢時不種桑

麻者不得衣錦絹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重稅課以抑商賈如此不遲三五年間末役游食之民不待督責勸勉自轉延於南畝矣三愼選舉借名爵愼選舉者得人材之本源借名爵者待有功之盛典故古之明王愛一嚬一笑況名爵乎古者舉逸民揚側陋實聖王之盛典古所謂逸民側陋者如太公之釣渭伊尹之耕莘百里奚之

販牛孫叔敖之魚鹽一旦舉而用之不惜高爵重祿而勸賞之爲何才足以頓綱振紀德足以變風化俗故不問其昔之鄙賤也今我朝所取人才科目最多曰孝弟力田曰聰明正直曰歲貢人材及舉孝廉等項命各處有司每歲務舉一人往往輒赴吏部以聽選官除之雖知人如劉穆之識人如裴行儉未能一時別辨其賢否也舉當無賞不當無罰是以有因循苟且而不得其人以臣

愚見若保得其人儒吏兼濟及器量重厚聰慧敏達加以吏部覆考查而任用之其後稱職而當者有賞不當者有罰儒吏如此名不得虛爵無妄費也故漢宣帝有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可不愼其選歟故漢時有官者子孫後爲姓氏曰倉氏庫氏此倉庫官之後也可不愛惜歟四開鐵冶臣聞地不愛寶夫寶者何魚鹽金銀銅錫鐵是也今我國家魚鹽之利旣興不可復

有議也惟金銀銅錫黑鐵所謂山澤之利未盡出也且金銀雖寶不過富貴之家爲婦女之首飾銅錫爲器皿粧點耳惟黑鐵一物軍民利器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天下山澤之利臣不知其餘且以臣鄕境所有言之今在河南之北北平之南山西之東山東之西舊有八冶曰臨水曰彭城曰固鎭曰崔爐曰祁陽曰山喃兒曰沙窩曰渡口詢之故老言說在胡元時設立總司提督撅取曰萬貫例禁民間不敢私販此胡元之舊弊今三布政司地面農民多缺利器使自撅取許納課程猶且不敢以臣愚見以產鐵去處行移文榜如有丁力之家或兩戶三戶或五戶相合起爐一座礦炭隨便所取國家[illegible]月課[illegible]收鈔貫止徵鐵數易換粟帛許民興販如此上濟國用下便農器庶不棄山澤自然之利也臣昔經過礦炭之場昔料礦炭之例而興販之實得軍國所用之大利也

上嘉納之後坐斷事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婭代役

建文君卽位乃上表稱賀云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五里指民誠忻誠忭稽首頓首謹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類之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靈萬物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懽忻踊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遠聞　聖詔頒
告臣民於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恭依
太祖皇帝遺詔嗣登　寶位以理萬幾之勞天
下士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嘉賀
太祖皇帝傳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
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
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後王永
法繼繼繩繩千萬年也微臣才疎識短文詞
鄙野何足以頌祝　聖代宏軌之遠故又復

詠歌大雅下武二章以賀詩云昭茲來許繩
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
斯年不遐有佐軍士微臣高巍幼蒙教育頗
通經史知
聖君即位體春秋五始之要敢不奉表稱賀以
聞并上疏乞歸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　詔
辟巍送赴銓曹上書論政事其一曰
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
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胙土先據形勢

陝西百二山河其人悍勇西鄰土番故以瀋
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產良馬
其人剛壯所謂山西將者是也北近胡虜故
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
冀州眞保順德廣平大名諸府所謂桑土之
野坦平肥沃供賦饒衍北雖沙漠不毛廣蓄
馬羊其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
金殘元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
西南一隅山河阻深玄德諸葛虎視吳魏故

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
星羅碁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
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
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
則無邪心眞裁制諸侯之良策也以臣愚見
莫聽鼂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

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兖吳楚潭湘齊兖吳楚潭湘分封于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減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 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
皇上覽察焉

建文君奇巍會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 聖明
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
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有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

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鼂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

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
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
將士殆亦疲矣況　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
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
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
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
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大王信
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　朝廷寛宥再修
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
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
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儻有
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
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
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
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
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俄景隆兵敗巍自拔
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

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巍
賦以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
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
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
謾大將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
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
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盛統兵
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巍自縊驛舍
又有高不危者仕建文時死義弟宣戍南海

衛或曰不危巍字也　出秘史
高巍山西遼州人性至孝　國初貢入太學
以孝行被旌授都督府斷事坐罪謫戍華除
初放歸會靖難師起上疏其略曰漢高提三
尺劒滅無道秦大封同姓雖曰遠慮然卒遺
子孫以不治之痼疾賴文景寛厚尚不免斗
粟布帛之謡景帝輕信鼂錯幾危社稷我
太祖之興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必
先形勢關中百二山河西隣吐蕃故以藩王

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北迫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然桑土肥沃之野北臨沙漠人善騎射遼金元皆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山川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之屬以次星列雖或過于古制然凡以護中國屏四夷而已今各府驕逸縱之則隳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制國小則無邪心今亦盍師其意更以秦晉燕蜀子弟分王于齊兗湘楚之間齊兗湘楚分王於秦晉燕蜀之境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復隆親親之恩歲時伏臘遣人遺問其賢如漢河間東平者下　明詔褒賞之或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則次第繩之豈有不服者哉

建文君奇其才命叅贊李景隆軍務巍請如魯仲連以口舌排難解紛累上書請

文廟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景隆敗歸乃與鐵叅政協守濟南又從征鴈門多著勞績聞京師平乃死之

外史氏曰巍之策蓋本于主父偃推恩之說而議論過之眞奇才也或謂古今人不相及者誣也嗚呼使當時早用其策何至于覆亡邪　出皐忠事略

公諱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

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愼選舉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赴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叅贊軍務公累上

書
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
遇督餉叅政鐵鉉于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
南頗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既而聞
京城已定乃縊死驛舍　出備遺錄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母老而病疾
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洪武間
應貢入太學鄉里舉其孝行　詔旌表其門
尋擢督府斷事上疏請墾山東河南北平荒

田可歲省漕數十萬又言宜抑末役慎選舉
惜名器數事皆見納後因斷事忤　旨當大
辟以議賢免死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
代役建文初上疏陳請乞歸田里許之時
朝廷求賢下詔甚急遼守王欽舉巍應　詔
會北方兵起卽上封事大略言今諸藩地大
兵强故易於爲亂請效漢武帝下推恩之令
許各王國割諸城邑分王子弟互相交錯而
居庶諸大國力寡易制俄而曹國公李景隆

統兵臨幽燕　詔巍以本官叅贊幕府事巍
欲以口舌排難解紛自比魯仲連至北平累
上書燕藩請罷兵不報壩上之戰南軍大敗
從景隆收潰卒數萬退保德州已而復集衆
號百萬戰白溝河復大敗南奔道遇叅政鐵
鉉于臨邑遂與協謀偕守濟南頗著勞績會
敵退與鉉宴水心亭巍爲賦以志喜相與賡
和且曰公旣相幾決勝加之徐將軍盛統兵
皆勇如貔虎高僉憲之糾慢宋叅軍之謀略
張都統善於掠陣王太守善於儲給王府校

王肯播善於論議何憂國難不旦夕平乎忽
聞京師已平乃縊死驛舍　出忠義流芳與表忠錄金聲玉振集革除遺忠錄遜國臣記同

高巍山西遼州人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
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菜三年洪武十
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學行被旌表尋
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
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作慎選舉

惜名器數事

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　旨當罪以讁

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

建文君即位上疏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

欽辟送赴銓曹會靖難師起魏上書偕漢諭

略曰昔漢高帝提三尺劒滅亡道秦大封同

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

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脛大於腰指幾於股

者也賴文帝寛厚含忍容之尚不免斗粟尺

布之謡景帝寛厚既以弗類又輔以鼂錯之

深刻更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

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法三代

之公封建諸王必先形勢關西百二山河昔

人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民悍勇西鄰吐

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

地產良馬屆產之乘在焉其民剛壯謂山西

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燕府雖

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德

廣平大名諸境所謂桑土之野坦平肥沃供

賦之饒不言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

然其地廣畜牛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爲務

遼金殘元藉之而興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

在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據之虎視吳魏

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兗濟寧遼谷代慶

肅之屬以次星列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

揣　聖意凡以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

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紀綱削之

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之

治安莫要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幸從眞裁制諸侯之良策也

其在于今盍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策而

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弟

分王於齊兗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王

於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

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其賢
如漢之河間東平者下　明詔褒賞之或驕
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始犯則容再犯則
赦三犯而不改則討之豈有不順服者哉夫
天下亦猶之人一身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强
盛故以脛腰指股爲喻今臣則以一身百體
爲譬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諸藩封則五臟耳目鼻口

暨手足也五臟酸甘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
異至如目好色耳好音紛綸不齊苟天君從
百體之好則何以具衆理而宰萬物亦在乎
制其撓吾心者而已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
和五臟既和而一身安一家安而天下安孟
子云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惟
皇上鑒察焉書奏　天子奇其才遂命之從國
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巍奮不顧死激烈
之氣見於顏面請以口舌排難解紛自比魯
仲連累上書
文廟請罷兵歸國累數千言不報俄而戰敗隨
景隆南奔遇督糧參政鐵鉉於臨邑遂與協
謀守濟南頗著勞績會敵退與鉉燕水心亭
爲賦以志喜和與賡和且曰公既相幾決勝
加之徐將軍盛統兵皆勇如貔虎高僉憲之
糾慢宋參軍之謀略張都統善于掠陣王太
守善於儲給王府校王肯播善于論議國難
不旦夕平乎又從征晉陽鴈門等處聞京師

已平乃縊死驛舍疑巍即高不危蓋以字行
出革除遺事

高不危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十七日送到不
危任所家屬男婦十三名弟宣買充軍習匠
永樂九年案令監候聽决　出立齋閒錄

行軍斷事錢芹

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元末以策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甘貧樂道姚太守善虛心求見芹授一冊竟不交一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不知其詳也

建文君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善薦芹吉安知府薦蕭用道用道授靖江府直史芹爲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斷事

從大將軍諮議軍事會遣芹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斂歸葬黃山善後竟勤王 出遜國臣記

錢芹字繼忠蘇州吳縣人少負氣節欲以奇功自奮元季以策干諸將無所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大將軍徐達出北平絕大漠凱旋俄以例解職家居二十年甘貧守道爲郡守姚善所知語在善傳革除初年 詔求遺逸善以芹應 詔召對稱 旨留中議事授戶部司務北陲有警署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咨謀會軍府遣芹入奏憂憤道卒將死猶條邊事緩急上執政年七十二賜棺殮歸葬黃山 出革除遺事金聲玉振集革除遺忠錄同

錢芹蘇州高士郡守姚善甚禮重之薦爲行軍司馬皇明統紀幷郁氏盡心錄所載皆同但不言其聞變自盡之事及觀孤樹裒談所輯內外臣僚聞變自盡之數而錢芹王艮與焉是知芹之死也得非以司馬一職之故而

遂以身殉國邪不然則軍民之勢隔絕死固非其分矣嗚呼觀姚善之所以待芹而芹之所以自待者如此則其效忠死節乃其所優爲者也又何疑乎惟王艮職里事蹟俱無所考故特幷附自盡諸臣之末以俟知者詳其實焉 出忠義流芳

衛卒儲福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也洪武初隸燕山衛籍年二十餘頗好義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挨勘戍卒入伍至燕山福在錄中調曲靖衛復挈母妻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義之臣在舟中日夜哭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爲營葬之 出革朝遺忠錄

衛卒羅義

羅義山西都司清遠衛戍卒也建文中舉兵加親藩義詣　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其與燕王書其書略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乃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間王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之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知以爲周公之聖復生於今日矣又聞古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於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令殿下以藩國敵　朝廷如遂其願愚實羞之乞早息兵歸國書上忤　旨下獄

太宗即位以義爲戶科給事中尋陞湖廣左參議又陞前湖廣左參議楊砥爲鴻臚寺卿以其在建文時嘗上書請敦親恩罷兵息民故也 出革除遺事與遜國臣記革除遺忠錄同

皂隸茅印仔

茅印仔上高人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同侯泰被拏本月二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司七月初十日典刑出立齋閒錄

內官

內官長壽

長壽不知何姓建文時吳傑平安帥兵禦燕遣長壽監軍三年正月乙丑燕軍至深州眞定守將復以馬步三萬邀之以騎兵十餘適阨歸路王率精騎百餘薄陣陣勢動我軍遂潰皆望眞定走燕騎兵要之生擒長壽并指揮千百戶數十人出奉天靖難記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有官職而姓名無考

尚書徐公

徐某忠義之臣也建文末

文皇怒其潛匿六龍縱教坊子弟羣亂其妻致死止餘一女年止十三歲俾屬樂籍其樂官陳儀者陰眷其女不令汙玷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童夫儀爲娼籍而能執義如此

右見客座新聞

刑部侍郎金公

公不記其名建文末年奉命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常州朱進隨公行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某縛送京見兵部

貼黃冊又出秘史

燕奉祠何公

奉祠公諱某字某其先鳳翔人父諱某仕元
任四川廉訪使過閬中縣覩其俗質直可居
解官居閬中遂爲閬中人四川轄縣公以故
吏與編氓雜處見父老行輒執卑處羣從怡
怡如梓里項背閬人至忘其爲故吏公亦不
自知其寄寓也課勑子弟毅甚譙見輒條家
行所宜爲督以躬行故諸子恒凜凜爲懿循
奉祠公最甚公當少小時昕夕不敢離父母

所眂父母舉措察其情所安者倣習不替廉
訪公手所閱經史受之公刻行細讀暗記其
詞旨精切者撮爲私淑雖兵革衝斥竄避亡
虛夕然必袖書自隨行坐諷誦久之融貫徹
繹操紙治文根經串史詞意邃茂于是川中
諸儒自以爲植經規行不及先生矣明興
太祖高皇帝首建太學　詔天下各選孝弟博
聞之士及秀才通一藝以上充弟子員受業
祭酒閬中推擇公以應　詔公就學益力褭
火炊糗寒則注沸水於壺納臥被下熨足以
記書雖遇勝節放假坐號舍理常課自如數
年足跡不履成賢街外其刻苦如此是時碩
儒瓌材咸集國學獨推先生行誼爲冠首積
分升率性堂生員洪武九年
上念北平爲山陝堂奧思建壯王以綏轄之察
諸子中惟
成祖文皇帝聖神天錫文武具稟宜鎮雄繖特
冊封於燕即今北京云尋命祭酒擇上舍生

經術通明器識老成者備官屬從往祭酒以
公名上　詔授燕府奉祠奉祠者禮官也專
典祠事其愼重非他王國臣比公慨然曰半
爵一職即足以自獻所患不忠勤爾何卿卿
計寒顯而自限也嘗職務甚勤每遇月祀歲
蒸及禋望之事輒先盥祓入坐齋室豫習升
降獻奠儀度俎器等物皆祖耩自浴日一躬
省養犧香帛靡不檢究不遺遇同列執事者
豫舉　上所頒戒詞戒之有不曉解亹亹指

諭無敢一人慵涣以故祠事常秩甚當　上
意　上雅重之嘗宣至帷幄屏人咨議公具
以質對不可則力諍于　上前曰臣下求訢
合于主固其常情若逆知其不可而謬順以
擭榮恐不旦暮而斧鑕矣臣何敢　上察其
無他腸又能以惇徇長者處官親灑翰爲忠
恕二大字　賜之公稽首謝曰臣愚經術淺
無能贊助宏謨殿下寵臣甚盛飛白賜臣敎
臣爲臣之方臣之子孫與臣誠當身先犬馬
以報公感殊知退爲忠恕銘以自盟且以策

諸來世其辭贍核可紀云其後
成祖入靖内難承繼大統踐皇帝位藩邸諸臣
各次第登　朝廷茆常爲兵部尚書張玉丘
宗等各封公侯餘膺顯秩者不可勝數公獨
稱疾固不起以奉祠官終于家夫榮寵爵級
世之朧斷所决性命以必趣者也彼披褐結
履伏衡引輒之羣或以賤技角抵之戲曾蒙
人主一瞬或以奉蓋屬車提引厠牏之役備

末隸於左右非有大因緣之資也一開飛龍
之會遠者累趼檐囊賂眤臣以通故近者當
駕伏蒲自陳說其出身其乏因緣者則連疏
聯紙撫假借之事飾麗媚之辭援旁證曲傳
之故務聳九重聽聞而可憐百出此無他蓋
欲承日月之盼以發越其門戶爾幸而蒙右
眷位膴貴則坐高輿披賜服操呼吸風濤之
勢以恫愒熏赫人使趨巳不暇視黼裳王紱
爲生賦世襲之具晝忖宵摩以覓持保之術

苟可媾購不辭搣䕸婦寺女態而甘心之甚
則叙感訴昔欷欷然出無情之涕固要上意
有組附之所不爲而爲之矣嗚呼朝廷之士
入而不能出又何哉其然也奉祠公躬被
文皇帝寵知有年國邸羣臣鮮出其右顧棄槖
囊之富貴而廿遯丘壑舍魚水之君臣而與
牧叟爲伍殊異乎世之嗜習矣豈聞介子推
之風而興起邪抑所托玄微不可測度邪昔
漢憲王聰達有才宣帝奇愛之幾代儲者數

矣既出封准陽帝懼其習驕欲諷以推讓之
臣念韋玄成陽狂讓侯於兄經明行高特起
廢爲中尉憲王卒賴其風導以寖興志此有
備無患之明驗也向使公不樂畎畝進序朝
請　上重公者行或簡相漢藩施其温克抑
畏之規自然消其猜心必不至自蹈非常以
貽大戾公之功名烈烈與玄成等無疑矣而
乃去彼取此其志誠深遠難測哉世傳
成祖能容仗節高尚之士培治世精神以故公
得竟行其志云　陳昌積撰

陳昌積曰揚子雲有言君子德名爲幾蜀
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
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然實蜀之產也古
謂蜀多大隱之士以奉祠公觀之詎不然
邪公托素人主又非若嚴湛冥乏平生於
巖谷也棄華而就高尚尤不其難哉

松江府同知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榜
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幷述靖難
之兵乖恩違義
文皇即位械至京磔於市

有姓名而官職無考

朱進

朱進係常州人跟金侍郎往江西六月募兵被南昌左衛百戶縛送京 出兵部贓罰冊

謝昇

謝昇山東諸城人當建文時練兵給餉夙夜勤勞靖難不屈死之 出遜國臣記

謝昇山東諸城人不知任何官曾犯靖難之師壬午六月十三日誅死父旺年七十四子咬住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發金齒衛充軍 出革除遺事表忠錄同

謝昇父旺年七十四男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發金齒衛充軍四女俱送浣衣局妻韓氏年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送洪國公丘福處轉營姦宿 出立齋閒錄

牛景先

牛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景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已而窮治齊黃逮景先妻妾發教坊司出遜國臣記

牛景先不知何許人革除中當靖難師入京師平景先遜難出走而死永樂改元窮治奸黨二年冬逮景先妻妾及卓敬女發教坊司出遺忠錄革除遺事同

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于右順門口奏蒙錦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牛景先的欠妻合無照舊刺了奉照舊例凌遲欽此出立齋閒錄

杜奇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入繼乃族出建文編年

周瑭

周瑭建文中從將校戮力戰守靖難後不屈死之妻王氏子鑾兒皆沒官 出遜國臣記

黃墀 陳子方

黃墀陳子方餘姚人與陳性善交性善被執死節墀與子方同死墀有詩云爲臣眞欲效全忠豈料鬮成與叛同子方詩云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 出忠義流芳

隱遁

河西傭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
文皇入金陵即皇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
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
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値稍
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益
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
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

棄直悶悶不答儲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
酒與諸乞兒飲食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
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畱都官從宋總兵至
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畱
都官去乃還有問畱都官傭何人畱都官亦
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
死勿歛我棺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
家從其言　出遜國臣記

川中補鍋匠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
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
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不索謝錢直令
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
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
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
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即出錢買
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

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
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者屏不得聞二人
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
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娥眉亭背有建
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
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出遜國臣記

馮翁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課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輙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即剷去曰夜夢何奇特飛龍天漢津朝橫滄海出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延無損鱗淵田變化間主張耤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出遜國臣記

梁良用 舟工

梁良用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曰投水死者五人

贊曰泛泛栢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終焉以沒屈子同名 出遜國臣記

東湖樵夫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　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　詔或歸語樵夫曰　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　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死竟不知何許人 出遜國臣記

高貢亨作東湖樵夫傳傳曰先伯父南郭翁曰革除間有樵夫鬻薪東湖湖上人曰燕王

爲天子矣樵夫曰信乎遂投水而死吾聞諸故老姓名無傳焉貢亨藏諸懷久矣慮其忘也爲之傳嗚呼樵夫者其采薇之徒與死于樵可以媿夫不能死于官者矣革除之變吾台死義者凡四人樵夫無名焉其事傳與不傳者又未可知也傳不傳樵夫無與焉故曰采薇之徒也歟 出偃曝談餘

樂清樵夫

樂清一樵夫逸其姓氏自山採柴歸聞文皇帝即位殺卓侍郎籲天號哭曰國既就簒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 出建文編年

耶溪樵者雲門寺僧

二人未詳所自永樂時一樵于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晝詩于溪沙晝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窺其書從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一點眞一爲僧于會稽之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皆建文時出亡諸臣匿名晦迹者 出會稽志

玉華山樵

金華府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磐桓於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懸於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知之予嘗見其歌及稱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

太宗旣御隱其名於深山覲其時在永樂終身披麻號曰性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難必其是否觀其詩可哀也因述其事錄歌於稿歌云七年艱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髩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卽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

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時或
又號玉華山樵 出七修類稿

僧梁田玉

梁田玉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閣藏上發櫝有册與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其一卷載建文時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滅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詮錄可識者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

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田玉贊行儒名釋知我者誰志同漆身義比采薇幽潛卒世韜爾猷爲至寶淪沒久而用輝 出遜國臣記

雪庵和尚（即御史葉希賢）

葉希賢浙江松陽人　國初舉賢良或云進士任御史壬午六月之變家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乃發喪以衣冠歸葬希賢實從

建文君出亡隱姓名爲僧走西南重慶之善慶里遇隱士杜景賢與之往來白龍諸山旁有松栢灘清幽可憇景賢素豪有力爲之寺焉希賢率其徒數人入居之焚香趺坐朝夕暗誦經呪人論聽之則易乾卦也景賢固知其

非常人婉解之曰釋者誦儒將儒行乎不可可亟誦佛經希賢亦會其意遂專誦觀音經寺因以觀音名希賢好觀楚辭時或放舟中流朗誦一葉畢輒投於水而哭哭已又誦終卷乃已且性嗜酒日注一壺俟客客至即飲客不至雖樵人牧豎亦拉之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曰我歌爾和歌竟瞋焉而寐號雪庵和尚頎形秀爽落筆成章詞不甚工窓然意氣湙發能感愴人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

銘師固何許人也但答曰松陽而已時有補鍋匠亦毀形韜迹往來隆安里中竟猖狂以死蓋希賢僚友同出亡者也（立忠義流芳）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侃自負建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金川門失守又詐藩守門者靖難後坐逆黨死之（出遜國臣記　表忠錄同）

雪庵和尚名氏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黄之獄殺幾萬人即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而死

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絶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

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肯顯言
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
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
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
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
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
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日
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卽拉樵牧
登入飲飲半酡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

瞋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
成章詞不甚工審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
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
帝遜位和尚固祕縮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
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
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
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
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出革朝遺忠錄
侍者曰吾師形碩而頎指柔白落髮則星流

電走紺雲迭出見者咸訝其爲異人 出祕史
葉希賢一名雲浙江松陽人 國初以賢良
任南昌別駕繼授監察御史改翰林學士建
文中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嘗斬以徇不報
壬午之變與編修程濟從
建文主出走變姓名削髮爲僧走隣水縣之善
慶里有松栢灘左右山峰拱抱二水會流於
澄潭其旁蘿篁森蔚公愛其奇勝盤桓不忍
捨去問佃徒知爲隱士杜景賢業也踵其門

丐一廛以掛錫杜初不與通公題絕句于圖
見志杜異之次日造請欵語移時遂觸其地
構寺以居公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晨夕誦有
聲或諦聽之則易乾卦也杜止之曰釋名而
儒誦可乎遂專誦觀音經因以觀音名寺公
好觀楚詞時放舟灘中朗誦一篇輒投於水
而哭哭已又誦終卷乃已每日注酒一壺俟
客雖樵牧豎亦拉與共飲飲半酡輒歌歌竟
卽寐自號雪庵和尚深居簡出獨與一補鍋

人還往云當時同出亡者成化初公始物故
葢年逾百云死之日其徒問何許人但曰松
陽問姓名不答啓其遺笥有易本義一帙百
將傳一部馮子曰余嘗見婁江王先生謂
建文君實自焚於火世所傳髡緇爲僧者謬然
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邪由二百年
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余以癸未遊黔西永洪
庵其庵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
建文君嘗駐此三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粤

不知所往又云　主初來時兩比丘與俱未
幾即去所謂兩比丘者抑槧與程邪初相從
卒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捍牧圉
邪投騷而哭志可知矣嗟夫君臣之誼譬之
父子厥考貿首之讎厥子同面而改嚮此直
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不當死
則逊之要以成其仁而已公之削髮狥主徜
徉松栢灘以老其西山採薇之節哉毛生復
者輯公事略爲書意念遠矣春日特持以獻

余感其意乃於訟堂爲之贊亦以敎民忠也
贊曰神鰲失足亢龍無首天地變易臣軀何
有同面事仇亦孔之醜噫歟先生遭世陽九
周粟何甘秦庭難走遊方之外緇流爲友雙
淚點騷深心寄酒善慶里傍灘高崖陡慘淡
雲寒喧廢雷吼孤憤猶然寧隨骨朽彼人奴
哉甘心廣柳　出馮時可超然樓稿

郭良 道士

郭良不知何許人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爲道士去

贊曰駕言導引嘯傲林皐用以自獸茲此龍韜弋我虞日重明麗霄頹波莫挽仰天以號白蜺書見使我心勞 出遜國臣記

梁中節 道士

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 出遜國臣記 贊與郭良同

王稌 布衣

王稌字叔豐紳之子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之女逮其難之及也嘗周旋其間又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屍以歸葬而不可得卒坐逮繫

文皇帝念其祖禕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需用之而稌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後遘孝孺遺文深藏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

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恒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稌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集 出革朝遺忠錄

王稌字叔豐祖禕死國父紳自有傳稌少有志向從學方孝孺甚爲所器許妻以女逮其難之及也嘗周旋其間又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求其遺體以歸葬而不可得卒逮繫

文皇帝念祖禕死國之功特從宥免且方需用之而稌力以疾辭還金華讀書結屋青巖之上將終身焉後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世咸義之稌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兼味稌一遵其志子孫相承閱數十年不變事母丁氏如事其父送終盡禮三年酒肉未嘗入于口學問該博士之從遊者日衆郡

邑交重之恒禮爲鄉飲賓至以分獻于先聖廟稌疎髯偉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爭觀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朝文纂金華賢達傳蹟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生 出革除遺事

王稌幼從學孝孺靖難後嘗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欲用稌稌辭疾讀書青

巖山下將終身焉稌與董景肅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没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稌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百世始傳（出吾學編）

王賓 布衣

吳有王光庵先生者名賓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爲此事終不肯出仕（出守溪筆記）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爲淄流翊戴文皇帝靖内難拜少師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騎從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門啓復合接膝

而談良久諸從行潛聽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茗甌墮地而仆口目俱倚公退初公之歸欲起仲光夾輔文廟至見其病風乃已（出蓬軒類紀吾學編革除諸書皆缺記）

龔翊 金川門守卒

翊字大章崑山縣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至翊不能拒大哭還鄉隱居教授宣德間巡撫周忱薦爲崑山太倉學官翊謝曰翊仕無害恐負往日金川門一慟耳竟以隱終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出存褒什

宮闈

皇太后

皇太后呂氏鳳陽壽州人父本故元帥府都事歸
高皇帝爲中書掾累官吏禮二部尚書爲都轉運鹽使終太常卿
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王常遇春女洪武中薨是爲懿敬皇太子妃繼選呂氏冊爲皇太子妃是生

帝帝卽位尊爲 皇太后壬午六月北師駐金川門闔宮赴火相傳
皇太后呂氏以焚崩莫可考 出革朝志

皇后馬氏

皇太孫妃馬氏光祿少卿全之女也洪武二十八年十月癸卯冊爲 皇太孫妃
帝卽位冊爲 皇后壬午六月北師至京城
帝遜去闔宮自焚
皇后馬氏存歿無考 出革朝志

公主

江都長公主

懿文皇太子長女也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辛卯以都督僉事耿璿爲宗人府儀賓尚皇孫女江都郡主帝卽位郡主進長公主儀賓璿爲駙馬都尉皆莫考其終 出革朝志

鄭恕二女

鄭恕蕭縣知縣靖難師至被擒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配亦死之仙居建祠祀恕及其二女春秋祭焉 出秘史

胡閏女郡奴

郡奴大理寺卿胡閏女閏死時郡奴方四歲其母縛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旮睡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臥也稍長識大意髮至寸卽自截去日以爨墨污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類畜之永樂二十一年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難女流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嫗王安人居晉不有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徹貞姑萬曆二十年饒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于其父閏祠 出英風紀異

王叔英妻女

叔英殉節後 詔治奸黨其妻繫獄死二女赴井死不屈 出革除遺事 或云王叔英二女以陳瑛簿錄就錦衣衛俱赴井死

黃觀妻翁氏

黃觀徵兵上游諸郡入援聞京師已定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旦家僮自京逃來言當國者執其妻翁氏幷二女配象奴奴叱取釵釧出市酒肴翁佯諾悉解與之俟其出戶卽乘閒攜二女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一云城南濠中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朱檝者

給事使館亦以觀累戍遼𦉢故爲諸生嘗從觀遊仁問舊事且言且泣云翁氏池口人殁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棺殮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 出革除遺事

或云陳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其妻子皆將給配黃觀妻出通濟門先擠二女于河遂自沉死

儲福妻范氏

儲福以燕山衛卒既死建文之難妻范氏貧之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草生者蘇蒲草也因取之織蒲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爲廬于墓旁范年八十餘亦卒蒲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爲庵集尼居之名崇孝庵 出遜國臣記

曾鳳韶妻李氏

靖難兵入金川門召鳳韶爲吏部侍郎公刺血書憤詞于襟上自殺妻李氏亦經死 出忠義流芳

甯忠妻徐氏

甯忠累官都督與都指揮劉遂皆被執忠之妻都督徐凱女也後與凱同死 出遜國臣記

王良妻妾

建文時王良知事權已去還坐堂上收總司

印一浙東西道印五經歷照磨司獄印三凡九印悉縢置于篋攜歸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其故良曰我分宜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笑曰我則不難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命妾饋良食既抱其子欷歔如厠自投于池以死良久往視之子匍匐池旁其鞋猶在埧之浮起良殯殮畢即列薪于戶閉其家人毋得出寫遺囑付家人命妾抱幼子往董僉事家以宗祀爲託或云良子時方齠齔

暮夜以托于鄉人之商于杭者遂舉火以印
投焰中闔室皆自焚死 出忠義流芳

王省女

王省建文時死節明倫堂女嫁同邑周岐鳳
岐鳳初主即墨簿妻與偕行省時在濟陽北
師及境女逆知父志泣曰吾父必不生矣請
于夫遣人往訪凡三往竟得其遺骨遺文以
歸 出忠義流芳

龔泰妻

龔泰兵校執至金川門
文皇帝釋之乃自投城以死妻負其骨歸葬 出
立齋閒錄

鐵鉉二女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中為山東布政
文皇靖難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隨機設變終不
能下
文皇正大統擒鉉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
坊司為娼鉉有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
有鉉同官至二女為詩以獻
文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
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
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
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
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產業
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滌垂玉筯辭官舍步蹴
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
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出
守溪筆記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八 終

建文朝野彙卷十九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建文傳疑

初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 出歷代君鑒

梅殿尚

太祖女寧國公主最有才智

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 皇太孫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屬太孫曰燕王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朕伐之言訖而崩 出資治全紀

太祖嘗夜寢夢二龍鬬于殿黃者勝飛去白者負而如蝘蜓明旦

太祖視朝見 帝居殿右角 燕王侍于左前

太祖見而怒以位居 帝上也尋命幽之別宮令不得進食

高后憐而私與之得不死久之始釋焉 出小史

懿文薨後

太祖欲立 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 皇孫見在且上有秦晉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曉人當如是矣遂立 建文諸王皆會入殿門 燕王徑前拍建文背曰吾見不想汝有今日

上坐殿中遙見之大聲曰如何打我 皇孫建

文叩頭言四叔愛臣戲相拊耳

上曰汝尚爲之諱邪命拘宮中禁餽侍七日無恙

上怒亦解乃釋之 出說聽

太祖一夕夢二龍鬬殿中黃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戲 建文著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匝髡緇之具戒曰必嬰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啓視一刀一度牒有 勑

出欲生懷膝爲僧留地去不然自盡遂焚宮
去出建文遺跡革除君紀同
地道出東南似當時齊泰黃子澄知之而傳
於人故
文廟靖宮之日以爲匿於僧錄洽南洲以他事
禁錮之齊泰追至廣德不及被擒出叙錄
金川門破　帝急召程濟問計濟曰天數已
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
上祝髮濟從之出舜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共

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帝至南京人尚識
濟至京莫知所終
父老相傳　懿文皇太子生皇孫建文頂顱
頗偏
高廟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必不終及讀書甚聰
穎朏夕　懿文與之侍側
上命詠初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失釣鉤何人
推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照
九州皇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作天上痕影

落江河裏蛟龍不敢吞
上覽之默然蓋知懿文必早世而皇孫將免難
也又嘗作金陵詩曰此日乘輿看晩晴鬱葱
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
凰城人以爲
文皇讖云
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　建文嘗居於此至
今其廁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
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於西平侯弟

晟之家出叙錄
帝由地道出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爲奏還故有
題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常題詩壁間其
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
反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
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
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
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廻迴北望天
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

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其詩
至今留庵中 出蜀都雜抄
建文之逸也一御史隨之君臣俱祝髮爲僧建
文居山中不出御史時出應付又不通佛經
止誦周易而已得襯施買米麥以供建文後
御史病死或謂御史卽雪庵和尚非也姜時
川嘗言其姓惜乎失記建文無從得食故不
得已而出 楊循吉云
黃御史大克言其鄉侍郎王瓚述其前輩某

爲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親見一老僧坐于
都察院堂上後解至京 朝廷審問得實密
養于禁中聲言有僧妖言惑衆取獄中一老
囚髡之斬于市以息天下之心 建文竟以
壽終葬西山某處
黃泰泉云建文更姓名曰楊應能後被思恩
州知州岑瑛捉解赴京陞州爲府卽擢瑛爲
知府
建文在湖湘間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
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
門者不知誰何聽之直入至堂下坐于地御
史問爾何人訟何事與以紙筆卽書云告狀
人姓朱
太祖皇帝長孫 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御史驚
曰老和尚事眞僞不可知卽眞也吾與爾無
君臣之分不得行此禮雖然爾老如此復欲
何爲曰吾老矣無能爲也所以出者吾此一
把骨當歸于父母之側耳幸爲達之御史命

法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令送至京師遣內豎往視咸不之識建文曰
兒曹幼安得及事我固應不識也吳誠在召
之來衆具以白
上命誠往亦爲遲疑建文曰不相見四十年可
記得某年月日某殿汝侍吾膳吾以挾一臠
肉賜汝汝兩手皆有所執不得執吾擲之地
汝伏地以口取食之寧相忘邪誠憶之大慟
反命曰信也

上命迎大內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出吾學編）
（革朝志同吳誠一本作吳亮）

薛院判言建文卒謚爲天下大法師且出其
供狀云錄之秦宦官家秦言是建文手筆供
狀皇親朱允炆年六十四歲耳聾疾係
太祖高皇帝長皇孫初治天下不得太平戊寅
年
公皇崩駕允炆於閏五月十六日登基管四年
天下壬午年有叔王金川門來允炆從水關

走出爲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耳聾難以度
日思想
公皇墳墓在九龍山紫金地上年久無人拜掃
前去思恩州借土夫三名不想州官有護國
之心將允炆捉赴總兵官處解赴來京允炆
不從實供難辨眞假供狀是實（出說聽）

宣宗章皇帝即位少帝自江南來歸京師上書
云吾當時避難後宮密實以出人不知也況
祝髮爲僧某寺約居幾十秋矣吾於華代之
際深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
皇祖尚有密勅在此可考吾今年餘七十來無
所望祗欲還家死於自土上耳何得淹沒異
鄉而不知者哉他日史官亦知我非自刎也
於是奏聞
章皇勅當時故老之臣以物色辨其眞僞至則
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爲故君也獨一老宦頗
憶少帝舊容遂訪問焉而故帝視其老宦若
素識者不覺涕泣流溢適言吾於七夕之時

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堦下食其一以懷
其二吾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
欲懷此獻吾乃嘉爾孝誠賜五十枚君頗憶
此否老宦勿覺遂抱持大哭已復吏部尚書
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復在皆來訪
問先朝密事歷歷無差謬焉始知其爲不死
矣乃相向拜而泣者久之一時故臣皆來弔
採莫不痛哭哀至僉舉以實聞
章帝詔收諸王館中未幾一夕暴卒後命以公

禮葬於郊外

帝奔往田州土官處自明爲建文君官司震愕因送赴京號爲老佛至長安門賦詩進朝廷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渚一云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出君記

正統七年有僧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司奏上驛送赴京號老佛寓大興隆寺京城

內外僧拜謁無虛日皆曰此海外高僧科道屢言恐惑衆 朝廷命中官吳亮審視之老佛卽曰汝吳亮邪亮曰否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鵞棄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餂之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遂取老佛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鄞人黃潤玉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出遜國臣記

吳亮者華除中爲中官最親幸永樂中從行在儆巷居故今京師有吳亮官人巷出華除遺事

史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淸進特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

上命錮之錦衣獄四月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

戍邊衞此事與薛應旂所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而附會之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之耳亦未可深信也出弇州別集

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趾相見帝於晟家嚴恐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

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老遁至嶺南横州壽佛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横州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 出月新里手鏡

建文由浦江入義門鄭家鄭在建文在東宮時帝使引見習識其人今接以高臺坐稱老佛舉家拜齊供奉後寢之內兄弟入祠堂夜哭甚哀知家必破在旦夕也明日建文詢其何以哭且曰我亦速行後不知所終 陸粲記

建文出河南居某寺寺僧不之知一日有盜刼寺中俄而一文官一武弁來捕且將屠其寺僧徒洶擾建文乃大書黃布擲出曰聖旨令官軍散二官跪而問之建文道其詳乃聞于朝 朝廷命官迎至京師就養焉 出孤樹裒談

天順間帝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儠傷實爲我也衆聞之悚然聞于朝乘傳至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

十四日宮中火起自焚有一璫服上冠晃袍赴火死以絶衆心 上出亡 建文編年

壬申葬

建文皇帝初宮中火起時后馬氏赴火死及上入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尸爲建文君召翰林侍講問葬禮王景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從之 出憲章錄

洪熙初元四月

御製大明神功聖德之碑有曰 懿文太子薨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建文君嗣位左右以望氣之言屢進削奪之計時諸王多以罪削於是姦臣造誣飾詐言

皇考責過之書數言王府羣臣惴慄

皇考諭之曰省已不慜奚恤外言哉凡上章自白姦臣皆匿不奏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司

繼調八府兵圍王城護衛羣臣言事急矣寧當俛伏作杌上肉乎既而兵增三匝衆忿出鬬

皇考不能止也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上章自冀朝廷之開悟也又爲奸臣所格不達而京師數十萬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遂以護衛將士朝京師且面陳奸臣之罪請誅之既歸奉藩時朝廷召四方兵皆至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多願侍衞不去既臨大江江師具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

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故奸臣蒼皇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內而脅建文君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邪遂備天子禮斂葬釋親王囚執奸臣數其罪斬于市告謝

祖宗將北歸諸王及文武羣臣合辭上請今國家無主願留以主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弗獲乃既卽　大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變亂

洪武制度所廢黜

洪武臣僚其非罪者咸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改大赦天下改明年爲永樂元年嗚呼盛哉

六月十七日

成祖入宮以　建文君焚死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如此遣官致祭徹朝三日　出資治全紀

宣德間建文祝髮爲僧乘一騾遊滇南入黔國公第公與夫人識之置上坐飲食皆跪進時有吳李二人亦識而隨之僧見其誠懇問相隨之故二人曰吾家死渡江之難止存餘息今得主君故隨行耳事聞御史械二人送京師僧懼請與同往

上遣老閹十餘輩視之僧問金某在否曰吾昔

命汝作某事不稱欲責汝而止汝尚記之否
金卽俯伏流涕
上憐之命養於潛宮卒禮葬于平山隙地或云
送葬鳳陽吳李二人發邊戍宥還陳司成霽
言王文恪公言 出皇明紀略
我朝
宣宗章皇帝乃　建文君之子也建文君城破
南遁・宣宗時方二三歲蓋天命所在幸而
存焉

太宗文皇帝既有天下一日進宮內有一老媼
蓋乳養　宣宗者密令趨前跪伏求食于
太宗　宣宗遂挽　太宗之衣而號曰孩兒餓
矣
太宗曰汝在帝王家寧有飢餓之理第我今所
居之位乃汝父之物汝尚幼且寧耐吾終須
還了汝耳言已泣數行自後隨侍
太宗如親孫及遷都北京遂以爲　皇太孫監
國

太宗崩
仁宗皇帝嗣位未幾有一太監王姓者言于
宣宗曰今　皇帝聖壽不永殿下宜早爲宗社
慮遂密以小舟送　宣宗還北京至數日
仁宗崩
宣宗遂卽位卽位三日而漢王至則已緩不及
事矣然
太宗既以　宣宗爲太孫未嘗明言其爲建文
之子而　宣宗年幼失所恃亦不自知其身
所自出自後而　英宗　獻宗而　孝宗以

至于
今上亦皆不自知其爲建文君之孫也 出傳信錄
上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中徧尋
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幷寶璽皆毀矣朕
深痛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
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賚之 出憲章錄

上遣太僕寺少卿祝孟獻使朝鮮易馬孟獻齎紵絲五千疋絹四萬疋布二萬疋藥材一萬六千斤易馬未及還 上出奔 出秘史

鄭義門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貯經史以訓子弟五貯兵器以備不虞中扁孝義堂乃 建文君之筆也永樂中或誣 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前三日堂扁因

索朽墜地撤去使者至莫可蹤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扁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莫測矣於此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佑之也 出歸正集

浦江鄭氏 建文君朝曾旌其義門出亡之後藏焉

文皇遣胡濙訪之胡公將至鄭氏先一夕前堂中所懸旌扁墮地建文覺其不祥遁去未幾胡濙到門矣 出野記

建文帝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又云其出由地道有南京殷秀居大明門左側殷言地道處曾裂縫一條渠童時嬉戲以線繫銅錢垂下探之其深一丈餘 出建文編年

已上 建文君或云自焚或云出亡或云出而復歸其所作詩皆不知眞僞附會傳疑諸臣生死心迹有可疑者亦附于後

吏部尚書張紞

公諱紞字昭季別號鷄庵父號月川文行知
名公才識通敏洪武間由明經舉歷雲南布
布司右叅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地土貢賦
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
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心孚遠近奠安
洪武三十年三月入　覲考最爲天下第一
三十一年爲吏部尚書
文廟繼統命公與户部尚書王純俱以半俸致
朝野彙編 六卷十九 十五
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堂後 出說纂癸集金聲玉振同
或曰紞聞
文皇御極自堂上投于地曰臣當一死報國即
痛哭一晝夜淚盡繼之以血迨曉竟起自縊
張紞字昭季西安富平人由明經累官至雲
南布政使時初建邦公私百務悉其裁定
高廟嘉其能勞以璽書華除召見爲冢宰靖難
師起預謀抗禦及討奸黨與焉既而召諭之
曰卿事
皇父久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給半俸備顧
問遂自經于退思所
外史氏曰紞之死較之諸公雖未爲烈然
其過于鄭賜王純輩則遠矣
尹文和公直贊曰赫赫太宰其氣桓桓早舉
明經歷掌滇藩干戈甫定百廢俱完民夷綏
服遠近奠安課最第一乃統百官品裁允當
知人匪難靖難師至智力俱殫自獻自靖節
重太山紛紛鄙夫苟生何顔
朝野彙編 六卷十九 二十
張紞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
書陞通政司叅議尋出爲雲南叅政進左布
政紞在雲南最久夷民心孚遠近安之　朝
廷賜璽書勞之有曰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
則四野懽忻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
父母靖難師至討姦黨紞與焉得宥復職
成祖召紞及户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
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並向朕言無

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已而自經于部之後
堂　皇明通紀曰
成祖討奸黨張紞與焉以茹瑺李景隆言得宥
復爲吏部尚書一日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
只爲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
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
此紞懼而自縊（出忠義流芳）
張紞字昭季號鷃庵西安富平人父月川文

行知名紞洪武中舉通經爲　東宮侍書才
識通敏
懿文皇太子器重之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
左叅議尋出爲雲南布政司右叅政進左布
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祠公署
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裁定之夷
民心乎遠近翼安是時雲南多官賢如董倫
王景韓宜可輩皆厚恤之不問識與不識皆
若親戚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三十年三月秩

滿入　覲考功爲天下第一　賜璽書勞之
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撫守爾紞實先赴任
今五年矣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
忻皆由誠信相孚克供乃職今年來朝不待
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
汝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乃賜宴賚
遂還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去官之日
滇人如失父母時
建文君初更化旁求遺逸日多集　闕下者委

紞試之監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
太祖皇帝實錄被　旨試翰林之任編纂者考
第高下而官之時楊士奇以教官徵入翰林
亦在試列紞讀其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
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以爲第一奏授王府
審理士奇由是著名後果大用其知人之鑑
如此壬午六月靖難師至討奸黨紞與焉及
上即位召紞與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

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許向朕直言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出華除遺事

權州張統有學行尚氣節　國初以人才詔赴京師初試部職建文時歷陞雲南布政永樂初召回臨行與妻子訣曰吾倘　先帝知遇起在草野一旦叨此重名今國事已移去則何爲唯一死以報國也偕至鍾山下有深淵名龍潭張乃沐浴具冠服向淵慟哭再拜

投于潭而死其妻與二妾四子見張投淵皆大慟繼之家僮及隸卒各二人咸慟哭云相公娘子輩皆爲國亡我輩不爲相公而死乎亦把臂連死于潭 出客座新聞

按張統洪武末以雲南左布政召回拜吏部尚書壬午初謁
太宗賜勑慰諭最後乃經于後堂耳客座新聞所載無一實者張公在雲南政績甚著將來宜入循吏傳不宜與方鐵諸公同 出史乘攷誤

學士董倫

董倫字安常恩縣人僑居宛平質直有文章遨遊山林間布褐藜藿澹如也從游者衆稱貝川先生勝國時累辟不起　國初擢用畢縣儒士張寧寧薦倫洪武十五年遣使徵爲右贊善事
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十八年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卒出爲河南左參政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又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上擢伯衡陝西右參議三十年註誤免官典教滇南
建文君在東宮憐其老且遠去賜白金若干鎰至成都蜀獻王敬禮倫抵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僰豎皆知向慕
建文君卽位念舊臣屢詢倫左右亦多薦倫者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賜御書怡老堂扁及緣几王鳩杖各一倫上表謝略曰桓榮設几杖于太常不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

學于神道未見几杖之須自今將杖以戒噎
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餓之民憑几以安身則
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或曰此孝孺代筆
也初監察御史解縉嘗代夏長文作劾都御
史袁泰書泰恨縉中傷縉
上令縉十年著述來京擢用未及期
上崩縉赴臨有司謂赴臨非　詔旨謫縉河州
衞吏縉與倫書祈援倫左右縉得召還爲翰
林待詔倫爲人質直敦厚富文學爲時所重

建文間屢懇言宜親睦宗人不聽靖難後倫
年八十餘令致仕出京悒悒成疾數月卒　出
遜國臣記

董倫字安常本東昌恩縣人世居燕之宛平
自爲儒士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已懷憂世之
志學者多從之游以所居號貝川先生元末
徵辟不出世高其行　國初擢用單縣儒士
張寧洪武十五年寧以倫薦遣使徵之爲春
坊贊善大夫賜冠帯事

懿文皇太子其所諫說多忠厚之言
太祖皇帝聞而善之十八年正月由右春坊右
贊善陞左春坊大學士　賜文綺六疋鈔五
十錠會　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爲河南左
叅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堂曰退食思政之
堂方孝孺記之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不愜
上心者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
太祖遽擢伯衡爲陝西右叅議三十年以詿誤
坐免典教滇南　東宮憐其老賜白金若干

鎰倫行至成都蜀獻王深寵之賦詩八章以
送行至滇凡作養成就用夏變夷漸摩膏煦
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竪皆知向方
洪武三十一年後五月
建文君卽位眷念　東宮舊臣屢詢及之左右
多言倫可用卽召至京師慰勞備至拜嘉議
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皆
入舘閣侍經史是年七月十三日　御書怡
老堂三大字及緑几玉鳩杖各一賜之倫上

表謝初監察御史解縉背代夏長文作劾袁
泰書泰䘏之因肆誣斥
太祖令縉十年著述始許擢用未及期會
太祖賓天縉遽赴臨權臣謂赴臨非　詔旨遂
謫河州縉與倫書祈援歲餘權臣黜倫爲言
之乃召縉還以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
此倫爲人質直忠厚富文學爲時所重革除
間屢懇言當務親睦不聽
太宗即位時倫年八十餘有　旨令致仕出京
悒悒成疾數日卒　出革除遺事金聲玉振同
朝野彙編　宋卷十九　二七

一　兵部侍郎徐垕
徐垕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垕
以草茅愚孱辭授銅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
士多所造就召見奬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
通判擢兵部侍郎疏請移整風俗罷去不急
振舉癈墮裁定賦稅撫輯農桑開政教之路
塞異端之源進賢退不肖靖難兵起奉使招
集兩浙招集義勇明年
建文君遜位去垕家覆没於京師垕義槩侃然
杜門終老　出遜國臣記
朝野彙編　宋卷十九　二八
徐垢字宗實以字行台州黃巖人元末敎授
鄉里洪武壬戌應聘入見
高皇帝善其通達治體命司風紀辭乃授銅陵
簿積官至兵部侍郎建文中奉使兩淮多所
建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者年十六許嫁而
夫死歸夫家持服守節採訪使上其事所司
以其年未五十難之宗實以其立心卓異宜
旌廷議從之比使兩浙以嫉惡太過被劾奪

其職尋起爲尚寶司丞

太宗即位乞骸骨許之歸家杜門謝客越二載

臬司鞫囚獄詞牽連逮至京卒于旅出革除遺事

工部尚書嚴震直

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授試叅議尋受戶部郎中陞工部右侍郎逾年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

上付震直訊報具獄

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使龍州二十八年修桂林靈渠尋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廣鹽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郡震直質直勤敏

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舁夾至北平

建文君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回至雲南見

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震直魁梧幼不喜讀書力田供徭賦顧長于算數寡學識諸權貴人皆喜之出遜國臣記

開國公常昇

常昇開平王仲子也兄茂洪武二年以父功封鄭國公三年宋國公馮勝出塞征納哈出茂本勝壻勝言茂驚潰納哈出衆降人械送京師茂亦言勝短上召勝還奪總兵印罷朝請茂安置龍州上念開平王功二十一年封昇開國公謚敬皇太妃昇姊也靖難兵至浦子口昇及魏國公分道出戰衆散金川門失守昇見

朝野彙編　天卷十九

文皇得不死昇子繼祖坐事謫雲南臨安永樂二年召至京賞鈔幣遣歸謫所繼祖六子長寧寧子復弘治五年　詔錄太廟元祀功臣復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卒子經嗣老子鳳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進劉基侑享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續封玄振懷遠侯　出遜國臣記

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濠人父君用取滁和積功爲管軍總管克采石取金陵丙申與士誠戰賈勇先登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吳元年破蘇州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初授鎭國上將軍兼右帥府副使二年陝西鎭守三年秦王府左相兼陝西

朝野彙編　天卷十九

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十四年破虜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鏹鈔造第鳳陽葺先塋贈君用爲侯二十五年兩當妖人作亂總兵討三年平之三十年充征西將軍勦平蜀盗三十一年鎭守遼東建文元年靖難兵起炳文爲征虜大將軍率衆二十萬北進至眞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營鄚州先鋒至雄縣文皇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引衆來援伏兵

起忠等皆被執因得炳文虛實遂長驅至眞定張玉朱能譚淵來戰炳文大敗奔還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戰衆皆潰降副將駙馬李堅都督甯忠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執炳文固守眞定靖難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

建文君始有憂色召還遣李景隆代炳文竟至于亡永樂二年刑部尚書鄭賜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丹鞓

上曰炳文先朝老臣[illegible]爲是耶其速改炳文懼暴卒年六十五開國功臣記[illegible]戰歿于陣洪熙初盡以長興侯田舍賜留守郭鑑云子璿瓛別有傳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罪死 出遜國臣記遺忠錄同

耿炳文鳳陽人事見開國功臣錄建文改元燕藩兵起命炳文佩大將軍印率衆二十萬援眞定兵至雄縣燕王帥衆禦之會界中秋出炳文不意遂破其城十日後復戰大敗幾為所擒遂奔還固守眞定燕師攻二日不能下而去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覆敗

建文君始有憂色以李景隆代之竟至於亡

耿炳文濠州人父君用元末從

高廟取滁和積功爲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其後克采石取金陵自有功炳文皆從焉丙申歲與張士誠戰宜興君用賈勇先登而死炳文代領其軍明年取廣德長興擒士誠守將而降其兵會立元帥府於長興以炳文爲總兵

都元帥守之辛丑敗士誠將李伯昇追斬五千餘級拜指揮使撫綏有方湖人安堵吳元年破蘇州士誠就擒論功召見戟門降諭曰今日之功雖古名將不能過也陞大都督府僉事洪武改元授鎮國上將軍兼右帥府副使二年同徐達征陝西克之留炳文鎮守三年正月授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十一月封長興侯十四年輔徐達大破虜兵于北黃河復還陝西二十四年賜寶鏹五萬錠

鈔五千錠俾造第鳳陽葬其先塋而追爵君
用爲侯二十五年陝西兩當縣妖人作亂承
制總兵聲討二十七年始免之三十年蜀中
盜起命爲征西將軍往勦平之三十一年鎭
守遼東華除攺元靖難兵起其年九月命炳
文佩大將軍印自遼東率衆二十萬援眞定
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
營鄭州先鋒至雄縣
太宗帥師禦之中秋出炳文不虞破其城忠松
引衆來伏兵起忠等皆被擒因得炳文虛實
遂長驅至眞定壬戌靖難將張玉朱能譚淵
來戰炳文敗幾爲所擒奔還滹沱河東炳文
衆尚數萬十月復與能戰衆皆潰降副將駙
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顧晟都指揮劉遂俱
被擒炳文固守燕兵攻城二日不能下而去
炳文老將長於戰至是覆敗
建文君始有憂色遂召之還以李景隆代之遂
至于亡子璿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長女江

都郡主華除中爲駙馬都尉瓛龍虎將軍後
軍都督僉事嘗率遼東軍馬與江陰侯吳高
圍燕城有功瑄散騎舍人擢尚寶卿後皆獲
罪死洪熙初盡以長輿侯田舍宅莊給賜畨
守郭鑑云

江陰侯吳高

吳高父良以開國功封江陰侯卒贈謚江國襄烈公高歷官前軍署都督僉事洪武十七年嗣侯屢出山陝北平河南練兵從征胡二十八年有罪調征趙宗壽靖難兵起高總兵守遼東與楊文數以遼東兵攻永平

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

建文君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文守遼東竟敗靖難後召高鎮守大同上言禦虜方略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民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

上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即死徙其家會赦得釋宣德十年子昇乞嗣不許 出遜國臣記

吳高定遠人父良開國功臣累官至左都督封江陰侯高洪武中為神策衛指揮使都督僉事襲父侯爵有戰功鎮守大同受命于

建文君及燕兵戰於永平後歸附永樂中卒革除中見疑革爵語在彭聚傳 出革除遺事

吳高江陰侯良之子為都指揮僉事與總兵吳傑攻燕永平敗走復移鎮大同被燕行反間計 朝廷見疑 詔削其秩安置廣西 出忠義流芳

吳高江陰侯良之子為神策衛指揮使署前軍都督府僉事襲父爵三十二年十月以遼東兵十萬攻圍永平城敗走復移鎮大同後

以反間見疑 詔削侯爵安置廣西事見彭聚傳 出革朝遺忠錄

歷城侯盛庸

盛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叅將從長興侯數失利長興侯召還又從曹國公轉戰燕齊間互有勝負建文二年七月鐵鉉守濟南燕兵圍急庸夜出刼戰晝憑城防禦盡毀燕諸攻具捷聞即軍中陞鉉為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充平燕將軍總兵官代曹國公鉉叅贊軍務是年十二月戰東昌殺張玉三年三月大戰于夾河殺譚淵再戰敗走

德州欲擣北平燕兵長驅至淮上四年春夜間庸趨靈璧齊眉山戰皆敗次于淮南六月燕兵至浦口庸出高資港又戰敗及

文皇入繼勅庸曰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困兵革僃于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永樂元年致仕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陞欽指揮同知賞銀百兩未幾都御史陳瑛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遂削爵 出遜國臣記

永樂元年歷城侯盛庸暴卒 出憲章錄

駙馬梅殷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才智能騎射諸駙馬中

太祖尤愛殷嘗受密命輔

建文君北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

成祖假道殷割使人耳鼻授之詞曰留汝口與

殿下言君父恩義

成祖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

至京師即 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追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殷殷得書慟哭詢

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見

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樂二年冬陳瑛言殷畜養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幾得罪明年冬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言殷自投河死

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對曰此 上命也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曰爲公主蹤跡慎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

上乃以公主二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坳曰朕不念爾母爾不得至今後俱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聚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

嘗貽書阻靖難兵

上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

高皇后第二女也 出表忠錄遜國臣記同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兄子也尚第三 皇女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

太宗靖難兵起吏部侍郎岑大芳嘗以詩寄勉

之殷猶固守其地後臣民推戴
太宗繼統殷諗其母家居無恙遂散師還京
上初不之罪已而藉寵者構成其獄死焉子孫
世襲孝陵衛指揮使玄孫純登進士改文階
後又復襲原爵遷中都留守按殷爲守將散師還京初不見罪是取足矣然列之靖難錄則又似挫其後之死而前功盡弃且與劉有年平安終用老死者不類故准張紞俵琎之之例姑置此云 出革朝遺忠錄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之從子洪武
十一年選尚寧國公主授駙馬都尉革除中

出鎮淮安靖難師至與諸將固守及京師既
定
太宗卽位殷聞其母猶無恙遂入朝有 詔宥
之永樂中早朝墜水死或言其抗拒罪不可
赦乃殺之時公主方入賀宮中而殷已橫屍
宜橋下
太宗還宮公主挽裾問曰駙馬何在
上默然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
予公主曰祿爾二甥爲世官爾可勿慟也於
是長子順昌爲都督同知次景福爲旗手衛
指揮使
上恒賜以手詔有曰若不念爾母親不至今日
爾畜生宜知之故殷得保其後其四世孫純
成化辛丑進士仕爲中都留守 出革除遺事
靖難兵未起時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燕王不答逮兵興以手書寄之
言與師大意且令遷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
刃及 燕王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到

恒與同寢置于懷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 出小史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
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
才劉氏造爲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戶部考定公侯駙馬
伯應得儀仗及從人數以聞命錦衣衛執殷
所匿韃靼人送遼東 出憲章錄

都督劉貞 一作眞

劉貞合肥人開國功累陞右軍都督充大寧總兵官修懷來城改左軍靖難兵起貞及陳亨卜萬引大寧軍出松亭關營沙河欲復遵化亨有貳心

文皇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夜負勑印浮海歸時

建文君聞遣行北平諸將降

文皇籍貞家下獄俄貞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詔釋其家靖難後陞左都督督遼東恒懷愧憤永樂元年卒貞長女

文皇昭順德妃也以故得免於禍 出遜國臣記

劉貞合肥人洪武中寧獻王封大寧貞以都督爲總兵

文廟靖難首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衆方苦邊無一人聽貞命者貞恐被執一夜竊負勑印浮海而南京師聞衆已去意貞亦降矣因籍其家悉下之獄明日貞乃由福建還家人遂得釋至今子孫勿替 出革朝遺忠錄

劉貞廬州合肥人見開國功臣錄洪武三十一年哨龍波臘枷杓文坡諸洞俱破之回京有賚鈔之賜尋往北平修懷來衛城改左軍都督僉事北師起命貞與陳亨卜萬引大寧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沙河以窺遵化燕王卒兵援之貞聞乃提兵入關堅守不出而亨有貳心陰通北師燕因謀去卜萬及北師攻大寧城襲破貞營亨率衆降燕王入大寧盡

握其軍以行時衆方苦近邊無一人聽貞命者貞恐被執乃一夜竊其勑印浮海走廣陵北師遂入松亭關 朝廷聞貞師敗意貞亦降矣因籍其家悉下之獄及貞之朝

上赦弗問家人遂皆得釋後陞左都督鎮遼東恒有愧色貞所以不見誅於燕王者有女爲燕王妃故也 出忠義流芳

劉眞廬州合肥人元末仗劍從王師征陳友諒張士誠有功北定中原始授百戶累以功

最遷至左軍都督僉事宜力廣西力擒土酋
洪武三十一年哨龍波朧枷杓文坡諸洞俱
破之回京有寶鈔之賜尋往北平修懷來衛
城池改左軍都督僉事北師起命眞及陳亨
卜萬引大寧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沙河以窺
遵化
太宗率兵援之眞聞乃提兵入關堅守不出而
亨有貳心陰通北師燕因謀除卜萬語在彭
聚傳及北師攻大寧城襲破其營亨等率衆

降
太宗入大寧盡握其軍以行眞單騎負勅印浮
海走廣陵是冬十月北師遂入松亭關　朝
廷聞眞師敗已降燕即繫其家屬及入朝
上乃赦弗問壬午陞左都督鎭遼東恒有愧色
永樂元年卒眞有女爲昭順德妃所以不見
誅者以戚畹故也大寧舊地自是失守棄諸
塞外其軍皆改置眞定云　出華除遺事

都督楊文

楊文和州合山人洪武中屢立戰功官至左
軍都督
高皇帝晏駕時文充大總兵官帥師二十萬征
五開蠻夷其年五月命往揀擇北平行都司
及王府精銳馬步往開平備禦閏六月召回
後受命力禦燕師敗績
建文君亡後赦不誅永樂四年正月卒　出華除遺事

都督徐凱

徐凱合肥人開國功爲茂州衛指揮使守松藩累立戰功洪武二十六年出掌盪井衛事征賈哈剌有功歷陞都督僉事鎮守四川階文官軍叛會都督甯正討平之又充征虜大將軍從沐春討刁斡孟有功建文元年從大將何福征百夷爲副總兵靖難兵起從宋忠北進練兵臨清二年十月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凱及陶銘守滄州爲犄角

文皇自通州直趨滄州凱大戰不勝入城東門之卒先潰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執

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祿靖難後暴卒 出遜國臣記

徐凱字子安廬州合肥人父興事

太祖皇帝數從征伐有功累官至成都前衛指揮使凱襲興職屢立戰功陞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僉事革除間及燕師戰於滄州被執有女嫁爲前軍都督僉事甯忠夫人忠及燕師戰於眞定亦先執皆不死凱母程氏以壬午年卒大學士胡廣爲之作墓誌後凱得罪忠亦不知所終或曰與凱同死云然其死狀不明也 出革除遺事

徐凱同程暹等守滄州燕王佯征遼東凱等諜知之信以爲實然也燕王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掩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措燕

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東北而登踰時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暹及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等餘衆盡降凱等不服械送北平莫攷其所終 出忠義流芳

都督袁宇

袁宇者壽州人父洪嘗事曹國公李文忠以開國有功累官後軍左都督有女長嫁李景隆夫人其次為韓王妃宇事

建文君屢有軍功為都指揮與景隆及韓王嘗矢心輔幼主終後軍都督同知永樂時得免於誅有弟容為駙馬都尉封廣平侯尚

太宗女故也 出革除遺事

都指揮卜萬

卜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効死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步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為得此守者曰遣歸遺密書於卜都司以故得厚賞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唯命無庸賞守者為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恚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即亨後也 出遜國臣記

卜萬為都指揮與都督劉貞指揮陳亨共守大寧貞性柔懦不斷而亨有異心唯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乃設為反間計作書貽卜萬盛獎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

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敢望賚守者如所言爲請遂俱遣而無所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 出忠義流芳遺忠錄以下

萬附彭傳見前

都指揮房昭

房昭守大同建文三年七月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登山結寨號召義勇承制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寨在萬山中四面險峻惟一徑攀援可上昭守寨集兵糧進攻北平

文皇帝惡昭逼藩府急回兵渡滹沱河八月眞定將官都指揮韋諒率兵萬人運餉援昭

文皇曰昭得諒兵糧卒未可破比至餉入寨遂

進兵合圍眞定裨將都指揮花英鄭琦來援陣峨眉山下戰大敗英琦及都指揮王恭詹忠等皆被執昭諒脫走水西寨遂破永樂元年昭尚爲將官備禦宣府 出遜國臣記

建文朝野彙編卷十九終

建文朝野彙編卷二十

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秀水屠叔方纂

建文定論

令

皇上御極七月二十八日謄黃

皇帝詔曰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
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嘗特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

之之語是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
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厲臣節詔書到日各地
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
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
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恤錄

壬午八月

文皇帝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
閲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
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
稽首未對李貫進曰實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爲賢邪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
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
惡乎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引建文壞
祖法亂政綱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
事朕則忠于朕不必曲爲掩覆也

十一月建文諸臣心不自安陳瑛挑之曰不
以叛逆處彼則我輩何名舉朝大吏俱不答

瑛遂決意泄忿密奏追廖昇黃觀王叔英周
是修王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計
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罪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又曰諸臣忠于
我
太祖故忠于建文勿問

永樂十一年正月　詔法司解建文諸死事
臣禁令

永樂十一年翰林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

有婣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
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乘間以 聞
上欣然曰使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
即日下令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
勿理於是黨禁漸解
永樂十三年
上諭三法司各處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
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
提到官及未提者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

以奸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事言辭
率直無所忌諱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
之法
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勿
以直而廢之
太后大漸乃召三楊於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
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 建文
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事當命史官修其一
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
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納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令存
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三楊即趨下叩頭言三事臣等謹
受顧命 出憲章錄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丁巳
仁宗皇帝即位十月三十日兵部官於
奉天門奉
聖旨比先奸惡外親發各處衛分見丁充軍的
只留一個壯丁在一衛當軍其餘發別衛分
當軍的都放回去爲民當差聽補軍役欽此
十一月初一日禮部尚書呂震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黃子澄齊泰等每道一起事已被顯戮家

下男子婦女有發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
及各官家爲奴給配使喚習匠等項都在赦
前了您禮部便行文書取出來放回原籍爲
民當差田產房屋等項都給還他充軍者亦
宥爲民欽此
十一月初二日早朝於　西角門覆奏黃子
澄齊泰等家男子習匠充軍婦女發教坊司
錦衣衛浣衣局各官家爲奴給配使喚習女
匠配象奴一體赦放等因奉

聖旨是便宜那鄧散騎家三個婦人也放回去
仁宗皇帝撰長陵碑、建文君雖已追廢猶稱
曰君書其沒猶曰崩當其在位時猶每事尊
之曰　朝廷
往病于臨江府曾見士夫傳錄
仁廟由南京乘飛雲車至京師赦姦黨尚以
皇太子令旨行未及即位也其惻隱哀矜出于
聖性如此非臣下所建白也、
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出南園漫錄

天順初元
英廟復辟因思建庶人等淹禁欲寬之一日謂
少保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皇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乃遣中
官於鳳陽造房屋　勑軍衛有司供給薪米

器用聽其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
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意建庶人且悲且喜
不意
聖恩如此此庶人時年五十六吳庶人已歿尚有
庶母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餘者庶人入禁
方二歲逮出不識牛馬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對此非細事宜諭外廷
次日勑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

況宗室至親也哉建庶人等幼爲前人所累
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寛貸用
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
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眷念親
親之意宜畢人人感嘆以爲帝王美事云
黄參議金鳳陽定遠人也言成化中曾見二
建庶人內官呼爲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
爲言之皆唯唯其時亦老矣而身材甚矮 出
南園漫錄

弘治間台州府人繆恭學古行優晚年赴京
上六事其首繼絕嗣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
懿文太子祀通政司官見恭奏疏罵曰蠻子
何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 詔勿罪恭
釋回原籍
萬曆十二年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屠叔方
題爲忠臣巳褒外親未宥懇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臣惟君之立國莫大于綱常臣之
事君莫先乎忠義國無綱常雖明備禮樂亦
虚文耳名敎奚賴焉臣無忠義雖奔走勞績
抑末節耳緩急奚倚焉故夫培植乎綱常者
正以振揚乎忠義也褒卹乎巳往者正以激
勵乎將來也若革除死事諸臣實
太祖培養正士巳蒙
皇上卹錄久矣可不及今推廣以慰忠靈以作
士氣乎臣切見

陛下登極首頒
恩詔內開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
刑戮有死無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
之之語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
方有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爲建祠或
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

墓苗裔儻有存者厚加卹錄欽此下
詔之日四海臣民無不踴躍思奮但褒表忠魂
尚屬未盡葢忠臣既沐建祠交遊至今遠戍
苗裔巳蒙
卹錄姻黨猶蔽覆盆恐
九重之恩一日未推則諸臣之目一日未瞑也
且
皇上近日嘉納言官聿新紀法姦貪邪媚黜罰
無遺臣工警懼矣而又

召用忠賢培養元氣此秋殺春生之天道也獨
於前項諸臣體恤未至豈所以快忠義而勵
將來乎臣竊謂事功節義本非二事必有
成祖之功救民水火於上然後不負於君必有
革除之節身任綱常於下然後不負於臣則
諸臣之有裨於世道質之
成祖而有光者也然一時死義之多邁千古未
有之盛抑獨何哉惟
太祖培養之也深故諸臣秉持之也正惟平日

忠義之念重故一朝死生之際輕古稱商家
一代人心風俗臣謂
高皇作人之化更過之矣有臣如此則在前代
尚宜曲爲表異況當代之臣乎未宥其身尚
宜宥其外戚況先錄其裔乎故以大法律之
則錄其裔而戍其戚非中正之典刑以大義
卹之則慰忠靈以振士心實無前之曠舉然
此非臣之臆說也實
列祖意也

皇上意也特先後奉揚諸臣一時思慮之未及
耳臣敢究其顛末外親牽連一節詳在軍冊
歲歲清勾累死全戶十而九矣如江西鄱陽
縣忠臣胡閏一族赤矣內親盡矣尤抄解外
甥至都察院分戍盧龍開平山海三衛今其
子孫死絕無嗣載考紀傳如遺忠錄吾學編
野史諸書備見
成祖褒忠至意而姦惡外親一例獨爲陳瑛所
蔽故史傳志記略而不書海內儒生多不及

考抑鬱二百年有由然矣
成祖卽位之歲壬午八月得建文諸臣封事千
通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陳瑛請追
戮諸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永樂七
年陳瑛又請窮治外親全家抄解都察院見
丁不拘多少盡邊衛永遠充軍一丁一衛恣
意擯解父子兄弟分割四離練子寧戍邊姻
戚數百人黃觀數十人齊泰姻黨陽彥甫六
歲遺發胡閏外甥史遇通十歲以下肩挑篋
筐而去其他牽累未易枚舉夫原發不由刑
部評駁不由大理陳瑛恣憑胷臆煆煉成獄
無辜受寃忠良抱憤此不出我
成祖初意明矣永樂九年三月陳瑛有罪下獄
身死天道
聖明至今烱烱良可畏哉至永樂十一年
勑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又
諭法司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悉宥來告者勿理

此非
成祖之至意乎
仁宗卽位之歲
恩宥內開比先姧惡外親見丁發各衛充軍的
止留一個在一衛洪熙元年復
諭羣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
詔從寬典此非
仁宗之至意乎逮我
皇上又特仰遵
列祖遺意立祠表墓録廕後人然而外親遺裔
猶在戍籍實爲
聖世之缺典也則夫波及軍丁一體赦放誠今
日所當汲汲者臣又伏思
詔云生長鄉邑特爲建祠今省城有祠各府州
縣士民未獲快覩況鄉村父老爲忠臣扼腕
近二百年尚不盡知褒表至意則州縣專祠
之設似爲不可缺也又云卹録墳墓苗裔今
奉行已逾十年卹録未見一舉徒事虛文鮮

布實惠則責實之典似又不可缺也如果臣
言不謬乞
勅該部通行直省著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外
親有在戍者並宥遣鄉不願回籍者聽如死
絶者倒除戶籍不得永累里長更令諸臣生
長鄉邑各建專祠祀於死節之日仍量賜官
賜謚用示殊榮以垂不朽其墳墓苗裔儻有存
者悉遵
詔旨從實奏
聞卹錄而又須行勘合立限完銷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百歲之前即
天下後世之臣生於其鄉守於其土者覩一
時之盛典感
聖代之殊恩憣然皆曰為臣之當死忠也如此
國朝之不負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
生忠義之臣充然在位其為
國家之利賴豈不多哉夫重名教而堅臣節
在

太祖既已儲養於前振綱常而厲士心在
陛下誠復培植於後則其道同而其功同矣臣
何任戰越仰望之至謹
題請
旨等因於萬曆十二年二月內具題奉
聖旨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泰黃子澄外其
方孝孺等連及罪累的著查勘的確具奏免
豁該部知道
禮部覆

臣等竊惟立國於天地以綱常為先致身於
朝廷以忠義為本是以叩馬之賢獨與倒戈
之衆漆身之士足愧二心之臣自古聖帝明
王代天撫世莫不表揚大節蠲貸私讐誠有
見於風化之本也今按革除間死難諸臣或
慷慨殺身或從容就義甚至刑及妻孥禍延
族黨曾不一動其念其盡忠所事有死無二
眞足以維世教植人紀矣委應遵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建祠表墓錄裔易

名以慰忠魂以激臣節萬曆十二年三月初
六日禮部尚書陳經邦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
兵部覆
臣等議照革除諸臣雖經累
朝䘏錄褒崇當時姻戚交游株連發遣未經釋
放者事出無辜情有可憫久未議除委無以
慰忠魂而昭
聖澤今御史屠叔方乞要通行宥赦查與

恩詔相合深於名教有補查勘的確豁免
明旨極爲詳盡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
院轉行各巡按御史通行司府州縣衛所弔
取節年軍冊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
泰黃子澄外其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
拘見在死絶遞奏
明旨務查世代遠近接輩來歷明白的確開具
奏免以廣

皇仁內有族黨親戚墳宅貲產久在戍所者若
一槩遷移回籍恐於人情反有不堪聽其自
便願回者給與印帖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
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隨住該衛所卽將冊
內軍名消除不許復行勾題本部仍裁入考
成簿內通限本年十二月終奏報萬曆十二
年三月初六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張學顔
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

萬曆十三年二月初七日江西撫按馬文煒
韓國禎各一本忠臣已褒外親未宥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胡閏妻舅方均西隅二啚見在方彬方模方
栢住西門外城濠
胡閏孫女壻祝靜安三四都十啚見在祝王
保係已故詭名
胡閏外孫陳興祖西隅六啚六甲坊長見存
陳忠陳憲宗見住東門外灌子巷

胡閏外祖父顧名關五都一啚見存顧旺顧
鑾顧永堅
丁善與女婿董道源後山隊二啚見存董文
秀董四六見住府城大龍橋南坐西朝東
共存六戶一十一丁共餘四十一戶一百
三丁俱死絕
兵部覆查類直省奏奉
聖旨是
兵部武庫清吏司將忠臣累遣宥免軍數并
各省直撫按已未報到開後
陝西浙江江西福建四省共宥豁軍人二
千七百六十二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共二百二十七名
丁盡戶存軍人共三百九十名
丁盡戶絕軍人共一千一百四十五名
一題覆陝西忠臣景清累遣軍人共三百六
十三名內
見在著戶軍人十六名

丁盡戶存軍人一百八十名
丁盡戶絕軍人一百六十七名
一題覆浙江忠臣方孝孺等累遣軍人共七
百八十四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九十三名
丁盡戶存軍人二百零一名
丁盡戶絕軍人五百九十名
一題覆江西忠臣練安等累遣軍人共三百
七十一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一百零五名
丁盡戶存軍人九十七名
丁盡戶絕軍人一百六十九名
一題覆福建忠臣陳繼之累遣軍人共二百
四十四名內
見在著伍軍人十三名
丁盡戶存軍人十二名
丁盡戶絕軍人二百一十九名
一巡撫已報到

順天　保定　應天

鳳陽　大同　山西 澤州申郝忠臣張兩見查未報

宣府　甘肅　延綏

寧夏　湖廣　雲南

貴州　河南　廣西

遼東　山東 各稱鄉宦陳入登顧在戍所

以上俱查無各附卷訖

一巡撫未報到

四川　鄖陽　南贛

廣東

一巡按已報到

順天　真定　宣大

山東　河南　山西

遼東　甘肅　四川

湖廣　廣西　貴州

雲南　蘇松　盧鳳

以上俱查無附卷訖

一巡按未報到

廣東　應天

萬曆十三年六月　日

萬曆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具揭閣臣申時行

謹　題今日蒙　發下文書內有禮部覆司

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本臣等看得建文年號因

成祖靖難之日　詔令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

爲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爲革除然查靖難

事蹟內亦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

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

英宗實錄修於成化初年在

景皇帝未復位號之先故仍稱　郕戾王而景

泰七年事跡遂附於

英宗實錄之內該部查復已極詳明其欲請復

年號改正　實錄亦爲正當但事體重大年

歲久遠如欲更定須自

上裁令

景皇帝位號已復不過於　實錄內改正其理

本順其事亦易惟建文年號自
成祖靖難以來並未有請復位號請修　實錄
者事由創舉合應會議臣等擅難定擬謹擬
二票進
覽伏乞
聖斷施行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初七日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一本累朝鈌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朝野彙編　大卷二十　二十
祖德以光正史事奏建文年號不宜華除見在
修史乞賜
允行奉
聖旨禮部知道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四川道監察御
史牛應元一本為
國史肇修闕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允行以成
祖德以昭

聖孝以傳信天下萬世事奏建文年號不宜華
除奉
聖旨禮部知道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部一本累
朝鈌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正史事該禮科給事中楊天民題前
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四川道御史牛應元
朝野彙編　大卷二十　二十一
題為
國史肇修闕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允行以成
祖德以光
聖孝以傳信天下萬世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
到部看得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四川道御史
牛應元各奏稱建文年號向奉華除累代因
循未經議復乞

勑該部題覆改正以裹
祖德以光正史各一節爲照有一代之君則有
一代君臨之位號作史者紀其行事之蹟以
昭當年之實錄故事欲其核也名欲其眞也
所以彰往垂後昭示乎百千萬禩也自春秋
有編年之義明歲時而嚴統系史家相仍卒
莫之易焉雖興亡除替代有轉移而因革予
奪不得以好惡增損其間者洪惟我
太祖開基

列聖肇統駿烈鴻猷彪炳史冊不可勝紀乃建
文年號之革除中外人心終有疑而未安者
弟前此編摩未有定期修復尚疑有待方今
開局編纂大輯
國史以傳信萬世則傳訛而襲舛也其自今日
修廢而舉墜也亦自今日該科懲前慮後特
爲陳請而御史條議亦復及之不惟典禮有
闕而于
國是良有裨者臣等備員史局蓋亦常有慨于

當日之事矣先是
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薨逝即立太孫至
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御宇凡
有四載暨
成祖文皇帝以靖難登極遂削去其年號而
高廟實錄於是有三十五年之稱矣夫
太祖在位實唯三十一年而三十二年以後安
得尚蒙洪武之號建文既已負扆臨朝溥海
內外奉有正朔矣一旦革而除之無乃非所

以示信于天下乎說者以爲一時宜力歸命
諸臣或自暴功伐或自生嫌忌隱忍而曲爲
之諱實非我
成祖文皇帝奉天靖難之本心臣等在今日亦
未敢深論也唯是前代更朝易位非一見矣
即失國喪師之主間有革其命者不聞革其
年也故餘分閏位猶得相仍而稽古者有所
考焉當建文繼緒孰不知君之有孫而紀年
頒朔遠近華夷鮮不奉行而欽若之矣時緣

輔佐非人以致發難啓釁旋知天命有屬乃
遜位而出亡似亦達天而與昧時者亦自有
間乃遽令名號泯泯無聞此其于理似亦有
未順者夫所謂革除云者不過欲使後之人
不復知有建文耳今歷年二百歷世十葉朝
野靡不知有建文君者其實不容掩也卽今
日之聞已不可塗何況後世竊意天下萬世
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紀載而欲以建文
之紀年作洪武之虚號得乎此其于勢似亦

有難掩者且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國統者我
明之國統世世相承以及我
皇上未嘗有一日之間也以
太祖而視後則
成祖建文等子孫耳以我
皇上而視前則
成祖建文均統承也
太祖以天下挈而授之建文所以昭立嫡之大
義建文委天下旋而歸之
成祖益以彰撥亂之弘功
太祖亦何所擇於若子若孫哉卽今以
太祖之所親授而革除之無乃非貽謀之意或
亦非
成祖善繼之心乎
祖孫一脉血氣原自周流而因此廢彼該科所
云宗誼之謂何此其于情亦容有未愜者況
乎師曰靖難兵非無名有順天應人之機無

更朝易肆之舉
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亂建文之出亡也以遜國
其名正其言順何嫌何疑蓋事有迹異而道
同者政無假掩飾以起後世紛紛之疑耳此
蓋揆之于事亦似有不必爾者夫于理于勢
于情于事皆可而革除之年沿襲未復則以
因循苟且之意多而觸忌目嫌之心重耳然
臣等復因是而考之
太祖之定天下也他務未遑而首命儒臣纂修

元史且于元主以順帝謚之我
成祖卽位之初猶稱建文爲少帝而一時在位
諸臣尚有不念舊惡之旨至于我
皇上登極一詔内開革除被害諸臣令各地方
有司祀于其鄉其墳墓儻有存者仍厚加郵
錄而萬曆十六年允本部題覆國子監司業
王祖嫡之奏特復
景皇帝實錄俾纂修改正仰見我
二祖正大光明之業等于天地而我

皇上淵弘充塞之心固符于
二祖也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實于當代勝國
之君可謚奈何削其號于本朝景泰之位號
可改奈何斬其名于建文一時死事之臣尚
可褒郵奈何遺棄其君而令湮没于百世之
後由斯以談不獨非
太祖之心非我
皇上之心卽
成祖之心亦有不自安者矣方今
聖明在上善繼善述表揚
祖德祖功以彰大孝臣等亦不敢妄生意見別
議更張而建文位號在昔今原無降削之文
亦無憑議復惟及此纂修之時特
命秉史局者于
高廟實錄之中摘洪武三十二年以逮三十五
年遺事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
其年號仍修葺爲少帝本紀示不泯没而其
間疵政過舉自不能曲爲隱諱

成祖靖難之烈固奕世而有光而建文在位之
蹟亦同殷監而不爽慰幽魂于九原昭大義
于天下徵顯闡幽信今傳後其裨益
國體而增光
聖德非渺小者伏候
聖明裁定惟復以鉅典湮于累朝正史創于今
日而公論聞于百代義不厭乎詳審且史局
初開方草創各志傳或俟纂修
帝紀聽總裁閣臣題請

勑下多官虛心會議容臣等另行題請定奪奉
聖旨建文事蹟著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欽此

嘉善曹承宗寫

建文朝野彙編卷二十終

建文朝埜彙編跋

予讀建文四年間諸家載籍乃知此爲易道之固然而繼世之一揆也何者其位則屯之天造艸昧宜建侯而不寧之位也天下初定一時昆弟冢相皆嘗爲之出死鬬亡陰傾同得者協扶出震上賢未足

以語寧此也其時則泰之包荒用憑河勿亡之旹也治方始主宜於含容輯睦用底守文稍事更張則一變而爲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此自唐虞已即不免若朱均之不肖是也惟三代繼體若夏啟太甲成王皆以輔相得人

克紹前業茲猶大戰於甘桐宮是
放釁起三監其他若秦之二世漢
之孝惠昭烈晉武之後主惠帝亂
階於骨肉者居多至如六代之義
符簡文衡陽煬帝猶之乎五季之
友貞齊王隱帝而明宗世宗則之
明易他姓唐之建成猶之乎宗之
德昭而之之金真亦復早世火都
創業之主非大聖人火豪傑則大
奸雄攫於此彼地分最難為繼故
苟非其人則必奪其年而釀之禍
往往若合左契物未有若建文君
臣罹禍之慘赴名之篤即度宗之
國極辱窮誅之事書之簡策至今

讀之猶能使人可悲可涕髮上指
而眥欲裂者誠于百年來未有之
是聞也第
文皇赫怒去其紀年者革之所謂改
命也
今天子用言者議俾存一代昭辨之
復之所謂敦復也夫革也改也均
之乎易道之不得不然者也然建
文編年列傳之詳無過於姜氏秘
史及許黃門革朝志鄭端簡遜國
臣記顧以是編較質無論紀載異
同事詞懸判而諸臣之外尚有修
撰劉現尚書徐公刑部侍郎金公
御史大夫司中御史王玭按察使

李文敏出縣張彥方訓導林大同
進士陳周王高郵指揮鄧戩陳鵬
指揮滕聚丁良賈榮朱彬火兒灰
哈三帖木兒千戶蘇瓛奉祠何公
內官長壽布衣王賓朱進杜奇貢
墀陳子方雲門寺僧耶溪玉華樂
清三樵者皁隸茅印仔此又湮沉
湮之中表揭姓名以報此三十餘
人一線忠義之吾郡死建文事者
有憲副程公本立郡守楊公任楊
獨以轉匿姚善受赤族之誅雖當
嘗聞此怖慄無死之一展卷翻覺
燁燁有生氣而侍御屠公不獨為
諸公疏表祠墓寬釋黨累更為褒

刻散亡以俟良史其揚扼忠賢於
二百年後其功何必在程楊二公
之下粦與令子昆季章分刃削焉
得為此編忠臣輒為後其管言如
此海鹽姚士粦謹跋

建文朝野彙編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屠叔方撰叔方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分遜國編年遜國列傳建文傳紀建文定論諸目蓋雜採野史傳聞之說裒合成編大抵沿襲訛傳不爲信史至摭典故輯遺之謬說謂宣宗爲惠帝之子尤無忌憚矣

皇祖四大法十二卷

〔明〕何棟如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祖四大法十二卷》提要

皇祖四大法序

古之有天下者如治器然其規椝方圓不必嘐嘐告語而曠世代興不失豪黍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自聖神祖伏道術旁岐於是礟以申韓詐以捭闔禨以緜蕞幻以玄虛三綱漸淪人理幾絕遂以夷虜蕩滌宇內為世道一大終

而我
聖祖出馬如歲之春如日之
曙微獨功德隻千古而御
宇以後神謨睿筭慮周極
治尤篤於事天精於詰戎

是雖天縱神智然小心翼
翼若保若臨此尤百務所
由理而精一之得其傳也
竊嘗謂洪荒猶宇宙耳此
則出天下於腥羶似賢於
堯舜導列放伐亦世變耳
今且化禽行為人倫似優
於禹湯文武然則所謂生
民未有獨
皇祖與吾夫子夫子又位不

在馬豈天篤厚我
明俾崛起拔萃之神靈為億
載君人之極耶然三十餘
年間非戎馬則儒生朝夕
告戒宸翰天章衆於球琳

而載筆之史高者騁辭畢
者失序譬之涉海者不先
定指南無以窺斗極若聽
雲門韶箾非按其節奏條
理無以知鳳儀獸舞之原

也司理臣何棟如嘗力拒
楚閹有破柱之風既為所
中逮詔獄者四年日與馮
觀察剖析天人究極性命
怡如也久之釋歸銳精大

道益覺有得因盡蒐
高皇聖政諸記纂其大都臚
為四法而屬臣朝國為序
臣謂宣尼之聖惟周是從
匪直尊王亦以文寔在茲

不可得而易也我
高帝奮起布衣紹明絕學矣
口典謨肆筆訓誥而規為
擘畫咸純粹以精至今二
百餘年大法小廉內安外

攘雖
列聖重光曾莫能損毫末由
此啟佑繼承將犖於盤盂
壽於旗翼是
聖祖不獨跨越往古即後起

不易復可以包攝無窮而
是編一出究然洙泗之希
音而黃虞之絕響已晉紀
堯者（首）欽紀舜者首恭而後
諸法舉焉識者謂當時史

臣亦與聞傳心之緒後世
此義蔑如故道揆既隱法
守逾亂令得司理所纂讀
之乃知政先務大出治有
原不惟綱領畢挈併精微

之義而傳之自此進之
當宁有陶鑄之規列之學官
裕對揚之略為德為民不
能外而治統道統合於一
矣豈非謨列之至忠幾希

之審諦也我若漢祖條先
代故事唐臣錄貞觀政要
彼皆隨世取長而不遵聖
槷此荀卿氏所謂略法後
王者耳非司理之旨也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敕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羅
朝國撰

皇祖四大法序

襄陽司李何棟如輯

皇祖四大法成舉以示臣起元俾為之
序臣受而卒業一曰心法二曰治法
三曰祀法四曰兵法計為卷者十有
二諸
訓錄所載若賢士大夫所識我

皇祖統天之元德經世之大政懷柔之
彝典戡定之鴻猷洋洋乎咸備而罔
缺矣蓋我
皇祖聖神文武天寔縱之故出其無師
之智無敵之勇統壹聖真蕩平皇路
亭毒萬有覆露六幕隻千古而無對
焉畧舉其端如淵源洙泗絕衆濫而

成一尊二氏受衍于荒遙之陂擴八
紘以掩之示毋外也函三為一疇得
而域諸宮府懸衡樞機周慎迄今祚
垂十世自掖廷以迨戚里有敢論于
繩墨之外者乎周官灋度瞠乎後矣
躬奉
郊 廟焄蒿悽愴如在其上且天神人

鬼咸秩無文泰厲一篇顳若覿鬼神
之情狀剃條之鼎魑魅罔閬莫能逢
之何宣室之足問也威稜所讋九有
截如惡倭奴之反覆絕其貢使
祖訓數言懸應于百八十年之後彼平
城遼左英主猶以目睫失之從古有
料敵之神若此焉者哉昔人謂三代

而下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者惟我
皇祖足以當之良有以也
列聖纂圖紹庥
丕緒罔不以率由為兢兢迺恬熙所釀
化為愆忘行政用人寖有失其舊者
迨于今官方幾耗戎索數弛營田之
額既虧鹾政之憂方大太學薪槱之

路闌入已多閹寺掃除之司旁寄且
衆至若
簾陛鮮同遊之美指臂成不掉之形
金華之講席久塵髦士之奉璋罕詠蓋
臣有隱憂焉司理所以遹求
祖德撰輯斯編翼翼然思欲為
當宁獻也臣因此而論之自昔三代盛

時若伊傅周召之為臣所以憂其[illegible]者至矣然必迪之以法祖用能祗適先猷誕允升于至治後世若吳兢之甄録貞觀政要富弼之請考三朝政典韓琦之紬進先朝御批紹興中秘書郎張戒之録上太祖政要人主諫然動其紹述之思彼不過取葛龍麻

拂技拭進之猶然使治聲暴于天下矧我

皇祖之耿光大烈炳日月鏡宇宙固萬葉而為量者非司理以伉直結

明主之知請室放歸旋予環召執此以往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古藎臣之用心可謂得其意矣或曰創守異世也

作述異規也屯則經綸需則飲食豫則隨蠱則飭與時宜之耳何必同臣謂不然夫道一而已矣人主必有守天下之心而後可以創亦必有創天下之心而後可以守創而不可為守則智不深慮不遠且狃一時之見騖四海之功而濶畧于燕翼詒謀之計

守而不能為創將重而以輕馭之大而以小持之難而以易居之即毋務取前人約束紛更之為終不足以仰摹神聖之略故以守為創創斯可久以創為守守斯可大無二道無二心也故善法祖者先法其心心無忝于對揚擧而措諸治國之大事惟祀與

戒指其掌矣此又司理以心法冠篇
意也臣敢掇其大旨序之冀以備
丹扆乙夜之覽焉
萬曆甲寅夏
賜進士及第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前南京國子監司業
國史編修記注
起居臣顧起元頓首謹序

皇祖四大法序

纂

皇祖四大法者何襄陽李臣
何棟如本憲章精神爲經
濟之實用者也孟夫子有
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

之有而荀卿氏則曰法後
王便蓋孟子當仁義潤畧
之秋王法等於弁髦故以
舊章率由爲世訓荀卿慮
儒者泥古不通抱膠柱之
鼓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

又以法後王矯之要皆捄弊之論未定百世之摹也余以爲善治世者道莫要於法祖有一代神聖之興必有一王經綸之典彼其酌運會而因革參時變

而損益敷命敷賁皆以遺休後人況繼體之主視創業之君猶影響之於形聲貽謀洵善徒取成法而更張之非長治久安之策也我

太祖高皇帝天挺　神姿肅清胡元肇造區夏
御極三十年澄心養民毖祀飭兵規制經度纖細具備
心惟精一治尚寬仁祀無秘祝兵不窮黷真足超越

千古而範圍百代乃自革除紛更而法一變
成祖文皇帝遷鼎燕京視
畱都爲
天子豐鎬地長駕遠馭狹小
先制規模益鷟弘闊而法

再變當時諸臣人皆左文
謨而右武烈無有知表章
之者是以二百四十七季
以來重熙累洽固藉
皇祖之靈陰維而默佑之而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則在

若存若亡而已司李笠仕
襄陽稅璫之在楚者方虎
而翼爲撓其銳不少假借
天子赫然震怒逮繫
詔獄拘幽三載與馮應京氏
誹諭囹圄夜分不輟志切

憂時求經世之實用謂治
大法莫善於
皇祖而以憲章之責爲己任
已而
上憐其寃得放歸因莊閱實
錄緝其心法治法祀法兵

法鑴之以行於世洋洋
聖謨若日月而揭中天令覽
之者惻然念功德之厚動
紹述之思可謂忠愛無窮
已嗟乎唐史臣書貞觀政
要爲嗣主法迄今猶得進

講經筵我
皇祖之法遠過唐宗而臣下
莫知遵守柄相江陵嘗以
實録勸學乃不遡之
太祖而近取
世宗則局於識之未廣耳今

廟堂之上講道論治有能澄
心窒慾如
祖訓者乎有能寛仁養民如
祖訓者乎有能夙夜毖祀如
祖訓者乎有能神武不殺如
祖訓者乎太平之業當立奏

已然則司李是書謂是
皇祖忠臣可也謂是
熙朝龜鑑可也敬以是弁之
首簡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常
寺少卿前吏科都給事中

翰林院庶吉士陽羨臣史
孟麟撰

皇祖四大法序

天之命聰明睿知之主以宰制續維也恒於其大晦明之交與夫大剥復之會洪荒之世大晦明之交也天為之生羲黄堯舜數聖人以開物成務而後人得為人勝國之季大剥復之會也天為之

生我

皇祖以洗乾滌坤而後中國復為中國

高皇帝之烈功掩漢唐宋而上也在光復華夏倪儒窮荒知道之而其宏摹鉅典炳焉與首出同符者即以當代疏附臣隣若宋景濂謝鳴治輩之揄揚而猶有

未盡蓋世有升降道有汚隆而法因之簡而盡則稱唐虞詳而則則稱周官要以簡而盡有所以簡者也詳而則有所以詳者也危微精一敬止敬勝道隆而隆固其所也三代而降一代之法尚不能塗一代之鑄而何以媲前徽非無法

也法法已耳

聖祖龍飛淮甸經營天下者幾五十載內而宮庭外而朝宁臣而各部細而縣同邇而畿輔遠而夷荒常而俎豆變而軍旅靡不舍徽剔垢析理擘肌而密勿藻雲實與一中授受異世同源至一代家

法。又無減成周。嗚乎是其所以為法。法
而三代以下之所不能髣髴者也。故嘗
謂法
聖祖之法者。當得
聖祖之心。心得而有壬。有林。一以貫之。則
友人何君輯四大法。實獲我心矣。四大

法。首心法。次而治而祀而兵。採衆瓌於
寶山。探玄珠於赤水。一披卷而當日精
神。羹墻如見。蓋觀天者知天之有命。而
地水火雷風山澤。無之非天矣。觀易者
知乾之在心。而坤坎離震巽艮兌。無之
非乾矣。斯篇也固即太極之流形。而一

畫之變化也。君之於
祖法深哉。君初成進士。李襄陽、即迎折貂
鐺翼虎之鋒。為所中。幾叵測。英風直節。
為天下所嘆稱。而君固曰内侍不與政。
高皇帝法也。臣謹守之耳。委蛇遂初服商
証性命。目擊道存。翕然有龍象之推。而

君又曰心氣魚水之喻
高皇帝無斁法也。臣無敢外標新耳。斯蓋
以氣節爲經濟。以不倍爲盡性也者。居
恒熒精垚道。彌綸朝典。累朝故實。靡所
不諳。當代利病。靡所不究。而此篇尤若
衆峰之有崑崙。委潤之有天漢。其斤斤

致力表章也洵有窺豪傑深心真儒作
用矣顧余於是而重有感也
高皇帝神聖萬古一君而洛德敬天思治
慮患焦勞天下靡有朝旦之暇
今上神聖亦萬古一君深宮之跡淪圖廻
非黯淺所與窺而惟是

黼座久塵
奏請不報
郊祀之攝官而邊備之日弛也中外臣工
鰓鰓焉共抱杞憂君之爲是篇也蓋隱
抱洛陽之慷慨而濟以江都之粹白者
夫二子在漢庭一稱通達國體一稱王
佐才今考所陳對大槩欲後人更絃而
鼓于時馬上貽謀實多罅漏故煩二子
補苴耳然爲絳灌公孫輩所掩不得一
施胸臆君生豐芑之代燕翼與悠久並
無所庸夫游夏之贊故顓致力表章而
真忠素節又簡在

帝心今
賜君環矣進之而以捧日之誠展回天之
略今
祖宗二百餘年法制炳日星而流河漢豈
二子所敢望哉余日幾幾俟之矣
萬曆歲次乙卯春豐城友弟熊尚文頓

首拜撰

皇祖四大法叙

稽古革命而王肇自有商則揖遜後一開闢也湯昭大德建中裕後在其臣伊虺之誥亦曰不邇不殖以登心克寛克仁以信民顧諟祇肅以寅祀布昭聖武以代虐厥後賢聖之君六七作第毋顛覆其典刑是以保衡匡甲視乃烈祖傳説沃丁監憲無愆固其作法之善啓佑罔缺而鼓吹休

明二三臣之表章不淺也降
而周武猶未盡善彼雖伯
雖夷益有慚德矣烏覩昭
大法以詔來嗣哉胡主中夏
六合混淆我
太祖高皇帝奮淮甸之戈以迅
掃之盪腥羶而膏雨易介
鱗而冠裳則放伐中又一
開闢也經營天下春秋卅
有一清心寡欲神享民懷
講武戢兵百蠻賓服與湯
若合符節制立法至精

大備明明典則貽厥子孫猗
歟休哉真萬代之龜鑑已
列聖相承二百四十七年以來
海內晏如卜世之祚丕若有
殷武勿替有周實我
皇祖德澤法度纏綿而鞏固
之當不偶云班班方冊燦若
日星而法
祖善治則其人之存尚有待
焉天玉何先生以撼税璫被
逮
詔獄賴

高皇帝在天之靈濱九死出一
生志切于經濟毅然憲章
皇祖爲己任檢閲實錄纂其
大略爲心爲治爲祀爲兵
列四大法昭示百世夫聖人
不易惟心之政國之大事在

祀之戎於我
皇祖經世之法該而核簡而要
矣壬子秋謁先生于
留都因屬而校訂之璧艸莽之
臣也瞀于耳説竊意
高皇帝雖神聖猶不免好殺乃

是編而寓目焉乃知仁厚開
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
忍爲也令人慨然慕然淵然
思惻然悲涕而淪肌髓萬
季厭德有不戴高厚非
仁民也匪景凝休保世滋

大有自來矣先生之爲是
役也匪徒從周之義則然
本觀光揚烈之忠著
聖子神孫之鑑聞
祖功宗德之厚繫民心邦本
之継上有裏于

皇祖。下有裨于世道。謂與伊
傅諸臣同一揆。爲可也。其
於經濟寧曰小補。梓成命
璧叙其端。余小子何敢。從表
章之後。亦以展頌日之微忱
云爾。謹叙。

荊谿臣潘孔璧撰

皇祖四大法卷一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荊溪臣潘孔璧
三河臣陳克仕 同校

心法

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丁丑
太祖高皇帝誕生其先帝顓頊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春秋時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其後有徙居句容者世爲大族人號其里爲朱家巷

高祖德祖

曾祖懿祖

祖熙祖累世積善隱約田里宋季時 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

父仁祖 元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勤儉忠厚人稱長者

母太后陳氏生四子 上其季也方在娠時 太后嘗夢一黄冠自西北來至舍南麥場取白藥一丸置 太后掌中有光起視之漸長黄冠曰此美物可食 太后吞之覺以告 仁祖口尚有香氣明日 上生紅光滿室自後數有光隣里遙見驚以爲火皆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嘗遘疾 仁祖夢抱之佛寺寺無僧復抱歸見室東檐下一

倚面壁坐榻 仁祖曰來乃以手撫摩 上頂即日疾遂
愈後復疾 仁祖念前夢之異欲俾從釋不果既而徙居
鍾離之西鄉後遷太平鄉之孤莊村
太后嘗謂 仁祖曰人言吾家當生好人吾諸子皆落落
不治產業指 上曰豈在此乎及 上長姿貌雄傑志意
廓然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既就學聰明過人事親至孝侍
奉左右不違意
壬辰春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及俞某魯某
潘某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辛丑亂兵
焚皇覺寺寺僧皆逃散 上亦出避兵日暮 上歸念無

所逃難甚憂之乃禱于神曰今兵難如此吾欲出避兵志
無所定願於神卜之出與處孰吉明以告我祝已投卜凡
三俱不吉 上曰出與處既不吉無乃欲吾從雄而後昌
乎一投卜而吉 上自念曰今豪傑紛紛孰堪與禦亂者
況從雄非易事乃復祝曰兵凶事從雄吾甚恐盍許以避
兵復投卜玟躍而立 上知神意必欲從雄也固守以待
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帥彭早住趙均用率餘衆奔濠孫德
崖等納之與郭子興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早住頗有智數
陴權專決均用但唯唯而已子興禮早住而易均用均用
亦銜之德崖等遂與均用謀伺子興出執之通衢械於孫
氏將殺之 上時在淮北聞難亟歸道遇故人止之曰郭
公已被執并欲執公且勿往 上曰郭公於我恩厚有難
不救非義也何丈夫之為乃馳至郭氏惟見婦女問其諸
子安在婦疑不以告 上曰我豈外人而乃疑我今來謀
脫公難也諸婦乃告以實 上曰我公素厚彭而薄趙禍
必趙發此非彭不可解乃與子興二子往訴于早住早住
怒曰我在此誰敢爾即命左右呼兵以出 上亦披甲持
短兵與俱至孫氏闘其家發屋而入見子興鉗繫幽窖中
肌肉皆傷乃破其械使人負以歸子興遂得免
甲午冬十月 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又

旱蝗相仍人民饑饉死者相枕藉心甚憂之乃禱于天曰
今天下紛紛羣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塗炭不
有所屬物類盡矣願天早降大命以靖禍亂苟元祚未終
則羣雄宜早息某亦處羣雄中請自某始苟元祚已終羣
雄之中當膺天命者大命早歸之無使生民久阽危苦存
亡之幾驗于三月及踰三月 上兵益盛
乙未冬十二月壬子朔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哈出者木
華黎嫡孫也 上初獲之以其為元世臣子孫待之甚厚
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 上遣降將萬戶黃儔察其去就
儔見納哈出言 上所以待遇之意納哈出曰荷主公不

殺誠難為假然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儔以告　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强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以為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故而殺人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况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仍從汝主於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等辭謝而去

己亥春三月癸巳朔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

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辛丑春三月壬子朔戊寅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謝夏煜之命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秋七月己酉朔甲子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溢衣左右更以衣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

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于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于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

冬十二月戊寅朔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於　上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為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款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降而以此輩屬之他

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　上以書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兹奇材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

灣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祀孖諸
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
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
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
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
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
心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
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已見不察事機是非同異
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
壬寅夏六月甲戌朔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

致書于　上上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辭婉而媚是欲陷
我我豈敢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情
僞可見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爲有以厭服
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爲違天背理豈能有成且成謀
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
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
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
於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
置不答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爲吳王時羣

臣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上曰戎馬未息瘡痍未
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
商戢干戈櫜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
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候
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
二月乙未朔甲寅陳理旣降　上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
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苦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
於春夏至秋乃穫由其用力於前而取穫於後今日之事
正猶是也所以必先懲乎暇豫是故勞者逸之本也否者
泰之機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于

是乎可待至如有旱澇蝗螣之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
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乙丑朔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羣臣朝　上深憐之理
退因謂羣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其上下驕矜
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
上下一心據荊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
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以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
得而取之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爲鑒戒者也○庚
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
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

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卽命焚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己卯、廷臣張閶等上疏勸　上淵默以怡養神氣、　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氣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夏四月甲午朔庚子、　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于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壬戌、　上與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詼諧、　上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秋八月壬辰朔庚子、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上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

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

冬十二月庚寅朔乙巳、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曰、嘗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哉、立於始、或阻於終、成於前、或隳於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綱、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罔有攸濟、若閣下之先人潁川王、以一軍之卒、用於衆敗之餘、僅得加兵於齊魯、功未及成而禍變不測、使一時豪傑莫不悼惜、閣下孝切于衷、勇發于義、鼓率

憤旅覓雪仇恥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撓意氣慷慨激厲
三軍雖李存勗之規略莫是過潁川爲不死矣適間北庭
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被人攻守雜犯亂古今大惡
此政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大以閣下雄才待
之有餘然常勝之家意多輕敵應變當機不可不審今閣
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遼庭未固近郊多
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鄰與不窺者誠以潁川存日能盡撫
養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絕也或孛羅侵寇不已閣下何
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強然春秋䘏
交之意常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又何彼此

之分哉況予近平僞漢四境已安正息兵養銳之時豈不
往助閣下乎且英雄豪傑相與之間務宜開心見誠共濟
時艱毋自猜阻失其舊好茲專人備道斯意惟閣下圖之
乙巳春正月庚申朔己巳　上聞常遇春克贛不殺甚喜
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
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千載相遇非
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
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甲申大都
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縣文正　上兄南昌王子
也少孤母王氏守節依　上居止　上事之甚謹撫文正

愛逾己子文正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役彊戾
人莫敢觸　上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
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
貴　上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
所用牀榻以龍鳳爲飾又怨　上不先封己前所對　上
者皆詭辭　上遣人責之文正慚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
按察使李飲冰奏之　上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
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召之文正不意　上
遽至倉卒出迎　上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俱歸至
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

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
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教忘昔日之艱難恣肆兇
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爾宜
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後文正卒　上推
親親之恩大封同姓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夏五月戊午朔乙卯諭楊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
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也吾
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
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怠
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

鑒吾毎以此自警故以勗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除汝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君所爲善惡皆可以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政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爲之戒耳

秋七月丁巳朔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嘗爲兵者仍俾爲兵舊爲民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密於王保保若汝之恵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毋我之賴汝猶長城而汝之

自視常亦不輕稍有不如敵人不惟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償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施恵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

冬十月乙酉朔　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乃遣以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起假竊名號者比比皆是然仁人志士務在救民故澤被當時福流後裔惟愚者誅降戮民自絕于天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此皆不思保民恣行殘忍以底禍敗故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夷爲仇敵郊圻之民俱有懼色而兵猶未已兵之所過民舍一空此如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果何益哉夫西蜀沃壤千里昔劉備據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得之誠爲足下之憂古人有言必先治己而後治人予念與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弈者當局有不自知旁觀者能審之矣若足下旁觀於予幸有所見亦時以相告豈不兩全其美哉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庚辰下令禁種糯其略曰余自創立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徵於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可爲喜然竭力畎畝

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又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價稍平予以爲頗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三月癸未朔乙未　上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戸庭而天下治蓋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

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夏四月壬子朔乙卯　上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
太傛何若止用木輅詹同對曰昔顔淵問爲邦孔子荅以
乘殷之輅卽木輅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質而得中故
取焉　上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
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
輅亦未爲不可叅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祀天
上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實爲萬世之
法乘木輅何損于祭祀况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昶頓
首謝○丁卯　上至濠州追念　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

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何據存仁對
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　上愴
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
冠白纓衫絰皆以麄布爲之起居注王禕曰比緦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
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上有舊
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
其家○戊辰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
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
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

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
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飮極歡
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
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爲善立身孝弟勤儉營生
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　上又曰鄉人
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抄掠
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懽醉而去○
庚午　上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
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爾又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爲
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

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
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羣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
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爲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
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爲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存仁
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爲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
桑梓撫循親故眷眷不忘雖漢高祖之待沛中父老恩意
不過是也　戊寅　上將還建康謁辭陵召汪文劉英謂
曰鄉里親故愛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吾豈敢
忘但國家事重不得不歸耳公等善爲我守視仍賜英文
等綺帛米粟曰此以報夙昔相念之德也又謂諸父老曰

令兵亂已息鄉里安靜父老當得優游無事撫育妻子各保生業鄉縣租賦當令有司勿征二三年間當復來相見於是父老皆懽悅再拜謝曰感 主上恩德無以報也○五月壬午朔庚寅 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觀覽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癸亥 上諭羣臣曰

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群雄并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縱弛親昵姦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將蹈其覆轍豈可不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秋八月庚戌朔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丙子 上語中書省臣曰術者言今歲當旱自兵興以來連年饑饉百姓流離吾甚傷之若又加以旱民何以堪今吾軍方東征恐有貪暴掠人子女財貨使民嗟怨豈不重傷天地之和吾前已戒飭諸將士中書其以吾意諭軍中總兵官務在安輯以稱吾意○己亥夏主明昇遣

使來聘 上因與語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關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 上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爲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上因語侍臣曰吾平日行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爲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冬十一月己卯朔庚辰舊館捷至父老進賀　上曰此民
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蘇矣汝父老宜
戒諭百姓各力生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父老拜而
出○壬辰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徵儒士
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纂修是書　上謂
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與義不若集古
之忠良姦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
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
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
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

十二月戊申朔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上見其
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
而已何必過為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
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
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
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
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
之力也
吳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戊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
歷田野見人民凋敝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
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溫煖為之
上者固當念之且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
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
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眞發政施仁之
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上因嘆
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麤糲食
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
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
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辛丑　上謂中書
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

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
誠之道今後箋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三月丁丑朔丁酉沂州流民千餘家還靈璧虹縣復業王
信追至宿遷殺之因大掠而還餘民走入兩縣境上乞食
上聞而憫之曰王信不仁甚矣民無歸而懷土亦其常情
既不能撫綏而又殺之民雖死其如天道何乃遣人撫其
餘民而賑濟之
夏四月丙午朔丁未　上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
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
褘對曰　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徯蘇民雖勞而

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上曰建大事
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河之
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豈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
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嘗急遽乎用兵征伐
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
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貊高輩各
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
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爲名惟擴廓帖木兒又爲諸將
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間况其下皆四集之民
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衆必瓦解將不過一

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
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
兵革未得休息也○庚戌　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
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
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　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
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有不定于一乎○辛亥
仁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
同侍側再三慰　上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
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
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

仰視○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
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
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
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也○壬申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上下令
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
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幹兩岐丁酉歲應天府上元縣
多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
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民人勤于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
斯爾民尚盡力畎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爲太平之民共

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
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
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上曰天
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爲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
五月丙子朔乙亥　上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
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難
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
之懼其煩擾于民也去疾頓首曰　主上一心愛民如此
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
六月丙午朔壬辰大雨先是　上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

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降群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　主上平海内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勵感兹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上曰人事適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災但當謹于修己誠以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

秋七月乙亥朔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

音爲徵音　上曰汝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音最難和古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甲申相國李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剗削殆盡遠近

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于後世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　上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祗天戒遂赦中外獄囚○辛丑　上諭羣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

者君常安而明王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于生民之利病漠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八月乙巳朔丙寅　上祀山川畢因齋次頒胙于群臣將還宮顧謂世子等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衆情斯爲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於下者皆由于此今

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
惰今將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
逸他日不至驕惰世子等趨出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九月甲戌朔癸卯　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
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
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
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甃地　上曰敦
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
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搆爲宮室已覺作
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上謂

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
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捲
矣　上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與
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
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滅
張氏彼聞而膽落乘勝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
及掩耳　上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爲聲援
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
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當觀之彼有可乘之機而吾
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爲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

也
冬十月甲辰朔乙巳　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
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
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
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
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
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
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
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爲
可以佐之其餘或爲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

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上曰知人
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丙午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
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
常加警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
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上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
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
熒惑移次齊侯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
人致○丙辰遣使以書諭元將李思齊張思道曰曩者元
君失馭天下土崩群雄欲成霸功者皆衆然處非其地徒
擾擾以傷民今十有七年矣功業之莫槩乎無聞邇者吾

將軍傅友德守徐州師次中灤獲王保保部將始知二公
割據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其險數年之間民無一
定之歸使人旁觀似無智者以吾料之非智不足也患在
因循假元君之舊號決計不速而使民橫遭塗炭耳區區
雖昧於見聞然嘗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訪海內形勢
天運去留之幾頗知一二況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德
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欲
相爲犄角分富貴于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
吾不畏二公之怒直辭相告二公當揣其福德威力足慰
民望者推一人爲尊撫定關中以一民心擁精兵守要害

虎視太行之東大河南北使君尊于上公卿將相各安于
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乃各據一隅以殺戮
相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脫有不虞身名俱滅比
之屈節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爲君巳爲公卿將相永保功
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吾若以用兵爭强之事
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決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
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爲今以相尊相讓之事告
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爲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之
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誰苟爲不然鷸蚌相持漁者獲利
悔將無及○乙丑　上遣世子及次子往臨濠謁陵墓因

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爲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
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
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爲商周令王今汝諸子
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惰況汝他日
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
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
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
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
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于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凡所
過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世子至太平府訪

陳廼家賜白金五十兩至臨濠以　上意告祭　皇祖考
妣　皇考妣諸陵及　皇兄皇姊其文曰惟我祖宗積德
深厚始由泗郡遷居鍾離益衍德澤日見昌隆至于朕躬
上承餘慶因元末兵亂倡義于鄉南渡江左自始至今十
有六年重荷先庇肇啟疆土每思鞠育恩深難報兄姊同
氣親義在懷又念長子年甫十三次子年甫十二生長江
南未至鄉里茲特命其拜掃先陵敬陳薦奠以表孝思追
想音容昊天罔極○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

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既已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

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既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

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

久汙羶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十一月癸酉朔甲午　上出觀闍丘世子從行　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

有節使之不至於饑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横歛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丙申　上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用奸佞殺害賢良賦役繁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龍余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　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上曰汝等

宜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十二月甲子朔　上御新宮以釋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其畧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　帝賜英賢爲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廻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帝祇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爲生民主告祭之日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乙亥　上受群臣朝賀畢命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爲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皇后冊曰天眷我家戡運興王出自衛門奄有四海爲君爲后可不慎歟君以仁政慎于在位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于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勞于開創之時由家成國內助良多今以金冊金寶立爾爲皇后其敬乃職耿光後世於戲尚慎戒之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在焉朕起自田野與群雄角逐戡定禍亂就功于多難之際今基

業已成命爾標爲皇太子於戲爾生皇宮爲首嗣天意所屬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其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尚慎戒之○丙子　上以元時詔書首語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祐人君固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命易爲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丁丑　上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

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曩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于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

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哉○癸未 上諭省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號號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欹器于座側正以戒其驕縱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抑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拳拳為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群臣皆拜謝而退○乙酉 上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

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于寛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寛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寛民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寛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在今日天下之幸也○丙戌 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説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何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

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卹百姓爲國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于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癸巳 上與諸

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則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辛丑 上謂侍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忽也

二月壬寅朔乙未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耶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耶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于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

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于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蝕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 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于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于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

夏四月辛丑朔戊申 上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訓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

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此者使後
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
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
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
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秋七月己巳朔辛巳　上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上曰
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
欲休息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
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
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庚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

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
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　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
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
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
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聽其困窮而不知恤民將憮然曰惡
在其爲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
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上諭之曰
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
妻子戰鬬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

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
於道路天監在玆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淸中
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
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
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
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
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
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
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
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閏七月己亥朔丁卯　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
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
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
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
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
朕觀之人君能淸心寡慾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
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
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
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
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

祿千古之惑也
八月巳巳朔壬申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
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
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
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
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
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
高聽卑天實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
衷咎在臣等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
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

議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
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上曰理原
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
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
者果直　上謂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
糾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古人貴知言能知言
則邪正瞭然自辨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用哉○壬
午以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復進曰自昔
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

度越千古　上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
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
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
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
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丙申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
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
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
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
由於小而至大也
九月戊戌朔庚辰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

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
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
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
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
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
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
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
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
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
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

而家常裕矣○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冬十月戊戌朔癸亥　上特以手書召御史中丞劉基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劉基世居括蒼懷先聖道天下初亂間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爾即別閭里捐丘隴棄妻子應聘而起從朕於群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經緯驗日月之光華發縱指示三軍往無不克曩者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

之內變爾多輔焉至于彭蠡之鏖戰礮聲激烈如雷霆之臨乎上諸軍大呼鬼神為之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時亦在舟中豈非同患難者哉今秋告以失伉儷携幼子還閭里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歸至輔成治功庶不負昔者多難之相與特以手書諭意命駕一來良慰朕心

十一月甲子朔丙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吾深念將士征戰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見所可見者惟生存者耳其即為優恤之凡遇時節預給薪米錢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養則吾君臣於歲時宴樂心亦少安省臣曰　陛下推廣仁愛徧及於下而存沒感蒙恩惠

上曰始者將士相從皆望成功以取富貴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賞而死者不可復作吾豈當須臾而忘之故優恤其家以見不忘同濟艱難之意

十二月丁卯朔己巳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洪武二年春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況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十六人同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

耽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庚寅　上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乂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

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三月乙未朔　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虐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辛丑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

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其學哉裕伯等對曰誠如聖言○丙午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環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

陛下撫念創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戊申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

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夏四月乙丑朔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積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

理矣苟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効文士記誦詞章而已○乙亥　上因侍臣言及醫者兇癰事曰朕常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昔遭兵亂母后之墳爲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嚙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有母搯臂噬指而子卽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癸巳淮安寧國鎭江揚州台州府

幷澤州各獻瑞麥凡二十本群臣皆賀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内空虚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後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五月甲午朔乙巳　上幸鍾山歸由獨龍崗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爲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爲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爲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爲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爲此故不覺惻然於心也○丙午　上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惟恐其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卽無逸之戒也○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

中書省參政蔡哲爲參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誘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上曰公卽無私義之謂也私卽忘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蔕卽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秋九月壬辰朔巳亥　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
爲憂者唯創業之君中興之王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
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
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而後得之
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
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
必至可不畏哉○癸卯禮部尚書崔亮等奏凡祥瑞應見
皆爲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小瑞其
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
蒼烏朱鴈之類小瑞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

祥瑞見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即表
奏百僚詣闕上表奏賀告廟頒下其餘諸瑞並令所司轉
申以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
野亦有不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齎送令擬凡祥
瑞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
言虛佈于惑　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　上
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
天垂戒所係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
司即時飛奏○巳酉　上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
曰朕昔喪親適値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
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
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幽冥異途
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冬十月壬戌朔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群臣稱賀　上曰休
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
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
降　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
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
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危素曰
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栢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栢

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於宗廟頒示史館以
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
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
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
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群臣皆頓首謝

皇祖四大法卷二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三阿臣陳克仕　同校

心法

洪武三年春二月辛酉朔　上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
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
之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
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
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

哉○壬戌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
劬勞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時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與言有母在嵩州年
八十餘欲求歸養卽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上顧謂侍
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卽愴然思
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遠遣耶人壽不過百
歲今其母年巳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與
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對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
推測人情無微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
鰥寡皆蒙其惠矣　上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以
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趍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
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夏四月巳未朔　丙寅　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
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巳而後正人蓋德義
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
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盡輔
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器太子諸
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爲官僚各宜
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巳行之事可爲監戒者采摭其事
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群臣頓首

受命而退又諭秦王左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
傳相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
以啓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
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以弘長世之業而
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謂劉基等曰朕觀古賢聖之
君雖平治之世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于驕奢驕奢必
至于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爲
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况于爲君爲王
者乎基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五月巳丑朔　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

一本三蒽者一本二穗者有餘本　上謂廷臣曰向者
鳳翔饑饉朕憫其民故令遣人賑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
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養
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
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妻順兄愛弟敬風俗
淳美此足爲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六月戊午朔癸酉時中書省以左副將軍李文忠所奏捷
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有侈大之辭深責宰相曰卿
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于聖賢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
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百

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
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其心未必以
爲是也可即改之○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所獲故元
諸孫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寶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
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上曰寶
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
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上曰太
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
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父母亦預享
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

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
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于中宮朝見見畢
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　上謂省臣曰朕見前代
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
德所爲朕甚不取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
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第務適其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
漠○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詔曰朕本農家樂生于
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
海內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于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
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伯觀其所爲不合于禮故皆

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寧
居遂託身行伍驅馳三年覩群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
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
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塲勞我師
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
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
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巳于四月二十八日
殂于應昌大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
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于天運所遺幼孫
若行獻俘實有不忍況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

恩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于田里非朕所能亦天命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僞未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之上俾存元祀禮法前王不敢過爵嗚呼天命靡常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之去留如此可不畏哉○遣使賚詔諭安南高麗占城○庚辰遣使葬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將夏人楊輦眞加爲江南總攝

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　上聞歎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弱併取之何又復縱奸人肆酷如是耶卽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之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勑葬于故陵

秋七月丁亥朔　戊子　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土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丙辰

上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之奉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八月丁巳朔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曰舉樂今擬　上御謹身殿早膳侍衞指揮使布列甲士兩行光祿卿具服率其屬以黃紗羃所進膳由中道入儀鑾

使具服率其屬以黃蓋覆之以金盆錐隨入教坊司官奏樂內使監率內使執香爐香盒唾盂唾壺拂子諸物侍左右　上御東西耳房及兩廡進膳則免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和雖日一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冬十一月丙戌朔戊戌　上大宴諸功臣宴罷因謂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

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勉戒也○辛丑

上朝能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居間無

事身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以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丙辰朔己未　上謂諸武臣曰夫治定功成須爵受祿爾等享有富貴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豈識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爲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

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識之○甲子　上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起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爲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祿位傳之子孫與國同久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群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群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

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況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己巳　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慾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

痛絕之○甲申諭李善長等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朕起
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
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
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時自相
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今每
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整齊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
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益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
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善長等頓首曰
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也心既治天下無不治矣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　庚寅　上謂侍臣曰推誠心

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終變爲仇
讐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
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癸卯　上
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于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
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
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
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
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于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
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
勿緩

閏三月甲寅朔　己未　上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日知務
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官僚之職日與之俱講說經史
蓄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
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
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于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
不覺入荊棘少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
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
佚罔不由于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于好德
夏四月癸未朔　壬辰　上諭群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
廢思則通昏則窒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

日廣德日進聖人初無異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
以勿勤勿思爾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
所以開王業後之人未勤厥政先爲優逸若元之季世上
下安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卹卒以失天下可不
戒哉
六月壬午朔　庚戌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
論行事于目前不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
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于唐
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
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

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爲治者誠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愼也

秋七月辛亥朔　壬子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禎祥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驕誣至于天災垂戒厥咎于耳如宋眞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有警惕厥後澶淵既盟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乎道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以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聞

九月庚戌朔　丙辰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眞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于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冬十月庚辰朔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遇天下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洪武五年春二月己卯朔　上諭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

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與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

秋七月丙午朔　戊子　上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身有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驕怠爲招禍之源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冬十二月甲戌朔　己卯　上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遁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于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　丙辰　上諭御史臺臣曰爲人不可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奸充有成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動劾其奸故爲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奸已以爲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爲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偯之態修其在己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辛酉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可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illegible]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三月癸卯朔　上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爲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兢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

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　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昭鑒錄成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籌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編修王僎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復秦府錄事蔣子杰等續修之至是書成繕寫爲二卷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上謂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慾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將時進

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適猶不
及皆非朕之所望也○乙卯　上謂群臣曰昔唐太宗謂
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此言甚善朕觀
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
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
不恤人言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儉
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
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大小必釆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
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不盡言
夏五月壬寅朔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

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官曰
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曰內令　上親爲序曰自古
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
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
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
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
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
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
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
所行與群臣定爲國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舊習汙

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
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姦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
武昌以來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
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
錄一編立爲定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
尾六年凡七謄槀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
今姦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釆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
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久永凡我子
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
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與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嗚呼其敬戒之哉於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東廡乾
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
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
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
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
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
鮮有不敗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
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
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荒

墜厥緒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
守祖法
秋八月庚午朔戊子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
朝　上勑中書下禮部致廩餼及從人皆有賜復以勑勞
希學曰卿家昭名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騭之重耳陰
騭者何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彝倫之攸叙表萬世綱常
而不泯也卿常思爾祖之道貫通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
誠爲不易朕聞卿來朝已勑中書饗勞至則頒之仍賜襲
衣冠帶靴襪
九月己亥朔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

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能周
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
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
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
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處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
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
能視所見不踰於閾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以區
區智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
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
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

忘朕訓○丙辰　上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
人者毋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
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
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營造之士
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壬戌　上諭秦
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藩輔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
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
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
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惡必至故塞水者必於
其源源塞而流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搖矣設王

有所遺失爾若曰所失小可勿言也則是其大失將至俟
其大失然後規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
小可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
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乙亥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
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上曰汝所謂
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
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者必
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
行日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

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職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擴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八年夏五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名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

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秋九月戊午朔辛酉詔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餙所司如朕之志

冬十一月丁巳朔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葢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所致哉

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温良爲德之容見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度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

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虵蝎苟溺於嗜好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三月乙卯朔　上謂群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物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爲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群臣頓首稱善

夏五月甲寅朔丙寅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
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
綠亦若無過度者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
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甲宮堯禹以
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
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壬午　上謂侍臣曰澹泊可
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
遊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
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
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

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以此訓
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六月甲申朔　上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
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爲三代盛主唐太宗
屈己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苟能
虛己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壬寅　上謂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
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
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
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

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啟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
可言者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
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洪武十年夏六月丁未朔丁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清明
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
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于此朕嘗患下情不能上
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
心以納之尚慮微淺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
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

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
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
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
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于人情周于物理
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
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啟
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于疎暴惟明則不惑于邪佞
惟勤則不溺于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
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
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

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王則是昇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　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未安此尓所親見也尓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秋九月丙子朔　戊寅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

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世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自即位以來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祗畏天命不得不尓朕言及此者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尓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群臣皆頓首受命

冬十一月乙亥朔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于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驚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宮壺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　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甲辰江夏侯周德興有罪當下獄　上特赦之召諸將相大臣諭之曰曩者豪傑並起豈無智謀壯勇之士然麤暴無禮自取敗亡朕當此時飭身自守推誠任人故能成大功天下已定朕與卿等共享富貴各盡其道而往往有犯法者何也昔廖永忠數犯罪屢宥不悛又復僭侈失人臣禮甚矣夫智人君子既自守法又能訓子孫爲善不至犯法是以爵祿傳之無窮愚者反是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爲功臣者不能守法自保使朝廷屈法保汝乃不得已苟至再三朝廷亦難保汝矣朕于祭祀之時一心齋肅思欲格神及遣汝輩奉祭則多私利慢神甚非禮也且

國家除宮室外未嘗作一臺榭以爲遊觀燕樂之所而汝等乃私取材木廣營室宇此豈守法教子孫之道乎念汝等相從俱嘗有功致有爵位故丁寧告汝汝等毋忽朕言可自保持　新除有司官　上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比除未久有司又復奏缺是何犯罪罷黜者之衆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爲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兢兢爲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非己有大丈夫立志爲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爲善者愚人也能爲善者賢人也至于爲惡

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爲善爲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善性若以此道日日用之即是率性之道我爲善事他人有志者效之即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鑑前非勉于爲善則永安祿位矣

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庚子　上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能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事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子孫者當服法于古之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愼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轍則可以長享富貴矣

三月癸酉朔庚辰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爲可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監得失于民有見于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上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己巳　上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上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爲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爲衆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爲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

惑於憸邪荒於酒色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
下安得而治爽對曰 陛下所諭甚切寔帝王爲治之
要
夏閏五月丙申朔乙酉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
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難於考
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
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
則先晉齊而後楚吳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
秩然有叙至是而成賜名曰春秋本末
秋八月甲子朔丁卯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
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
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
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
至滅身
冬十一月甲午朔 上覩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
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
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隳矣
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
豈有是理哉○丁酉 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
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
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
人且然況人君乎沈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
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乙巳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
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專朕則不
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
況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

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陛下持心
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二月壬戌朔辛未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
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褻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
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
非卽加詰責故各自修飭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
眾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
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
防危如履淵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
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

夏四月辛酉朔巳亥遷工部侍郎劉敏爲刑部侍郎誥曰
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於從善而天下治然聖
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而無惡有不率者然後有刑
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
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
矣後世之君臣乏誠意正心之學茂成巳及物之善是以
刑罰弗當仁義倒施法愈煩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
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
仁人以治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于無刑之地烏可得哉
庚子　上謂署吏部尚書劉崧等曰朕自卽位以來十有

三載夙夜兢業不敢怠荒惟恐治不古若聞者上天有警
朕心不寧此必朕有失德政事多乖卿等宜悉陳朕失毋
有所隱崧等頓首曰人君一心上通乎天灾咎之至惟修
德行仁可以弭之今　陛下遇灾能懼省躬思過復開導
臣等盡言臣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能修人事所以消天
變也　上曰唐虞之時君臣更相勸勑卿等輔朕當以古
人爲法盡心無怠
六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不忘博施
濟衆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卽天地
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

生民受其福　上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
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
求之太過則虧君人之量○甲申　上以天變避正殿群
臣上表固請制書荅曰朕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德侔天
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以菲德不能任賢圖
治以副民望是以上天垂戒灾異薦興夙夜兢業不遑寧
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昨卿等上表固請勉徇群情朝臣
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尚賴臣寮匡朕
不逮○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天壽聖節受
百官朝賀詔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荅之曰父母劬勞

之恩昊天罔極生辰之日有痛心而已朕於是日所以清
辰奉祀靜居終日者念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
太平朕復年高固請稱賀今不違群情勉從所請尚從中
制惟理當而已先是　上以古人父母既歿生日當倍悲
痛況忍受臣下禮乎故卽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李善長
等累請乃許之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
賀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壬午朔丙午　上謂四輔官王本等
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
則降災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

之安敢不懼蓋謹懼無遺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
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愼之
冬十一月壬午朔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 上
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
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爲先
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五年春二月辛亥朔乙亥 上諭群臣曰朕統一
天下于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
庶事之繁日決萬幾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
或一事有失爲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

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三月庚戌朔乙亥 上諭六部都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
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
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
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察
院爲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
成理道以安生民
夏六月戊寅朔庚戌 上謂翰林院學士宋訥曰朕每觀
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
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

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
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
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
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
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冬十一月丙午朔壬戌 上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
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敎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
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
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
行不至差謬書之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

多殘闕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于學
者
洪武十六年春二月乙亥朔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
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
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
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諂諛並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
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逸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于天
下闒竪小人朋比于國中卒召藩鎭之禍而唐祚遂衰有
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庚辰 上諭皇太子諸
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罰加良善人心怨咨

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尤當詳審庶免搆陷之非鍛鍊之弊
又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
下之大權也不可不愼○巳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
誠錄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殿召沉等曰朕閱
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
君能敬天臣能盡忠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
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三事以類編輯
庶便觀覽至是書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命沉爲
之序

三月甲辰朔庚戌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

侍臣皆曰前代運祚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
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祖宗積德累善至于　陛下遂膺天命
以臣觀之非漢高帝所及漢高除秦苛法雜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
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爲制命
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婁敬之言
始都關中　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爲定鼎之地萬世之
基固已肇於此矣故曰非漢高所及　上曰周家自公劉
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
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
百歲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
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
侍臣頓首曰　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夏四月甲戌朔乙亥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
當愼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
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
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
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
不可不愼也

六月癸酉朔戊戌　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
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小人　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
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
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
小人巧于悅上忍于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
其所爲而不問以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
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
不察　上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
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

有益于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春三月戊戌朔甲辰　上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治不如古君臣之間兩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違之臣論是而君咈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協于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群臣皆頓首謝

夏四月戊辰朔己丑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

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訕謗言近于忠訕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于訕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讒佞而訕者決不可容也

秋七月丁酉朔戊戌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壬戌朔癸亥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聰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有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夏五月辛酉朔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

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誑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絶忠慤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戊子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庚戌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蓋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于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秋七月辛酉朔戊寅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

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醫如俞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九月庚申朔庚午　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冬十月己丑朔甲辰　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十一月己未朔甲子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之休戚係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己丑　上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無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宄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爲天論儉　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春二月壬午朔甲辰　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註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谷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常之道我

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言爲朝夕省覽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夏五月庚戌朔丁卯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秋八月戊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

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一年春三月乙亥朔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己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辛巳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洪武二十二年夏六月戊戌朔庚子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冬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者有當以威制者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以一槩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

退

洪武二十三年秋七月辛卯朔壬辰　上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於爲不仁好義者耻於爲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爲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八月庚申朔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才高年少勇於敢爲　上

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冬十二月己未朔癸亥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曰　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甲午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眞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荅最後一人言曰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眞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癸卯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

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佚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夏五月丁亥朔癸卯　上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毋矯訐以爲異必執厥中以副朕

所託
六月丙辰朔戊寅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之
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斧斤則無以爲業士
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
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
史諸書未嘗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
建購與之
秋七月丙戌朔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毋喪乞守
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上召徽切責
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毋死不居喪人子之心

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
爲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爾乃獨不然耶徽大慙吏
遂得終喪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張良之言即銷六
國印　上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
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
從善故其爲治亦有可稱　上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
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
自矜自恕之心此則不如漢高也○乙亥遣使敕諭皇太
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

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往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
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
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愼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
人務在存心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
也爾其愼之
冬十月甲寅朔　上謂群臣曰爲君爲臣燭理貴明處事
貴斷昔唐太宗與群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爲三代之後人
漸澆訛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
此可謂燭理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爲不可獨裴度
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國家興衰皆係於

此若爲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剛明果斷之主則
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惟克果斷迺罔後艱若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
人
十二月癸酉朔辛巳　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
凶顧謂學士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
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三吾對
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
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五年秋八月庚戌朔戊寅頒醒貪簡要錄于內

外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旣種又須耘耔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遇水旱蟲蝗則擧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其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恤民

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辛酉　上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三月庚子朔辛丑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吾對曰人君惟能兼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絶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怳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丁未　上謂侍臣曰毁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毁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毁者未必眞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眞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

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絶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爲所毁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毁譽之正故取人爲難而知人爲尤難也○癸未　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

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爲言使知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係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夏五月巳亥朔巳酉　上勑諭宋國公馮勝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體天道者仁人也以不足奉有餘者非仁人也嗚呼禍福之來皆自人致故智人循理而行則家昌愚人所行悖於理則家亡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不從所役來言於朕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略無怨言誠宜愛惜朕以卿昆弟相從于開創之初具有功勞且有姻親之愛故不忍忿

而爲卿言之自今以後所存役者使得從容足衣食俾無窘迫自然効力下無怨言則家道昌矣○癸酉　上燕居與侍臣論古　上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隣國而魏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洪武二十八年夏六月癸亥朔辛卯　上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於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挽德涼薄故也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眞有奇効矣而　聖德謙沖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戊午詔國子監

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爲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于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庶乎有本○是日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爲所惑

秋九月壬辰朔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勑諭

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之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冬十一月辛酉朔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常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觀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戌朔乙丑　上朝罷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　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夏四月戊子朔丙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古人于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遊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躭於宮室園苑及畋獵禱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亡好之雖不至過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秋七月丙辰朔庚申　上謂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為有不善雖大亦隱忍而不露他人所為或有過失雖小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己而怨咎他人者若此是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己厚而責人薄責己厚故能成德責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責己薄而責人厚責己薄故德不修責人厚故人多怨

冬十一月乙卯朔　上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惡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惡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

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洪武三十年春三月癸丑朔壬午熒惑入太微　上遣使勑楚王楨曰自古至今有土有衆者務謹身心觀天道察人事不敢自暇自逸劉向云人君候五星出入所舍何分進退休咎務必知之蓋人事作於下則天道應於上可不謹哉其分茅胙土之君亦有一國之休咎苟於神人之理漠然無知如之何而能膺大貴而有土有衆也吾諭爾久矣前者親與天文書一帙備載周天列宿意在爾務知五

星出入洞燭禍福以修人事也舊歲熒惑入太微不可不慮況太微居翼軫之度翼軫楚分野也太微天庭也五星無故而入災必甚焉自熒惑之入吾憂不已且熒惑徑入而東往猶可也今順入而逆出已八十日矣在內廷十日有死君者有死后者死宰相者況八十日乎今爾子因病而逝天象豈不可信災非止此更有甚焉爾當省愆愼德以回天心故諭

秋七月庚戌朔丙寅　上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衆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爾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丙子朔乙酉　上崩辛卯葬　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

糜弊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閔焉傷之已而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不十餘年間盪滌群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建混一之功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致也即位之初稽古禮文制禮作樂修明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註洪範叙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愼賞罰撫四夷海外遠方諸國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氷壤東西際日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昃忘餐虛心清問從善如

流祿謀覆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則延接儒生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膳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身為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情當宁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敕子孫臣庶具有成書貽法萬世謹宮壼之政嚴宦寺之防杜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于禮先代能獻俘存高年興孝弟勵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旌廉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寛仁愛人專務德化是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

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亳衆武王伐商爰賴西師至於漢高雖起徒步尚藉亭長挾縱徒集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冊所載未之有也於乎盛哉況生而神明履有異徵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 大明隆盛之運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然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喪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謚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

皇祖四大法卷二終

皇祖四大法卷三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荊溪臣潘孔璧
三河臣陳克仕 同校

治法

元丙申春三月辛巳朔庚寅 上入集慶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愼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

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

秋九月戊寅朔 上如江淮府入城先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耕桑築城開塹命總管徐忠置金山水寨以遏西北寇兵 上遂還

戊戌春二月己巳朔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

司增餙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己亥、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寛、則人不懼、刑法縱弛、無以爲治、 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寛厚爲本、少失寛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自無寃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illegible]月乙未朔、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則民之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仍賜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旣至、祖幹持大學以進、 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上命祖幹析其義、祖幹以爲帝王之道、自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爲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爲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 上皆許之、祖幹字景先、少從鄉先生許謙學、事親孝、父母後皆年踰八十而卒、家貧不能葬、鄉里爲營塚壙、悲哀三年如一日、 上聞其孝行、命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

辛卯、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

進講經史、敷陳治道、
己亥春正月乙巳朔、庚申、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三月癸巳朔、甲午、宥獄囚、下令曰、發政施仁、誕布維新之治、安民廣土、當弘肆眚之恩、爰自渡江以來、夙夜祗懼、期以上膺天眷、下拯民憂、往歲親率大軍、徂征海右、賴天地之靈、將帥之力、以去歲十二月甲申、開拓婺城、民庶無驚、市肆不擾、數日之間、浦江諸縣、聞風來歸、此豈余智力之所能、實天地祖宗、默有以相之也、皇天既命余削平僭亂、

敢不順時敷惠、以闡至仁、況春氣發育、草木昆蟲、猶得自遂其生、而吾民有久繫于獄者、抑鬱悲愁之氣、恐傷天地之和、是用布告所隸州郡、自三月初二日以前、除大逆無道、及敵之偵伺拘繫外、其餘罪無大小、咸與宥原、敢有不遵、仍前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庚子春正月戊子朔、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即召見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 上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 上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康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甚禮貌之、
夏閏五月丙辰朔、甲申、命罷各郡縣寨粮、初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粮於民、名之曰寨粮、民甚病焉、至是僉院胡大海以聞、 上亟命罷之、
六月丙戌朔、壬子、樞密院判耿再成敗石抹宜孫兵於慶元縣、初 上克婺州、獲其弟石抹厚孫并其母、令以書招宜孫、不至、及克處州、宜孫遁入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因嘆曰、處州吾所守之地、今已失之、無所往矣、城可復則復、不可復則死、死則歸爲處州鬼耳、遂攻慶元縣、知縣曾

壽不屈遇害、俄而再成兵至、擊敗之、宜孫走竹口、遇鄉兵葉德新接戰、兵潰、欲還福建、道經桃花坑、又爲鄉兵葉月巖等所邀擊、宜孫力戰而死、其部將李彥文收其屍、瘞於龍泉縣、都事孫炎以聞、 上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處州民所立生祠、
冬十月甲申朔、甲午、陳友諒寇采石之敗、其潰卒有潛匿泥汊港者、復集舟艦、剽掠無爲州、 上聞、命揭榜宥其罪、官復故職、給以田宅廩餼、士卒則贍養之、由是其衆皆來降、
辛丑春正月癸丑朔、丙午、議立茶法、時中書省議、以爲榷茶之法、歷代資之、以充國用、今疆宇日廣、民物滋盛、商賈

惣遷者衆而茶法未行惟興安等處舊有課額其他產茶郡縣並宜立法征之其法官給茶引付諸產茶郡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商人姓名以憑勾稽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量地遠近定其程限由引不許相離茶無由引及相離者聽人告捕而於寧安府及溧水州置茶局批驗引由稱較茶貨茶引不相當而羨餘者即為私茶並聽執問商人賣茶畢就以原給由引赴所在官司投繳如引不即繳展轉影射者論同私茶法令府州縣委官一員掌其事從之

壬寅春正月戊申朔辛酉 上至龍興胡廷瑞祝宗暨左丞張氏瞻參政廖永堅樞密同僉康泰左右司郎潘友慶等俱迎謁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 上入城軍令肅然民皆安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畧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萬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善良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

秋七月甲辰朔丙辰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謀反伏誅榮粗勇善戰與 上同起兵濠梁 上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 上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 上衣 上異之易服從他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 上召榮等面詰之具伏曰有死而已 上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為亂逆不利于 主

公將害及我等縱 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 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癸卯春二月壬申朔申明將士屯田之令初 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牣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霸興王莫不由此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定城鎮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數年以來

未見功緒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
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盖
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
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夏五月己巳朔癸酉置禮賢館先是　上聘諸名儒集建康
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
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
皆在館中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諸儒有聲望者王禕許
元王天錫至入見　上皆收用之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戊辰　上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

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
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
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鑒其失宏恊
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
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
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
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
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
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
始而忽於終也

三月乙丑朔丁卯　上謂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
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
循帖若蹍嚙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玆草創苟
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
法非難遵禮守法爲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
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
法存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爲先務不可後也○戊辰　上
御[illegible]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諭及選
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
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

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
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
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庚
午　上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
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
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
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
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
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
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

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辛未　上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上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爲貪吝則失衆貪則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爲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

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烏可幸得耶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丁丑　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爲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爲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覦傚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爲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夏四月甲午朔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徇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將臣効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於是中書省臣以死事之臣樞密院同知丁普郎樞密院判張志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左副元帥余昶昌文貴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同知元帥李志高元帥副使王咬住千戶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

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喜仙袁華史德勝鎮撫常惟德曹信逯德山都尉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列進遂封贈勳爵有差建忠臣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令有司歲時祭之○乙巳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兵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理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爲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終始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五月甲子朔丙子、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者皆過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六月癸巳朔戊戌　上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於其言況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戊午　上諭廷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即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冬十月辛卯朔乙未遙授廖永安為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時永安被張士誠拘於蘇州守義不屈故有是命○辛酉　上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栱桷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上曰莫耶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斲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十二月庚寅朔丁巳　上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

一旦據有中原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貴戚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為朋黨中外百司貪婪無恥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盡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乙巳春二月己丑朔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上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以專城之寄夫

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平定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爲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三月己未朔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上賜金幣而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脩 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於進脩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 上待士之盛

夏六月戊子朔乙卯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綿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上諭滕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爲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爲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爲

己之累譬之良玉有一微疵即爲棄物不能成器矣

秋七月丁巳朔戊午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從渡江者皆濠泗安豐汴梁兩淮之人用以攻取四方勤勞甚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粮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粮悉令仍其舊

冬閏十月乙卯朔癸未命以徐達所送泰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屨鍼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

十二月甲寅朔是月秦從龍卒從龍字元之其先洛陽人初以才推薦仕元爲校官累官至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歲丙申王師下金陵遣徐達湯和取鎮江師行 上謂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學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其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從龍有從孫禮時在達軍達因遣其還報 上喜甚即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遂與其妻陳氏偕來 上親至龍灣迎之

以入時　上居富民王綵帛家因邀從龍與同處朝夕訪
以時事從龍皆盡言無隱既而　上卽元故御史臺爲府
居從龍于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筆書漆板
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嘗稱爲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
生日　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禮待
之者甚厚是歲冬從龍子溍死請告還鎮江　上出郊握
手送之至是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　上聞驚悼時方督
軍至鎮江親至其家哭之命有司爲營葬事厚賻恤其家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之道
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需

所資不必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
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
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爲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
國富而民安此爲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湞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
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
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
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卽鬼魅
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
沽名賣直苛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

非吾所望於風憲矣○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
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
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
宜復用　上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
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
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
無所損也
二月癸丑朔己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設運使同知
判官經歷知事照磨并置所屬富安何垛丁溪草堰小海
角斜拼茶安豐梁垛東臺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西亭

石港餘西餘中金沙豐利馬塘板浦掘港呂四臨洪徐瀆
餘東涴濟二十九場鹽課司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
九十引每引重四百斤官給工本米一石其法竈戶自置
竈房官給鐵角或一二角或三四角揩甃成盤以青灰石
灰泥飾貯滷煎燒納官有餘聽其貨賣
三月癸未朔甲辰　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
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闢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
於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上曰喪
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
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爲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

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彝倫　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千古也

夏四月壬子朔己未　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柰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上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掊斂以朘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壬

戌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左相國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　上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疋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近自胡元失馭兵起汝潁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興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悅民心是用自底滅亡及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板蕩城郭丘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寃枉紀綱雖布政化未周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將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至卽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本郡咨爾士民旣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饋轉輸勞苦日久可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稅糧軍需差役參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各安生業毋或驚疑

五月壬午朔　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嗟怨嗟怨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冬十二月戊申朔己未群臣皆上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作今新城旣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上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營建廟社立宮室

吳元年春二月丁未朔癸丑置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設蘆瀝鳴鶴鮑郎清浦黃巖昌國正監清泉大嵩穿山錢清三江龍頭曹娥玉泉天富北監岱山袁浦下砂蘆花杜瀆長林長山西路横浦天賜雙穗天富南監青村石堰仁和海砂長亭永嘉浦東許村西興等三十六場歲辦鹽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竒每引重四百斤其法浙東以竹篾織盤用石灰柴灰塗抹汪滷煎燒每田八畝辦鹽一引田入鹽籍謂之贍鹽田土浙西竈戶自備荒鐵鑄盤每盤一面重千數百斤下用鐵柱週匝磚石裝揞其下砂青村等場曬灰餘場俱取泥土曬之用海潮澆灑朝灑暮收五七日間其土起花乃入溜淋滷以蓮子試之鹹者須浮三蓮然後下盤煎燒竈戶之外復有柴丁車丁火工驗丁煎辦有差

三月丁丑朔丁酉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蓋聞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擧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擧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擧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孝

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擧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擧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

夏六月丙午朔甲戌　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愿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秋七月乙亥朔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定賜予及道里費之令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又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

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目典史皆十兩、著爲令、先是 上諭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丁丑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上諭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姦、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爲爾等俸祿、爾當

勤於政事、盡心於民、民有詞訟、當爲辨理曲直、毋或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網、爾往其愼之、

秋九月甲戌朔戊寅、 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爲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

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乙未、 上諭群臣曰、大丈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盖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滋、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傅穎陽者、專爲苛察細事、甚張威福、一僚略不相禮、陰譖殺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道乎、爲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壬寅 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於我、吾待以厚恩、列於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

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横、今既歸於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至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巳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喪敗、何足爲眞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若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癸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軍中士卒、多有因戰鬪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可於宮墻外、周圍隙

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使得有所養也、

冬十月甲辰朔、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壬子、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爲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思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

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無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湯和曰、卿以武臣而位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 上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者、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爲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爲予盡心、○甲寅、 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時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

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乙卯、 上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於臺憲乎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丁巳、 上賞功

臣於西樓院龍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於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達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之元勛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報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唯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傑一見與語即復輸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為國盡力唯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亡惟大將軍於寶貨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勛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十一月癸酉朔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喻雖切而語則偏重朕謂建立基業猶搆大廈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幾無偏陂○乙未冬至文武百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宋以每歲十月朔明堂設仗如朝會儀受來歲新曆頒之郡縣今擬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日黎明 上御正殿百官朝服侍班執事者設奏案於丹墀之中太史院官具公服院使用盤袱捧曆從正門入屬官從西門入院使以曆置案上與屬官序立皆再拜院使捧曆由東階陞自殿東門入至御前跪進

上受曆訖院使興復位皆再拜禮畢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 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為太遲今於冬至亦為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 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為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上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為一辭命必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戊戌 上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綱

紀群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良以資任用

十二月癸卯朔 上御白虎殿諭群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應變之术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

士矣屢遭斥擯其志不息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于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 上每御西樓召諸儀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詔起居注熊鼎曰吾適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已意見決之而衆輒以爲然鮮有執論蓋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主上叅於群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是始成 上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有司刊布中外善長等賜物有差

上又諭群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

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陷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閏十二月甲子朔丁卯 上諭中書省臣曰徐達常遇春等克益都濟寧濟南般陽諸城已收其軍悉取矣今聞其已將散卒尚有於塔山等處剽掠爲民患者中書宜榜諭之謂爾等昔皆良民因世亂不得已而從軍王師之舉正爲民驅除禍亂使得復業爾等各有父母妻子祖宗丘壟豈不因此得以休息遂仰事俯育之心何乃迷而不復以

此爲終身之謀得無失計若體此意能自言於官軍則月給以糧民則各歸本土如不從命天憲靡逃一罹於法悔無及矣○戊辰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爲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爲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爲戒選官之際愼擇其人而用之勿徇其

弊也○蒲臺民有供芻藁違令者大將軍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身代達送之建康上以其孝并其父宥之○是月上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宜民然爲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爲難及更喪亂斯民凋敝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强者急遽發爲橫暴又皆以胡人爲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實爲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爲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即扶元氣之謂也汝等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爲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戊寅自舊內遷新宮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禮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爲治○己卯上諭群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

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姦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于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庚辰

上朝群臣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

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　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
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創殘困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
若更敺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
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而無
其實民亦何所賴焉謚頓首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
生之福也○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于　上曰適
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
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爲不善而一
槩是從將欲望治譬如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
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

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
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
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
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
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
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
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
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　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
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
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

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
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
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敎成王告以克
詰戎兵召公敎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
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溺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
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壬午　上
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
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
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惟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

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
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甲申詔遣周鑄
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
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
百姓怨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
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
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等經
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狥私情以病吾民
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
官陛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

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昵於私、善柔者或眛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二月壬寅朔癸卯、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得肆志、而

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可杜矣○壬子、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上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卍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乙丑、命中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

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庚午、命選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 上爲之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友淵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有助也、因厚賜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

毋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閫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甲戌 上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掠地多宣其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略克建功勳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

智識努力以建功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于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慰勉之○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先是朝廷以大將軍徐達既下山東命所在州郡訪取賢才及嘗仕宦居閒者舉赴京師有司詢求嚴迫凡嘗仕元者多疑懼不安由是所在驚擾 上聞之乃命中書省給榜安諭所徵人才有不願行者有司不許驅迫聽其自便其自他郡縣避兵流寓願歸鄉者聽之

夏四月辛丑朔戊申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孔希學見達於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行令臣先入見

上乃以勑往諭之曰朕惟爾祖孔子垂敎於世扶植綱常子孫非常人等也故歷代數十往往作賓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敎彝倫攸斁天實厭之以喪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勑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上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上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爲子

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成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敎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敎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況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事也○乙卯遣使詣河南命大將軍徐達徵儒士睢明義鉅鼎臣程彥魯秦彥洪晗天民王克明馮子端趙仲德畢有志王儀等赴京○丙辰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
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皆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
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聖人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
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
寵愛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
乎、○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
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
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敷陳王業、論當時之
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

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
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
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
付託不效、有負 上恩、 上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
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士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
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
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
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追封參軍胡深爲縉雲郡
伯、制曰、攄忠効力、允惟勲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
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故

參軍胡深、奇姿素禀、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事兼
通於韜略、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資任用、
首居省幕、繼擢參軍、內則贊畫鼎鈞、外則周旋帷幄、恪恭
乃職、廉潔有聲、亟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侵擾、
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玆封域、爾有保釐之功、即無東顧
之憂、奈何兵遏寇匪、倉皇而遇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
殉生、今玆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令釁鼓、惜爾弗及
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
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於宗祀、欽服寵命、用慰幽冥、
可追封爲縉雲郡伯、○以侍儀范常爲翰林直學士、初常

知太平府、蘇民種藝、時亂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
於朝、悉發貸之、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官廩亦充、乃興學校、
延師儒、民甚安之、召入爲侍儀、 上訪問時政及古今事
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爲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
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爲起居注、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
之、終于家、
五月庚午朔、癸酉、 上幸汴梁、道邳州、駐蹕于東門、召知
州李桐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便居止、朕將用之、桐奏
曰、其有願赴京及還鄉者、未奏處分、 上曰、往南京者、日
給廩餼、還故鄉者、皆給米一斛、

六月庚子朔戊辰、江西永新州大風雨、蛟出、江水暴漲入
城深八尺、民居蕩析、男女多溺死者事聞、 上遣使賑之、
秋七月己巳朔丙子、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
愛其民、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
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
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
汝亦獲循良之名矣、 上乃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恥○
庚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
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 上曰、
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
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
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聽其困窮
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
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
最爲先、宜速行之○戊戌、儒士李訥上言、其畧曰、詩云、哿
矣富人、哀此煢獨、書云、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王政之先
務也、今天下生民、幸脫喪亂、沐浴清化、猶夫戴盆而仰白
日、出陰谷而登春臺、莫不懽忻鼓舞、以獲更生、然億兆之
中、臣常見有無父母孤子女者、煢然無依、艱于衣食、願勅
有司存養、以廣仁恩、 上覽之、謂訥曰、爾言良是、吾前已

命中書賑卹、正謂此也○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曰、
陛下天縱聖明、神武不殺、數年之間、掃除群雄、江南悉定、
閩廣俱平、取山東、定河洛、易如拾芥、雖因天授、實由聖謨、
今惟皇太子、國之主器、四方之所仰望、宜於此時、擇忠良
之士、與之居處燕遊、其侍御僕從、亦必選小心端正之人、
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知前代之興廢、辨人情之邪正、究
事理之得失、考行己之是非、如是則進修德業、日就月將、
善人日親、邪人日踈、福被兆民、萬世永賴也、國本既固、又
必廣求人才而用之、今之所用人材、其學業才能皆由積
習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今不培之於將來、臣恐
數年之後、壯者已老、少者未學、 陛下欲求人材、何從而
得焉、方今莫若於府州縣開設學校、置立學官、自公卿大
夫至於庶人之子弟、皆教養之、庶不失他日之用、 上善
其言、
閏七月己亥朔己酉、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
遣之、 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
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
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辛
酉、廣東何眞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眞江西行省參政、 上
諭之曰、天下分爭、所爲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

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
足論矣項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
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
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
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
過紏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
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夫能不貫禍於生
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
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
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邦家

八月巳巳朔甲戌以張正常爲眞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
上謂群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
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眞人印秩正
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制曰朕惟道家者流本於清
淨無爲其來已久張氏自漢而下宗派相承爾四十二代
孫正常存心沖澹葆德純和遠紹祖傳以守正一朕用嘉
之賜以名號爾其益振宗風永揚玄教可正一嗣教護國
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領天下道教事初 上即師
取江西正常即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正常有道術常
以符投做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

乙泉正常後七年卒○乙亥潭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臣
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
之計焉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
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
君修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
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
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
欽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載大
業巳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
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

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
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
霜雪無時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意息矣人君體上天生
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變異
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
哉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
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古
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
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遂郡之租稅民心感
悅庶幾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

斂之當滅、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行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今　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臣未敢以悉數、謹舉帝王爲政之大要、冒昧以聞、伏惟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加覽焉、　上嘉納之、○丙子、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騂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搏兎、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

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戊寅　上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資于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於朕、既設六部、選任卿等、各任其事、凡銓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但委人、蓋任人非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海入見、　上問廣西兩江黃岑二遠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爲民、聚則

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上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己卯、大赦天下、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日者元政陵夷、民失安養、群雄蜂起、疆宇分裂、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提孤軍與豪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力、利于戈所至、强殖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軍士勞苦、農民罷敝、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逃匿巖穴、未有以來之、獄訟繁興、未有以平、忩供億頻數、未有以紓之、朕爲此寢食弗寧、特大

赦天下、與民更始、自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逆、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本使、謀故殺人、犯强盜、蠱毒魘魅不原外、其餘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抵罪、從征將士、勞苦特甚、中書省大都督府、擬有司厚恤其家、新附軍士老疾無丁男代役者、及陣亡病故寡婦無依者、並從其便、從征逃卒、首于官者免罪、仍資給軍裝行糧、遣至軍前、其守禦逃逊者、亦許首免、所在官司給與行糧、起遣還役、一月外不首者、論如律、新克州郡、其民皆吾赤子、不許妄加殺戮、來降者優加撫遏、民間輸賦京師、道里遼遠者、有司設

法轉運毋致困民今歲水旱爲災所司具以實聞蠲其租賦鎮江甯遞京畿餽運供億未獲休息而旱熯尤甚悉免今年秋租及明年夏稅州郡人民因兵亂逃避地方田產已歸於有力之家其耕墾成熟者聽爲已業若還鄉復業者有司於旁近荒田內如數給與耕種其餘荒田亦許民墾闢爲已業免徭役三年孔子闕里常遣官致祭其襲封衍聖公與所授曲阜知縣並如前代制復其家懷材抱德之士隱於巖穴者有司詢訪具實來奏即遣人禮聘赴京學校養賢育材之所兵亂以來人多廢學中書省集議舉行務求實效毋事虛文天下徵至賢良官吏中書省量材

授任老病不願仕者聽徒流遷徙者釋還爲民其城寨將校及已發隸兵者不在例內頃因戡亂其有刑出軍律者未爲平允中書省宜重講究務從中典決重刑須待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書籍田器等物不得徵稅民間逋負係官錢穀悉免徵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體擢用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京師被火之家中書省量加賑卹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子侍養免其差役御史臺提刑按察司乃耳目之寄務在振肅百司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民間有不便事宜與利所當興害所當除詔書所不載者有司明白具

聞於戲民隮塗炭十有七年今天下再定光嶽之氣於焉始復繼今宜各修爾業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之治○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庚寅　上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沖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

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壬辰指揮曹諒等克裕州泉白寨擒元平章郭雲及其將劉祥等初指揮唐黑塔攻圍其寨雲堅守不下及大將軍徐達以書往諭之亦不報至是雲食盡大將軍復遣諒等率兵合攻之雲不能支遂夜遁諒等追執送行在
上嘉其忠義撫慰之賜衣三襲及衾褥授溧水知縣妻妾子女皆有賜○癸巳遣內官往放元宮人且諭之曰元主奢淫不恤國政以至於亡其宮人皆良家子幽閉深宮誠有可愍爾至即放遣適人勿使失所○時有御史上言閩

安隱微之過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上曰不然植嘉木者必去蟊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九月戊戌朔癸亥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

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詔優給陣亡將士之家凡四百一十五人千百戶鎮撫人給米二十石麻布十疋軍士人給米五石錢一千二百文麻布二疋

冬十月戊辰朔戊寅　上以元都平詔天下曰一海宇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群雄乘亂以來四方思治惟切元綱已隳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於一顧予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隣翊贊肇基江左平定中原將惟幽燕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月初二日克其都城胡君遠遁兵無犯於秋毫民不移於市肆捷音來奏良副朕懷已改其都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此安平之福尚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宜具條于左一元主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顏翻突等類素相讐敵必不能容果能審識天命斷璧來降待以殊禮作

賓王家一避兵人民團結小寨詔書到日並聽各還本業若有負固執迷者罪在不原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罪屯聚者有能率衆來歸一體量材擢用一故官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惶失措生離父母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拔來歸並無罪責仍令完聚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向因兵革連年供給久困弊政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有司常加存恤一北平新附地方應有犯罪及官有逋欠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一秘書監國子監太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品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

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
赴官送納一自兵華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府應有南方
之人願歸鄉里者聽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隨處招
諭一各處征進將士有陣亡病故者所在官司即與埋瘞
仍厚恤其家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毋得
擅自科取軍需騷擾百姓以妨農務於戲上體天心俾萬
邦之咸乂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為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
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上
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

開來告之路　上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
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乙未
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為太子諭德
上諭之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
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
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
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
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戊戌朔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
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人

材器有不同明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
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陛
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上曰人
才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
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賜白金道行○辛丑宴
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
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
士充伴讀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字無虛
日是日　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讙甚乃自作時
雪賦故有是賜○甲辰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

聖公希大為曲阜世襲知縣置衍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
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
教授司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
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官屬並從
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
於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
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
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
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
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憫焉

當臨馭之初訪世襲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授希大勑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至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亡於紀卌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上下滓數宇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惟孔希大最令特以希大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

事汝往欽哉先是元仁宗授孔思晦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孔子之後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非所以尊崇先聖之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至是　上謂禮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待其後嗣秩止三品弗稱褒崇其授希學秩二品賜以銀印希學思晦之孫也○丁未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曰朕近以儒者爲御史蓋儒者通經史識道理爲政能知大體但恐其不諳臺憲故寘卿等宜悉以告之庶幾臨事有所持循也蓋臺官之長即御史之師卿等毋惜言導之也○甲寅戶部侍郎杭琪言近工部欲發蘇松嘉湖四府均工夫修浚城池臣切見各郡秋租未輸農方種麥時不可違若令給役京師計其往復道途及役作之期必經兩月未免費糧食妨農功況今北征軍士戰襖未備亦欲令民製辦宜從寬假以紓民力

上曰古者役民用其一則緩其二既徵其布帛豈宜復勞以力役遂罷四府均工夫止令製戰襖以給軍士○癸亥　上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饍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

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上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耕籍之日　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籍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制從之

十二月丁卯朔巳巳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監察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司不爲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沮告者死其戶婚田土諸細事皆歸有司不許擊鼓○辛未監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

循習元民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傚弊可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化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辛卯以宋兌爲開封府知府 上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令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務在安輯人民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迂儒但能談論而已○壬辰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

賜高麗國王王顓曰自有宋失御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夷擾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至誤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佑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王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肅淸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使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遣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遠信好不通朕肇基江左掃群雄定華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定優給將士例凡武官軍士兩淮中原者遇有征守病故陣亡月米皆全給之若家兩廣湖湘江西福建諸處陣亡者亦全給病故者

初年全給次年半之三年又半之其有應世襲而無子及無應襲之人則給本秩之祿贍其父母終身○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曰今秋大將軍平元都遠勞使者來賀惟彼胡元以昏淫之主任世祿之將昧綱常而無節義貌寶貨而戀聲色天命既去克之不難理固然也其將王保保擁騎兵十萬步卒倍之中原之將莫強焉既不能盡節以事其君又不能順天以保其民是又不可不討十一月大將軍移師自眞定出井陘直抵太原與之決戰大破其衆獲其將校步騎王保保僅與十八騎脫身遁去我兵追之俟還當知其存沒也今晉冀之地悉入版圖天下之亂十平

其九故致書報足下知之朕昔以令先公起事老成又能通使修好以安生靈豈期令先公遽爾長逝失吾同好之人朕思之不覺淚下霑襟足下以幼沖之年處新造之國凛乎若朽索之御奔馬朕感念先好安得不為足下慮哉自喪亂來幾二十年今人心思治正孟軻氏所謂定于一之時也足下舊臣念令先公平日相與之恩竭力推誠奉足下甚至然度德量力審機識變在足下自處何如耳誠能日延羣臣問以安靖生靈之道老成練達之士必有能籌善後之計者擇而行之是竇融錢俶復見於今日也承平之福當共享之書不盡言足下其圖之

皇祖四大法卷四

江東臣何棟如講輯

荆溪臣潘孔璧
三阿臣陳克仕　同校

治法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上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而諭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為主人之有禮如衣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朮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齎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朮之功當先酌阿朮曰伯

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劒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為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庚子　上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乙巳立功

臣廟于雞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可為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當塗縣民孫添母鄭氏黎德旺妻陶氏俱以年少夫亾守節有司上其事詔表其門曰貞節復其家仍著為令○戊申置河間府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

以周禎為河間長蘆轉運使朱琢為河東陝西轉運使置廣東海北鹽課提舉司提舉從五品同提舉從六品副提舉從七品吏目省注計廣東提舉司所屬十四場歲辦鹽四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引有奇海北提舉司所屬十五場歲辦鹽二萬七千九百二十二引有奇每引重四百斤○庚戌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荊楚東縛張士誠以平三吳遂至八閩直抵交廣以極于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豈意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羣雄並起以致兵戈紛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出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歡然來迎饋糧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勞已將山東洪武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再免今年夏秋稅糧近者大軍平燕都下晉冀朕念北平燕南河東山西之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今年稅糧亦與蠲免其河南諸郡自歸附以來久欲濟之奈西北未平出師所經擬資糧餉是以未遑今晉冀既平理宜優卹其北京河南滁徐宿等州已免稅糧外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洪武二年夏秋稅糧一體蠲免有

司更加存恤以副朕懷 復詔免畿內諸郡稅糧曰朕自渡江首克太平定都建業其應天鎮江太平宣城廣德實為京師輔翼之郡軍需錢糧供億浩穰朕每念之不忘去歲曾免稅糧忽遇天旱民無所收惠不及下朕有歉焉其今年夏秋稅糧並再免一年其無為州今年稅糧亦與蠲免○壬戌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為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録用以統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 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知事各一員

以天護爲同知通判王毅爲副使
二月丙寅朔辛未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
本等國賜占城國王阿荅阿者璽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
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虎都蠻未至朕之
使巳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爲胡
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是
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
四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
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羅紗段四十匹專
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王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

於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寔監臨之王其勉
圖勿怠虎都蠻及從者亦賜文綺紗羅有差賜爪哇國王
璽書曰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倒
置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
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使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
捏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亾因來居京師朕
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
本王其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於生
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毋怠賜日本國王
璽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

夷入而據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華風不競凡茲有心孰
不興憤自辛卯以來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
元之衰耳朕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
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主中
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冦海邊生離人妻
子損傷物命故修書特報正統之事兼諭倭兵越海之由
詔書到日如臣奉表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
應天休如必爲冦盜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
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壬午
上躬享先農畢耕籍田于南郊太常卿奏請詣耕籍位

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
尚書北面進耒太常卿導引 皇帝秉耒三推戶部尚書
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
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導引 皇帝還大次應
天府尹及上江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宿
於壇所○乙酉 上手勅諭中書省臣曰中書法度之本
百司之所稟承凡朝廷命令政教皆由斯出事有不然當
直言改正苟阿意曲從言既出矣追悔何及書云股肱惟
人良臣惟聖自今事有未當卿等即以來言求歸至當毋
徒苟順而已○壬辰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言

於　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劒詣請室自裁未嘗輒辱之存待大臣之禮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甲午　上諭羣臣曰昔元特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

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常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汚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三月乙未朔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上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旱免憂已涸而汲沃焦枯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藏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苟有齟齬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皆頓首謝○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　上以規制未廣謂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來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

望焉

夏四月乙丑朔遣內臣送高麗流寓人還其國以璽書賜其王王顓曰去冬嘗遣使至王國以璽書賜王比因南徙幽燕之民其間有高麗流寓者百六十餘人朕念其人豈無鄉里骨肉之思故令有司遣使護送東歸而內使金麗淵適在朕側自言亦高麗人家有老母久不得見朕念其情就令歸省幷護送流寓者還賜王紗羅各六匹至可領也

六月癸亥朔丁卯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

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
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水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
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茍無作養之功、而
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
得哉、○庚午、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
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
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
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爲法矣、爾等勉之、○
壬辰、追封故海寧衛指揮同知嚴德爲天水郡公、初王師

下台州、德力戰而死、至是　上追念之、乃命中書加贈封
誥曰、折衝禦侮、實資壯毅之才、崇德報功、宜重褒封之典、
故海寧衛指揮同知嚴德、昔當舉義、早已歸誠、性資懷百
鍊之剛、膽略有兼人之勇、及定建業、每列前鋒、野戰則銳
莫敢當、城守則堅不可犯、恢宏疆宇、勤歷歲年、登中翼之
帥垣、進外營之亞使、既殄禦溪之寇、旋靖海寧之區、乃從
總戎、肆征東浙、新昌決勝、天台合圍、奮身士卒之先、致命
矢石之下、敵雖殲滅、爾竟殞亡、追念英風、曷勝軫悼、宜頒
恤典、用賁幽扃、可贈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上護軍、
追封天水郡公、於戲、力拔孤城、慨想生前之烈、芳流百代

永垂身後之名、靈其有知、服此嘉命、
秋七月癸巳朔、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
人內地、可無邊患、　上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
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
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
必遷也、○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
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寃者、治書侍御史文原
吉等以其事聞　上命召數人親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恕
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寃抑、方爲
稱職、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伸寃理枉、反陷民于無辜、朝

廷耳目、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命以恕下吏、原吉等、不
蔽聰明、賞絲幣有差、
八月癸亥朔、己巳、　上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諭之曰、
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
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
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
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
良善、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
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常戒敕使之畏法、不可使
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

乃定置內使監奉御六十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履八人、尚藥七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二人、司香四人、太廟司香四人、涓潔二人、置尚酒尚醋尚麪尚染四局、局設正一人、副二人、置御馬御用二司、司設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設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設令一人、丞二人、及置東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藥典乘兵六局、局設局郎一人、丞一人、又置門官、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門正一人、副一人、東宮門官、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門正一人、副一人○戊

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倣古人月吉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上曰、威人以法、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為非、若謂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是月、詔儒臣修纂禮書、時 上以國家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勑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師、參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其年過五十、未及四十、非深知經術者、勿遣、於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因命與諸儒同纂修、

九月壬辰朔、 上謂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勑百司、訪求賢才、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曰、請自今令有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冒濫之失、 上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主之法、則冒濫

自革矣、

冬十月壬戌朔、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辛卯、命郡縣立學校、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羶、汚染華夏、學校廢弛

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鬬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以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敎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十一月壬辰朔辛酉都督府臣奏眞州王昭明等十八人謀爲不軌捕問皆已伏辜請正典刑　上曰此非小事命

召至問之昭明至無可言唯服罪而已其老母幼子皆當坐罪　上曰昭明不可得釋也其諸老幼何預焉命戮昭明而釋其餘人

十二月壬戌朔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諭安南占城國王詔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朕將之數年鬬土日廣甲兵強盛遂爲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觀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況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詔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於上人怨於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丁卯改湖廣行省參政趙耀爲北平行省參政耀初授湖廣既辭復留之至是　上以耀嘗從徐

達取元都習知其風土民情邊事緩急改授北平且俾守護王府宮室既而召入諭之曰聞北口子人多來歸附者汝宜速往選其驍勇可用者爲兵月給米贍之餘悉處之臨清東昌之地毋令其失所耀因奏進工部尚書張允所取北平宮室圖　上覽之令依元舊皇城基改造王府耀受命即日辭行○庚寅詔赦臨洮將士之亡匿山谷者詔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以不殺爲德自三代以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運奮武威以定亂行仁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四十萬古今非之雖能混一享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逆

誅之故凡其來降大小咸授以職保其父母妻子近者兵
至西土豳國公李思齊率其部屬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
以其精銳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未嘗妄殺可謂鑒秦
之過恪遵朕命矣當歸洮受降之初如或妄加誅戮爾衆
安能保全今爾將士乃有懷思其家遁藏巖谷者夫父母
妻子之戀人之常情雖新附之衆未能悉知朕懷朕爲民
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凡逃竄山谷者毋自驚疑罪無
大小並行赦之
洪武三年春正月辛卯朔癸巳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
行省叅政　上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間

於踈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
政朘剥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毋恃親故以
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
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壬寅吏
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　上曰前
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
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豈宜以有罪人居耶○
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耆民宋昇等來言　上即命戶部
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饑須運粟以濟之　上惻然曰民旦
暮待餔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以濟之死者多矣況今

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見其患益甚即命戶部主事
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
石
二月辛酉朔庚午先是　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尤優
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淮西多富民巨室以
蘇州一府計之民歲輸糧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
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
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五十四戶歲輸
糧十五萬一百八十四石　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
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其來朕將勉諭之

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上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
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
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
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
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
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
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
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待制王
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
之爲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

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〇戸部奏開封府軍倉儲糧三萬六千餘石、旣支不及數者二百五十石、請逮其官吏鞫之、　上曰、儲糧歲久、寧無耗折、其勿問、〇丁亥、長淮泰州衛軍士運糧至淮安、遇風覆舟、漂沒米二百七十餘石、戸部請責其償、　上曰、軍士遇風濤覆舟、豈得已也、令勿償、〇戊子、　上諭廷臣曰、六部總領天下之務、非得學問博洽才德兼美之士、不足以居之、其有賢才隱居山林、或屈在下僚、朕不能周知、卿等其悉舉以聞、朕將用之、于是詔天下曰、自古帝王開基立業、必賴賢俊

之臣、共熙庶績、以康兆民、是故殷湯周武、旣定天下、克用俊乂、列于庶位、故能光昭上下、澤流無窮、今朕肇基江左、統有萬邦、稽古建官、期臻至治、永惟六部政繁任重、而在位未盡得人、豈朕用賢之道未廣歟、抑賢智之士抗其志節而甘隱于岩穴歟、詔下之日、有司其悉心推訪、以禮遣之、

三月庚辰朔、免應天徽州等十六府州、河南、北平、山東三省稅糧、詔曰、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于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于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卽位以來、思欲與民同樂、第以將士新戍邊陲、大將遠入吐蕃、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歉有不同、雖嘗免其租稅、猶慮凋敝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興師渡江時、資此數郡、以充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秋稅糧、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恤其民、使懋遷有無相資爲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免、以甦民力、嗚呼、朕自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艱難、糧稅從寬、必先郡縣之凋敝、有司其尚謹于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〇丁酉、鄭

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狄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鎭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也、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喩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戸於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方今命將出師、廓淸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慮恐日

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其餘荒
蕪土田宜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
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倉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
驗優免其守令正官召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
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開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如此則
中原漸致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
野矣書奏 上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
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于墾田實地
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
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

者其參酌行之○壬寅遷兵部尚書滕德爲戶部尚書以
黃州知府尋适爲戶部左侍郎程進爲戶部右侍郎 上
諭之曰六部總領諸司實爲要職而戶部出納天下錢穀
尤爲繁重必得勤敏廉智之士以任之朕屢加遴選實難
其人卿等才望爲時所推故特授以是職宜各盡心所事
德頓首曰 陛下聖德與天同運宵旰之勤遠邁千古臣
等才質愚下當鞠躬盡力以答寵命尋遷适爲殿中侍御
史
夏四月己未朔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
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
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
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
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
古先哲王之制爲久安長治之計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
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
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
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要之爲長久之計
莫過於此○乙丑冊封諸皇子爲王詔天下曰朕今荷天
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奮起淮右賴將
帥宜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統率諸將已定中

原不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奠安欲
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蕃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
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
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
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
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
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
子某爲 燕王第五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
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
檀爲魯王從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

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平亂實爲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治故茲詔示咸使聞知冊秦王文曰昔君天下者祿及有德貴子必王此人事耳然居位受福國於一方尤簡在帝心第二子樉今命爾爲秦王分茅胙土豈易事哉朕起自農民與羣雄並驅艱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張皇師旅伐罪救民時刻勿怠以成大業今爾故有國者當敬天地在心不可踰禮以祀其宗社山川依時享之謹兵衛恤下民必盡其道於戲勤民奉天藩輔帝室允執厥中則永膺多福體朕訓言尚其慎之諸親王文同冊靖江王文曰稽古帝王撫有方夏必茂建親枝所以敦族固

本其來尚矣朕以布衣遭時匆靖躬歷行伍承運開基艱難有年遂成王業是皆天地眷祐祖宗積德之由今朕既爲天子追念吾兄以爾守謙兄之孫也俾王靖江以鎮廣海之域於戲爾其思予創業之難謹爾受封之制毋忘訓言益修厥身永爲國家藩輔尚慎戒哉〇壬申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癸酉 上素服御西華門見舜欽等遣翰林編修王廉往祭之賻以白金五十兩絹五十疋其文曰朕起自布衣以中國多故奮興師旅削平禍亂偃兵息民統一華夏當即位之初年遣使報四夷酋長始知我中國之方安惟爾日煃聞詔至日躬率

陪臣禮遇使者誠意歡洽如我舊臣諸邦未至惟爾先庭朕仰天撫手以謂安南人民之福即命中書禮部倣古鑄印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賚赴爾國以彰賢德益懋來誠今年四月十四日中書奏爾使臣杜舜欽等至言爾已逝使朕不覺頓足驚歎西南藩邦賢主何去之速也是用遣使往奠惟爾生而有識死必有知陰相爾邦永膺世襲

五月己丑朔辛卯 上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初 上嘗覩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幷具圖以聞〇

乙未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是尚宮奏之而後發內官監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症取藥而已羣臣命婦

于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故即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愼擇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夤緣爲奸不利于國也至于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巳亥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之官毎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輙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與並進甘隱山林

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華夷一統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則彼游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嗚呼設科取士期必得于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于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丁未詔行大射禮初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之事顓習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生及郡縣學生員皆令習射凡遇郊廟之祭先期命文武官執事行大射之禮乃命工部制虎中鹿中及諸侯卿大夫射侯等器命禮部考定其儀斟酌古今煩簡適中其官府學校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射司射器請射擧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訖至日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于各正官及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射器前受弓矢訖復位司正執算入立于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日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搢于腰帶之右以一矢挾于二指間推年齒相讓年長

者爲上射年幼者爲下射上射先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中投算置于中舉旗者如所射應之射畢退立于旁讓下射者詣位射訖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於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品高者射其就射位發射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前儀既畢司正副司正各持算白中于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飲之中的者二爵中采者一爵飲訖請射者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于司射器還詣主射正官前相揖而退○辛亥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

尚赤唐服飾尚黄旗幟尚赤宋亦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
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　上從之○
丙辰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先是戸部
奏蘇州所逋税其官吏當論如律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
軍府之用多頼其力今所逋税積二年不償民苦可知若
逮其官必責之于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
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丁巳　上諭大都督
府及中書省臣曰國初設都先鋒府及十大元帥都尉指
揮之職其人甚衆今思之多有陣亡物故者追念舊勞愴
然于懷其有子孫承襲禄足以贍給苟無承襲之人則其

父母妻子將何所頼宜給存恤之禄以養之有初同居而
後離析者分禄以贍毋使失所
六月戊午朔甲子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
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
祈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
知其幾瀆禮僭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
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
頒降違者罪之于是中書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
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于祖先若鄉厲
邑厲郡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

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
明遵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
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乙亥買的里八剌朝
見　上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司引買
的里八剌具本俗服行五拜禮至東宮見皇太子四拜百
官便服侍班朝畢賜之衣冠買的里八剌毋及妃朝見坤
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朝畢俱賜以中國衣乃賜第宅于
龍光山命優其廩餼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誥曰昔帝
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曩因
元失其政四海分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混一區宇爲天

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元之宗孫比者遣將北征爾祖已
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
封爾其夙夜恭愼稱朕優禮之意○丙子賞天策衛知事
朱友聞綺帛各五匹初指揮張温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
圍城温督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戸郭祐被酒醉
卧不之覺巡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温執祐將斬之友聞
爭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令衆所謂以軍法從事
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于事且有
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温悟杖祐而釋之　上聞之謂輔
臣曰友聞以幕僚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官長此正人也

宜加賚予以勸其餘○丁丑　上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曰自古天生聖人主宰天下立法創制以安生民三代漢唐之君姑置不言且以近代論之若宋創業之君能行善政其民樂生故天祐之厥后子孫微弱疆土日削故天命爾元世祖代之至妥歡帖木兒爲君荒淫昏懦不思政理不恤民艱故奸兇並起天下大亂生民無主朕特不忍荼毒於是起兵救民豪傑之慕義者相率來歸剪暴除殘平定四海乃推戴朕爲皇帝國號大明此天祐朕躬故天命之速若是也朕卽位之初遣使往諭交趾高麗占城諸國咸來朝貢奉表稱臣唯西北阻命遏節朕未遣使降

詔者以庚申君尚擁衆應昌故耳乃者命將西征直抵吐番偏師北伐遂克應昌元君既殂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知天命既去人力難爲望風遁逃遂獲其孫買的里八剌至京朕憐帝王之裔爵封爲侯俾與其母妃同居賜以第宅給以衣食以奉元祀超乎臣民之上今又遣官尋訪愛猷識理達臘若能敬順天道審度朕心來撫妻子朕當效古帝王之禮俾作賓我朝其舊從元君倉卒逃避者深識天命傾心來歸不分等類驗才委任其北宗王駙馬部落臣民能率歸來朝朕當給換印信還其舊職仍居所部之地民復舊業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有天下物產之富貢賦

之入國家賞賚之費取用不竭豈需爾沙漠荒落之地哉特以元之子孫今流離失所一有不虞則朕恐失古人興滅舉絕之意俾爾人民無所歸往故遣使徧諭朕意朕既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達靼百姓因元喪亂征繇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濟南府知府陳修及司農官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遞鋪應役者各於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軍屯遠

者亦移近城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從之○戊寅遣使持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爪哇畏吾兒等國曰自古爲天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若遠若近生人之類無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國來附近者元君妥歡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朕閔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亂略天下軍民尊朕居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安南占城高麗諸國今已入貢今年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歿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爲崇禮侯朕

倣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樂其所又慮汝
等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嵩縣
典史劉共任滿入覲　上見其衣服垢弊因謂省臣曰有
司以衣食故侵漁于民者多矣嵩縣典史貧窶若此非居
官能廉者乎省臣因言其居官廉謹狀命以布帛賜之○
上以都督僉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守蘭州
有功及是入謝　上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
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
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
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
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于當時者國家
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橫恣者及其
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
足故也傳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高天下守之以
謙爾能守此為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辛巳令民間立
義塚　上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
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
其骨於水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其禁
止之其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之
葬埋或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之○山西

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宜
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給
淮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
司繳之如此則輸轉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
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細民無田以
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
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為
已業官給牛種舟糧以資遣之仍三年不徵其稅于是徙
者凡四千餘戶○監察御史鄭沂言京師為天下根本四
方之所瞻仰爵位之設當使內尊而外卑內重而外輕所
以隆國勢而安天下也今南京北京知府與在外散府知
府同稱甚失內外之統宜改應天府知府為南京尹則國
體尊而爵位當矣人命至重古人所矜各府宜設推官一
員顓掌刑名不預他政庶責有所歸而人無冤抑又殿中
侍御史之設所以備顧問司諫諍其員不可一日缺也今
久虛其職豈以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而無能勝其任者哉
宜從銓注以肅朝儀又各處雖立遞運而凡轉送官物多
僦民船每致擾民今當廣增遞運船數於稅糧內定民貲
力之厚者充之國家征伐必資於馬匹宜於兩淮空閑之
地設牧馬之官選牝馬養于其中數年之後孳息蕃衍足

以備武事　上皆從之惟開封有行省府仍其舊
秋七月丁亥朔己亥以殿中侍御史尋适爲廣西按察使
監察御史王子啓胡子祺爲僉事　上諭之曰廣西地控
諸蠻民未熟化况兵戈凋瘵之際未遂生業恐有司不能
撫卹又從而蠹害之茲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嚴明以馭
吏寬裕以待民如有奸貪强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
鞫問審決然後以聞若俟聞而後决道里遼遠往復不無
淹滯适等皆頓首受命　上又曰凡爲治者無責近效若
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静以撫之
八月丁巳朔庚申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

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
縠操兵乘馬之禁歴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
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肆侈於
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
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省部定
議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等差庶
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並不得
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用紬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
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乙酉。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鬬民不得其死
者多矣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
歴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進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
之善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
道下無夭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飢饉相尋故死亡
者衆朕荷　天命爲億兆主顧茲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
哉○是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復
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場京師直隸府州貢額百
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
人廣西廣東各二十五人若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或
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

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
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筭律
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筭通於
九法律觀其决斷
九月丙戌朔辛卯中書省臣奏太原朔州諸處屯田宜徵
其歲租以備邊用弗許先是嘗命内外將校量留軍士城
守餘悉屯田其城守兵月給米一石屯田者减半在邊地
者月减三斗官給農器牛種至是省臣言太原朔州等衛
所屯田士卒官給牛種者請十税其五自具牛種者税其
四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猶欲取其税乎勿徵○

壬辰命免陝西民鹽米先是陝西民田畝輸糧一斗復徵
其鹽米六升至是 上聞之諭省部臣曰陝西民田旣輸
稅復徵其鹽米是重斂以困民也自今止收正糧除其鹽
米○乙卯修禮書成賜名曰大明集禮其書以吉凶軍賓
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
曰祀天曰祭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
太歲風雲雷雨師曰嶽鎭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
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
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禮曰鄉飲酒賓禮二曰
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

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
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
卷詔頒行之
冬十月丙辰朔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盪平四方固資將
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
智雖有餘而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
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
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
日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羣小
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
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
納之遂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是
日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
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
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
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
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
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
衣
十一月丙戌朔丙申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

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
左右 上召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命朕今日定封
行賞非出己私皆效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
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
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
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 天地神祇之眷佑有非人力
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
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
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
至公而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屢

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鄱陽時、奮勇忘軀、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嚮、以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漠北、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

順、勞勤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功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封鄭國公、食祿三千石、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李文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馮勝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鄧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

千石、俱令子孫世襲、惟常茂如無後嗣、兄終弟及、封侯者二十八人、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湯和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唐勝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延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陸仲亨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周德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江夏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　燕相府左相兼同知大都

督府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華雲龍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燕相府左相兼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事顧時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濟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秦王相府左相兼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耿炳文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相府左相仍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陳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

督府事封臨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郭子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鞏昌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昭勇大將軍平陽衛指揮使王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明威將軍朔州衛指揮使司副使鄭遇春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滎陽侯食祿九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費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涼侯食祿一千五百石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

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吳王相府左相兼僉大都督府事吳禎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王相府左相封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兼太子副詹事趙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廖永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俞通源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南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榮

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華高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楊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蘄國武儀公康茂才之子鐸授榮祿大夫柱國封蘄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朱亮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傅友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潁川侯食祿一千
五百石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胡美
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
祿一千五百石榮祿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韓政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東平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黃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
宜春侯食祿九百石榮祿大夫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曹良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右

丞梅思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
汝南侯食祿九百石中奉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叅知
政事陸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
河南侯食祿九百石俱令子孫世襲惟華高嫡子許令承
襲食祿米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嗣庶長及之並賜
誥命鐵券仍賜文綺及帛李善長徐達各百疋常茂八十
疋李文忠六十疋馮勝八十疋鄧愈六十疋湯和唐勝宗
陸仲亨周德興各四十疋華雲龍三十疋顧時耿炳文各
四十疋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各三十疋費聚四十疋
吳良吳禎各三十疋趙庸廖永忠俞通源各二十四疋華

高楊璟二十二疋康鐸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黃彬曹
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疋僉都督金朝興平章
李思齊各二十四疋平章李伯昇十六疋叅政戴德郭興
才各二十四疋征進回還復征興元指揮二十四疋千戶
衛鎮撫二十疋百戶所鎮撫十六疋征定西興元應昌指
揮二十疋千戶衛鎮撫十六疋百戶所鎮撫十二疋徧賞
守禦未出征指揮文綺及帛十六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
百戶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在逃不賞外人賞銀十兩鈔
六千○丁酉詔天下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宇紛爭朕自布
衣奮身行伍覩羣雄之無律遂率衆渡江撫太平定建業

選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
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致華夏清寧番夷臣
服一統之業屬予一人今者班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
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狀欲加重賞則天下守鎮之兵
及京師護衛之士不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
庫之所儲度民力之可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
將臣仍稽古定制有勳爵者俾其子孫世襲諸軍士人賜
白金十兩鈔六千文朕之此言通于天地昭布中外咸使
聞知○辛亥詔令商人輸米北平府倉每一石八斗給淮
浙鹽一引○覈民數給以戶帖先是 上諭中書省臣曰

民國之本古者司民歲終獻民數於王王拜受而藏諸天府是民數有國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數未覈其命戶部籍天下戶口每戶給以戶帖於是戶部製戶籍戶帖各書其戶之鄉貫丁口名歲合籍與帖以字號編爲勘合識以部印籍藏于部帖給之民仍令有司歲計其戶口之登耗類爲籍冊以進著爲令

十二月丙辰朔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閑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上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

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驅而南去寒涼而即炎熱失其本性反易爲亂不若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上聞指揮有笞虐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五千人之長也簡閱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加凌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閫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唯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暴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辛酉令中書追贈鞏昌衛指揮僉事陳德成官時德成以征西戰沒故有是命就令立廟于其地歲時致祭仍以其子襲職○甲子定武臣世襲之制凡授誥勅世襲武官身歿之後子孫應繼襲職者所司覈實仍達于都督府試其騎射閑習始許襲職若年尚幼則聞于朝紀其姓名給以半俸俟長仍令試藝然後襲職○戊辰封右丞薛顯爲永城侯賜文綺及帛六十疋俾居海南特顯有專殺之罪

上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倣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

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由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逈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爲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于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雖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于朕朕欲加

其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臣欲有之則當死何辜
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當之
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
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將臣
皆頓首謝○已巳大都督府臣奏陣亡軍士家屬之數
上命優給之若故軍之妻願守節者則給以薪米比常例
倍之其願還鄉里者人給米二石共一千一百三十四人
官給脚力送之○儒士嚴禮等上書言治道　上退朝御
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
元氏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

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
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
侈而失之　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
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
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
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創業之初正當使
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
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修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
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之都
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

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馭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
人材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陳誠未達時務
者也○丁丑禁武官縱軍鬻販者勑都督府曰兵衛之設
所以禦外侮也故號令約束常如敵至猶恐不測之變伏
於無事之日今在外武臣倖祿非淺而猶役使所部出境
行買規小利而忘大防苟有乘間竊發者何以禦之爾其
榜示中外衛所自今有犯者罪之無赦○上諭魏國公徐
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
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
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

仰奉成筭遂翦羣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
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上
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於外思有以
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
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
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
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
爲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
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搆之患也○壬午　上以正

月至是凡日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鏜言日
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焉是陰之奸乎陽也其
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刑勝乎德小
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罪法當死者宜三覆五奏毋
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乎天象可感也
吏部尚書郞本中言日者君之象也在　陛下修德以禳
之君德既修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熒惑猶爲
之退舍況　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脩省何天變之
不可回哉且河南中原之民未盡安堵天下才俊及學行
純備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之仕於朝者有能加其寵

或不能者加黜罰焉凡事皆然天之仁愛人君眷視告戒
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
其情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
陛下無忽　上皆嘉納其言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戊子命吏部月理貼黃初吏部
以文武百職姓名邑里及起身歷官遷次月日自省府部
寺暨行省府州縣等衙門皆分類細書于黃紙貼置籍中
而用寶璽識之謂之貼黃有除拜遷調輒更貼其處雖百
職繁夥而此法便於勾稽然拜罷之數則貼黃有未及改
注更貼者故命吏部月一更貼之每歲終以其籍進貯于

內庫遂爲定制○壬辰　河南府知府徐麟以母老告漸
之廣濟請終養　上命刑部侍郎左安善爲河南府知府
改麟爲蘄州府知府俾就養其母○甲午詔復闕里孔氏
子孫二十六戶徭役○戊戌詔立內城門禁之法守門指
揮千百戶日一更代士卒三日一更代凡內官內使出入
皆用號牌若有以兵器襍藥到門者論如律守門軍士失
於覺察者罪如之若車駕出行則以御史一員臨門察視
○己亥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加刪定詔
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
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

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
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時四方
驚動及至略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
疾苦來若雷霆去如敗鼓至今傳以爲笑今　陛下一視
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
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承　聖意○甲辰修治
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
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興安分爲湘灕二水建三十六
陡甃石爲閘以防水泄漢馬援嘗修築之故世傳爲援所
立歲久堤岸圮壞至是始修治之水可溉田萬頃○乙巳

中書省臣奏宦官月俸初宦者爲監官月支廩米九斗中
書議今既爲官宜量給以月俸米三石　上曰內使輩衣
食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
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丁未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
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
三年庶賢才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
定例
二月乙卯朔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　上諭之
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
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

之藥石也故爲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
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爲刑官之長卿於用法之際常
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卿其勉之
○壬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
其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其辭
曰聖明啟祚實千載之奇逢遐邇傾心豈一夫之抗越迺
敢坐而易轍願效順以投誠伏念臣叨守邊疆忝分戎閫
天運既去人力難爲國破家亡顧孤忠之何託勢窮力屈
惟有德之是歸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道合乾坤量包宇
宙陽春弘被於幽谷大明下燭於覆盆詔諭下頒恩威旁

達臣等既荷湔滌無任歡欣謹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航
海以朝天望風而投欸休兵待命希洞鑒於悃衷賣劒買
牛乞放歸於田里　上覽表嘉其誠詔置遼東衛指揮使
司以益爲指揮同知詔曰曩因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朕起
布衣提三尺劒命我中國英豪削平僭亂撫恤黔黎逾二
十年天下已定中原無兵革之虞間者命將出師東征西
伐摧强撫順惟欲薄海內外咸底治安於是識時務者率
衆來歸共成大業前遼陽行省平章劉益能審察時幾推
誠歸朕以遼陽州郡地圖遣右丞董遵等奉表朝獻朕甚
嘉焉雖漢竇融寧專前美今特置遼東衛指揮使司授爾

益同知指揮事爾其恪遵朕意因保遼民以屏衛疆圉則
爾亦有無窮之譽
三月乙酉朔癸巳命中書省臣曰山北口外東勝蔚朔武
豐雲應等州皆極邊沙漠宜各設千百戶統率士卒收撫
邊民無事則耕種有事則出戰所儲糧草就給本管不必
再設有司重擾於民○庚子　上命皇太子觀元史世祖
時事告之曰世祖雖能立國而制度甚疎闊禮樂無聞故
政事不及漢唐況能復古乎○壬寅　上以兵革之後中
原民多流亡臨濠地多閒棄有力者遂得兼并焉乃諭中
書省臣曰古者井田之法計口而授故民無不授田之家

令臨濠之田連疆接壤耕者亦宜驗其丁力計畒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爲已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罪之○丁未詔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半俸殁於王事者給全俸俟長襲職著爲令○戊申潁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上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爲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

當而民服彼既不知其爲囚而止宿之者人情之常也何爲罪之如所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閏三月甲寅朔乙卯廣東南海縣西林寨巡檢蹇思明等送官牛至京多道死工部奏令轉送臨濠死者責償之上曰彼自嶺海至此亦不易矣又令轉送臨濠豈人情乎敕令勿送牛死者悉蠲之○乙丑令吏部定内監等官品秩　上因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宫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

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宫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甚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氷之意也○庚辰以兵部尚書劉貞爲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屛跡善人彙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刑部搜獄中囚得其私書以奏　上覽之一書乃吳興王升以遺其子者其言曰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

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秘而後來餘物非所覬也時升之子瑱爲平涼知縣升以書託御史臺幕官宇文桂達之　上覽書嘉歎良久賜升手詔曰昔元初有天下人務實學故賢材重進取其後失天下由俗尚虛名干權勢以希用朕備嘗艱難灼見世情習俗未移貪沓者有如螻蟻蠅蚋不知悔悟若是者豈

慈父之失教耶抑其子之不聽其訓耶今因閱汝秘書知
汝之善教能以忠盡之言丁寧其子子之賢否雖未可知
然澆俗中覩此家訓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
實有國之務茲命中書遣使齎詔往諭賜白金百兩絹十
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以旌爾賢仍命復其家
夏四月癸未朔辛卯　上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
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
悉用儒者比自古以來與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成至治
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
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

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心近調兵北征沙漠西
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
委任非當或規畫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為朕股肱於銓材
授任亦當夙夜究心苟非其才勿輕選任○庚子召陝西
儒士趙晉浙江儒士張羽至京晉字孟陽博學善談說古
今入見所言深合　上意詔賜襲衣授泰府說書尋以年
老致仕加賜緡錢遣還敕曰卿學乎孔孟之道抱濟世之
術而元不能用隱居鄉里及朕平一海內旁求俊彥卿乃
詣闕俾輔親王朝夕啟沃克盡厥職而年老疾作難以久
勞特命卿致仕俾得安養自遂優遊餘年羽字來儀應對

不稱旨遣還○丙午命中書省徵天下儒士貢舉下第者
及山林隱逸悉起赴京其有業農而有志於仕才堪任用
者俱官給廩傳遣之
五月壬子朔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
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
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
秉鑑之任宜任公平以辨別賢否毋但循循碌碌充位而
已○乙亥免兩浙秋糧詔曰朕起農業深知稼穡艱難及
躬率六師征討四方尤知將士勞苦重荷上天眷佑平羣

雄一天下東際遼海南定諸番西控戎夷北清沙漠皆以
精銳屯守要害用安黎庶未免科徵轉運供給繁勞事豈
得已惟爾兩浙自歸附之後民力未甦兼以守令多非其
人或肆侵漁或務苛刻朕甚憫焉今四方既定選用賢良
專意治道以厚吾民其今年秋糧及沒官田租俱與蠲免
於戲食者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豈有厚薄然恩
之所及時有先後咨爾人民其體朕懷永安生業共享太
平○辛巳　上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
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
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

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罷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壬午朔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制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

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上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

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率以奢侈相高浮薄相誇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令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上曰教化必本諸禮樂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於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凱頓首稱善

秋七月辛亥朔以豐城縣知縣林唐臣爲吏部考功郎中唐臣名弼閩之漳州人登元至正甲午進士第有文詞著聲閩浙間仕爲郡幕官入國朝與脩元史授考功主事使安南將還饋以黃金珠璣奇異之物唐臣拒勿受其王强

致之既還悉疏以獻於朝　上嘉之賜以白金尋命知豐城至是以事逮至京於獄中上書陳情詔釋之命爲考功郎中○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幷降表至京師初　上聞大軍入蜀命中書集六部太常翰林國學定議受降等禮省部言按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僞官李昊等三十二人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伏於地通事舍人掖昶起鞠躬聽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閤門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閤門使引昶等入起居舞蹈稱謝宣徽使承旨喚昶陞殿昶等再拜陞殿宣徽使承旨宣

撫衆至御座前鞠躬太祖親撫問之衆還位與其官屬皆
舞蹈再拜三呼萬歲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
朝見禮　上御奉天門昇等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
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皆俯伏於
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屬官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
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賜衣服官帶侍儀舍人引昇入
丹墀中四拜侍儀使傳旨昇跪聽宣諭俯伏四拜三呼萬
歲又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　上曰明昇與孟
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
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
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於京師○甲戌
賜龍驤衛指揮僉事史鑑喪葬之費仍命恤其家以鑑從
征戰死於蜀故也○乙亥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荅
班爪卜農來朝奏表言安南侵其土境表用金葉長一尺
餘濶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曰　大明皇帝
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荅阿者譬
一草木耳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欣悅倍萬恒
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願　皇帝垂慈
賜以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教所被輸貢
之地則安南不敢侵凌　上感其意及荅班爪卜農陛辭

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交阯有道實爲保土之方事上
以誠庶盡人臣之禮且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
朔而乃擅自搆兵毒害生靈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之
道已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
器於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與占城
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器樂人在聲律
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道若爾國
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幷
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庚辰爲夏平章丁世眞率其餘黨寇秦州指揮潘某堅壁
固守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既而援兵
至擊走之世眞兵敗逃竄山谷自以嘗拒敵官軍殺傷者
多懼不敢出夜宿於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蜀平小
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　上曰小校殺本管非
義也何賞爲不許

八月辛巳朔改製用寶金牌其上篆爲陰陽文仍增金符
二字濶三寸長九寸五分上鈒二鳳下鈒二麒麟牌首爲
圓竅貫以紅絲條　上以古者符寶示大信於天下關防
弗嚴則姦僞由生故命改製二牌仍付中書省與大都督
府各收掌之凡軍機文書非大都督府長官與中書丞相

及在省長官、不許入奏、亦不許擅自奏請、若有詔急八調
軍中書省即會大都督府官同入覆奏、然後各出所藏金
牌、入內請寶出用、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
約會者、以奸臣論、
九月庚戌朔辛未、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
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中國患者、不可
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
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其
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
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

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
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
朕此意、○丁丑、 上以郡縣吏、每遇徵收賦稅、輒侵漁於
民、乃命戶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萬石爲率、其中田土多
者、爲糧長、督其鄉之賦稅、且謂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
必無侵漁之患也、
冬十一月庚戌朔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閒暇、有以酣飲費
貲者、 上聞、詔諭之曰、勤儉爲治身之本、奢侈爲喪家之
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
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
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已、入儉良難、非保家之
道、自今宜量入爲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命
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貰、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多賂遺權
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莫得而進、及
至臨事、輒蠹政鬻獄、大爲民害、 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
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命、○癸亥、興化衛指揮
僉事李春、發宋時人冢、盜黃金等物、有司以聞、 上命罪
之如律、仍追所盜物、斂瘞其骸、立木刻其事、於墓左、以爲
民戒、
十二月庚辰朔丙戌、吏部銓選南北人更調、已定爲常例、而

有厭遠喜近者、往往以南籍改冒北籍、以北籍改冒南籍、
上聞之、曰、凡治人者必先自治、此輩立身先已如此、其能
治人乎、諭吏部禁絕之、○庚寅、戶部言陝西漢中府金州
石泉漢陰平利西鄉縣諸處茶園、共四十五頃七十二畝、
茶八十六萬四千五十八株、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
官給直買之、無戶茶園、以漢中府守城軍士薅培及時採
取、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軍收其二、每五十斤爲一包、二
包爲一引、令有司收貯、令於西番易馬、從之、○壬辰、追封
故大都督府同知汪興祖、爲東勝侯、誥曰、朕觀昔俊傑之
士、當天下未定時、能擇真主而事之、故能佐成帝業、而著

其勳名、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汪興祖義父張德勝
爰自初興、委身事朕、從渡江左、多著奇勳、遂官樞密、及敵
犯龍江、直前奮戰、殞於陣間、朕憫其勞、追封爲蔡國公、以
爾繼承其職、復安慶、擣潯陽、進征蘄黃、廓清江西、大戰彭
蠡、勳勞屢著、擢參省政、又以湖廣廬州之捷、壽春之援、陞
佐都府、既而克淮東、平姑蘇、亦預有功、進任同知、往征山
東河洛、西取大同、就爲守禦、屢收胡虜、威名益振、可謂有
功於前人矣、已命德勝子宣承襲、宣武衛指揮同知、而論
功行賞、意有待也、何期西征之役、遽爾殞身於矢石、朕甚
悼焉、特贈爾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東

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俾爾子孫世世承襲、於戲、功名因
乎智勇、爵祿報於有功、惟爾遺澤、傳之子孫、保於永久、爾
其有知、服此休命、○癸巳、禮部奏鎮江等府民有飼官鵞
瘠者、例當罪之、而責其直、 上不許、曰、以微物而厲民、豈
爲政之體乎、○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
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
鄉民多聚爲盜、莫能戢禁、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與
僚屬謀曰、民飢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廩儲糧尚多、吾欲
發以貸民、賑其飢荒、俾秋熟還倉、且易陳爲新、何如、衆以
爲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狀奏聞、自是懷竊之盜、與

隣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之、賴
以活者甚衆、因籍爲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
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
之以爲牧民者勸、○乙未、 上諭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
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
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則濱海軍衛、豈無如彼所爲者乎、
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於刑憲矣、爾其遣人諭之、有
犯者論如律、○戊戌、 上謂中書省臣曰、常遇春佐朕定
天下有功、惜其早世、其左右參隨者、多武勇之士、朕欲用
之、可擇其人以聞、於是省臣選葉壽等六十八人、俱授在

京衛所百戶、○壬寅、河南衛百戶張倫乞侍親、倫臨濠人、自
陳父母年皆八十餘、家遠不可迎致、乞解職歸養、 上嘉
之、即命爲濠梁衛副千戶、俾就祿以養焉、
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壬子、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
撒馬牙茶嘉兒幹的赤剌丹八兒山奉金葉表、貢馬一疋、
紅撒哈剌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覩木里布
四疋、白苾布四疋、珠子項串一副、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
先是三年六月、遣塔海帖木兒持詔諭其國、至是始與俱
來、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
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

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各四疋幹的赤剌丹八兒山
等文綺紗羅各二疋傔從高麗布各二疋○乙丑 上召
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賜交趾弓五
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方之功則賜之弓矢
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勲勞故有此賜達等謝曰臣等頼
陛下威靈獲効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
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況卿
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歸德侯陳
理歸義侯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
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瞽惑不能保始終

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
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荅里護送而往仍賜高麗國王紗羅
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二月己卯朔丙戌安南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
貢馴象禮部已受其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
前王乃陳日煃今表曰叔明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蓋
叔明逼死日煃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修貢以覘意
汝霖不敢隱具言之 上曰島夷何狡獪如是却其貢不
受○乙巳建申明亭 上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
犯刑憲乃命有司於內外府州縣及其鄉之里社皆立申
明亭凡境內人民有犯書其過名榜於亭上使人有所懲
戒
三月戊申朔應天府言運輸官物悉役在京之民其力甚
勞 上諭省臣曰京師之民自開國以來皆其供億勞費
倍於外郡今天下太平正當休養之豈可重擾邪凡有差
役宜悉免之○己酉 上以將官子弟因年少驕逸故承
襲者多不稱職乃命其子弟年幼者入國學讀書稍長令
隨班朝參以觀禮儀退則令習弓馬學武事待其可用然
後官之○辛亥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上謂禮部臣
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

萬民之偽而敎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敎莫如禮故有禮
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
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禮幾
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猝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
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
治也
夏四月戊寅朔己丑山東行省奏濟南萊州二府連年旱
澇致傷禾麥民食草實樹皮 上曰山東之民久罹兵禍
方底平定又復頻年艱食何厄之甚也古人云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民若此豈可坐待其斃

乎卽命於淮安運粟往賑之○戊戌詔天下舉行鄉飲酒
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俗以復於古乃詔有司舉行
鄉飲於是禮部奏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屬民讀
法之旨參定其儀在內應天府及直隸府州縣每歲孟春
正月孟冬十月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於學
校在外行省所屬府州縣亦皆取法於京師其民間里社
以百家爲一會糧長或里長主之百人內以年最長者爲
正賓餘以齒序坐每季行之於里中大率皆本於正齒位
之說而賓與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行焉所用酒餚毋致
奢靡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

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鎭守軍
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如
此則衆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制曰可
五月丁未朔　上以遼東地寒戍卒艱苦命中書預以衣
鞋三萬往給之仍以綿裘加賜將校○戊辰詔天下曰朕
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民居舍焉五
帝之教以仁信不過遵三皇之良規蓋未備之時宜當時
之君示其所以天下從之自周至漢唐宋亦因時損益國
乃昌民乃安朕蒙　皇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祖宗之靈
百神護佑得正帝位已五年于玆朕本布衣失習聖書況

摧强撫順二十有一年常無寧居紀綱粗立故道未臻民
不見化市鄉里閭尚循元俗天下大定禮義風俗可不正
乎玆有所示諭爾臣民曩者兵亂人民流散因而爲人奴
隷者卽日放還士庶之家毋收養閹豎其功臣不在此例
古者鄰保相助患難相救今州縣城市鄉村或有凍餒不
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貸錢穀以資養之工商農業皆
聽其假貸俟有餘贍然後償還孤寡殘疾不能生理者官
爲養贍毋致失所其有疾愈願占籍爲民者聽鄉黨論齒
從古所尚凡平居相見揖拜之禮幼者先施歲時燕會坐
次之列長者居上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之禮

若在親族不拘主佃則以親屬之禮行之鄉飲之禮所以
明長幼厚風俗今廢缺已久宜令中書詳定儀式頒布遵
守婚姻古之所重近代以來狃於習俗專論聘財有違典
禮喪事以哀爲本葬祭之具稱家有無今富者奢侈貧者
假貸務崇炫耀又有惑於陰陽停柩經年以致暴露宜令
中書集議頒示天下四方旣定流民各歸田里其間有丁
少田多者不許仍前占據他人之業若有丁衆田少者許
於附近荒田內官爲驗其丁力給其耕種中國衣冠壞於
胡俗已嘗考定品官命婦冠服及士庶人衣巾婦人服飾
行之中外惟民間婦女首飾衣服尚循舊習宜令中書頒

示定制務復古典僧道之教以清淨無爲爲本往往齋醮
之際男女溷雜飮酒食肉自恣已令有司嚴加禁約福建
兩廣等處豪强之家多以他人子閹割役使名曰火者今
後有犯者則以閹罪抵之沒官爲奴於戲用夏變夷風俗
之所由厚哀窮賑乏仁政之所當施因時制宜與民更化
期臻禮義之風永底隆平之治咨爾臣庶體予至懷
六月丙子朔丁丑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禮部具陳周
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
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
人皆選良家子女以充之　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倣

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
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宮正俱正
六品○癸未　上諭中書省臣曰近者禮部奏定中宮女
職遣奉御張和蔡旺往蘇杭二州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
願入宮者得四十四人其中堪任事者十四人已俱授職
各賜白金三十七兩以贍其家有年未及二十者三十人
各賜白金二十兩遣還聽其適人其已授女職者令有司
蠲其徭役戒其父兄弟姪各守分毋挾勢侵犯府官○乙
巳作鐵榜申誡公侯其詞曰朕觀古昔帝王之紀及功臣
傳其君保恤功臣之意或有始無終使忠良股肱不免受

禍誠可憫也間有聰明聖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然臣
不能離間故君臣得以優游終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
安在功臣之家享富貴無窮朕甚慕焉亦有明智之君欲
保全有功其心切切奈何跋扈之臣恃其有功數作過惡
累有不悛不得已而誅戮此臣下自取之也又若主有寬
仁之德臣有忠良之心然彼各少察斷而不明何也蓋功
臣奴僕倚恃權貴欺壓良善爲臣者不能察其所爲致使
縱橫刑官執法具罪以聞在忠良大臣必不如是特奴僕
自作之過其君不能明察大臣之心將爲大臣使之如是
姑息有功釋而不問者有之略加誡諭奴僕者有之又不

明白與功臣道其奴僕所作之過含忍太多及法司屢奏
却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卽加殘害此君不明之所
致也當時功臣雖有忠良之心却不能檢察其下一有罪
責卽怨其君何也亦由奴僕之類在外爲非歸則言是大
臣職任朝堂或優閒死老加以小人阿諂少能勸諫及至
奴僕犯罪法司執問君命誅其奴僕大臣不知君上保愛
之心便生疑怨累及其身往往有之或是天子念功臣之
勞而免其罪其奴僕歸告大臣曰君上不能容公故枉問
奴等耳大臣一時聽信不自加察以爲必然遂生猜疑致
遭刑戮此臣不能檢察其下之過也可謂君臣兩失之矣

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行賞封爲公
侯賜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
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令以鐵榜申明律令朕
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但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
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犯人者比同一死折罪爾等各宜
謹守其身嚴訓於家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其目有九其
一凡内外各指揮千百戶鎮撫幷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
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受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再犯處死
公侯與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奉命征
討與者受者不在此限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

私役官軍違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其
官軍敢有輒便聽從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其三凡公侯
之家强占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場鐵冶者
初犯再犯免死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四凡内外各衛
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違者
杖一百發煙瘴之地充軍其五凡公侯之家管莊人等不
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鼻家產籍沒入官妻
子徙置南寧其餘聽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發南寧
充軍其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戶管莊幹辦火者奴僕及
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侵奪田產財物者並依倚勢欺毆

人民律處斷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
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其
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
地房屋孳畜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
停其祿四犯與庶人同罪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諸人
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
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人同罪

秋七月丙午朔戊申　上諭都督府臣曰近營中都間軍
士多以疫死蓋盛暑重勞飲食失節董其役者又督之太
急使病無所養死無所歸朕甚痛之爾其速遣官具醫藥

往視之病甚者官給舟車送還其家仍沿途給醫治療且
勑董事者毋驅迫之○己未左副將軍李文忠以所獲故
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
上謂都督府臣曰故元官屬子孫不宜與軍士爲伍俾參
隨指揮周龍有可用者量才用之軍士則令舊校李伯顏
不花領之以隷羽林衛

冬十月甲戌朔丁酉　上念驛傳重煩故元之民有役馬
夫而致破家者乃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己愛而
勿傷不善者徵斂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
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

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若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道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秩滿赴京者往往不書農桑之務學校之教甚違朕意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降罰民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不教導生徒惰學者皆論如律於戲彝倫不振實君師之過生享民供而不修政教亦豈職分之當爲凡在臣民體朕至意

皇祖四大法卷五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荊溪臣潘孔璧
三河臣陳克仕　同校

治法

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甲寅以舉人張唯王輝李端張翀爲翰林編修蕭韶爲秘書監直長繼又以王璉張鳳任敬馬亮陳敏俱爲編修是時天下舉人至京　上欲造就其才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賜冠帶衣服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等爲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厚○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爲世用雖由其質美寔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子弟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爲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爲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爲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

德兼備宜爲人師者以名聞〇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泄
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
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
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
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
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癸酉朔遣員外郎許允德使吐蕃令各族酋長舉故
官至京授職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舉故元國公南哥思
丹八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
官職未來者宜勿與　上曰吾以誠心待人彼若不誠曲
在彼矣况此人萬里來朝若使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
之心遂皆授職名賜衣帽鈔錠有差仍遣詔諭朶甘烏思
藏等處曰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善良武威不
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
卜以所舉烏思藏朶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
招討司元帥府萬戸千戸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
各族朕嘉其識達天命慕義來廷不勞師旅之征俱效職
方之貢宜從所請以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
盛佛寶國師給賜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朶甘烏
思藏武衛諸司等官鎮撫軍民皆給誥印自今爲官者務

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爲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爲善
以共樂太平初玉人造賜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進　上
觀其玉未美亟命工易之其制獸紐塗金銀印池仍加賜
喃加巴藏卜綵段表裏二十疋未幾喃加巴藏卜等辭歸
命河州衛鎮撫韓加里麻等持勑同至西番招諭未附土
酋〇壬午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
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爲優戲違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
往以先聖賢衣冠爲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甚爲瀆慢
故命禁之〇戊子改群牧監爲太僕寺秩如舊以監令唐
原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楧爲少卿始定養馬之法命應
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之民養馬江北以便水
草一戸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戸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
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群群設群頭群副
掌之牧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
其牧地擇近水草豐曠之地春特牧放游牧秋冬而入寺
官以時巡行群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生
息多寡以爲殿最焉〇乙未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
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
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及試
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

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
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庶幾
天下學者知所嚮方而士習歸於務本○壬寅命御史臺
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
奏報黜陟　上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戮加
於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
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君
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改爲彼小人者不
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於廉能之官
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二月癸卯朔乙巳定設給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看詳諸
司奏本及日錄旨意等事分爲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毎科
二人凡省府及諸司奏事給事中各隨所掌於殿庭左右
執筆紀錄具批旨意可否於奏本之後仍於文簿內注寫
本日給事中某欽記相同以防壅遏欺蔽之弊如有特旨
皆纂錄付外施行鑄給事中印一推年長者一人掌之置
欽錄簿三中書省一文職官錄之大都督府一武職官錄
之御史臺一監察御史錄之凡奏本用厚白紙楷書紙後
必書紙若干字若干起某字止某字背書該吏并書寫人
某於皇太子親王前謂之啓本其式皆同但易奏爲啓若
係邊報及錢糧機密事重不待朝會合奏聞者於給事中
處報知引奏省府臺各置銅櫃凡所錄旨意文簿收貯於
內以憑稽考

夏四月壬申朔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世
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
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
版築鼓刀之徒葢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
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鬛也人君
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
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

任用之以圖致治

秋九月己亥朔丁未更定有司申報庶務法國初凡有司庶
務若戶口錢糧學校獄訟之類或毎月具其增損見在之
數書於冊縣達於州州達於府府達於行省類咨中書吏
牘煩碎而公私多糜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
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其徒罪以上具獄送行省
由是州縣或受贓減重從輕省府或弄法加輕入重文移
駁議因繫淹延至是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務從簡便乃
革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爲歲報凡府州縣輕重獄
囚即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從御史按察司糾劾

令出天下便之○巳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爲秦府右相國
子助教朱復爲　燕府叅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
成其德三二年後遣王之國爾等宜盡心所事取監於古
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采摭古人仕爲王臣孰能以正輔
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
去其不善務引王於當道爾等與王言侍臣下則以謙和
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饑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
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爾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
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
禮法陳善閉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

所宜戒也汝其愼之
冬十二月戊戌朔壬寅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
知奸良人之奸良固爲難識惟授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
僞自見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
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傜惑當未知之初一槩
委用旣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爾等
其愼之○庚寅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先是
上旣命須行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
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旣而又令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
條二十條進覽　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
命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准于唐其間損益務合輕重
之宜每成一篇輙繕寫以進　上命揭于西廡之壁親加
裁定及成翰林學士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十二月丁酉朔戊戌併僧道寺觀禁女子爲尼時　上以
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蠹財耗民
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
擇其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
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
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爲令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庚午吏部奏主事貢多欲以主

事王性改任戸部　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
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
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考滿而遽遷之使
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由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
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壬午廣平府成安縣丞
唐詢涖事甫三月以細故禁繫二年自獄中上書陳情
上曰非大故而禁獄二年若不幸而死詢何辜即命釋之
逮問其官吏之淹禁者○陞太原府繁峙縣主簿虞文采
爲大同府知府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
多不法按有驗　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

其非可嘉也宜陞擢以旌異之故有是命
二月丁酉朔戊午衍聖公孔希學言先師廟堂廊廡圮壞
祭器樂器法服不備乞令有司修治先世田產兵後多蕪
廢而歲輸稅額如舊乞從實徵納　上曰孔子有功萬世
歷代帝王莫不尊禮今廟舍器物廢弛如此甚失尊崇之
意乃令有司修治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
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三月丁卯朔癸巳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
言本國令其同奈思里儕剌悉識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
烏諸洋遭風壞舟漂至海南達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

降香兜羅綿等物來獻省臣以奏　上怪其無表狀詭言
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必番商也命却之詔中書禮部
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
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
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
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
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浡尼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
附國土入貢既頻煩勞太甚朕不欲也今遵古典而行不
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之○夏四月丙申朔甲辰詔徽
饒寧國等府不通水道稅糧輸納甚艱今後夏稅令以金
銀錢布代輸以寬民力○癸亥彰德府稅課司稅及細民
瓜菜柿棗畜牧飲食之物事聞　上曰古謂聚歛之臣甚
於盜臣正此等官吏也命罪之
五月丙寅朔辛巳　上聞蘇州府諸縣民饑命戶部遣官
賑貸計戶二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九計給米麥穀三十
九萬二千一百餘石并以穀種農具等貸之○壬辰以兵
部員外郎楊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權
爲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爲北平按察司僉事　上諭之
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
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

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過雖小
積之不已將爲大慝豈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
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歟
冬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孫氏薨敕禮官定
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
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
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敕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
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
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
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

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朞年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朞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丙寅詔曰釋罪宥愆昔君未嘗輕發發則精詳豈有獲罪而苟免致究而無所者故告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其間懦君承業權出奸佞因有大赦雖間釋君子之過愆而奸頑之徒得爲漏網

之魚使善良者含欝而不伸古人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豈不信然朕爲天下生民主恒恐悖理乖仁貺宄頑於僥倖長奸佞於姑息有乖聖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其條陳獄囚若果眞犯但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過失因人致罪者悉皆宥之○壬午復用鳳陽屯田官吏先是官吏有罪者發鳳陽屯田至是 上念其已歷艱苦必能改過詔中書省御史臺選其年及四十之上材堪任用者復用之年未及者仍留屯田若年四十以下原犯公罪及已經宥免者亦復錄用於是取至京師者凡一百四十九人各授職有差

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丙寅 上與學士宋濂等論用人 上曰人才不可一槩而論賢能之士或有隱於老佛卜筮負販者顧在上者能拔用之何如耳若近代官人必舉世族則有志者不得上達多矣濂對曰誠如聖諭昨有僧名傳者能勤於學以所爲文求益於臣觀其文甚有可取此其才或有可用者 上卽命濂取其文觀之喜乃自爲文諭之○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上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丁亥命天下立

社學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教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

二月辛卯朔庚申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直百金天子不能具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群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

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所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辛酉朔戊辰、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正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才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庚午、南雄商人、以貨入京、至長淮關、吏留而稅之、既閱月而貨不售、商人訟于官、刑部議吏罪當

紀過、 上曰、商人遠涉江湖、將以求利、各有所向、執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納課于官、彼此一耳、遲留月日、而使其貨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俸以償商人、○乙酉、 上以天下驛傳馬夫、出貲買馬、早夜供億、勞費倍於他役、詔免其田租以優之、又以爲地有閒劇、役有繁簡、宜少分別、以均其勞逸、命群臣議、於是議自京會同館、至宿州爲驛十三、南至京師、西至晉泰、北抵燕薊、其勞最甚、田租宜全免、自日善道、至鄭州、當陝西山西二道、其勞爲次、宜免三分之二、自滎陽至陝西山西北平、爲驛一百二十一、其勞又次之、宜免三分之一、詔可、

秋七月己未朔戊辰、詔百官聞父母喪者、不待報、許即去官、時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聞父母喪、必待移文原籍審覈、俟其還報、然後奔喪、臣切以爲中外官吏、去鄉或一二千里、或萬餘里、及其文移往復、近者彌月、遠者半年、使爲人子者銜哀待報、比還家、則殯葬已畢、豈惟莫覩父母容體、雖棺柩亦有不及見者、若此之類、深可憐憫、臣請自今官吏若遇親喪、許令其家屬陳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訃、然後覈實、庶人子得盡送終之禮、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 上深然之、故有是命、

洪武九年夏四月甲申朔己丑、命戶部、天下郡縣稅糧、除

詔免外、餘處令民以銀鈔錢絹代輸今年租稅、戶部奏、每銀一兩、錢千文、鈔一貫、折輸米一石、小麥則減直十之二、綿苧布一匹、折米六斗、麥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麥五斗、以絲絹代輸者、亦各以輕重損益、願入粟者聽、 上曰、折納稅糧、正欲便民、務減其價、勿泥時直、可也、

六月甲申朔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本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爲能、非豈弟之政也、爲令而無豈弟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

宜黜降之使有所懲○庚戌山西汾州平遥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以辦課為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冬十一月辛巳朔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于怙恩宦官之威常始於柄兵權臣之

專竊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權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

有跋扈之憂至于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是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於宮中復令人誦之再三採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喟然歎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式頒

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於首云

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朔甲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為令

三月己卯朔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真六合設群各七香泉設群八天長設群四俱隷太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

四、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令仍其舊、又設群監以分其職、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者不爲究心、民復怠惰、馬政不修、則督責之令弛矣、爾等其申飭之、

夏五月戊寅朔丙午、臨淄縣縣丞王基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召而諭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民莫甚焉、昔唐太宗罪權萬紀爲其

言利而不進善也、汝之言果與人君以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卽日斥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爲、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嬖倖之人得與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專恣其本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 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爲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爲盜、皆不得已、豈眞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秋七月丁丑朔甲申、置通政使司、設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品、經歷一人、正七品、知事一人、正八品、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壅蔽于言者、禍亂之萌、專恣于事者、權奸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

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淸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駑鈍幸蒙 聖眷膺茲重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乙巳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惟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爾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

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愼之

八月丁未朔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上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以父兄早歿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俱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冬十月丙午朔甲戌遣使賫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印用駝鈕銀質鍍以金詔畧曰朕自混一區宇嘗遣使詔諭諸番爾三佛齊國王怛麻沙那阿者卽稱臣入貢于茲有年今秋使者賫表至知怛麻沙那阿者甍逝爾麻那者巫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命于朝可謂賢矣朕嘉爾誠是用遣使賜以三佛齊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爲多福

十二月乙巳朔癸酉高麗國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顓旣被弑而其國數遣使入貢勑中書宰臣曰高麗國王王顓自入朝貢奉表稱臣云世世子孫願爲臣妾數年之後被奸臣所弑及奉表來貢皆云嗣王所遣莫明其實

故拘其使詢之終不得其詳拘之旣久朕不忍其有父母妻子之情特勑歸之未幾復遣使至却而不納不逾數月又遣使以朝正爲名奉表貢馬皆稱嗣王如此者五朕觀高麗之于中國自漢至今其君臣多不懷恩惟挾詐以搆禍在漢時高氏失爵光武復其王號旋卽寇邊大爲漢兵所敗唐常錫封隨復背叛以至父子就俘族世遂絕迨宋與王氏當國而逼于契丹女眞甘爲奴虜元世祖入中原嘗救其國于垂亡而乃妄生疑貳盜殺信使屢降屢叛數遣兵禍今王顓被弑奸臣竊命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言哉其前後使者五至皆云嗣王遣之中

書宜遣人往問嗣王如何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爲羈囚則當依前王所言歳貢馬千匹差其執政以半來朝明年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馬百匹細布一萬仍以所拘遼東之民悉送來還方見王位眞而政令行朕無惑也否則弑君之賊之所爲將來奸詐並生肆侮于我邊陲將搆大禍于高麗之民也朕觀彼奸臣之計不過恃滄海重山之險固故敢逞兇跳梁以爲我朝用兵如漢唐不知漢唐之將長騎射短舟楫不利涉海朕自平華夏攘胡虜水陸征伐所向無前豈比漢唐之爲中書其如朕命遣人往觀其所爲且問王之安否

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乙未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効有成即爲賢材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二月甲辰朔丙辰敕中書省曰朕初以邊戍餽餉勞民命商人納粟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所輸甚薄軍餉不供豈鹽價太重商人無所利而然歟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西河梅川庾糧餉可給而內地之民省輓運之勞于是定擬凡輸粟于梁州衛者每鹽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臨洮府七斗河州四斗○已未京州衛奏所獲故元官二十五人甘肅降人一千九百六十口 上曰人性皆可與爲善用夏變夷古之道也今所獲故元官并降人宜內徙使之服我中國聖人之教漸摩禮義以革其故俗于是徙其衆于平京府給糧贍之

三月癸酉朔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

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丁亥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材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材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擢用郎中知府知州等官○已丑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傅敕諭之曰昔孔孟一聖一賢周

遊天下志在博濟以安斯民使二帝三王之道復興然當春秋戰國之時道不得行徒汲汲而已雖聖與賢猶不得其位況其下者乎如爾彦良心淳而不欺守固而不變其爲人也善其爲學也篤今晋王無傅特命爾往職之其視昔聖賢不得仕以行其道者爾乃得行矣爾既職爲王傅凡王府之事專以祖訓錄爲規毋作聰明務欲安靜毋出位以干有司惟導王以從正道以此而行則王佐之才足矣復錫誥曰國傅之職所以輔導王德綜理國政其任重矣居是職者必本以忠信弘以學問持以公正濟以明敏庶成啓沃匡贊之功益親王爲國藩屏傅得其人則國有泰山之安磐石之固矣今以太子正字桂彦良爲奉政大夫晋國右傅爾其攄仁義之方盡保傅之道朝夕獻納出入規諫務在親正士而遠佞人進讜論而闢邪説王有令聞爾亦與有榮焉其往欽哉

夏四月癸卯朔丁卯旌表延安府洛川縣民張敏道妻趙氏之門曰貞烈初敏道搆疾將終趙氏年二十一以死自誓敏道卒趙氏日夜號哭亦自縊死事聞詔嘉之曰夫婦人之大倫三綱五常風化所係有能志不二天與夫同死可謂難矣今趙氏生則同室死則同穴較之剔目割鼻誓死不嫁誠爲過之宜在褒嘉以敦民俗其令有司旌表其門仍蠲其家雜役

冬十一月庚午朔戊寅大同白洋鎮巡檢張文焕嘗出巡邏猝與胡兵遇于焦山戰没其妻聞文焕没亦同日死一子窮乏不能自存值天寒凍十指俱墮有司以聞　上命取至京師令人視養給其父俸以贍之三年之後月給米一石以終其身○是月蘇州府知府李亨丁繼母憂居鄉里　上遣使賜米鈔敕曰朕思自古創業之君必由群英而興賢能而治爾李亨曩爲郡長恪勤廉謹以奉憲章雖古稱循良不過是也自居憂以來朕未嘗忘恐爾窘于日給特遣人賜米五十石鈔二十錠爾其領之體朕至意

十二月己亥朔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敕勞之曰臣之事君宜虔恭不怠其得休官于家者古今幾人卿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毋歲來朝甚慰朕心朕不忍卿馳驅千里而來敕禮部賜廩米酒餚爾其享之以育高年○乙卯衍聖公孔希學來朝敕勞之曰卿家名昭于歷代富貴不朽永彰于天地之間蓋由爾祖明彝倫之精微表萬世之綱常陰隲之重故也卿豈不常思祖之德以自致于忠孝者哉聞卿來朝已敕中書下禮部給送廩餼卿其領之○是月賜前廣西布政使臧哲米鈔敕曰卿曩職桂林歲月未久雖有酒失而廉介自持邇以母憂去

職守服至今朕常軫念特遣人賜卿米六十石鈔二十五錠以給所乏卿當恪恭以孝服闋來朝共圖至治哲青州諸城人以儒士舉授禮部主事轉兵馬指揮發奸摘伏不避權豪　上嘗賜白金二錠馬一匹尋陞四川左叅政未幾陞廣西布政使以母喪去官自後凡官以父母喪去官而家居者皆有賜焉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乙巳朔乙未詔中書凡丁憂官在任三年之上無贓犯者依品級月與半俸止於終制在任三年者亦依本品級全俸三月以養其廉著爲令○丙申命禮部凡國子生居京師歲久有父母俱存或父母亡而祖

父母伯叔父母存者皆遣歸省人賜衣一襲鈔五錠爲道里費其父母或祖父母伯叔父母存者人賜帛二疋

二月戊戌朔乙巳敕中書省曰今春雨雪經旬不止嚴凝之氣切骨朕思昔在寒微當此之際衣单食薄艱苦特甚今居九重擁裘衣帛尚且覺寒若是其天下孤老衣不蔽體食不充腹者有之爾中書令天下有司俱以鈔給之助其薪炭之用又敕曰連日陰雨京民中有孤貧者爾中書審其戶凡孤幼戶給鹽十五斤孤貧者戶十斤○辛亥召前丹徒縣知縣李思迪於貶所思迪濟南人登元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洪武元年以故官入京授起居注六遷至山西行省叅政以事降丹徒知縣坐失入人罪安置閩中至是　上敕中書曰思迪爲縣無貪墨其守可嘉偶爲奸吏所欺失入人罪竄居炎方已數年矣可特召還俾訓國子○丁巳命登州府於海口設官船渡軍士遺骸初遼東軍士死者家人歸其遺骸每渡海輒爲舟人所棄都指揮使司以聞故有是命違者論如棄屍律

三月戊辰朔丙子陞國子監司業樂韶鳳爲國子祭酒勅諭之曰文廟所以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建焉古先國王必選名儒爲之師表以教國子與公卿大夫之子及民間之俊秀其任甚不輕也爾國子司業樂韶鳳學充德茂足

以模範後學故特陞爾爲國子祭酒爾其尊先聖之道以訓後學務使成材以資任用懋哉○乙酉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俱賜以誥俊之誥曰兵部掌五官之選天下已定諸臣之勳績已彰朝廷之爵祿已著載之令典惟在遵守而施行之此兵部之職也而又有職方以掌郡國地圖番夷歸附之事有駕部以知廐牧驛傳儀仗鹵簿之政凡天下山川之險易風俗之美惡靡不周知其任亦重矣是豈可以輕受乎爾俊學優才敏達於爲政今以爾爲兵部尚書爾其以公平之心慎才能之選務使官得其人事得其理以稱朕委

任之意文昇詔曰工部之職繁矣剏當造作之時百役並興欲得才識明敏者任之庶幾度材料工輕重不差凡有興作計日可成爾文昇爲政有年不負任使故以爾爲工部尚書欽哉○乙未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語 上惡之敕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僞有裨於國家善名立於兩間則無愧於所學若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者日召同遊期任嘉言善行啟朕未明而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略無一言旁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補所未知豈朕昏昧不足與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先帝王之道匡弼輔贊以成其德器而緘默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者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爲生民福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此正行孔孟之志之日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愼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者必盡其師之

職學者必盡其學之道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夏四月丁酉朔壬寅刑部言古北口千戶擅役軍士八人出境伐木爲賊所殺論當死衛指揮以下凡七人俱當連坐 上曰千戶違法擅役軍致死可論如律餘人並宥之

○乙丑制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秩品 上諭吏部曰錫爵報功佚老優賢國家之令典朕思創業以來文武群臣宣力効勞與朕同休戚者是皆天錫英賢輔我邦國今年高矣宜令致仕還家樂其壽考以終天年其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者各陞一級給以敕誥以示寵章時沂州判官李齊等應召至京師皆以年老賜致仕敕齊等曰朕聞君使臣以禮年壯任之以事及其衰老則許其致仕此古今之通義也沂州判官李齊等職任有司歷年已久嘗敕中書下吏部召詣京師將加擢用而年踰六十難任馳驅特加一級致仕爾尚優游鄉里以樂天年復敕兗州泗水縣主簿陳禮等曰朕觀古今賢能之士遇有遲速年有壯衰係乎時運之不齊也壯有志而名未出君將知而年已暮雖有賢能亦將如之何哉爾等任事已久稽之無疵特命中書下吏部召見轉官而乃蒼顏皓首雖有自強之志而力不逮故陞品秩俾養於家爾尚優游以樂餘年

五月丁卯朔癸未免北平夏秋　税糧詔曰民之休息長養惟君主之至於水旱災傷雖出於天而亦作民父母者之責也近者廣平所屬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艱於樹藝衣食不給朕爲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責其北平今年夏秋税糧悉行蠲免以蘇民力

閏五月丙申朔庚申以袁州府通判隨贇爲廣東按察使贇字從禮山東卽墨人性果敢有才畧洪武初以元故官赴京授六安州英山縣主簿時陳友諒餘孽王玉兒者以妖言惑衆爲亂殺掠吏民贇集民兵捕之擒玉兒并其黨與數百人獲僞印器仗俱送京師　上召見賜宴勞之加

錫白金五百兩綺帛各八疋陞知縣縣民有爲虎害者贇移文于城隍之神虎遂死于民被害所斬其首懸之城隍廟門虎患遂息陞通判袁州政簡而事治流民歸業田野墾闢郡人德之立碑以紀善政至是陞今官

六月乙丑朔辛巳　上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上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以爲明夫爝火之光豈勝於列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治使天下之情幽隱必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秋七月乙未朔已未曹國公李文忠自陝西還命提督大都督府事勅曰大都督府掌天下軍馬其遷選調遣在乎識賢愚辨強弱知險易均勞逸賞罰中節進退信期檢察功過防慓奸侮非止一端職重機密故以爲腹心今特以爾提督府事凡遷選調遣務從爾議然後奏聞若府官及大小軍職不律者卽便治之功罪無隱爾其欽哉

八月甲子朔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爲難自今内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

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丁亥遣官賚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上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卽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

九月甲午朔戊午占城國王阿苔阿者遣其臣陽須文旦

進表及象馬方物中書省臣不以時奏内臣因出外見其
使者以聞　上亟召使者見之歎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
因敕責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外國有至誠來貢者
吾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既至爾宜以時告禮進其
使者顧乃泛然若罔聞知爲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
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首謝罪
冬十月甲子朔遣使賜占城國王阿荅阿者大統曆銷金
文綺紗羅衣服等物仍以璽書諭之曰帝王之道一視同
仁故雖在海外皆欲其相安於無事爾占城介居西南限
山隔海而能臣事中國數貢方物頃者遣使貢象誠意可

嘉表言尚與安南搆兵至今未息然占城與安南疆界已
定自昔而然各宜保境安民勿事紛争天道好還不可不
戒今賜卿金龍衣服及良馬等物至可領也
十一月甲午朔封大都督府僉事仇成爲安慶侯藍玉爲
永昌侯謝成爲永平侯張龍爲鳳翔侯吳復爲安陸侯金
朝興爲宣德侯曹興爲懷遠侯葉昇爲靖寧侯曹震爲景
川侯張溫爲會寧侯周武爲雄武侯王弼爲定遠侯皆賜
鐵券仇成文曰昔者聖君定賞以報功惟賢能受之朕觀
古制漢封爲多然侯之名則同其食祿世守者各有等差
由其功有先後業有巨微所以食祿有等階資有序以辨

重輕也爾都督僉事仇成從朕渡江遇敵奮勇不以衆寡
所向必克彭蠡之戰爾功居多今已年邁朕思往日之勞
特封爾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慶
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
其餘死罪免二次以報爾功爾其益加恭慎以保祿位延
于永久豈不偉歟玉等皆以征西有功券文前後與成同
其中曰去歲命將西征以平羌戎今歲獲功以歸雖首惡
未擒其部落已經剪除勢孤力弱將自殄滅朕念爾勞宜
加封爵○己亥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制吳
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

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
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
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
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
而諫者畢來沉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丙
午敕江陰侯吳良曰朕昔初定江東命卿守東鄙高城濬
隍沃野以關當是時朕無東顧之憂用兵荆楚遂定其地
雖諸將効力於西而卿能保守東藩相爲首尾内奸無出
外奸無入可謂智矣天下已平爵卿侯封所以報功也前
以第七子榑封爲齊王與卿結姻就命卿如齊肇造宮宇

今逼新年、遣使賞酒醴勞卿、齊王尚幼、未有所知、不能遣人行禮、卿可體朕父子之心、而自愛重焉○戊午、以刑部員外郎呂宗藝爲尚書、誥曰、古者秋官明五刑、以弼五教、以期於治也、必得通敏練達、持文平而用法當者、方稱茲選、爾宗藝立心公平、用律詳審、今命爾爲刑部尚書、必期民協於中、以副朕意、欽哉

十二月癸亥朔、贈虎賁左衛指揮僉事李實奉國將軍、大都督府僉事、初實從西平侯沐英征西番、遇虜騎於土門峽、戰數十合、虜少却、乘勝躁以精騎、虜遂大敗、實躍馬深入、中流矢、裹創力戰、創甚遂卒、至是褒贈之、勑禮部尚書

朱夢炎誌其墓、以全祿給其家○庚辰、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來朝、敕中書下禮部、賜希學廩餼、潔館舍以安之、敕希學曰、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甚大、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禮、卿每歲來朝、不避祁寒、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拂于爾祖之訓者矣、已勑中書賜卿日用之物、至可領也○壬辰、將立卜筮之官、 上勑中書曰、卜筮者所以決疑、國有大事、必命卜筮、朕觀往古、終日乾乾、履道不息之君、雖其視聽聰明、猶不能無疑焉、故必以不息之誠、決疑於龜筮者、所以通神明之意、斷國家之事也、是以洪範九疇、稽疑列焉、朕居大位十有二年、

而卜筮之官、尚未擇建、爾中書禮部、令天下廣詢博訪、朕將試而用之○是月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海南、死於道、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諸書、游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首召諸儒、廣洋入見與語、大悅、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行樞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兼知諸全州事、己亥、置正軍都諫司、擢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郎中、甲辰、立中書省、改右司郎中、尋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平章常遇春下贛州、命廣洋參軍事、贛州平、遂命守之、尋陞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平山東、開省治、欲得廉明持重者往安輯之、以廣洋可任、乃命

陶安爲江西參政、調廣洋山東行省、至即撫納新附、民庶安之、冬十二月、召入爲中書參政、明年、復出爲陜西參政、三年、丞相李善長病、 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爲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軋己、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常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爲慊、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爲不孝、 上初未之知、因以勑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之海南、 上覺憲奸、乃復召廣洋還、憲坐是誅、冬十一月、進封廣洋忠勤伯、四年正月、丞相李善長以老辭位、乃拜廣洋爲右丞相、以參政胡

惟庸爲左丞廣洋居位庸庸無所見明六年正月以怠職
左遷廣東行省叅政逾年召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右
丞相　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敕勞問然頗耽酒色
荒于政事以故事多稽遲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
爲不法廣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　上察其然因
敕以洗心補過廣洋内不自安久之占城貢方物使者既
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敕書
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
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
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

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
南舟次太平復遣使敕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
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以相從之久未忍督過
及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我國家民之疾苦皆不
能知聞命爾出使有所相視還而噤不一語事神治民屢
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賢才昔命爾佐
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爲之諱
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沈
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
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敕爾其省之廣洋

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廣洋善篆隸大書尤工爲歌
詩爲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所可否由是人以庸懦
不立目之大抵其相才不足與奸同位而不能去故卒至
於覆敗云○安南陳煓遣使來貢　上以安南恃強欲侵
奪占城境土故至敗亡乃遣使詔諭煓兄前安南陳叔明
曰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相繼而滅亡者何也蓋由逆君命
而虐黔黎故天鑒若是有不能逃於禍也使當時諸侯惟
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耶何期舍久長之富貴而
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傳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
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故民數流離此果爾兄

弟慕富貴而若是耶抑民有怨而致是耶固往者之不可
諫豈不知來者之尚可追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言若行則天意可回耳且天地
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永爲世福若
越境而殃他民則福未可保也安南與占城忿爭搆兵將
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怨未消其讐未解將如之
何爾如聽朕命息兵養民天鑒在上後必有無窮之福若
否朕命而必爲之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古人有
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者殺伐之事好還故
智者有不爲也爾如鑒春秋之失而毋蹈往轍豈不美乎

宜悉朕意毋有所忽。○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上謂禮部臣曰、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隱德藏光、甘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高麗貢不如約、以詔問之曰、曩元之馭宇、運未百年、而天命更朕代元為君、臨御十有三載、四夷入貢、惟三方如舊、獨爾東夷固恃滄海、內殺其

王、外構民禍、貢不如約、必三韓之地有為、故若是歟、命使往問、叛服不常、將欲何為。○己亥、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衞、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

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為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為典要、但慮 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為宜設三公府、以勳舊大臣為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事、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 主上無煩劇之勞、 上然之。○庚子、召山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偰斯為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為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為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為戶部尚書、俱賜以誥、偰斯誥曰、朕惟國家之用人也、去取雖在於人主、銓

選必由於吏部、得人則拔擢才良、甄別流品、清濁臧否、不致混淆、而庶職理矣、爾斯事朕有年、奉職惟謹、察其設施、誠為允當、其以爾為吏部尚書、爾其懋哉、九成誥曰、禮之為用大矣、施之郊廟朝廷、所以治神人和上下、然自三代漢唐以迄于今、其儀物度數亦繁矣哉、朕有天下、命議禮之臣斟酌損益、已有定制、惟在得人遵守而施行之、惟爾九成諳達典故、進退詳審、其以爾為禮部尚書、爾惟敬哉、徐鐸誥曰、國家以戶口土田賦役稅銀之事、與夫倉廩府庫會計出入之方、一歸戶部、古之制也、非才識周徧練達時務者、安能柘此任乎、爾鐸在職公勤、處事通敏、今以爾

爲戶部尚書簡尚明生財之道務培邦本使食貨充而國用足以副朕節用愛人之意崧之誥曰國家以禮導民將使天下之人皆由之其品節之分制度之詳亦既考定而頒行之矣非得明達朝章者典掌而遵守焉豈足以儀表中外乎爾崧學通古今舉止詳雅故命爾爲禮部侍郎爾其敬以持身恭以行事俾朝廷之禮粲然有倫則海內嚮風而有化民成俗之效矣往居乃職爾惟懋哉○癸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詔曰朕膺天命君主華夷當即位之初會集群臣講求官制遠稽漢唐略加損益亦參以宋朝之典所以內制中書省

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外列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轉運鹽使司提刑按察司及府州縣綱維庶務以安兆民朕嘗發號施令責任中書使刑賞務當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昏淫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胡惟庸私構群小貪緣爲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撓政以誣賢因是發露人各伏誅特詔天下罷中書廣都府陞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歸庶不紊煩於戲周職六卿康庶民於宇內漢命蕭曹肇四百年之洪業今命五府六部詳審其事務稱厥職故茲詔諭

二月壬戌朔詔郡縣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者以名聞○丁卯勑諭天下巡檢曰古者設官分職不以崇卑一善以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設巡檢于關津扼要道察奸僞期在士民樂業商旅無艱然自設置以來未聞其舉職者今特遣使分視各處諭以巡防有道譏察有方有能堅守是職鎮靜一方秩滿來朝朕必嘉焉○丁丑命戶部以重定內外文武官歲給祿米俸鈔之制勒于石勑曰稽古建官必有等第其於品級次序自漢以上未聞有是所以漢官之制以食祿列等差其品之名始於魏唐因之以辨服色祿之重輕亦因品以賜焉朕觀古之無品也則以祿爲式是尚質也惟魏之定品是

尚文也於是文質之道雖華朴之有殊亦模範之可經守之不紊覆之不煩今也任官惟賢食祿法品勒石昭示命戶曹司之毋紊輕重之條依期而給與之斯至公之良哉其制以歲計正一品祿米千石從一品九百石正二品八百石從二品七百石正三品六百石從三品五百石正四品四百石從四品三百石皆給與俸鈔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五品一百七十石俸鈔皆一百五十貫正六品一百二十石從六品一百一十石俸鈔皆九十貫正七品一百石從七品九十石俸鈔皆六十貫正八品七十五石從八品七十石俸鈔皆四十五貫正九品六十五石從

九品六十石俸鈔皆三十貫
三月壬辰朔命戸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上謂
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夫民猶
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
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
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
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豈所以養民哉
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科七斗五升至四
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
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爲始通行改科○癸丑兩浙都

轉運鹽使司運使呂本言稽之往代煮海爲鹽始於管仲
晏嬰繼之西漢專其利而禁私鬻東漢弛其禁而聽入稅
唐劉晏設轉運之法而鹽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戸官本
而鹽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
管勾掌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而煎鹽有難易國初委
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
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資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
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
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之多寡隨其地利之
有無官田草蕩除額免科新鹵得宜約量增額分爲等則

逐一詳定永嘉等二十場增鹽千四百五十七引下沙等
十一場增鹽萬七千二百九十引許村等四場減鹽六千
八百三十七引損益相較實增鹽萬一千九百引約量均
平實爲民便詔從之
夏四月辛酉朔癸酉賜翰林應奉陳沔還鄉御製詩文賜
之仍給道里費○戊子賜翰林院編修張美和致仕　上
親爲文賜之曰朕觀古之賢士莫不修巳行仁爲時君之
用否則獨善其身以終天年或著書立言傳之永久雖不
顯於當特而有光于後世以其德重而行純學博而言信
也今老成宿儒凋落無幾獨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

正欲詢問古今典禮以沃朕心柰爾不任周旋以卿歸老
卿之去矣朕將誰從於戲千載一遇古今之通言然全於
始終者罕矣今卿善始善終不亦美乎美和字九韶江西
清江人洪武三年用薦爲縣學教諭十年召陞國子助教
繼遷翰林編修至是致仕年八十三卒于家美和爲人篤
實善著書所著有理學類編八卷群書備數十二卷及元
史節要行于世○巳丑命群臣各舉所知　上諭之曰天
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
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耳爲人上者能
量才授職則無不可施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昔以

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頼天下之賢然後足以行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五月辛卯朔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興利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上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庚戌召紹興府儒學教授吳源敕曰朕聞君天下以安民爲本圖治以得賢爲先古昔帝王能旁求俊乂以輔不逮故黎庶頼之以安而治道隆也朕自卽位以來雖求賢之詔屢下而得賢之效未臻今中書舍人林廷綱薦爾學精德邁才識過人故特遣使賫符以召有司禮送至京朕將試用焉○丙辰命會寧侯張温雄武侯周武往河南理軍務時上以河南方造周王宮殿恐軍民服役勞苦故命温等往撫之仍諭之曰河南將士疲勞多矣宜善撫之凡役萬人者可役千人千人者可役百人使得更休毋盡其力○召儒士王本等敕曰昔者聖哲之馭宇也朝無倖位野無遺賢是致世泰時和益由聰明睿智善無不備故士之仁者樂從之遊而輔之以德自非聖哲而處於民上則倖位遺賢多矣今朕才踈昧於聖道是以賢隱善匿民未康而時未泰以爾博

學君子有德有年故以符召若精力有餘策杖來朝加以顯爵與朕同遊○賜署吏部尚書劉崧致仕勑諭之曰君子之生也莫不由父毋之賢師友之訓以成其才及其壯也則推而行之以致君垂拱利澤群生斯乃仲尼之道君子之志也卿學問該博踐履篤實負成巳成物之器脩劇繁治劇之才政宜佐朕以理天下柰何年齒衰耄艱於步趨故不忍復煩以政特賜致仕卿其去朝歸於鄉里宜愼所養以樂餘年

六月庚申朔癸酉召儒士李延齡李幹敕曰朕卽位十有三年夙夜孜孜思得四方賢才相與共安天下何期大臣不職朋比爲奸雖四凶之罪已誅而求賢之意未稱今監察御史薦爾等博學洽聞特遣使賫符臨召有司禮送至京副朕虛懷○乙亥召儒士楊艮卿王成季敕曰朕聞野無遺賢虞所由興立賢無方商所以治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朕於是不能無慮翰林典籍戴安薦爾高才博藝允宜任用符至之日有司卽以禮送朕有以用之○丙子召儒士石器等制曰二帝三王任賢使能以底隆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由朕不德不能明揚側陋豈小人在位使君子不能上達歟試尚書范敏舉爾陝州石器荆志靈寶縣王道楊原張知閔鄉縣王仲寧張謙郭鏞趙規學識出

群才待超𦂳特遣使臨召有司禮送至京朕將試用焉○遣使召江都縣學訓導胡志遠用給事中王和薦也○甲申湖州府長興縣民輸夏稅絲入京戶部擇其粗且類者得四百三十斤奏將罪之　上曰小民艱苦如此若加以罪而復徵之則民愈困矣絲粗豈無所用哉命釋之○召儒士呂愼明敕曰古之賢者多隱處巖穴甘樂貧賤必待有道之君以禮徵聘然後出為時用以堯舜其君民若伊尹傅說之流是也今天下不患無賢才特慮朕求之之道未至耳翰林編修吳沉薦賢為國舉爾才德兼備故特遣使聘召爾其來朝副朕側席之意時沈又薦湖州府學教

授童冀亦遣使徵之○召儒士劉仲海敕曰朕以菲薄之材履至尊之位深懼寡昧無以下燭幽隱綏養元元故夙夜孜孜思與海內賢哲之士共底隆平雖求之日切而至者恒寡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朕以是屢敕百官各舉所知而翰林典籍戴安薦爾博學多能特命有司禮送至京爾其毋辭○召儒士鄒魯狂敕曰曩者有元失馭海內弗寧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君主黔黎十有三年矣求賢之道有所不逮且大臣非才而君子晦伏小人尊榮遂致懷才抱德之士隱於巖穴不求聞達今妖邪之徒俱已伏辜昨命侍臣各舉所知翰林典籍戴安薦爾才堪任

用特遣使持符召爾符至有司禮送至京朕將擢用焉○召儒士宋季子敕曰朕惟歷代世治民安法彰弊革禮明樂和風淳俗美惟在舉任得人而已舍是而能然者未之聞也翰林典籍吳伯宗薦爾學問該博才識優長特遣使召爾詣闕朕將加禮焉○遣使召儒士揭樞王輿龔文達白天民用給事中徐日新監察御史葉孟方薦也○臣戒錄成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為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

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己丑朔壬辰　上諭戶部曰陝西地接羌戎桑麻非其所產民生服用皆仰給于他郡今歲秋糧既已蠲免邊儲不足若欲轉輸必勞民力宜以官庫所有布疋運至近邊之地令府州縣視民間時值更減一分聽民入米粟菽麥以易之無論官員軍士及商願易者聽有司或高下其價以欺官損民者廉問得實罪之

九月戊子朔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杜佑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敕曰昔之耕莘者為政社稷永安築巖者任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

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虞同出興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愼之初召本等至　上以敕諭之既而上坐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爲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於世如此人者豈不惜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　聖上以儒臣名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授以是職告於大廟○丁未詔戒守令曰朕荷天地之祐祖宗之德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其立綱陳紀所以安民也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之職咸罔克忠惟貪贓蠹政以干邦憲今爾等皆出編氓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爾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若仍蹈前非慢神虐民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於戲政在養民實先聖之令典竭忠所事乃人臣之當爲可不愼哉○戊申敕諭四輔官王本等曰朕嘗思之人主以一身統御天下不可無輔臣而輔臣必擇乎正士若堯舜眡洛四岳政事不免於壅蔽商辛能任三仁

敵沃豈忘於禪蘊故堯舜以得人而昌商辛以棄賢而亡此古今之龜鑑也朕惟鑒茲乃惟賢是求卿等受斯重任宜體朕懷心常格神行常復道佐理贊化以安生民且卿等昨爲庶民今輔朕以掌民命出類拔萃顯揚先親天人交慶於戲盛哉故茲再諭尚克念之○癸丑詔陝西諸衞軍士留三分之一守禦城池餘皆屯田給食以省轉輸○冬十月戊午朔辛酉敕吏部尚書阮畯等曰比遣使徧諭有司各舉才能以備任使而有司不體朕意往往以庸才充貢已嘗敕所司按之以法爾吏部宜申諭有司用心咨訪務得眞才舉非其人加罰無貸○遣使召儒士張叔廉陳

貞宋訥教諭石璞楊盤訓導曹文壽張猶李膺用四輔官王本等薦也○戊辰　上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束帛近朝臣爲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眞才以禮敦遣○丁丑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其臣阿烈彜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者留月餘遣還因詔諭其國王曰聖王之治天下四海內外皆爲赤子所以盾一視同

仁之心朕君主華夷撫御之道遠邇無間爾邦僻居海島頃嘗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以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柰何設爲奸計誘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恃險遠故敢肆侮如是歟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母妻子之戀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國爾二王當省已自修端秉誠敬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將無及矣○是月吏部引選國子監生二十四人命爲府州縣官　上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爲臣之職事君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

民之心卽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爲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念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十一月丁亥朔癸丑吏部奏重定功臣及常選官封贈等第凡功臣沒而加封者公追封爲王侯追封爲公其封贈三代者祖降父一等曾祖降祖一等父與子同妻從夫貴其命婦因子孫官爵而見封者並加太字追封者則止依本封稱號凡常選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散官職事其合封贈三代二代者父母及妻者祖降父一等曾祖降祖一等父與子同妻從夫貴如有對品散官而無對品職事者則與其對品散官授以次階職事其命婦因子孫品級而見封者並加太字追封者則止依本封稱號已上凡有申請本部具聞附書封贈爵職用敕符御寶畢然後頒降

上曰自古文官封贈必待三考其才能顯著者方許給授若一槩與之則何以示勸懲其著爲令

十二月丁巳朔乙酉禮部奏南昌府進賀正旦表文不如式者宜坐其罪　上曰臣子之於君父固無所不致其謹其間事或有疎略出於失誤姑勿問但錄其過以示警○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

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因諭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己丑　上與吏部臣論任官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　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于衆人爲公論出于一人爲

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丙申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爲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以賞一君子而人皆善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乙巳以國子學助教趙新爲山西布政使司郝仲誠爲陝西布政使司左參政馬懿爲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王景範爲湖

廣布政使司右參政試司業張厰爲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　上諭之曰今布政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爲政鬱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眞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命吏部凡郡縣所舉諸科賢才至京者日引至端門廡下令四輔官諫院官與之論議觀其才能○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

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歛猶恐損人況重爲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峙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爲聚歛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癸丑　上諭公侯及諸武臣曰吾觀自古將臣皆披堅執鋭備歷勞苦以有爵位子孫世襲其後或驕悖恃功不循禮法致先人勤苦之業一旦傾

敗由其不知讀書故也卿等皆有功於國家身致爵位子孫世襲夫生長膏粱不知禮教習於驕惰鮮有不敗當念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也宜令子弟入太學親明師賢士講求忠君親上之道鑑古人成敗之跡庶幾永保爵祿與國同久於是諸公侯武臣皆遣子弟入國子學受業○丙辰下求賢詔曰自古有志之士屈身寒微之時未見其爲賢智也一旦遇君則賢智稱焉朕嘗詔求天下賢才其來者雖衆而賢智者甚寡豈君子懷韞櫝之志而內美不自見乎今再詔寰宇之內果有才高識廣之士隱於耕釣困於覊旅雖有至智一時不能自伸者有司以禮敦送朕將

傳顯之於戲智人潛光、背處寒微而閱世、天道成人使之
忍性動心、而所爲拂亂、斯世之上賢、朕虛心延佇、尊重自
困焉、○是月命天下郡縣編賦役黃冊、其法以一百一十
戶爲里、一里之中、推丁糧多者十人爲之長、餘百戶爲十
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十人、管攝一里之事、城
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各以丁
糧多寡爲次、每里編爲一冊、冊之首總爲一圖、其里中鰥
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
名曰畸零、冊成爲四本、一以進戶部、其三則布政司府縣
各留其一焉

二月丁巳朔、壬戌、賜諫院右司諫石時中、判祿司左司副
夏守中、鈔人十錠、以其公直敢言也、○甲子、以鄭湜爲福
建布政使司左參議、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
以孝義聞、上每加褒異、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時有訴
其家交通胡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
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乎、自詣吏請行、仲兄濂先
以事留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一任其罪、弟無與焉、
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
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
從人爲非者也、即宥之、詔賜酒食、擢湜爲參議、賜冠帶襲

衣、○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上諭之曰、鄉飲之禮、
所以敘尊卑、別貴賤、先王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恥、
知禮讓也、朕即位以來、雖已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
徧習、今時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
長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
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爲序、其有違條犯法之人、列於外
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良善之中、如此則家識廉恥、人
知禮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
所謂宴安而不亂、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正謂此也、

三月丙戌朔、赦天下、詔曰、在昔唐虞三代之君、任賢使能、
民皆遠罪、刑措不用、享年永久、朕恭膺天命、撫育黔黎、今
十有四年、雖夙夜究心、以求民之安、而未臻其效、獄猶未
清、良由委任非人、致民陷刑辟、朕甚憫焉、今大赦天下、與
民更始、自洪武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
逆、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本使、毆殺小功以上
親、及謀故殺人、强盜、僞造鈔、蠱毒魘魅不赦、其餘已結正、
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
事告言者、抵其罪、斷發充軍未到衛所者、安置流徙未至
地方者、作耗詿誤、流竄未到配所者、并釋還鄉、追徵贓罰

侵欺錢糧、欺隱田賦、及兩浙福建見追贓罰丁本、並免徵、洪武十三年以前犇閑釋放官員、有司追赴京師役敍之、民間有才高志廣之士、願出仕者、仰禮遣赴京、告諭天下、使明知朕意○己丑、蘇州民以官船運木入京、而附載私物、有司請罪之、 上曰、貧民運木勞苦、以私貨易爲路費耳、釋之○庚寅、詔刑部犯流徙罪者、不宜處以荒蕪之地、但定其道理遠近、令於有人民處居之、以全其生○丙申、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學祭酒、致仕禮部侍郞劉崧爲國子學司業、勅曰、朕聞古者賢能之臣、人君不忍其去、以其有益於國也、朕以所用非人、致災異疊見、賢才避

位、卿亦共忍去哉、今特遣行人召爾敬爲國子祭酒、崧爲國子司業、其來毋稽○辛丑、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經書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令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戊申、命郡縣訪求明經老成儒士、爲儒學訓導○辛亥、起致仕四輔官龔斅爲國子學司業、勅諭之曰、曩者朝臣薦卿學行、故召卿至廷、官以四輔、而卿乃告老、遂命還鄕、今朕命公侯子弟讀書國學、而司業缺員、生徒無所矜式、卿其爲朕一來、坐以講道授經、無弃趨筋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美、亦儒者之素志也、其來無有所讓

夏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嘗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

所益○甲子、 上謂刑部臣曰、善名人之所慕、惡名人之所耻、凡爲仕者、孰不欲保其爵祿、彰善譽而垂美稱、然或一時差謬、或爲人所詿誤、罹於刑憲、雖悔無及、朕深知近時所犯、多出於此、自今凡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書其過、榜示其門、使之自省、若果能省身改過、則爲除之、有不悛者、則論如律○己卯、北平布政使司、言民間舊輸焰硝、近歲未徵、請歲輸如故、 上曰、此但攻戰用之耳、今天下安寧、無事兵革、宜罷輸、且方面大臣、凡事關大體、有益於國與民者、則當言之、此何必言、因命該部移文諭之、今後若此類者、皆勿復徵、

五月乙酉朔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上諭之曰、朕常命汝
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
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槩以重刑
來奏、其間固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
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凡
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
者、毋槩言也、
六月乙卯朔丙辰、賜國子生布帛各一匹、時於諸生中、選
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
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累有羅綺襲

衣巾靴之賜、恩遇甚厚、
秋八月癸丑朔壬戌、　上諭行人曰、凡爲使臣、受命而出、
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常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
而作威作福、虐害下人、爲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
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
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也、○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
蠻寇、奏捷京師、　上勅諭之曰、廣南民人入蠻既久、屢
叛屢征、朕非得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
剽掠、久爲民患、卿以兵剿平之、捷報至京、朕甚爾嘉、但所

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恤、以致作亂、
卿可會都司布政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脅從之黨釋
歸田里、庸得勅、乃斬首賊李佛隆數人、餘皆釋之、
九月壬午朔丙午、禮部尚書李叔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
以賢良等科薦至京、致師範缺員、生徒廢業、　上曰、學校
人材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爲憂、而有司又拔而舉之、甚
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著爲令、○己酉、賜翰林院修
撰趙新致仕、勅曰、士之所以能立身以保其終始者、有三
品焉、上才之士、志高量大、其所爲無所不可、中才之士、謹
守成法、不失其中、僅能措諸事業、其次雖守法而或失其

中、然不至於爲惡、此皆足以保其身者也、惟卿質直無僞、
涉獵書史、始爲國子助教、能舉其職、及遷山西布政使、雖
無所設施、而持身廉潔、朕以卿本儒者、而才不及中人、不
宜任以政務、授翰林修撰、既而見卿年老多疾、特令致仕、
卿其保厥終始、以副朕懷、新溫州樂清人、通春秋、用薦任
官、至是致仕還鄉、
冬十月壬子朔癸亥、遣監察御史林愿孫榮等、分按各道
罪囚、時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
按治、死罪重者悉送京師、從大理寺詳議、於是愿等往浙
質等亦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勅諭之曰、王者順天時

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法司伸理冤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毋違朕命○甲戌江西按察司有書吏言其副使田嘉寫表署名不具朝服爲不敬 上曰拜表則具朝服寫表雖常服何害小吏摭拾長官細故此風不可長也命法司正其罪

十一月壬午朔甲辰 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成林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於經術兼

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常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己酉禁有司不得差遣學官時松江府華亭縣儒學教諭曹宗儒屢爲府縣差遣宗儒以爲言 上諭禮部臣曰教官訓導所以作養生徒爲國儲材邇者有司往往委以公務使不得盡心教訓甚非所以崇儒重學之意其禁止之

皇祖四大法五卷終

皇祖四大法卷六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壁
三河臣陳克仕 同校

治法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侑食樂章至是大宴始奏用之其一奏炎精開運之曲曰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獠德被戎羌八弥有薦九鼎馨香鼓鐘鏜鏜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玆遐福地久天長二奏皇

風之曲曰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黼筵龍衮耀朝日金鑪裊祥烟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坐視丹晨磬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賡載篇瑤觴欣載舉拜舞禮弗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三奏眷皇明之曲曰赫赫 上帝眷我皇明大明繼集本固支榮厥本伊何育德春宮厥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羣生及時爲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四奏天道傳之曲曰馬負圖兮天道傳龜出書兮人文宣羲畫卦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 明王神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入貢康衢謠聖子神

孫繩祖武、垂拱無爲邁前古、五奏振皇綱之曲、曰、周南詠
麟趾、卷阿歌鳳凰、靄靄稱多士、爲楨振皇綱、赫赫我大明、
德尊踰漢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陰陽、峩冠正襟珮、都俞
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
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未央、六奏金陵之曲、曰、鍾山蟠蒼
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主、六代繁華經
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南北、英雄豈但嗤曹
劉、我 皇昔仕濠梁星神遊、天錫眞人服、手提三尺渡江
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陵、進珍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
漢祖用兵時、爲嘗馮異滹沱飯、七奏長楊之曲、曰、長楊曳

綠、黃鳥和鳴、菡萏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日麗風清、及
時爲樂、芳罇在庭、管音嘒嘒、絲韻泠泠、玉振金聲、各奏爾
能、皤皤國老、載勸載懲、明德惟馨、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
保嘉名、無已大康、哲人是聽、八奏芳醴之曲、曰、夏王厭芳
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 皇登九五、
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綠羣生、天庖具豐膳、鼎鼐
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齡、達人悟茲理、恒令五氣
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行、九奏駕六龍之曲、曰、日麗中
天漏下遲、公卿侍宴多令儀、簫韶九奏觴九獻、鑪香細逐
祥風吹、羣臣舞蹈 天顏喜、歲熟民康長若此、六龍廻駕

鳳樓深、寶扆開、扶玉几、景星呈瑞、慶雲多、兩曜增輝、四
序和、 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年年奈樂何○丙戌、命翰
林院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
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
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
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叅
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
朔漠、皆能通達其情○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
人、 上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狥
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尊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

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
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
以擢用之、毋有所隱○是月、延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僉
事張德以平衞處溫三府山寇、人賜田一庄、勅勝宗等曰、
古之爲將者、其道有四、曰智、曰信、曰勇、曰仁、智在算無遺
策、信在戰無後期、勇以摧敵、仁以撫下、故能建立事功、垂
譽後世也、邇者東浙山民嘯聚、虐害民命、爾等率師往
討、不逾五月而平之、今賜爾田各一庄、爲子孫世祿、以酬
爾功、嗚呼、成功不易、保之尤難、爾尚勉之
二月辛亥朔壬子、 上以河南水災民饑、命駙馬都尉李

褀往賑之勑諭褀曰河南奏黃河水決瀰漫數百里漂蕩
民居百姓遷徙不得寧處朕甚憫焉今東作方興民饑窘
不得耕作特命爾往賑之無使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爾其
欽哉褀承命而行復令齎勑諭布政司及府州縣曰大河
之水天泉也必有神以司之若所在牧守得人政務修舉
則其水蜿蜒東注無摧山裂石之患而民安焉苟非其人
則冲決城邑蕩析民居而牧守亦與其禍此感應之必然
也去歲河南來奏河水漂沒數州田園一空桑麻盡爲所
蕩良由牧守非人故耳方春東作將興民無衣食何以立
命今特命駙馬都尉李褀齎勑往所傷之處優給其民雖

不足爲厚恩亦庶以少甦其困苦爾爲牧守者宜加修省
以惠養其民無違朕命○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曰朕荷
上天眷佑海嶽效靈　祖宗積德自朕卽位以來十有五載
寰宇全歸於版籍惟西南諸夷爲雲南梁王所惑恃其險
遠弗遵聲教特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
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甲士三十萬馬步並進征彼不庭
大軍旣臨渠魁盡獲雲南已平詔告天下臣民共知於戲
福民永已聖賢之爲逆天違命根禍殃民身家被罪惟西
南諸夷應之故茲詔諭○乙卯置雲南布政使司改中慶
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布政使司
事勑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雲南之地其民尚兵上古以爲
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中土故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
皆中國所統襲元旣立行省數出朝臣望重者鎭之今思
鎭彼非名臣望重者不能守也故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
章潘原明暫署雲南布政使司事事定之後除官代還
賜六部尚書侍郎馬勅曰禮君賜車馬所以禮重臣示優
寵也今尚書侍郎古六卿之職朝夕贊襄庶政非羣有司
比而騎乘不具其何以振肅禮儀使百寮具瞻哉書不云
乎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各賜馬以稱吾優禮重臣之意

○巳未以通政使司試左通政張紞爲雲南布政使司左
參政儀鸞司大使宋昱爲右參政通政使司左參議韓鐸
爲左參議試右通政范祖爲右參議以勑諭紞曰古者尚
志之士必立身以行道道行則名成名成則貴身榮家以
顯親矣卿有志于古之士專朕左右能日省月察異於世
之昏愚汙濁者故特命卿以雲南方面之任正君子行道
之時也然雲南諸夷雜處威則易以怨寬則易以縱卿往
其務威德並行彼雖蠻夷豈不率服卿其敬哉將有無窮
之譽矣紞旣陛辭　上復賦詩二章以賜之○壬申詔雲
南諸夷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各擅聲教廢興疊疊民

不聊生朕秣馬厲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久之羣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定元都肅清華夏奠安黎庶邇年以來士不彎弧馬牧平野農安田畝人皆樂生惟爾西南諸夷蠻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肆侮中華凡我朝臣孰不憤恨是以特興問罪之師今雲南既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巳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人　上悉詔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即傳於遠邇也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惡

聲亦不可掩也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愼之苟治民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閏二月辛巳朔甲午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勑使任本州知州等官仍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等曰初命將軍令各土酋入朝本欲使之知中國禮教今思雲南新附人心未定即令入朝諸蠻必生疑懼或遁入山寨負險不服若復調兵損傷必衆莫若順而撫之示以恩信久則自當來朝矣

三月庚戌朔丁巳寧夏衛卒薛理言本衛軍士月鹽二斤於小鹽池倉支給其地隔越黃河去寧夏三百餘里往還須半月計其負載道路之費得鹽無幾定州舊有鹽池去寧夏一百里若於此取鹽爲便從之○癸亥以孔子五十五代孫孔克醬爲曲阜縣知縣勑曰朕惟聖明之裔天必相之故能世其爵祿代有耿光終天地而不泯焉曩者衍聖公孔希學以曲阜世襲知縣孔克伸卒薦爾克醬既賢且嫡宜嗣其官已而衍聖公卒復召爾族長至京詢之咸以爾克醬爲賢今特命爾爲曲阜知縣爾其修德循行敬事愛民保厥職任以無忝聖人之後則朕汝嘉往哉無怠○乙丑頒軍法定律凡管軍指揮千戶到任務必先知衛所官旗軍馬之數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三次閱視違一

次者指揮罰俸兩月千戶一月百戶半月違三次者俱停俸三月違六次者俱停俸半年及兵衛隊伍老幼優給與官禁守禦之令凡二十九條皆參酌律意頒行遵守○丁卯命故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勅諭之曰凡武臣子孫得世襲其爵祿者皆以其祖父有功於國家故厚其報以示不忘然觀自古以來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遂至傾覆朕每用慨惜爾父濟寧侯顧時功著國家茲特命爾敬嗣爵爲侯爾尚毋驕其志毋怠于事益篤忠貞永延國寵爾惟懋哉○丁丑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illegible]傅友德等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

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分元府所留兵數并計歲用支稅
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等奏自元世
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
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備以守其稅糧則元司徒平章達
里麻等皆言元末土田多為僧道及豪右隱占今但準元
時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覈實雲南臨安楚雄
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
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
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
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夏四月庚辰朔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
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
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
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
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
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
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
直隸府州稅糧詔曰惟皇上帝眷我生民自統一以來雖
暫有甲胄之急而未至凶荒然每念江左之民減衣薄食
助我興王供億浩繁勤勞者甚其江西浙江次第歸附及
定中原越大江達淮河漕河南之粟以抵北平勞亦甚矣
近年以來二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官吏糧長不恤小民
皆已逮問其今年夏秋稅糧盡行蠲免官田減半徵收河
南山東之民淳厚篤實畢力田畝無有巧取愚強凌弱之
患然山東東給遼陽北給北平河南北供山西西入關中
勞費亦均其今年夏秋稅糧一例優免○戊戌上海知縣
王瑛以選力士不稱旨刑官以欺誑不敬論之給事中劉
逵駁以為貢舉非人律有定條選力士不稱而坐以不敬
太重不當律意　上是其言命法司自今論決務從平恕
毋或深文於是瑛得從輕論○癸卯以儒士吳顒為國子

監祭酒　上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
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
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
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為教矣夫鐘鼓
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丙
午戶部奏天下郡縣所進賦役黃冊丁糧之數類多錯誤
請逮問之　上曰里胥或不諳書算致有錯誤耳若罪之
則當逮者衆且以郡縣之廣人民賦稅之繁其間豈無誤
者今官為給鈔市紙筆再造以進復有錯誤然後罪之○
詔旌表遼東高希鳳妻皮鐵家時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

歸　上問遼東風俗名祖言遼東地遐遠民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其俗尚禮教凡子喪其父妻喪其夫皆日至墓所拜哭奠酒漿百日乃止服衰三年不飲酒食肉不理髮不游獵不與人語戲閒有以歉歲食肉者鄉人共詆之又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本光州固始縣人戊戌秋在遼東老鴉寨爲亂兵所掠力抗不伏亂兵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携姪以行及　聖朝混一區宇居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

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高麗人居渾灘自縊死於馬櫪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爲父仇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於魚塢所居之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斡羅村有卒裴皮鐵者疫死其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北葬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而死鄉人義之遂合葬焉臣耳目所見聞有如此者　上爲之動容稱歎即日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己酉朔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入人徒罪　上責之

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爲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命法司論勵罪以戒深刻者○丁巳命刑官凡囹圄囚徒貧不能自給者人給米日一升○己未新建太學成其制廟學皆南向廟在太學東中爲大成殿殿左右兩廡前爲大成門門左右列戟二十四門外東爲犧牲廚西爲祭器庫又前爲靈星門太學正堂曰彝倫堂中爲祭酒司業公署左爲祭酒司業講授之所右西列席東向爲博士課試之所前爲太學門又前爲集賢門彝倫堂之後爲六堂曰率性曰修

道曰誠心曰正誼曰崇志曰廣業諸生肄業居之堂之東西皆列二館助教學正學錄居之丞簿有署會饌有堂廚庫井湢以次而列學之旁以宿諸生謂之號房有妻子者俱月給米贍之自經始以來駕數臨視至是落成遣官祭先師孔子命翰林院學士宋訥記其始末于石仍以舊國子學爲應天府學○辛酉命禮部遣官祭武昌右衛指揮僉事孫靖延平衛指揮僉事馬驥虎賁右衛千戶楊貴百戶嚴整驍騎右衛千戶余清靖與貴整征雲南清征施州皆戰死驥征龍巖病卒故各遣官祭之給靖家米三十石布十五疋鈔二百錠織金文綺帛各十匹貴整清家米各

二十石布各十五疋鈔各百錠俱爲營墳追贈官加三等
顯家米十五石布七疋追贈官加二等清弟鈔二十錠○
壬戌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
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
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
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
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
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仲質
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前期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
門外是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

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請先師再
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
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
獻如常儀導引官導　上復御幄易服乘輿詣學學官率
諸生先列于堂下東西　上御彝倫堂贊唱學官諸生行
禮五拜叩頭東西序立于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
入堂西門東西序立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
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舉案禮部官奏請授經祭酒
跪受賜講官坐乃以經置講案叩頭就西南隅設几榻坐

講賜侍臣以次坐皆叩頭序坐于東西諸生北面以聽講
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司業博士助教各進講如前儀畢
出堂門復位贊唱有制學官諸生列班俱北面跪聽訖五
拜叩頭禮畢學官率諸生先序立成賢街恭俟駕還明日
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上從之丁丑遣行人齎敕諭天下郡縣訪
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
遣送至京共論治道以安民生其見任教授學正教諭訓
導職專教訓不在舉例○敕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
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者朕統
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

搆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
子以履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
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
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
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
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堯舜躋民於雍熙
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
正爾儀愼爾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
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士卒俻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

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因時任之其時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懐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至其復命士卒無虞心乃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秋七月戊申朔己酉詔免曆日工本錢初頒曆民間有司例徵工本錢至是 上聞之諭禮部臣曰頒曆授時君職也而又徵斂民錢豈爲上之道哉亟罷勿徵○己巳旌表眞定孝婦劉氏之門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姑疾愈至瓜州復病亦如之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給食養姑尤謹又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時盛暑劉氏晝夜侍姑側驅蚊蠅姑體腐蛆生席間又爲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病篤齧劉氏指與之訣劉氏號呼神明刲股肉和粥以進姑復甦越月而卒劉氏殯舍側園中欲還合葬於舅墓哀號凡五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爲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門復其家徭役

八月丁丑朔己卯時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 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舉薦然得賢與否係乎舉之者何如耳 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觀其所舉者卽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庚辰遣監察御史余公大往泰州審決重刑勅曰雨露滋生萬物以榮霜雪肅殺萬物以悴榮悴各當其時斯二儀之常經古今所不易者也今命爾往泰州審決刑獄爾其愼法天時務從至公毋獲罪于人神欽哉○辛巳命禮部頒學校禁例十二條于天下一曰生員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輕訴于官二曰生員父母有過必懇告至于再三毋致陷父母於危辱三曰軍國政事生員毋出位妄言四曰生員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爲文辭先由教官考較果有可取以名上于有司然後赴闕以聞五曰爲學之道必尊敬其師凡講說須誠心聽受毋恃己長妄爲辨難六曰爲師者當體先賢竭忠教訓以導愚蒙七曰生員勤惰有司嚴加考較獎其勤敏斥其頑惰斯爲稱職八曰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

達治體、敷陳王道、許其赴京面奏、九曰民間寃抑等事、自下而上陳訴、不許驀越、十曰江西兩浙江東之民多有代人訴狀者、自今不許、十一曰有罪充軍安置之人、毋妄建言、十二曰十惡之事、有干朝政、實跡可驗者、許密以聞、其不遵者以違制論、仍命以所頒禁例鐫勒因碑、置於明倫堂之左、○乙酉、上諭禮部臣曰、天下郡邑申明亭、本以書記犯罪者姓名、昭示鄉里、以勸善懲惡、使有所警戒、今有司槩以百姓雜犯小罪書之、使良善一時過誤者、爲終身之累、雖欲改過自新、其路無由、爾禮部其詳議來言、於是禮部議、上自今犯十惡奸盜詐僞干名犯義有傷風俗

及犯贓至徒者、書于亭、以示懲戒、其餘雜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一切除之、以開良民自新之路、其有私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　乙丑、監察御史章艮以罪繫獄、上疏自陳過咎、　上曰、知過能改、亦人所難、遂釋之、左遷雲南府儒學教授、　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進諫、臣旣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

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興之閏位、乃知秦爲漢閏、隋爲唐閏、元爲　國朝之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徭役、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之治、則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上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創業垂統之君修德慎罰以爲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反是、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鑒之往古、事誠可徵、好問所言、甚可取也、○癸巳、遣使勅諭平山衛指揮使司曰、近東昌府

奏言、平山衛遣軍三百餘人、歷郡縣追逮軍役、凡民家養子贅壻、悉被拘繫、夫朝廷軍伍之制、有應補者、當明移文取之、今不上稟朝廷、而妄自遣軍、徧擾吾民、可謂無法矣、勅至、其指揮陳鏞親率幕官至京、具陳其由、○辛丑、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宜敎化以治民爲先、欽惟　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蓋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刑而已、曩者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敎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一考矣、政績少聞、

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代彼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爲稱職、孰爲不稱職、孰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議爲七條、其一宜選文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

才、一一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通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二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寔能、宜令京官於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量加陞擢、不當者罰及擧主、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命布政使司按察司、具其善惡寔跡、參其所言得失、以爲黜陟、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猶慮未嘗練習政務、況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

堪用者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者、可令爲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其間豈無才學之士、廉慎之人、初用秀才、遠不可及、今宜覈之、果文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擧、其六刑罰未省、賦役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都察院、外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擧、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

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壬寅、貴州府同知安貞以擅造公宇器用、爲吏所告、湖廣按察司鞫之以聞、 上遣使勅曰、安貞有犯、法司如律按之、固其職也、然原貞之情、非自私也、房宇器用之物、皆公家所需、貞若遷他官而去、必不以偕往、今乃罪之、是長猾吏告訐之風矣、勅至、貞復職、械其吏送京師、○乙巳、宥靖州衛指揮僉事麗虎等罪、謂臨安霑益守禦、遣使齎勅諭之曰、人臣之懷忠義者、剛果正直、未有欺蔽其君者也、曩靖州經界不明、朕謂爾等忠良之臣、必能明之、遣鎭撫畢安諭意再三、豈謂爾等潛通賄賂、賣棄其地、入於蠻夷、乃飾詞設誑、非欺君而何、致法

司問擬如律宥死貶隸編伍朕思爾等前勞既多心所不忍今姑釋爾罪調雲南霑益臨安二衛守禦尚改過自新毋蹈前非符至卽行

九月丁未朔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　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爲時用小大器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也○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惟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一錠○上諭吏部臣曰近徵天下儒士至京皆朕所與共論治道以安生民者宜優待之其有病卒者有司給棺櫬具舟車送其家來朝而卒于道者亦如之○癸亥特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治二縣期以周歲遷官陛辭諭之曰吏治之弊莫甚於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於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毋蹈因循○晉府長史致仕桂彥

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兼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軍屯種墾闢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開耕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役使之樂於趨事及凡犯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閑之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豈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所在卽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願富壽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母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其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靑天白日萬物咸仰

聖德日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
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歷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敎化斯
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
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
不聊生而天不佑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
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佑而
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訓萬世不可以不講講之則理
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太平興文致之日宜
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世一篇敷陳大義

上下聳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
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
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臣豈可輕用
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
於提刑按察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
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
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舉廉勤淳厚者一
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
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材矣若新進人材且當試
以佐貳之職果有異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

曰審刑罰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葢死者不可復生
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
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
厚之人如漢之張釋之于定國輩親信而悉任之則天下
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敎化學校所以宣明敎
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
敎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敎
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
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以眞修寔踐使成人有德

小人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國朝之用矣十
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
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懷之以
威服之使四夷臣服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
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三伐高麗而中國騷起
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
守在四夷之道也今海内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
未順當修文德以來之遣信使以諭之彼將畏威懷德莫
不率服矣何煩勤兵於遠哉惟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
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關防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

未晚也十一曰蒐材俊古之材俊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
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
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科恐已舉而用之若軍
伍謫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閈者豈無其人宜令
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羣學識超衆者則與薦之開
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材異能之士拔
十得一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
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
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朝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

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待問
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
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
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院官
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言無不
至而内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上曰彥良所
陳通達事體有裨於治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
良可謂通儒矣○壬申儒士沈士榮上疏曰臣欽奉勅符
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
道以安生民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

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
惟 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
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
材故重勞於宸慮也況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
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
者無量材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
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
無量材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況賢者之難遇
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多而不淘則金不可
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

而不能成器願 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
之或一事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金之
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
此鑛之未去也此姑論用人之一事然所謂拔本者堯舜
雖聖求諫不已況未及堯舜者哉 皇上翦伐群雄以武
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奠四海於枕席之安驅夷
狄服中夏爲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戎虜之恥臣竊爲千
古豪傑慶快[illegible]已豈不思瞻仰以竭愚忠贊一言之助哉
今聞聖諭誠切備至感發臣懷僭述狂言干冒天威無所
逃罪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札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

論庶事、臣之願也　上嘉納之、手詔褒諭曰、昔周舍欲載筆操牘隨君之後、日有所記、月有所效、歲有所得、其君悅之、卿入閣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於後世、卿其勉之、士榮福建人、尋擢爲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朔、桂林府理定縣丞簿楊時敏以罪謫戍雲南、時敏延安府宜君縣人、有母居家、年八十餘、時敏上言、不歸省者九年矣、願便道省覲、而後赴謫所、　上憐其母老、許之、且復其官、俾遂祿養、○癸未、桂林衞戍卒二人、告

故元守將阿爾思蘭舊所部偏校三十六人、令爲民、全州、宜取置戎伍、　上曰、天下兵民版籍已定、人方安業、豈可復擾耶、此輩非挾私怨、則希望恩賞耳、命徙二卒於楊州衞、○戊子、　上諭禮部臣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通經術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僚者、悉以名聞、○壬寅、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　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格、習以成弊、　上曰、

虛詞失實、浮文亂眞、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　癸卯、北平民有爲人所誣逮至京者、其子訴之、事已白、刑部坐其子越訴、都御史趙仁執奏、　上曰、子知父冤、其忍無詞、聽父誣伏、豈得爲孝子、訴父枉、出其至情、不可加罪、湖州民進新粟、慮有欑別貯他粟、爲備中途啓緘視有損者易之、及進、所司以其竊啓封緘、問坐棄毀御用物、當杖而徙、　上曰、原其情無他、若坐以此律、是以法傷人、而不究其情也、命釋之、

十一月丙午朔丁巳、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福建行

都司及建寧左衞守禦官、不奉朝命、輒役軍士伐木修建城樓、因而私營居室、極其侈靡、軍士富者、責其納錢免役、貧者重役不休、令軍士忿抑來訴、已令法司逮問、五軍都督府、宜榜諭天下都司、自今非奉命、不得擅興營造、私役軍士、違者或事覺、或廉得其狀、必罪之、削其職、○辛酉、耆儒鮑恂等四人被徵至京、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紳、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于治體、可備顧問、遣使驛召之、至是恂、詮、長年三人先至京、恂年八十餘、詮、長年亦皆七十餘矣、　上見之、喜甚、賜坐顧問、一日、　上召三人、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力以老疾辭、　上諭之曰、以卿

等年高故授此職煩輔導東宮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還鄉以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逮日放還鄉里紳後至授陝西鄠縣儒學教諭恂嘉興府崇德人嘗授易於臨川吳文正公澂所著有大易傳義等書若干卷藏于家學者尊之曰西溪先生詮安吉人長年高郵人紳登州人皆以學行稱○丁卯遣使齎勑諭各都指揮使司曰近徵天下秀才至京已令試按察僉事俾出巡郡縣以察守令致治之得失與民之利病既受命而往政無所聞未知果能設施與否及汙潔何如故特命爾等詢其

所行具實以聞毋以善為惡以不肖為賢其直言之無隱○戊辰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職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修潔祭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詢訪具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戢豪強均賦役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舉行鄉飲酒禮及民間欣戚慶慰冥會之際必以齒序伸理獄囚寃滯稽考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不遺逸以進諸朝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庫錢穀必會其贏縮山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列以聞著為令

○庚午廣州左衛奏請令有司於民間造兵器給兵士以禦倭寇　上謂工部臣曰兵以衛民令欲禦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勞費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衛所兵器有缺宜以軍匠付布政司聽其置局以民匠相參造之毋令衛所造作勞民○甲戌普定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為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況普定諸郡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還當諭諸酋長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及織金文綺五疋帛十匹鈔

四百錠

十二月乙亥朔癸未贈驍騎右衛指揮使郭成妻栢氏為貞烈德人栢氏北平人成病卒栢氏自經以殉事聞禮部議比正妻宜降一等褒贈從之○辛卯　上諭都督府臣曰北平大水傷稼屯田士卒不能自養宜即命都指揮使司月給米賑之勿令士卒有饑色也○辛丑濟南青州萊州三府奏歲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採鉛三十二萬三千四百餘斤今歲久鑿山愈深而得鉛愈少乞停其役　上曰為物勞民非善政也其即罷之○是歲旌表濟寧府嘉祥縣陳秀妻成氏萊州府膠州民欒奴義妻石氏陳州項

城縣民李唐與妻王氏同州朝邑縣民張三妻師氏永州府祁陽縣民張伯通妻郝氏邳州宿遷縣民丁九妻李氏吳彥禮妻鍾氏太平府當塗縣民孫文妻趙氏王德妻沈氏貞節成氏等皆以年少夫亡誓不再嫁又旌表松江府上海縣民任士中妻俞氏母女爲雙節之門俞氏名淑安年二十而寡一女生二歲男始生五閱月姑先卒舅仕于遠方家貧無所依親戚咸勸之再適俞氏曰吾忍令吾兒呼他人爲父耶遂截髮自誓親戚復强之欲自刎衆懼乃止以紡績爲業教育子女女長嫁俞邪用邪用亦早卒所親憐其貧亦勸之更嫁女曰我再嫁夫家宗祀誰主之寧

死不改節以辱吾母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安慶府懷寧縣民李忠妻王氏步善慶妻陳氏並爲貞烈之門忠溺水王氏求屍得之號慟欲赴水死姑救免之日夜號哭不飲食數日自經死善慶爲婿於陳以疾卒陳氏哀慟三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弟乞養已終身父曰汝年尚少當爲汝更擇配女不答卽日自經死事聞並旌表之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巳巳朔丁未時琉球國三王爭雄長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遣亞蘭匏等還國齎遣使勑中山王察度曰王居滄溟之中崇山環海爲國事大之禮不行亦何患哉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之禮自朕卽位十有六年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報王誠禮何期王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監丞梁民同前奉御路謙齎符賜王鍍金銀印一近使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脩爾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生民互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邇者琉球國王察度堅事大之誠遣使來報而山南王承察度亦遣人隨使者入覲鑒其至誠深用嘉納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

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憐憫今遣使諭二王知之二王能體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必祐之不然悔無及矣○戊午勑諭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卿等封至高麗賀正表知臘月中旬其使始至遼東安能及期到京其計之狡不過曰吾事大之禮已盡可以塞責矣其誠心安在哉卿等止其來使甚善今當諭之曰賀禮過期朝廷不納以明其罪○辛酉勑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土賦庶使其知尊君親上奉朝

廷之禮也○壬申北平按察司言安州高陽諸縣皆被水
三皇廟分司廨宇圮壞請修治 上曰災害之餘居官者
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
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爲之
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爲先失其
序矣遂命停治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
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
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于務學故特命
卿兼涖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乙亥朔戊寅旌表北平欒城縣民李伏妻甄氏初甄

氏舅早卒奉其姑甚孝夫與其弟異居一日姑往視其次
子于家甄氏隨行不忍去姑側姑力遣之還甫三日甄氏心
驚舉身流汗意姑疾也亟往省之果有以疾來告者甄氏
沿道拜禱至姑側侍湯藥數日而愈後姑年九十一以疾
終既葬甄氏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不輟里人稱爲孝婦事
聞詔旌表其門曰孝婦甄氏之門○癸未旌表登封縣孝
子王中之門中家業農未嘗知書而性至孝母歿廬墓三
年身被衰麻日食饘粥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墓側無
水浚井四丈餘不得泉中環井再拜籲天泉水湧出鄉里
以爲孝感事聞詔旌之○乙酉旌表山西陽城縣民段節

妻宋氏貞節宋氏年二十七而寡姑年七十宋氏紡績以
備養及姑年九十而卒喪葬盡禮撫育諸子至于成人守
節不改年已七十有司上其事故旌表之○丁亥旌表晉
州安平縣烈婦張氏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
衣物事覺張氏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
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乎遂
自縊死事聞 上以其素承父母之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庚寅旌表饒州府安仁縣貞婦彭氏之門彭氏年二十
七而寡守志七十六年壽百三歲按察司僉事周克敬以
聞詔旌表之○丙申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時諫官關賢

言國朝崇尚儒術春秋祭享先師內外費至巨萬尊師之
道可謂隆矣天下生員歲給廩米亦數萬石養賢之禮可
謂厚矣今又建太學聚天下英才以教育之期爲國家用
也奈何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平居教養既無其法及至選
貢賢愚混淆至有缺員又或府選于州州選于縣致使爲
師者不能各任其責甚至布政司按察司將俊秀有學問
生員選充承差有乖朝廷育才之意今宜令府州縣學歲
貢生員各一人如考試中式則賞及所司教官否則所司
論如律教官訓導停其廩祿生員罰爲吏如是則士有勸
懲學有成效從之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

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
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三月甲辰朔丙寅　上謂戶部臣曰鳳陽朕故鄉　皇陵
在焉昔漢高帝生于豐起于沛既成帝業而豐沛之民終
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宜榜諭其
民使知朕意
夏四月甲戌朔甲申大同府言所屬蔚州去年隕霜傷禾
稼民饑　上命永平侯謝成往發粟賑之○戊子賜文華
殿大學士兼左中允全思誠致仕歸鄉里勅曰朕觀古人
其有志之士雖髮白氣衰而心猶不怠故能善其始終使

名垂方册光照後世卿懷才抱德肩古志人惜乎以衰老
之年志雖存而力不任朕不忍復勞特令卿還鄉里以撫
子孫享其奉養不亦悅乎○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
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
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
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
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乙未遣使
齎勘合文册賜　暹羅占城眞臘諸國凡中國使至必驗
勘合相同否則為偽者許擒之以聞○己亥寧國府宣城
縣民訴故元官田徵租太重積年逋負一十五萬七千六
百八十餘石民實貧困不能輸納戶部以聞詔自辛丑歲
至洪武十三年逋租悉皆免徵
五月甲辰朔乙巳　上諭兵部臣曰今在外衛所軍士月
給糧一石恐不足以贍其妻子而指揮千百戶多不能拊
循又令其自備兵器以重苦之其何以堪爾兵部榜諭之
自今士卒軍裝器械有弊者官為給造若侵擾者罪之○
戊申　上謂禮部臣曰諸蠻夷酋長來朝涉履山海動經
數萬里彼既慕義來歸則賚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懷柔
之意○庚申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州稅糧命戶
部諭其民以此邦為興王之地其民輸忠効勞助朕居多

今天下太平務使之各得其所故數免稅糧少酬其勞敢
有恃強暴以侵漁小民者必置於法朕不輕貸
六月癸酉朔命各府選舉儒士吏員練達時務諳曉治體
善于詞命者或三四人或一二人赴京錄用○戊子　上
諭廷臣曰讒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也故善治田
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讒邪稂莠始生似眞及其盛
也則苗不能勝矣讒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
勝矣讒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
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秋七月壬寅朔丁未詔天下都司凡所屬衛所城池及境

內道里遠近、山川險易、關津亭堠、舟車漕運、倉庫郵傳、土地所產、悉繪圖以獻、

八月壬申朔甲戌、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懼、乃至闔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于旌別、舉措在于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狥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役、苛察瑣細、遺奸不擒、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宜布朕意、令其知之、

○戊子、旌表孝子李英之門、英邳州人、年十五喪父、家貧力作養其母劉氏、冬寒必温衾席、母常病疽、英爲吮之、數日而愈、母又病滯下、英取糞嘗之、味甜、心切驚悸、母尋卒、日夜號哭、廬墓三年、事聞、詔旌表之、○甲辰、勅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致豐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役頻重而致然歟、抑吏因緣爲奸而病吾民歟、今歲豐而民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最苦、有終歲勤動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苛責、重罪之、

冬十月辛未朔、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爾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之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於是并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戊子、高麗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詔却之、且命禮部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願聽約束、其中多懷欺詐、覘生隙釁、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爲聲教、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爲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如約五年矣、今復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慢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乃使者故爲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專臣妾、永守事大之誠、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癸巳、詔郡縣復設社學、先是命天下有司設社學、以教民間子弟、而有司以是擾民、遂命停罷、至是復詔民間自立社學、延師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預、○乙未、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其儀前一日執

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具饌、主席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僎賓以下、比至、執事者先報曰、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于庠門之外、以入、主居東、賓居西、三讓三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拜、賓坐、執事又報曰、僎至、主席又率僚屬出迎、揖讓升堂、拜坐如前儀、僎賓介主既就位、執事者唱司正揚觶、執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詣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僎賓以下皆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為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為臣盡

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執事者、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畢、唱司正復位、僎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于堂之下、引禮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唱僎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如揚觶儀、然後讀律令、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復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僎、次介次主、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執事者唱獻賓、主席起、北面立、執事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訖、執事者又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僎前、置于席、交

拜、如上儀、畢、主退復位、執事者唱賓酬酒、賓起、僎從之、執事者斟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僎主交拜訖、各就位坐、執事者分左右立、介三賓眾賓以下以次斟酒于席、訖、執事者唱飲酒、或三行、或五行、供湯、又唱斟酒、飲酒、供湯三品、畢、執事者唱徹饌、候徹饌案訖、唱僎賓以下皆行禮、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眾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若里中鄉飲倣此、

十二月庚午朔、癸未、江西布政使司參議胡昱言、所屬永新安福龍泉萬安諸縣、地多山林、盜賊時發、請增設兵衛

以禦之、 上諭兵部臣曰、民所以為盜者、豈其本心、皆由長民者不能撫字、使衣食不給、以致然耳、豈為兵少耶、是但知其末、不知其本也○甲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濟洛陽人、初為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十四年、前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初至官、勤敏有為、嘗奏令諸司各置考功圖、日書官員所行事蹟、以稽覈其勤怠、又言今內外奏劄、宜減省繁文、寃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無久拘禁、數月之間、獄無淹滯、 上以濟有才、頗信用之、濟由是自負、持法漸肆巧詐、性殘酷、好以法中傷人、凡意所不悅、輒深文巧法、以入

之無能自脫者濟與鄉人有舊怨乃誣搆下獄令郎中仇衍等鍛成之嘗不奉旨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日久事之遲錯皆寛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庭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　上聞切責之曰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召濟諭之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于

獄扼其吭而殺之其恃權罔上傷害善良類如此　上屢訓諭之不悛會有告其在洛陽時嘗盜買人驢賈人示重賞濟得賞乃還之又強役其甥女閻氏爲女使濟妹亦早寡姑老獨存濟利其家財盡掠取之攜其妹并一子以歸其姑欲訴濟輒捶逐之於是監察御史陶垕仲等劾奏濟瀆亂人倫有傷風敎不可爲國大臣又擅殺獄官及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不言欲入啟皇太子至則又不言乃復入奏覘伺　上意務爲兩圖奸計莫測　上怒乃下濟獄并執侍郎王希哲郎中仇衍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其奸狀於是并希哲等誅之初濟父蒙來朝　上待之甚厚濟亦常侍左右見御製詩文輒請歸潛刻碑以誇大聲勢又所爲多不法由是見疎濟爲人有才辯然陰毒狡險外爲誕悅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略無建明但稱曰眞聖人眞聖人故　上深惡其謟佞云

皇祖四大法卷六終

皇祖四大法卷七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三阿臣陳克仕　同校

治法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乙巳　上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初訥入朝引見華蓋殿　上問其宗族子姓多寡賢否訥奏對詳明動合禮度命館于太學至是襲封爵御製誥文曰三皇五帝之道坦然明白人所共由至周衰道微而諸家之說並興天下莫知所宗獨先師孔

子刪述六經綱維斯道使萬世有所依據其功尚矣故天鑒有德廟祀無窮子孫弘衍世有其爵前衍聖公希學歿疾奄逝爾訥為其長子服闋來朝特令襲其封爵以奉先師之祀欽哉○戊申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表其門

○辛亥贈安陸侯吳復妾楊氏為貞烈淑人誥曰以身徇義古烈丈夫猶難今房帷之內乃有斯人豈不偉歟宜加褒顯以慰幽冥故安陸侯吳復以疾殞于黔中爾楊氏身處偏微灼知大義慨然自縊以從侯于地下其志操雖秋霜勁栢何以加焉茲特贈為貞烈淑人錫此徽名匪為溢美府復卒于普定楊氏號哭誓以身徇即自縊死右軍都督府以聞故褒贈之復命旌表其父母家○丙寅禮部奏河南舞陽縣民周炳事母焦氏至孝母嘗病篤炳呼天禱祀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痢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後復差人以為孝感所至請表其

門曰孝行詔從之　各布政使司起送罷免官鞏貫道等至京以貫道為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謨為河南布政使司左參政欒理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冲為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李宇為副使董孟宗為僉事郭貞等為各府知府初　上諭吏部臣曰近內外官員有以微罪罷免者其中多明經老成練達政務一旦廢黜不得盡展其才能朕甚惜之爾吏部可移文各布政使司凡罷免官通經術有才幹者悉起送京師于是貫道等五十餘人至京皆擢居顯職

二月己巳朔丁酉以開封府河陰縣典史杜喆為廣東按

察司僉事、以明經舉也、

三月戊戌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

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于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于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甲子大赦天下、詔曰、朕率諸英雋、平羣雄、安宇內、即位以來十有七年、其間罪頑民、清吏弊、刑賞皆施、雖間有肆宥、而未嘗大赦、今自洪武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本使、謀故殺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不

赦、其餘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於戲、赦過宥罪、既大布以殊恩、遷善保安、尚同躋于至治、故茲詔示、悉使聞知、

○丙寅、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審刑司五軍斷事官公署于太平門之外、太平門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陰肅、故建于此、勅曰、肇建法司于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蓋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凡星于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事各勵乃事、

當以身心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鑒玄武之澄波、睇鍾山之蒼翠、以快其情、庶不負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欽哉、

夏四月戊辰朔庚午、上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龜鑑也、○壬午、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于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于州、州考于府、府考于布政司、各以所臨、精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今上下

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
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朕今命
以八事、爾禮部其爲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
化、撫字其民、均賦役、邮窮困、審冤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
戒其里人、敦行孝悌、盡力南畝、毋作非爲、以罹刑罰、行鄉
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
之、其二爲府官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
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闒茸及蠹政病民者、輕
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
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詢知民

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甚者具聞鞫之、如所治不公、則
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具實
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
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
布政司達刑部定擬、雜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
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
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須布天
下、永爲遵守、○庚寅、上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
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彊埸、納我逋逃、遐鄙之民、荐罹其
害、遂命將出師、討其不庭、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
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勳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
瘞、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
爲收其遺骸、具棺葬之、○丙申、擢彰昌府寧遠縣典史王
尚賢爲山西布政使司參議、尚賢山西聞喜人、由解州吏
目、改晉寧縣典史、尋改寧遠縣、以廉能稱、故陞擢之、
五月戊戌朔、辛酉、命江陰侯吳良子高、靖海侯吳禎子忠
俱襲父爵、諭之曰、昔爾父兄弟爲朕百戰、以取天下、功在
國家、朕弗能忘、故封爵之報、及於子孫、爾當思前人立功
之不易、各勵乃志、毋驕毋怠、以延福慶、○丙寅、召祥符縣
丞鄭俊爲大理寺卿、俊湖州歸安人、在職以廉能稱、故召

用之、
六月丁卯朔、戊辰、詔天下諸司官吏來朝明年正旦者、各
書其事功于冊、仍繪土地人民圖來上、且計道里遠近、俱
期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京、其服色各以品級爲差、惟雲
南遠在遐鄙、特免其來、○庚午、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
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
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
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
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
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風、

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加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秋七月丁酉朔戊戌、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丙午、 上諭吏

部臣曰、近郡縣薦舉多冒濫、諸司考課殿最亦多失實、其申論之、凡賢才必由鄉舉里選、擇其德行著稱、衆論所推者貢之、考覈官員稱職與否、務從至公、歲終來朝、具實以聞、違者罪之、○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陳言、 上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於近俗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繫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當遷、 上曰、任官之法、考課爲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皆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爲治、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命吏部以天下朝覲官所舉屬官之廉能及儒士人才之堪用者、簿錄舉主姓名、俟任滿考其當否、併爲黜陟、其所舉倉庫官即除人代之、○乙卯、 上諭戶部臣曰、今天下郡縣民戶以百一十戶爲里、里有長、然一里之內、貧富異等、牧民之官、苟非其人、則賦役不均、而貧弱者受害、爾戶部其以朕意諭各府州縣官、凡戶

役必驗民之丁粮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賦役均則民無怨嗟矣、有不奉行役民致貧富不均者罪之、

八月丙寅朔壬辰、南昌府豐城縣民曾伯敬上言二事、一曰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清忠報國者、宜尊位重祿、以勸將來、設有小過、宜寬宥之、以存仁厚、以養廉恥、一曰有司循弊、賦役不均、宜以賦役之家編爲等第、凡有差役定法、其名庶可革弊、書奏從之、

九月丙申朔戊戌、以河南懷慶府通判戴邦、湖廣都司副斷事高翼、俱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爲右僉都御史、東昌府儒學教授馮顒爲左春坊左贊

善皆以秩滿考績課最故超擢之○乙卯禮部言安吉衛總旗李茂爲馬蹍死茂妻高氏具棺斂葬之至夕自經於墓側詔旌其門曰貞烈又言眞定府高邑縣民許馴病死妻牛氏陳氏皆自縊於舍旁桑下詔旌其門曰雙烈

冬十月乙丑朔丁卯　上謂兵部臣曰驛傳所以傳命而達四方之政故雖殊方絶域不可無也近聞貴州黄平等驛甚爲使者所苦夷人不堪其役竄入山林者多爾兵部諭都司凡經過使臣有非理者必寘之法以警將來○壬辰　上命吏部凡徵儒士至京宜訪其縣官政事得失風俗美惡以陞黜之亦治道之一助也然人之好惡不齊偏

聽生奸又不可不察於是吏部尚書余熂言有善政美俗者佐貳官宜陞之正官留候除官代之而後陞　上曰善者即陞一等否者待朝覲之日黜之或能遷善改過亦不黜也陞者黜者皆令本貫知之以示勸戒

閏十月乙未朔左都御史詹徽言四川成都府有吏訴其知府張仁受賕同知蔡良於公署設宴放吏爲民請逮問之　上曰吏胥之於官長猶子弟之於父兄下訐其上有乖名義不足聽也○乙巳　上諭禮部臣曰近聞在外方面官多侵郡縣之職甚乖治體其申諭之自今民間庶事皆自州縣始縣有不公則州理之州有不公則府理之府

有不公則布政司理之布政司所任非人從按察司糾之如仍前亂政以擾吾民者罪之無赦○癸丑雲南布政使司言所屬大小土官有世襲者有選用者如景東府知府俄陶阿迷州知州和寧則世襲者雲南府羅次縣主簿趙和姚安府普昌巡檢李智則選用者世襲者世居本土素有儲蓄不資俸祿養廉可也選用者多因流寓本土爲衆所服故一時用之非給俸祿無以養廉況律官吏受財有祿無祿分爲二等今土官犯罪律條無所據依乞加定議

上命六部官會議凡土官選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罪世襲者所司不許擅問先以干證之人推得其實定議奏

聞杖以下則紀錄在職徒流則徙之北平著爲令　甲寅　上謂吏部臣曰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曩者諸司任用非人常遣官屬吏卒下鄉逮捕追督迎送供給甚爲民患已嘗下令禁止近河南府仍遣永寧縣官下鄉拘捕逋卒民甚苦之此豈良有司所爲宜即逮治仍申明禁令使天下知之○丙辰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脩改以合天道　皇上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

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臣聞磨勘

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鄠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在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少副 皇上敬天之心也書奏 上是其言○癸亥禮部尚書趙瑁言自設置僧道二司未及三年天下僧道已二萬九百五十四人今來者益多其實假此以避有司差役請三年一次出給度牒且嚴加考試庶革其弊從之

十一月甲子朔乙丑 上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難諂諛之辭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爲易人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爲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己巳 上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勅曰朕惟孔子德侔天地道合四時刪述之功萬世永賴故帝王相繼歷代優崇封號至極享祀無窮嫡

派子孫世有爵祿邇者曲阜知縣缺員爾希文系出先聖宗族推賢今特命爾爲曲阜知縣闕里鄉邑廟堂所在民庶具瞻爾其敬哉○庚午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

誦詩書習禮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丁丑、旌表汝寧府汝陽縣民莊十一妻范氏貞節。范氏夫亡、年二十七、舅姑老、子幼、貧無以爲背、所親咸勸之他適、范曰、妾聞烈女不更二夫、遂截髮自誓、紡績以養舅姑、甘歷艱苦、恪守婦道、至是年八十五、有司以聞、詔旌表之。十二月甲午朔乙未、詔定官民居室器用之制、凡居室不得施重栱藻井重簷、惟樓居重簷不禁、公侯前廳七間兩廈九架、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屋三間五架、門用金漆獸面錫環、家廟三間五架、俱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樣瓦獸、梁棟用斗栱簷桷綵色繪飾、門牕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飾、其餘廊廡庖庫、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脊用瓦獸、梁棟簷桷青碧繪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漆獸面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脊用瓦獸、梁棟簷桷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飾以土黃、正門一間三架、門用黑油鐵環、凡器皿公侯酒注酒盞用金、不許鈒花漆器金稜、不許用朱、一品二品、酒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俱不許鈒花漆器柹紅金漆銀稜、不許用朱、三品至五品、酒注酒盞俱用銀、餘用磁漆器銀稜、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用磁漆器、庶民所居堂舍、不過三間五架、不許斗栱

采色雕飾、酒注用錫、酒盞用銀、餘用磁漆器。○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姑舅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絶、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生離、子母永隔、寃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爲之感傷、行人爲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痛哉、按律所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此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壻、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滎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滎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滎公之

事有取焉、如其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
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
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 上
然其言、○庚戌、刑部尚書王惠迪言凡民間乞養義女、雖
非已生、然皆自幼撫養、同居而食、已有尊卑之分、若帷薄
不修、有傷風化、宜比同宗無服之親、律加一等、杖六十、徒
一年、其女歸宗、請著爲令、從之、○癸丑、海南衛指揮僉事
張信討儋州宜倫縣賊、破之、殺賊五十四人、生擒一百六
十二人、及家屬二百餘人、首賊唐那虎鄭銀等遁走、信追
擒之、及其屬送京師、知州魏世吉受賄、縱銀竄去、 上謂

兵部臣曰、知州不能捕賊、及官軍捕至而反縱之、爲政之
道果如是乎、命遣力士即其州杖之、責擒捕所縱之人、○
甲寅、刑部左侍郎葛循言凡民赴通政使司訴狀者、本司
代其奏聞、即同親奏、有不實者、宜以迎車駕及擊登聞鼓
伸訴不實律罪之、所誣罪重者從重論、 上曰、通政司訴
狀不實、止可同諸司訴狀不實論、若如所議、豈不太重、第
以誣告抵罪可也、

洪武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癸酉、吏部言天下布政使司
按察司及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
績、稱職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稱職
四百七十一人、貪汚百七十一人、闒茸百四十三人、詔稱
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付法司罪之、
闒茸者免爲民、○甲戌、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
三吾者名昆孫、茶陵人、兄耕孫燾孫皆仕元、耕孫元史有
傳、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承制授三吾靖
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
政使茹瑺薦之、授左春坊左贊善、三吾雖老、而應對詳敏、
博覽善記、侍 上承顧問、多稱旨、 上甚重之、尋陞翰林
院學士、○丁丑、高麗遣使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
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庾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戊寅、 上諭禮部臣曰、覆載之間、蕃邦小國多矣、有能
知天命守分限、不恃險阻、修禮事上、以保生民、未有不綿
其國祚、若施譎詐、肆侮慢、未有不搆兵禍、以殃其民、高麗
王王顓自朕即位以來、稱臣入貢、朕常推誠待之、大要欲
使三韓之人衆得其安、豈意王顓被弒而殞、其臣欲掩已
惡、來請約束、朕數不允、聽彼自爲聲教、而其請不已、是以
索其歲貢、然中國豈倚此爲富、不過以試其誠偽耳、今既
聽命、其心已見、宜再與之約、制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
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汝宜以此意諭之、○己卯、
命天下府州縣官、第其民戸上中下三等爲賦役冊、貯於

聽事凡遇徭役則發册驗其輕重而役之以革吏弊〇癸
未命禮部定在外官員到任儀注頒示天下凡有司受職
赴任皆未至城一舍而止先令禮房吏告示官屬父老相
率出城來會俾灑掃應祀神祇祠宇備牲醴祭儀以候謁
告比至齋宿城外三日至四日清晨父老導引入城徧謁
諸祠其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某奉命來官務專
人事主典神祭今者謁神特與神誓予有政事未備希神
默相使我政興務舉以安黎民倘怠政奸貪陷害僚屬凌
虐下民神其降殃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祭畢到
任官吏父老人等以次相見訖諭之曰朝廷設官置吏欲

其敬神恤民親賢遠奸興利除害某不敏忝兹重任尚賴
一二僚屬邑中長老匡其不逮庶免後艱其四境之內利
有當興弊有當革者當共勉力為之以安黎庶諭畢以祀
神牲醴共享而退祀山川城隍等神用牲二其餘境內忠
臣烈士則用牲一遇有外境出入所司於門外設壇總祭
祭物悉以本處官錢買用尋又增定其儀凡新官祭神初
再拜三獻酒讀祝文又再拜畢至本衙門月臺上望闕設
香案行五拜三叩頭禮然後到任九年考滿仍具牲醴率
僚屬父老辭神致祭就以祭物出郊餞別而去
二月癸巳朔戊戌旌表汶上縣民侯昱孝行昱事母甚謹
嘗受業於東平州學聞母病卽謁告歸省晝夜侍湯藥衣
不解帶母歿廬於墓側寢苫枕塊蔬食水飲旦夕哭奠如
初喪日三年然後歸事聞詔旌表其門曰孝子侯昱之門
〇丙辰旌表孟縣孝子李德之門德少失父事母以孝聞
元末避兵新安時兵饑掠人以食母謂德曰汝第竄去免
為人所得勿以我故累汝也德涕泣誓同生死負母逃難
備經險阻洪武初河南內附德奉母歸盡力農畝孝養篤
至鄉里稱焉至是事聞詔旌表之
三月壬戌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制策曰朕稽古名
世者惟敬事而畏神人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

息歲運無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
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為此也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
制律倣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大當有能者委以腹心或面
從而志異有德者授以祿位或無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
鮮恥不能克己若此無已柰何為治爾諸文士當進學之
秋既承朕命悉乃心力立身揚名在斯始舉其條陳之時
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為第一臨軒發策日錦衣
衛設鹵簿儀仗讀卷官用翰林院及朝臣之文學優者越
三日　上復御奉天殿傳制唱名是日舉人皆給帽笏大
帶青羅袍皂緑襈服之以朝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

第三名正七品俱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
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禮部捧黃榜揭於通衢
遂賜諸進士宴於會同館應天府以儀仗送狀元歸第明
日諸進士詣國子監孔子廟行舍菜禮又明日上表謝恩
賜狀元冠帶朝服一襲及進士鈔有差○禮部主事陳章
應言禮之切於民者有四曰冠婚喪祭今民間狥俗廢禮
加冠於幼稚娶婦而論財喪親者惟惑於浮屠風水之家
而或缺衣衾棺槨之具祀先之典雖衣冠世族亦莫之行
宜定其禮頒示天下使遵而行之亦厚風俗之要務也
上嘉納之○上諭戶部臣曰善爲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

民而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賦
役使民不至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不安爭訟豈
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有不受其福者乎民
既受福爲官長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爲
心動即殃民殃民者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
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謂善爲政也爾等勉之○甲戌
上諭禮部臣曰從征雲南軍士回者已加賞賚其戍守
者須按例給之死者宜厚卹其家病故戰沒者宜有差等
蓋朝廷爵賞所以示勸懲必出至公乃可獄服人心苟施
之非當則人心懈怠誰肯勉立事功卿等其慎之○乙亥

命天下郡縣掩骼埋胔
夏四月壬辰朔丁酉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監祭
酒宋訥以嚴厲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里謀逐
之以訥年老移文令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訥陳非本
意乃鞫所由熂吐實　上怒熂專擅威福并文徵等誅之
而以勑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
並有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其道堅而
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澌燼矣卿勿全是而替威儀必竭
乃心力奉勑如故○壬寅命禮部錄有司官善政著聞者
揭於其鄉之旌善亭刑部錄內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

著者揭於申明亭以示勸戒○丙辰柳州府馬平縣主簿
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
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矢潛守隘口卒未能獲兇頑自恣
爲患益深乞於賊人出沒之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
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以盡勦然此雖盜賊豈
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時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
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
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
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六月辛卯朔甲午廣西都指揮使司言頻年猺寇竊發皆

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爲患請先捕戮此輩庶
絕其黨　上曰溪洞之民誘引猺獠爲寇此誠有之然其
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馭蠻夷之道惟
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戊申　上諭吏部臣曰天下府州縣官一歲一朝道里
之費得無煩勞自今定爲三年一朝賫其紀功圖冊文移
稿簿赴部考覈吏典二人從其布政司按察司官亦然著
爲令○乙卯旌表薊州遵化縣張拾孝行拾甫六歲父歿
獨與母居稍長力作爲養元末兵亂身隷軍伍每晨出從
役必拜母而往暮歸亦如之夜則俟母安寢乃退母嘗病

卧旦夕焚香籲天復卧氷河上幾一月母目復明事聞詔
旌表其門曰孝子仍蠲其軍役○丁巳吏部引奏下第舉
人俱授敎官　上諭之曰敎官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爲層
臺者必基於簣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
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卽求於
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
敎人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卽
如工人習技常見巳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巳
則所習益下矣汝其勉之
秋七月辛酉朔乙丑鎭江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

以事當就逮耆民韋棟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舉
留之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勞以酒勑曰朕聞天道至
公無私帝王法天之道亦至公無私夫國之大權惟賞與
罰故賞無私賞必因民之所共好而賞之罰無私罰必因
民所共惡而罰之所以示至公也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
害欲窮治而更張之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留知縣胡孟通
縣丞郭伯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實繁爲之官
長者非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爲政
能盡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
然疾風之餘勁草不偃爾實有焉今特賜酒二樽以勞爾

其慎終如始毋廢前勞則予汝嘉復以酒賜耆民韋棟等
而諭之曰昔者明王任官布列中外爵分五等章以五服
祿士尊賢造民福於宇內所以命敷五敎勅用五刑世無
偏黨之私人樂雍熈之治朕握乾符撫蒸黎於今十有八
年矣孜孜求賢期於致治然職任方隅者無牧民之政而
有殃民之患於是欲盡革其人而更張之以措生民於治
安丹徒知縣胡孟通等亦在更張之數爾耆民韋棟等列
狀來言令丞之政境內懷澤審如是官得其人矣嗚呼昔
者人君狩於四方詢於民情知政之得失然後賞罰行焉
所以官之賢否民情爲驗今爾等使朕知縣官之賢而留

福一方、故於爾等有嘉、特以酒勞、爾其會享、堅爾善心、永
宜多福、時金壇縣丞李思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元德率
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官、多善政、乞留、　上亦遣使齎酒
勞之、勅曰、善善惡惡、人之至情、故善者必賞之以爲勸、惡
者必懲之以爲戒、非其所私、蓋順人心而奉天道、究觀前
代帝王、循斯道者前後一轍、故曰、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
以治、朕纘舊服、惟恐有乖、比年以來、職內外者、相爲朋比、
有司尤爲失職、故夙夜憂慮、思欲革故而更新之、金壇父
老丁原德等、列狀來言、爾爲政有方、士民樂業、詞懇意誠、
咸欲擧留、朕聞驚歎、雖古循吏、何以加此、今特遣使勞爾

酒二樽、爾其享焉、嗚呼、朕非私爾、特爲民也、爾宜愼終如
始、益勤厥職、毋廢前勞、則爵賞之加、朕實不吝、復以酒賜
丁原德等、其勅諭如韋棟、○癸酉、禮部言、桂林府臨桂縣
民李文選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溫、晨昏不
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辭以慰之、必
母喜乃止、尤能友愛其兄弟、鄕閭宗族、稱之無間言、有司
請表其行於旌善亭、從之、○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
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擧留者、　上賜手勅獎厲復職、加
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
之至矣、　上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嘗見縣

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靡
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
生、强者去而爲盜、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今縣官能爲吾
撫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道、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
且爲政以得民心爲本、能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
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讐、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
也、卽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
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八月庚寅朔、丙午、賜公侯鈔人一萬錠、俾還鄕建第宅、
上諭禮部臣曰、諸功臣於京師旣有第宅、而鄕里尚仍故

居、若旣老而歸、於禮不稱、其各賜鈔、俾還置第以居、樂其
高年、傳之子孫、亦優待功臣之禮、○己酉、以賜進士出身
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
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
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杜、則
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則致安史之亂、
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丙辰、　上御華蓋殿、與羣
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
致治、亦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
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

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九月庚申朔壬申、驃騎將軍駙馬都尉中都留守司正留守黃琛卒、琛舊名寶、武昌人、歲壬寅、以帳前絲隨舍人擢兵馬副指揮、　上愛其謹厚、命尚皇兄蒙城王女、甲辰爲

聚寶門店官、乙巳、授管軍千戶、尋改龍江翼守禦千戶、累從王師征討、及鎮守畿甸、多著勞績、洪武元年、封皇姪女爲慶陽公主、誥曰、惟天惟祖宗佑我國家、成茲洪業、王室之親、皆同榮顯、況在宗女、尤爲懿戚、用稽古典、宜有褒封、皇姪女、長自家庭、已歸良壻、茲者朕登大寶、頒以恩光、宜守婦道之常、益加恭慎、毋以天派自高、驕其夫家、當修閫範、以永令名、可封慶陽公主、授寶駙馬都尉、誥曰、郊畿鎮守、既爲能臣、甥館擇賢、且爲懿戚、此國家之所倚重者也、前龍江翼守禦千戶黃寶、氣鍾偉節、才練武韜、從軍拓地於金華、鼓勇收功於江右、其勤勞可謂著矣、嘗守儀真、克冠千夫之表、旋從右相更閱屢捷之勳、及鎮龍江、嚴司虎旅、按茲堅壘、靖我近疆、念其尚主於王家、是用陞官於駙馬、寵以銀章之貴、頒茲綸綍之新、益懋殊功、副於嘉命、可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既而兼明州衛指揮使、未幾改淮安衛指揮使、三年改名琛、四年授誥曰、昔者帝王、皆以公天下爲心、朕遵古典、其於設官、雖親必選勳能而任之、世其名爵、以榮之、所以示公道也、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黃琛、征伐戍守、勤勞有年、今天下已定、宜共享承平、命爾仍居前職、令其子孫世襲指揮使、爾尚益加恭慎、勉其心力、明紀律而嚴訓練、撫軍士而安庶民、

永保祿位、延及後人、可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兼淮安衛指揮使、後禮部奏開稽古公主之制、皇姪女宜改封郡主、夫止稱所授官、琛當上駙馬都尉誥命、　上念皇姪女惟此一人、不忍遽加降奪、命仍稱公主、歲給祿米五百石、琛亦稱駙馬、止食本官之俸、十四年、擢中都正留守、授驃騎將軍、至是卒、年四十九、訃聞、　上爲之悼惜、賜葬鳳陽白塔之原、子欽以恩擢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戊子、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

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麗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可以絶其弊也

冬十月己丑朔 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下無等政柄執於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黜陟混於賢愚奮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辮髮左衽相率而爲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益廢内之奸臣亂政外之强將跋扈典兵者祟

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仕進者尚阿附而輕廉恥讀書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凝四民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於上豪强之家兼并於下事無紀統民無定志一遇凶荒而亂者四起由法制不明而彝倫之道壞矣 上嘗歎曰華風淪没彝道傾頹自卽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分而撓法萬幾之暇著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親治人脩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癸巳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 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卽命遣還○乙卯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賚勑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背厲名節是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世深可惜哉今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爲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者特遣使賚醴以勞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

十二月戊子朔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

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多非其人孤朕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弟廉者潔已清修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矣其令州縣凡民間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己酉以建陽縣知縣郭伯泰爲泉州府同知縣丞陸鎰爲福州府通判時伯泰等爲政建陽不避權勢 上聞而賢之故皆陞用且遣行人賚勅諭之曰曩古人臣立忠君之志者在内則和而不同在外則不避權勢所以上昭君德下福黎民載諸史冊歷歷可考朕居帝位十有八年鮮見其人頃者通政司言建陽知縣郭伯泰縣丞陸鎰持法

愛民不避權勢嗚呼古人臣之道朕今見之誠可嘉尚特遣行人王本齎朕命往陞爾伯泰爲奉議大夫泉州府同知鎰承直郎福州府通判勞以醴酒爾其益堅乃志始終惟一爲國安民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己巳 上與侍臣論治道上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二月丁亥朔丁未遣使往勞蘇州府常熟知縣成戛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戛奇怒其越理執之事聞上嘉其能命以酒勞之勅曰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秩然而不紊歷世因之不敢違越誠以紀綱法度維持世道之具然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君能立法而臣不能守之則亦未如之何矣朕自卽位以來稽古立法設置諸司以責君子祿賢人使與朕共守此道以安養吾民奈何其間或匪志人自隳禮法吏胥之徒故得憑上司之勢而凌侮之彼乃奔走順承非惟不能自重蓋亦有傷大體如是而欲安享尊榮其可得哉爾常熟知縣成戛奇乃能不畏威勢執越禮之吏胥以正綱紀而絕民害此有司之超羣者也法司以聞朕甚嘉焉故特遣使齎醴往勞爾其享之嗚呼益謹初心恪遵憲度則豈不爲自重之君子流芳百世耿耿而不磨爾其懋哉

三月丁巳朔戊午 上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

餘饒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力田畝則爲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政當究心毋爲聚斂以傷國體○壬午左春坊司直郎汪仲魯以肺疾乞還鄕 上許之明日復召至便殿賜坐顧謂曰汝昨以疾告歸期秋復來見朕知汝疾劇宜休養以延壽考汝平生力能爲善今鬱然龎眉乃壽之徵更愼起居精藥物以終餘齒無庸再至也仲魯爲人敦實簡靖不妄言笑進講兩宮歷三載遇事輒言明白簡直上嘗以善人稱之故始終被禮遇云

夏四月丙戌朔定工匠輪班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

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賫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之○壬寅勅戶部曰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畎畝士篤於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於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然農或怠於耕作士或隳於修行工賈或流於游惰豈朕不能申明舊章而致然歟抑汙染胡俗尚未革歟然則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興也爾戶部即榜

諭天下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遊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遊惰者及舍匿他境遊民者皆遷之遠方○甲辰詔河南府州縣民因水患而典賣男女者官爲收贖女子十二歲以上者不在收贖之限若男女之年雖非嫁娶之時而自願爲婚者聽○是月吏部奏用國子生十四人皆爲六品以下官上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凡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

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由獲濟冤抑者無由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蔽惑也

五月乙卯朔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材非一日所能造就曩者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丁巳　上聞嘉興府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剛正能官遣行人賫勅往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流芳後世者必能灼見於事機之先智出

於衆人之上故能竭忠事君施惠及民財利不能奪其守威武不能怵其中以故生不苟祿死必立名若區區小人不學無術節義罕聞爲政則貪墨無厭遇難則逃避弗顧死者含恥生亦何爲視彼之流芳後世者相去遠哉今嘉興府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在官執法不容奸惡較諸有司可不謂之出衆者耶特遣行人賫醴以勞爾其竭盡忠力以光初志○乙巳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　上諭禮部臣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於後世設使居官溢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

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
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賫禮以勞仍
令械艮至京罪之○甲申處州麗水縣民有貲卜者嘗干
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
衆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
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
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
欲撫輯斯民安于田里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
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孟

賢南昌人
六月乙酉朔甲辰詔天下曰昔元末播蕩海內憂兵所在
黔黎苦殃甚矣如此者一紀有奇朕命前征虜大將軍中
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及公侯羣將發兵諸道所向兵偃
民得粗安一天下曰大明今十有九年然奸臣在位諜間
臣民恩本施而弗及德將布而沮行政乖理悖莫甚此艱
先王之道未究於行失存問於高年及矜恤於鰥寡孤獨
去歲大誥頒行民從朕命至奸擾吾民者循治而斂跡進
士監生職任於諸司想吾民樂生有漸矣今特命有司存
問於高年恤鰥寡孤獨者必得其所篤廢殘疾者收入孤

老歲給所用使得終天年所有合行事理條列於後凡民
年八十九十而鄉黨稱善者有司以時存問若貧無產業
年八十以上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
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其有田產能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惟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
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復其家冠帶服色別議頒行各
處鰥寡孤獨不能自給者悉蠲其差徭若孤兒有田不能
自藝則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鄰里養之其無田者歲給
米六石亦令親隣養之俱俟出幼收籍爲民篤廢殘疾不
能自存者即日驗口收籍依例給米布俾遂其生累年關

邊士卒親冒矢石或肌膚傷殘或因傷死亡子息見存不
能生理者悉放回原籍爲民復其家垛集士軍因征伐傷
殘者優免軍役三年改爲貼戶因傷死亡者優免軍役十
年本戶改爲民籍仍免差役三年軍官從大將征討沒于
行陣子見存者厚加撫恤仍令其世襲未陞者陞一級逃
軍逃囚能赴官自首者免罰山林巖穴隱逸之士有司旁
求博訪以禮敦遣赴京量才錄用於戲禮壽尊賢報功崇
德恤孤賑寡古哲王之大典令出恩沾有司如命故玆詔
諭想宜知悉○丁未　上諭戶部臣曰河南諸府州縣軍
馬數多民間供給頻年不休地畆徵輸亟於他處自今河

南民戶止令納原額稅糧其荒閑田地聽其開墾自種有
司不得復加科擾違命者罷其職
秋七月乙卯朔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
得其狀箠死之以聞　上亦使賫勑諭之曰朕聞居官涖
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
士秉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
卒焉敢侮慢朕嘗戒勑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覩及同知曹
恒經歷王聊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死流下之方得
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矣今特遣行
人賫勑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癸未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
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
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
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正爲比來有司不體朕意
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
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尼傳經豈可槩以耄
而棄之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
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
八月甲申朔壬寅詔贈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愚妾朱氏
爲貞烈德人初愚久病風不愈一日語其家人曰我死誰
與偕往朱氏在傍遽應曰妾願從未幾愚卒朱氏自縊死
事聞　上嘉其義詔比正妻降等賜誥追贈○庚申西平
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
耕以備儲偫　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
兵食邊防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
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
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
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冬十月甲申朔乙巳　上諭兵部臣曰天下大小武臣皆

以有功故令子孫世襲以食其報然有身沒子幼未能承
襲者或無子而有女幼又有父母老而無依者此皆可憫
令後凡亡故軍官子女幼者皆給全俸以贍其家子待其
長令襲職女待其嫁然後罷給父母老者亦給全俸終身
其著爲令○是月頒志戒錄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
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二月癸未朔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
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
周乃洪大誥之制以訓化之又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
可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所載未能

盡夫天下之情纘爲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癸丑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其情辭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煆鍊耶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丙子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陜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

鑛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稍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二月壬午朔戊子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僕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每區設糧長四人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乙未躬耕耤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上曰耕耤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唯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胙於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

意羣臣皆頓首謝○丁未旌表眞定府深州民傅驢兒妻岳氏貞烈初驢兒病且死岳氏時年十八未有子驢兒囑之曰我死爾善事後人岳氏泣曰妾終不忍君獨死而我獨生含恥以事他人妾不爲也夫卒馮屍號慟明旦自縊死事聞詔旌表之

三月辛亥朔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奠民居以寧方域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用皆仁是以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不異以其誠信相

乎上下無間也今之人不然導善弗從縱欲如流朕竭氣
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治也曩者討平西
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授任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
聽服令布則四野歡欣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奠安黔
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
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夏四月辛巳朔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嘗
受民財者刑部逮問之比至　上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
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
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

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爲一身之福施及
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受汙辱之名
以爲父母羞朕念爾年少更事未多特宥還職爾其改過
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立於將來○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
言寶源局鑄錢乏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
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
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致毀
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姑停之○壬寅北平布政使
司請以菽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上謂戶部臣曰以菽
代穀者爲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

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拯弊者當探其源不幾於救跛而
成痿乎○巳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
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論
前罪誅之以懲其餘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
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
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
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
遣之○禮部奏紹興府山陰縣民錢奎妻張氏年二十九
而奎亡生男始彌月守節不替事姑尤孝後二十七年姑
以壽終張氏亦七十五歲而卒山西大同府朔州民賈某

妻劉氏年未三十而喪其夫三子俱幼守節六十年而終
蘇州府吳江縣民劉某妻阮氏査某妻楊氏皆年少夫亡
不改其節應天府江寧縣民陶某妻焦氏其夫從征不返
亦守節至死上元縣民李某女事母孝母病反胃不能食
日就危殆女旦夕焚香籲天祈以愈疾既而疾果平詔皆
旌表其門
閏六月巳酉朔甲寅　上謂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
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
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
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鄉黨

稱善貧無産業者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
歳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産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
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
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其
以朕命申諭之
秋七月戊寅朔丙戌削台州衛指揮同知陳亮官編戍金
齒時倭寇至台州境上殺掠居民而亮兵不之覺寇去又
不追捕 上聞之怒曰朕設兵衛所以保民也今亮坐視
民患而不能救將焉用之命削其官編戍金齒既而復曰
亮雖不才而其父事朕累有勲勞不可忘也復以弟文爲

驍騎衛指揮同知○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
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
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析文武爲二途自輕天下無全
才矣三代之士上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
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
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
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
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
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八月戊申朔壬子 上聞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在軍事
多不律遣使賫勑往諭勝及左副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右
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左叅將定遠侯王弼右叅將武定侯
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思彰君之德故能摧堅撫
順無所不克勲名流於千載耿耿而不磨在我朝若中山
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雄師平華夏之亂未嘗貪財好
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終身無疵近以沙漠未
淸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征師至金山之北適與虜
遇虜雖進馬來歸意在使者往來延緩爲計右副將軍藍
玉事雖輕舉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何期大將軍勝專爲

已私不能撫輯降虜而乃播惡胡中古之名將所爲果如
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之頸以戒貪暴號令明矣
而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少又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忘
哀成配大失人倫以此來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効
忠乎爲已乎旋師之際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致使
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於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
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
將軍嘗有戰伐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
誠於上下俾已降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
功不然罔就貪心歸卬有議矣勑至驗彼各種上人之數

依其地方而均泒之、後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赧哉、○丙辰、遣使賚詔諭來降達達曰、孫都督至京、言納哈出與大小官員、俱南來、未審入遷民鎮否、已勅所司俟納哈出至、封海西侯、大小官員俱與名分、且聞爾等將人口頭匹而來、遠涉道途、甚爲艱辛、朕初命遼陽海州蓋州復州金州崖頭大寧舊省口內之人、各照原所居住、不意文書到遲、總兵官將爾等行程迂遠、若已入遷民鎮、可留彼暫住、若未入口到瑞州間山左右、朕現命官運布一十七萬疋、給賜爾等、且就彼關領、車輛損壞、亦就彼修理、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寧、爾等雖暫勞、此後永得安樂矣、○庚午、勅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朕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甞爲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海、果能建立大功、載諸史冊、名垂不朽、祿延後嗣、與國咸休、二人既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爲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於前人、位居列侯參將、不以名爵爲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此虜來歸、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今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隄防其流而復決之也、於國有損、於已有沃、大丈夫志於功名者、果如此哉、勅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釋之、如果有此、即以馬歸其人、毋使惡聲播揚虜中、則自然無愧、

朕以二王既往、惟爾等可託閫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今、宜洗心去貪、以保勳名、勿孤朕之所望也、○壬申、署吏部事給事中侯庸等奏、天下有司官員、以明年入覲、 上曰、每司止令正官首領官吏各一人來朝、鹽運司官亦令其來、皆以所行事蹟開具紀功圖簿、隔限草藁、親賫奏考、俱期以歲終到京、舟車之費、官給與之、禁毋馳驛擾民、其雲南道遠者、不必來朝、九月戊寅朔、乙酉、陝西都司言、西安府臨潼等縣屯卒所輸稅糧、多於民賦、而又與民均科雜役、未免煩困、 上是其言、命自今屯卒、率五丁選一、編成隊伍、以時屯種稅糧與民田等、雜徭復之、冬月則練習武藝、○丙戌、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爲政者務崇大體、近文武官俸米有以升斗爲計、甚非所以示朝廷忠信重祿之道、自今百官月俸皆以石計、或止於斗、毋得瑣碎、於是戶部奏定、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從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三十五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一十六石、從五品一十四石、正六品一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從七品七石、正八品六石五斗、從八品六石、正九品五石五斗、從九品五石、

冬十月戊申朔丁卯、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定數復其家、

十一月丁丑朔乙酉、徵河南儒士岳宗原等九人至京授以布政司官、各賜衣鈔、令觀政於朝、

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上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任好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好者必懲無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

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辛巳、以浙江道監察御史麥瀕爲右副都御史、瀕鞫獄平恕、人有德瀕者、遇諸途邀瀕飲、厚報以金、瀕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固拒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故陞用焉、○丁亥、旌表保定府新城縣人王興孝行、興母李氏年七十、病嗽、醫禱皆弗效、興臥冰白溝河上、顓天以請、如是者三年、母病遂愈、事聞、詔旌表其門、仍復其家三年、

二月丙午朔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靄翠、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歲逋負、蠻人恃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上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逋負豈故爲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逋租稅、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於是戶部奏定其歲輸之數、以洪武十九年爲始、靄翠歲輸三萬石、密定歲輸三千石、從之、○壬戌、禮部主事高惟善自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還、上言曰、臣聞安邊在乎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嚴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隣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原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等州漢民、往往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

府、仍於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凌黎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碉門土酋歸附、國朝設嚴州雜道二長官司、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之、且嚴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則皆爲我用矣、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思藏朵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之保障蜀

亦永無西顧之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恩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嚴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為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撒等八千戶為外藩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來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戶近為內應遠為鄉導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誠制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免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嚴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之慕羶歸市必衆四也嚴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

其餘貨物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碉門至嚴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里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六也從之

三月乙亥朔甲午以許汝霖為寧波府儒學教授汝霖紹興嵊縣人邃於理學故元登第歷官江東廉訪司知事入國朝嘗為考試官朝廷欲用之而汝霖年已八十餘故特授鄰郡教授以優之

夏五月甲戌朔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上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財或私妻子爭長競短忿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過刑部以聞　上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遂和好如初

六月癸卯朔甲子　上諭戶部右侍郎楊靖等曰曩者山東青州諸郡歲祲有司坐視民饑不即以聞及朕遣使賑濟漕運稍遲尚有饑死者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於境內定為四所於居民

叢集之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倉交納依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局鑰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也

秋八月壬寅朔癸丑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閑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

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王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視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閔爾功勞、屈法宥爾、其率德改行、以愼厥終、玉頓首謝○戊辰、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戰伐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嘗爲中國患、或要以

和親、或賂以貨寶、然其心譎詐、反覆無常、終爲邊害、今
皇上威德覆被區夏、仁義所感、罔有不懷、況神謨廟算、包括無遺、故臣等得以汛掃腥羶、効犬馬微勞、 陛下不以僂師爲責、而重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以報稱、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九月壬申朔、丁丑、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久安長治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助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鎭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冬十月辛丑朔、丁未、命五軍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衛所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衛軍士、以十之五屯田、餘衛所以五之四、

十一月辛未朔、壬午、賜國子監生鈔、北平陝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復命工部於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竈釜床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上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弊、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之生材、皆爲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十二月辛丑朔、癸丑、安南遣其臣阮完等來上表、謝所賜

敕書及文綺貢象四隻象奴三人　上以其來頻數所貢
方物往往過侈道路不無勞擾詔禮部咨諭安南國令三
歲一朝方物隨其所産止許一人進送効其誠敬而已象
犀之屬毋或再進以重勞吾民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辛未朔庚寅高麗遣使姜淮伯來
奏其權署國事王昌請入朝　上諭其使曰高麗限隔山
海風俗殊異歷代以來雖通貢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
信邇年以來臣執國柄廢立自由既囚其父而立其子今
請入朝此豈其王之意必執國柄者之所爲也詭詐之情
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君若此非爲耳不欲聞何也蓋爲

壞彝倫廢君道無人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有爾使
者歸語爾高麗既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之賢者自
知是非中國無所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意咨其國使知
之又勑遼東都指揮使司曰如高麗王至遼東宜撫待之
命還其國若使者來弗阻
二月庚子朔癸亥遣行人賫勑幷以上尊楮幣賜温州府
平陽縣知縣張礎勑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
在愛民愛民之道撫以恩守以法民安而政不擾斯爲稱
也邇年有司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朘剝重困
吾民失職者多矣乃通政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
意在擾民爾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
聞朕甚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内酒
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三月庚午朔戊子令天下軍丁習匠藝是時軍衛營作多
出百姓供億　上以爲勞民命五軍都督府遣官至各都
指揮使司令所屬衛所置局每百戸内選軍丁四人幷正
軍之萎弱者俾分習技藝限一年有成絲鐵筋角皮革顏
料之屬皆官給之勿取於民
夏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
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戸三十錠使備農具免

其賦役三年　上諭戸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
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即不給其移無
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遊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眞定就耕今歲豐
足民受其利　上曰國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
利而利之然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擾之也○丙寅置
詹事院秩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
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
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爲子擇師傅而李綱之徒直言正義
頗有裨益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

書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茲任其以鐸兼詹事仍食尚書之祿

六月戊戌朔戊午監察御史許珪巡按河南上言自開封永城至彰德春夏旱暵麥苗疎薄農民所收無幾今年夏稅宜減半徵收左都御史詹徽以其欲希旨要譽請罪之 上曰朕宵旰圖治以安生民故遣御史巡行以廣耳目御史能卹民隱以達下情朕所樂聞豈可罪耶即命有司賑貸仍蠲其稅○是日旌表饒州府樂平縣民徐德安妻陳氏貞節初陳氏年二十時其夫病革謂之曰汝年少無子我死從汝更嫁陳泣曰既爲君婦尚忍事二姓乎即割耳剪髮爲誓夫死納之棺中終身不改節事聞詔旌表其

門

秋七月丁卯朔丙子先是故元知院捏怯來等既降遣使賫印各授以武職而其丞相失烈門猶豫不肯受命數稱疾不與使者相見至是 上聞之勑禮部曰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尚未清近命永昌侯藍玉等率師直度大漠俘虜其衆虜主脫古思帖木兒遁竄北歸未達和林爲也速迭兒所害惟知院捏怯來等擁兵自固去逆効順率衆來歸朕旋給印章各授以職而失烈門稱疾不與使者相見爾禮部可移文往諭捏怯來若失烈門有意南來可令入朝決意北嚮從其所欲古之人有殺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強也

九月丙寅朔丁卯誅西安前衛指揮使王綱先是綱從征雲南輒箠死軍士又裒斂金帛諸物至是還 上諭之曰昔天下未定朕親身戰陣與士卒同甘苦未嘗以非禮加之爾以將家子豈不知爲軍之難比征雲南乏糧至有掘杞蕨根而食者爾不知卹反酷虐之至死而又裒斂無度有人心者固如是乎朕念爾父之功欲貸爾死然法者天下之公此而可宥何以示天下綱無以對遂斬之○戊辰

上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上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恡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以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冬十月丙申朔 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人之成材至難自非聖賢鮮有無過者若有過能改則志乎善矣可以錄用比歲受祿之人及民間子弟久居學校教養有成或因小過罷黜者悉許自新仍錄用之

十一月乙丑朔巳巳、紹興府餘姚縣民有妄訴其族長私
下海商販、當抵罪、　上召諭之曰、人由祖宗積德、是致子
孫蕃衍、今蒼頭皓首者、爾族之長也、而妄訴之、是干名犯
義、不知有祖宗矣、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先明綱常之道、
今爾傷風敗俗、所訴得實、猶爲不可、況虚詐乎、命寘于法、
○癸未、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道、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
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
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汙泥、其
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溍又曰、自古
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豈能悉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

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
不仁遠、夫何難去哉、
十二月乙未朔庚戌、魯王檀薨、　上第十子也、生兩月而
受封、幼聰慧、好文學、善歌詩、年十五之國、服金石藥、致毒
傷目、至是疾作而薨、訃聞、詔議喪制、禮部尚書李原名等
奏曰、考之宋制、宜輟朝五日、　皇帝於諸子無服、宜素服
五日而除、諸王齊衰期年、以日易月、皆十三日而除素服、
期年、世子郡王服與親王同、公主齊衰期年、下嫁者服大
功九月、郡王服同公主、諸王妃及靖江王世子郡君、皆服
小功五月、從之、尋賜謚冊曰、朕惟有天下者、必封建諸子、
藩屏帝室、所望恪守彝訓、永終天年、而或有不如願者、豈
足慰朕心、爾檀教自孩提、期于成立、及年既長、遂錫爵封、
夫何之國以來、暱比匪人、怠於政事、屢胥屈法、伸恩冀省
厥生、乃復不知愛身之道、以致夭折、生封死謚、古典昭然、
嗚呼、父子天性也、謚法公議也、朕於爾親雖父子、詎得以
私恩廢公義、今特謚爾曰荒、昭示冥漠、用戒方來、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甲申、　上諭兵部尚書沈
溍曰、兵以衛民、民以給兵、二者相須也、民不可以重勞、軍
不可以重役、今天下各衛所、有一戸而充二軍、致令民戸
耗減、自今二軍者宜免一人還爲民、○癸巳、詔增江北養

馬人戸、初江南民俱以十一戸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
府滁和二州止一戸養一馬、至是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
江北民增至五戸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
馬萬疋、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戸
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
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
牧馬、亦如江北五戸之例、○甲午、監察御史陳宗禮言兩
淮鹽場煎辦鹽課、其役不均、竈戸有一丁而辦鹽三十引
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今宜計丁煎辦、每丁歲額
大引鹽十引、每引重四百斤、從運司覈實丁口、編冊在官、

每歲驗其老壯以為增減其有死亡事故者即為除額
上可其奏命戶部定議各場竈戶每丁歲辦小引鹽十六
引每引重二百斤先是兩浙有復鹽工丁始皆民籍後以
竈戶事故自承辦鹽其餘車丁火丁戶籍仍於各竈戶內
認充工丁煎辦鹽課仍應民差至是並令泒入竈戶計丁
辦鹽每丁小引十六引復鹽工丁減其半
二月乙未朔癸亥築歸德州鳳池河防時黃河決鳳池漂
沒夏邑永城諸縣有司不以聞州民李從義詣闕言乞令
軍民合力築防以遏水患　上從其言發興武等十衛士
卒與歸德屬縣民築之凡一月而成命罪其有司而授從
義晉州知州

三月甲子朔乙丑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
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尚書李原
名國子監司業龔斆恭酌時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
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
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
文職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
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六寸袖椿廣一尺袖
口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
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
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壬申　上諭戶部曰山東河南官有儲粟今當春夏之
交農民艱食之際爾戶部即遣人發廩以貸之俟秋成還
官
夏四月甲午朔　上以湖廣四川人民及水陸驛夫連年
供億征南之兵命戶部遣官詣所在發官庫給鈔賜之民
人一錠驛夫人五錠
五月癸巳朔遷戶部尚書楊靖為刑部尚書兵部尚書沈
溍為工部尚書刑部尚書趙勉為戶部尚書工部尚書秦
逵為兵部尚書俱賜誥仍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

為令楊靖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則民樂從者衆
違者寡天下治矣然聖人之心必欲使天下之人皆為善
而無惡共樂天之樂有不然者故又張刑制其以齊之既
而法行則賞當其功罰當其罪民日遷善而去惡於是上
下相安和氣充溢天地清寧可謂咸亨於戲相繼之君臣
罔知大道務小惠而傷大德特簡刑以治之法縱民玩故
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雖欲善治反不可得矣
以斯君臣言之心非不仁蓋慮淺而見薄亦欲治天下耳
不期為世之大病也此鄭子產所以有政猶水火之喻而
焚溺之戒可謂周於人情而熟於事理者也故治國者必

擇仁人以治刑蓋非仁人孰治國務之繁由此而生朕甚憫焉爾資善大夫楊靖僉曰可今特授爾爲刑部尚書爾其敬愼體道惟明克允吉哉沈溍誥曰昔聖人之世淳朴民俗敦厚宮室什器制不飾華故所司之工皆無異技奇巧然而工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爲一廢而無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稱賢君稱聖後之人受職任事則不然矣凡臨事之際或務爲淫巧以勞人或假公營私而害政所以如斯豈有福臻而愆消者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任必在得人今朕設工部必法古制特以爾溍爲工部尚書當敬事信工無弊

上下汝惟良哉趙勉誥曰昔君天下者首建倉廩府庫備糧儲藏金帛以待軍國之需庶職之祿給也故必設官以司之古稱天子富有四海所以昭滿盈示儆戒也若奸人在君之左右使掌之動以富爲首言則君悅富而妄費不問民之艱辛若賢臣必欲致君者當敷奏府庫之儲乃民之膏脂一有妄費道德虧矣知斯艱難謹其出納則府庫倉廩皆有餘而祿給充軍食足民無橫歛國有常經大道張君德美矣至於戶口之登耗必當盡心朕於是職必惟其人今特命爾勉爲戶部尚書於戲量入爲出無擾於民至公無私永懷朕命秦逵誥曰兵始黃帝列聖繼之而君之軍六諸侯之軍三大將率之左右將副之偏裨二將叅贊之其諸戰將則爲隊長於是乎張九伐之威天下定民樂康然將之職有警則受命而行者也其軍之資給功過之等第必有屬焉故立兵曹以總其務所務者甲仗精旗幟明戈矛必利兵行芻糧爲之先橋梁舟車無不具備前期淸遠使無暴尸則軍士氣壯武勇自倍於斯之職非忠良之士奚稱此任朕今以爾逵爲兵部尚書爾其敬愼乃職毋怠於事使兵備修明則朕惟爾嘉懋哉○巳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 上勑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爲之本敷訓導民教

爲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請入太學因其慕義特允其請爾等善爲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遠人慕學之心○壬子 上謂戶部尚書趙勉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古者民勤耕稼之業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則餘九年之食是以歲或不登民無饑色以儲蓄有素故也朕屢勑有司勸課農桑而儲蓄之豐未見其效一遇水旱民即饑困故嘗令河南等處郡縣各置倉庾於豐歲給價糴穀就擇其地民人年高而篤實者主之或遇荒歉即以賑給庶使民得足食野無餓夫其有未備之

處宜皆舉行、是時方召天下老人至京陛見、因命[illegible]其可
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同所在老人糴穀為儲、
秋七月辛卯朔丙午、命太僕寺左少卿祝孟獻往滁陽等
九牧監、酌量地理遠近、驗馬數多寡、添省監群務、從民便、
先是江北民、凡五戶畜馬一匹、而馬數有多寡、地理有遠
近之異、上知之、慮其勞逸不均、故有是命、○乙卯、開封
府西華等縣雨、河水暴漲、沒民田廬、民多飢困、上命賑
之、
八月庚申朔丙寅、戶部奏重造黃冊、以冊式一本并合行
事宜條例、頒行所司、不許聚集團局科擾、止將定式頒與

各戶、將丁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造成文冊、凡一十一
戶、以附坊廂里長、坊廂里長以十甲所造冊、凡一百一十
戶、攢成一本、有餘則附其後曰畸零戶、送付本縣、本縣通
計其數、比照十四年原造黃冊、如丁口有減增者、即為收
除、田地有買賣者、即令過割、務在不虧原額、其排年里甲、
仍依原定次第應役、如有貧乏、則於百戶內選丁糧多者
補充、事故絕者於畸零戶內選湊、其上中下三等人戶、亦
依原定編類、不許更改、因而分丁析戶、以避差徭、其各里
冊首類為圖、以總其稅糧戶口之數、縣州府布政司以次
總之、而以上于京師、藏之戶部、庶幾無移易倚託之患、

上命頒行之、○甲戌、復命兵部清理驛傳符驗、先是上
以在外諸司所給符驗過多、官吏不分事務緩急、動輒乘
驛、或假以營私、致驛夫勞弊、船馬損乏、命悉追奪之、唯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如舊、至是復有是命、仍命工部更制之、
在京止設二百道、各王府及山西北平山東陝西廣東福
建遼東貴州等處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各給六道、雲南
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陝西涼州衛各十道、浙江江西湖
廣四川廣西布政使司及金齒衛、各給五道、其都指揮使
司不與、如有軍務、止以多槳快船飛報、中都留守司各道
按察司陝西寧夏衛各給四道、山海密雲永平河州岷州

洮州大理臨安普安松潘建昌茂州諸衛、各給三道、畢節
烏撒永寧普定平越楚雄曲靖洱海五開鎮遠興隆諸衛、
各給二道、各處宣慰使司及衍聖公張真人歲一來朝、各
給二道、其餘衙門及腹裏軍衛鹽運司、俱不給、
冬十月己未朔乙亥、太僕寺左少卿祝孟獻奏應天府上
元江寧二縣、太平鎮江二府、養馬人戶、比句容溧水縣例
每十一戶同養馬一匹、已令應天等府核實其數、分屬江
東當塗二監、開寧等十九群、計養種馬六千六百五十一
匹、而留守等衛又令上元江寧馬戶牧養官羊、間有私易
羊者、法司逮治其罪、當謫雲南、臣恐見存馬戶多寡不均、

請別爲編甲。上曰既令養馬責其課駒又令牧羊是重役也宜免其牧羊其易羊之罪悉宥勿問

十二月己未朔壬申詔工部罷天下有司歲織段匹凡賞賚皆給絹帛如或匱乏卽就京織造尚書秦逵因奏各布政司府縣歲造弓箭有司多假此擾民若以工匠輪班赴京造之可免有司科擾之患　上以爲然亦令於後湖置局造之

皇祖四大法七卷終

皇祖四大法卷八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荊溪臣潘允肇
三阿臣陳克仕　同校

治法

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甲寅蘇州府崇明縣民趙以禮奏本縣地居海中四望皆洪濤巨浪全倚圩岸捍潮汐以耕稼日者颶風暴作隄防就圮人民墊溺歲用不登幸垂矜念以全民生　上覽奏惻然曰生民蕩析而復艱食甚可憫也卽命戶部運京倉糧三萬石至崇明賑之仍

命蘇州府修其圩岸

三月戊子朔丁酉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會試中式舉人制策曰昔列聖之相繼大一統而馭宇立綱陳紀禮樂昭明當垂衣以治何自弗寧少壯盡行內騷華夏外戍八荒牝馬胎駒於行伍旌旗連歲於邊陲此果好殺而有此歟抑蠻貊欲窺而若是歟觀之往事亦甚艱矣今欲罷乘機絕遠戍垂衣以治又恐蠻貊生齒之繁不數十年後爲中國患當此之際似乎失今可乘之機豈不爲恨今與此未判其於乘機絕戍孰可孰不可爾諸文士論之以安內外朕將親覽焉○辛丑命故誠意伯劉基孫廌襲爵誥曰

昔者元運既隳豪雄鼎峙海內瓜分當是時士大夫甚衆然汎汎從人者亦多所以賢智之士必擇人而歸以樹勳業奠安生民豈易從人而輕滅姓氏者耶又若非義之從雖死節不移噫雖死名彰矣朕曩與羣雄並驅數年之間興聲教而擅征伐者不可勝數孰辨眞僞爾祖誠意伯劉基遁括蒼之士居勍敵之陲密邇山寨一聞朕命乃間道兼程星馳來歸陳曆數之有在議戡定之先機及措安黎庶之道其爲人也義氣凛然人莫敢犯所以父子相繼歿於姦邪柔政之時可謂不移其節矣初授伯爵以終身因其節不移今特以前爵授爾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

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爾其敬哉

夏四月戊午朔己未 上謂後軍都督僉事沐春曰曩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辛酉靈璧縣丞周榮以事逮繫刑部父老赴闕舉榮善政 上嘉之命宥其罪賜鈔八十錠文綺羅衣各一襲仍命禮部宴榮及父老遣還○乙酉萊東知縣鄭敏以事逮至京縣民孟德等詣闕言敏廉勤有守民受其惠命復其官仍賜鈔百錠衣三襲○以南雄府同知吉原爲本府知府賜鈔百錠命禮部宴遣之原淮安山陽人初由老人授南雄同知時郡民有陳曾二人互訟軍役原與差來鎭撫陳藝會理其獄鎭撫受陳賄欲獨坐曾原不肯署案鎭撫反誣執原赴京訴之其後事得直 上以執法無私故擢陞之

五月丁亥朔乙卯勅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權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其故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

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丙辰朔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去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眞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

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
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
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爲孝子慈
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
索民財及民有倣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
籙者皆治以重罪○辛酉選歷事官習成等往十二布政
司整飭庶務訪求賢才勸勵學校仍責其成於有司○已
巳定儒學訓導位於雜職之上時寧波府象山縣僧會司
奏儒學訓導每於公會欲班前列及坐於上其儒學稅課
局河泊所僧道衙門一體雜職訓導何得獨居於前禮部

侍郎張智奏訓導爲國育材教化之本學校興則風俗美
師道立則善人多國朝稽古崇文訓導之設豈同雜職
上曰然訓導宜班雜職之首○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
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
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冑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
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卿當推情定
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
朕命也

秋七月丙戌朔詔凡天下僧道有刱立菴堂寺觀非舊額
者悉毀之○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上謂刑部尚書楊
靖曰善與惡異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
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宜嚴禁之使有所懲戒今犯
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
其榜諭之○甲寅 上與羣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廈者
必資於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羣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
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攻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
爲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
朕股肱耳目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克任使毋求備於一人
可也

八月乙卯朔丙寅命戶部遣官行縣詢鰥寡孤獨之民令

有司修理養濟院勤加存恤

九月乙酉朔乙巳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
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
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
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勑自今不
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少卿戴冑奏據法應
流太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冑曰勑者出於一時
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
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
大信也今之律即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

者即古所謂勅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己酉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舟爲新化縣丞舟温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姦罷諸役作民寔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俾復爲縣

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之

冬十月甲寅朔庚申旌表保定人顧仲禮孝行仲禮幼孤事母至孝嘗遇歲凶負母流移他郡供養甚至七年始歸遇蝗起仲禮行田間泣曰蝗食苗且盡吾何以爲養俄有疾風吹蝗去苗得不傷母卒仲禮年已六十廬墓側三年悲慟如一日事聞詔旌表之○乙丑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王者奉天勤民綜理萬機固當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然而兆民之安宗社之固咸繫於一人今　陛下春秋高矣未見日而朝百官似非順時調護之道願　陛下清心省事勿預細

務順養聖躬永爲民社之福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輔臣聞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今　陛下遣諸王之國當英妙方壯之年臣願　陛下愼擇老成之臣爲各王府官使其正色直言匡救其失凡有作爲務當於理不惟上安　聖上之心實足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王者之治天下立綱陳紀制禮作樂以成雍熙之治者蓋由神謨廟算懾服遠人以寧四夷然後中國奠安得以施其政教令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陲無備不可也臣願　陛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夷狄攘却實足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生民之福願

擇老成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守令旌別淑慝具其所爲實蹟以聞於朝而黜陟之則爲有司者豈不遷善改過而勇於自治乎官既守法則民不受虐而安其生如此則德化流行條章宣布刑清訟簡家給人足而爲生民之福矣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夫人之生也功業顯於當時則其逝也聲華著於後世所以載在祀典以崇德報功使民久而不能忘也願　陛下於歷代忠臣烈士有功德於民者勅有司訪其事蹟以聞俾禮部翰林院考究明白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

君多爲所制由其爲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易入而易信
遂養成内患而不自知也以　陛下鑒察之明爲行此事
然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不惟朝廷嚴重實足以防異日
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用將開邊國之大事
然而往昔之君假以兵權久在邊圉以致放縱淫佚不可
制馭令陛下聖謨廟筭舉無遺策凡守邊之將必察其言
行可託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
不惟保全功臣實足以隄防外事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
墨先王之政在知人在安民然則知人者所以安民也今
有司之任未盡得人廉幹之材或爲上官所忌同僚所嫉

則能自立不屈者少矣故爲善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
之道伏願陛下廣布耳目之臣訪廉能斥姦貪以明黜陟
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姦弊夫立法以革弊除姦以安民此
有國者之先務也自　陛下置勘合爲券印以字爲號次
第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徵發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
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
意輒加箠楚而其害及於民伏願　陛下增置勘合付諸
司聽其塡寫差遣事畢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敢輕發以
病民而凡事亦不致久曠不報也書奏　上覽之曰堅所
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

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
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又何以
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
堅爲都察院僉都御史○丙寅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
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　陛下奉天承運伐罪弔民有智
之士運籌決勝有勇之士略地攻城天下既定功高者列
爵封侯其次則爲將校傳之後世與國咸休褒功報勳可
謂至矣近見握兵于名藩大鎭者少年新進之子多有未
閑將略且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之職苟非雄傑馭衆之材
不足以當其任伏望特詔所司論材薦舉其間豈無忠烈

智勇之士覈實錄用必能捍衛國家翊扶社稷二制民之
產臣聞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自井田既壞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地置錐先王發政施仁必自經界
始　陛下以神武定天下當明先王之政計天下之田驗
生民之口使戶各有產人皆足食如此則禮義廉恥之行
可興矣三學校乃國家之首務　陛下即位之初詔郡縣
興舉學校作養賢材興圖治道故鄉社有校郡縣有學今
郡縣之學興舉而鄉社之校頗廢非所以廣教化也伏願
陛下詔鄉社舉明經之士或年老致仕之人百家置一師
以經史教授民間子弟日就月將則漸染成材自然向化

而官使有人矣、四國家建官分職、所以分理天下庶務、
陛下踐祚以來、求賢之詔屢下、而有司奉行、或有未至、臣
願 陛下於萬幾之暇、留神省察、孰賢孰能、孰達孰藝、蓋
官不必備、惟在得人、苟得其人、宜加上賞、不然則黜之、如
此則野無遺賢、朝無闕政矣、書奏 上嘉之、命基叅贊淸
平衞軍事
十一月癸未朔、己丑、占城國遣太師陶寶加直奉金表貢
犀牛、番奴及布、 上謂禮部臣曰、此皆簒逆之臣、其勿受、
先是占城臣閣勝者殺其王自立、故命絕之○己亥、命賞
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先是 上令天下府州縣民每里

置塾、塾置師、聚生徒教誦御製大誥、欲其自幼知所循守、
閱三歲、爲師者率其徒至禮部背誦、視其所誦多寡次第
賞之、
十二月癸酉朔、乙卯、以曾中爲山西布政使司左叅議、初
中以年高有行義、徵至京、賜冠帶衣靴、遣往山東賑饑、至
是授山西叅議、中至官、問民疾苦、奏除沁州逋糧四千餘
石、由是流民多復業○乙丑、擢山東寧海州儒學訓導閻
文爲 燕王府右長史、南昌府儒學訓導曾恕爲周府右
長史、吏部尚書詹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
資格、宜令試職、 上曰、師儒之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

資格論也、遂實授、仍賜冠帶文綺襲衣、
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
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時政、王惟名等四
人闒茸不稱職、當罪之、 上曰、言之非難、言而當理者爲
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闒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
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使在位
者皆效其不言、於國政何補、 上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
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
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時泰以嚴
刻馭下、昌齡等不心服、故泰爲是言、欲中傷之也○戊子、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天下衞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
之利、其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棗百株、柹栗胡桃之類、隨地
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之不給、爾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丙申、右軍都督僉事歐陽琳奏、建昌衞故城周廻僅七
里、戍兵不過二千、近年開拓至十六里、已包其西北、其東
南瀕溪未甃、爲水衝激、用工甚艱、又所拓地多侵民田、若
復興工、恐軍士不堪其勞、而民有失利之歎、乞罷之便、
上曰、開拓城池、所以設險守固、以安邊民也、若地勢不利、
損傷軍民、是以其所利人者害人也、其可乎、琳所奏甚善、
亟罷之、又命工部即移文內外諸司、農作方興、凡有興作

皆停罷
二月壬子朔乙卯、鎮南衛卒六人、造官船於韓橋、擅伐民
樹木爲樓櫓、民訴之、　上曰、輦轂之下尚如此、其他可知
矣、命斬其爲首者一人以示衆、餘杖之謫戍甘肅、○戊午、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在京獄囚、卿等三覆奏、朕親審
決、猶恐不當、在外獄囚繁多、任官者安得人人盡職、所擬
者豈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所上獄囚、卿等當加詳讞、務
得眞情、然後遣官審決、有冤者即爲伸理、毋致良善被誣
姦邪僥倖、惟雲南道遠、若俟遣官、必致淹滯、其令本處會
官詳審決之、○甲子、命學校生員兼習射與書數之法、射

遇朔望習于射圃、樹鵠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
耦二人、各挾四矢、以次相繼、長官主射、揖讓升降、皆有節
文、中者飲之以爵、書習楷法、日五百字、數習九章之法、務
在精通、俟其科貢兼考之、○辛未、　上勑中軍都督府臣
曰、近內臣自河南還言、開封府大河濟渡處寬者二十里、
狹者猶十餘里、水勢汎溢、或天氣寒冱、舟人濟渡者手足
皸瘃、艱苦尤甚、且使傳絡繹、候渡者常數百人、舟纔至岸、
人爭趨先登、既登而開、水工枕櫓、未得措手足、而舟已在
急流中矣、非器堅利、而人素習、少有不沒溺者、而附舟強
橫之徒、又往往攘奪其器物以去、使束手無措、縱免沒溺、

而所損亦多矣、有司置而不問、朕已嘗命給水工衣糧、使
其專力於濟渡之役、今其害若此、爾都督府即移文都指
揮使司布政使司、并開封府使巡察、以時常修治舟楫、若
怠其事、首領官與攘奪水工器物者、皆論如律、○丙子、旌
表安慶府懷寧縣曹鏞孝行、鏞父早卒、事母龍氏至孝、家
貧力作、以供養朝夕、溫凊克篤、敬愛鄉里稱之、事聞、詔旌
表其門、○庚辰、戶部尚書趙勉言、陝西臨洮岷州寧夏洮
州西寧蘭州莊浪河州甘肅山丹永昌涼州等衛軍士屯
田、每歲所收穀種外、餘糧請以十之二上倉、以給士卒之
城守者、　上從之、因命天下衛所軍卒、自今以十之七屯

種、十之三城守、務盡力開墾、以足軍食、○兗州府曹縣主
簿劉郁因事逮繫、耆民楊德等詣闕、言其廉勤愛民、　上
喜曰、爲政不難、得民心爲難、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愛之、
即命復其官、因謂廷臣曰、自古人君所患者、惟憂澤不下
流、情不上達、今民以主簿之賢、來言於朕、朕宥之、仍與治
其民、上下之情無所壅蔽矣、若使治民者皆得其人、天下
何憂不治乎、○辛巳、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九
頃六十餘畝、以爲田圃、　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
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邪、友德慚而退
三月壬午朔乙未、處州青田縣民詣闕、言往年官軍平溫

州山賊葉丁香其餘勦滅未盡者尚數十人　上曰寇平
已久今復來言必有罪者恐他人發其姦故來訴耳乃遣
人詣其鄉里察之果得誣狀斬之
夏四月壬子朔辛未刑部奏金工二十七人坐盜內庫金
法當死　上曰盜內庫金固當死愚民但知愛金而不顧
其身是以輕蹈刑辟姑宥其死謫戍金齒
壬辰北平霸州保定縣署事醫官王恭讓安州新安縣知
縣沈庸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知縣戴辰耆民沈思達陝西
延安府膚施縣耆民史克温俱奏歲歉民飢請以預備倉
糧貸給　上諭戶部臣曰天下預備倉廩正爲荒歉而設

即遣人與縣官耆民照戶給之務使飢民均霑其利可也
六月辛亥朔癸亥　上諭禮部臣曰近聞天下學校生員
多驕惰縱肆凌慢師長宜重禁之爾禮部其著爲學規俾
之遵守於是禮部乃條其目自授業講讀進退出入皆有
定法且令內不違親之命外不咈師之訓以至處朋友待
僕隸皆有其道又戒以毋蔑禮玩法毋矜能喪志毋違卧
碑以取愆惟篤志聖賢潛心古訓以勉其成違者罪之
秋七月庚辰朔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上曰爲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
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

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己酉　上謂
禮部臣曰教官訓導教育賢才非有司劇任可比今後遇
有除授皆賜之衣服使知所重也○勑刑部榜諭天下學
校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
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苛嵐州學
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
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
所知　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使教
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
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

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如伊尹
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
天下甯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
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
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
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
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
真宗日取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
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有所儆懼不然則留
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

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迺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筭數等事當時得人皆出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爲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於心無誠已違聖賢之教靡廩祿無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鑒戒

八月庚戌朔丙寅命國子監闢射圃賜諸生弓矢

冬十月己酉朔旌表魏敏孝行敏河南登縣人登洪武戊辰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以母病謁告歸省未至而母卒敏即之墓所哀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廬墓三年旦夕哀服哭奠如初喪鄉里稱其孝事聞詔旌表之○乙亥常州府知府李得善奏獄囚有鬻私鹽者二十餘人因爲首者未獲久淹囚禁耕穫既廢供饋艱苦乞暫釋各人還家以畢農務且令告諭爲首者俱至理之奏至　上從其言後所縱囚果與未獲者如期皆至得善復以聞詔並釋之

十一月戊寅朔辛丑陞殿廷儀禮司序班曹養志爲廣東按察司僉事賜鈔及襲衣　上以養志典禮儀周旋殿廷未嘗有失又自司正而下皆言養志有行義故遷賞之

十二月丁未朔以金潤復爲禮部郎中潤湖廣人先任禮部郎中坐事謫都察院鞫獄嘗奏事殿中應對稱旨至是上顧問廷臣曰向有戴巾奏事者頗有條理久不在列其人何在吏部以其名對　上曰此人才可用遂命復舊職○丙辰安陸州知州余彥誠以征稅愆期當逮問其州民楊某等七人詣闕言彥誠雖慢於催科而勤於愛民　上特宥之賜宴加賞遣還任某等亦預宴○安慶府知事周昌言臣見士人或因小過罷黜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

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上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辛未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李恪徐禮還京先是命恪等往諭山西民願徙居彰德者聽至是還稟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七府民徙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戶計今年所收穀粟麥三百餘萬石綿花千一百八十萬三千餘斤見種麥苗萬二千一百八十餘頃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貧者少矣

閏十二月丁丑朔甲申擢縉雲縣稅課局大使陳德文爲監察御史德文南雄之保昌人性和易有幹濟才建昌府知府王克敬薦于朝故擢用之○甲午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僧寺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爲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眞僞於是命造周知文冊自在京師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定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旣成頒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如之

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戊辰命以大成樂器頒給

天下府學先是　上以天下通祀孔子而樂器未備命禮部工部集工人製之至是樂成以給各府儒學俾州縣皆如式製之

二月丙子朔癸未遣使往西凉永昌甘肅山丹西寧臨洮河州洮州岷州鞏昌緣邊諸番須給金銅信符勑諭各族部落曰往者朝廷或有所需于爾必以茶貨酬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爾等使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族頒一符遇有使者徵發比對相合始許承命否者械至京師罪之○乙未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儒學金復海盖四州已有州學其開元瀋陽廣寧義州亦皆名郡學基尚存遺碑猶在宜建學立師以復其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有出于工商技藝之家稍通于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與士伍蓋一任之以政必無意于治宜愼選端厚明敏者入學每三年一考九年通考能通四書本經理趣者入國學既入國學勿令歷事以荒其業三曰狹鄉之民宜遷于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如此則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死而營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弊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

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藩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奏書　上覽所言有可采者但謂工商技藝之子不與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其可者行之名廣廣東番禺人能詩既從軍遼東讀書不輟至是詣闕上書　上既納其言復命吏部用之仕爲吉安泰和縣丞

三月丙午朔庚午諸司職掌成先是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莅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

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務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詔刊行頒布中外○壬申雲南左布政使張紞考滿來朝命吏部勿考即遣復任仍賜宴及道里費以其綏輯荒裔有治績也

夏四月乙亥朔庚寅　上以天久不雨必朝政有缺失詔羣臣直陳時事羣臣有言請疏決罪囚　上以爲然遍詔刑官除十惡及殺人眞犯依律外其餘雜犯死罪令輸粟往北平以贖徒流而下遞減有差若犯者已死有妻子拘在官者釋之其未經審錄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即時會審有未當者許執法覆奏俯首奉行者坐以其罪○丁酉

命濟南府齊東縣知縣鄭敏復任先是敏坐事繫獄邑民數十詣闕言其賢　上命宥其罪賜鈔一百錠綺羅紗衣各一襲宴勞遣還職至是考滿來朝耆民復上言願留再任　上從其請仍宴賞以遣之

五月乙巳朔乙丑道士仲守純等一百二十五人請給度牒禮部審實皆逃民避徭役者詔隸錦衣衛習工匠○丙寅定學官考課法以科舉生員多寡爲殿最縣學生員二十名教諭九年任內有舉人三名又考通經者爲稱職陞用舉人二名雖考通經爲平常本等用舉人不及二名又考不通經者爲不稱職黜降別用州學生員三十名學正九年任內舉人六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三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不及三名又考不通經者黜降別用府學生員四十名教授九年任內有舉人九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四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不及四名又考不通經者黜降別用府州縣學訓導分教生員九年任內舉人三名又考通經者陞用舉人二名或一名雖考通經本等用舉人全無又考不通經者黜退別用先是教官考滿兼覈其歲貢生員之數至是　上以歲貢爲學校常例故專以科舉爲其殿最

六月乙亥朔辛丑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勅曰

歷代聖君賢臣必謹禮節循法度者所以畏神明也蓋知畏神明則知守禮法一或不謹則鬼神鑒之將假手于人而禍患作矣朕自即位之初稽古定制凡爵祿禮儀等殺皆著爲令俾勳臣之家世守之朕觀前代受封則爲虛號其于祿食止給繒布我朝賜以膏腴土田所以待有功者不爲不至尚有不知分限以速罪戾者已命翰林歷考漢唐宋故事輯爲稽制錄頒之勳臣使有所遵守爾禮部其申明之仍將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爲定式俾不至奢僭亦保全勳舊之道也

秋七月甲辰朔戊申遣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

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
穡等事、間陳古今孝悌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九月癸卯朔丁巳、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至孟津、有
司斂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
臣體、命賜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
勅書勞勉之曰、古之有志者、篤敬守己、事不苟爲、及其仕
也、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聲色貨利、皆不能動、蓋其志
已定于未仕之先、故生則富貴安樂、沒則垂名史冊、朕臨
御三十年矣、求賢之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
憲者無激揚之風、爲牧民者無撫字之實、昨法司奏言河

南僉事王平同書吏高源按臨屬郡、其孟津宜陽官吏聞
王平至、即斂財爲賄賂計、平持法無私、不爲利動、朕聞之
喜、若平者眞有志之士哉、特遣人賜平鈔百錠、及衣被、高
源賜鈔五十錠、爾其益勵初志、務公福民、則永有嘉譽、欽
哉〇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
子、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廉篤行之士、廷
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知之、問其里人王氏
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
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餘
皆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癸酉朔丙子、以崔士先爲戶部主事、士先兵部吏
也、有才幹、爲吏十年、未嘗有過、吏部以聞、 上曰、吏能如
此可謂難矣、其擢用之、以激勸爲吏者、
十一月壬寅朔己酉、浙江觀海衛千戶呂祥之弟、訴祥有
罪、當黜官、 上曰、兄不友其弟、弟不恭其兄、豈可復使居
官治人、皆謫戍于邊、仍詔其幼弟襲職〇丙辰、濟南府霑
化縣典史杜濩坐事當徙、縣民詣闕言濩廉幹愛民、 上
曰、典史幕官耳、廼能得民心、必有善政可稱、命復其官、
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戊申、命禮部榜示天下僧
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

道士、編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
于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强求人財、其一二人
于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剏
菴堂、若游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於民、民亦毋得
輒自侮慢、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
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諸人許捶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
俗者聽、亦不許收民兒童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
罪、年二十以上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
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
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

治重罪、○丙寅置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照磨檢校
官　上諭六部都察院諸大臣曰、頃者朕以各部案牘塡
委往往淹積不行、吏緣爲姦、事愈浩繁、於是各設司務職
專紀其出入、督其稽遲、而察其奸弊、不旬日間事多完集、
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并各府、亦宜設照磨檢校、如司務
之職、於是各司府置照磨所、設照磨檢校各一人、不署文
案、及不許差遣、
二月辛未朔辛巳、吏部奏、北平等布政使司、山東等按察
司、考覈所屬有司官、不勝任者四十餘人、宜行黜降、　上
曰、考覈行則善惡明、黜陟公則賢者得以展其才、不肖者

不得以曠其職、此輩即行黜降、仍除官代還、毋令廢事、○
辛卯、代州繁峙知縣劉英坐事被逮、邑耆民十四人詣闕
言、英在官廉謹、誠心愛民、乞貸其罪、　上曰、爲令者能得
其民之心、爲民者能懷其令之惠、皆可嘉也、遂命釋英、給
耆民道里費、遣還、
三月庚子朔丙午、山東寧陽縣民沈進詣闕訴水災、先是
寧陽縣汶河決、南連滋陽、西至汶上、水高出河丈餘、濱河
居民多漂流、田禾皆浸沒、惟高阜居民獲存、縣以災上聞、
詔遣使省錄被災戶數、使者還言災不甚、民妄訴、復遣使
覈之、亦詭符前使言、遂逮繫其吏民、至是進詣闕訴、言民
實被災者千七百餘戶、而使者所錄止百七十餘戶、有司
督追租賦、民愈困憊、　上命戶部覆覈之、得實、杖使者、釋
吏民、蠲其田租賦、○戊申、陞行人司正爲正七品、左右司
副爲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
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賫捧詔赦、奉使外夷、
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馬等事、則遣
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任重矣、○庚戌、命
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
忘饑、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

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
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
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
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於是命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
民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棉花、率蠲其稅、
歲終具數以聞、○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先王之治天下、
彝倫爲本、至於胡元、昧於敎化、九十三年之間、彝倫不敘、
至有子納父妾、而弟妻兄妻、兄據弟婦者、此古今大變、中
國之不幸也、朕膺天命、君主華夷、復先王之敎、以敘彝倫、
務使各得其敘、既定於律、又著之大誥、以明示天下、比聞

民間尚有頑不率教者仍蹈襲胡俗甚乖治體宜申禁之
違者論如律○有儒士初授知縣陛辭　上問之曰試言
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爲先曰教化何施對曰獎勸之
　上曰治民固以教化爲本而身又爲教化之本長一邑
則繫一邑之望民率視已以爲則已身不正民將何法雖
多爲獎勸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爾其
識之
夏四月庚午朔辛巳旌表太平府當塗縣民劉恒妻王氏
朱華妻闞氏趙福妻曾氏通州瞿彬妻王氏麗水縣葉仲
餘妻林氏山陰縣民姚彥良妻俞氏貞節禮部言俞氏子

體原嘗爲禮部員外郎坐法死宜停其旌表　上曰豈可
以子不肖而沒其母之賢其亦旌之○壬午命民間年高
老人理其鄉之詞訟先是州郡小民多因小忿輒興獄訟
越訴于京及逮問多不實　上於是嚴越訴之禁命有司
擇民間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聽其鄉訴訟若戶婚田宅
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且給教民榜
使守而行之○己丑禮部言兗州府曲阜縣歲貢儒學生
員考不中式請以貢舉非其人坐知縣孔希文罪　上曰
孔希文聖人之後勿問
五月己亥朔辛丑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安童永州府祁

陽縣人父玄戍定遼以卒安童當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
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己詣闕自陳　上
憐之復其身
秋七月戊戌朔甲寅旌表孝子李德成及節婦高氏德成
易州淶水縣人其母早亡德成念劬勞之恩乃摶土肖象
日奠飲食奉之如生一夕夢母墮寒冰間挽之不能得既
寤與妻王氏徒跣行三百里至昌平墓所卧冰七日時天
大寒冰爲融釋鄉里稱之會朝廷徵孝廉有司以德成應
詔擢光祿寺署丞遷太常寺贊禮郎尋陞尚寶寺丞至是
復旌其門因孝行之門高氏蘇州府長洲縣民張德妻也

年二十五而夫亡姑何氏憐其少欲嫁之高氏自陳願攻
紡績奉姑訓子誓不易志事聞詔表其門爲貞節之門○
乙卯先是西寧炒團等族土番亦令真班等言於都督宋
晟願率番民男女八百餘人內附至是晟還朝以聞　上
曰蠻夷嚮化其心固善懷柔之道要不失其本性耳命仍
於本族居之
八月戊辰朔辛未詔免河南府祥符陽武封丘三縣水災
田租時三縣之田連三歲爲河水暴決浸沒有司不以言
　上聞之卽遣官覈實免其稅且切責三縣官吏坐視民
災之罪○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

民修治水利、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原、民生之所資、而
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豬防
溝遂之法、雖遇旱澇、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
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朕嘗
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
爾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度其宜、凡陂塘湖堰可
潴蓄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
毋妄興工役、掊尅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
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

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
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
於醉僊樓、
九月戊戌朔乙巳、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
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祭神、
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以祭、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
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知、賊殺其子、
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
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
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

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則又懇切之至、此爲人
子所當爲也、臥冰割股、前古無聞、雖出後世、亦是間見、至
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刲股、或至喪
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
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
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
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
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冰、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
從之、○庚申、修寰宇通衢書成、時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
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儒臣及廷臣以天下道理之數編

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
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爲里三千四十五、驛
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西
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
陸兼行、爲里八千三十、驛一百有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
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
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
爲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
府、水陸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
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二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

千二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陜西甘肅爲里五千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陜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河南水驛三十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千一百七十五陜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六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二十六爲

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八十爲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三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馬驛六十四爲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爲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爲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爲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略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冬十月丁卯朔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力不足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于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丁酉朔甲辰陞沭陽縣知縣周質爲山東布政使

司參政衡山縣主簿紀惟正爲陜西布政使司參議賜以鈔錠衣服靴帽等物質與惟正皆剛直有爲廉潔自守爲同僚所忌因事誣陷之逮至刑部得辨理其事以聞 上嘉賞之故有是命○癸亥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本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當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賷勑勞素易曰古者賢知身仕於當時而名流於後世者必其操心持節終始一致而不爲聲色貨利所移奪故能廉以守身仁以利民民懷其惠而神降之福卒致上顯父母下榮妻子身名俱全永永不磨爾盱眙知縣方素易蒞政三載惠愛在民俱稱廉能

今以内艱去官民非恐舍詣闕懇留再任非能盡牧民之職者曷以致此嗚呼若素易者豈不追蹤古之賢知者耶故特遣使齎鈔二百錠衣被各一襲靴韈二對用旌爾能爾其慎終如始以福吾民爾惟懋哉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于禮部陛辭請歸葬母而後復任詔許之素易飽之樂平人初以明經薦任淮安府學訓導後復以才薦授今官

十二月丙寅朔癸酉 上諭兵部臣曰自古君天下者立兵衛任將帥申明號令以嚴守禦况皇城四門尤爲至重近者將佐怠於約束軍士入直致有析離隊伍雇他人代

直者亦有約束過嚴使軍士勞苦不得顧其父母妻子者此皆非御下之道安望其守衛嚴肅哉今朕自定其法令諸將士遵守凡守衛皇城四門自指揮至軍士各依其伍全隊上直不得使人代替如一所數缺則以別所全隊易之勿以不足之伍分豁補數違者處重刑本隊軍士有告言者賞不依原伍因而縱令在衛自指揮以下各杖一百指揮降千戶其餘遞降俱調邊境受財者治重罪其軍士當直如有死喪疾病嫁娶生産等事有妨者皆准所告父母病無丁男者許侍疾不限月日妻病無男女者亦如之親戚有内艱吊不出百里外者亦許給假留難及不實者皆治罪若本身暴疾不准所告致病重者本管治以罪其力弱子姪願代者聽凡上直各守本門不許從別門往來違者許執獲雖國戚亦聞奏區處執獲者賞容縱者處重刑若有關請孕婦不許入内違者皆坐以罪○甲戌中定皇城門禁法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鎭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百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其上直官軍俱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嚴加守衛凡内官内使小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叚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

其處公幹及記所服衣服顔色件數回日點對有不同者即時聞奏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鈔物在身者許附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者許執奏凡官民軍人有事入奏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以罪○辛卯復漢中府同知柴庸職時庸以事下刑部獄其僚屬與同獄者咸言其在官廉介尚書楊靖以聞 上特宥之復其官凡爲庸言者亦減罪一等

洪武二十八年春二月乙丑朔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而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

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巳丑應天府上元縣典史隋吉言農民之中、有一夫一婦
受田百畝、或四五十畝、若當春夏時耕種之務方殷、或不
幸夫病而婦給湯藥、農務既廢、田亦隨荒、及病且愈、則時
已過矣、上無以供國賦、下無以養其室家、窮困流離、職此
之由、請命鄉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團爲一社、每
遇農急之時、有疾病則一社協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蕪、
民無饑窘、百姓親睦、而風俗厚矣、 上善其言、諭戶部臣
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
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相賙

恤、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
來、恒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
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疾病
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
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
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諭以此意、使民知之、
三月甲午朔、巳亥、東勝左衛百戶吳信坐侵暴屯卒誅、
上遣使諭守邊將士曰、昔漢將趙充國征討西羌、所用芻
糧、未嘗仰給朝廷、皆由其勸課撫綏有道、遂成大功、垂美
千載、近緣邊列衛因中原之民艱於供給、故立屯田之法
以代民力、奈何將校不能撫綏、又重困擾之、如東勝左衛
百戶吳信不恤士卒、侵尅其賞賜、貪淫無厭、是致受害者
稱訟、夫邊衛士卒、居則望烽燧、出則禦寇盜、天氣旱寒、田
穀少穫、比之內地士卒、勞苦加倍、而信又侵暴如此、使守
邊者皆如吳信、田土何得而治、糧食何得而克、疆埸何以
禦侮哉、今遣人往諭、爾等其恪遵朕言、毋如吳信爲也、
夏四月甲子朔、戊辰、遼東義州千戶鄧銘以徵斂部卒財
物、應杖、爲軍、其子赴訴、請代父罪、 上許之、令代役免杖、
○庚辰、以羽林右衛百戶朱能爲豹韜衛指揮使司、世襲
指揮僉事、初能爲淮安衛軍士、以上封事擢百戶、尋以目

眚廢、令其子義代之、至是特陞指揮僉事、兵部言能已致
仕、例不當陞、 上曰、能居行伍中、而所言可用、非智識過
人者不能也、故特陞之、仍俾其子孫世襲、罷百戶之職、
六月癸亥朔、壬申、戶部知印張永清言、雲南四川諸處邊
夷之地、民皆玀玀、朝廷與以世襲土官、而於三綱五常之
道、懵焉莫知、宜設學校、以敎其子弟、 上然之、諭禮部曰、
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
預敎之、何由能化、其雲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
子孫弟姪之俊秀者、以敎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
悖禮爭鬬之事、亦安邊之道也、○巳丑、 上御奉天門、勅

諭文武群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
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
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
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
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
劓閹割之刑蓋嗣君宮生内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
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
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
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
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

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
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
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卽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
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
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
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
親戚如皇后家皇妃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駙馬
家儀賓家魏國公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
皆已著之祖訓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
署永爲遵守

冬十月辛卯朔己未緬國王卜剌浪遣使桑乞剌查貢方
物因言百夷思倫發屢出兵侵奪其境土之故　上謂廷
臣曰遠夷相爭蓋其常事然中國撫馭四夷必使之無事
當遣使諭解之

十一月辛酉朔乙亥禮制集要成先是　上謂翰林學士
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
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
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姦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爲
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邇者逆賊藍玉越禮
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爲飲器家奴至於

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
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
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
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以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
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
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庚寅朔壬辰　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
國之需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地桑棗除已入額
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
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戊午詔遣內使趙達朱福等使暹羅斛國祭故王叅烈
寶毘牙㖡哩哆囉祿賜嗣王蘇門邦王昭祿群膺文綺四
疋羅四疋瑣絲布四十疋王妃文綺四疋羅四疋瑣絲布
十二疋勑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
諸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
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爲最近邇
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于邦家臣民
歡懌兹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有道勑至王其罔失
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烈其敬之哉○是歲開天下郡縣
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

堤岸五千四十八處先是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
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至是工成
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壬寅安南以其前王陳叔
明卒遣其臣來告哀　上以叔明簒弑得國諭禮部臣曰
安南自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煃使不得其死因簒其位
廢置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
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縱亂臣
而與賊子也與曰四夷聞之豈不效尤狂謀踵發亦非中
國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乙卯監察御
史辛彥德出按事道經彭澤開民間歲歉官吏不以時存

恤至有鬻其兒女者還奏　上曰縣令於民最親民乏食
鬻及兒女乃坐視其困恬不加卹而又不以上聞爲民父
母者果如是耶命杖之令發粟賑其民
三月戊午朔丙寅命國子監學正吳啓署祭酒博士楊淞
署司業學錄張毅署監丞事　上面諭之曰太學國家育
材之地天下人材所聚爲之師者不專務記問博洽在乎
檢身修行守道尊嚴使之敬慕日化於善則賢才衆矣蓋
師嚴則道尊道尊則德立昔胡翼之爲太學師嚴條約以
身先之此最可法○戊寅陝西延安府知府李廣以罪繫
獄同知李受奏其勤政愛民乞宥其過從之

夏四月戊子朔丙午監察御史王仲和言湘陰縣丞劉英
以生革爲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
以巡檢弗出迎怒而撻其妻幾死請逮英罪之　上曰刑
者不得已而用之故聖人常加欽卹惟恐濫及無辜英一
縣丞耳酷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寬蒲鞭之事哉且律載
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酷如是是廢吾法也難論
常律遂逮英至戮之於市
五月丁巳朔庚午　上以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命
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
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其民種之

秋七月丙辰朔丙寅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耳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刼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克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在布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豈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

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巳巳遣中使至桂林等府市牛給南丹奉議等衛屯田軍士

九月丙辰朔乙丑五軍斷事官言軍校四十五人皆犯重法當死　上曰此輩非誅於利則脇於威致陷重辟然其情亦有可矜者其以情之至重者一人寘於法餘皆減死發戍三萬衛○丁卯朝鮮國王李旦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　上謂禮部臣曰今朝鮮送來數儒生勿遣其還蓋此輩略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爲彼數生者幸災樂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俘少北鄭公鍾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晉公見之問南冠者爲誰有司云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盍歸之晉楚搆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人主不以兵强天下此數生不爲王量力敢爲小敵之堅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移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絶王左右之禍

冬十一月乙卯朔巳巳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敕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叅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值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守之

十二月乙酉朔癸丑復永州府知府余彦誠等十人官初彦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眞知縣康彦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休寧縣丞甘鏞等先後坐事逮獄至

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彦誠等
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已卯陞翰林院修撰張信爲
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
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
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
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
朕擢用之意○是月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場牧放孳
畜乃圖西北沿邊地里示之勑之曰自東勝以西至寧夏
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

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去不知幾千里而南
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
兒又東至紫荆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又東至山
海衛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許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
山場腹内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其在邊
所封之王不許占爲已場而妨軍民其腹内諸王駙馬聽
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胡或有稱爲自已草
場山場者論之特示此圖吾子孫其世守之
二月甲午朔丁酉勑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
夷夏之辨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

侮而爲邊患矣今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
馬入中國易茶所謂懋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
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
心漸生矣爾右軍即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啓王發都司
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私
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常德
府武陵縣民言武陵等十縣自丙申兵興人民逃散雖或
復業而土曠人稀耕種者少荒蕪者多鄰近江西州縣多
有無田失業之人乞勑江西量遷貧民開種庶農盡其力
地盡其利 上悅其言命戸部遣官於江西分丁多人民

及無産業者於其地耕種○戊戌禮部侍郎張炳言今考
中歲貢生員龔憲等七百二十三人已送國子監肄業其
不中式一百十八人遣歸本學停廩肄業教官訓導及提
調官例皆罰俸 上曰師不嚴訓有司失於勉勵者罰如
例諸生不中式者且遣歸肄業勿停其膳四川生去京師
道遠往復實難可留國子監肄業勿遣○甲辰行人陳誠
呂讓至安南諭其王陳日焜令以所侵地還思明府議論
往復久而不決誠以譯者言不達意乃自爲書與日焜曰
邇者思明府土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地朝廷稽典
冊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到王國宣布 上意

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逾固未肯聽從今以前代載籍所紀疆埸利害爲執事陳之按誌交趾古交州地後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爲五管之一統以都護宋時李乾德寇邊郭逵將兵討之擒僞太子洪眞乾德懼而割廣源門州思浪蘇茂桄榔之地以降則當是時此地尚爲中國所有況銅柱以北丘温等地乎元世祖時而祖光昞入款稱臣及日烜嗣立失臣子之節於是世祖興問罪之師日烜蒙荊棘伏草莽生民殆盡城郭幾墟日燇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燇

云向者天使辱臨小國迎送於祿州小國懼有侵越之罪往往辭之丘温而已觀此則丘温以北之地其屬思明亦明矣今安南乃越淵脫踰如嶅慶遠而盡有之非乗元末之亂僥倖而得之者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皆曰此地舊屬安南而不知所屬之由陳黎二國相及何執政亦執前說以爲祖宗之地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事所言則誌書所紀日燇之言無乃但爲浮說耶抑王懼有侵地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我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改過致祥

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是也各過召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皆明效大驗所共知共聞者王能避殃迎祥歸其侵地豈惟宗祏之安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圖爭而不讓是爲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圖之日焜以書復誠等曰昨辱惠書諄諭不少所據思明書云天使累造小國迎送丘温一節此說迎送之事非疆界之事也蓋丘温當其要衝往時自思明而入祿州道近時自憑祥入洞登道皆小國林野之地不便立站故立站於丘温以當縣之中有縣官館待故也至於交割夫騎則各於疆界如今坡羅隘關是也當元之初丘温已爲小國之地思明乃謂當元

季擾亂始越銅柱二百餘里而來侵其丘温等五處觀此則思明人之言不足信矣見誣若此其他可知所稱誌書自漢唐以來遷變不一其可以往昔之事而質之於今用耶餘具回咨不敢復贅誠等得書復與之辨論不已安南王饋誠等黃金二錠白金四錠及沉檀等香誠等固卻之安南王曰贐者禮也自陸賈時有之不必多遜誠曰尉佗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苟利者也王欲以尉佗自處而以賈處人抑何陋哉安南王無以對遂復咨戶部曰伏見上司爲思明府奏侵占壤地遣行人陳誠呂讓持咨文至下國令還所占

地下國竊惟丘溫如嵍慶遠淵脫五縣自昔以來供輸下國賦役世世相傳而洞登乃淵縣之地天使往來之路其思明府憑祥人每歲與下國淵縣人交割夫騎於憑祥界坡羅唯關今思明人乃謂下國於其地洞登立站侵占何其戾也夫立站侵占將圖得其地與其人民也今其地其民古昔至今既已有矣又何用立站為夫站之廢立隨地之便隨時之宜站之長存丘溫地之便也站之暫立洞登時之宜也此時任尚書吳覲等以有把截邊界之役故令草起房屋以便歇宿已而復撤何預於侵哉茍不原其地與其人民而欲圖侵占乃不假何時攻戰何時破滅而此

時立站其地主與其人民乃拱手而視不敢誰何又從而供其賦役何其靈異至於如此哉又謂元時大軍二次捕交間軍設立永平寨撥軍守鎮交邊着落交趾供給粮餉竊照二次大軍之將帥惟鎮南王不止而餞歸元史雖諱而不詳至文其歸也則曰鎮南王在內傍關賊兵大集以過歸師王遂由單巳縣趨盃州間道以出觀此則軍勢可知歸路可辨豈有同軍永平而撥軍守鎮又責交趾供給粮餉者哉又謂下國越過銅柱二百餘里而侵占其所屬丘溫等五縣者謹按漢建武十九年馬援討交趾徵氏女立銅柱時至今一千三百五十餘歲千歲之下陵谷遷變誰復能辨又謂拘問老人黃伯顏供說云云者伯顏亦思明人豈不同其願欲雖千伯顏將可信耶又謂因前土官失於申明昨襲牧職畫圖具呈及以建武誌為說者豈有廣成之高曾祖父不識古事不能申明而廣成昨日始至乃能見識古事而申明耶下國與思明接境思明之人往往侵占下國田土殺戮人民牛畜下國疎遠難於告愬思明狃於小獲乃圖大利而誣至此下國畏首畏尾自守之不暇何敢有侵占之事哉夫茍有侵占豈難退還今不侵占何以退還此五縣者乃下國世世相傳所守之地惟知固守何敢以先世所守之地而付之思明當各守定界以

事 天朝何敢覬望與奪以煩上司惟聖天子一視同仁與天地同德故下國以此自恃而敢傾心陳愬煩瀆台聽罪焉敢逃今回咨申稟伏冀閣下上體 天子之至德下矜下國之遠人審察鑑裁下國幸甚誠等復命 上召群臣議之或以其抗逆朝命當討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已

三月癸丑朔癸亥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為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

而盛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
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
以備國用今惟易紅纓雜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
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為防禁
無致失利○壬午敕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
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以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
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
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為名橫科馬疋以致番人悖信
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嘗
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

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欺奸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
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守邊者知之於是兵部具
禁約事宜遣人賫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藏卜等
往西番申諭之
夏四月癸未朔癸巳戶部上富民籍名先是　上謂戶部
尚書郁新吏部侍郎張迪等曰人有恒產斯有恒心今天
下富民生長田里之間周知民事其間豈無才能可用者
其稽諸戶籍列名以聞朕將選用焉於是戶部奏雲南兩
廣四川不取今稽籍得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隸應天十八
府州田羸七頃者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列其戶名以進

命藏於印綬監以次召至量才用之○辛亥以唐膺為給
事中膺寧夏人父中嘗為貴州衛戍卒膺代役時有令凡
軍民懷一才一藝者得以自効膺詣闕自陳吏部奏膺正
軍宜還戍　上曰令既下而背之是不信也人有才而不
用是棄賢也遂擢用之
五月壬子朔己未直隸安慶府懷寧縣耆民程慶六率衆
數十人詣闕言縣丞蘇益廉幹寬平多行善政今以事逮
願加矜宥俾復其職　上謂都察院臣曰有司之職所以
為民也蘇益能得其民心良足嘉尚宜宥之以勸其餘○
丙寅戶部尚書郁新言山西狹鄉無田之民募至山東東

昌高唐境內屯種給食已及三年請從本府民地則例驗
畝起科自今年為始徵其租稅　上曰民貧則國不能獨
富民富則國不至獨貧其再復一年然後徵之○戊辰當
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以事繫獄縣民詣闕言其廉勤察
之果得其實命宥之復其官
六月辛巳朔壬午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諭罪囚　上諭刑
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
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
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
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

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幡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聞無冤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〇巳酉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事覺賜死初上命秦蜀歲收巴茶聽西番商人以馬易之中國頗獲其利其後商旅多有私自販鬻致爲夷人所賤馬價遂高乃下令嚴禁之有以巴茶私出境者寘以重法倫嘗遣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境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雖藩閫大臣皆畏威奉順略不敢違時四月農方耕耨倫適在

陝西令布政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尤縱暴所至驅迫有司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棰辱其吏吏不能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於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賚勑嘉之

秋七月庚戌朔巳巳申明學規教條 上謂禮部臣曰太學育才之地朝廷厚廩祿廣學舍延致師儒以教諸生期於有成爲國家用近者師道不立學規廢弛諸生惰業至有不通文理不精書算不諳吏事甚者抗拒師長違越禮法甚非育材養賢之道也向者已令條陳學規俾師生遵守爾等宜申明之於是復頒學規教條於國子監曰各堂教官所以表儀諸生必躬修禮度率先勤慎毋惰訓誨使後學有所成就斯爲稱職諸生每三日一背書日讀御製大誥及本經四書各一百字熟記文詞精解理義或有疑難則謙恭質問務求明白不許凌慢師長若疑問未通闕疑勿辨升堂背書必依班次序立以俟不許攙越每月作本經四書義各二道詔誥表章策論判語内科二道每日習倣書一幅二百餘字以羲獻智永歐虞顏柳等帖爲法各專一家必務端楷旦暮升堂必衣冠嚴整步趨中節坐堂必禮貌端莊恭勤誦讀不得脫巾解衣往來別班會饌

必敬恭飲食不得諠譁朔望隨班謁廟畢方許與假出近處遊訪不得放肆醉飲顛倒街巷及與人爭鬭有傷風教一應事務必先告本班教官令堂長率領升堂告於祭酒可否行之若有疾病無妻子者養病房調治每夜必在監宿歇雖在諸司辦事者亦必回監並不許羣聚酗飲遇有選人除授及差遣辦事從祭酒公選差遣違者罪之〇辛未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陝西漢中以茶易馬每馬約與茶百斤歲給茶三百萬斤可易馬三萬匹宜嚴守關隘禁人販鬻其四川松茂之茶與陝西同碉門黎雅則聽商人納米市易爾戶部即遣人於陝西四川按視茶園之

數

八月庚辰朔丁未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諭工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廬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冒雪舁木監司版圖見其苦卽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怒小吏械繫之於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卽釋之此二王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保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得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

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九月庚戌朔辛亥　上命戶部下令天下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敎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淸晨鳴鼓集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有罰又令民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癸亥城銅鼓勅楚王楨湘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旣不親臨戰陣建立功勲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新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巷宜寬正營房行列宜整齊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官征進至耕種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還國繪圖來奏

冬十月己卯朔癸未詔折收天下逋租　上諭戶部曰昨行人高稹言陝西之民困於逋賦其議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凡各處逋租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布絹綿花及金銀等物宜定著其例於是戶部定每鈔一錠折米一石金

一兩折十石銀一兩折二石絹一疋折一石二斗綿布一疋折一石紵布比綿布減三斗綿花一斤折米二斗　上曰折收逋賦蓋欲蘇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將愈困民豈恤之之意哉其金銀每兩各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文折一石餘從所議乃下詔曰朕荷天眷代元爲君統一寰宇主宰生民已三十年矣設官分職各有攸司邇年郡縣租賦因官吏不職不能宣布條章民愈窮困今勅戶部凡天下積年逋賦皆許隨土地所便折收布絹金銀等物以免民轉運之勞爾百司一如朕命毋怠○甲午賜國子監生劉仕名歸養仕名馬湖府宜溪長官司人以歲貢入監有母

老病弟復廢疾仕名上言從古蠻夷不知文教惟　皇上
德化遠被建學立師教育邊夷稍知禮義今臣母老且病
願歸養雖君恩未報而烏鳥私情不能自已　上憐之遣
歸終養
十一月己酉朔庚午陞行人高積爲鴻臚寺丞初積以巡
察私茶往陝西還備言道路人民疾苦　上曰古之使者
以覽觀風俗咨詢民情爲務今積所言亦可謂能利國福
民矣遂擢用之
十二月己卯朔己亥陞兵部職方郎中趙彝爲通政使員
外郎向寶爲應天府尹先是趙彝爲郎中九年考最以任

內有私過遂復職至是向寶任滿亦考最　上欲陞用之
吏部亦言寶任內有過且引彝爲證　上曰任人當論才
否既歷九年宜略其過遂命并彝陞用之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乙卯湖廣茶陵衛廣安千
戶所韃軍舭火赤等詣闕言千戶蔡青怨朝廷削其祿俸
椎牛置酒宴集韃靼總旗闍闍不花等相與飲金屑酒設
誓言期旦夕爲亂　上謂兵部臣曰亂不靖則起取亂何
如靖亂朕無負彼彼將何爲今以茶陵衛韃靼官軍分隸
長沙寶慶衡州諸衛與舊軍參伍錯居彼雖欲爲亂不可
得也乃賞舭火赤銀十二兩鈔二十錠遣還○壬戌　上

諭戶部尚書郁新曰大寧開平二衛馱糧若儲偫已多則
令商人輸粟於東勝西河以備軍餉新言大寧儲粟六十
二萬餘石開平止二十萬五千八百石甘肅亦不過一十
五萬二千石其商人所入未宜改輸　上曰大寧姑罷若
開平儲至四十萬亦宜止之俱令轉輸東勝其價與大寧
同西河之儲姑俟甘肅積至五十萬石然後再議○乙丑
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命戶
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
與所收穀菽之數來聞
二月戊寅朔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

故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儒士人給米月二石
三月戊申朔命兵部凡故武官襲職子弟當優給者令其
讀書俟十五歲方許承襲若在外衛所來者十歲以上即
令襲職還原衛所仍俾讀書及習開弓馬以俟比試○己
酉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
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不及
德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
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
可用矣○甲戌旌表青州府安丘縣甯氏女貞節初甯氏
幼時許嫁同里劉眞兒未婚眞兒死甯氏年方十六聞訃

甚哀既而謂父母曰古云烈女不更二夫今雖未與之醮然聘禮既行父母之命已定矣夫不幸而死其父母老無他子女女寧能忍恥再事他姓使人老父母無所依乎請往事舅姑父母初未之許請至再三而許之甯氏至貟兒家為服衰麻哭臨祭奠無違禮在舅姑側恭執婦道晝夜勤女工以供奉養舅姑歿盡賣其簪珥以葬歸劉氏凡五十二年年六十八節行完美鄉里稱之至是事聞詔旌表之

皇祖四大法卷九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荊溪臣潘孔璧
三河臣陳克仕 同校

祀法

元順帝甲午秋七月滁大旱　上憂之滁人楊元杲曰滁之西南豐山陽谷栢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輒應既禱或魚躍或黿鼉浮皆雨兆也　上聞即齋沐往禱禱畢立淵西崖久之無所見乃彎弓注矢祝曰天旱如此吾為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恤民吾今與神約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畢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大雨如注

上即乘雨詣祠謝是歲滁大熟

丙午秋八月庚戌朔　上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察鑒無私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變遂列行伍繼為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眾土宇益闊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强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污之政于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于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

在乎人其深淵巨峯於淺河湖人力不能一時爲者茲欲
奬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决戰
告神鑒知
壬寅九秋月辛酉朔辛巳命中書省繪塑功臣像于卞壼及
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及康郎山處州府金
華府太平府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其未褒贈者
論功定擬以聞
冬十二月戊申朔甲子　上親祀山川之神祀册曰維神
開闢以來鍾毓靈秀盤礴江東然而氣運凝會之處人莫
能知予自乙未渡江丙申駐師金陵撫安黎庶于今十有

二年拓土廣疆神人翼贊茲欲立郊社建宮宇于舊城之
東鍾山之陽國祚緜長惟山川氣運是從謹于是日肇庀
工事敢告
吳元年冬十二月癸卯朔甲子　上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
告于　上帝皇祇其略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
終　帝命眞人于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
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
　帝賜英賢爲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於田野今地周
廻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
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
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帝祇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爲生
民主告祭之日　帝祇來臨天朗氣淸如臣不可至日當
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乙亥　上祀天地于南郊即皇
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上服衮冕服先
期告祭設　昊天上帝位于壇之第一成居東　皇地祇
居西皆南向各用玉一幣一犢一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
二設大明夜明位于壇之第二成星辰社稷太歲嶽鎭海
瀆山川城隍位于壝内之東西各用犢一幣一籩豆各十
簠簋各二其儀迎神燔柴奠玉帛進俎三獻飲福受胙徹

豆送神望燎瘞各行再拜禮樂舞如制祝曰惟我中國人
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眞人於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
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
傑分爭惟臣　帝賜英賢爲臣之輔遂戡定采石水寨蠻
子海牙方山陸寨陳埜先袁州歐普祥江州陳友諒潭州
王忠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荆州姜珏濠州孫德崖
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鄉易
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
王宣益都老保等偃兵息民于田里今地幅員二萬餘里
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

今年正月四日于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上帝皇祇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　帝心尚享先是
自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旦雪霽粵三日省
牲雲陰悉斂日光皎然暨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明朗衆皆
欣悅禮成遂即位于郊壇南備儀衛法從丞相率百官北
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　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
太廟追尊四代　祖考妣爲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册册
曰孝玄孫嗣皇帝某　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
情祖父有天下傳之子子孫孫有天下者追尊于祖考
此古今之通誼也某　遇天下兵起躬擐甲胄調度師旅

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　祖宗深仁厚德所致
也諸臣庶推尊某　爲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　皇高祖妣曰玄皇
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皇曾祖妣曰
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　皇祖妣王
氏曰裕皇后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　皇妣陳
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鑒此孝思每廟牲幣祭罷及
禮儀樂舞同郊壇惟不用玉不燔柴祭訖退　上顧謂李
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
今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焄蒿悽愴若或

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上曰奉先
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
孝之道也遂命世子先至社稷壇立石主　上至設位于
兩壇之間詣各神位前行禮其禮如宗廟儀○丙子　詔
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能爲今禮
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
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
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
如事生之儀于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醆每事皆八
朱盤盌二百四十及楎椸枕簟篋笥幃幔浴室皆具

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翰林學士陶安等進
郊社宗廟議先是　上勅禮官及翰林太常諸儒臣曰自
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于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
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
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
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
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
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事
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
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黒帝至于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説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歳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黒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

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禀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歳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説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肅説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于日月出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歳從祀　方丘之説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于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性存焉禮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

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説自鄭玄惑于緯書而謂夏至于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歳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寛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後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歴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徳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

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
則惟槪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
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鎭四海四
瀆從祀

宗廟之說曰傳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
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
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
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
周爲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
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
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

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
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
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于陵傍立
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
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
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于洛陽立高廟祀高
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祀于長安故高廟祀成哀
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于南陽春陵祀父南
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
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
相承皆藏主于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于元莫
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
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
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
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
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自
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
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
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
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

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
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
擬四代各爲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
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

社稷之說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
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者
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
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
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

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曰大社其自
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
亾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
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亾秦社稷
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於洛陽在宗
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
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
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
之元世祖營社稷於和儀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
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丁未詔以

大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
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
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敎化
以行先聖之道今旣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
其敬之○戊申　上親祭大社大稷大社設正位在東配
以后土西向大稷設正位在西配以后稷東向大社大稷
位各用玉兩邸幣黑色牲用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籩
實以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實以韭菹
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兎醢筍菹魚醢脾析豚胉簠簋各二
實以黍稷稻粱鉶三實以和羹后土后稷位並同但不用

玉大社壇正配位共設酒罇三於壇東西向實以汎齊醴
齊盎齊祝二共設於壇西東向大稷壇正配位共設酒罇
三於壇西東向祝二共設於壇東西向各壇爵六同設於
酒罇所先期　皇帝散齊四日致齊三日陪祭執事官同
先祭一日設大次於社稷門外之西南向設御位於壝內
當兩壇之北居中南向　皇帝服皮弁服備法駕詣大次
遂省牲視鼎鑊滌漑有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諸執事官
各實罇罍簠簋籩豆登鉶實玉帛於篚置祝於神位之右
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樂
生舞生及諸執事官陪祭官入就位太常卿奏外辦　皇

帝入就位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樂奏廣和之曲贊禮
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皇帝再拜皇太
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奠玉帛　皇帝詣盥洗位
搢圭盥帨出圭詣大社神位前協律郎舉麾樂奏肅和之
曲　皇帝跪搢圭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興次詣后土神
位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並如大社儀復位贊
禮唱進俎協律郎舉麾樂奏凝和之曲皇帝詣太社神位
前搢圭奠俎出圭次詣后土神位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
稷神位前並如大社儀復位贊禮唱行初獻禮　皇帝詣
盥洗位搢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出圭詣酒尊所搢

圭執爵受醴齊以爵授執爵官出圭詣大社神位前協律
郎舉麾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跪搢圭上香祭
酒奠爵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祝　皇帝俯伏興再拜次
詣后土神位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並如大社
儀復位亞獻酌盎齊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酌盎
齊樂奏熈和之曲文德之舞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獻畢
太常卿奏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再拜跪搢圭執事
官以爵酌福酒跪進太常卿贊曰惟此酒殽神之所與賜
以福慶億兆同霑　皇帝受爵祭酒飲福酒以爵置于坫
奉胙官奉胙跪進　皇帝受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興再

拜興皇太子以下皆再拜大稷壇如之復位贊禮唱徹豆
協律郎舉麾樂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贊禮唱送神
協律郎舉麾樂奏安和之曲　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
位官皆再拜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取幣掌祭官取牲饌詣
瘗所置於坎內　皇帝詣望瘗位執事置土於坎實土至
半太常卿奏禮畢駕還大次解嚴祝文大社曰惟神德司
坤厚品物由生歷代國家精崇祀典予本庶民舉兵討亂
得土得衆建國紀年是以遵依古禮設壇歲祀今於初祭
不敢不以情告大稷曰惟神奉若天時茂生百穀神化無
窮歷代昭著后土曰惟神分山川高下於始世樂民生於

至今水土之功人何敢忘有國家者務嚴祀典后稷曰惟
神奉天之道因地之利播耘百穀闡修農事歷代崇之自
予本庶民以下並與大社同其樂舞之制樂用協律郎一
人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麾幡樂生六十二人服
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樂器用編鍾編磬各十六琴十
瑟搏拊塤篪簫笛各四笙八應鼓一舞則武舞曰武功之
舞文舞曰文德之舞舞士一人文武舞生各六十四人內
各以二人爲引舞舞生服幞頭紅羅袍荔枝帶皂靴手執
節文引舞舞生各執羽籥服紅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武
引舞舞生各執干戚服與文舞同樂章迎神云五土之靈

百穀之英國依土而寧民以食而生基圖肇建祀禮修明
神其來臨肅恭而迎奠幣云有國有人社稷爲重昭祀云
初玉帛虔奉維物匪奇敬實將之以斯爲禮冀達明祇奉
俎云崇壇北向明禋方闡有潔犧牲禮因物顯大房載設
中情以展景運以承神旣斯衍初獻大社云高爲山林深
爲川澤崇丘廣衍亦有原隰惟神所司百靈効職清醴初
陳顒然昭格后土云平治水土萬世神功民安物遂造化
攸同嘉惠無窮報祀宜豐配食尊嚴國家所崇大稷云黍
稷稻粱來牟降祚爲民之天豐年穰穰其功甚大其恩甚
長乃登芳齊以享以將后稷云皇皇后稷克配於天誕降

嘉種樹藝大田生民粒食功垂萬年建壇於京歆茲吉蠲
亞終獻大社云廣厚無邊其體弘兮德伴坤厚萬物生兮
錫民地利神化行兮恭祀告虔國之禎兮后土云周覽四
方偉烈昭彰九州既平五行有常壇壝以妥牲醴之將是
崇是嚴煥然典章大稷云億兆林林所資者穀雨暘應時
家給人足倉庾坻京神介多福祗薦其儀昭祀惟肅后稷
云㢸勤稼穡有相之道不稂不莠實堅實好農事開國王
基永保有年自今常奉蘋藻徹豆云禮展其勤樂奏其節
庶品苾芬神明是達有嚴執事俎豆乃徹穆穆雍雍均其
欣悦送神云維壇潔清維土堅貞神之所歸依茲以寧王

宇靖安年穀順成祀事昭明永致昇平望瘞云晨光將發
既侑既歆瘞茲牲幣達於幽陰神人和悦實獲我心永久
禋祀其始於今是日賜羣臣享胙於奉天門○壬子定宗
廟時享之禮翰林學士陶安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
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
於各廟者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
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
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
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薺生菜雞子鴨子二月
以水芹蔞蒿臺菜子鵝三月以茶筍鯉魚鮆魚四月以櫻

桃梅杏鰣魚雉五月以新麥黃瓜桃李來禽嫩雞六月以
西瓜甜瓜蓮子冬瓜七月以菱雲梨紅棗葡萄八月以栗
新米藕芡白蕈鯾魚九月以小紅豆柿橙蟹鯿魚十月以
木瓜柑橘蘆菔兎鴈十一月以蕎麥甘蔗天鵝鶿鴇鹿十
二月以芥菜菠菜白魚鯽魚　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
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
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爲兄侍膝下之日早
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弟親存而㓜不能以養及長
而富有天下則親没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
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丁

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
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祭江河淮濟之神曰近爲中原
擾攘興兵北伐除暴安民巳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達爲
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鄂國公遇春爲征虜副將軍
統率王師由淮入河取山東次第而進嘗昭告神明矣賴
神之佑所向皆克齊魯之境俱入版圖今再命都督同知
康茂才總帥馬步往山東參同信國公達等併取中原以
今日行敢告
三月辛未朔癸酉遣官致祭臨濠　仁祖陵及曾山淮川之
神○命以太牢祀三皇

夏四月辛丑朔丁未祫享太廟秋 德祖皇考妣神位居
中南向 懿祖皇考妣神位居東第一位西向 熙祖皇
考妣神位居西第一位東向 仁祖皇考妣神位居東第
二位西向每位用犢羊豕各一幣一白色登三實以大羹
鉶三實以和羹籩豆各十二籩實以形鹽藁魚棗栗榛菱
芡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
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豚胉酏食糝食簠簋各二實以
黍稷稻粱共設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於殿東西向祝
文一帛篚四於殿西東向先期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陪享執事官各齋一日前祭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

紗袍省牲視鼎鑊滌溉有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皇太子
奉迎各廟神主合置於 德祖廟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
中嚴 皇帝服衮冕太常卿奏外辦 皇帝入就位贊禮
唱迎神協律郎舉麾樂奏泰和之曲贊禮唱請行禮太常
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贊禮
唱奠帛行初獻禮 皇帝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爵
洗位搢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詣酒尊所搢圭
執爵受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詣 德祖神位前協律
郎舉麾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跪搢圭上香奠
帛祭酒奠爵出圭俯伏興再拜次詣 懿祖神位前次詣

熙祖神位前次詣 仁祖神位前皆如前儀詣讀祝位
跪讀祝官跪讀訖 皇帝俯伏興再拜復位贊禮唱行亞
獻禮各掌祭官以爵受酒奠於神位前樂奏豫和之曲文
德之舞 皇帝再拜終獻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儀同
亞獻其亞終樂舞則四廟共之贊禮唱飲福受胙 皇帝
詣飲福位再拜跪搢圭執事官以爵酌福酒跪進太常卿
贊曰惟此餚羞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霑 皇帝受
爵祭酒飲福酒以爵置於坫奉胙官奉胙跪進 皇帝受
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興再拜復位在位官皆再拜贊禮
唱徹豆協律郎舉麾樂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贊禮

唱送神協律郎舉麾樂奏安和之曲 皇帝再拜在位官
皆再拜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取幣各詣燎所贊禮唱望燎
皇帝詣望燎位執事者以炬燎火柴半燎贊禮唱禮畢
皇太子奉神主還各廟駕還大次解嚴其祝文曰惟我祖
宗積德于世茂子孫于天地之間今以家為國建廟于京
以序昭穆謹率諸執事以四時之祀為大禮之常茲當孟
夏敬奉明薦伏惟昭格鑒此永思樂章迎神曲云慶源發
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開基建功京都之內親廟在東惟
我子孫永懷祖風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從皇靈顯
融初獻 德祖前奏云思皇高祖穆然深玄其遠歷年其

神在天尊臨太室餘慶綿綿歆于几筵有永其傳　懿祖
前奏云思皇曾祖淸勤純古田里韜光天篤其祜佑我曾
孫弘開土宇追遠竭虔勉遵前矩　熙祖前奏云惟我皇
祖淑後貽謀盛德靈長與泗同流發于孫枝明禋載修嘉
潤如海恩何以酬　仁祖前奏云惟我皇考旣淳且仁弗
耀其身克開嗣人子有天下尊歸于親景運維新則有其
因亞獻云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來庭如見
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終獻云承前人之德
化家爲國母曰予小子基命成績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慇
勤三獻我心悅懌徹豆云樂奏具肅神其燕喜告成於

祖亦右　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送神云顯兮幽兮神運無迹靈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在
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其孟春享各廟禮同初
學士陶安太常丞任以忠等奏凡時享太廟皇太子當晁
服隨班行禮至是　上命皇太子奉各廟神主就位侍立
位傷南昌等王則命皇太子行禮
六月庚子朔壬寅　上躬祀汴梁諸神仍遣官致祭境內
山川
秋七月巳巳朔丁酉皇太子攝享太廟祝辭曰時維孟秋
禮嚴祫祭兹爲父皇時巡汴梁經略中夏不及躬致孝誠
乃命臣某謹以牲醴庶品恭詣太廟用伸追慕之情〇南
海賊馮簡等作亂縣人關敏倡義擊賊敗之初簡等行刼
龍潭敏集衆襲捕賊百餘人以獻征南將軍廖永忠遂以
敏權巡檢賊銜之乃聚徒復圍其鄕敏力不能支遂爲賊
所屠後賊平永忠以其事聞　上以敏存日未授官而能
仗義討賊歿于王事特贈敦武校尉兵馬指揮司副指揮
表其鄕曰忠義令有司立祠歲時祭焉
八月巳巳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初禮官奏周制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學春夏釋奠于先師
秋冬亦如之漢儒以先聖爲周公若孔子以先師爲禮樂

詩書之官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可以爲師者盖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
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
是則漢時釋奠亦略可見矣魏正始中使太常釋奠于辟
雍晉釋奠皆於國學東晉成穆孝武皆親釋奠隋制國子
監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則用春秋仲
月唐初釋奠儒官自爲祭主直書博士姓名敢昭告于先
聖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
司樂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則令爲初獻丞爲亞獻主
簿及尉通爲終獻永爲禮制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幸

國子監釋奠開耀景龍中皆皇太子釋奠于太學開元中
詔春秋釋奠以三公攝事著之常式若遇大祀則用仲丁
州縣用上丁宋元因古禮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仲
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于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
亞獻國子祭酒終獻　上然之至是遣官致祭○戊寅祀
大社大稷大社祝文曰惟神厚載功深資生德大涵育庶
品造化斯成謹因仲秋祗率常禮敬以牲帛嘉薦醴齊備
兹禋瘞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大稷曰惟神
嘉種迭成明粢惟首帝命率育立我烝民敬以牲帛嘉薦
醴齊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后土曰爰

兹仲秋援日維吉恭修常禮薦于大社惟神水土平治永
賴其功載稽典彝禮宜昭配謹以牲幣嘉薦醴齊陳于表
位作主配神后稷曰爰兹仲秋援日維吉恭修常禮薦于
大稷惟神勤農務本政成稼穡生民立命萬世之功謹以
牲幣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配神
冬十月戊辰朔辛未皇太子攝享太廟○丙子命省臣下
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
功於國家及惠愛在民者具實以聞著于祀典令有司歲
時致祭
十一月戊戌朔己亥　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
初三日冬至祀　上帝于南郊先告　祖考監知歷代有
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　天兹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
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懼有責焉況去年　上天垂戒早
兢兢惕恐無以承　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輙奉以配惟
　祖神與天通恐　上帝有問願以此言敷奏帝前善惡
無隱惟　上帝鑒之候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殿庭
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庚子冬至祀　昊天
上帝于圜丘正壇第一成設　上帝位南向玉用蒼璧帛
用蒼色牲用蒼犢籩豆簠簋視宗廟登一實以太羹爵三
壇上設大尊二著尊犧尊山罍各一壇下設大尊一山罍

二實以五齊三酒祝一同玉帛設于壇西第二成設大明
位在東星辰位次之夜明位在西太歲位次之位用純犢
一幣各一大明用赤夜明星辰太歲皆用白籩豆各十籩
視上帝則減糗餌粉餈豆則減飽食糝食簠簋及登同上
帝東西各設著尊二犧尊二實醴齊盎齊事酒先期　皇
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陪祀執事官同前祀二日　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省牲視鼎鑊滌溉次日有司陳設至日
清晨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衮冕太常卿
奏外辦　皇帝入就位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
之曲贊禮唱燔柴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奠玉帛　皇帝詣盥洗所位太常卿贊曰前期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潔以對神明　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壇太常卿贊曰神明在上整肅威儀升自午陛協律郎舉麾奏肅和之曲　皇帝詣　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復位贊禮唱進俎協律郎舉麾奏凝和之曲　皇帝詣　昊天上帝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復位贊禮唱行初獻禮　皇帝詣爵洗位搢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詣酒尊所搢圭執爵受泛齊以爵授執事者出圭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詣　昊天上

帝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訖　皇帝俯伏興再拜復位亞獻酌醴齊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終獻酌盎齊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終獻贊禮唱行分獻禮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出笏詣爵洗位搢笏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從祀神位前搢笏上香祭酒奠爵出笏俯伏興再拜復位贊禮唱飲福受胙　皇帝升壇至飲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進太常卿贊曰惟此酒殽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霑　皇帝受爵祭酒飲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進　皇帝受胙以授執事者出圭俯

伏興再拜復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徹豆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讀祝官奉祝奉幣官奉幣掌祭官取饌及爵酒各詣燎所唱望燎　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禮畢　上還大次解嚴其祝文曰臣荷眷佑戡定區宇為億兆主今當長至六氣資始典禮爰舉敬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用伸昭告樂舞之制與太廟同樂章迎神曲云昊天蒼兮穹窿廣覆燾兮龐洪建圜丘兮國之陽合衆神兮來臨來同念螻蟻兮微衷莫自期兮感通思神

來兮金玉其容馭龍鸞兮乘雲駕風顧南郊兮昭格望至尊兮崇崇奠玉幣云聖靈皇皇敬瞻威光玉帛以登承筐是將穆穆崇嚴神妙難量謹茲禮祭功微是惶進俎云祀儀祇陳物不于大敢用純犢告其覆載惟茲菲薦恐未周完神其容之以享以觀初獻云眇眇微躬何敢請于九重以煩帝聰帝心矜憐有感而通既俯臨于几筵神繽紛而景從臣雖愚蒙鼓舞歡容乃子孫之親祖宗酌清酒兮在鍾仰至德兮玄功亞獻云荷天之寵眷駐紫壇中情彌喜臣庶均歡趨蹌奉承我心則寬載獻御前式燕且安終獻云小子于茲惟父天之恩惟恃天之慈內外殷勲何以將

之奠有芳齊設有明粢喜極而忭來神燕娭禮雖止于三
獻情悠長兮遠而徹豆曰烹飪已陳薦獻斯就神之在位
既歆既右羣臣駿奔徹茲俎豆物儀未充尚幸神宥送神
曰神之去兮難延想退袂兮翩翩萬里從兮後先衛神駕
兮迴旋稽首兮瞻天雲之衢兮眇然望燎曰焚燎于壇燦
爛晶熒幣帛牲黍冀徹天京奉神于陽昭祀有成肅然望
之玉宇光明駕還詣　太廟告祀辭曰日當長至陽德初
升親祀圜丘大禮慶成謹以犧牲庶品用伸報謝禮畢
上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
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

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
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
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　上因諭羣
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于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
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非薄而弗享者何也
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
脂膏以此爲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
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十二月丁卯朔乙酉太常司奏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天府

若祭天祀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漢高祖
命郡國立靈星祠唐制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
遣官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以少牢宋祀如唐而于秋分
日祀壽星今擬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
司命司人司祿如唐制爲壇于城南　上從之○丁亥命
築壇于雞籠山致祭故功臣胡大海等以文臣歿于王事
者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祔祭○己丑頒社
稷壇制于天下郡邑壇俱設于城西北右社左稷壇各方
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級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鍾長
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之半在壇之南方

壇周圍築墻四面各二十五步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各壇正配位各用籩四豆四簠簋各二登鉶各一俎二牲
正配位共用羊豕各一○庚寅立旗纛廟先是禮官奏軍
行旗纛所當祭者考之于古旗謂牙旗黃帝出軍訣曰牙
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祭牙
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
軍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犛牛尾爲之在左騑
馬首秦置旗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爲兵禱則大史
奉以指所伐孫權作黃龍大牙旗後齊天子親征建牙旗
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今宜立廟春秋遣官致祭春用

驚蟄日秋用霜降日于是　上命京師立廟于都督府治之後仍令天下衛所于公署後立廟京都之祭牲用太牢幣用黑色器用籩豆各八籩實以形塩魚鱐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登鉶各一實以太羹和羹犧尊象尊山罍各一實以醴齊泛齊事酒樂用時樂先期獻官及各執事官散齊二日致齊一日獻官以都督充前祭一日獻官公服省牲視鼎鑊滌溉有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有司立仗百官具公服侍班　皇帝服皮弁御奉天殿奉香授獻官由中道出至午門置龍亭內儀仗鼓吹導引至祭

所獻官及陪祭執事官各就位迎神再拜行奠帛禮獻官詣盥洗所搢笏盥帨出笏詣旗纛位前樂作跪搢笏上香奠帛出笏俯伏再拜樂止復位行初獻禮獻官至爵洗位搢笏滌爵出笏詣酒尊所酌醴齊詣神位前樂作跪搢笏上香祭酒奠爵出笏俯伏再拜樂止讀祝讀祝官取祝跪讀訖樂作獻官俯伏再拜樂止亞獻酌泛齊終獻酌事酒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飲福受胙獻官詣神位前再拜跪搢笏祭酒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再拜復位陪祭官皆再拜徹豆望燎獻官詣望燎位執事者捧祝帛置燎所燎半禮畢天下衛所祭用少牢儀物視京都有殺焉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丁酉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上謂中書及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為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其在北京開封府者封為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府為承天鑒國司民貞祐王太平府為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為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為承天鑒國司民靈祐王五府州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為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秩三品縣為鑒察司民城隍顯祐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各府封公

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京都城隍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不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寔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應天府城隍昇福侯宋代所封位號也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也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

皆新其命聰此興王之都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開封城隍制詞以其後曰聰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既甲於列郡神號宜盛于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顯則著其靈明無不照聖則造乎極大而化之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臨濠城隍曰聰此鄉邦之地寔同豐沛之都朕肇自戊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忘初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貞祐王貞則無貳亶明睿而無私祐則垂祥仰感通之

如在太平城隍曰聰此名城雄奠江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貳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明威烜赫和州城隍曰聰此名城雄奠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滁州城隍曰聰此名城雄奠東淮王師首駐戰勝居安成此俊功實神相之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祐王靈則威之顯著祐則福之保綏各府城隍曰聰此郡城明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昭臨有赫靈則感通無方各州城隍曰聰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

城隍靈祐侯靈則隨感而通祐則錫善以福各縣城隍曰聰此縣邑靈祇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丕著祐則福澤普施其始末之詞則皆與京都城隍同但鑒于我國於各郡則改曰鑒于我郡政于各州縣則改曰州政邑政而享茲明祀于郡州縣則皆改曰享茲典祀云○辛丑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于民事蹟昭著者雖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乙巳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

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可爲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幃六間于太廟廷中內設配享功臣位每位籩豆各二實以粟牛脯葵菹鹿醢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羊豕體各一遣官分獻其分獻儀　皇帝行亞獻禮將畢分獻官各詣盥洗所盥手洗爵酌酒諸執

事官皆酌酒於爵獻官進詣功臣第一位前上香奠爵讀
執事官各進爵於各神位前讀祝官讀祝訖獻官復位共
正祭祝文　德祖廟曰時維孟春禮嚴特享謹以牲醴庶
品恭詣　德祖之廟以伸追慕之情　懿祖　熙祖　仁
祖三廟文同配享祝文曰朕以孟春嚴奉　廟享追念忠
烈輔成開基爰用牲醴陳于廟庭英靈如生尚其與享（）
戊申　上以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
止合祭于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壝專祀非隆敬神
祇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至是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
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歷十二辰

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
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之
神若天乙天罡太乙功曹太衝之類雖不經見歷代用之
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
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于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
祭天寶中又增雷師于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
宋元因之又按嶽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而祭
四嶽東嶽曰泰山四嶽之所宗也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
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而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中嶽嵩山

並列也又周官小宗伯兆四望于四郊鄭玄謂四望爲五
嶽四鎮四瀆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
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無閭詩序又曰巡守而祀四嶽河
海則又有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
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
皆領于祠官及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天
子無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廢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
帝時嶽瀆始有使者持節侍祠之禮由魏及隋嶽鎮海瀆
皆卽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
令之祠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祀

嶽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之祀虞書
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
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
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
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睢
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秦罷封建則皆領于祠官爲
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
獨嶽瀆也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旣有社矣不應復
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
之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

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
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
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
爵至或遷就傅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
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江吉
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
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
甿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
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天下山川京都城隍及天
下城隍皆祀于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

禮所宜考之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祭風師于城東北立夏
後申日祭雨雷于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
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
別祭甚失享祀本意至于海嶽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
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爲一壇嶽鎮海
瀆及天下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　上從
之遂定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嶽
瀆諸神壇據高阜南向四面垣圍壇高二尺五寸方闊二
丈五尺四出陛南向陛五級東西北向陛三級祀天神則
太歲風雲雷雨五位並南向位皆用大牢一籩豆各八簠

簋各二酒尊三帛一樂用雅樂其儀先期一日　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詣壇省牲詣神厨視鼎鑊滌溉至日侵晨
車駕至大次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侍儀司奏外辦太
常卿引詣御位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太常卿奏
謹具請行事再拜陪祭官皆再拜奠帛行初獻禮樂奏保
和之曲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爵洗位滌爵詣酒尊
位酌醴齊詣風雲雷雨神位前上香奠帛樂奏安和之曲
祭酒奠爵俯伏再拜次詣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神位前並
如上儀　皇帝初獻第一壇將半分獻官行禮詣盥洗所
盥帨詣爵所滌爵詣酒尊所酌酒詣各神位前奠帛奠爵

再拜　皇帝初獻禮終詣讀祝位跪讀訖俯伏興再拜復
位行亞獻禮樂奏肅和之曲各壇掌祭官搢笏斟酒于爵
太常卿奏再拜行終獻禮樂奏凝和之曲各壇掌祭官搢
笏斟酒于器太常卿奏再拜飲福受胙太常卿引　皇帝
詣飲福受胙位再拜跪搢圭祭酒飲福酒受胙出圭俯伏
興再拜復位分獻官陪祭官皆再拜徹豆樂奏壽和之曲
掌祭官各徹豆送神樂奏豫和之曲　皇帝再拜在位官
皆再拜望燎樂奏熙和之曲太常卿奏請詣望燎位讀祝
官奉祝掌祭官奉牌位帛饌各詣燎壇燎畢奏禮畢還大
次其樂章迎神云吉日良辰祀典式陳太歲尊神雷雨風

雲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奠幣云靈旗
涖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明弗違有幣在篚物薄而微
神兮安留尚其享之初獻云神兮我留有薦必受享祀之
初奠茲醴酒晨光初升祚徵應候何以侑觴樂陳雅奏亞
獻云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貳觴載升洋洋如在
式燕以寧庶表微衷交于神明終獻云執事有嚴品物斯
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
言樂只徹豆云春祈秋報率爲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
維神佑之康寧是臻祭祀云畢神其樂欣送神云三獻禮
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

望以思邈彼寥廓望燎云俎豆既徹禮樂已終神之云還
倏將焉從以望以燎庶幾感通時和歲豐維神之功祀地
祇則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並列南向次鍾山江東兩淮兩
浙江西湖廣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平福建廣東廣西海
南海北左右兩江山川之神并京都各府城隍外夷山川
之神皆東西相向位皆用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八簠簋
各二酒尊三帛一樂用雅樂樂章迎神云吉日良辰祀典
式陳惟地之祇百靈繽紛嶽鎮海瀆山川城隍內而中國
外及四方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奠帛
以下並同太歲諸神○庚戌命都督孫遇僊等一十八人

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賜冠帶及衣二襲白金十兩米十
五石是日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
　上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
者就行香用黃金爲合以貯之黃綺旛二白金二十五兩
以供市祭物牲用大牢幣各從其方色祝文東嶽曰惟神
磅礴英靈參贊化育位于東方爲嶽之首及出膚寸之雲
不崇朝而雨天下滋于稼苗民賴以生功被于世歷代帝
王咸敦祀典或躬臨而奉祭或遣使以伸忱朕允膺天命
肇造丕基禮宜致祭今國治未周新附未撫或居以治國
或出而視師是用命使以表朕衷惟神鑒焉西嶽曰惟神

氣應金方靈鍾兌位奠于西極屹立巍巍長物養民功被
于世南嶽曰惟神祝融諸峰奠彼南服崇高峻極德配離
明長物養民功被于世北嶽曰惟神鎮并臨代峙立朔方
終始陰陽德著悠久養民阜物功被寰中中嶽曰惟神嵩
高攸宅表此中區四嶽依宗羣山環拱養民育物功被寰
中東海曰惟神百川朝宗涵育深廣靈鍾坎德潤衍震宗
滋物養民功被于世西海曰惟神灝靈所鍾道里遼邈坎
德深廣潤衍兌方滋物養民功被于世南海曰惟神環茲
粵壤物鉅靈鍾坎德深大離明斯配潤物養民功被于世
北海曰惟神玄冥攸司遐遠莫即鍾靈坎德奠位陰方潤

物養民功被于世江瀆曰惟神岷蜀發源浩渺萬里朝宗
于海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河瀆曰惟神發源崑
崙亘絡中土配精天漢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淮
瀆曰惟神源深桐柏濱迤楚甸出雲致雨潤物養民坎德
靈長澤被于世濟瀆曰惟神沈浸單懷功配三瀆流澄蕩
潏坎德靈長潤物養民澤被于世東鎮曰惟神鎮彼瑯琊
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生物養民功被于世西鎮
曰惟神作鎮汧陽羣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生物養
民功被于世南鎮曰惟神作鎮會稽羣山所仰宣澤布氣
育秀鍾靈阜物養民功被于世北鎮曰惟神鎮彼平營羣
山所仰宣澤布氣育秀鍾靈阜物養民功被于世中鎮曰
惟神鎮彼霍邑三晉所瞻育秀暢靈奠茲中土生殖庶物
功被寰宇餘文並同東嶽祭畢命鐫于石仍賜守祠者白
金十兩俾嚴奉勿怠○遣前國子祭酒孔克堅祀先師孔
子于闕里出內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具祭物仍命通贊
舍人張漢英副之　上諭克堅曰先師孔子扶持世教功
德廣大萬世帝王之師也朕今命爾往祭蓋以爾先師子
孫祭必歆饗爾宜致誠潔以副朕懷○癸丑更定太廟時
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日冬以冬至
二月丙寅朔丁卯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庚辰遣官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
于後湖祀馬祖諸神勑禮官考其禮儀至是禮官奏言周
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
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先牧始養馬者
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謂神
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今擬
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爲宜於是遣官行禮爲壇四壝用
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
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文曰維神始于天
地之初而馬生于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廄得所歷代
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
于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
以昭神功謹以制幣牲齊式陳明薦尚享○壬午　上躬
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祀畢耕藉田于南郊先農壇在籍田
之北高五尺闊五丈四出陛籍田在皇城南門外御耕籍
位在先農壇東南高三尺闊二丈五尺四出陛其神位先
農正位南向后稷配位西向正配位幣各用青色其餘器
物禮儀並與社稷同但不用玉仍加登三先農祝文曰惟
神生于天地開闢之初創田器別嘉種以肇興農事古今
億兆非此不生永爲世教帝王典祀敬不敢怠某本庶民

因天下亂集兵保民一紀于玆荷天地眷祐海內一家臨
御稱尊紀綱黎庶考典祟祀神載策書今東作方興禮宜
告祭謹命太常官築壇于京城之陽躬率百官詣壇展禮
緬惟神明造化萬世如斯仰冀發太古之苗實初生之粟
爲民立命昭祀無疆謹以制幣犧牲粢盛庶品肅修常祀
式陳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后稷祝文曰惟土膏脉起
爰修耕藉用薦常事于先農之神惟神功協稼穡允宜昭
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其
樂章迎神奠帛並奏永和之曲迎神曰東風啟蟄地脉奮
然蒼龍掛角燁燁天田民命惟食創物有先園鍾既奏有

降斯筵奠帛曰帝出乎震天發農祥神降于筵藹藹洋洋
禮神有帛其色惟蒼豈伊具物誠敬之將進俎奏雍和之
曲曰制帛既陳禮嚴奉牲載之于俎祀事孔明簠簋攸列
黍稷惟馨民力普存先啇之靈三獻並奏壽和之曲初獻
云九穀未分庶草攸同表爲嘉種實在先農黍稌斯豐酒
醴是供獻奠之初以斳感通亞獻云倬彼甫田其隰其原
耒耜云載驂馭之間報本斯享亞獻惟虔神其歆之自古
有年終獻云帝籍之典享祀是資潔斯嘉粟咸仰于斯時
惟親耕享我農師禮成于三以訖陳詞徹豆送神並奏永
和之曲徹豆云於赫先農歆此潔修于篚于爵于饌于羞

禮成告徹神惠敢留餕及終畝豐年是求送神云神無不
在於昭于天曰迎曰送于享之筵晃衣在列金石在懸往
無不之其佩翩翩望瘞奏太和之曲云祝帛牲醴先農既
歆不留不褻瘞之厚深有幽其瘞有赫其臨曰禮之常能
今斯今配享樂章初獻云厥初生民粒食其天開物惟智
邃古奚傳思文后稷農官之先侑神作主初獻惟蠲亞獻
云后稷配天興于有部誕降嘉種有栽有培儆載南畝祗
事三推侑神再獻歆我尊罍終獻云嘉德之薦民和歲豐
帝命率育報本之供陳常時夏其德其功齊明有格惟獻
之終其耕藉儀祀先農畢太常卿奏請詣耕藉位　皇帝

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應從耕者各就耕位戶部尚書
北面進耒太常卿導引　皇帝秉耒三推戶部尚書跪受
耒太常卿奏請復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各
退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導引　皇帝還大次應天府
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宿
於壇所○甲申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
百神受職沈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
祭告惟太廟則　皇帝親行祭告今擬圜丘方丘大祀前
期　上親告太廟仍遣使預告百神如祀圜丘則曰某年
月日　皇帝有事于圜丘咨爾百神以相祀事方丘亦如

之仍增天下神祇于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
天下神祇詔從○上謂禮部尚書崔亮曰先賢有言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祭祀
省牲於神壇甚邇揆之人心殊爲未安於是亮奏考古省
牲之儀遠神壇二百步　上喜曰必如是而後可也亮復
奏大祀之牲　上宜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依舊典令太常
卿禮部官省牲　上曰朕既齋戒以事神於省牲朕豈憚
勞耶於是凡親祀　上皆躬省牲○乙酉清明享太廟
三月乙未朔丁酉遣中書叅政蔡哲祀三皇以勾芒祝融
力牧風后配享勾芒祝融居右風后力牧居左儀同釋奠

三皇位用籩豆各八簠簋各二登鉶各一爵三犧尊象尊
山罍各一幣一白色祝一共用牛羊豕各一其配位用籩
豆各四簠簋各一鉶一爵三象尊犧尊各一幣一白色祝
一共用羊豕各一其樂用登歌其祝文伏羲曰惟皇始畫
八卦教民書契繼天立極肇開道統謹以制幣牲齊粢盛
庶品式陳明薦以勾芒氏配神農曰惟神始作耒耜烝民
粒食百草是嘗功濟萬世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
明薦以祝融氏配黃帝曰惟皇通變神化垂衣而治制作
寖備以濟萬民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風
后氏力牧氏配勾芒曰爰以季春有事于太昊伏羲氏惟

神盛德在木發生之始功被萬物本于至仁謹以制幣牲
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祝融曰惟神火德司夏長養庶物
功在上古惠及無窮風后曰惟神貫通天時孤虛闔奧作
輔軒轅德業名世力牧曰惟神兵法奇秘有光有烈上德
增崇功垂萬世餘詞如勾芒○上以春久不雨告祭風雲
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中設風雲雷雨五嶽
五鎮四海四瀆凡五壇東設鍾山兩淮江西兩廣海南海
北山東燕南幽薊山川旗纛等神凡七壇西則江東兩浙
福建湖廣荊襄河南河北河東華州京都城隍凡六壇共
一十八壇中五壇奠帛初獻　上親行禮兩廡命官分獻

每壇牲用犢羊豕各一幣則太歲風雲雷雨用白餘各隨
其方色籩豆簠簋視社稷登一實以大羹鉶二實以和羹
其儀同常祭祝文曰朕代前王統世治教民生當去歲紀
年建號之初首值天下灾旱中原人民苦殃尤甚今年自
孟春得雨之後中春雨沾微雨至今又無雖未妨農務之
急而氣候終未調順伏念去歲因旱民多顛危今又缺雨
民生何賴實切憂惶夙夜靜思惟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
至于失所然神無人何以享人無神何以庇朕不敢煩瀆
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叅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庶
之疾苦哀聞于上天厚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豐養育

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尚享○戊戌翰林學士朱升
等奉勅撰齋戒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格神
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
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
専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卽思所祭之神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
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爲戒後三日爲齋中祀齋戒五日前
二日爲戒後三日爲齋既進覽　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
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
戒若自有所禱于天地百神不關于民者恐百官齋戒不

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仰
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
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于此故
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
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
爲不敬可止于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
神明矣命太常著爲令
夏五月甲午朔戊戌端午享太廟○癸卯夏至祭　皇地祇于
方丘正壇第一成設　皇地祇位正中南向玉用黃琮幣用
黃色第二成設五嶽位在東四海次之五鎭位在西四瀆
位次之位用純犢一五嶽五鎭帛各五四海四瀆帛各四
各隨其方色散齋之日　皇帝備法駕至天下神祇壇祭
告其正祭儀物禮樂並與圜丘同但改望燎爲望瘞其望
瘞儀與社稷同祝辭曰臣荷眷佑戡定區宇爲億兆主今
當夏至萬物咸亨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兹禋瘞用
伸昭告其樂章迎神曲曰坤德博厚物資以生承天時行
光大且寧穆穆皇祇功化順成來御方丘嚴恭奉迎奠玉
帛云地有四維大琮以方土有正色制幣以黃敬存于中
是薦是將奠之几筵臨鑒洋洋進俎云奉時純牡其牡童
犢烹飪既嚴俎豆惟肅升壇昭薦神光下燭眷佑家邦報

効惟篤初獻云午爲盛陽陰德初萌天地相遇品物光榮
吉日令辰明祀攸行進以醇醴展其潔淸亞獻云至廣無
邊道全持載山嶽所憑海瀆咸頼民資水土旣安且泰酌
酒揭虔功德惟大終獻云庸眇之資有此疆宇匪臣所能
仰承祐助恩崇父母臣歡鼓舞八音宣揚疊侑明醑徹豆
云牲牷在俎籩豆有實臨之肸蠁匪惟飲食登歌乃徹薦
獻爰畢執事奉承一其嚴慄送神云神化無方妙用難量
其功顯融其祀悠長飈輪云旋龍控鸞翔拜送稽首瞻禮
餘光望瘞云牲醴制幣飮饌惟馨瘞之于坎以達坤靈奉
神于陰典禮是程企而望之厚壤寬平禮成駕還率百官

請太廟以牲醴告祭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
上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
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
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嘗祭祀時誠
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
心惕然 是月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揚王妣爲揚王夫人
皇外舅爲徐王外姑爲徐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之東以
時奉祀先期祭告太廟然後行禮 上安奉揚王神主
皇后安奉徐王神主各用牲醴致祭揚王誥曰朕聞古昔
帝王之爲治首親九族天下和平此君道之先務萬世不

易之理也朕爲億兆生民主非祖宗積德安得致此自郎
位以來已嘗建立太廟四時享祭惟念母后之考妣未伸
崇報於心歉然今下禮官議追封 皇外祖考陳公爲揚
王 皇外祖妣王氏爲揚王夫人立廟以奉祀事於戲親
之至則思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惟幽靈歆茲恤典其祝詞
曰外孫皇帝某謹以牲醴庶品致祭于 外祖考陳公
外祖妣王氏曰仰承外家之庇爲億兆生民主未伸崇報
每歉于懷今考典禮追封外祖考爲揚王外祖妣爲揚王
夫人然自昔帝王之於外族皆行封贈而未有立廟奉祀
者惟我外祖考妣繼承無嗣某以外孫親連骨肉故立廟

以奉祀事庶昭報本之誠徐王誥曰蓋聞有天下者既追
尊於祖宗又必及其外戚而顯榮之此國家之典禮也朕
肇登大寶爰立皇后念其內助之功推於所生之自其父
馬公宿州善族蘊德于家毓茲懿德之賢是爲天作之配
今既正位中宮以基王化本于積慶理則昭然可追封爲
徐王夫人誥曰朕惟后德之賢所以母儀天下蓋由早承
母教以至于茲是宜推原所自以光大其親焉皇后母鄭
氏早以貞淑作配善良篤生賢女以娩于予則崇報后家
禮所當也且母之貴由于女婦之秩從乎夫在古皆然今
其取法可追封爲徐王夫人其祝詞曰孝女皇后馬氏謹

奉 皇帝命以牲醴庶品致祭于 先考馬公 先妣鄭
氏仰荷考妣鞠育厚恩正位中宮報本之誠常切于心今
皇帝追封考爲徐王妣爲徐王夫人前代女爲皇后者
追崇父母於禮有之而未有立廟以奉祀者 皇帝念考
妣無嗣繼承故立廟以奉祀事用昭親親之道
六月癸亥朔丙寅功臣廟成命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
爲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
海次馮國用次趙德勝次耿再成次華高次丁德興次俞
通海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
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於是命死者塑其像

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初參政胡大海等歿 上念其
功已命塑其像于卞壺蔣子文之廟以祀至是復塑像于
新廟○庚午遣使祭蘭山壓死軍士先是大軍西征道過
蘭山下適山暴崩軍士多壓死者 上聞而哀之故遣使
諭祭仍命恤其家
秋七月癸巳朔丙午享太廟
八月癸亥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辛巳禮部尚書崔亮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
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祇享先王亦如之唐制凡大祀齋戒
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某神祇各揚其

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宋南郊儀注前七日命太尉誓百
官於尚書省曰今年某月日皇帝有事于南郊各揚其職
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元制祀前五日百官于中書省受誓
戒今擬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 皇帝
有事于某所百官其聽誓戒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
刑制可○甲申 上以每歲祀天地社稷嶽鎮海瀆靈星
諸神皆設壇祭有定期然祭之日或為風雨所飄頓而升
降出入之際奔走百執事之人冠服沾濕非惟不便於行
事又因以褻神因諭禮官考求前代有于壇為殿屋蔽風
雨使于行事者至是禮部尚書崔亮奏考宋祥符九年議

南郊壇祀昊天上帝或值雨雪則就太尉齋廳望祭元經
世大典載社稷壇壝外垣之內北垣之下亦嘗建屋七間
南望二壇以備風雨曰望祀堂請依此制于圜丘方丘壇
南皆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為望祭之所遇風雨
則望祭焉 上從之亮又奏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民司
祿諸神即周禮幽禜之祭也漢嘗立靈星祠以祀之然星
之祭所以壇而不屋者將以通天地風雨霜露之氣也屋
而祭之似乖于禮故唐宋不用然諸壇既為殿屋則靈星
諸司亦為殿望祀為便 上曰風雨星辰之神其氣流通
其神無所不在且祭壇有屋所以棲神靈風雨便于行事

何不可也靈星諸神其准漢制於城南為壇屋以祭亮又
奏太常議壽星於 聖壽日致祭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
司祿示與民同受其福也八月望日則祀靈星皆遣官行
禮以為常制從之○丁亥禮部奏按禮記郊特牲曰郊之
祭也器用陶匏尚質故也周禮籩人凡祭祀供簠簋
之實疏曰外祀用瓦簋今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盤盂之
屬與古之簠簋豆登制異今擬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倣
古之簠簋豆登惟籩以竹詔從之○庚寅禮部尚書崔亮
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
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

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于歲終臘享通祭于廟門外
羣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
神朕合禮意　上命著爲令
九月壬辰朔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神
爲中祀每神祭用羊豕各一共用牛一命翰林院撰祀文
司中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
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甚衆神其體
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惡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
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民曰上帝好

生育此下民億兆之數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
祀事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百穀以養下
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神其
奉天之道俾余年穀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
實司之惟神正直善良者必增以壽兇暴者必滅其算故
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予統臨天下之初考諸舊典敬
修祀事惟神無私以鑒以察以體上帝之命
冬十一月壬辰朔乙巳冬至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始奉
仁祖淳皇帝配先三日壬寅　上詣　仁祖廟告曰惟我
父母德應上帝實生眇躬今代前王統理天下爲億兆主

已經二載凡兩祀天地而未敢舉行配天之禮者蓋功業
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用今月十四日冬至
恭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配伏惟鑒
知至日行禮　仁祖配位設正壇第一成之東西向陳設
同　昊天上帝但不用玉　昊天上帝神位前奠玉帛禮
畢卽詣　仁祖神御前行禮如　昊天上帝儀進俎初獻
亞獻終獻皆如之其　昊天上帝祝曰嗣天子臣某敢昭
告于　昊天上帝日當長至六氣資始用遵彝典敬率臣
庶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奉茲燎祀　皇考仁祖淳皇帝
配神作主　仁祖配位祝曰孝子皇帝臣某敢昭告于

皇考仁祖淳皇帝日當長至六氣資始今率臣僚恭祀
昊天上帝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用修典禮伏惟敬愼
膺天永爲配位禮成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旣畢
出御奉天門謂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物之豐薄物
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
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
徼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幣而行郊祀之
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已而欲徼福于天可乎
朕凡致祭其實爲國爲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意未至徒
尚禮文而欲徼福於已豈不獲罪于天耶（）是日享太廟

十二月壬戌朔庚寅歲除享太廟
洪武三年春正月辛卯朔甲午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按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記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考之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及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雩

禜風雨之不時則禜日月六也説者謂因郊祀而祀之者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者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者祀之正與常者也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若其次則大次小次重案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黄鍾歌大呂舞雲門凡見於周禮者如此秦祭八神六曰月主七曰日主雍又有日月廟漢郊太乙朝日夕月改周法常以郊泰畤質明出行宫東向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日萊山祠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宋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爲大祀元於郊壇以日月從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議建立而不見施行今既以日月從祀于郊壇常稽古者正祭之禮各設壇專祀爲宜其壇制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俱方廣四丈兩壝各二十五步燎壇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神位以松栢爲之長二尺五寸闊五寸趺高五寸朱漆金字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于月壇從之○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先期 上齋戒親爲祝文是日臨朝授使者香幣香盛以金合幣一文綺旛二皆隨其方色祝版 上自署御名給白金二十五兩具祭物使者人賜白金十兩及衣服而遣之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略曰朕賴天地祖宗眷佑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祭于其境者今朕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

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甲辰太常司定太廟朔望薦新及獻新儀初太廟月朔之祭　上躬行禮未幾詔太廟朔望薦新令太常供祭至是太常奏定其儀朔祭薦新各廟共用羊一豕一籩豆各八簠簋登鉶各二酒尊三及常饌鵝羮飯祭日太常卿及預祭官各法服入就位再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出笏詣爵洗位搢笏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者出笏詣酒尊所搢笏以爵受酒以授執爵者出笏詣神位前搢笏跪上香祭酒奠爵出笏讀

祝官取祝跪讀訖太常卿俯伏興平身少後再拜興平身復位贊禮唱徹豆執事官各徹豆太常卿以下各再拜興平身贊禮唱焚祝太常卿以下各詣焚祝所焚訖贊禮唱禮畢望祭止用常饌鵝羮飯祭日引禮官及太常卿以下各常服入就位再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至神位前跪上香祭酒奠爵俯伏興平身少後再拜興平身復位贊禮唱徹豆執事官各徹豆太常卿以下各再拜興詣焚楮幣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獻新凡遇四方別進新物在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旨與內使監官各服常服捧獻于太廟不行禮○丁未享太廟

二月辛酉朔甲子享先農○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上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鎭海瀆天下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於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鎭海瀆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鎭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

平陝西山川次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次六纛大神旗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銃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　上躬自行禮先祭一日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　上稱臣者請親署名其鍾山等神　上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　上曰朋友書牘姓來尚親題姓名況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處　上力倦頗倚薦跪之儀禮畢　上問故以忠以實對　上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　癸酉太常少卿陳昧奏按周禮孟冬祀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盖民食皆命于天故民數有拜受之禮今圜丘郊祀宜以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禮畢藏之內府以見拜受民數穀數于天之義亦聖朝一代之制也于是　上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其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勝亦皆圖以成書藏之內庫以垂久遠○丙子上朝日于東郊牲用赤犢一羊一豕一玉用圭璧五寸幣一用赤色設大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東南隅北面象尊壺尊山罍各二在壇下實以醴齊盎齊清酒其明水玄

酒各實于上尊籩豆各十簠簋各二所實與社稷同登三實以大羹鉶三實以和羮先期　皇帝致齋三日散齋二日陪祭執事官同先祭一日　皇帝服皮弁服詣壇省牲詣神厨視鼎鑊滌溉有司陳設如儀至日淸晨駕至大次太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袞冕太常奏外辦　皇帝入就位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熙和之曲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奠玉帛　皇帝詣盥洗位太常卿奏前期齋戒今晨奉祭加其淸潔以對神明　皇帝搢圭盥帨出圭陞壇太常卿奏曰神明在上整肅威儀陞自午陛協律郎舉麾奏保和之曲　皇帝詣大明神位前跪搢圭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復位贊禮唱進俎　皇帝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復位贊禮唱行初獻禮　皇帝詣爵洗位搢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出圭詣酒尊所搢圭執爵授酒以爵授執爵官出圭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訖　皇帝俯伏興再拜復位亞獻樂奏中和之曲終獻樂奏肅和之曲舞俱用文德之舞儀並同初獻贊禮唱飲福受胙　皇帝陞壇詣飲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進太常卿奏曰惟此殽羞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

同霑　皇帝受爵祭酒飲福酒以爵授執事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進　皇帝受胙以授執事者出圭俯伏興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復位贊禮唱徹豆協律郎舉麾樂奏凝和之曲掌祭官詣神位前徹豆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　皇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奉幣掌祭官取饌及爵詣燎所贊禮唱望燎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　皇帝詣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禮畢其祝文曰惟神陽靈東升運行于天神光下燭無私無偏歲紀聿新昭天之德萬物具瞻黃道弗忒國有時祀古典式遵曦馭既格海宇咸春其樂章迎神云吉日良辰祀典式

陳純陽之精惟是大明濯濯厥聲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
格來歆餘與太歲風雲雷雨同○癸未追封郭子興爲滁
陽王妻張氏爲滁陽王夫人立廟滁州仍下命繪其三子
從祀凡生卒之日及節序皆命有司致祭
三月庚辰朔壬辰清明享太廟其陪享增常遇春一位
夏四月巳未朔壬申遣親王祭功臣于雞籠山廟
○五月巳丑朔癸巳端午享太廟○戊申夏至祭 皇地
祇于方丘先期賜陪祀執事官明衣布樂舞生各給新衣
前祀二日詣 仁祖廟告請配享其祝辭曰孝子皇帝某
敢昭告于 皇考仁祖淳皇帝今月某日夏至恭祀

皇地祇于方丘謹請 皇考作主配神至日行禮其器物
禮樂悉仍舊儀祝文 皇地祇曰嗣天子臣某 敢昭告
于 皇地祇時當夏至萬物咸亨用遵彝典謹率臣僚以
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奉茲瘞祀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
作主 仁祖祝曰孝子皇帝臣某 敢昭告于 皇考仁
祖淳皇帝時當夏至萬物咸亨謹率臣僚恭祀 皇地祇
奉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用修典禮伏惟敬慎聽仰永爲
配位禮畢駕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六月戊午朔癸亥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詔曰自有
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

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
本于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
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
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
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
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
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宜依古定制
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川本名稱其
神郡縣城隍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
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

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
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禮爲當用稱
朕以禮事神之意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
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
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
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
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
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
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
稱之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無

得致祭於嶽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是日 上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瀆以更定神號告祭其東嶽祝文曰惟神磅礴東海之西中國之東參穹靈秀生同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以觀滄海察地理以安生民故祀曰泰山于敬則誠于禮則宜自唐始加神之封號歷代相因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內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承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祐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再三畀不敢效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東方

其來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其職必受命于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東嶽泰山名其名依時享神惟神鑒知餘四嶽五鎮四海四瀆祝文惟起語各異餘皆同仍遣秘書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丙子以獲賈的里八剌祭告天地于圜丘翌日告太廟

秋七月丁亥朔丁酉享太廟

八月丁巳朔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命來年曲阜廟庭官給牲幣俾衍聖公主祀事歲以爲常○戊午祭大社大稷○已卯夕月于西郊附祭周天星辰三獻禮俱先詣夜明神位前次詣星辰神位前儀並同朝日但夜明犢用白星辰犢用純帛俱白色其祝文夜明曰惟神太陰所鍾承光于日配陽之德麗于穹碧維此秋夕雲斂氣清仰瞻素輝神馭以升夜明有壇用伸報祭惟神鑒臨萬古不昧星辰曰維神羅列周天耿耿其輝既瞻月馭衆象以微上之所覆下必有應爰遵古典用伸報稱仲秋禮祀設壇既崇神其歆格鑒此寸衷其樂迎神奏凝和之曲徹豆奏壽和之曲送神奏豫和之曲望燎奏熙和之曲其樂章迎神曰吉日良辰祀典式陳太陰夜明以及星辰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餘並同朝日○壬午遣官祭太歲

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等神○癸未禮部尚書崔亮奏古者天子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夫孟月者四時之首因時之變致其孝思故備三牲黍稷及品物以祭至于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今太廟祭享已當用孟月之制後改春用清明夏用端午秋用七月望日冬用冬至既與古制不同况冬至之日既行郊祀又復廟享難以兼舉今宜仍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其清明等節各備時物薦享從之

九月丙戌朔戊子京師城隍廟成 上親爲文以告神曰朕起布衣自渡江左十有七年今已削平羣雄統一天下

治民事神惟稽古典弗敢慢褻惟京都城隍乃天下都會之神而閭巷軍民私竊禱祈不由典禮瀆玩滋甚朕深惡之故嘗更去舊號俾稱其實去邪導正使諸神聽命于天而衆鬼神聽命于神庶天神權綱之不紊也然祠廟卑隘未稱朕禮神之意遂命修飾俗宗行祠迎神居之特命禮部尚書陶凱率羣僚奉安神位神其鑒焉○癸卯　天壽
聖節祭太廟
冬十月丙辰朔丁卯享太廟○乙酉禮部尚書崔亮等奏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肆獻祼享先王灌以鬱鬯謂始迎尸求神時也禮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祭有求諸陰陽之義殷人先求諸陽聲是也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統云祭之屬莫重于灌凡大祭有三始宗廟以樂為致神始以祼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按說文祼祭也從示果聲酌鬯以灌地夏氏曰灌也謂以圭瓚酌于爵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灌于地故謂之灌也鬯說文曰鬯以秬釀鬱金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徐氏曰秬黑黍也服服事也周人尚臭祼用鬱鬯以秬黍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秬鬯陸佃云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圭瓚禮書云圭柄也瓚杓也徐氏曰瓚亦圭也圭狀剡上

邪銳之於其首為杓形謂之瓚於其柄為注水道所以灌瓚之言進也以進于神今定擬宗廟之祭奠帛之前宜舉用祼禮所用圭瓚宜依周禮以玉為之瓚口徑四寸深至圭二寸通長一尺二寸博二寸五分厚五分鼻一寸作龍形流空五分瓚槃用金為之口徑九寸深五分足徑七寸高九分其鬱鬯今擬用糯米代黑黍為酒以鬱金汁和之
上可其奏遂命作太廟圭瓚
十一月丙戌朔戊戌祭戰沒功臣　上已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尋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臣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以武臣品秩次第定給羊豕酒果有差○庚戌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壬子命禮部改作天地等壇牲房先是　上以郊祭之牲與羣祀之牲混養不足以別事天之敬乃因其舊地改作而加繪飾中為三間以養郊祀牲左三間以養后土牲右三間以養太廟社稷牲餘屋以養山川百神之牲凡大祀犧牲前一月大駕必躬親滌養繼命羣臣更日往視歲以為常
十二月丙辰朔甲子命建奉天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

曰事死如事生朕　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歎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于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于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考論以聞於是凱奏宋太廟一歲五享宮中自有奉先天章閣欽先孝思殿奉神御畫像天子日焚香時節朔望帝后生辰皆徧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是棲神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自漢以來廟在宮城外已非一日故宋建欽先孝思殿于宮中崇政之東以奉神御今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戊辰始命祭無祀鬼神先是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至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士喪禮疾病禱于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秋祠厲則此祀又達于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之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為害古者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皆致其祭豈無所為而然哉後世以為

涉于淫諂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為民禍福以邀享祀者蓋無足怪今欲舉其祀宜于京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歸附者不失祭享則灾厲不興是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然之乃命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則皆設壇于城北其各里內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候晡時致祭牲用羊豕各三以米三石炊飯正壇設城隍位羊一豕一壇下東西各席地焚香列炬各設羊一豕一并設飯羹以祭之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為定式○庚午遣使致祭歷代帝王陵寢初　上遣使訪求古帝王陵寢河南陝西各行省具圖所在帝王諸陵凡七十有九以進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有六各製袞冕服函香帛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兩俾具祭物陵寢之發者掩瘞之壞者完築之廟之弊者因其舊而葺之無

廟者設壇以祭仍令有司禁樵採歲時祭祀以爲常牲用
大牢　上親製祝文三皇之陵曰朕生後世爲民草野之
間當有元失馭天下紛紜乃乘羣雄大亂之秋集衆用武
荷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黎庶今已四
年矣君生上古繼天立極作生民主神功聖德垂法至今
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觀經
典所載雖切慕于心然禀性之愚時有古今民俗亦異仰
惟神聖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脩陵聖靈不昧尚其鑒納
爲堯舜之陵曰帝生前世作蒸民主大德無窮垂法至今
後人不忘者以其量同天地故也朕典百神之祀考君陵

墓在此然相去三千餘年觀于帝典大哉聖德非天而何
雖切慕于心奈禀性之愚時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聖謨
萬世所法其始末詞同三皇衆帝王之陵曰曩者有元失
馭天下紛紜朕由此集衆平亂統一天下今已四年矣稽
諸古典同堯舜繼天立極列聖相傳爲蒸民主者陵各有
在雖去千百餘載時君脩祀之朕典百神之祀故遣官齋
牲醴奠祭脩陵君靈不昧尚惟歆享○甲申享太廟行家
人禮百官免陪享畢　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
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爾乃命禮

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
之期則置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丁酉享太廟始行祼禮命中書
省給樂生錢人二千四百舞生半之○遣官祭功臣于雞
籠山廟○辛亥享先農
二月乙卯朔丁巳遣官祭三皇并釋奠孔子○戊午祭大
社大稷○丙寅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
纛諸神○巳巳朝日　奉先殿成殿建于宮門內之東南
向正殿五間深二丈五尺前爲軒五間深一丈二尺五寸
遂命禮部置四代　帝后神位衣冠并定諸祭儀物及常

用祝文於是禮部定議每日朝晡　上及皇太子諸王二
朝　皇后率妃嬪日進膳羞每月朔薦新正月用韭薺生
菜鴨子雞子二月水芹薹菜蔞蒿子鵝三月新茶筍鯉魚
四月杏梅櫻桃黃瓜彘雉五月來禽茄子桃李大麥小麥
嫩雞六月蓮子西瓜甜瓜冬瓜七月棃棗菱芡葡萄八月
新米粟稌藕芋茭白嫩薑鱖魚九月栗子橙小紅豆鯿魚
十月山藥柑橘兔十一月蕎麥甘蔗鹿獐鴈十二月菠菜
芥菜白魚鯽魚其品物太常司官每月奏聞送光祿寺供
薦獻新凡遇時新品物太常司官亦每月奏聞送光祿寺
供獻其常用祝文正旦曰正旦之吉萬象維新追念恩德

不勝感慕謹具牲醴庶品恭率眷屬詣廟獻祭十月朔則
曰時維孟冬氣候初寒冬至則曰冬至令節陽氣初生上
元清明端陽中元重陽等節則曰時維某節禮嚴常祀餘
並同前　聖壽日祝曰時在季秋十有八日實　戊辰
年初生之辰荷　祖宗積德陰騭悠久福垂後世以致家
國興隆今當此日謹具特醴庶品恭率眷屬詣廟獻祭其
　仁祖廟正旦十月朔冬至上元清明端陽中元重陽等
節改追念恩德不勝感慕為追念劬勞昊天罔極其　聖
壽日祝曰時在季秋十有八日實　戊辰年初生之辰
荷修陰騭福垂于我以致家國興隆今當此日追念劬勞

昊天罔極謹具牲醴庶品恭率眷屬詣廟獻祭　上皆從
之
三月乙酉朔丁未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上諭中書省
臣曰天下都邑咸有三皇廟前代帝王大臣皆不親祭徒
委之醫藥之流且令郡縣通祀豈不褻瀆至于堯舜禹皆
聖人有功于天下後世又不立廟朕不知其何說也宜令
禮部會諸儒詳考以聞於是禮部同翰林院太常司官考
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唐玄宗嘗立三皇
五帝廟于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于府州縣春秋
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　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

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汩於醫師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
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于陵寢禮部復議三皇五帝三王
漢以下創業之英主守成之賢君歲時俱宜一體祭于陵
寢　上曰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
民者皆春秋祭祀偏方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
亦不祭於是禮部復定議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
陳州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祀漢光武洛陽縣祀漢明帝
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
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祀唐堯曲阜縣
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祀商中宗滑州祀顓頊高辛

在湖廣者二鄗縣祀神農寧遠縣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
稽縣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祀黃帝咸陽
縣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
縣祀漢武帝長安縣祀漢宣帝三原縣祀唐高祖醴泉縣
祀唐太宗蒲城縣祀唐憲宗涇陽縣祀唐宣宗歲祭用仲
春仲秋朔器用籩豆各八登一鉶二簠簋各一俎一爵三
尊三篚一牲用太牢制可之於是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
陵寢所在禁民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
其上俾所在有司守之以為常式
夏四月癸未朔甲申享太廟〇辛亥定太廟合祭功臣配

享先是特享太廟命以青布幃列功臣之位於廟庭中俾
預配享既而以親王與功臣分祀於兩廡遂罷幃設之次
及是合祭　上謂中書省臣曰太廟之祭以功臣配列於
廡間然合祭之時朕意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歿
者得少依神靈以同享祀則不獨朝廷宗廟之盛典亦以
寓朕眷念功臣不忘之意也其定合祭配享之位以聞於
是禮官奏凡合祭之時於太廟內爲黃布幄殿設兩廡中
設祖考神位親王及功臣列于兩廡每行禮既奠獻祖考
則遣大臣各分獻兩廡制可○是月詔立祠祀元御史大
夫福壽　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之守臣如御

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徇國雖無甲兵外
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五月壬子朔癸丑夏至祭　皇地祇于方丘○丙辰詔太
常卿陳昧等奉安揚王神主于盱眙新廟徐王神主于宿
州新廟俱祀以大牢仍製王所服袞冕王夫人冠服與幣
帛焚之其尊爵器皿並以銀爲之仍置禮祭所正一人從
八品永爲廟守祭告揚王文曰朕惟古先哲王厚序九族
故推恩及異姓之親況朕外祖考妣積德于家以朕皇妣
配朕皇考篤生朕躬爲生民主朕已追封外祖考爲揚王
外祖妣爲揚王夫人以王乏後嗣故立廟京師歲時奉祭

然稽之禮經古無其義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遊故鄉因
即塋所立廟每歲春秋俾有司祗奉祀事茲擇吉日遣禮
官迎神主奉安新廟神靈如在尚其鑒之祭告徐王文曰
朕惟古者創業之君必得賢后以爲內助共定大業及天
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報其德朕外舅外姑寔生賢女正
位中宮朕既追封外舅爲徐王外姑爲徐王夫人以王無
後嗣立廟京師歲時奉祀然稽之古典於禮未安故即塋
所立廟俾有司春秋奉祀茲擇吉辰遣禮官奉安神主于
新廟靈其昭昭尚鑒在茲
秋七月辛亥朔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納哈出等未附

故命馬雲葉旺等鎮之仍遣雲諭祭劉益曰爾昔在遼陽
控制一隅能順天道達事機奉圖獻地幡然來歸朕嘉爾
誠俾佐武衛安集海邦方資懷來未附何失防閑遽殞厥
身邊城之中失此良將朕甚悲愴茲特遣人諭祭且令有
司護爾之柩歸葬碭山爾其有知歆此至意○己未享太
廟命配享功臣仍于廡間徹其布殿
八月辛巳朔甲申夕月時不附祭星辰其樂章迎神改云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太陰夜明惟德孔神餘並如舊○丁
亥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旗纛諸神
○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大稷

九月庚戌朔甲子　上躬祀周天星辰正殿設十壇中設
周天星辰位中位用牛一羊一豕一太羹一和羹二餘九
壇各用羊一豕一和羹二每壇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盞
各三十爵一共設酒尊三帛十共一篚俱白色祝一前期
齋戒如朝日儀前祭一日中書丞相常服詣省牲所省牲
祭日清晨　皇帝服皮弁服就御位執事陪祀官各就位
典儀贊迎神協律郎舉麾樂奏凝和之曲執事官斟酒于
各壇第一行　皇帝再拜陪祀官皆再拜典儀唱奠帛行
初獻禮　皇帝詣盥洗位搢圭盥手出圭詣酒尊所司尊
者舉冪酌泛齊執爵官以爵受酒捧帛官捧帛以俟　皇

帝詣周天星辰神位前協律郎舉麾奏保和之曲武功之
舞　皇帝跪搢圭奠帛獻爵出圭讀祝官取祝跪讀訖
皇帝俯伏興平身復位再拜典儀唱行亞獻禮協律郎舉
麾奏中和之曲文德之舞執事者斟酒于各壇第二行樂
止　皇帝再拜典儀唱行終獻禮協律郎舉麾奏肅和之
曲文德之舞執事者斟酒于各壇第三行樂止　皇帝再
拜典儀贊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跪搢圭執事者以
福酒跪進　皇帝受爵飲福酒以爵授執事者光祿卿以
胙跪進　皇帝受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興平身再拜陪
祀官俱再拜復位典儀唱徹豆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

執事官各徹豆樂止典儀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
曲樂止　皇帝再拜陪祀官俱再拜讀祝官捧祝掌祭官
捧帛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　皇帝至望燎位各執事
官捧帛祝饌置燎所舉火樂止太常卿奏禮畢其祝文曰
維神布列周天各司舍度光燭于下人所瞻仰今季秋之
時穹碧澄清萬象輝輝朕遵古典躬伸祭祀神其鑒知其
樂章迎神云星辰垂象布列玄穹擇茲吉日祀禮是崇濯
濯厥靈昭鑒我心謹候以迎庶幾來歆奠帛云靈馭泣止
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明弗違有帛在篚物薄而微神其
安留尚其享之初獻云神兮既留品物斯薦奉祀之初醴

酒斯奠仰惟靈曜以享以歆何以侑觴樂奏八音亞獻云
神既初享亞獻再升以酌醴齊仰薦于神洋洋在上式燕
以寧庶表微衷交于神明終獻云神既再享終獻斯備不
腆菲儀式將其意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
只徹饌云祀事將畢神既歆止徹茲俎豆以成其禮惟神
樂欣無閒始終樂音再作庶達微悰送神云三獻禮終九
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望以
思邈彼寥廓望燎云神既享祀靈馭今還燎烟既升神帛
斯焚巍巍霄漢倏焉以適惓惓余衷瞻望弗及〇乙亥禮
部奏按歷代祭祀齋戒日期不一黄帝受圖籙齋七日夏

禹受山神書齋三日周大祀七日戒三日齋秦凡祭齋三
日漢武帝祭太乙甘泉齋一日元帝定齋律祭天地齋七
日祭宗廟齋五日唐大祀齋七日中祀齋五日小祀齋三
日今擬親祭天地宗廟齋五日祀日月星辰社稷山川風
雲雷雨齋三日降香齋一日　上命著爲令
冬十月庚辰朔享太廟
十一月庚戌朔丙辰冬至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凡執事
者皆給以新衣禮成　上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旣
而　上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
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

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畏冀
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十二月庚辰朔戊申享太廟
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己巳命皇太子及秦王樉等往
臨濠祭　皇陵
二月己卯朔丁亥朝日儀與四年九月祭星辰同迎神執
事者不斟酒亞獻終獻各執事者以爵受酒奠于神位前
其祝文曰混沌之初兩儀無象神光未著及穹壤旣立神
光運行照臨下土萬象昭明形影俱分四時序而天地位

民物蒙恩凡有國者咸脩祀事今當仲春式遵古典謹以
玉帛牲齊用伸祭告○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
大社大稷○己丑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
城隍旗纛諸神○享先農
夏四月戊寅朔乙酉享太廟
五月丁未朔庚戌命各司置齋戒牌　上諭中書省臣曰
齋戒古人所以致潔于鬼神也朕于祭祀每齋戒必盡其
誠不敢少有怠忽尚慮諸司不能體此致齋之日褻慢弗
謹雖幽有鬼神司察其罪不若預爲戒飭使知所警其命
諸司各置木牌刻文其上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

祀則設之○戊午夏至祭　皇地祇于方丘
秋七月丙午朔乙卯享太廟賜樂舞生錢
八月乙亥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寅祭大社
大稷○庚寅夕月儀與朝日同祝文曰惟神鍾陰之精配
陽之德歷代相承祭以秋夕今茲時已秋分特備牲醴祭
奠伏惟神鑒○甲午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
將城隍旗纛諸神○壬寅明州衛指揮僉事張億率兵討
倭寇中流矢卒　上聞而悼之遣使致祭其文曰爾以英
雄之姿來自濠關委身事朕遂擢佐武衛俾守鄞城克盡
其職近因倭寇侵犯海隅爾身先士卒俾爲流矢所中醫

治莫痊竟殞其身深爲痛惜然丈夫生能奉職死能盡忠名垂竹帛復何憾焉仍詔恤其家

九月乙巳朔巳未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甲戌朔乙卯享太廟

十一月甲辰朔辛酉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

十二月甲戌朔壬寅享太廟

皇祖四大法卷九

皇祖四大法卷十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三阿臣陳克仕　同校

祀法

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乙卯享太廟

二月癸酉朔　上諭太常寺臣曰今後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朕親行中五壇禮餘壇命魏鄭曹宋衛五國公及中山江夏江陰三侯分祀夫祀神之道在誠敬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苟有一毫誠敬

未至神必不格而牲醴庶品皆爲虚文又焉用祭朕自即位以來於祀神之道不敢怠忽常加警惕務致其誠爾太常職專祀事宜益加修謹以副朕事神之意○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寅祭大社大稷○巳卯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享先農○辛卯朝日

三月癸卯朔製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香幣往奉安之以是月十五日行事祭用牛羊豕各一仍令臨濠行大都督府及各軍民諸司官自初六日爲始齋戒至期皆祀御製祝文曰古今有國家者盛修四時之祀

以奉上下神祇故凡建祠奠祀所以敬有功[illegible]今新造國
家建邦設都於江左然去中原頗遠控制[illegible][illegible]擇淮水
之南以爲中都今城已完城隍之祠雖備而神未正名廟
未致祭今遣官敬奉神主安于廟庭使神有所依民有所
瞻奉神其享之
夏四月壬申朔享太廟○癸未 上諭中書省及禮部曰
始天下方定其山川皆統祀于京師然古者諸侯祭封內
山川今行省大臣任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
其境內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頒行之於是禮部奏五嶽
五鎮四海四瀆禮秩尊崇及京師山川皆國家常典非諸

侯所得預者其各省惟祭風雲雷雨及境內山川之神宜
共爲一壇設二神位以省臣初獻都指揮司官亞獻府官
終獻祭期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每位牲用
羊一豕一籩豆四簠簋二爵三鉶犧象尊各一祝一風雲
雷雨帛四山川位帛二凡祭齋三日制可自是定天下十
二省山川皆各省自祭舊合祭京師及四瀆山川悉罷之
惟甘肅以新附其山川仍附祭京師各城隍之神祭日春
用三月三日秋用九月九日
五月壬寅朔禮部尚書牛諒奏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
瀆山川城隍諸神祈報告祭神位春秋祈報凡一十五壇
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凡五壇東西各五壇東
則四瀆京畿山川春秋二季月將京都各府城隍西則鍾
山甘肅山川及夏冬二季月將旗纛戰船等神若有事告
祭則設神位凡二十八壇中五壇與祈報同東四瀆京畿
湖廣山東河南北平廣西四川甘肅等處山川夏冬二季
月將京都城隍凡一十二壇西鍾山江西浙江福建山西
陝西廣東遼東山川春秋二季月將旗纛戰船等神凡一
十一壇若親祀則每壇牲用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簠
簋各二登一鉶二酒盞三十帛太歲一風雲雷雨四鍾山
一京畿山川四甘肅山川二春夏秋冬四季月將各三京

都各府城隍共二俱白色五嶽五鎮各五四海四各隨方
色四瀆四黑色旗纛戰船等神共七黑色二白色五共用
酒尊一十三祝一先期 皇帝齋二日陪祀執事官同前
祀一日中書丞相朝服省牲至日清晨 皇帝具皮弁服
入就位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保和之曲執事官於
各壇神位前斟酒典儀唱請行禮太常奏有司謹具請行
事 皇帝再拜百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 皇帝詣
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尊所執事者以爵受泛齊協
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至太歲神位前
搢圭奠帛獻爵出圭俯伏興平身次詣各神位每二壇

一次行禮如上儀各壇禮畢請讀祝所跪百官皆跪讀祝
官取祝讀訖　皇帝俯伏興平身百官皆俯伏興平身
皇帝復位再拜典儀唱行亞獻禮協律郎舉麾奏肅和
之曲文德之舞執事官於各壇神位前斟酒　皇帝再拜
典儀唱行終獻禮協律郎舉麾奏凝和之曲文德之舞
儀同亞獻典儀唱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搢圭受爵
飲福酒以爵授執事者受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興再拜
復位在位官皆再拜典儀唱徹豆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
曲執事官各徹豆典儀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
皇帝再拜百官俱再拜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

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協律郎舉麾奏熙和之曲　皇帝詣
望燎位舉火太常卿奏禮畢其祝文曰維神主司民物參
贊天地化機發育有功考於古典歷代有春告之禮今當
一歲之初農事將興謹以牲醴庶品用伸祭告所冀風雨
以時年歲豐稔民物咸遂軍民皆安秋報曰今農事告成
謹以牲幣醴齊粢盛庶品用伸報祭餘同春祈又命樂章
迎神篇曰吉日良辰祀典式陳太歲尊神雷雨風雲嶽鎮
海瀆山川城隍內而中國外及四方濯濯厥靈昭鑒我心
以候以迎來格來歆自奠帛以下則皆如舊文
癸卯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禮部官議凡公侯品官別

爲祠屋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
未備奉主於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
一以下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
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祭之前二日主祭者聞於
上免朝參凡祀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
亦可其儀前期一日主祭者致齋執事者灑掃祭所陳設
儀物親監宰牲至晚主婦監造祭饌是夕主祭以下沐浴
更衣宿于外舍明日質明率預祭諸親主婦率預祭衆婦
詣祭所實蔬果酒饌于器主祭者盥帨訖詣祠堂捧正位
祔位神主櫝各置于一盤令親子弟各一員捧至祭所主

祭開櫝捧各祖考神主主婦開櫝捧各祖妣神主以序安
奉于位子弟捧祔食神主置于東西壁邊執事者進饌讀
祝者一人就贊禮以子弟親族爲之陳設神位訖各就位
主祭在東伯叔諸兄立於其前稍東諸親立於其後主婦
在西母及諸母立於其前稍西婦女立於後贊拜主祭主
婦以下皆再拜主祭者詣香案前跪三上香獻酒奠酒于
高祖祖妣前由曾祖而下皆如之執事酌酒于祔位前讀
祝跪讀訖贊拜主祭者復位與主婦皆再拜再獻終獻並
如之惟不讀祝每獻執事者於祔位更酌酒獻畢贊拜主
祭主婦以下復再拜焚祝并紙錢于中庭禮畢主祭者安

神王于櫝如初是日設筵享祭餅男女異位餘胙分諸親
友及下執事制曰可○癸亥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
秋七月庚子朔享太廟
八月庚午朔乙亥時監察御史荅祿與權等言開物成務
先王既正乎民彝崇德報功後世宜典乎祀典苟不追遵
前古曷由立教將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
盛德大業被于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
之功莫大焉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爲道統孔子顔曾
思孟相傳而爲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
下者舉不違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爲帝王之所

宗豈但陰陽醫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于民則祀之著
禮經歷代宗守爰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
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山川之神得皆享其祭而躬祀
三皇之禮獨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上
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而政教
修舉矣　上納其言命禮官叅攷歷代帝王開基創業有
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
立極大有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太常掌之
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正位
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

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仲春以
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
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眞宗仁宗
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　上曰五帝三
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于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
賢君令有司祭于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于先師孔子時丞相胡惟庸
言誠意伯劉基叅政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
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
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

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
胙○戊寅祭大社大稷○乙未夕月○戊戌祭太歲風雲
雷雨嶽鎭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九月己巳朔癸丑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己亥朔乙酉享太廟
十一月戊戌朔丙寅冬至　上體不豫改卜郊于　閏十
一月十五日壬午祀　昊天上帝于圜丘
十二月丁酉朔丙寅享太廟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甲戌享太廟○己卯祭太歲風
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享先農

二月丁酉朔已亥朝日○丁未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戊申祭大社大稷
夏四月丙申朔享太廟
五月丙寅朔巳巳夏至祭　皇地祇于方丘○是月　上
以不雨躬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鍾山之神天下
山川京都各府城隍之神文曰朕受命上帝即位七載民
遭兵亂未獲蘇息加以轉輸戍守之供其苦爲甚方今仲
夏當農民渴雨之期予心惶惶莫知所措故祈諸神特降
雨澤神不我棄爲達　上帝苟有罪責宜降朕躬毋爲民
災神其聽之既而大雨

秋七月甲子朔享太廟○議增圜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圜丘壇第一成設　昊天上帝正位　仁祖淳皇帝配位
如舊第二成東設大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
三壇星辰二壇分設于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
壇西則風雲雷雨及五鎮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
海壇西四瀆壇天下神祇二壇分設于海瀆之次正配位
共設酒尊六于壇西大明夜明位各設酒尊三星辰牛一
羊豕各三太歲牛羊豕各一　餘悉如舊儀風雲雷雨帛四
白色嶽鎮海瀆帛與二年夏至祭方丘同餘並同太歲壇
天下神祇帛四白色牲用羊豕各五籩豆各八籩視大明

夜明則減白餅黑餅豆減䐉析豚胉簠簋二鉶二壝內東
西各設酒尊三帛篚二壝外東西各設酒尊三帛篚二每
位爵各三方丘壇第一成設　皇地祇正位　仁祖配位
設如圜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五鎮位內壝之內東
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山川壇二復分設於
海瀆之次內壝之外東西各設天下神祇壇一共陳設正
配位如圜丘嶽鎮海瀆與二年夏至同但嶽鎮各設酒尊
三天下山川壇牛一羊豕各三餘與嶽鎮海瀆同天下神
祇與圜丘同壝內東西各設酒尊三帛篚二壝外東西各
設酒尊三帛篚二每位爵各三前期　皇帝齋三日前祀

之四日百官於奉天門觀誓戒牌是日太常卿至天下神
祇壇奠告中書丞相詣京都城隍發咨次日　皇帝詣
仁祖廟請配享其樂舞之制圜丘方丘樂各用編鍾十六
編磬十六琴十瑟四搏拊二敔一柷一塤六篪六簫八橫
笛四笙八應鼓一簫四鳳笙四協律郎一人服祭服手執
麾幡樂生七十三人舞則武舞文舞各引舞二人執羽節
武舞生六十二人各執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各執羽籥
其樂章並與元年冬至二年夏至同
八月甲午朔　上躬祀歷代帝王于新廟自伏羲至元世
祖凡十七帝爲五室每室共用牛羊豕各一祝一每位用

籩豆各十簠簋登鉶各一爵各三帛各一白色共設酒尊
五於殿之西階又設酒尊三於殿之東階先期　皇帝齋
戒二日陪祀執事官同前祭二日太常卿奏遣中書丞相
省牲次日清晨丞相服常服省牲至日　皇帝服袞冕入
就位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曲太常卿奏有
司謹具請行事　皇帝再拜陪祀官皆再拜典儀唱奠帛
行初獻禮　皇帝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尊所執
事者各以爵受泛齊協律郎舉麾奏保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詣三皇神位前跪搢圭奠帛獻爵凡三讀祝官取
祝跪讀訖　皇帝出圭俯伏興平身次詣五帝神位前次

詣三王神位前次詣漢高祖光武隋文帝神位前次詣唐
太宗宋太祖神位前次詣元世祖神位前並同上儀復位
再拜典儀唱亞獻禮協律郎舉麾奏中和之曲文德之舞
各室執事者各以爵受酒奠神位前　皇帝再拜典儀唱
終獻禮協律郎舉麾奏肅和之曲文德之舞儀同亞獻典
儀唱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跪搢圭執事者以爵跪
進　皇帝受爵飲福酒以爵授執事者執事者以胙跪進
　皇帝受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興復位唯在位官再拜
典儀唱徹豆協律郎舉麾奏凝和之曲執事官各詣神位
前徹豆典儀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　皇帝再

拜在位官皆再拜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
典儀唱望瘞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　皇帝詣望瘞位
實土半坎禮畢祝文三皇曰惟太昊伏羲氏畫八卦以明
天道造書契以開人文惟炎帝神農氏制耒耜以教農耕
嘗百草以爲醫藥惟黄帝軒轅氏作居室衣服以法易象
創律厯官制以宣政治皆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大有功于
生民後世者也某以非德荷天佑人助君臨天下繼承中
國帝王正統伏念三聖去世悠遠神靈在天萬古長存崇
報之禮不可不至是用肇新廟宇于京師列序聖像及歴
代開基帝王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爲常典今禮奠之初

謹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尚享五帝曰惟帝金天氏金行
應運因鳳紀官道繼三皇爲五帝首惟帝高陽氏静淵有
謀疏通知事潔誠祭祀治教萬民惟帝高辛氏聰以知遠
明以察微仁威惠信天下咸服惟帝陶唐氏帝德廣運聖
神武文執中傳心道統斯著惟帝有虞氏玄德既升恭巳
而治世躋泰和樂奏鳳儀皆盛德被於生民大功昭于後
世者也某以非德荷天佑人助君臨天下繼承中國帝王
正統伏念列聖去世悠遠神靈在天萬古長存崇報之禮
多未舉行故于祭祀有闕是用肇新廟宇于京師列序聖
像及歴代開基帝王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爲常典今禮

奠之初謹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神鑒尚享三王曰惟夏禹王勤儉家邦平治水土天錫九疇彝倫攸敘惟商湯王聖敬日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表正萬邦惟周武王於昭武烈拯救生民廼建皇極纘文之緒皆盛德被于生民以下與五帝同漢高祖光武隋高祖曰惟漢高祖皇帝除亂平項寬仁大度威加海內年開四百惟漢光武皇帝延攬英雄勵精圖治載興炎運四海咸安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賞功弗吝節用愛民時稱平治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唐太宗宋太祖曰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惟宋太祖皇帝順天

應人統一海宇祚延三百天下文明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餘文並同五帝但改悠遠作已遠元世祖曰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被人民者也夫何傳及後世不遵前訓怠政致亂天下雲擾莫能拯救某本元之農民遭時多艱憫烝黎於塗炭建義聚兵圖以保全生靈初無黃屋左纛之意豈期天佑人助來歸者衆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師北征遂定于一廼不揆菲德繼承正統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唐虞揖人禪授湯武用兵征伐因時制宜其理昭然神靈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

歷代帝王開基創業有功德于民者乃于京師肇新廟宇列序聖像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爲常典今禮奠之初謹奉牲醴致祭伏惟神鑒尚享御製樂章迎神云瞻仰兮聖容想鑾輿兮景從降雲衢兮後先來俯鑒兮微衷荷聖靈兮蒼生有崇睠諸帝兮是臨予頓首兮幸蒙奠帛云秉微誠兮動聖躬來列坐兮殿庭予今願兮效勤奉禮帛兮列酒尊監予情兮忻享方旋駕兮雲程初獻云酒盈兮爵盈喜氣兮雍雍重荷蒙兮載瞻載崇群臣忻兮躍從願覩穆穆兮聖容亞獻云酒斟兮禮明諸帝熙和兮悅情百職奔走兮滿庭陳籩豆兮數重亞獻兮願成終獻云獻酒兮至

終早整雲鑾兮將還宮予心眷戀兮神聖欲攀留兮無從躡雲衢兮緩行得遙瞻兮九重徹饌云納餚羞兮領陳粢民樂兮幸生將何以兮崇報惟歲時兮載瞻載迎送神云旛幢繚繞兮導來蹤鑾輿冉冉兮歸天宮五雲擁兮祥風從民歌聖祐兮樂年豐望瘞云神機不測兮造化工弥羞禮帛兮薦火中望瘞庭兮稽首願神鑒兮寸衷○丁酉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戌祭大社大稷○庚子夕月○乙巳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丙午命太常卿議祭祀日期於是定議風雲雷雨內外山川嶽鎮海瀆皆於春秋仲月上旬擇日以祭歷代帝王陵

寢仲春上旬甲日祭城隍之神於山川後一日祭社稷之神春秋二八月上戊日祭無祀鬼神春於清明日秋用七月望日冬用十月一日書之于牌依時以祭著為式其祭日遣官鑒察不敬失儀者罪之

九月癸亥朔乙丑禮部太常司奏祭祀拜禮考之禮記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文皆不載拜禮唐宋郊祀毎節行禮皆再拜然亞獻終獻天子不行禮而使臣下行之今議大祀中祀自迎神至飲福送神各宜行再拜禮　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飲福受胙復四拜又至送神四拜而畢著為定儀○丁卯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癸巳朔乙卯享太廟

十一月壬戌朔辛未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己卯命禮部頒祭嶽鎮海瀆儀于所在有司其祭各用羊豕一帛一隨其方色籩豆簠簋皆四鉶一爵三尊三祭期春二月秋八月上旬擇日

十二月壬辰朔庚申享太廟

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辛未享太廟○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

二月辛卯朔癸巳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事○乙未始制陪祀官入壇牙牌凡天子親祀則與祭者佩以入其制有二圓者預祭官佩之方者執事人佩之俱藏之内府遇祭則給畢則納之無者不得入壇○丁酉遣官

釋奠于先師孔子○戊戌祭大社大稷○辛丑朝日○己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三月辛酉朔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上惻然謂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毎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請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夏四月庚寅朔改建奉先殿成行祭享禮祝文云四時之禮皆于太廟似未足盡事生之意乃建奉先殿於內以伸朝夕罔極之思而舊制狹隘爰命更創今工告成奉安神位永嚴祀禮〇丁酉享太廟皇太子攝行祀事〇甲辰皇太子攝祭　皇地祇于方丘天下山川神祇俱更設登一鉶二每位增設酒爵嶽鎮海瀆俱十五天下山川神祇俱三十始用　上親製樂章初圜丘方丘樂章皆翰林學士朱升等所撰其文過深而詞藻靡遂更製之其迎神曲云仰皇祇兮駕來川嶽從迎兮威靈備開香烟繚繞兮神臨御街漸陞壇兮穆穆靄瑞氣兮應結樓臺以微衷兮率職

幸望聖悅兮心諧但允臣兮固請願嘉烝民兮永懷奠玉帛云臣奉兮以筐玉帛是進兮歲奠以常百辟陪祀兮珮聲琅琅惟南薰兮解慍映燎炎兮煌煌進俎云庖人兮淨湯大烹牲兮氣靄而芳以微衷兮獻上曰享兮日康初獻云初獻行兮捧觴聖靈穆穆兮洋洋為烝民兮永昌鑒豐年兮耿光亞獻云羅殺羞兮已張法前王兮典章臣固展兮情悃用斟醴兮載觴終獻云爵三獻兮禮將終臣心眷戀兮無窮恐殺羞兮未具將何報兮神功徹饌云俎豆徹兮神熙歡與駕兮旋歸百神翼翼兮雲衣散奉行兮弗敢違送神云祥風興兮悠悠雲衢開兮民福留歲樂烝民兮大有想洋洋兮衆觴載酒望瘞云殺羞玉帛兮燔坎中遥瞻隱隱兮龍旗從祀事成兮盡微衷感厚德兮民福維雍〇乙巳　仁祖淳皇帝忌日　上躬詣皇陵致祭文曰思往昔之艱難痛今朝之忌日音容杳絶三十二年罔極之恩何從以報謹獻牲醴於陵下伏惟昭鑒

秋七月己未朔乙丑享太廟〇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〇甲申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司竈之神設壇于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祭司門之神設壇于

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之祭則於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為常

八月戊子朔辛卯遣官祀歷代帝王〇壬辰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丁酉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戌祭大社大稷〇夕月

九月戊午朔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丁亥朔辛卯享太廟〇乙卯詔翰林院臣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翰林學士樂韶鳳等奏謹按漢諸廟寢園各有寢有便殿月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後

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牲祀每帝西幸
即親詣洛陽陵每正月祀郊廟畢以次上陵唐園陵之制
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
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進食又薦新于諸陵高宗
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
至伏臘清明社等節亦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景直
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于陵惟漢時議京師自
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故日祭于
寢月祭于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
橋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

望相值依節祭禮宋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
祖宗諸陵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
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白塔二處則用
少牢中官行禮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
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
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十一月丁巳朔丁丑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星辰太歲
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天下神祇俱更設登一鉶二各位增
設酒罇星辰天下神祇各三十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
各十五其樂章用　上所更製者迎神云仰惟兮昊穹臣

率百職兮迓迎幸來臨兮壇中上下護衛兮景從旌旛繚
繞兮四維重悅聖心兮民獲年豐奠玉帛云民依時兮用
工感帝德兮大化成功臣將兮以奠望納兮微衷進俎云
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芳俎兮再獻願享兮以歆初獻
云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床臣令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
兮捧觴亞獻云載斟兮載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
無已拜手稽首兮願享終獻云三獻兮樂舞揚殺羞具納
兮氣靄而芳光朗朗兮上方况日吉兮辰良徹饌云粗陳
菲薦兮神喜將感應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昂臣拜
手兮謝恩光送神云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

飛揚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見蒸民兮永康望燎云進羅
列兮詣燎方炬焰發兮煌煌神變化兮物全于上感至恩
兮無量
十二月丙戌朔乙卯享太廟
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甲子　上以諸王將之國告祀
天地于圜丘曰仰荷天地眷祐爲億兆主海內樂業子孫
繁盛稽諸古典天子有子其嫡長者守邦以嗣大統諸子
各有茅土之封藩屏王室以安萬姓此古昔帝王之制也
今嫡長子標自開國之初已立爲皇太子諸子秦王樉等
亦已受封年有長幼將次第之國命祀境內山川許修武

事以備外侮謹用昭告先是以是月庚申告祭太廟辛酉
告祭社稷壬戌祭告嶽鎮海瀆及天下名山大川至是大
告于圜丘云○已丑享太廟○丙寅遣官祭功臣于雞籠
山廟○壬午定王國祭祀之制凡王國宮城外左立宗廟
右立社稷社稷之西立風雲雷雨山川神壇壇西立旗纛
廟其宗廟許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爲五以始封
之王爲始祖其社稷壇別建望殿以虞風雨山川壇建二
殿一以棲神一以望拜其社主用鍾山石王之國則載以
行靖江王國則以南昌王爲始祖四時之祭皆用王者禮
樂其五祀則依時遣官擇日致祭牲用豕一孟春祭司戶

之神於王正宮門左設壇以門官行禮孟夏祭司竈之神
於廚舍設壇以典膳所官行禮季夏土旺日祭中霤之神
於宮前丹墀內近東設壇以承奉司官行禮孟秋祭司門
之神於承運門稍東設壇亦以門官行禮孟冬祭司井之
神於井邊設壇以典膳所官行禮皆爲定制仍命諸王國
於外城東南立先農壇以仲春之月擇日致祭躬耕籍田
二月乙酉朔丁亥遣御史大夫汪廣洋釋奠于先師孔子
○戊子祭大社大稷○壬辰朔日○癸巳享先農○丙申
祀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
都城隍諸神正殿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鍾山凡七壇東西廡各三壇東則京畿山川夏冬二季月
將西則春秋二季月將京都城隍各位陳設儀與四年同
但正殿共設酒尊三爵七帛篚七于殿東南西向祝案于
殿外正道西東西廡各設酒尊三爵三篚三于壇南北向
正殿七壇　上親行禮東西廡遣官分獻其分獻禮典儀
唱奠帛行初獻禮時分獻官詣盥洗所搢笏盥帨出笏俟
　皇帝行禮至正殿第六壇遂詣各神位前搢笏奠帛獻
爵出笏復位餘皆如舊○遣官祭旗纛初旗纛與太歲風
雲雷雨諸神合祭於城南是年正月既別建旗纛廟於山
川壇左遂定以　上躬祀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行禮其

正祭旗頭大將六纛大神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
角銃砲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昌等
衆凡七位共一壇其祭物與先農同帛七黑二白五其正
祭儀獻官及陪祀官俱常服入就位俟　皇帝至山川壇
典儀唱迎神樂作贊四拜獻官及陪祀官各四拜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贊詣盥洗所詣酒尊所樂作贊司尊者舉
冪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贊詣神位前跪執事者以帛跪
進獻官受帛以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執事者以爵跪進
贊獻爵獻官獻爵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讀訖贊俯伏興
平身復位獻官俯伏興平身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

樂作執事者以爵受酒獻于神位前畢樂止典儀唱行終
獻禮儀同亞獻樂止典儀唱飲福受胙獻官詣飲福位贊
跪獻官跪執事者以爵跪進贊飲福酒獻官受爵飲福酒
執事者以胙跪進贊受胙獻官受胙贊俯伏興平身復位
獻官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再拜獻官及陪祭官皆再拜典
儀唱徹饌樂作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
神樂作贊四拜獻官及陪祭官皆四拜樂止典儀唱讀祝
官奉祝掌祭官奉帛饌各詣燎所樂作贊望燎獻官及陪
祭官各詣望燎所樂止贊禮畢其祝文曰惟神欽天命而
無私助揚威武有功國家茲當仲春謹遵常典特以牲醴

遣官致祭神其鑒知○丁酉遣官祭京都城隍之神于其
廟○己亥立太廟棟宇　上躬告祀后土　躬祀歷代帝
王
夏四月甲申朔己丑享太廟
五月甲寅朔己卯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
秋七月癸丑朔乙卯享太廟○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
　上諭禮官曰諸將臣始從朕征伐宣力効勞朕于爵賞
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則俾之廟食以報其功何文
輝早歲事朕屢建勲績大名始立身即殞歿朕重傷之其
以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附祭于功臣之次庶以

表朕報功之意焉
八月癸未朔丁亥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
大稷○壬辰夕月○乙未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
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上諭羣臣曰古昔聖帝哲王垂訓立教有大功德于天
下後世載在祀典歷代欽崇朕以菲德荷膺天命主宰天
下皆仰則舊章祭祀之典豈可怠忽爾諸陪祀之臣宜精
白一心相予祀事毋俾褻慢以重朕之不德
九月壬子朔甲子　上念各邊衛守禦指揮之歿于王事
者命禮部置素簡以紀其亡歿月日揭于公署至日遣人

祭之○丙寅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辛亥朔乙卯享太廟○己未新太廟成奉安神主
前三日乙卯　上沐浴齋戒命韓國公李善長中山侯湯
和及省府臺臣分祀在京群神以遷廟告戊午昧爽　上
詣舊廟以遷主告太常陳鸞輿于舊廟門設神座于新廟
德祖玄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中南向
懿祖恒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
熙祖裕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西東向
仁祖淳皇帝皇后御座于正殿之東西向帝座鏤金雲龍
文后座鏤金雲鳳文寢殿各設床榻衾褥篋笥楎椸之類

如生事之儀是日　上及皇太子諸王俱冕服詣廟　上
致告訖躬奉神主置鑾輿中中官奉冊寶案前行出廟門
樂作百官祭服前導法仗奉引至新廟門冊寶神輿自中
門入　上與皇太子奉神主置于各座以皇伯考壽春王
并王妃二十一位侑于東廡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
位配于西廡享祭禮畢以次奉神主於寢殿各室自是四
時之祭皆行合享之禮
十一月辛巳朔壬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十二月庚戌朔巳卯享太廟
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朔乙酉享太廟○遣官祭功臣于

雞籠山廟
二月己酉朔遣官祀歷代帝王凡十七位為五室共設酒
尊三于殿之東南西向用祝一設于神之右初獻畢讀祝
餘禮儀仍舊祝文曰　皇帝謹遣具官某致祭于太昊伏
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帝金天氏帝高陽氏帝高
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
皇帝漢光武皇帝隋高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曰昔者奉天明命相繼為君代天理物撫育
黔黎彝倫攸叙井井繩繩至今承之生民多福思不忘報
特祀以春秋惟帝英靈來歆來格尚享○庚戌祭太歲風
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大都督府官
祭旗纛○壬子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
祀其陳設正配位各用登一鉶二餘牲幣器物並與二年
祭先農同其儀祭日樂舞生就位獻官陪祭官執事官各
就位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永和之曲獻官陪祭官
皆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帨
出笏協律郎舉麾奏永和之曲武功之舞獻官詣酒尊所
執事者以爵受酒獻官詣先農神位前跪搢笏奠帛獻爵
出笏讀祝官取祝跪讀訖獻官俯伏興平身詣后稷神位
前如上儀但無祝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協律郎舉麾奏

壽和之曲文德之舞執事官各以爵受酒獻于神位前典
儀唱行終獻禮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文德之舞儀同
亞獻典儀唱飲福受胙獻官詣飲福位跪搢笏執事者以
爵進獻官飲福酒執事官以胙進獻官受胙出笏俯伏興
平身復位再拜陪祭官皆再拜典儀唱徹饌協律郎舉麾
奏壽和之曲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徹饌典儀唱送神協律
郎舉麾奏永和之曲獻官陪祭官皆四拜典儀唱讀祝官
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唱望瘞協律郎舉麾奏永
和之曲獻官詣望瘞位禮畢其祝文曰　皇帝謹遣具官
某致祭于先農之神惟神初興農事乃種嘉穀為民立命

萬世永賴今將東作親耕籍田謹以牲醴庶品用修常祀以后稷氏配其樂章與二年二月祭先農正位同但不奏進俎曲又送神曲冕衣在列改爲冠裳在列云○癸丑朝日○丁巳遣御史大夫汪廣洋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午祭大社大稷

夏四月戊申朔己酉享太廟

五月戊寅朔甲申夏至祭　皇地祇于方丘

六月丁未朔乙亥命大臣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韓國公李善長祀中嶽魏國公徐達祀北嶽曹國公李文忠祀東嶽宋國公馮勝祀西嶽江夏侯周德興祀南嶽吉安侯陸

仲亨祀東鎮延安侯唐勝宗祀西鎮江陰侯吳良祀南鎮濟南侯顧時祀北鎮平江侯費聚祀中鎮陸安侯王志祀東海營陽侯楊璟祀西海永嘉侯朱亮祖祀南海穎川侯傅友德祀北海宜春侯黄彬祀江瀆南安侯俞通源祀河瀆中山侯湯和祀淮瀆宣寧侯曹泰祀濟瀆制曰天生民而立君君爲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羣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地之昭鑒嶽鎮海瀆之效靈安得至是今孟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理宜報祭古者人君巡守則祭名山大川於各方嶽之下今朕國家新造民生始遂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秋七月丁丑朔己卯享太廟○辛卯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

八月丁未朔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申祭太社大稷○癸丑命改建社稷壇先是　上既改建太廟於雉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更建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禮部尚書張籌奏曰臣等奉詔考社稷配祀合祭分祭之制及社主之設謹按通典顓頊祀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稷田正

也高辛唐虞夏皆因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此社稷之祀所由始也商湯以旱而遷社以后稷代柱欲遷勾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爲社稷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鬼而陳氏禮書又謂社所以祭五土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稷以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二說爲不同漢元始五年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唐宋及元則又以勾龍配社周棄配稷蓋本鄭氏之說此配祀之說緣于古昔初無一定之論也至于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言社于新邑孔氏註曰社稷共牢又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註云不言稷者王社則稷從之如是
則當時社與稷固已合而一之矣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
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
均利而養人也而山堂考索則曰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
爲先土之尊稷爲五穀之長稷生于土則社與稷不可岐
而二之矣又曰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是則
社稷之祭合而一之于古自有明證也至于壇位則考之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起大事動大
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
親之與先祖等漢建官大社大稷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

在宗廟之右唐因隋制建于含光門之右大抵皆本成周
左祖右社之意社主之設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
樹之主各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小宗伯立軍社鄭氏註
社主用石爲之蓋以石者土地所生最爲堅實故也論語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
以栗朱子云觀古人意正以樹爲主如今人稱神樹之類
又曰社有主而稷無主此不可曉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唐
神龍中議立社韋叔夏引鄭玄議以爲社主用石韓詩外
傳云天子社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
以象地體埋其半以象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宋初祭社

稷正配位用神位版太社又以石爲主其形如鍾長五尺
方二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其中植棍是則木主石主前代
蓋兼用矣今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
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
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官而勾龍共
工氏之子也祀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
禹而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農請罷勾
龍與棄配位謹奏　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
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　上覽奏稱善遂命
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

廣五丈下如土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出陛築以五色
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黄土壇四面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
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壝墻崇五尺東西十九丈二尺五
寸南北如之設靈星門於四面壝墻各飾以方色東青西
白南赤北黒外爲周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
廣八十六丈六尺五寸垣皆飾以紅覆以黄琉璃瓦垣之
北向設靈星門三門之外爲祭殿以虞風雨凡六楹深五
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爲拜殿六楹
深三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復設靈
星門三垣之東西南三向設靈星門各一西靈星門之內

近南爲神厨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連延七丈五尺九寸
又其南爲神庫六楹深廣如神厨西靈星門之外爲宰牲
房四楹中爲滌牲池一井一〇丙辰夕月〇戊午遣官祭
歴代帝王〇已未祭太歳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將
城隍諸神〇遣官祭旗纛
九月丙子朔庚寅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丙午朔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等奏
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故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
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列爲中祀失
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朝之初仍列中祀而臨

祭之服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
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
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
奉安禮　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祭
行一獻禮畢執事起石主舁之具儀衛作樂百官前導
上乘輅至新壇執事奉安石主於壇上別設木主於神位
具牲醴庶品行奉安禮升爲上祀奉　仁祖淳皇帝配〇
巳酉享太廟
十一月乙亥朔丁亥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
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
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竊以人君者父母天
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
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
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
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
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
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
十二月乙巳朔癸酉享太廟
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乙亥以封建諸王遣使祭蜀
湘諸國山川〇戊寅享太廟

二月甲辰朔丁未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申祭大社
大稷前祭二日請奉先殿告　仁祖淳皇帝配神祭日陳
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　仁祖淳皇帝在東西向
大社大稷位各用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二
簠簋各二玉用兩圭有邸帛一黒色　仁祖配位同不用
玉共設酒尊三于壇之西北東向爵九玉帛篚二帛篚一
祝文一共儀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者各司其事　皇
帝詣盥洗位搢圭盥手出圭就位典儀唱瘞毛血唱迎神
奏樂樂止内賛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奠玉帛行初獻禮
奏樂執事官以爵受酒　皇帝詣大社神位前搢圭執事

官以玉帛跪進　皇帝奠玉帛執事官以爵跪進　皇帝
獻爵出圭次詣大稷神位前次詣　仁祖淳皇帝神位前
俱如前儀詣讀祝位跪讀祝官以祝跪讀訖　皇帝俯伏
興平身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　皇帝詣大社
神位前搢圭獻爵出圭次詣大稷神位前次詣　仁祖淳
皇帝神位前俱如前儀復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
亞獻畢典儀唱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搢圭光祿司
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飲福酒光祿司以胙進　皇帝受
胙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
樂止唱送神奏樂　皇帝四拜百官同樂止讀祝官捧祝

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　皇帝詣望瘞位內贊奏禮畢
祝文曰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烝民萬世永賴時
當仲春禮嚴告祀謹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備茲瘞祭以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其樂章迎神云余惟土穀兮造
化功爲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候迓迎想神來兮
祥風生欽當稽首兮告年豐初獻云氤氲合兮物遂蒙民
之立命兮荷陰功余將玉帛兮薦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
洪亞獻云余令樂舞兮再奉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
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終獻云干羽飛旋兮酒
三行香烟繚繞兮雲旌旛余令稽首兮欣且惶神顏悅兮

霞彩彰徹饌云粗陳微禮兮神喜將頊然絲竹兮樂舞揚
願祥普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送神云氤氲氤
氲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稽首兮去何方民
福留兮時雨暘望瘞云奉殺羞兮詣瘞方鳴鸞率舞兮聲
鏗鏘思神納兮民福昂余令稽首兮謝恩光○辛亥遣官
祀歷代帝王○壬子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
將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戊午朝日○癸亥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　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　上
謂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之興皆祖宗積德深厚格于皇天
鍾吉聚慶乃生帝王以主天下傳世無極朕仰承　天命

撫馭萬方實由我　祖考以來積德所致每懷陵寢瞻望
中都悲感無極今命爾往修孝祀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
著爾其敬恭乃事毋怠毋忽庶幾精神感通神靈來格太
子頓首受命而行
夏四月癸卯朔己酉享太廟○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
東沭陽二縣之野有鬼民人暮驚御製敕文遣使諭祭之
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此前聖格言然國之有祀以爲民
也祀不爲民則非也若庶民之宜祀者止於祖宗非祖宗
而祀之豈特非禮之宜神亦不享也且嶽鎮海瀆山川之
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

權若禍福倒置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尚惡得謂之
神乎朕思鬼神之鑒人雖毫髮不可僞特其變化神妙而
人不之測耳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
安東沭陽二縣民人暴驚謂野有持夜炬者數百或成列
或四散巡檢逐之無有也擊之若有應之者朕不能盡信
特遣人致牲醴會鬼神而敕問之夫中原之地自有元失
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絶宗覆嗣者有生離父母
妻子而死于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之孤魂而欲人之
祀歟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歟無罪遭殺而冤未伸
歟或有司息于歲祀而有怨歟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

問爾爾果何爲而然歟朕自即位以來事神之禮未嘗缺
也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
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六月辛丑朔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上以凡
祭祀大祀中祀用制帛外其小祀又有用楮錢者其事出
于近代甚爲不經命禮部議之禮部議曰按周禮大祀用
玉帛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牷牲今議在京大祀中祀俱宜
用幣在外王國及府州縣祀典神祇亦如之其餘小祀只
用牲醴○壬戌禮部奏京都大社大稷既同壇合祭共王
國各府州縣仍用舊制於禮未一今議亦合同爲一壇神
主皆依京制用石主埋于壇南木主二祭則設之祭畢收
藏其配位舊以勾龍配社后稷配稷今大社大稷既奉
仁祖淳皇帝配其王國府州縣無可配者難設配位今議
王國社宜稱國社之神稷宜稱國稷之神府則稱府社府
稷州則稱州社州稷縣則稱縣社縣稷從之命頒其制于
天下
秋七月辛未朔丁丑享太廟○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
八月庚子朔壬寅遣官祀歷代帝王○癸卯祭太歲風雲
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丁
未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申祭大社大稷○辛酉夕

月
九月庚午朔甲申祭周天星辰○庚子復遣使吊祭故元
嗣君于沙漠
冬十月庚子朔丁未享太廟○乙丑大祀殿成初郊祀之
制冬至祭天于圜丘在鍾山之陽夏至祭地于方丘在鍾
山之陰至是即圜丘舊址建大祀殿十二楹中四楹飾以
金餘施三采正中作石臺設　上帝　皇祇神座于其上
每歲正月中旬擇日合祭　上具冕服行禮奉　仁祖淳
皇帝配享殿中殿前爲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爲大祀門
六楹接以步廊與殿廡通殿後爲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

名曰天庫皆覆以黃琉璃瓦設廚庫于殿東少北設宰牲亭井於廚東又少北皆以步廊通道殿兩廡後繚以周墻至南爲石門三洞以達大祀門内謂之内壇外周垣九里三十步石門三洞南爲甬道三中曰神道左曰御道右曰王道道之兩旁稍低爲從官之道齋宮在外垣内之西南東向於是勑太常曰近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剏大祀殿以合祀　皇天　后土冬十月告功已成特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以歲止一祀古人祀天於南郊蓋以義起耳故曰南郊祀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孰不知至陽祭之於陰月至陰祭之以陽月於

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蓋言祀天地尚實而不尚華後世孰古而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及人之享若使人之享亦孰古而不變則當汙尊而杯飲茹毛而飲血巢居而穴處也以今言之世果可行乎斯必不然也今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正三陽交泰之時人事之始也其後大祀殿復易以青琉璃瓦云

十一月庚午朔西番屢寇邊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上自爲文告祭嶽瀆山川旗纛諸神曰曩者兵爭日久老幼顛連少壯奔逼其苦甚矣當是時賢愚思治咸昊穹　上帝好生命予平禍亂育黎庶惟無能實賴神佑今者禍亂已平十有一年矣惟西戎[illegible]逆邊陲歲常肆侮特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王弼等率兵致討惟神有靈尚克相之

十二月巳亥朔戊辰享太廟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巳巳朔巳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命魏國公徐達及公侯等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一十七壇正殿三壇　昊天上帝　皇地祇俱南向　仁祖配位壇西向丹陛之東爲壇曰大明西向其西爲壇曰夜明東向兩廡爲壇各六星辰之壇分設於

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次五嶽次四海西則風雲雷雨次五鎮次四瀆天下山川神祇爲壇二分設于海瀆之次各壇陳設仍舊儀但　仁祖配位玉用蒼璧太歲風雲雷雨酒盞各十東西廡各共設酒尊三爵一十八于壇之南前期　皇帝致齋五日前祭二日太常司同光祿司官詣壇省牲至日奠玉帛進俎三獻酒俱先詣　上帝神位前次詣　皇地祇神位前次詣　仁祖淳皇帝神位前餘悉仍舊儀其祝文云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陽交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祀于大祀殿備茲燎瘞　皇考仁祖淳皇帝

配神禮畢詰旦駕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宴羣臣于
奉天殿是祭也自齋誓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
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煜　上心甚悅禮成勑中書
省臣胡惟庸等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斯由上古之君至
令相承而法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事爲先祀事之禮起
于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
誠而人心叵測至誠者少不誠者多暫誠者有之若措禮
設儀文飾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不享非禮也故孔子
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
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

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恍若有肹蠁荅於
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其事以彰　上帝　皇祇
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無怠以荅　神
明之休祐焉○巳丑享太廟
二月戊戌朔癸卯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
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丁未命丞相胡惟庸
釋奠于先師孔子○戊申祭大社大稷○建神樂觀　上
以道家者流務爲清淨祭祀皆用以執事宜有以居之乃
命建神樂觀于郊祀壇西○甲子朝日
夏四月丁酉朔享太廟

秋七月乙未朔享太廟○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海
國公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
八月甲子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乙亥遣官祀歷代帝王○丙子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巳卯夕
月
九月甲午朔壬寅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甲子朔享太廟
十二月癸亥朔壬辰享太廟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壬

子享太廟○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以濟寧侯顧時以
下二百八十人祔祭
二月壬戌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辛未遣官祀歷代帝王○壬申朝日○乙亥遣應
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
彬元福壽凡五廟○丙子祭太歲風雷雨嶽鎮海瀆山川
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
夏四月辛酉朔享太廟
六月庚申朔庚辰遣官分詣各郡祭嶽瀆及帝王陵寢
秋七月巳丑朔享太廟

八月已未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己巳遣官祀歷代帝王○辛未夕月○壬申祭太
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
纛
九月戊子朔壬寅祭周天星辰○癸丑溧水縣祭社稷以
牛醢代鹿醢御史按實奏之　上命究其罪而禮部奏云
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　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
以非土地所産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于
祀神而故爲是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
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怠忽之則

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仍勑禮部下天下有司凡祭
必備其物苟其物非地産所有無商賈販鬻則聽其缺可
也
冬十月戊午朔享太廟
十一月丁亥朔甲午詔公侯及諸武臣子弟凡百一十九
人習樂舞以供祀事
十二月丁巳朔丙戌享太廟
洪武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戊
戌享太廟○乙卯大河衛請建旗纛廟　上曰大河長淮
二衛共一城今長淮已立旗纛廟春秋之祭二衛共之不
必重建以勞民力
二月丁巳朔遣禮部尚書李叔正釋奠于先師孔子○戊
午祭大社大稷○壬戌朝日○乙丑遣官祀歷代帝王○
丙寅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
遣官祭先農及旗纛
夏四月丙辰朔庚申享太廟
秋七月甲申朔戊戌享太廟
八月癸丑朔丁巳命國子祭酒李敬釋奠于先師孔子○
戊午祭大社大稷○辛丑夕月○甲子遣官祀歷代帝王
○乙丑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

○遣官祭先農及旗纛
九月壬午朔戊戌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壬子朔甲寅享太廟
十二月辛亥朔庚辰享太廟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戊子享太廟○乙未大祀天
地于南郊禮成宴群臣于謹身殿
二月辛亥朔丁巳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午祭大社
太稷○壬戌朝日○丙寅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
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
夏四月庚辰朔享太廟○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

增師生廩膳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凡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爲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各設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秋七月戊申朔享太廟

八月丁丑朔命國子監祭酒吳顒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寅祭大社大稷○辛巳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祀歷代帝王○遣官祭旗纛○壬午夕月○庚子　上以　孝慈皇后喪萬幾委積乃命禮部臣考古典遵以日易月之制以素羞祭告于　皇后之靈曰自后崩逝已十有五日雖哀慟無窮而天下事重不敢久曠不治謹遵禮制以日易月朕釋期服視朝諸子仍衰麻以奉几筵惟靈鑒之

九月丁未朔辛酉祭周天星辰○己巳以　孝慈皇后梓宮將發引具醴饌告太廟遣官致祭金水橋午門等神仍遣官祭鍾山之神曰茲以今月庚午安葬　孝慈皇后于鍾山之陽以成穆貴妃永貴妃汪貴妃祔尚祈神佑永保安寧

冬十月丙子朔享太廟○己卯以　孝慈皇后卒哭行祔廟禮　上以醴饌致祭于靈曰日月不居奄及卒哭謹以牲醴用薦成事祭畢復以牲醴告廟曰茲以孝曾孫婦孝慈皇后馬氏祔主詣廟祇謁嘉薦祔饗之禮

十二月乙亥朔甲辰享太廟

洪武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乙卯大祀天地于南郊○辛酉享太廟

二月乙亥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寅祭大社大稷○壬午朝日○乙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遣官祀歷代帝王

夏四月甲戌朔享太廟○戊子　皇考仁祖淳皇帝忌日
上詣奉先殿享祭畢以牲醴致祭于　孝慈皇后靈曰
惟我　皇考忌日屆臨奠薦之禮靈不獲與豈勝感悼

五月甲辰朔甲子孝陵殿成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其儀是日清晨執事者於殿中陳祭儀畢引禮內官引皇太子親王由東門入就殿中拜位贊拜皇太子以下皆四拜皇

太子少前跪諸王皆跪皇太子三上香執事內官以爵酌
酒授皇太子執事內官受爵置于案贊讀祝內官捧祝于
香案前跪讀曰近者園陵始營祭享之儀未具今禮殿既
成奉安神位謹用祭告讀訖皆興行亞獻終獻畢贊拜皇
太子以下皆四拜執事者捧竹帛詣燎位禮畢皆退
秋七月壬寅朔享太廟○壬子遣官分詣各郡國祭歷代
帝王陵寢媧皇氏陵在山西趙城縣者命自今一體致祭
凡三十六陵
八月壬申朔丁丑遣國子祭酒宋訥釋奠于先師孔子○
戊寅祭大社大稷○甲申遣官祀歷代帝王○乙酉祭太

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
纛○丁亥夕月
九月辛丑朔丁巳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辛未朔甲戌享太廟
十一月庚子朔壬子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
水旱之患田得灌溉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
以蜀地僻遠有蠻夷之風乃興學舍招弟子員選郡縣小
吏秀者受業成材由是蜀人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爲蜀
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
春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廟稱爲秦蜀守李

公之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公之神而歲祀之卓
茂爲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黃霸爲河南丞持法寬平
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
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歿而祀之正合祀典今擬稱
霸爲漢丞相建成侯黃公之神茂爲漢太傅褒德侯卓公
之神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
資爲吳將相忠誠懇至多著勳略可謂以勞定國允應祀
典松江舊有祠宇基址尚存今擬稱遜爲吳丞相華亭侯
陸公之神抗爲大司馬荊州牧陸
公之神凱爲吳左丞相陸公之神以配享之四川隆州土

神垂休侯李氏名龍遷龍陽大姓也臣事于梁大著功績
築城捍蔽川蜀以保障其民沒葬牛心山下邦人祀之凡
有雨暘疾疫祈禱必應今擬稱爲梁龍陽李公之神唐狄
仁傑仕武后朝正直敢言多所廣益諫立廬陵王復唐社
稷大有功德嘗謫爲彭澤令奏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
至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今擬稱唐司空梁國文惠狄
公之神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
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葬于甌寧
後見夢于帝有旨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稱惟謝公英
毅正直不畏强禦因民獲罪謫死建州血食其土累示靈

典可謂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州路總管李黼由科第得官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生爲忠臣沒享廟食於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郡公諡忠文今擬稱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李忠文公之神李宗可爲元義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可橫槊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馬還家謂妻孥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苟活爲人所魚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刎死竊惟李宗可可謂以死勤事者矣余闕旣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今擬稱爲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

十二月庚午朔戊戌享太廟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癸卯享太廟○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月己巳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寅祭大社大稷○己卯遣官祀歷代帝王○丙戌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庚寅朝日

夏四月戊辰朔己巳享太廟

五月戊戌朔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勑曰天下學校通祀先師孔子而樂器未備無以昭其聲容感乎神明實典禮之缺也爾禮部其會同工部命曉音律之人集工製之然禮樂國之盛典必貴協和毋圖速成有乖製作○甲午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不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

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秋七月丁酉朔戊申享太廟

八月丙寅朔丁卯命國子祭酒宋訥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大稷○己卯遣官祀歷代帝王○庚辰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壬辰夕月

九月丙申朔壬子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乙丑朔享太廟

十二月甲午朔辛酉享太廟

洪武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甲戌享太廟○辛卯禮部奏定王國祭祀社稷山川等儀凡祭社稷前四日奉祠啓王齋戒前祭一日導王常服省牲訖遂宰牲是日昧爽執事者如儀陳設訖各就位文武官具服就班王具皮弁服導引官四員導王就拜位典儀唱瘞毛血執事者以毛血瘞于坎唱迎神典樂舉麾唱樂奏廣清之曲樂止内贊及通贊贊王與衆官皆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典樂舉麾唱樂奏壽清之曲武生舞武功之舞執事者捧帛爵獻于神位前讀祝官取祝跪于神位之左王及衆官皆跪讀祝訖王以下皆俯伏興樂止典儀

唱亞獻禮典樂舉麾唱樂奏豫清之曲文生舞文德之舞執事者獻爵如常儀訖樂止典儀唱終獻禮典樂舉麾唱樂奏熙清之曲文生舞文德之舞執事進爵如亞獻訖典儀唱飲福受胙典膳以福酒及胙自神位前由正門左捧出内贊啓跪搢圭典膳以福酒進啓飲福訖典膳以胙進内贊啓受胙訖出圭俯伏興又贊王及百官皆四拜典儀唱徹饌典樂舉麾唱樂奏雍清之曲執事各詣神位前徹饌訖樂止典儀唱送神典樂舉麾唱樂奏安清之曲王及衆官皆四拜典儀唱捧祝帛詣瘞位典樂舉麾唱樂奏時清之曲内贊啓禮畢祭山川儀同但不瘞毛血詣瘞位改爲燎位祭旗纛則遣武官戎服行禮如常儀樂用大樂從之

二月癸巳朔朝日○丁酉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戌祭大社大稷○己亥遣官祀歷代帝王○庚子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

夏四月壬辰朔享太廟

秋七月辛酉朔享太廟

八月庚寅朔乙未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祭法有功于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子聖

后稷教民稼穡澤被後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遷于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載之祀典詔從之○丁酉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戊戌祭大社大稷○辛丑夕月○甲辰遣官祀歷代帝王○乙巳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庚辰遣官祭忠臣蔣子文五廟

九月庚申朔甲戌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己丑朔庚寅享太廟

十二月戊子朔丁巳享太廟

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辛

未享太廟
二月丁亥朔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大稷○乙未遣官祀歷代帝王○丙申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躬耕耤田遣官祭先農○庚子朝日
三月丁巳朔遣官分詣各郡祭歷代帝王陵寢
夏四月丙戌朔丁亥享太廟
秋七月乙卯朔戊午享太廟
八月甲申朔丁亥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大稷○丙申遣官祀歷代帝王○丁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癸卯夕月○甲辰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衮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葬衣冠祭告曰嗚呼昔者　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衍宅於宇內以統黔黎深思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思念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皇太子以牲醴之奠詣陵修繕敬葬衣冠以伸孝思神其鑒之
九月甲寅朔戊辰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甲申朔辛卯享太廟
十二月癸未朔辛亥享太廟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母天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實爲天下蒼生也○辛未享太廟
二月壬午朔丁亥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大稷○甲午遣官祀歷代帝王○乙未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躬耕耤田遣官祭先農○丙午朝日
夏四月辛巳朔甲午享太廟
秋七月戊寅朔己卯享太廟
八月戊申朔丁巳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午祭大社大稷○辛酉夕月○甲子遣官祀歷代帝王○乙丑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九月戊寅朔壬辰祭周天星辰
冬十月戊申朔享太廟○建歷代忠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晉成陽卞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福壽等亦嘗立祠以祭　上以其淵處閭巷祠宇卑陋弗稱神居詔徙建于鷄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四孟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以爲常
十二月丁未朔乙亥享太廟
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辛卯大祀天地于南郊○乙未享太廟

二月丙午朔丁未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申祭大社大稷○辛亥朔日○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阿朮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覩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旣祀伯顏其阿朮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戊午遣官祀歷代帝王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

名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風后皐陶龍伯益傅說召公奭召虎張良曹參西廡第一壇九人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東廡第二壇十人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木華黎博爾忽伯顏西廡第二壇九人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博爾朮赤老溫○己未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先農及旗纛
三月乙亥朔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制策曰事神之道治人之心莫不同焉雖然始古至今凡所祀事必因所以而乃祀焉然聖賢之制禮有等殺自天子至於臣民祭禮

之名分限之定其來遠矣其主祭者又非一人然而篤于
敬者甚多有且信且疑者亦廣甚於不信而但應故事者
無限所以昔人有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朕
未知其必然爾諸文士陳其所以朕將覽焉時廷對者九
十七人擢任亨泰爲第一賜亨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特建題名碑于太學門○乙酉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
丹墀内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
内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
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石爲山形鑿龕以置神
位以爲五嶽五鎭四海四瀆幷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

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壝東南鑿池
凡二十區冬月伐氷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
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
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
朝日夕月禜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
祀禮儀著爲常式　郊祀儀齋戒前三日太常司官宿于
本司次日奏致齋三日次日進銅人傳制諭文武百官齋
戒當日禮部官同太常司官於城隍廟發洛仍於各廟焚
香三日正祭前二日用祝文酒果於奉先殿告　仁祖配
享其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子皇帝某敢昭告于

皇考仁祖淳皇帝茲以正月某日恭祀　上帝皇祇于大
祀殿謹請　皇考配神伏惟鑒知次日太常司官同光祿
司官省牲畢復命就奏定分獻官二十四員正祭陳設其
二十七壇正殿三壇　上帝皇祇俱南向　仁祖配位在
東西向其　上帝位用犢一登一實以大羹籩豆各十二
籩實以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
豆實以韭菹菁菹筍菹芹菹醓醢鹿醢兎醢魚醢脾析豚
胉飽食糝食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玉用蒼璧帛一蒼
色織文曰郊祀制帛　皇祇及　仁祖配位壇陳設俱與
上帝壇同但　皇祇玉用黃琮帛用黃色共設酒尊六

爵九篚三于殿東南西向祝文案一于殿西北向丹墀内
爲壇四大明在東西向夜明在西東向大明夜明之次爲
星辰壇二皆東西相向大明壇犢一登一籩豆各十所實
視　上帝壇籩減糗餌粉餈豆減飽食糝食簠簋各二帛
一紅色酒尊三爵三篚一夜明壇陳設與大明壇同但帛
用白色星辰壇各用犢一羊三豕三登一鉶二實以和羹
酒盞三十餘與夜明壇同壝外二十壇東十壇北嶽北鎭
東嶽東鎭東海太歲帝王山川神祇四瀆西十壇北海西
嶽西鎭西海中嶽中鎭風雲雷雨南嶽南鎭南海壇各用
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酒盞十酒

尊三爵三篚一帛一五嶽五鎮四海帛各用其方色惟太
歲神祇白色帝王壇帛十六山川壇帛二風雲雷雨壇帛
四俱白色四瀆壇帛四俱黑色自大明以下其織文皆曰
禮神制帛惟神祇壇鉶三無大羹羊豕各五籩豆各八無
黑白餠脾析豚胉而帝王山川四瀆中嶽風雲雷雨神祇
壇酒盞各三十餘並同嶽鎮正祭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
事官各司其事陪祭官分獻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皇帝
至御位内贊奏就位典儀唱燔柴瘞毛血迎神協律郎舉
麾唱樂奏中和之曲樂止内贊奏四拜百官四拜典儀唱
奠玉帛協律郎舉麾唱奏肅和之曲内贊奏陞壇至　上

帝前奏搢圭執事官以玉帛跪進于　皇帝右奠訖奏出
圭次詣　皇祇前次詣　仁祖前禮並同復位樂止典儀
唱進俎協律郎舉麾唱奏凝和之曲齋郎舁饌至内贊奏
陞壇至　上帝前奏搢圭進俎至　皇祇前奏進俎出圭
至　仁祖前奏搢圭進俎出圭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
禮協律郎舉麾唱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内贊奏陞壇至
　上帝前奏搢圭執事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右奏獻爵
出圭至　皇祇前禮同但執事者以爵跪進于　皇帝左
奏詣讀祝位跪百官皆跪樂止讀祝官取祝跪于神位右
讀訖樂作奏俯伏興平身百官皆俯伏興平身至　仁祖

前奏搢圭獻爵出圭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豫和
之曲文德之舞禮如初獻無讀祝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
奏寧和之曲文德之舞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進立于殿
西東向唱賜福胙内贊奏詣飲福位跪搢圭光祿司官以
福酒跪進奏飲福酒光祿司官以胙跪進奏受胙出圭俯
伏興平身復位奏四拜百官皆四拜典儀唱徹饌奏雍和
之曲執事官各壇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安和之曲内
贊奏四拜百官皆四拜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
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瘞位奏時和之曲執事官各捧
祝帛饌出至燎所内贊奏禮畢其分獻禮典儀唱行初獻

禮贊引引分獻官詣神位前搢笏執事官以帛進於分獻
官奠訖執事官以爵進於分獻官贊引贊獻爵出笏贊引
引至酒尊南北向立典儀唱行亞獻禮執事官以爵進儀
如初獻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如亞獻贊引引分獻官復位
其徹饌送神燎瘞並與正殿同其祝文與十二年同樂章
迎神云荷蒙天地兮君主華夷欽承踴躍兮備筵而祭誠
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相龍翔鳳舞兮
慶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奠玉帛云天垂風露兮雨
澤霑黃壤氤氳兮氣化全民勤畎畝兮束帛鮮臣當設宴
兮奉來前進俎初獻亞獻終獻徹饌俱仍舊只送神改必

烝民兮永康望燎攺神變化兮東帛將餘俱與僖同　享
宗廟儀齋戒前一日太常司官宿于本司次日奏致齋三
日次日進銅人省牲與郊祀同其陳設每廟犢羊豕各一
登鉶各二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各實其實同郊祀帛二
白色織文曰奉先制帛共設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篚
四于殿東祝文案于殿西親王配四壇共二十一位第一
壇犢羊豕各一登鉶各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帛二爵六
第二第三壇登鉶各六帛六爵十八第四壇登鉶各七帛
七爵二十一餘並與第一壇同帛皆白色織文皆曰展親
制帛共設酒尊三篚四于殿東南北向功臣配享十壇每

壇用羊一豕一鉶一籩豆各二簠簋各一爵三篚一帛一
白色織文曰報功制帛共設酒尊三于殿西南北向當祭
之時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導　皇帝至
御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泰和之曲
內贊奏四拜百官皆四拜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協
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執事官各捧帛以金爵
受酒獻於神御前讀祝官取祝跪於神御右內贊奏跪百
官皆跪典儀唱讀祝樂止讀訖進于神御前樂作內贊奏
俯伏興平身百官皆俯伏興平身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
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執事官各以磁爵受

酒獻于神御前典儀唱行終獻禮協律郎舉麾奏寧和之
曲文德之舞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卿進立于殿東西向唱
賜福胙光祿司官捧福酒胙自神御前中門左出至　皇
帝前內贊奏搢圭光祿司官以福酒跪進內贊奏飲福酒
光祿司官以胙跪進內贊奏受胙出圭俯伏興平身內贊
奏四拜百官皆四拜典儀唱徹饌協律郎舉麾奏雍和之
曲執事官各徹饌樂止太常卿詣神御前跪奏禮畢請還
宮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內贊奏四拜百官同樂止典
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內贊奏禮
畢其祝文曰時維孟春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

慕之情其樂章迎神亞獻終獻徹饌還宮並與洪武元年
同惟奠帛初獻云思皇先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由高逮
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祀社稷儀
上齋戒如宗廟儀正祭前二日於奉先殿告　仁祖配其
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日孝子皇帝某敢昭告于　皇考
仁祖淳皇帝茲以正月某日恭祀大社大稷謹請　皇考
配神伏惟鑒知省牲與祭　上帝皇祇同正祭陳設大社
在東大稷在西北向用犢羊豕各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
二簠簋各二帛各一黑色織文曰禮神制帛玉各用兩圭
有邸　仁祖配位在東西向祭物同社稷無玉共設酒尊

三爵九篚三于壇西北東向祝文案一至期典儀唱樂舞
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導引　皇帝至御位典
儀唱瘞毛血迎神協律郎舉麾唱迎神樂奏廣和之曲內
贊奏四拜百官同樂止典儀唱奠玉帛行初獻禮樂奏壽
和之曲武功之舞執事官各捧玉帛爵獻于神位前讀祝
官取祝跪于神位前左內贊奏跪讀祝訖進於大社神位
前俯伏興平身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奏豫和
之曲文德之舞執事官各捧爵獻於神位前終獻樂奏寧
和之曲文德之舞儀如亞獻樂止太常卿進立于壇西東
向唱賜福胙光祿司官捧福酒及胙自神位前由正門左

出至　皇帝前內贊奏搢圭奏飲福酒奏受胙出圭俯伏
興平身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徹饌樂奏雍和之曲樂止送
神樂奏安和之曲內贊四拜百官同樂止讀祝官捧祝進
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瘞位望瘞樂奏時和之曲內
贊奏禮畢其祝文曰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烝民
萬世永賴時當仲春禮嚴告祀謹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
備茲瘞祭　皇考淳皇帝配神其樂章迎神改民歌且舞
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祥風生奠帛初
獻亞獻終獻徹饌送神望瘞俱仍舊　祭山川儀齋戒前
一日太常司官宿本司次日奏致齋二日次日進銅人正

祭前二日太常司官同本部官詣城隍廟發省牲與太
廟同其正祭一十三壇每壇牲用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
十簠簋各二登一鉶二酒盞三十帛太歲一風雲雷雨四
鍾山及京畿山川京都城隍各一春夏秋冬四季月將各
三俱白色五嶽五鎮各五四海四各隨其方色四瀆四黑
色祭之時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導引官
導引　皇帝至御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執事
官各詣神位前斟第一層酒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皆四
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捧帛爵獻于神
位前讀祝官取祝跪于　皇帝左內贊奏跪百官皆跪典

儀唱讀祝讀畢置于案上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皆俯
伏興平身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官各詣神位
前斟第二層酒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執事官各詣
神位前斟第三層酒樂止太常卿立殿東西向唱賜福胙
典儀唱飲福受胙光祿司官捧福胙自神位前由正門左
出至　皇帝前內贊奏跪搢圭光祿司官以福酒跪進內
贊奏飲福酒光祿司官以胙進內贊奏受胙出圭俯伏興
平身奏兩拜百官皆兩拜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官各於
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皆
四拜內贊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奏樂

内贊奏禮畢祝文曰考于古典歷代有秋報之禮為歷代
相承有秋報之禮樂章迎神云吉日良辰祀典式陳京畿
山川城隍之神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來格來歆
餘並同舊制　祭歷代帝王儀齋戒前一日太常司官宿
于本司次日奏致齋二日傳制遣官行禮正祭前一日獻
官承制畢詣壇省牲其正祭陳設五室凡十六位及從祀
名臣三十七人為四壇祭物如舊至期典儀唱樂舞生就
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搢笏出笏
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樂樂止贊
四拜陪祭官皆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

各捧帛爵進于神位前贊引贊詣三皇神位前搢笏執事
官以帛進于獻官奠訖執事官以爵進贊獻爵凡三出笏
次詣五帝神位前爵凡五次詣三王神位前爵凡三次詣
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神位前爵凡三次詣宋太祖元世祖
神位前爵凡二儀並同前出笏詣讀祝位跪讀祝官取祝
跪于獻官左讀畢進于神位前贊俯伏興平身復位樂止
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官各以爵獻于神位前樂止
終獻儀如亞獻典儀唱飲福受胙贊詣飲福位跪搢笏執
事官以爵進飲福酒執事官以胙進受胙出笏俯伏興平
身復位贊兩拜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官各於神位前徹

饌樂止唱送神奏樂贊四拜平身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
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樂止贊禮畢其祝文與十年
二月祭同樂章與七年八月祭同　祭先師孔子儀齋戒
傳制遣官省牲並與祭歷代帝王同其正祭陳設正壇犢
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二簠簋各二帛一白色織
文曰禮神制帛共設酒尊三爵三篚一于壇東南西向設
祝文案于壇西四配位每位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簠簋各
一登一鉶二爵三帛一篚一十哲位東五壇共豕一帛一
篚一爵三每位籩豆各四鉶一簠簋各一酒盞一西五壇
陳設同東廡五十三位共十三壇共豕一帛一篚一爵三

每壇籩豆各四簠簋各一酒盞四西廡五十二位共十三
壇陳設並同東廡其正祭儀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者
各司其事分獻官陪祀官各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
贊詣盥洗位搢笏出笏引至拜位贊就位典儀唱迎神奏
樂樂止贊四拜陪祭官皆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
樂執事捧帛爵詣神位前贊引贊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
位前搢笏執事以帛進於獻官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
獻爵出笏詣讀祝位跪讀祝官取祝跪于獻官左讀訖俯
伏興平身次詣兖國復聖公神位前次詣郕國宗聖公神
位前次詣沂國述聖公神位前次詣鄒國亞聖公神位前

儀並同前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以爵
獻於神位前樂止終獻儀如亞獻樂止典儀唱飲福受胙
贊詣飲福位跪搢笏執事以爵進贊飲福酒執事以胙進
贊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兩拜陪祭官皆兩拜典
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各詣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送神
奏樂贊引贊四拜陪祭官皆四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
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奏樂贊詣望瘞位樂
止贊禮畢祝文曰惟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　皇帝遣具
官某致祭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
删述六經垂訓萬世玆惟仲春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

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
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樂章仍用舊制惟迎神曲大哉
先師改爲大哉宣聖初獻曲大哉聖師改爲大哉聖王云
　祭先農儀正祭陳設先農一位不設配位其器物如舊
齋戒省牲儀與祭先師孔子同至期典儀唱樂舞生就位
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引獻官詣盥洗所贊搢笏出笏贊
引贊就位典儀唱瘞毛血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陪祭官
皆四拜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贊引贊詣神位前搢
笏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詣讀
祝位跪讀祝官取祝跪于獻官左讀祝畢進于神位前贊

引贊俯伏興平身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
官以爵獻于神位前樂止終獻儀如亞獻典儀唱飲福受
胙贊引贊詣飲福位執事官以爵進贊飲福酒執事官以
胙進贊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贊兩拜陪祭官皆兩
拜典儀唱徹饌奏樂執事官于神位前徹饌樂止典儀唱
送神奏樂贊四拜陪祭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
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典儀唱望瘞贊引贊詣望瘞位贊
禮畢祝文曰維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　皇帝謹遣具官
某致祭于先農之神維神初興農事乃種嘉穀爲民立命
萬世永賴今將東作親耕籍田謹以牲醴庶品用修常祀

尚享樂章如舊制○祭旗纛儀齋戒二日前祭一日獻官
詣壇省牲正祭旗頭大將六纛大神五方旗神主宰戰船
正神金鼓角銃砲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
祇五昌等衆凡七位位皆南向祭物與先農同但帛七黑
二白五織文皆曰禮神制帛祭之日贊引引獻官至盥洗
位贊盥洗贊就位迎神樂作執事于神位前斟酒訖贊四
拜陪祭官皆四拜樂止贊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執事捧帛
爵進贊引贊詣神位前執事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
獻爵訖贊復位跪讀祝訖贊俯伏興平身樂止唱行亞獻
禮樂作執事於神位前斟酒樂止終獻禮同亞獻飲福受

胙以下儀並與祭先農同祝文如舊
夏四月乙巳朔享太廟
秋七月癸酉朔享太廟
八月壬寅朔丁未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申祭大社
大稷○丙辰遣官祀歷代帝王○丁巳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辛丑朔乙巳享太廟
十二月辛丑朔庚午享太廟
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丁亥大祀天地于南郊○
辛卯享太廟

二月庚子朔丁未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申祭大社
大稷○戊午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己亥朔丁未享太廟
五月己巳朔辛未改建歷代帝王廟成遣官致祭以奉安
神主告禮部定擬自今每歲止以仲秋月遣官致祭從之
秋七月丁卯朔戊寅享太廟
八月丙申朔丁酉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戌祭大社
大稷○丙辰遣官祀歷代帝王○丁巳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丙申朔丁未享太廟

十一月乙丑朔己卯遣太常博士薛文舉致祭　祖陵
皇陵　上謂文舉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之明王冬
至祭始祖以配天所以重報本也朕承天命以典神人實
由祖宗積德累善所致惟我　仁祖克配上帝於大祀之
禮固已行之今冬至甫臨哀悼罔極卿其肅將朕命往致
祭焉敬之毋忽
十二月乙未朔甲子享太廟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丑朔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乙酉享太廟
二月乙未朔丁酉遣官釋奠于先師○戊戌祭大社大稷

○庚子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
王國有嶽鎮海瀆者即以嶽爲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
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爲圖以進使頒之諸國復命東
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皆祭
北海○丙辰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
秋七月辛卯朔享太廟
八月庚申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丙子遣官祀歷代帝王○丁丑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乙未朔享太廟

十二月己未朔戊子享太廟
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丁未享太廟
二月戊午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辰祭大社
大稷○壬申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戊午朔享太廟
秋七月丙戌朔享太廟
八月乙卯朔丁巳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午祭大社
大稷○戊辰遣官祀歷代帝王○己巳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甲寅朔乙卯享太廟
十二月癸酉朔壬午享太廟
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丙戌享太廟○乙未大祀
天地于南郊
二月壬子朔丁巳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午祭大社
大稷○丙寅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壬子朔享太廟
六月辛亥朔戊辰　上以皇太子薨欲停祭祀而時享
在邇復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吾等以郊廟
合行典禮參考古制議定以聞於是智等奏曰宋會要上
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蓋不敢以卑廢尊也眞宗居
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服衮
冕車輅儀物音樂緣臣事者不廢南郊所有鹵簿儀仗冠
冕車輅宮架登歌鼓吹並如常儀及宰臣畢士安請聽樂
眞宗批荅云除郊天之事資禮樂以相成須用樂外所有
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各處警
場止鳴金鉦鼓角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諸神皆係祀典神祇歷代帝王乃是紹承統系
宜如宋制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
用樂恐神不樂聽宜亦備而不作詔從之

秋七月庚辰朔享太廟
八月庚戌朔丁巳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午祭大社
大稷○癸亥遣官祀歷代帝王○甲子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九月己卯朔戊子降太常司少卿許昇為刑部主事以典
簿劉仲實為少卿時　上召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典
簿劉仲實從傍代對甚詳　上曰國之大事莫重於祭祀
職太常者昏憒如此何以事神遂黜昇而以仲實代之
冬十月己酉朔享太廟
閏十二月丁丑朔丙午享太廟

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庚戌享太廟〇辛酉大祀
天地于南郊
二月丙子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寅祭大社
大稷〇庚寅躬耕耤田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乙亥朔享太廟
秋七月甲辰朔享太廟
八月甲戌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寅祭大社
大稷〇乙酉遣官祀歷代帝王〇丙戌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〇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癸酉朔甲戌享太廟〇丁丑定諸王來朝及還國

祭祀禮其禮于端門用豕一羊一韭素各一壇不用制帛
先是諸王來朝還國祭眞武等神於端門用豕九羊九制
帛等物祭護衛旗纛於承天門亦加之至是 上以其禮
大繁故有是命尋又罷端門祭祀唯用韭素二壇祭于承
天門外
十二月壬申朔庚子享太廟
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甲辰享太廟〇乙卯大祀
天地于南郊
二月辛未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寅祭大社
大稷〇乙酉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庚午朔享太廟〇庚辰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
瑊祠先是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唐德宗時涇原
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衆心洶
洶泚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粮俱盡瑊獨引兵苦戰乃討
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章章可考今其祠廟
尚在而祀事有缺甚非報功勸忠之義宜令有司每歲春
秋致祭廷議是之故有是命
秋七月戊戌朔享太廟
八月戊辰朔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寅祭大社
大稷〇乙酉遣官祀歷代帝王〇丙戌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〇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丁卯朔享太廟
十二月丙寅朔乙未享太廟
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乙亥享太廟〇丁未大祀
天地于南郊
二月乙丑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辰祭大社
大稷〇巳卯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甲子朔享太廟
秋七月壬辰朔享太廟
八月壬戌朔丁卯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〇戊辰祭大社

大稷○己卯遣官祀歷代帝王○庚辰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辛卯朔享太廟
十二月庚寅朔己未享太廟
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甲子享太廟○壬申大祀
天地于南郊
二月己丑朔丁酉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戌祭大社
大稷○癸卯享先農
三月戊午朔壬申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
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
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非宜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
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夏四月戊子朔己丑享太廟
秋七月丙辰朔享太廟
八月丙戌朔丁亥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戊子祭大社
大稷○庚寅遣官祭歷代帝王○辛卯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乙酉朔享太廟
十二月乙酉朔癸丑享太廟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丙辰享太廟○丙寅大祀天
地于南郊
二月甲申朔丁亥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
大稷○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癸未朔享太廟
秋七月庚戌朔享太廟
八月庚辰朔丁亥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
大稷○甲午遣官祀歷代帝王○乙未祭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遣官祭旗纛
冬十月己卯朔享太廟
十二月己卯朔戊申享太廟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甲寅享太廟○壬戌大祀
天地于南郊
二月戊寅朔丁亥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戊子祭大社
大稷○壬辰遣官享先農
夏四月丁丑朔己丑享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左
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風景陵樹
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
朕退而休息夢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
邊報 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
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

齋潔以安神靈

皇祖四大法十卷終

皇祖四大法卷十一

江東臣何棟如雄析
荆溪臣潘孔璧
三阿臣陳克仕 同校

兵法

元末壬辰夏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罷士多死傷 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郭子興甚以 上為鎮撫是時彭早住趙均用二人麾下無道所部多暴橫 上觀其所為恐禍及已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遠中途遇疾復還半月疾始間戶外有杖策嘆嘖而過者 上問故左右告曰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之食且無所屬欲來降猶豫未決主帥將遣人招之念無可行者故悵恨耳 上躍然曰此機不可失也即强起詣子興請行子興喜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柰何 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今失機不圖將為他人所得子興曰須人幾何 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 上病者再越六日至寳公河隔水望其營營中兒 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走還 上訶曰彼衆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

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其從違頃之營中遣二將出逆舉手
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答曰自濠來與主帥議事二
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以久病步行甚艱
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上曰
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同往既至其帥出逆
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
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卽與俱往否
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爲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
之彼以牛脯爲獻謂 上曰請帥從者先還俟諸軍趣裝
卽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

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卽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
謂之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復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
於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帥且諾且疑然設備甚至 上
觀其情狀非可以言諭謀以計取之適里人有勇力者在
行 上謂曰吾欲用爾能乎曰惟命是聽乃密告以計使
往誘其帥來會潛約我衆俟其至則聚而觀之既聚復開
如是者三卽於衆中縛之既而其帥至衆如約遂縛之令
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
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於是營中兵
皆出卽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日

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其營老張
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
上諭之曰爾衆初非不多一旦爲吾所有何也盖將無紀
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知紀律也宜共戮
力以建功業衆皆羅拜曰惟公所命於是率之南略滁陽
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
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
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効其
能以至於敗其羽翼旣去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
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頓首

謝曰謹受命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
遣人邀 上將兵守泗盱 上以二人麤暴淺謀不可與
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
均用專兵柄很戾益甚子興勢孤 上聞而憂之遣人說
均用曰方今海內淆亂正收攬英雄之日公昔窮於元兵
奔濠城約與郭公共守以抗元兵郭公開門延納推誠相
待旣不見疑又屈己以事公郭公之德於公甚大公乃不
思報反聽左右之言欲先圖之是自剪其羽翼失豪傑心
且吾聞之有德不酬是謂悖德有恩不報是謂孤恩悖德
孤恩丈夫不爲又況人心難以逆料郭公雖或可圖其部

爲循衆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獨安莫若善待之使各
守其所脣齒相依計之上也不然脣亡齒寒吾竊爲公不
取時均用聞　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待子興稍以
禮　上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
部萬人至滁州閲　上所將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
肅乃大悦居再閲月子興惑于讒意始疑　上悉奪左右
任事者又欲扳李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涕泣訴于
上　上曰主帥之命弗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去久之弗復召
乃止自是四方征討總兵之權　上皆不得與　上雖見
疎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怨言既而元兵圍滁有任某

者忌　上功譖於子興云　上每戰不力子興頗信之令
與任某俱出城接戰任出城未十步卽被矢走還　上獨
直前奮擊衆皆披靡　上徐還了無所傷子興乃愧歎又
嘗與三百人出城觀聞鶻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遽還
俄而敵兵驟至無所獲而去　上每遇敵智勇奮出身先
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有所得　上皆無取輒令分給
羣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　上無所獻頗不
悦故讒言得以間之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
后悉以遺子興妻張氏張氏喜　后又和順以事之由
是疑嫌漸釋

甲午　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
求救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卽起闢門與
語請詣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
其情甚急　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
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子興聞　上言意少解
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
託以禱神弗吉爲辭子興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于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于心何必禱也於是率師東之六
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垂陷復
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紿之乃歛兵

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
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
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乃設
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
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勝然元兵尚强恐益
兵來攻　上謀款其師乃具牛酒歛所獲馬遣父老送還
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犒軍城中皆良民所
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以兵欲屠戮之民罔畏死非得已
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
不可柰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

民登肯還馬卽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
乙未 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子興言討
多失 上數諫之子興不聽 上鬱鬱因致疾一日遣人
召 上議出師 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力疾往遂命定
計 上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
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上曰向
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製三千
選勇敢士椎髻左衽青衣腹背懸之佯爲彼兵以四橐駝
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
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

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趨
取之必矣子興曰善於是命張天佑將青衣兵趙繼祖爲
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戊寅天佑等至陡陽關
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佑從
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佑必
已進據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
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矢走衆
皆潰元兵追三十里至千秋堈會日暮收兵還天佑等始
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
軍奔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佑

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輙滅之城北門舊用木柵
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
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倉卒無措乘夜遁去再成兵旣
敗其衆奔歸報子興言天祐等皆陷沒子興大驚謂 上
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 上與
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
使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其膝行以見子興子興詢之多
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
將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
言彼必畏憚不敢進子興從 上言縱之往明日元兵果

遁去子興不知天祐等已拔和州命 上率兵二千往收
敗兵仍覘取和陽至中途再成敗兵聞 上來皆復集得
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越陡陽關命諸軍皆息期初昏
人燃十炬爲疑兵 上率鎭撫徐達參謀李善長及驍勇
數十人徑進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使人呼
天祐天祐等至左右舉火 上免冑示之遂入明日撫定
城中初天祐等雖據城懼不能守欲收子女財物歸滁州
及 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爲城守計旣而元兵來攻
自城西門踰隍轉攻城北門 上命開門擊之元兵阻隍
大敗走遣人報子興子興遂命 上總守和陽 上雖承

子興命、而與諸將未同公署、因思受命總兵、當位諸將上、然諸將子興舊部曲、皆比肩之人、而年又長、一旦居其上、恐衆心不悅、乃密令悉徹去廳事公座、惟以木榻置于中、俟旦會、以觀衆情、及五皷、諸將皆先入、　上獨後至、時坐尚右、諸將悉就坐、惟虛左末一席、　上即就坐不爲異、遇公事至、諸將但坐視如木偶人、不能可否、獨　上剖決如流、咸得其宜、衆心稍屈服、時和陽城未甃、　上與諸將會議分甃之計、城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尅日完之、諸將玩爲故常、越三日與諸將閱城、惟　上所分者已畢工、諸將多未就、　上乃作色、擅座南向、出子興檄、置于上、呼諸將

於前謂之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不可無約束、今甃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令者、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皆曰唯、由是不敢有異言○初諸將破城暴横、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　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門下、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候之、　上爲之惻然、仰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女於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內、男子列門外兩傍、縱

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無妄識、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是時滁城舊帥孫德崖等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四境、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上慮其有他、欲不許、彼衆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上於子興者、子興怒、即自滁來、欲督過　上、聞其將至、謂衆曰、公且不即來、必夜至、至則語我躬迎之、既而果夜至、會守門者亦與　上有隙、故不以報、先迎子興至館、始來言、　上亟往見子興、子興怒不言、久之已而言曰、汝爲誰、　上稱名以對、子興曰、汝罪何逃、　上曰、誠有罪、然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子興曰、何

謂外事、　上曰、孫德崖在此、昔公困辱濠梁、某實破其家以出公、今相見寧無宿憾、此爲可憂、子興遂默然、德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明旦五皷遣人告　上曰、若翁來、吾將他往、　上大驚疑必有變、急報子興、備之、因往見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難與共處、故去、　上察其辭色無他、因謂之曰、今兩軍合處城中、而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發、德崖許諾、軍既發、有餞其去者、遂　上與俱、因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鬬、多死者、　上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聞城中有變、又見　上馳還、即來追、　上避

馬疾馳追者弗能及頃之遇彼軍皆抽刃扼道 上禽猝無兵器遂單騎入其軍中軍中多故人一人直前忽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上曰吾以送友出城城中爭鬪何由知之衆弗聽亟持 上馬銜擁而行 上曰爾衆我寡何用如是

夏五月丁亥朔壬寅 上帥舟師攻元將蠻子海牙于采溪以敵舟高大不利進退廖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圖也

六月乙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師渡江將出江口會日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遂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由西南左由東北俱覆牛渚磯時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軍士皆讙躍 上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磯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饑乏見糧畜各欲貲取而歸 上察諸軍無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聽諸軍取財物以歸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問故 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於是諸軍皆聽命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閉城拒守 上縱兵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與僉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哈出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斂葬之耆儒李習

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 上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及拔城士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迪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

丙申春三月辛巳朔辛卯 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戢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將兵往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

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丙申鄧愈湯和張德
勝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
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
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辛巳張士誠誘我斥堠以舟師
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 上聞使
諭徐達曰張士誠起于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
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
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巳窘迫請益師以破
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
戊戌冬十月丙寅朔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先是達榮攻

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
拔聞其城東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
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併
力急攻城遂拔之○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
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
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
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聞 上至觀望
不敢進 上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
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令
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

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
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季彌章并獲其所製鸞馬器
仗深等遁去
己亥夏六月壬戌朔己巳 上至建康僉院俞通海率兵
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
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
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爲普勝畫策普勝尊
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
普勝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
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

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
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庚子夏五月丁亥朔陳友諒兵寇池州徐達等擊敗之先
是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 上察知之乃遣
僉院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仍使謂達遇春曰友
諒兵旦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
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
至是友諒兵果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
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徐

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爲後患若以上聞 上必不殺
達不從遂以聞 上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爭方始
不可縱殺以絶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使爲後用及使者
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 上聞之不懌命悉放還
閏五月丙辰朔庚申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
來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
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
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
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上自將擊之 上曰此亦不可敵
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

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不至縱能得達
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
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
命 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
友諒有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
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
泄具書令賫以往則必達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
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虜
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
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

友諒見閽者即呼問曰爾何爲來閽者曰康相公令我來
友諒曰康公何言閽者出書進之友諒觀畢甚喜問閽者
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
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
閽者諾歸具以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
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友
諒軍逸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
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
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
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於盧龍山令

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
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
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
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
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
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
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暑酷熱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
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衆軍且就
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
大注赤幟舉 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

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
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
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趣舟值潮退舟膠淺卒
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
鉉俞國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
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
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誠可
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
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鬭志及降言於 上曰友諒之東下
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

慶無守禦者 上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
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
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
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皁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
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
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進取安慶守之
辛丑秋八月己卯朔庚寅 上親率舟師伐陳友諒先是
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建康 上問陳氏如何明道具言友
諒自弒徐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
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

之陷 上遂決意伐之名諸將諭之曰陳友諒賊殺徐壽
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
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又以兵陷
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
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於 上曰
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願 主公順
天應人早行弔伐 上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至是
遂率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上御龍驤巨艦
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遡流而
上有烏數萬夾 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艣于

舵視其狀甚異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於急流
中旋繞舵後竟日衆喜以爲有神物之相時友諒江上斥
堠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 上以陸兵疑之
敵兵動乃命廖永安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
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山友諒
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
江偵邏 上命遇春邀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
親率兵督戰 上分舟爲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其
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
入江州獲馬二千餘疋糧數十萬 上復遣徐達進兵追

之
癸卯秋七月戊辰朔癸酉陳友諒圍洪都　上自將救之
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　上於是名諸將諭之曰
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
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卒士馬以從是
日會師禡纛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右丞徐達叅知
政事常遇春帳前親軍指揮使馮國勝同知樞密院事廖
永忠俞通海等皆從舟過新河口有大魚二鱗鬣異常出
沒波浪中夾　上舟泝流直過小孤山衆以爲龍云壬午
風覆馮國勝舟　上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

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於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
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以防其奔逸
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　上至即解
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上帥諸軍由松門入鄱陽諭
諸將曰兩軍相鬭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
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鬭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
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
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
首尾接連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
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發弓弩及其舟

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
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
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
者甚衆我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
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撲火更戰　上急遣
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
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鬭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
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上舟遂脫永忠隨
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
春舟以膠淺　上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

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
明約束喻以死生利害諸將咸舉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
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布
陣復與友諒戰諸將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
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
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
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
相連至晡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
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鬭敵者令敢死士操之
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

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燔、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
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
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
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也、明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殲之、
於是諸將益自奮、是時 上所乘舟檣白、友諒覘欲併力
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視莫能辨、敵益驚
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難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
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艣如故、已而焚其
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

敵聯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
頃六舟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
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
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
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
戰、通海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
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
議欲退師少休士卒、 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
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陿
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

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
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步來降、先是友諒
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
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
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
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
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預不決、至
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
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
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 上旣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

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
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
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
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躪蘄
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
兵端、旣困于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
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尾
大不掉之舟、頓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當
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
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周廻巡寨、

令獲我戰士皆殺之 上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
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
其弟侄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
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
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渚
磯嘗遣使齎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
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
中原英雄興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滔虐之徒一
掃而亾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
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

亾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
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
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
諒忿恚不能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
壯乃遣裨將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獲其海舟十餘艘
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其糧于都昌都督
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
八月丁酉朔壬戌陳友諒勢愈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
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為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
口 上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

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張鐵冠大笑
賀 上曰友諒死矣 上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
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
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殺
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
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
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叅政胄某樞密
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
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
副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師

追之不及○壬申 上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
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
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周瑜之
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
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
而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騖於西
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
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糜此

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冬十二月丙申朔戊午、上閱武雞籠山、還坐西苑、名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春正月乙未朔、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親往視

師、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友諒子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上命常遇春率銳卒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爲潑張、城中倚以爲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爲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

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名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上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己巳、句容縣儒士戎簡見、上因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有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

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壓之武昌、將衆可以獲全、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五

戊立部伍法初　上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
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爲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
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聚諸將所
部有兵五千者爲指揮滿千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
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甲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
皆悅服以爲良法
夏四月甲子朔丙寅　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衆
寡不同要必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
足相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
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童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爲

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效力而智者效
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
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庚申朔丁酉　上將經理淮甸親閱諸將士
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
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餼勞之仍賜傷者醫
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
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
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徵
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

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
有用也○庚寅　上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
安陸襄陽跨連荊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今
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
地相鄰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榦榦
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
襄陽庶幾不失其宜
夏四月戊午朔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　上命
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連
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

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
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
行省右丞鄧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
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
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
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
被于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
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
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
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

遇春擊敗亮欽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
秋九丙辰朔夏主明玉珍遣其參政江儼來通好　上遣
使都事孫養浩往報遺書曰曩者元政既隳天下驅兵者
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道拯民于塗炭者也當
是時徐氏以昏懦見殺陳友諒竊據荆襄乃肆其强暴犯
我疆埸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
名以號令諸侯孫權撫有江東劉備又據巴蜀三國鼎峙
而操務併吞今日伐蜀明日攻吳雖夢寐未嘗忘也吳蜀
既不能合從以拒曹操又屢啟釁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
隙于中原而吳蜀有脣亡齒寒之患思其所爲豈不失計

之甚哉今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
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爲上謀足下處西蜀予居江左蓋有
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强民庶繁衍者
汴洛齊魯三晉爲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
以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於
潁之東南漢沔湖湘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綱足下因
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既全有西蜀
乃古今人物强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
擾殺掠爲虐亦甚其生民不知存者能幾近者王保保以
鐵騎勁兵據有齊魯根培洛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處

中國其志非小誠使其奸雄如操謀有荀彧將有張遼之
輩足下與予豈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勢予與足下實相
表裏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爲鑒
耶使至辱厚意故以書往報惟足下籌之
冬十月乙酉朔戊戌　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
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
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
致天討況士誠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搆禍
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
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勑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擄掠違

者以軍律治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
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
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
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爲之備　上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
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
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
水寨我兵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
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
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
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

勢分首尾衡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
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愼守新城坐
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
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
勿輕出若彼來攻則宜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
愼毋出兵至十二日十三日乃可以用師己未 上復遣
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覘望猶豫
不敢即泝上流其爲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
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
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
淮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 上親至江
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
距甚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
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
十一月甲申朔辛卯左相國徐達進兵攻高郵 上聞之
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同知馮
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
泗諭達曰爲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
挺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
寇江上脫有緩急誰復爲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

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
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勳毋或輕動以失事
機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庚辰 上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
入淮援高郵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諭徐達曰
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
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
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
或出鹽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
州有張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
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
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
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二月癸未朔庚寅 上遣使諭徐達令自泰州進兵取高
郵興化及淮安且諭之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滿五千淮
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壩巡署
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通州鹽場諸處亦宜愼守
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直擣高郵令別將取淮安
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來乘我若不攻海安
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鎭江此須令遇春知之凡軍馬

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
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臨機處置毋執一也○甲申徐
達拔高郵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
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
泰率兵千人踰城而入皆爲所殺　上聞之怒責國勝既
而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
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
百七十三匹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戸糧八千石　上命以
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
人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　上既命分

別發遣乃遣人諭徐達等曰昨令副使馮國勝往軍前命
爾等將城中老弱婦女悉發遣勿令失所比發到將校婦
女多非夫婦及詢其婦人之夫多已沒於高郵見至將校
其妻亦有在我高郵將士之所爾既失於約束戒戰士卒
又不分別一槩發遣何也已遣馮副使卽軍中搜問凡將
佐及總兵之從者有虜人婦女皆以軍法治之
夏四月壬子朔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　上命達圖
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𨚗
子角爲興化要地冦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
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甲子遣使諭徐達曰

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潛
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
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竹
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劉
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
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
師三萬餘取安豐○癸酉　上遣使諭左相國徐達曰比
聞王保保欲侵徐州今將軍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蹴之必
有餘力可分精銳急趨徐州爲陸參政應援彼不知吾有
備輕來侵犯破之必矣仍察其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
達已克安豐卽分兵趨徐既而王保保兵至徐果大敗而

去
秋七月辛巳朔　上遣使以書諭擴廓帖木兒曰曩者尹
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
時孛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
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
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士平居則講信脩
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知周禮
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從連衡以恤鄰
國以保宗社至於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悞亦

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乎亦不以此介意乎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踞有之當留意於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留心於此方且千里畏粮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釁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孛羅雖以餘孽跳梁於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

王仁逃歸於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閣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僞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爲國者不獨君能斷於上臣亦善謀於下漢王在成皐待楚使以草具待亞父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

是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爲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反足以爲害矣惟閣下與衆君子同謀之毋徒獨斷以遺後悔○丁未 上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名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諭曰張士

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士誠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上曰彼昏淫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黄蔡葉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

定　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
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八月庚戌朔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刼奪冦

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
上御西苑復名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　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　上乃屏左右

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癸丑大將軍徐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常遇春擊敗張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上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己未命李文忠帥師攻杭州　上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

或擊其西使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倂往宜愼方畧
○乙巳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　上聞之遣人諭楊璟
張彬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
設方畧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糧道彼烏合之徒志
在擄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無遺後患其有脅
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留兵鎮守以綏遠人於是璟等
遂分兵進討
吳元年春正月戊寅朔乙卯　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
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益擴廓帖木兒遊
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惰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

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已察於未形故不出廟
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
如敵至則無患矣○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
事　上敕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輔
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
勳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
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
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
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
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
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夏五月丙子朔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
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爲力矣　上曰
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
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粮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
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已知彼用力不分此
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秋七月乙亥朔戊寅　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爲亂也
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爲暴者元季兵與羣雄角逐恃
威憑陵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

而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
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
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
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爲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
爲將之道雖務威嚴要之以仁愛爲本達能聽吾言攻城
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朔命叅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
舟師討方國珍　上曰方國珍魚鹽負販嘯聚偷生覬望
從違志懷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
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是亮

祖頓首受命而行○戊子　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
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
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
居營者必以總旗為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
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陣之時亦如前
法居則步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
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為部分諭之曰汝等知
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馬不能入
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
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馬則馬力疲矣故善

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
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
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
際必致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
載他物違令者罪之
冬十月甲辰朔庚申　上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
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
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
難不解為眾所附乃率眾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
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

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
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
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
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鄂
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
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
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　上曰元建都百
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
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
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

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
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
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上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
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甲子命中書右丞
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
國公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
北取中原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
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
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
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

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上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

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决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達曰閫外之事汝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虚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虚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强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

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討凡攻圍城邑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大功全賴於汝文輝初爲　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氏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無道天下兵興豪傑割據角逐無治民之方而有損民之患予甚憫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殄除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今則東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兩淮兼跨中原民人雖未獲享治安之樂然揆十年之前此地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傑深溝高壘掊斂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事體終歸于一近因姑蘇班師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擾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予畏天命必當拯救今命諸將分道率師征討未知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

兵行不敢不告祝畢　上復名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襄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

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癸酉朔庚寅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鋭將士於黄河扼衝要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内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遥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於丑分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

十二月癸卯朔丁未　上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之於古雖韓信功能不過是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山東諸將雖皆欵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留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其思之○戊申宋廸使山東還言于　上曰都督同知張興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與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其舊兵俱與進取　上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

變何以制之乃命廸仍往諭興祖今後得一降將及官吏儒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留也○辛亥　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之慎之○戊午勅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僉事吳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

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
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
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往徐
邳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丙子　上遣使齎勅諭湯和曰
軍中之事難于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
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邇者邇者違之所瞻示威必先大
者大者小之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懾則小懼又曰若欲人
不違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
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爾

二月壬寅朔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
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爲
副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
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荊湘
諸郡皆望風款服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
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
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比聞八閩
不守潮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
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
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
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
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
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
雄韶州等衛軍馬從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
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
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
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
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侵掠○乙丑　上遣
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計將軍之師將至樂安攻之半月可

下樂安既下即引兵止黃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可
作長圍困之止留親軍攻守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
等將不戰而擒之矣其羽林等衛壯士并各衛軍馬令都
督馮宗異總之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右丞薛顯參政
傅友德諸將士等俱令至濟寧草橋以聽調發
三月辛未朔乙酉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上曰
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成任將非人則
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生死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
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覩廟筭初謂
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
而勝此其所難也　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
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
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夏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見　上上勞
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
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
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
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探時之會不失事機
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元

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
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
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
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于騎戰不可無備宜選
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
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
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
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
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
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澌盡不必窮
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
命而退○丙寅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
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
戶領屬之
秋七月己巳朔壬申　上親畫征進陣圖遣使齎授大將
軍徐達且令各衛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閏七月己亥朔庚戌詔定軍禮中書省臣謂諸儒臣議古
者天子親征所以順天應人除殘去暴以安天下自黃帝
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此其始也周制天子親征則類于上
帝宜于大社造于祖廟禡于所征之地及祭所過山川師

還則奏凱獻俘于廟社後世又有宜露布之制若遣將出
師則授以節鉞亦告于廟社禡祭旗纛而後行宋又有祭
告武成王之禮歸則奏凱獻俘然後天子論功行賞于是
歷考舊章定爲親征遣將諸禮儀奏上召並從之
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庚申　上遣使齎敕至太原諭
諸將曰朕生長臨濠起義西鄉率衆渡江集兵養民於江
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
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
是尤賴大將軍副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
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祐

大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
陷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世非爾等何人哉
古人功高自以爲平常功平常自以爲無功此古賢哲之
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爲平常平常
爲無功也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
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
也於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
聽調其璟兵出澤趨潞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
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犄角

以分其勢可不奇乎今定右副將軍馮宗異居遇春之下
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湯和之下協力
同心剪除餘虜勿以細巧慮朕之所見也倘朕法有未當
調度未周爾等慎勿執一更審而行之達得書遣千戶劉
通海齎諭都督同知康茂才都督僉事郭子興且告之曰
陝州潼關三秦門戶二將軍扼而守之李思齊張思道如
穴中鼠耳可坐而擒之若其來寇慎勿與爭鋒蓋軍旅多
虞勝負難必但厲兵積粮嚴爲守備俟大軍至日當戮力
取之

三月乙未朔戊戌　上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
多山東健兒勇而好鬪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
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附
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是戰功得之
且智超百人爲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
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
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觝艦
鐵帽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
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慎無怠惰廢事○庚子　上諭
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
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唯知享

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懵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
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
能言元時點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
曰何在主將舉所佩槃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
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
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爲俘國之亾者實此輩
亾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夏四月乙丑朔乙亥　上聞元將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爲
邊患乃遣使以書與元主曰朕聞自古有國家者必知天
命去留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以自爲退足以自保

此理之必然彝者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强事
衆華夷咸服及君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衆人材
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
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
向遂仗義興兵羣雄所據之地悉爲我有君亦知天命所
在遜于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追以君知時通變於心
有所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罹鋒鏑豈君之故將妄爲生
事耶抑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爲此舉則
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爲君熟計當限地
朔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毋

爲輕動自貽厥禍又以書諭納哈出曰將軍昔自江左辭
還不通音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士馬強盛可謂有
志之士甚爲之喜茲因使通元君道經營壘望令人送達
所遣內臣至將軍營卽令其還書不多及○丁丑右副將
軍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宗異遣人送之大將軍營
初思齊之在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
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
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事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
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
軍不知竟欲何爲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

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帖木兒以
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
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
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
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
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
爲資失其勢適足以自殞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
相從之衆以胡地荒凉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
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
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

華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
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者與其麾下紿之與西入土蕃思齊
信之遂俱奔臨洮琦等私竊寶貨婦女避匿山谷間思齊
遂窮蹙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歸宗
異遣宣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
趙琦司馬來興朶兒只吉等守之琦狄道人一名脫脫帖
木兒時呼爲趙脫兒世爲元土官云○甲申臨洮捷奏至
　上覽奏畢卽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
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何如
朕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

中之事尤宜愼之

五月甲午朔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已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已等赴慶陽比至良臣出迎潜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逮暮卽以兵刧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謂諸將曰　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諭然良臣之叛秖取滅亾耳當與諸公戮力翦之

冬十月壬戌朔甲子錄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校功

上欲賞永忠以大將軍徐達等未還故未及賞命先賞其將校指揮人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鎭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鎭撫人各四疋陣亾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校入謝　上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畧地戰鬬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諸將感悅而退○是月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賴承平之樂忽妖人倡亂海內鼎沸當是時出師者將非不勇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器械非不利終無成功妖人愈熾遂致豪傑并起此天運昭然不言可見朕因羣雄擾攘不能自寧由是爲衆推戴乘時渡江撫建業之民待天下之淸奈何君不能控御致將帥各懷不軌外爲元臣內實自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朕靜觀羣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乃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曰張曰李曰王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讎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師由齊魯經河洛次及燕城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而去朕謂君

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尊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羣盜今以孤兵自隨遠寄沙漠若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全二千城之富擁羣雄累歲之勁兵華夏已平外夷咸附壯士無所施其勇智將無所用其謀而君乃欲與我爲敵乎君若不思保境土以存宗祀而欲出餘燼於寒灰是不知天命也朕發鐵騎四出塞外精兵百萬聯陣一千餘里直抵陰山之北卽君遁逃亦出僥倖春和日煖沙漠草青漢兵出塞之時也霜

雪冬寒則歸而守險君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爲哉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使君開之庶幾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審之

十一月壬辰朔丁未遣元平章長壽等以書諭元丞相也速曰將軍元之故家父子出將入相宣力王室積有年矣比者天下多故諸將擅兵類多跋扈往往不善其終獨將軍恪守臣節堅如金石雖當顛沛之際力奮孤忠志安宗社及元主遠去沙漠將軍獨能以孤軍殿後義氣不衰其餘僥倖之徒俱雲逝鳥散嗟哉且古之將帥當亂亡之時未嘗不假名義以行其私朕於將軍之節甚有嘉焉近聞

塞外逃遁之衆猶逞蜂蠆之餘毒擾我邊陲豈將軍不能輯士而致然歟今我軍已集幽薊待變而動將軍宜深思之上以圖存其君之宗祀下以保全其民人豈不識時之俊傑哉茲遣長壽篤馬二平章齎書往達朕意將軍其審之

十二月壬戌朔己丑　上御奉天門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開平王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及自率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以疾薨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失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制大軍時當隆寒擅自班師致士卒凍餒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山東河南陝西諸郡量與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有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珍已聞風膽落比師抵明州國珍逃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放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重勞師旅及班師又不申明號令以致蘭秀山賊窺伺而叛朱將指揮徐琇張

俊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五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後自總兵取廣東比至南澳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大夫湯和以致陳友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大夫湯和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又從開平

王自陜西復取上都等處後充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等從大將軍克平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皆屢有戰功良臣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源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一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溥文幣七表裏參政陸仲亨文幣七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衛鎮撫各六表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旗軍

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其守禦各處城池有功官員平章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各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二百兩文幣十表裏各衛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駕船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時賞物等第各稱其功過諸將士皆悅服

洪武三年春正月辛卯朔癸巳 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副將軍湯和為右副副將軍往征沙漠 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

吾意欲分兵為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甲辰 上謂諸武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忘武備往往至于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以息兵講武而後可以偃武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唐撤中

國之佩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當天下無虞之時而常謹不虞之戒然則武備其可一日而忘哉

三月庚辰朔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既而遣進兵沈兒峪遣左副副將軍鄧愈直抵保保壘立柵以逼之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乃者大軍征西術者言當有水警將軍宜愼防毋忽凡軍士駐營臨陣須相度地宜以備不虞中原迤西山川扼塞一或遇雨暴水卒至勢不可測昔唐裴行儉晝駐軍平川暮復移于高阜人莫解其意其夜平川水溢丈餘而軍營無患此其驗也將軍其愼之○命萊州府同知趙秩奉持詔諭日本

國王良懷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粵自古昔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竊主中國今已百年汙壞彝倫綱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與胡相較幾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即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殘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人往問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擾我民今中國奠安猛將無用武之地智士無所施其謀二十年鏖戰精銳飽食終日投石超距方將整飭巨舟致罰于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嗚呼朕爲中國主此皆天造地設華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衆謀士之多遠涉江海以禍遠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時來寇擾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欽若昊天王道之常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夏四月己未朔戊寅　上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曰爾將命在外軍中事宜與諸將佐熟計行之凡調發守備討定謀合當即區處毋事狐疑蓋謀事宜審行事宜決近聞甘肅一路守兵甚少當量勢調撥以守之其吐蕃與元就調兵收取二處平後大軍出漢江順流東下亦甚利也凡獲牝馬悉發臨濠牧養所俘王保保部從及敗而來降者令從伐蜀蜀平就留以守禦可也○乙酉大將軍徐達械送左丞胡德濟至京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嘗知之邇者浙江左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

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
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
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
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
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
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撓其軍法是用遣使即
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是月湖廣慈利
縣土酋覃垕連搆諸洞蠻為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
兵討之勑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
若根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

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
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
五月己丑朔甲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攻覃垕不下遣使
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垕寨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
乘勝追至牛山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
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
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
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
黃永謙往報為垕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實拒守不下璟
欲為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　上因遣使讓之曰爾違

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部將
爾之智略何在今再命參議戴德以兵從凡諸小寨限以
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
再違朕命并以澧州失利之罪治爾勑至璟乃督將士力
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丁巳上遣使復以書諭納
哈出曰曩者天革元命四海鼎沸羣雄各逐塗炭生民朕
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
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于所事者未嘗不
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賴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
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

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衆北奔比之關中諸
人稍為崛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
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俘擒之
係有若孤豚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詔使者相望
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廷于是盧龍戍卒
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閔爾總其衆
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略不得其要領豈以
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
然必以曩時來歸未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
疑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

爲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
人知幾毋遺後悔
秋九月丙戌朔乙卯詔諭遼陽等處官民初元主之北走
也遼陽行省高家奴聞之集兵老鴉山而平章劉益亦集
兵屯蓋州之得利嬴城二兵相爲聲援以保金復等州頗
望欲爲邊患至是　上遣斷事官黃儔齋詔諭之曰朕初
承天統即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遁去山之東西河之南
北以及關陝內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
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五月十五日左副將軍李文
忠左丞趙庸率兵北至應昌克其城獲元君之孫買的里

八剌及后妃寶冊省院諸官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
疾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以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可
知師還過興州江文清等率軍民三萬六千餘人降至紅
羅山又降楊思祖之衆二萬六千餘人獨遼陽一隅故臣
遺老不能見機審勢高謀遠圖而乃團結孤兵盤桓鄉里
因循歲月上不能輔君於危亡之時下不能衛民於顛沛
之日進退狼狽而猶徘徊顧望如此欲何爲耶近高麗安
南占城爪哇西洋瑣里海外諸國皆稱臣入貢是蓋知天
命之有歸順人事之當然者也豈汝之智反不及耶抑我
師之未加姑以爲可自安耶茲特遣人往諭能審知天道

率衆來歸官加擢用民復舊業朕不食言爾其圖之
冬十月丙辰朔辛巳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曰
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以烏合之衆犯我蘭
州大軍進討追至定西今年四月七日大敗其衆斬馘無
算生擒巖奉先韓札兒李璟昌察罕不花等惟擴廓帖木
兒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就擒近綏德衛擒送平章微
里帖木兒聞知爲君舊用之人特令賫書致意進退之宜
君其審之既而復致書曰今年夏偏師至應昌遇君之子
買的里八剌及宮眷諸從人馬遂與南來因念令先君審
察天命不黷兵戰委順北歸其知幾者歟奄棄沙漠深可

悼惘適元史告成朕以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
後世用謚令先君曰順巳著爲紀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
封崇禮侯歲給祿食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
之爲况何如北方諸部人民亦果能承順如往昔乎去年
冬二次遣官齎書遺令先君使者久而未還乎故以此爲
令先君之失計也前事之失茲不必較今再致書以嘗告
令先君者告君君其上順天道遣使一來公私通問庶幾
安心牧養於近塞藉我之威號令部落尚可爲一邦之主
以奉其宗祀若不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大
衆六師深入沙漠君之退步又非往日可比其審圖之毋

貽後悔傚不容人

十一月丙戌朔己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
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
皆汝諸將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
每奉成筭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
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
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
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強者縱於暴橫弱者
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
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鬬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

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
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
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
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
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
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
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
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
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
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

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
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
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先聲既
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
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
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
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
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嚮使若等未平元都而
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
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

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
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
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
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營陽侯楊璟都督僉
事葉昇率京衞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
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
文輝等率河南陜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
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珍嘗遣
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閔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

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夸言反以兵犯吾與元師
敗劒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
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千奔命勢當必克但
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
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愼之 ○壬寅賜故元臣禿魯書曰
大明皇帝記問元臣禿魯近者聖保自爾營中歸云爾
執持其志將欲有爲此大丈夫之事朕甚有取焉但以爾
之所處度之所不成者有四且又將不得其死何以見之
爾素爲元臣畢効力王家殲隙一生君臣間隔已將三年
以人臣論之君有難爲臣者不衛君而自處利便果臣邪

逆耶此不成一也方今元運已終天命不留幼君孱弱而
邪正莫知爾若不離左右不爲讒所殺幸矣今流竄遠方
將何所圖此不成二也孤處沙塞步騎不滿萬數部下之
人口無充腹之食體無禦寒之服人將離散而爾不能獨
居將何恃乎此不成三也若嚴號令律士卒使饑寒逼身
不敢旋足人情不堪朕又恐爾爲部下所謀此不成四也
犯是四者而猶徘徊顧戀可謂不知機者此朕知爾不得
其死明矣當此之時身名俱泯忠順兩忘井與秋草同腐
終爲小人之歸雖欲悔之蓋亦晚矣若省朕所言自度力
有不及他無所往則誠心來歸待爾之意必不薄也爾其
思之
夏四月癸未朔丙戌潁川侯傅友德攻階州克之先是
友德陛辭 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鋭
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
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户旣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
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西集諸道兵揚言出
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青川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
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
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眞率衆
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眞遁去

遂克階州○巳丑潁川侯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
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
關蜀平章丁世眞等復集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
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眞僅以數騎遁去
遂拔文州○庚寅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代蜀已逾
三月未得捷報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
兵往助之
六月壬午朔丙戌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
師恐其逗遛緩事適階州捷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鋭
冐險深入克階文降諸州郡及青川果陽白水江之地兵

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
尾受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
師豈不失機誤事且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爾獨不復記憶
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猶
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山伐木
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庚戌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
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
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
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
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

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
強爲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
非不堅一旦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滿中原其間盜名字
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
帝于九江張九四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
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五萬者
有十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
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
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
來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

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
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之近
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
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問貢獻良馬姑容就彼順其
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
木可支斃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出拘不
遣

秋七月辛亥朔遣使命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自北平
往山西操練士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
古人當平康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況

山西地近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修城池
訓練士卒如調遣征進迤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
大同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制

八月辛巳朔庚子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先是遣使諭
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敵古云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
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
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
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
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上因與侍臣論用武將曰秦

務伯常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蓋本於孫吳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九月庚戌朔甲寅　上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于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

之武之書雖出于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庚午　上御武樓與將臣籌邊事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絶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絶滅但今敗亡之衆遠處絶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鬭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甲戌命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帥師征王保保　上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

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其兵令虜不知所爲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愼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復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夏六月丙子朔辛卯遣使賫勑至遼東諭都督僉事仇成曰兵戍遼陽已有年矣雖曰農戰交修其航海之運猶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重載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出欲整兵來鬥爲指揮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凡時值暑天別人必不策馬南向今將盛

暑彼有此舉情狀見矣糧運既至宜嚴爲備禦庶可無虞○壬寅 上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甘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軀六萬八千緉以給之因諭之曰甘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秋七月己亥朔己卯貴州宣慰使靄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仡佬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平之 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靄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

守將慎守邊境靄翠所請不從將啟邊釁宜預防之

冬十一月甲辰朔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臣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不私其身况於物乎昔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庚戌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聖神文武定四海之亂君主萬國民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遁逋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鳥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戰不能敵欲退不可走庶乎可剿捕也 上善其言從之○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上諭之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統一

中夏勤勞累歲至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難及思古人居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地相接犬羊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卽不寧矣卿等豈能獨安乎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修葺城池嚴爲備守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以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 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 上復戒之曰御邊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戊午 上念天下旣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於

是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官定議教練軍士律凡各衛所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馬射弓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弓每一人以十二箭爲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一人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凡在京衛所每一衛以五千人爲則內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率赴御前試驗餘以次更番演試周而復始在外各都司衛所每一衛

於五千人內取一千人令所管千百戶總小旗率赴京師御前試驗畢日廻衛餘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能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爲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四月四百人至五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十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千人試驗俱中者各以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試驗俱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降罰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小旗所管軍士試中者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內五人以上不中皆降爲軍在京衛所發廣西南寧柳州守禦在外衛所北方者發極南煙瘴地方守禦南方者發遼北極邊地方守禦凡各都指揮使司務在時加提督所轄衛所整齊將士操

練習熟或怠惰失於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十分爲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職仍命刋印頒給內外衛所遵守○四川筠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詐稱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命成都衛指揮袁洪討之洪引兵至敘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僞千戶李文質百戶李布編張遁走復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男僞鎮撫張壽僞千戶徐官一等編張乃遁匿溪洞餘黨散于雲南　上聞之遣使勅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獲其俘宜悉編爲軍

如再不服然後討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駐兵索之毋遺民患

三月癸卯朔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宋國公馮勝爲右副將軍衛國公鄧愈爲左副副將軍中山侯湯和爲右副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上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北爲防邊之計既行朕復思邊守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陲然

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但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遙度至邊宜先圖上方略使朕覽之達等受命啟行

秋八月庚午朔丙申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賚勅諭之曰凡賢人君子不以勤怠異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出處皆有房宇妻妾身雖在外寔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决勝爾又失算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卽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身先於事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冬十月巳巳朔乙未復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寔意其步將晉賢奴乃兒不花慰

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境須多伏精兵盛爲之備索其情僞毋使失計近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卽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愼焉癸去所獲當道驢盧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閏十一月戊辰朔乙未遣使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爲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況無筭乎此確論也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爲將軍慮

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窘迫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爲上智爾其勉之

皇祖四大法卷十二

江東臣何棟如謹輯
荆溪臣潘孔璧
三河臣陳克仕　同校

兵法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甲戌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而兵餉日勞民供顧謂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鎭惟在北邊然皆坐食民之租税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猝欲用之豈能濟事且食一出於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簡往彰德誠往濟寗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鎭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三月丁卯朔是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上諭之曰蠻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爲本以威爲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勵雖少必濟人志怠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威者非

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今爾受命行皆討平之

秋八月甲午朔丁酉申定兵衛之政先是 上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皆有實籍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齎詔諭雲南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

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納款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乃元君遺孤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若所為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大理之手斯二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於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享福於彼不然朕當遣別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嗚呼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庚辰遣使賚勑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偽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為將之道朕今奪其俸勑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

察之遐民修城非今所宜况軍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秋八月戊午朔己未 上遣使勑諭征虜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左副副將軍濟寧侯顧時等曰孟秋遣爾代頴川侯等還以息風霜之勞今三越月矣曾得胡人消息否可遣輕騎數十潛入其地候其動靜如獲其人必得情實古人用兵務必知彼知已以朕料彼今年得種羊馬頗牧豈不爲苟延之計設若驅其殘兵來寇邊境爾等當督三軍一鼓而俘之彼若不來亦當堅壘壁謹斥候以備不虞○

冬十一月丁巳朔是月納哈出寇遼東先是 上勑遼東

都司曰今天寒氷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阨險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暠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潰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

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馳寨十餘里緣河壘氷爲牆以水沐之經宿皆凝冱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竪旗馬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出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　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筭何能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送乃剌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剌吾爲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是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僉都督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帥師往延安防邊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勑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彼所乘

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三月乙卯朔丁丑賜遼東蓋州守禦有功將士文綺布帛勑曰納哈出以塞外餘寇越我遼蓋二城直犯金州是時州城未完戍卒寡少指揮韋富王勝保城却敵又出其不意獲彼裨將其將校軍士宜膺上賞蓋州城池雖完然彼衆我寡若無素備豈不爲彼所乘指揮吳立張良佐房暠按兵堅壁備禦多方可謂善守而能料敵矣及敵自金州歸諸將士又能阻關塞監晝夜備守使敵人不敢向故道自柞河遁去又從都指揮葉旺追擊俘斬甚衆較之金州

將士功差次之宜賡次賞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能同心協力深思熟慮一出一守皆爲得宜葉旺雖居佐貳躬率將士衝冒險難應變出奇使敵人失勢追奔逐北可謂智勇兼濟者矣宜賡上賞馬雲雖居首職選精銳拔勇敢助旺成功亦其能也然坐守堅城比之出戰稍可安閒宜賡次賞於是賜都指揮葉旺文綺帛各一十八疋金州衛將士指揮人各八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二疋總旗人帛二疋布三疋小旗布帛各二疋軍士帛一疋布二疋都指揮使馬雲文綺帛各一十三疋遼蓋將士指揮人各五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三疋百戶所鎮撫人

各二疋總旗人帛一疋布二疋小旗軍士布帛各一疋陣亡者倍之傷故者增其半

夏四月甲申朔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圭庭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且謝罪詔賜其王及庭用等文綺帛有差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移文責之至是遣使來謝庭用還　上以良懷所上表詞語不誠乃復詔諭之曰嘉王篤誠逾越滄溟來脩職貢朕德薄才疎出庶民而帝中土掌握黔黎新造之時邇者未安遠者何懷納王土物良騎於心甚愧然覽表觀情意深機與略露其微不有天命恃險負固昭然矣易云天道虧盈而益謙益尚勇者不係不道者疾滅凡居二儀中皆屬上天后土之所司故國有大小限山隔海天造地設民各樂土於是殊方異類者處於遐漠陰命王臣以主之使不相矛盾有如其道者上帝福佑之否其道者禍之曩者胡元特違帝命滅無罪之國禍加臣民橫行西北延及中土人莫敢當將謂天下無對矣揚帆東下直抵日本兵未登岸金鼓未振部伍未成天風怒濤檣櫓摧壞致使總兵阿荅海及范文虎等十萬之衆沒於東南此果日本兵精歟抑天道之虧盈歟元雖不能克日本而歸天下諸國尚不敢仰覰前數十年元恃兵強虐我中國之人於是豪傑忿然而起與元爭幾二紀

雌雄未決吾最後興師軍不滿十萬馬不及數千不五年而復中土此果人力耶天命耶方今吾與日本止隔滄溟順風揚帆止五日夜耳王其務修仁政以格天心以免中國之內禍實爲大寶惟王察之

六月甲申朔己丑勑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六月四日早金星犯畢右股北第一星主夷狄兵起以分野推之應在趙地今故元四大王不滿二百人官軍屢捕不獲前者皆云其衆無馬今乃言有十五騎相從出沒不知刼奪於何人者蓋由爾諸將不乘機勦捕致令若此勑至速遣智勇將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其大同岢嵐諸處亦令守禦官軍

嚴爲備禦
秋七月癸丑朔丁丑故元平章兀納歹執伯顏帖木兒自綏德來降先是中山侯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勑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愼之至是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羊馬無筭兀納歹遂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九月壬子朔癸丑　上遣指揮僉事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刺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

可徧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宦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國之安危係焉能戒愼之庶可免憂
洪武十一年夏六月辛丑朔己巳五開洞蠻吳面兒等作亂靖州衛指揮僉事過興死之初面兒以邪法惑人因聚衆爲亂興卽以兵三百往捕之衆寡不敵興父子爲賊所執俱被害事聞　上命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率師討之勑曰三苗無道倚恃險阨不通人事不奉天時屢起盜心久爲民害近又殺害過興罪不可恕今命爾爲總兵官率辰沅等處官軍及土著隘丁兵夫討之爾其思制人之韜略

相機進取以弭民害其辰沅等處應調官軍悉聽節制
秋八月庚子朔己巳遣使賫詔往金山諭元將納哈出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爲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爾爲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獲於江東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況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己心

推之盡殺弗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侯黃儔奉朕命而往豈儔之所願哉實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於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心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儔所生儔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咎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衍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於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冬十一月庚午朔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至京、上遣使賫勑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進討果有韜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甚爲之喜聞諸蠻既平獨吳面兒遠遁谿洞人事異宜險阻亦異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尚履奉御呂玉請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十二月己亥朔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勑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

朝及歲貢如約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耳不知滄海與我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戊戌朔癸亥遣使勑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宜速成山西之軍即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丙寅征西將軍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河汪順朶羅只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

三月戊辰朔庚午勑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散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衛之兵止留一衛以一衛守洮州其岷州守禦士卒未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已遣還甚合朕意西凉寧夏

之兵亦即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時毋至再三○辛未勑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爾帥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士卒勇鷙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川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勑至可分一半先還四川別有調遣○丁亥曹國公李文忠等遣使言官軍守洮州饋運甚艱民勞不便

上敕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斥若棄之不守數年之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敕至令將士愼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章咱之地只於其地索之癭嗉子不論遁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夏四月丁酉朔甲辰成都嘉定州眉縣賊人彭普貴誘衆作亂刼掠居民轉攻州縣眉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害四川布政司都指揮使司以聞　上賜詔褒之復以綺帛恤其家仍勅四川都指揮音亮等曰覽奏知嘉定忠州等處土民爲妖人所惑乘隙爲亂燔掠城池勢甚猖獗勅至即遣官軍勦捕如力不及須煩大將軍征討遣使來言毋失事機○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奏言高麗遣人致書遺禮物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者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故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間而入焉奏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愼之○乙丑遣使敕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

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鬭之事已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已丑敕諭四川都指揮音亮朱輔等曰近因寇盜剽掠居民已敕爾等勦捕之然聞不速進兵淹留道途反爲民害遂使賊衆愈盛寔由爾等失機敗事特遣鎮撫楊華馳諭如不即擒寇賊歸良民妻子而徒勞師旅則爾等之罪何逃軍中唯指揮茅貴勇略有功千戶瞿關亦能效力其餘將士勤怠朕悉知之各宜勉力以成厥功○庚寅敕曹國公李文忠曰近四川土人以妖言惑衆相扇而起守禦官軍討之未平爾若還師陝西宜分一軍遣官率領由棧道速撲滅之若未至陝西亦宜預定其計庶免賊黨蔓延以安蜀中

六月乙丑朔丁卯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既而玉言松州爲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命都督僉事馬雲統兵征大寧　上諭之曰聞寇甚黠知官軍至悉遁入山兵回復出如是則宜

以大軍分駐要害之地、遣人招撫之、招之不至、則伏兵以伺、必盡獲之、凡得賊首、即其地斬之、以警其餘。○壬申、遣使敕曹國公李文忠曰、使至、言爾已還至隴州、如見前日勑符、宜且駐鞏昌、若再往岷洮、恐士卒勞倦、難於隨從西平侯討此時還師洮州、凡有機略、必能自決、來使言鐵城一路、尚有餘寇剽掠、恐大軍已出、無能禦之者、故前諭言必守新城、爾初使去、其文有二、一欲其遺於道路、一以至爾所、令土官捕逃者以獻、乃其機之應也、爾知之乎。○甲戌、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

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隨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丁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曰、六月二十三日、曉金星犯井東第三星、占主秦分有兵、故特遣人諭及之、前命爾等乗大軍之勢、起送番酋赴京、今已久矣、人必懷疑、如未遣、且宜停止、加意慎密、務在

歩輯、以防其亂。○辛卯、勅陝西都指揮使司曰、報至、知西固城番人作亂、已遣八百戶兵擊之、恐非決勝之計、此作亂者、必瘦嗉子此虜狡黠、未易輕也、宜須防之、勿中其計、秋七月乙未朔、丙辰、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等討四川賊人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以勅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涉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勦絶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視之、非惟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搆愚民、已有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

指揮首亮等用師不律、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猶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之、八月甲子朔、乙酉、陝西都指揮使司遣人來奏言、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即擒獲、恐大軍既還之後、乗間出沒、為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臨洮、彼若出沒、即乗機勦除、

上遣使報曰、爾言是也、但遡者天象數見、不可輕易動兵、且以騎兵之驍勇者、就各衛訓練、有警即出、乃全策也。○壬辰、遣使勅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碾北衛來報、番將朶兒只巴部下有人來降、備言朶兒只巴與阿卜商

三副使烏合之由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爲之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涼州莊浪碾北之地爾等宜愼防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久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耳彼果衆多且宜按兵固守觀其有隙而後擊之

冬十二月癸亥朔丁亥　上御奉天門諭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效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

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旣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於此

洪武十三年夏四月辛酉朔丁亥都督濮英復請督兵略地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　上賜璽書曰報至知所獲人畜略地之請聽爾便宜但將以謀爲勝愼毋忽也所獲馬二千可付涼州衛

五月辛卯朔丙辰勑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搆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鎭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違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令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旣還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女子於其國誼有女入於元宮庚申君出奔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勑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秋七月己丑朔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於京師而遣其通事先還且勑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

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制於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遣人詣遼以覘中國今留周誼於朝歸其通事爾等且縱此人賫誼書歸更約必以禮來若或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入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戍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捍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今縱與其來亦不可不備也

八月己未朔辛酉遣使勑諭廣東都指揮使司及南海衛指揮使司官曰戍邊禦侮不致民艱將之善也若居斯任者爲國不能宣忠效力爲民不能禦災捍患是廢其職罪將何歸前者海寇出沒爲患不一東莞尤甚爾等坐視生

民塗炭朕將致罪而復容之者待爾俘囚來獻以功蓋愆
也今久不捷報事果何如故勑爾等宜討寇必克擒縛以
來若仍前怠事則并問東寇之罪爲將者不任律有棄市
之條爾其聽之
洪武十四年春三月丙戌朔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征南
將軍印節制河南賜手詔曰河南爲天下重鎭地廣民稠
士馬甚衆方今大將軍征北特命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
力訓練士卒以佐征討○壬寅遣使賫勑諭征虜大將軍
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信國公湯和右副將軍潁川侯傅
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於近塞以待我師卿等

欲輕騎進擊不可不深爲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軍若
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
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
我度其行遠勢困則返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即以精兵擣
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夏四月丙辰朔遣使賫勑諭宋國公馮勝曰今天象有警
占在大梁乃爾所封之地爾今正在彼處當早夜謹畏王
之宮殿已成王城内外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
在爾左右爲圉子手者王府有馬毋令牧於遠地常令兩
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銳者但有興聞即乘馬至報爾就語
都指揮馬兒亦宜慎防察入動靜馬兒即徐司馬也
五月乙酉朔甲寅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
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
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
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
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
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
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
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
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秋七月甲申朔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及馬十匹　上命却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曰大
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傳世長民今
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爲險阻山爲固妄
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爲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
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
觀鏡天自以爲大無乃搆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詳
細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
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
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

搆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
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
復移書責日本征夷將軍曰日本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
海語言與風俗殊俾自爲治然覆載之內外邦小國非一
所也必有主以司之惟仁者天必輔之不仁者天必禍之
前將軍奉書我朝丞相其辭悖慢可謂坐井觀天而自造
禍者也往者我朝初復中土日本之人至者云使則加禮
遇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所以嘉惠日本故遣克勤
仲猷二僧行及其至也加以無禮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
年將軍復奉書肆侮今年秋僧如瑤來乃陳情飾非羣臣

言是必貪利而諜者請誅之我　至尊不允曰彼小人無
知聽其使令殺之何益福善禍淫天鑒在上吾中國雖大
安敢違　帝命本部既聽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瑤之
來果貪利者歟實爲使歟將行羣臣又奏曰今日本君臣
以滄海小國詭詐不誠縱民爲盜四寇鄰邦爲良民害無
乃天將更其君臣而弭其患乎我　至尊又不允曰人事
雖見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
東西趍戰四向弗繼固可滅矣然於生民何罪本部復覩
彼遊方之徒皆無德沙門忘中國之寬搆是非於兩端識
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搆大禍古至於今未之有也

彼嘗謂元之艨艟漂於蛇海將謂天下無敵吾不知以天
歟以人事歟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跡輪長
驅經年不阻而爲有疆蓋長於騎射短於舟楫耳況當是
時日本非元之仇讎非鄰邦之患害元違　帝命好强尚
兵加以　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溺巨艦淪沒精兵將軍
以爲國人之能亦何嘗見元師之盛聚則駿騎雲屯散則
馬跡雷震戈矛掣電旌旗蔽空露刃哮吼鬼魅潛走所以
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
疆得人不足以充用所以微失利而不爭所以畏　天命
而弭兵禍以存日本之良民也今乃以敗元爲長勝以蕞

爾之疆爲大以余觀之海中之洲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
里以元之跡輪長驅而較之吾不知孰巨孰細者也今日
本邇年以來自誇强盛縱民爲盜賊害鄰邦若必欲較勝
負見是非辨强弱恐非將軍之利也將軍審之
八月癸丑朔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縣蠻寇奏捷京師
上勅諭之曰嶺南民人入籍既久屢叛屢征朕非得已
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剽掠久爲民患卿
以兵剿平之捷報至京朕甚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
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恤以致作亂卿可會都司布政
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脅從之黨釋歸田里庸得勅乃

斬首賊李佛蔭數人餘皆釋之
九月壬午朔　上御奉天門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

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
上出餞於龍江○遣使賫勑符諭播州宣慰使楊鏗曰曩者元綱不振亂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弗庭蠻夷酋長罔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偵伺未篤事大之誠徒取禍敗爾鏗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爲先鋒以表爾誠符至奉行毋違朕命○乙酉勑諭宋國公馮勝河南都指揮使徐司馬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心撫安之今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城守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城守爾其夙夜加慎毋忽
冬十二月辛亥朔乙丑勑諭遼東都指揮使潘敬等曰前爾奏云高麗入貢如約觀卿處置甚合事宜高麗奸臣李仁纂弑其主臣民畏其黨衆而屈從之今幾年矣曩者中國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懷之者有焉如高麗之奸頑不能懷德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爲生民之禍亦甚矣雖有時而懷德待之以禮旋復詭詐竊發背叛不常累代兵征蓋以此也今李仁雖云願聽約束未知臣節久

將何如卿與諸將其慎之高麗貢獻但一物有不如約卽卻之境上固守邊防毋被其誑○戊辰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於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　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附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黃失措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

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陳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恐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自率衆數萬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辛未遣使齎勅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內使羅信至知將軍調度有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摧奔但未知此時事勢何如烏蒙烏撒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符報將軍令分軍回衛今知資糧於敵軍可不必回也○遣內使賫勅諭烏蒙烏撒諸酋長曰朕歷覽羣書見西南諸蠻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以小事大義所當然朕受天命為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處酋長猶桀驁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躬親來朝否則遣人入貢攄爾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無挾兵刃至如霑翠葦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限百人可先遣還○庚戌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埸用是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賫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閏二月辛巳朔戊戌勅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

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指揮何
福至京得報知推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略然雲南自
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
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
服尚生忿恨當卽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獷
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
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
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夏四月庚辰朔己亥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
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

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
失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
昌卽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
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
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愼之
六月戊寅朔丙戌遣使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
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
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
靄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
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尚暇擣我空城耶不然則

士卒饑困矣○辛卯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
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
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栅安
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愼勿與蠻人戰於嶺上
當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
抗吾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
秋七月戊申朔己巳遣留守右衛鎭撫李彔往西涼諭都
督濮英及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晩彗星出西北
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回之地有馬駝羊畜入境
止遣覘信一二人往覘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以假貿易

爲辭伏賊兵於後也愼之○遣使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
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
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餽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
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留兵守禦東川芒部烏蒙
則未可也若烏撒既克亦宜少留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
討擊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於七星關
之南烏撒之北中爲一衛其餽餉則東川之民給之若烏
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或烏蒙或芒部立
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以南至七星關中爲一
衛令祿照畀子等蠻給之皆俾餽餉歲足如是則兵衛相

蜀道路易通無事則分兵駐守有警則合兵剿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慎飲食撫士卒俟諸蠻悉定方可班師○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凉侯費聚曰都督郭英及張王二都督之兵如已會慎勿輕分且屯駐左右隨機調用其水西衛兵急宜調出止留一千或四五百足矣霑翠之民今必不敢爲亂盤江路通西堡既克則普定亦止可留兵千人守禦餘皆令於烏撒之地就糧自贍

八月丁丑朔辛巳遣使勑勞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等曰卿等提

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于可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于金齒不戰而服撒定百蠻威來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尊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乙未遣使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路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凉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挈家入霑翠之地符至可諭霑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事貴乎得宜不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逋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來無礙矣霑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數者

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丁未朔丙寅　上勑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監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爲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中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冬十月丙子朔丙申遣使諭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蓋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

綏不及應故有此變朕觀彼中地勢既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復若班師則一衛留兵不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衆寡不敵何以能守今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搆橋梁水淺則壘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石贍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

洪武十六年春二月乙亥朔辛巳遣鎮撫桑昭賫勅往諭遼東都指揮潘敬葉旺曰二月六夜太陰有象主胡兵入寇今遣使諭爾知之當嚴加號令命各衛指揮千戸百戸晝夜多方警備已命都督於顯等運米四十萬石度海又發步騎數十萬屯駐北平真定等處皆爲天象之故若胡兵果犯遼東即以北平步騎邀其歸路勿令縱逸

三月甲辰朔。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於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煽爲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甲辰朔乙巳勅天下衛所以時訓練士卒至冬月農隙則以善射者十選其一更番赴京較試不中者罰及指揮千百戸仍命五軍都督府定賞格凡射中的者賞鈔五錠連中者六錠中不及的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鈔一錠爲道理費

六月癸酉朔己亥遣使賫勅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詢知死可伐之地有三十六路在故元時皆設官治之其地後

爲蠻人所專已四十年繼又侵楚雄之西南遠幹威遠二府梁王力不能制終爲蠻夷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事機容自宜審度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也回時必經羿子九寨及戎縣之地五村大壩上下等鄉落卜池等處黃平羅木洞蠻靄翠所屬阿呂雨宗碎瓦莫得阿胡阿遣等蠻嘗助烏撒殺害官軍者如其帖服則斂兵而過如尚觀望懷疑宜耀兵威使其知懼閫外事務必在中節卿等宜體朕意

冬十月辛未朔己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府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討捕徭寇多樹功績

臣欲令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善忠之子振
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率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
人以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冒瘴癘之患
民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巳亥朔庚戌　上與翰林院待講學
士李翀等論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
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
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
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
者是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故也翀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

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
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堅
破銳兼此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夏四月戊辰朔癸未賞征南將校先是詔禮部曰賞賜國
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勵士氣權度毫髮一失輕重則上
爲失禮而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越在萬里
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率師討之諸將士冒瘴癘踰險阻
霧雨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效忠宣力搴旗斬將登城
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蒙矢石爲國効命司
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

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爲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
所以報有功也其重賞之
六月丁卯朔庚寅　上諭禮部臣曰曩者發兵征雲南朕
憫其勞苦出師臨陣皆有賞賚比者將士還京論功行賞
士卒已令五軍十衛驗名給之近聞有賞不及格者或所
司有欺蔽者致使竊議於外爾禮部即榜諭諸軍或受賞
不及格與有勞而不及賞者皆許陳訴驗實賞之
秋七月丁酉朔巳未勅諭延安侯唐勝宗靖寧侯葉昇曰
爾等名世之臣前者遣鎮遼左朕嘗備諭高麗必數有使
至今果然矣然勿爲善說所誘勿爲華麗所惑豈不見曹

魏之將田豫者爲護烏丸校尉却賄之故況高麗今春使
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单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
下等人若干以此觀之甚無禮也設使受其賂者少有所
知豈不赧哉今爾等知誘而能奏田豫不得獨名千古矣
遼壤東界鴨綠北接曠塞非多算不能以禦未然爾等算
有餘則名彰矣○壬戌景州侯曹震言容美管勾沿邊大
旺散毛等洞蠻寇時出刧掠爲民患巳令施州衛及施南
宣撫覃大勝招之如負固不服請以今秋發兵討之又言
西番有名朵甘思曩日族者去松州計程八日約其衆三
千餘人馬二千餘匹牛羊以萬計屯於劄八草地洮河之

西又有思襄日大族其人馬尤盛請於來春二三月水冷
草木未生牛馬饑瘦之時發兵擊之可盡獲也　上遣使
諭震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靜以俟無輕舉也若其
不服則以兵討之
九月丙申朔　上諭都督府臣曰朕自布衣奮跡淮甸與
羣雄角逐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皆賴爾諸將士之力然朕
每思之當臨機決勝陳師賈勇固出於諸將而推鋒陷陣
衝冒矢石則士卒實先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自公侯至
於列校皆有爵祿傳及子孫而士卒艱苦乃無異平昔朕
甚憫焉曩者雲南諸夷負固弗庭勞師遠征瘴煙毒霧萬

死一生若此者尤在矜卹爾五府閱諸兵籍凡征南士卒
其自丁酉年以前隸兵者悉俾爲小旗以酬其勞不必比
試
冬十月乙丑朔丁卯命將士運糧往遼東　上諭之曰海
道險遠島夷出沒無常爾等所部將校毋離部伍務令整
肅以備之舟回登州就彼巡捕倭寇因以立功可也
閏十月乙未朔丁未　上諭都督府臣曰瀕海兵衛本以
防禦倭夷今台州倭人登岸殺其巡檢守禦官兵所職何
事命逮其指揮陳亮趙全至京師罪之
十一月甲子朔丙寅江西布政使司參議胡昱言納哈出
竊據金山恃強爲患元嗣君帖古思帖木兒孱弱不能制
納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剌章蠻子阿納
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絶若發兵擊之可一舉而
擒也　上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釁而乘之非仁
也納哈出爲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衆
爾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覺悟
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然爲惡不
悛將自取亡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昱故元降將也
十二月甲午朔甲寅西平侯沐英奏近者發兵捕討普定
蠻寇已平今復移師剪除廣南維摩餘孽以通田州糧道

巡撫臨安而還　上曰英能如是朕無南顧之憂矣
洪武十八年春三月壬戌朔辛巳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
曰邇來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愼守凡外寇入境但當
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
蹈其不測也○丙申遣使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近聞軍
中鎗刃及城頭皆有火光鎗刃火主兵城頭火則有可疑
以有兵之象而加可疑之事宜愼守而豫防之
秋九月庚申朔戊子遣使以敕諭秦王樉晉王棡周王橚
曰近者五星太陰皆犯井主秦晉周有兵今客星又入太
微此非小異也符至秦兵勿出關周晉之兵不宜有所調

遣止於本國訓練防閑慎之慎之○勑諭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防慎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容整肅餉饋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

洪武十九年冬十二月癸未朔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擾遼東宜於大寧諸處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戸部出内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會州富峪四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六錠爲其直及道里費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癸丑　上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爲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爲左參將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爲右參將前軍都督商暠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北伐又命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江陰侯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上諭勝等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　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閙撒里達溫蠻子兒失台和尚伯闌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荊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唯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爲何如嗚呼天之攺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剌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

夏四月辛亥朔癸未制諭　燕王曰故元舊臣阿速哈剌兒伯顏忽里二人今授以指揮之職令其管領達達軍士數雖不多然皆可用況北平風土素所諳練曩者所起阿速部長云有千餘符頭宜選能騎射者二三百人或百人差官送軍中令總兵官擇千百戶員外賢者領之果能騎射則以此符給之令充先鋒覘其能戰與否尤必早夜警

察識其出關點選明白慎無輕慢縱弛指揮號令務在得
宜
五月庚戌朔庚申遣使齎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仲
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四川都指揮使寧正楚雄
衛指揮袁義大理衛指揮鄭祥品甸衛指揮賴鎮金齒衛
指揮李觀儲傑等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
陳知百夷詭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
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
品甸及瀾滄江中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為
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道入至百

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
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
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
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
後則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毋怠○丙寅
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曰往者慶州之捷俘
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
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
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
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為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迫

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堠以逸
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辛未 上復遣使齎勅大將軍
宋國公馮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
為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擾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
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
來降且胡主謂我得志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
魚海之間乘其趦趄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
六月己卯朔己亥遣使賫勅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李
觀等曰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禮法負固守險人各自
保非中國之民可比凡戍守者非德望素重不足以鎮其

地而撫其人爾指揮李觀處事寬厚名播蠻中為諸夷所
愛然其下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多恃功放肆有乖軍律故
朕特命爾儲傑嚴武輔之蓋以觀之寬可以綏遠人必傑
武之嚴然後可以馭羣下勅至即以指揮千百戶鎮撫所
統舊軍精加訓練使各守分地以觀平緬動靜敢有肆頑
不依軍律者罪之
秋七月戊寅朔丁酉遣使齎勅諭大將軍馮勝等曰近捷
書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及天
華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據之塞外遠者數
千里遁者數百里二王既往餘虜常為邊聲由是命爾等

率馬步屯駐大寧番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戰非爾
等誠格于天忠義服人何若是之易邪然自古至今凡為
將功成名遂千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摧堅撫順之際
機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悅來歸當撫綏
以誠務安其衆毋致驚擾胡虜生計惟畜牧是賴猶漢人
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怨易變難安不可不
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
致偃兵華夏功烈昭於後世今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
庭成此奇勳則可追蹤二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八月戊申朔丙寅遣右軍都督僉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

錠往四川市耕牛萬頭時將征百夷欲令軍士先往雲南
屯田預備糧儲故也
九月戊寅朔丁未遣指揮趙隆賫詔命右副將軍永昌侯
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為左副將軍武定侯
郭英為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為左參將都督僉事孫
恪為右參將勅諭玉等曰比者出師往征北虜納哈出悉
衆來歸金山之北可以無虞此皆卿等克用朕命建此茂
勳然胡虜餘孽未盡殄滅終為邊患宜因天時率師進討
襲諭克取之機尚服斯言益勵士卒奮揚威武期必成功
肅清沙漠在此一舉卿等其勉之

冬十月戊申朔己酉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
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
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
有備也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
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
病之人縱不殞軀損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
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
無失
洪武二十一年春二月丙午朔庚戌詔五軍都督府都督
蕭用王肅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分為十班

自今年八月為始輪次赴京校試武藝指揮千百戶年深
慣戰及屯田者免試其餘陞敘暨總小旗陞為千百戶衛
所鎮撫者各親率所部軍士至京仍先下操練之法俾遵
行之其法令軍士用竹木製二三斗力弓箭去鏃用綿綴
於箭端分朋演射又於教場內用繩表地兩界相去五丈
餘軍士馳馬於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
皮弓弩較畢射牌牌高太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
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
如法及不閑習者罰○壬戌遣使賫勅諭大將軍藍玉左
副將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曰今歲四月十五夜月食

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堠以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推沮須奮勇出奇以汎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亦永垂竹帛○甲戌故元四大王來降初四大王遁入嵩嵐山往來刼掠爲寇官軍屢捕之不獲　上以其窮寇急之則脅從者懼罪連結之志堅緩之則彼各有父母妻子一旦思其鄉土有反本之心當自潰散於是詔罷兵但令山西諸處嚴加備禦已而其黨與逃散四大王勢孤窮蹙至是詣晉王府降遣人送京師　上以其元之子孫閔而宥之且厚賜與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

三月乙亥朔壬午遣使賫勅諭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曰近者故元司徒阿速等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直抵虜廷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以孤朕望

夏四月乙巳朔癸亥遣使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已破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再入寇定邊去滇池遲行則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前此之勝微指揮吳艮堅守小寨亦幾受侮汝愼勿輕之務在持重相機决勝覆其巢穴乃爲善爾若其納款請罷兵可諭以大義令償我所費食幷進馬萬五千匹景東累喪軍士令貢象五百牛三萬象奴三百人彼果順命如數入貢卽許之

五月甲戌朔甲午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表曰覆載之間生民總總有君則安無主乃亂故天命有德歷世相承而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運有短長國有興喪此古今明鑒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錫勇智德合乾坤當元之季海內失馭故天華元命全付所有於陛下今二十年于兹矣近者胡主遺孽倔强塞外不肯歸

德　陛下復命臣率馬步軍十數萬與諸將併力追討臣等既踰大磧復度黒山入敵境而烟火不驚飲將士而水泉自湧以四月十二日勒兵至捕魚兒海直抵穹廬覆其巢穴夷虜之衆悉來降附此皆　陛下聖德神威被于四表故不費寸兵以收奇效臣等本無禦侮之才過受閫外之寄仰膺神筭幸底成功尚思宣布　皇仁輯安餘衆邊庭無警萬方仰中國之尊華夏奠安兆姓享承平之福

上覽表顧謂羣臣曰戎狄之禍中國其來久矣歷觀前代受其罷獘遭其困辱深有可恥今胡漠一淸豈獨國家無北顧之憂實天下生民之福也羣臣咸頓首稱賀遂遣使

賫勑書勞王等曰周秦禦胡上策無聞漢唐征伐功多衛李及宋遣避金之窘將士疲於鋒鏑黎庶困於漕運以致終宋之世神器弄於夷狄之手腥羶之風汙濁九州遂使彝倫攸斁衣冠禮樂日就陵夷朕用是奮起布衣拯生民於水火驅胡虜於沙漠與民更始已有年矣近胡虜聚衆復立王庭意圖不靖朕當耆年及今弗翦恐為後患於是命爾等率十餘萬衆北征去年夏游騎至金山之左爾王親拘納哈出來降今茲復能躬擐甲胄馳驅草野衝冒風霜穿地取飲禁火潛行越黑山而徑趍追躡蹤而深入直抵穹廬胡主棄璽遠遁諸王駙馬六宮后妃部落人民悉

皆歸附雖漢之衛青唐之李靖何以過之今遣通政使茹瑺前望江縣主簿宋麟齎勑往勞悉朕至懷

六月癸卯朔乙巳西平侯沐英上雲南前衛指揮張因功狀因言便宜事先是　上遣舍人潘旺諭西平侯沐英曰近命普定侯陳桓領步騎二十餘萬為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桓未及至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軍實而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有雲南內地之人互相扇誘今欲大舉殲滅之若於數十萬兵中精選十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聞之必率衆來援因逆擊之其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羅雄把哲諸夷悍驁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糧餉一以驚懾餘衆使賊聞之姦計自沮仍於寬衍之地為來歲屯田之計內治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川一部稍為強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庶可宣揚威德　上然之仍命賞張因之功○是月　上聞世襲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勑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恤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戰之際諸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

善戰而不知由其善撫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為公侯小者為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罔思富貴由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衆心不輔遇攻戰則先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餓以死也夫為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秋七月癸酉朔丁酉遣使賚勑諭征南將軍穎國公傅友
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
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烏蒙芒部
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閤
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羣蠻外稱歸順
內實狙詐聚集㓙醜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
喪師幾二十萬皆因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
不叛者號爲循良固未可遽詐然須豫加防閑嚴整師旅
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
東川蠻人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

名偵伺我軍當愈加嚴愼不可托以腹心葢蠻夷平日夫
婦無倫亂如犂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
伏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邃其人與猿猱無
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歲
月然後可圖也〇戊戌　上以太陰熒惑犯壘壁陣復遣
使諭征南諸將曰征討蠻夷當加嚴愼今征東川其烏撒
芒部諸蠻外雖服從中藏狙詐倘或託以心腹將有不測
之變龍海諸蠻姦詭尤甚水西恐與賊陰謀皆須防閑有
備無患切宜愼之
洪武二十二年春三月庚午朔遣使命征南將軍穎國公

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中
國公鄧鎮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
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
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
安陸侯吳傑駐茶陵東平侯韓勲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
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
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
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
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
寧夷陵諭友德等曰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

其高山深林草樹蓊密夏多霧雨地氣蒸鬱蛇虺蚊蝱之
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疫所以功多不
就今得爾報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
生亂朕恐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
今且還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蠻夷使至
爾等一如所諭
冬十一月乙丑朔己卯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使百夷
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
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
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厮郎刀厮養所爲乞貸

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賫勑往諭
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也豈特
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顛崖俯飲川
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擅
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
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傅友
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爾思倫
發役效尤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
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敢數生
釁隙繼命諸驍將率師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

邊之罪不由於巳皆刀厮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
聲言歸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
如欲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
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向醜類爲空大用
既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
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
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丁卯江西贛州府雩都縣
知縣查允中奏近山賊夏三等作亂袁州衛指揮蔣旺等
領軍捕之旺乃擅發民丁三百人驅之當賊方春之時且
廢農業　上曰孔子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討賊武夫
之事何預於民命兵部遣人責旺亟罷其役令有司招降
山賊

二月乙未朔甲辰遣使賫勑諭晉王　燕王曰前及來胡
言幾胡甚少騎者纔五千人共家屬一萬口馬稱之有急
則人皆一騎趂水草長行大軍負載且重追襲甚勞今降
臣嘗與彼同仕大官巳使在彼而兒忽兒又能辭說由是
其衆二心欲南嚮者多北嚮者少且將糧餉運至上都及
口温集於各程然後再俟人來知其所在一舉而中矣

三月甲子朔癸巳勑諭　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

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先是
王師既出古北口　燕王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
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
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
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於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
將欲止　燕王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
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
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
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　燕
王至毋恐乃兒不花等素聞　燕王威德遂不去觀童引

之來見　燕王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洪武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丙辰命齊王榑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地圍獵諭之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潁國公傅友德調發爾毋相忝遇有戰鬬可自爲隊或在總兵之左或在其右有膽略則當先無膽略則繼後若奏凱之時寧使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終秋高水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

夏四月戊午朔癸未遣使命　燕王督潁國公傅友德收

捕番將阿失里等且諭之曰今上天垂象甚切須體天心凡北平護衛及都司各衛臨口必當整備士馬勵精器械嚴爲守禦不可怠肆

五月丁亥朔辛卯端午宴羣臣於奉天門是日　上幸龍光山閱公侯子弟及將校射柳中者賞綵帛

冬十一月癸未朔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　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愼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洪武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午朔甲申遣使勑　燕王曰朔漠雖平定而殘胡散處絕塞聚必爲患其選北平都司幷護衛騎兵之精銳者六七千人或萬餘人間以乃兒不花等所部軍士列爲隊伍各裹餱糧命北平都指揮使周興爲總兵官遠巡塞北搜捕殘胡以弭絕邊患其乃兒不花部曲諳知地形令爲鄉導必多擒獲

夏六月辛亥朔癸丑置建昌蘇州二軍民指揮使司及會川軍民千戶所調京衛及陝西兵萬五千餘人往戍之時

上以月魯帖木兒叛故置衛鎭守仍諭將士曰今爨人百夷囉囉摩娑西番諸部皆背棄月魯帖木兒散還鄉里

宜閱實戶數戶以一丁編伍爲軍令舊軍領之與民雜居惟有警則赴調無事則聽其耕牧其從爲亂者悉捕送京師匿隱者罪之若大軍至境月魯帖木兒必深遁山谷爾守禦將校能互相應援設伏出奇生擒來獻者賞白金千兩以識獻者二百五十兩○癸酉遣使敕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都指揮使瞿能等朕委以討賊乃失機敗事當寘諸法姑宥之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無父無君詭詐萬狀方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斂兵以待爲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圖決勝若大軍初到

之時彼寨柵未修莘畜之類未收精銳之兵未選速與決
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爲誠非愚而何即今彼
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近知其黨與最
兇頑者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之乃其謀
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知獲領眞卜當即戮之其
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
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必擒之而後已
秋八月庚戌朔丁卯　上以山西大同等處宜立軍衛屯
田守禦乃諭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曰屯田守邊
今之良法而寓兵於農亦古之令制與其養兵以困民曷

若使民力耕而自衛爾等宜往山西布政司集有司耆老
諭以朕意乃分命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
鳳翔侯張龍永平侯謝成江陰侯吳高會寧侯張溫宣寧
侯曹泰徽先伯桑敬都督陳俊蔣義李勝馬鑑往平陽府
安慶侯仇正懷遠侯曹興安陸侯吳傑西涼侯濮璵都督
孫彥謝熊袁洪商暠徐禮劉德指揮李茂之往太原等府
閱民戶四丁以上者籍其一爲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
大同等處開耕屯田東勝立五衛大同在城立五衛大同
迤東立六衛衛五千六百人仍戒其各愼乃事毋擾於民
冬十月己酉朔戊午　上遣使諭總兵官涼國公藍玉曰
月魯帖木兒兇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
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
人宜即羈之勿令復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
計也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
若知其所在即遣兵進攻若來降密爲之防所謂事起乎
所忽不可不愼其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
校亡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栢興
州賈哈剌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
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
十一月戊寅朔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兵次栢興州玉

間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幷其子胖伯遂降
其衆遣人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之境
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葢由軍衛少而備禦
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鎭禦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
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碉
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
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
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
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
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況兇

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獷猂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
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
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
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
京玉遂班師既而都指揮使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十二月丁未朔戊申勑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曰
昔漢唐之禦胡虜每秋高馬肥知其入寇乃設謀定策伏
兵以待之否則必爲邊患古今時勢雖異而禦侮防患則
同今以十萬之衆捕獵塞上手無尺寸之兵而耕耘田畝
可乎故必伏甲兵以自防立斥堠以知警則有備無患矣

期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爾
等立屯既成率數十萬衆飈馳電擊蒐獵虜庭耀張威武
不亦壯哉敕至毋違朕命
洪武二十六年春三月丙午朔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賫
敕諭　燕王曰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俱有異志雖撫之
以誠難保其往人言夷狄畏威不懷德果然可遣人防送
至京胡人反側背恩不可無備爾護衞士卒每遇出獵必
選數千騎被堅執銳以訓練之使之常習勞苦則臨陣不
怯宋國公馮勝等今已召回諭以防禦之策儻降胡兵非
出征不可輕縱恐盜馬潛遁陰泄事機所係甚重若欲用

以禦敵常使參錯爲伍庶幾無慮
夏六月乙亥朔壬申遼東都指揮使司奏諜知朝鮮國近
遣其守邊千戸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寇遼
東　上曰李旦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邊是其自生釁端遣
使敕之曰昔在元季羣雄並起中原擾動民被兵災幾及
二紀朕訓將練兵掃除羣雄四征不庭蠻夷率服化鋒刃
爲農器諸將析珪儋爵享有太平奈何高麗屢懷不靖詭
詐日生數搆釁端屢肆侮慢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
將鎭守遼東輒遣人以金帛誘之王顓被弑殺及朝使今
爾方遣使入朝聽束約而乃陰令邊將誘女直人潛渡鴨

綠江意將何爲昔在漢時高麗寇邊漢兵致伐高麗由是
敗滅及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亦再加兵討晉
以爾國悖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死
傷塗地唐兵討爾弑逆平爾土地爲九都督府遼金至元
爾國屢造釁端殺其信使由是屢加討伐宮室焚傷民庶
斬虜國滅君誅監戒甚邇爾猶蹈其覆車之轍豈非愚之
甚乎往歲請令王昌入朝朕不之許及後以瑤任國事遂
以其子奭來朝及奭還國瑤已被廢爾乃廢絕王氏自取
其國朕以爾能安靖東夷之民聽爾自爲聲教前者請更
號朕既爲爾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又先遣使

遼王寧王所逾月方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覩一高麗不啻一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衆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征伐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朕聞金世宗時高麗進表啟函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玉帶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圍數十雜於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為難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舟師水陸畢備豈若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由渤澥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開爾自新之路爾能以所誘千戶女直之人送京師盡改前過朕亦將容爾自為聲教以安夷人若重違天道則罰及爾身衆可悔也

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未朔癸酉命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劉德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商暠巡視兩浙城隍簡閱軍士 上以倭夷屢為寇患命德等巡視沿海州郡城隍度其高廣丈尺以及軍士器械之數仍督各衛嚴為備禦遇有調發則一百戶所全軍同出庶幾兵將相知不致相失

三月庚子朔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官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為國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泰州捕寇猝與寇遇衆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閒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俟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謫為軍著為令

夏六月己巳朔戊寅命遼東定遼等二十一衛軍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以紓海運之勞

洪武二十八年夏四月甲子朔辛未詔停造遼王宮室勑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朕常為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寃之間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

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居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乏糧軍士飢困儻不即發沙磧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驚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秋七月壬辰朔甲寅　上諭兵部臣曰近在外衛所遇有寇盜卒起守禦指揮千戶不親率兵勦捕但遣百戶旗守領之是以失機誤事自今各衛所地方設有寇至四十人

即調官軍一二百人寇有數百人即調數千人刻期捕獲毋令滋蔓如指揮千戶不躬率士卒及調兵失律誤事者罪之於是兵部榜示天下

八月壬戌朔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安南當愼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若如朕命彼此邊徼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即奉詔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庶教戒不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上之誠惟閣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敘朝廷所以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閏九月壬戌朔丁卯遣使諭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近聞奉議兩江溪洞等處林木陰翳蛇虺遺毒草莽中雨過毒流溪澗飲之令人死師入其地凡行營駐劄勿飲山溪水泉恐餘毒傷人宜鑿井以飲爾等其愼察之

冬十二月庚寅朔己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臣柳珣等奉表貢方物進賀明年正旦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

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即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洪武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緬國復遣使來訴百夷以兵侵其境土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諭緬國王曰道里險遠山川阻脩風殊俗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隣邦衝烟突霧旅進皆止與風霜而至中夏可謂難矣古人有云付子將有事於遠友千里之外神交而志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遠脩其好

美絶古而惟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於市野兩國之民居處雖分惟存關市之譏是其和也其或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禍善禍淫遲速可待救至爾其審之緬人既聽命遂往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於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子發兵以告之賊賢害民者則發兵以伐之暴内凌外則興師以壇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弑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凌政

則杜而絶之内外亂鳥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伐之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何以見之歲以兵寇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强犯緬戞璃國小民寡而已乎之夫中國周歸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强憑凌絶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强以取之非也乃元世祖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況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麓川之蠢礽擅與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而不較未嘗興爾爲約束之邪聽爾自爲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蠶食隣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爲我西南之役噫未可也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理人物之類廼神器也非人强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脩隣邦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歸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合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爲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可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爲全亡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斡孟叛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下强留思聰等又以象馬

金寶爲餽思聰等爲責諭却之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强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爲侵擾斯可以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遂思聰等設宴爲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癸卯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率兵至郴桂征勦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晟等討平廣東瀍源諸洞及廣西平川增益之地凡斬馘數千餘人生擒賊首呂法子等八人械送京師　上以法子等罪不可宥命戮於市將軍胡冕宋晟等雖有平蠻之功而縱殺太過乃遣使諭之曰近者苗

蠻叛亂諸洞之民被其迫脅乃命爾等征之意在殲厥渠魁宥其脅從爾等廼奮一時之威一槩戮之其中豈無詿誤不得其死者乎朕觀宋太祖時曹彬爲將不妄殺一人其後子孫昌盛曹翰殘酷身罹窮窘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如此爾等既往不可追矣後當爲戒

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西將軍印爲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爲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上諭炳文曰帝王之治天下務安民也今海內無虞民固安矣然邊境之備不可廢弛爾竭乃智慮以副朕心恐有寇盜即殄滅之俾邊民

樂業則余汝嘉○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先是遣主事寬徹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撒麻兒罕地寬徹至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曰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敕吾吏民不得恃強欺慢番商由是爾諸國商獲厚利疆埸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恵於爾諸國也向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將征北邊執歸京師朕令居中國互市後知爲撒麻兒罕人遂俱遣還本國其君長知朝廷恩意遣使入貢吾朝廷亦以其知事上之禮故遣寬徹等使爾諸國通好往來撫以恩信豈意拘吾使者不遣吾於諸國未嘗拘留使者一人而爾拘留吾使豈禮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邊地者且留中國互市待寬徹歸然後遣還及回回久不得還稱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者不爲遂不待寬徹歸而遣之是用復遣使齎書往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而啟兵端也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爾其惠且懋哉

三月癸丑朔癸亥　上謂禮部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番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去中夏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

哈剌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爲難然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於是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酋長曰人之爲人無貴賤無夷夏凡有血氣者莫不畏死而好生畏禍而好福然與其畏之孰若避之與其好之孰若求之哉　皇上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東征西伐不勞餘力四海豪傑授首歸心已三十年矣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亦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謹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懼也是以朝覲之日錫之以金帛勞之以宴禮比其還國則

一國之人同榮之、今爾打煎爐、長河西土酋、朵甘脅怕木
兒賈哈剌之汗、不朝久矣、豈避禍求福之道耶、堂堂　天
朝、視爾土酋、大海一粟耳、伐之何難、取之何難、盡戮其人
何難、然姑容而不爾較者、　皇上天地好生之心也、今遣
使諭爾酋長、爾其思君臣大義、以時來朝、則福汝生汝、獲
利為無窮矣、其或不悛、命大將將三十萬衆入爾境、問爾
罪、爾其審哉、
夏四月癸未朔乙酉、勅晉王　燕王、備邊十事、其一曰、向
者發往開平防邊擒胡大小將校、宜遣人閱實、明白具籍
以聞、是時塞草方青、胡人必順水草而南、宜謹斥堠、廣布

置、務殫智慮、設法隄防、每一堠用馬二匹、而以三十堠為
一路、計用馬六十匹、其相去二十里、或三十里、則設一路
總十路、則用馬六百匹、其布置之法、則由內而外、其近裏
則二十里為一堠、計十堠、外則十五里為一堠、又計十堠
又外、則十里為一堠、又計十堠、以此撙節一路、可望五百
里、必有烽警、則無不先知矣、其二曰、須選人領精騎、或五
六千、或七八千、在百五十里至二百里外、一路潛伏以偵
望之、則可知彼之虛實矣、其三曰、所設十路斥堠、每處為
三十層、每層馬二匹、東西相去二百里、廣受所發防邊將
校、東五層內、西五層內、皆須在十層兩間、以候遠望消息、
仍令每堠壘砲、積薪、務嚴備豫、晝則望烟、夜則望火、至加
防慎、則彼之多寡、亦可知矣、其四曰、王所統大寨、除發去
都督等員、率領隄備、其餘護衛、或一萬、或二萬、王親率於
附近屯所、往來牧放、仍須披堅執銳、夙夜加謹、望遠者去
王約三十里、不許頃刻有怠、王之隊伍、常在斥堠以裏、不
宜久駐一處、東西南北、往來莫測、又須趂逐水草、隨營牧
放、以就孳馬、其五曰、今年八月二十日、晉王　燕王起程
九月一日、遼寧谷代起程、務在約量程途、同至京師、朕別
有議、非面諭不可也、其六曰、今年屯種、自東勝至開平、開
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再報

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一歲三報、不惟使朕
知邊儲虛實、而屯軍亦不至懈力矣、其七曰、晉王　燕王
宜督諸王并都司、行都司、報知孳畜頭戰馬數、必從行太
僕寺點視稽驗、自洪武二十三年至於今、通計所產駒若
干、悉數以聞、其八曰、京師發去江淮太僕寺孳生馬、及戰
馬、八年之間、數該七萬、王督諸王及都司、行都司、以逐年
領馬之數、稽其原領月日、暨受馬月日、條列具陳、仍命太
僕寺督併更加號令、催督都司、行都司、毋容少怠、其九曰、
向者所發有罪大小將校、須悉心點視、立成隊伍、其中有
名到而人不至、及有病亡者、皆須明白具數以聞、其十曰、

不分大小官員幷軍校等凡領騾馬驗其關領月日每年
納駒一匹仍須審其孳産有無不可一槩徵索特諭爾知
如勅奉行○辛卯制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
郭英曰四川陝西兩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𦍑頑
民多潛遁山谷間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者高福興等從
山賊作亂阻官道殺人民故命爾等討之大軍旣至其良
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爲軍餘不順化者必平之乃可班
師山深道險難騎戰如軍中有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
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以聞○勅晉王　燕王曰近
欽天監奏占天象當有胡兵入寇朕以爲不待天象可徵

以人事度之胡人亦有是謀何也前歲秋山西塞外降胡
逃歸漠北此數人居山西八年安得不以中國虛實爲胡
人言乎此胡人入寇之端也自今其令都司行都司簡閱
步卒騎兵或三萬或二萬常兼數萬步卒而騎兵每五百
以一將領之五百分爲五隊每隊領以一戰將而五將咸
聽一將之令往來折衝以摧賊陣步兵亦如騎兵之法選
將領之嚴飭隊伍與騎兵並進而夾攻我馬雖少步兵則
多胡馬雖多彼無步卒苟有侵犯可與戰矣其深體朕意
毋忽
五月壬子朔巳巳　上復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乃

勅晉王　燕王及代遼寧谷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
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往者正同不可不愼也
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必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
布列各守其地今爾等所守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
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
其不出則巳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審晝夜熟
筭孰能制之兵法云制人而不制於人多筭勝少筭不勝
況無筭乎吾今老矣精力衰微機思謀慮願於運籌爾等
受封朔土藩屛朝廷若不深思遠慮倘或失機誤事非惟
貽憂朕躬爾等安危亦繫於是可不愼哉吾今略與爾謀

或今歲或二三歲大軍未會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都司
軍馬各守分地多不過一二萬倘遇胡馬十數萬寇邊不
宜與戰或收入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
以待之彼見我不與之戰必四出鈔掠俟其驕怠分散隊
伍不嚴我以馬步邀截要道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
五千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勝必至失利務在深
藏設計待彼肆志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築遼王
府於廣寧先是王之國未築城府但樹木柵於廣寧西大
陵河北草創宮室以居之詔命武定侯郭英督遼東各衛
及護衛軍士營建王宮城于廣寧故城西後　上問英督

工嚴急軍士勞弊命罷其役至是中軍都督僉事陳信宣
信運糧於遼東因命信等以舟師協助都督楊文等率遼
東諸衛軍士復築城浚濠建立宮室令高壯其城門以備
不虞或有勍敵難以守禦則王徙居山海衛而以馬步軍
守其城王領兵時復往來因諭信等曰高麗地界遼左其
國君臣畏威而不懷德此以誠撫彼以詐應此以仁義待
之彼以譎詐來從昔嘗誘我遼東守將李諡爲叛朝廷先
覺故不能爲害今不可不爲之備此夷不出則已使其一
出必有十萬之衆定遼境土與之相接宜陰戒斥堠以防
其詐凡事有備庶不失機其慎之哉○辛未　上復以天

象示變勑晉王　燕王曰今塞草豐茂山陵地高夏無酷
暑宜用心爲備上天垂象不可頃刻自安爾其訓練士馬
控弦以備之庶幾無患
六月辛巳朔丁亥勑楚王楨湘王栢曰前者命爾兄弟以
七月二十日以前進兵征勦洞蠻今占天象太白七月三
日伏兵未可行十月二十三日當夕見西方太白出高深
入者勝此用兵所當知也今指揮齊讓兵已壓蠻境即遣
人諭之令且出奇設伏嚴爲備禦休息士馬以乘其弊待
太白出後則併力討之如生擒蠻人不可輕殺蓋兵以安
民非殃民也○庚寅晉王　燕王統軍行邊出開平數百

里　上問之遣人賫勑往諭之曰近者人自塞上來知爾
兄弟統軍深入古人論兵貴乎知彼知己若能知彼又能
知己雖不能勝亦無凶危不知己又不知彼猝與敵遇凶
莫甚焉且以知己言之我朝自遼東至甘肅東西六千餘
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
欲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
萬若逢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於野戰所以必欲知己
算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
擒寇則不能矣今爾等帥數千馬離開平三四百里駐曠
塞中況無輕騎遠偵以知敵情設使胡兵數萬晝潛夜行

隱柳藏荻猝然相遇彼以數萬我以數千何以當之若欲
縱轡馳行其將何以全軍士哉今吾馬數少止可去城三
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警急一時
可知胡人上馬動計十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
可當爾等不能濬思熟慮提兵遠行不與敵遇則僥倖爾
設若遇之豈不危哉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附城壘倘
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噫吾起寒微
因天下亂不得已入行伍中不二年從者如雲猶且聽命
於諸雄又二年帥將士東渡大江秣馬厲兵於建業以覩
天下之變其諸雄皆放肆無籍之徒雖曰無籍而元亦不

能馭乃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總兵四征與羣雄並驅又不十數年羣雄殄滅偃兵息民當並驅之時張士誠稱王於姑蘇陳友定阨險於八閩方國珍擅命於甌越杜遵道劉太保僭亂於中原徐眞一陳友諒相繼僭號稱尊於江漢兵無紀律同類相夷元義兵李察罕輩各起河洛劉太保莫能與敵梁地遂平察罕之兵徑入齊魯滅亂雄毛氏之類渠帥雖能嬰城固守及與察罕拒戰所在敗北察罕兵驕氣盈心詐志狂所以猝殞於敵手未久察罕之甥王保保帥兵一切作爲蹈舅之謀不能服衆以致部下聲言效忠朝廷請命加誅王保保自是元內外釁生首將

擅兵於外大臣弄權於內朕觀是機發兵討之自洪武元年兵渡江淮長驅齊魯肅捲河南遂入潼關復遣大將由鄴下趍眞定移營通州元君棄城北歸而幽薊之區悉定矣西入晉冀晉冀乃平兵渡河西關中亦定不三年而天下一統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今爾等又入曠塞提兵遠行設若遇敵豈免凶危自古及今胡虜爲中國患久矣歷代守邊之要未嘗不以先謀爲急故朕於北鄙之慮尤加愼密爾能聽朕之訓明於事勢機無少懈雖不能勝

彼亦不能爲我邊患是艮策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爾其愼哉

秋七月庚戌朔壬子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等奏水西叛酋必登不科阿加閘官軍退皆還舊寨可乘機勦除之

上遣使勅報之曰獸聚鳥散蠻夷之情耳捕之則又遁竄徒勞師旅不如姑緩之俟一二年再舉可也勅至爾即移兵討五開等處○乙丑　上謂兵部臣曰古人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朕觀往古以至於今無不以馬爲重況人君統一寰宇欲措生民久安於田里豈可不重馬哉今我朝定天下三十年矣守邊諸將操精兵嚴備禦初本皆能

既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凉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等嘗征討邊夷多獲馬匹牧於塞上又以所虜胡人爲家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旦家奴變生磬羣牧而掠去上不能有補於朝廷下不能有益於軍士欲以理財乃至亡財此果智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意諭之自今邊將不得以胡人爲家奴所畜馬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於官官給其直若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其馬少不願鬻者聽○丙子勅　燕王曰夫用兵之道在明號令號令

既出難以姑息違者必正其罪師出以律故也使軍將信其事而無違或臨戰陣或近敵壘庶不失機少有姑息諸軍必慢其將視以爲常誤事不可勝言故用兵必嚴號令使賞罰明賞罰既明摧堅撫順易爲成功近在護衛千戶李琮奏山海衛指揮黄佑故慢王令如此之人苟不明罰示衆何以號令三軍以一衆志乎近聞發往開平贖罪指揮千戶及衛所鎮撫鬻所乘馬騾徒行將何以揚威武而制胡人哉勑至即罪黄佑於開平以狥賣馬騾者繫送京師

八月庚辰朔辛巳清平衛奏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扇爲亂勑楚王楨曰今黔陽等處蠻人聚衆刼掠必謂官軍征進故乘夜出沒欲梗阻餉道沮我師行今發官軍二萬四千餘人從爾護衛軍後至則令護衛指揮一人總之與都督湯醴甯忠駐營黔陽辰溪之地如蠻人復來就擒捕之以通驛道○丙戌楚王楨遣千戶周遜請軍餉 上勑報之曰往者諸將東征西討朝廷何嘗運糧隨軍今爾率兵止在一隅欲請糧三十萬石豈不可愧況三十萬糧儲在靖州者欲備銅鼓立衛五開缺食不可輕費也爾兄弟討所統軍已不下十萬尚未嘗勦除蠻寇九月間當別遣總兵官發京師大軍進討爾兄弟在軍中當肅部伍不許分

當比大軍未至苟有才謀樹立功名先除羣蠻以安民庶豈不偉哉此師之出務令勦絶兇渠然後 班師出征日期九月二十六日預令爾知之○甲午勑曹國公李景隆曰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天下平定已久恐兵事懈弛緩急罔濟近天象有警尤不可不慮特命爾佩征虜大將軍印往河南訓練將士大小官軍悉聽節制兵法云用之在乎機縱之在乎權汝其慎哉○戊申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多留之軍中 上聞遣使諭之曰爾招諭蠻民間有降者乃留寘營中此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知一旦背叛必有

倉卒不測此事切當慎之昔元時洞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銀賂其平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待之不疑其詐賊乃乘其無備夜入其營生擒平章以去衆皆不知遂閹而奴之以爲戲笑此覆轍可爲鑒戒自今有來降者宜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易於勦滅爾其慎之

九月庚戌朔乙亥 上以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逗遛不進兵平蠻無功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爲總兵官右軍都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衛指揮使何清應陽

衛指揮使宋忠爲叅將統京衛及湖廣江西等都司軍馬往代之諭楊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爲勝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或十里或二十里暮卽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搆卽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僉事顧成同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奪都督湯都督甯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各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先檄思州宣

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復遣錦衣衛指揮譚全等諭古州從征將士曰兵征既久未見成功盖齊讓老矣且無智謀宜不能馭將士也今特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前將軍印代齊讓爲總兵爾諸將士當思奮力決戰以盖前愆

冬十月己卯朔丙戌遣使勅征虜前將軍都督楊文等曰十月七日齊讓已遣武昌左衛指揮朱俊械蠻寇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秀至京覩其人皆庸懦愚人宜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有桀驁者爲謀主特愚弄林寬楊通秀嗾其倡亂事急則令其來降爲緩兵之計乃其狡謀也作亂之原實在諸洞蠻酋今寬等具言諸蠻詭詐狀爾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若大軍遠行必於中途設伏掩我不備愼毋遠掠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叅將何淸等領騎步同指揮譚全散騎舍人劉天錫等詣讓營中宣詔收平羌將軍印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晟胡冕仍令從征立功

十二月己卯朔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勅諭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盖人心之所在卽天理之所在善治民者必求夫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方而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之

所不容而歸於我朕思爾以父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戚而來久而不歸則境土非爾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不可不正已遣將問罪刀幹孟故命爾還舊邦賜黃金百兩白金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以遣之又勅西平侯沐春曰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雲南令且止怒江遣人往諭刀幹孟毋爲不臣必歸而主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之

洪武三十一年春二月戊申朔庚子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刀幹孟請入貢且言刀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欵而思倫發所部忽都亦據守騰衝怒

江、及昇東迤外、威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刀幹孟懼爲所
攻、故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忽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
姑勒兵俟之、　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詭詐、誠有之、然姑從
所請、以俟其變、其忽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刀幹
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自失事機、
三月戊申朔癸亥、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近聞守邊將
帥、多不究心、如五開守禦指揮千百戶私役軍人、受賄弄
法、以致軍伍缺少、城寨不脩、蠻獠竊發、攻劫屯戍、男女死
者八百餘人、皆將帥怠弛之故也、自今如一衛五千六百
人指揮五員、則以左右前後四所、分四指揮管領、中所則

掌印官管之、凡脩繕城池、五千戶均分其土、敵至且守且
戰、四千戶各守四門、掌印指揮提調中所、總四指揮、而一
其部伍、如城壁不高、壕塹不深、屯種不勤、則坐本管指揮
千百戶之罪、軍容不整、器械不精、操練不熟、則罪分管之
官、其遣人往諭各衛、一循前後處分、慢令者究治之、
夏四月丁丑朔庚辰、五軍都督府、及兵部臣、奏言朝鮮國
雖奉貢不絕、而屢生釁隙、請討之、　上曰、朕欲止朝鮮生
釁者、將以安民也、興師伐之、固不爲難、得無殃其民乎、但
命禮部移文責之、彼若不悛、討之未晚、於是禮部咨其國
王李旦曰、曩者我　至尊卽寶位、握乾符、統中夏、君臨萬
國、於時遣使馳報四夷、惟爾故高麗國王遣使朝貢、稱臣
知奉天命、實乃效順、脩睦以安三韓之民、我　至尊奉天
勤民、未嘗肯以兵強四夷、每諭王曰、靖保爾疆、毋生邊釁、
自始至今、切戒諭之、自王當國以來、假以入貢爲名、陰說
守邊將士、啗以財賄、羣臣屢請興師問罪、我　至尊恐傷
生靈、故不忍爲、昔漢隋唐遼金元之時、王三韓者、苟有微
釁、則興師致伐、三韓之民、受害非淺、靜思兵禍、詎不寒心、
今王屢生釁隙、用招禍愆、我朝非無敵愾之將、問罪之師、
至尊之德、海涵春育、無所不容、唐太宗不應自以爲功、
矜其智能、爾王國之資、未嘗不竭、王國之兵、未嘗不潰、王

國之民、未嘗不疲也、我　至尊智並日月、功邁三王、聖神
文武、豈太宗之可及乎、且古人布令陳詞、少失恭順之體、
不免勤兵遠征、今王數生邊釁於我、海嶽山川之神、必昭
鑒於爾、已嘗諭王改圖、以全一國生民之命、今王詭詐猶
爾、可謂明不畏朝廷、幽不畏鬼神、下不恤民命矣、中國距
爾三韓甚邇、安可不責而正之乎、雖責之、其實教之也、雖
教之、其實愛之也、　至尊之仁如此、王之不悛何也、若縱
王所爲、專尚詐謀、是教人不臣也、如王有不臣之人、亦何
利哉、王之左右、皆佻儇憸巧、不務以道導王、專搆禍以殃
民、其得罪於上下神祇昭昭矣、鄭總至京、罪已承伏、而鄭

道傳者王尚信用豈非王無悛過之心乎王宜深思熟慮
以保三韓毋貽後悔○乙酉勅　燕王曰邇聞塞上烽火
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
可墮其計中烽火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三
二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
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爲之慮可於西涼召都指揮莊德張
文傑開平召劉眞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
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馬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
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
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用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

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
不勝矣兵法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五月丁未朔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
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
　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爲總兵往北平
參贊　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幷　燕谷寧三府護衛
選揀精銳馬步軍士隨　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
出自王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愼毋貳心而有
疑志也○乙亥勅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
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
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
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
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幷遼府
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
安黎民以答　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其敬愼之勿
怠

皇明四大法十二卷終

皇祖四大法後跋

右

皇祖四大法十二卷臣何棟

如輯既刻成以示臣王納

諫浣讀再四乃敢述所聞

見以綴末簡臣聞自昔所

云摹聖之難有如繪天夫

天則信難繪矣而銅儀圭

影其所測合往々徵中若

金之在笵不爽其度是何

故夫非以法在耶法者人

之為也其未始有法而不

容不有法者非人之為也

天也故夫與世者所以之

人也與道者所以之天也

惟

聖生知篤於道而不沿於世

本乎天以鑄人牖於性以

作法有如象

皇祖起淮右側微曷嘗儆昔

儒詮經格物是務以默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上哲夫焉有所倚者其是歟

而惟日孜々又不以天之

所與輟人之所修文並經綿一以貫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以莫不允諧是何故曰法也天也臣又聞董子有云天不變則道亦不變雖然器有沿襲故占測

有疎密焉法有沿襲故持世有隆窳焉以今之法還質諸
聖祖之時或者翫而忘其實又或者徒而并忘其名無念聿修大雅明訓纂輯之意得無在乎時

萬曆甲寅夏四月行人司行人臣王納諫謹跋

王納諫

明祖四大法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陳棟如撰棟如字子極無錫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事迹附見明史馮應京傳是書乃其自襄陽推官下獄釋歸時所輯以明太祖事實分心法治法祀法兵法四門皆於寶訓實錄中擇其有關政體者分條類載葢本宋濂聖政記而擴充之然配隸多未切合詳畧亦往往失中不足以資檢核也